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三七冊目次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四十二卷首一卷（宋）李樗 黄櫄撰 呂祖謙釋音 〇〇一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四十二卷首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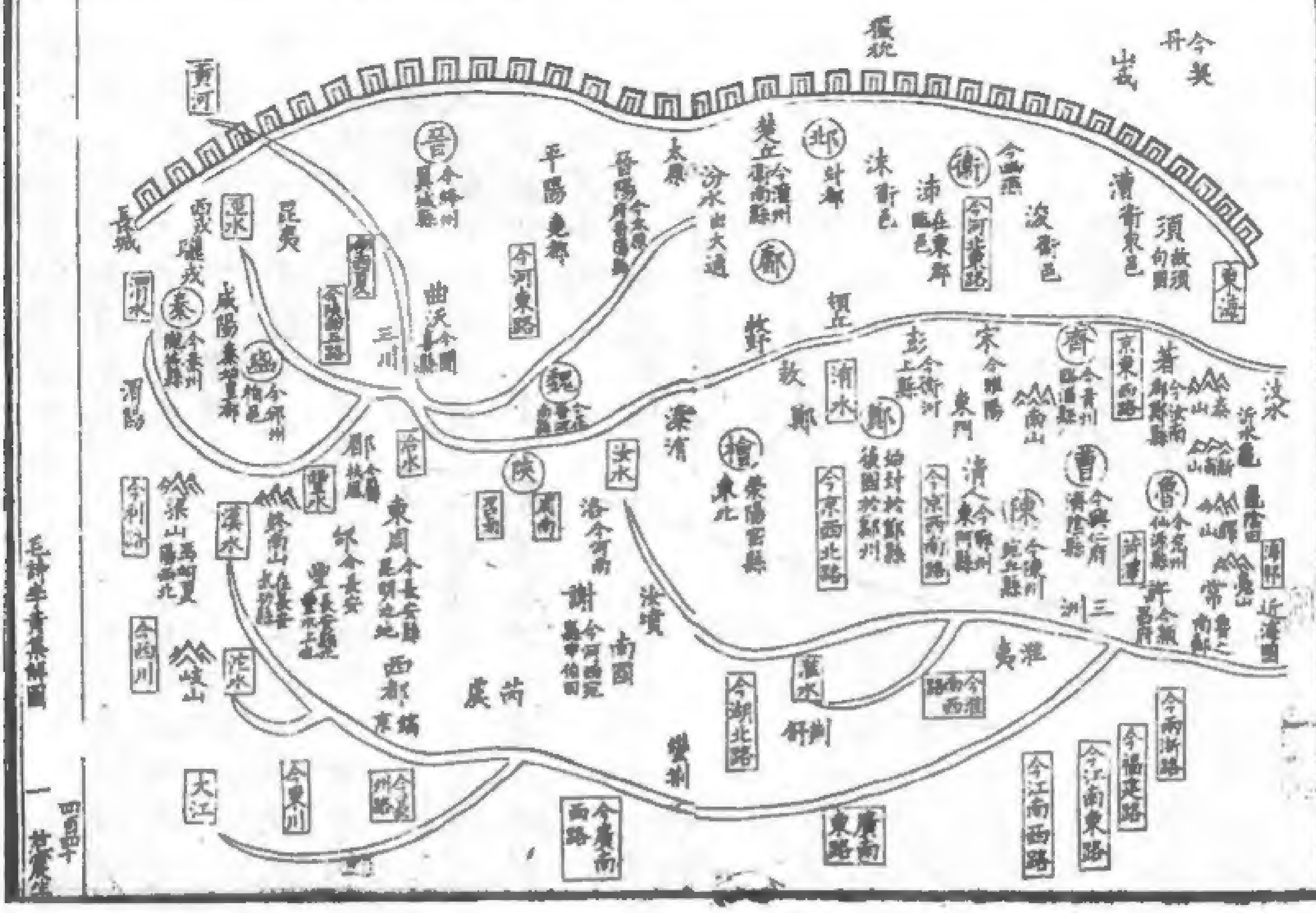
（宋）李樗　黄櫄撰　吕祖謙釋音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毛詩集解四十二卷（內府藏本）

不著編錄人名氏。集宋李樗、黃櫄兩家詩解爲一編、而附以李泳所訂呂祖謙釋音。樗字若林、閩縣人。嘗領鄉貢。著毛詩詳解三十六卷。櫄字實夫、龍溪人。淳熙中以舍選入對、升進士兩科、調南劍州教授、終宣教郎。著詩解二十卷、總論一卷。泳字深卿、始末未詳、與樗、櫄皆閩人。疑是書爲建陽書肆所合編也。樗爲林之奇外兄、（見書錄解題）又爲呂本中門人。（見何喬遠閩書）其學問具有淵源。書錄解題稱其書博取諸家訓釋名物文義、末用己意爲論斷。今觀櫄解、體例亦同。似乎相繼而作、而稍稍補苴其罅漏。不相攻擊、亦不相附合。如論詩序、樗取蘇轍之說、以爲毛公作而衛宏續。櫄則用王安石、程子之說、以爲非聖人不能作。所見迥爲不同。其學雖似少亞於樗、而其說實足以相輔。編是書者惟音釋取呂祖謙、而訓釋之文則置讀詩記而取樗、櫄。殆亦以二書相續、如驂有靳、故不欲參以他說歟。

十五國都地理之圖



毛詩李黃集解圖 一

李迂仲毛詩圖譜詳說

二南皆文武詩而列於周召蓋周召分陝而治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太師採詩得於周南之地者繫於周公得於召南之地者繫於召公

邶鄘衛商畿內地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分其地置三監自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成王滅三監封康叔於衛後世并二國而有之七世至頃侯當夷王時衛變風始作各從其本國而異之爲邶鄘衛之詩自頃公始至襄公凡十八君有詩者六代

王國者王城也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爲西都成王宅洛邑謂之王城爲東都東都即今河南周公往營成周即今洛陽成王還西都十一世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下衰諸侯詩不復作故貶之謂之王國

變風

鄶邧姓之國無世次其詩當在周夷王厲王之間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營丘是爲齊凡五世至哀公政衰紀侯譖之於周懿王而烹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又九世至襄公有詩者二自桓公已下無詩

魏無世家其詩當在平桓之間

周武王封弟叔虞於唐至六世孫僖侯唐之變風始作唐之地堯都也詩人本其風俗故云唐自僖至獻公有詩者四自惠公已下無詩

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當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始作自非子至康公凡十五世有詩者四共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嬀滿於陳是爲胡公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八君至於靈公有詩者五自成公已下無詩

周武王封叔振鐸於曹凡十五君至於昭公卒共

公立有詩者二自文公已下無詩

豳戎狄之地名也后稷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焉及成王時周公遭流言之變居於東都乃思先祖公劉太王爲豳公憂勞民事致王業之艱難以比叙己志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而迎之故太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

鄭氏云二雅皆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小雅正十六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是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變雅五十八篇自六月之後是也大雅正十八篇變十三篇自文王至卷阿爲正雅自民勞之後爲變雅

周頌之作按左氏傳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云云鄭譜云在周公復政成王即位初

周公伯禽受封於魯十八世至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旣甍而國人美之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頌

商湯中宗高宗時有作詩頌之者武王滅商封微子代殷後七世至戴公當宣王時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時得五篇矣

黃實夫說詩總論

原詩

先儒謂詩三百篇其始終皆在於周嘗試論之自有天地有萬物而詩之理已具雷之動風之偃萬物之鼓舞皆有詩之理而未著也嬰孩之嘻笑童子之謳吟皆有詩之情而未動也桴以蕢鼓以土籥以葦皆有詩之用而未文也康衢順則之謠元首股肱之歌皆詩也故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當是時詩之義已備矣至於太康逸豫而五子述大禹之戒相與歌詠傷今而思古變風變雅之體已備矣商頌十有二篇而詩之爲詩者已極其至然則烏在其始於周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前輩謂天下未嘗一日不趣於文至周而後大

備此說盡之蓋自上古以來喜怒哀樂之情斯民之所不能一日無也惟其耳目之所聞見者純一而心志之所思慮者未廣善惡不知理亂不聞而愛惡之情未彰也至虞夏則僅有所歷矣然去古猶未遠也及於商之季周之始則其耳目之所更者益多而心志之所思慮者交至利害之畢見而愛欲之情生則動於中形於言有不自已者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者人之情也其情不動而理已萌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此知其已發之和而不知其未發之中也故夫三百篇之

詩皆斯民喜怒哀樂之眞情惟其情也而不失其所以性人也而不失其所以天民情天性不可泯沒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故其詩爲風爲雅爲頌否則非正音矣司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雖未可盡信而吾夫子所刪者意其所謂發而不中節者也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而大序亦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蓋曰思曰情則有喜有怒有哀有樂而思曰無邪情曰止乎禮義則吾所謂中節而和者也今觀諸詩其盛者言后稷先公之風化文武成康之盛德溫溫乎其和可知而變風變雅之作雖悲愁哀思之中而亦有惻然愛君之意則

所謂喜怒哀樂之中節者於此可證逮周德旣衰斯民所謂直道而行者不可復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而言辭歌詠之不如古雖有美有刺而必出於斯民之眞情天下之公論孔子錄懿王夷王之詩而訖於陳靈瀆亂之事豈非三綱五常至是有不忍言者歟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而邵康節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夫後世名公大儒歌詠不絕物情景態一唱三詠傷時感事嗟歎不足寥寥乎短章浩浩乎大篇不可勝紀而曰無有乎爾何康節之薄後世也王澤之竭風俗大變古人情性之眞非後世工於詞章者所能到歟三百篇之詩其

終始在於周可得而原之矣

觀詩說

孔子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竊嘗思孔子之遺言而歎知味之學不傳於後世也試妄言之魚有魚之味熊掌有熊掌之味膾炙有膾炙之味食熊掌如無魚食魚如無膾炙吾方樂嗜乎此而又何暇外慕哉李翱言觀詩則不知有書觀書則不知有詩世或譏其言之過予竊意其必嘗嚌其味而後有是言也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孔子於詩曰興於禮曰立於樂曰成孟子於詩曰誦於書曰讀非固岐而二

之也聖賢知味之學止於此而學者未之或思焉後世學詩如學禮誦詩如讀書是之謂不知味且六經之言皆天理也固不容或異而學者之於六經必有所從入也則不可不知其所以異春秋之書嚴褒貶於一字禮經之書辨度數於一辭典謨之書其事實易象之書其辭微至於詩所言非一國所作非一人而其義則非一體合而言之則出於斯民一時歌詠之眞情而非有心於章句言辭之末或有意觸於此而起義於彼未必果有是物也或適感於今而有思於古未必果有是事也其美是人也則言其車馬之美衣服之盛而刺是人也亦復以是言之此當觀其愛惡之情而不必辨其物之等差也其言周之盛則形容文武之德成康之太平而言周之衰亦復以是形容之此當觀其哀樂之情而不必疑其時之不同也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周果無遺民乎是特憂之之辭耳曰僖公能復周公之宇僖公果能復周公之宇乎是特願之之辭耳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詳味此章自見后妃處深宮之中其安閒和易之氣象如此而不必以雎鳩比后妃也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詳味此章自見周公處危疑之地其雍容不迫之氣象如此而

不必以狼跋比周公也三百篇之義莫不皆然在學者獨須而長之耳故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此孟子所以尤長於詩也後世知味之學不傳而諸家之說不類漢氏之初詩分爲四魯詩起申公按漢書申公與楚元王俱傳詩於浮丘伯伯者荀卿之門人卿所請之詩不知何所傳今觀其書所引詩如有鳳有皇樂帝之心之句則其淵源自不正韓詩出於韓嬰雖時見於他詩至於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齊詩起於轅固今沒不復見惟魯人大毛公詩作詁訓盛行於世其後河閒獻王得以小毛公爲博士自漢以來學者率捨三家而從毛氏至後漢威靈時鄭康成爲之注不言名而言氏者漢氏承滅學之後學者各專門命氏以顯其家之學不謂之注而謂之箋者字林云箋表也識也鄭氏以毛公之學已得其旨而特爲之敷暢也自是以後說者愈多然梏於章句者不足見詩人之情而求通一篇者適足以戾三百篇之義詩固有一言而終篇詠之者所以見其言之不足而非有異義也固有一事而反覆論之者所以見其形容之不盡而非有異意也而皆必求爲之說無乃失之鑿故善說詩者當以無說爲說而不必求異於古人

也張横渠云詩之情性溫厚平易今固以崎嶇求之以艱難索之則其心先陿隘矣惟平易其心則意思廣大此知味之學而觀詩之法也又云古人之心止乎禮義則能喜怒刺怨觀詩者亦須先自和暢大哉斯言竊嘗得其説而求於詩油然自得難以告人學者試以心體之禮義自見而又安以紛紛之説爲哉孔子謂詩可以興者謂其吟詠情性足以起人之善意也可以觀者謂其止乎禮義足以知情性之正也可以羣者謂其心平氣和與物無競也可以怨者謂其優游不迫怨而不怒也舉是數者豈泥於言語文字閒所能得哉伊川先

生嘗語人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哉是未讀詩時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始有驗嗚呼此讀書之法而知味之學也故子貢因理而悟詩子夏因詩而悟理者蓋亦以是得之

國風

案左氏傳襄公二十九年魯爲季札徧歌周樂齊之下即歌豳歌秦然後歌魏杜征南注云於詩豳第十五秦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其次序不同是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周召風之正者故冠於篇首自邶鄘以下則説者不一若先後爲次則齊哀先於衛頃鄭武後於鄶國而衛在齊先檜在鄭後是不可以先後爲言也若以國地小大爲次則鄭小於齊魏陿於晉而齊後於鄭魏先於唐是又不可以小大爲言也若以采詩之時爲次則雞鳴之作當遠在緇衣之前而列國之風必處衛詩之後是亦不可以采詩之時言之也

此數説皆不免牽合孔穎達亦嘗辨之然穎達之説則曰衛有康叔之餘烈武公之盛德故爲變風之先然鄭武公夾輔平王有屬宣之親有緇衣之美亦豈當在衛之後乎穎達又謂王人雖微不可過後於諸侯故以王次衛然王國不可後也王不可後則皆當爲變風之首而何遜於衛乎至於論檜曹則又以國小言之何其自戾也蘇穎濱則又以國亡之先後爲次其説曰最先亡者居後後亡者居先如檜曹已亡之國故最後之陳將亡之國則又先於檜然秦最後亡則列於唐魏之後邶鄘先爲衛所滅而列於衛之先爲變風之首則其説

不通矣紛紛之說將安適從乎張橫渠謂或以首惡或以過輕或以親疎遠近或以封建先後則又失之雜矣嘗深思之夏商之禮無傳矣雖孔子不得而知須爵之制不存矣雖孟子不得而詳強立一說以爲次第皆不免失之鑿試即聖人之意而順解之是亦孟子所謂嘗聞其略者矣夫道德一風俗同則不當有國風天下一家則列國一國耳其風俗豈容或異哉故曰國風云者以見其國異政家殊俗不可得而一之也周召雖風之正當商之季列國之風不能皆如二南之美故太史題之曰周南國風召南國風及風俗復變則列國隨異故太史題之曰此衛國風也鄭國風也此所謂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云耳當季札觀樂之時其列國之次序皆周太師之舊編其先後次第且不可得而知況更秦歷漢其先後未必盡如吾夫子之意又安得而知之乎姑循其本文言之則周失其綱諸侯擅相侵伐邶鄘衛皆商畿內之地而衛幷邶鄘而有之是階亂之首也諸侯之強不知有王則天理絕矣聖人懼焉故次之以王或曰平王之詩不雅而風貶之也天子不正名諸侯不勤王朝覲會同不脩包匭菁茅不入天子擁虛器於上號令不及於天下則亦與列國等耳故夫子降平王

之詩而爲國風傷之也吁豈吾夫子之心哉夫子作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所以尊周室而知天下有王也顧乃復於詩而降之乎蓋黍離之爲國風自周太師采詩之時已然矣而非孔子名之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而非天下之正音也故曰王國風豈以正不正而遽降之哉周之東也鄭有功焉故以鄭次王自是而後風俗日壞禮義亡人倫廢不入於禽獸者幾希齊襄公淫穢之行國人怨之風俗之衰至此極矣雖聖人之後亦不能保魏踵虞舜之舊襲夏禹之餘唐本帝堯之國爲虞舜之裔今亦變矣聖人之遺風餘澤既泯則夷狄橫中國微秦本西戎之地至秦仲而始大蓋傷之也風變而夷不亡何待故以陳鄶曹之亡國繼之天下之理治亂相因亂極而思治者人之情也故極於下泉之思治而繼以豳國之變風以爲變而克正者惟周公能之此姑循其詩之本文而論其所以爲國風之意非敢以爲次序之定說也若求爲定說必孔子而後可生乎千百載之後而論千百載之前駕空鑿虛又安足據

族譜

周公（名旦文王子） 召伯（名奭姬姓） 莊姜（衛莊公妻） 戴嬀（陳女媯氏戴謚）

公孫文仲（子仲字也） 衛宣公（公子晉） 黎侯（黎國也） 伋（衛宣公烝父妾之子）

宣公二子（壽伋） 共姜（共伯之妻） 公子頑（宣公庶子） 衛文公（戴公子）

許穆夫人（公子頑女） 武公（名和釐公子） 莊公（名楊周卿士） 莊姜（齊女）

惠公（名朔） 宋襄母（衛文公妹） 周平王母（申女） 鄭武公（名掘突）

將仲子（祭仲也） 文公（名燬公子） 高克（鄭大夫） 太子忽（鄭太子）

齊哀公（不辰公子） 襄公（名諸兒釐公子） 魯莊公（名同桓公子） 晉僖公（名司徒）

晉昭公（文侯子） 武公（莊伯子） 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 秦襄公（秦仲孫）

穆公（名任好） 康公母（晉獻公女） 陳佗（桓公弟五父） 宣公（名杵臼莊公弟）

夏姬（鄭女也） 曹昭公（名班釐公子） 共公（名襄昭公之子） 管叔（鮮文王子）

蔡（蔡叔度文王子） 祈父（司馬也） 家父（周大夫家父字） 皇父（六卿之首）

譚大夫（譚國名） 申女（姜姓之國） 靈公（名平國） 褒姒（褒女姒其字）

亶父（大王字） 太伯（大王長子） 姜嫄（后稷之母） 大任（文王母）

大姒（文王妃） 召穆公（康公十六世孫） 凡伯（周公之胤） 芮伯（芮國伯爵）

仍叔（周大夫） 尹吉甫（周卿士） 仲山甫（四嶽後） 韓侯（姬姓國）

南仲（文王臣） 休父（重黎後） 微子（紂庶兄） 二王之後（杞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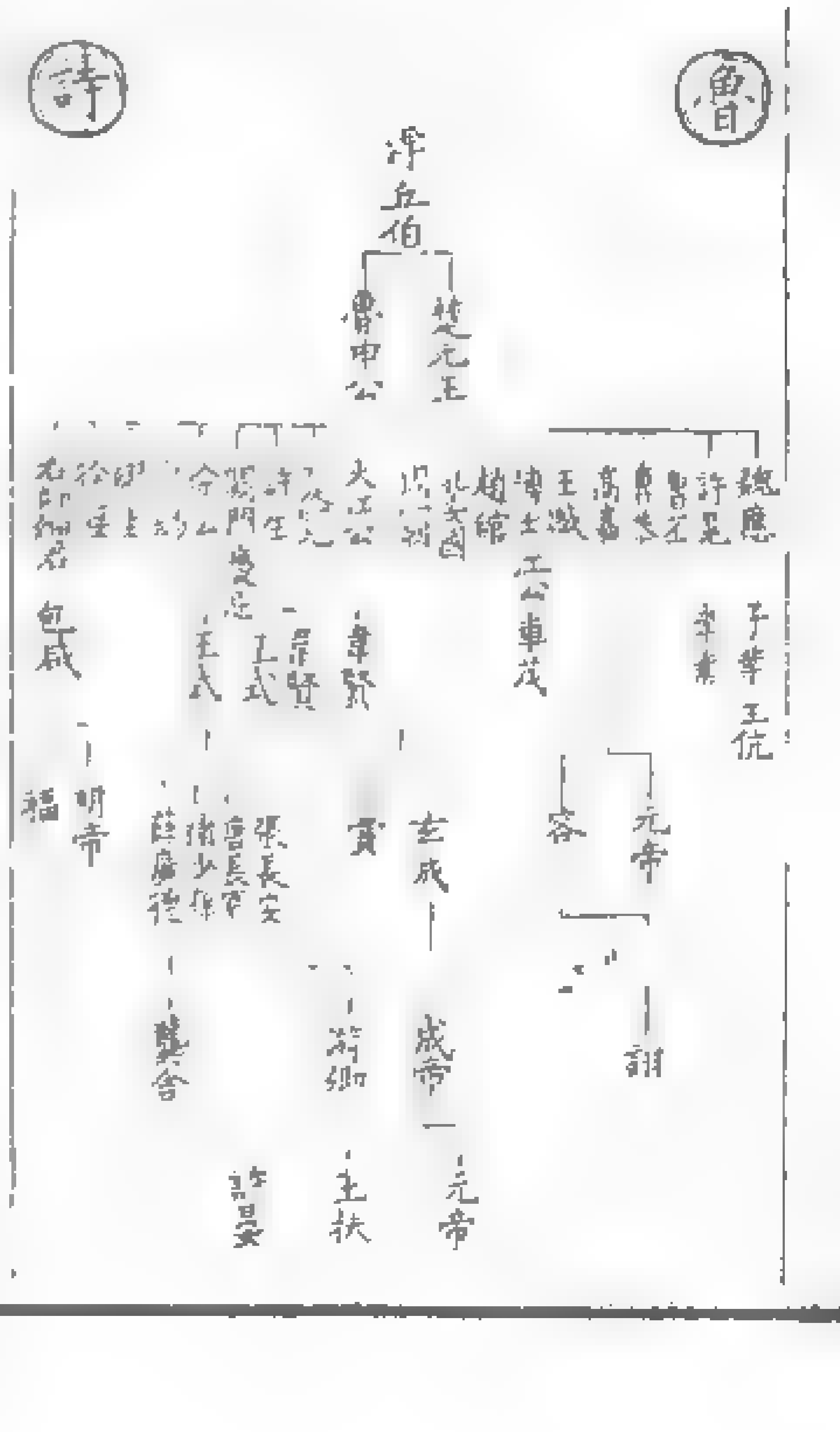
文母（太姒也） 季孫行父（季文子） 正考甫（孔子七先） 宋湣公（孔子祖）

魯僖公（閔公兄） 娀（有娀氏國名） 公劉（后稷曾孫）

四詩傳授圖

魯詩 韓詩

齊詩 毛詩



齊詩

齊轅生
- 孫氏
- 夏侯始昌 — 后蒼
  - 翼奉
  - 蕭望之
  - 匡衡 — 師丹 — 班伯；伏理 — 伏湛 — 伏恭 — 伏完；成帝；馬援；蔡
  - 白奇 — 滿昌 — 張邯；馬援；皇容
- 任末
- 景鸞

毛詩

毛公
- 貫長卿 — 解延年 — 徐敖 — 陳俠
- 尹敏
- 孫期
- 孔子建 — 僖
- 謝曼卿 — 賈徽 — 逵；衛宏
- 鄭衆
- 馬融 — 鄭玄

十五國風譜

文王 詩三十六篇（十二周南：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麟之趾；十召南：鵲巢、采蘩、草蟲、采蘋、行露、羔羊、殷其靁、摽有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何彼襛矣、騶虞；八小雅：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杕杜；五大雅：棫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一周頌：維天之命……）

武王 詩 四篇（周頌：時邁……）

成王 詩六十篇（十三小雅：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丘、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十大雅：文王、大明、緜、棫樸、下武、文王有聲、生民、行葦、既醉、鳧鷖、假樂、公劉、泂酌、卷阿；四周頌……）

二十三篇（……）

二十七篇（頌）

豳詩七篇（七月、鴟鴞、東山、破斧、伐柯、九罭、狼跋）

康王 無詩

昭王 無詩

穆王 無詩

共王 無詩 時亦無詩

懿王 無詩 時一國有詩（齊風始變五篇 哀公：雞鳴、還……）

孝王 無詩 時亦無詩

夷王 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始變一篇（衛頃公：柏舟）

厲王 詩五篇（大雅：民勞、板、蕩、抑、桑柔）時一國有詩 陳風始變二篇（陳幽公：宛丘、東門之枌）

共和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檜風始變四篇（羔裘、素冠、隰有萇楚、匪風）

宣王 詩二十篇（十四小雅：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鴈、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斯干、無羊；六大雅：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時三國有詩 唐風始變一篇（……）秦風（……）衛風一篇（武公：淇奧）陳風三篇（釐公：東門之楊……）

幽王 詩四十五篇（四十三小雅：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東、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鼓鍾、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青蠅、賓之初筵、魚藻、采菽、角弓、菀柳、都人士……）始變一篇（仲：……）

時無詩

平王詩六篇 王國風六篇 時五國

有詩 衛風四篇 鄭風始變一篇

唐風七篇 秦風四篇 時

陳風一篇 桓王詩三篇

三國有詩 鄭風一篇 衛風二十七篇

十畝之間 伐檀

莊王詩一篇 時二國有詩

齊風六篇 鄭風六篇

僖王無詩 時二國有詩 唐風二篇

鄭風十三篇

惠王無詩 時三國有詩 唐風二篇

曹風一篇 衛風二篇

時三國有詩 衛風三篇 陳風二篇 襄王無詩

秦風五篇 定王之間無詩

時一國有詩 衛風一篇 頃王無詩 時二國

有詩 曹風三篇 陳風二篇 匡王

以下無詩

右自文王至頃王凡二十世其可考者陳齊衛晉

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也其篇名則各以時世考

之

毛詩綱目

周南十一篇

關雎后妃之德　葛覃后妃之本

卷耳后妃之志　樛木后妃逮下

螽斯子孫衆多　桃夭后妃所致

兔罝后妃之化　芣苢后妃之美

漢廣德廣所及　汝墳道化行

麟之趾關雎之應

召南十四篇

鵲巢夫人之德　采蘩夫人不失職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

甘棠美召伯　行露召伯聽訟

羔羊鵲巢之功致　殷其靁勸以義

摽有梅男女及時　小星惠及下

江有汜美媵　野有死麕惡無禮

何彼襛矣美王姬　騶虞鵲巢之應

右關雎至騶虞二十五篇謂之正風

邶國風十九篇

柏舟言仁人不遇　綠衣衛莊姜傷已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　日月衛莊姜傷已

終風衛莊姜傷已　擊鼓怨州吁

凱風美孝子　雄雉刺衛宣公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　谷風刺夫婦失道
式微臣勸黎侯歸　旄丘責衛伯
簡兮刺不用賢　泉水衛女思歸
北門刺仕不得志　北風刺虐
靜女刺時　新臺刺衛宣公
二子乘舟思伋壽

鄘國風 十篇

柏舟共姜自誓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　桑中刺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
蝃蝀止奔　相鼠刺無禮

干旄美好善　載馳閔衛之亡

衛國風 十篇

淇奧美武公之德　考槃刺莊公
碩人閔莊姜　氓刺宣公之時
竹竿衛女思歸　芄蘭刺惠公
河廣宋襄公母思宋　伯兮刺君子行役
有狐刺男女失時　木瓜美齊桓公

王國風 十篇

黍離閔宗周　君子于役刺平王
君子揚揚閔周　揚之水刺平王
中谷有蓷閔周　兔爰閔周
葛藟王族刺平王　采葛懼讒
大車刺周大夫　丘中有麻思賢

鄭國風 二十一篇

緇衣美武公　叔于田刺莊公
大叔于田刺莊公　將仲子刺莊公
清人刺文公　羔裘刺朝
遵大路思君子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
有女同車刺忽　山有扶蘇刺忽
蘀兮刺忽　狡童刺忽
褰裳思見正　丰刺亂
東門之墠刺亂　風雨思君子

子衿刺學校廢　揚之水閔無臣
出其東門閔亂　野有蔓草思遇時
溱洧刺亂

齊風 十一篇

雞鳴思賢妃　還刺荒
著刺時　東方之日刺衰
東方未明刺無節　南山刺襄公
甫田大夫刺襄公　盧令刺荒
敝笱刺文姜　載驅刺襄公
猗嗟刺魯莊公

魏風 七篇

葛屨刺褊　汾沮洳刺儉
園有桃刺時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十畝之間刺時　伐檀刺貪
碩鼠刺重斂

唐風 十二篇

蟋蟀刺晉僖公　山有樞刺晉昭公
揚之水刺昭公　椒聊刺昭公
綢繆刺晉亂　杕杜刺時
羔裘刺時　鴇羽刺時
無衣美晉武公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
葛生刺晉獻公　采苓刺晉獻公

秦風 十篇

車鄰美秦仲　駟驖美襄公
小戎美襄公　蒹葭刺襄公
終南戒襄公　黄鳥哀三良
晨風刺康公　無衣刺用兵
渭陽康公念母　權輿刺康公

陳風 十篇

宛丘刺幽公　東門之枌疾亂
衡門誘僖公　東門之池刺時
東門之楊刺時　墓門刺陳佗
防有鵲巢憂讒賊　月出刺好色

株林刺靈公　澤陂刺時

檜風 四篇

羔裘以道去其君　素冠刺不能三年
隰有萇楚疾恣　匪風思周道

曹風 四篇

蜉蝣刺奢　候人刺近小人
鳲鳩刺不壹　下泉思治

豳風 七篇

七月陳王業　鴟鴞周公救亂
東山周公東征　破斧美周公
伐柯美周公　九罭美周公

狼跋美周公

小雅 八十篇

鹿鳴燕羣臣嘉賓　四牡勞使臣之來
皇皇者華遣使臣　常棣燕兄弟
伐木燕朋友故舊　天保下報上
采薇遣戍役　出車勞還率
杕杜勞還役　魚麗美萬物衆多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　白華孝子潔白
華黍時和歲豐　南有嘉魚樂與賢
南山有臺樂得賢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
崇丘萬物極其高大　由儀萬物得其宜

蓼蕭澤及四海　湛露天子燕諸侯
彤弓錫有功諸侯　菁菁者莪樂育材
六月宣王北伐　采芑宣王南征
車攻宣王復古　吉日美宣王田
鴻鴈美宣王　庭燎美宣王
沔水規宣王　鶴鳴誨宣王
祈父刺宣王　白駒大夫刺宣王
黃鳥刺宣王　我行其野刺宣王
斯干宣王考室　無羊宣王考牧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　正月大夫刺幽王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

小旻大夫刺幽王　小宛大夫刺幽王
小弁太子之傅刺幽王　巧言刺幽王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　巷伯寺人刺幽王
谷風刺幽王　蓼莪刺幽王
大東刺亂　四月大夫刺幽王
北山大夫刺幽王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
小明大夫悔仕亂世　鼓鍾刺幽王
楚茨刺幽王　信南山刺幽王
甫田刺幽王　大田刺幽王
瞻彼洛矣刺幽王　裳裳者華刺幽王
桑扈刺幽王　鴛鴦刺幽王

頍弁諸公刺幽王　車舝大夫刺幽王
青蠅大夫刺幽王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
魚藻刺幽王　采菽刺幽王
角弓父兄刺幽王　菀柳刺幽王
都人士刺衣服無常　采綠刺怨曠
黍苗刺幽王　隰桑刺幽王
白華周人刺幽后　緜蠻微臣刺亂
瓠葉大夫刺幽王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
苕之華大夫閔時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

大雅　三十一篇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　大明文王有明德

緜文王之興由大王　棫樸文王能官人
旱麓受祖　思齊文王所以聖
皇矣美周　靈臺民始附
下武繼文　文王有聲繼伐
生民尊祖　行葦忠厚
既醉太平　鳧鷖守成
假樂嘉成王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　板凡伯刺厲王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　抑衛武公刺厲王
桑柔芮伯刺厲王　雲漢仍叔美宣王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

周頌 三十一篇

清廟祀文王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
維清奏象武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
天作祀先王先公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時邁巡狩告祭柴望
執競祀武王　思文后稷配天
臣工諸侯助祭於廟　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　豐年秋冬報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
雝禘大祖　載見諸侯始見于武王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　武奏大武
閔予小子嗣王朝于廟　訪落嗣王謀于廟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　小毖嗣王求助
載芟春藉田祈社稷　良耜秋報社稷
絲衣繹賓尸　酌告成大武
桓講武類禡　賚大封於廟
般巡狩祀四嶽河海

魯頌 四篇

駉頌僖公　有駜頌僖公君臣有道
泮水頌僖公修泮宮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

商頌 五篇

那祀成湯　烈祖祀中宗
玄鳥祀高宗　長發大禘
殷武祀高宗

右三百五篇 逸詩六篇

毛詩綱目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三山先生李　樗　迂仲　講義
南劍教授黃　櫄　實夫　講義
三山先生李　泳　深卿　校正
東萊先生呂　祖謙　伯恭　釋音

周南關雎詁訓傳第一　毛詩國風

李曰　司馬遷云古者逸詩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孔穎達則以爲傳記所舉逸詩者絶少史記所言蓋司馬遷之謬歐陽又以爲以國觀之宜不啻三千也三人之說異同如此竊嘗以謂逸詩之多少不足論也孔子旣刪定之矣其或多或少

何足論哉惟以夫子之所存者三百篇盡心焉可也孔子之於詩所不合於禮義者從而刪之合於禮義者從而存之垂訓於天下後世其爲教也溫柔敦厚適其情性之正學者爲學必自此而入焉孔子嘗教學者以學詩之法矣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一言蓋學者之樞要也夫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喜怒哀樂之未發則無思也及喜怒哀樂之旣發然後有思焉其思也正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而和矣其思也邪則喜怒哀樂發而不中節而不和矣故詩三百篇雖箴規美刺之不同而皆合於喜怒哀樂之中節以其思之正故也學詩者惟以此一言而求之孔子又嘗舉一隅以告學者矣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之與哀出於思矣不淫不傷思之無邪也樂而淫哀而傷則入於邪矣求關雎之義必求於此非獨關雎爲然自葛覃而下殷武而上莫不皆然在學者觸類而求之耳司馬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可謂明夫子之意矣惟以此一言求詩之體則其他可以迎刃而解故其學夫詩者可以羣可以怨可以觀可以興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皆自思無邪之一言而入焉詩皆有序獨關雎爲最詳先儒以謂關雎爲大序葛覃以下爲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肅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未盡毛公更足成之韓退之作詩之序議則謂詩之序明作之所以云其辭不諱君上顯暴醜亂之迹帷箔之私不是六經之志若人云哉察夫詩序其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去聲）因籍之子夏故其序大國詳小國略斯可見矣王氏則以爲世傳以爲言其義者子夏也觀其文辭自秦漢以來諸儒蓋莫能與於此然傳以爲子夏臣竊疑之詩上及於文王高宗成

湯如江有汜之爲美媵那之爲祀成湯殷武之爲祀高宗方其作時無義以示後世則雖孔子亦不可得而知況於子夏乎程說亦如王氏詩序必是當時人所傳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是也不得此則每篇指迎何自而知焉大序則是仲尼所作其餘則未必然凡此諸家紛紜不一惟〔蘇黃門〕之說曰其文雖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者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也〔東漢儒林傳〕曰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至今傳於世〔隋經籍志〕曰先儒相承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大抵古說本如此此說

深得之蓋自漢以來爲詩解者有四家〔齊魯毛韓〕皆以傳授不同故其說不一也

〔黃曰〕事固有可得而知者有不可得而知者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古不可得而知者吾求之於心蓋信人而不信己終身無定論而事之二三其傳者當以吾心爲主也〔書易春秋〕皆有序學者不疑而詩之大序學者疑之蓋凡有序者必著其名氏而詩也有其序而不著其人或雜出於百家傳記而附會之說終莫之統一是其所以滋後世之疑也〔家語〕云子夏習於詩而通其義王氏注云子夏所序詩今之毛詩是也〔沈重〕云按鄭氏詩譜意大序是子夏所作是說也韓文公辨之詳矣韓以爲漢之學者欲自顯立其傳因籍之子夏而〔東漢儒林傳〕亦云衛宏從謝曼卿受學作毛詩序至今傳於世近世如〔蘇潁濱〕亦本是說以爲其文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辭凡此者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迂仲〕以蘇之說爲當且盡王〔程〕近世大儒也而又以爲非漢儒之所能爲竊嘗合是說之不一而一之於吾心以爲王程之說與吾心合而於大序亦合夫大序之文溫厚純粹有繫辭氣象彼漢儒者疇能及此哉漢儒惟一董仲舒其文近之而亦未必若是之醇也況毛公衛宏之類乎雖然

〔程氏〕謂大序仲尼所作則未敢信也大序之言深得風雅之旨而其所以滋後世之異論者以其言辭重複前後失倫耳若吾夫子爲之必不若是也意者吾夫子反魯刪詩之際與門人弟子所以論詩者如此而門人弟子若子夏之徒集夫子之言而冠於三百篇之首云耳初不以大序名之也不然大序之作當先論詩者志之所之也一段而後及於風風也自風而論雅自雅而論頌以至於六義四始斯亦可矣若關雎后妃之德至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是乃關雎之序此王程之意而予特少異之也是故某詩言某事也若關雎后妃之

後也之類此必當時國史所題之辭不然則雖夫子亦無自而知此程氏之說無以加矣予請推而廣之曰小序國史之舊題大序記夫子之言而非夫子之所作也其餘小序則漢儒之說或雜其間如衛人以宣姜鶉鵲之不若如貪而畏人若大鼠也之類決非吾聖人之言無疑也此予之所自求於吾心者如此而未必可信姑存之以待深於詩學者以講求其未盡之意云

關雎（七余反）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

李曰關雎毛氏以為后妃之德齊魯韓皆以為周

衰所作如燕燕之詩毛氏以為衛莊姜傷己韓詩則以為衛定姜歸其娣送之而作鄭康成注禮記又以為衛獻公不禮於鄭姒鄭姒作此詩謂當思先君獻公以待寡人柏舟之詩毛氏則以為仁人不遇韓詩則以為衛宣姜自誓所作自孔子既沒之後世之學者各以其所聞而傳之故其說所以不一此則毛詩也然毛詩所傳亦非成於一人之手至於前後相因襲綴緝而成其書觀此則毛鄭可知矣江有汜之詩既以為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而其下文云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載馳

之詩既以為許穆夫人所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又言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如魚麗之詩既以為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既以為文武之詩常棣之詩又曰宴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此又成王之詩也非一人所作甚明矣詩之序多有重複惟關雎為尤甚關雎說者以為大序竊嘗以謂即關雎之序也其發首曰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不過言關雎之義爾既言關雎之

義併以學詩大意繫之於下然關雎之序其文太多重複亦非一人所作既曰風之始也又曰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又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則知其說一風字其多如此故學關雎者當隨文而觀之欲以前後相屬而通之則必膠泥而不通矣后妃太姒也關雎所以形容太姒之德謂之后者有君道故也天子之妃曰后太姒但為西伯夫人耳安得以后為稱謂之后者乃後人追稱之也亦如後世追稱文王為王也風之始也說者以謂后

妃之有美德文王風化之始指也詩有四始也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小雅之始文王爲大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關雎所以爲風之始者所以風動天下欲正其夫婦之道也蓋以正夫婦之道乃治家之本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其家乃治國平天下之本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所以治家者皆在於此故詩之雅頌惟用於朝廷宗廟郊祀宴享非其所用者不得用也至於正夫婦之道自天子至於庶人未嘗有二道也關雎之詩用之鄉人爲用之邦國爲言自鄉人以至於邦國皆可得而用也儀禮鄉

飲酒禮曰鄉大夫賓興其賢能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鄉人也燕禮曰諸侯之於賓客遂歌鄉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是用之邦國也自上而下皆可得而用則正夫婦之道人所當爲也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以周南召南皆學者之所當留心苟爲學者不先於周南召南則無由而入矣

黃曰 太史公曰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齊魯韓三家亦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歐陽公以爲然予不敢疑經而信史從齊魯韓而去毛氏也三百篇之詩皆被於管弦而關雎之詩歌於鄉飲酒之禮歌於燕禮或謂房中之樂后妃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之意者周道闕詩人本之衽席而思關雎后妃之德時用此詩於歌詠節奏之間以諷其上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漢儒誤求夫子之意而疑關雎非文王之詩何其謬也詩曰關關雎鳩而名之曰關雎云者詩人之意不在於雎鳩而在於關關取其和鳴之意也后妃之德說者曰太姒也文王未嘗稱王則太姒不當稱后妃或者曰追稱也然關雎之后妃爲太姒則鵲巢之夫人當爲何人陳少南云言后妃之德宜如關雎此說爲當予嘗推廣之曰序不言美后

妃而曰后妃之德以見后妃之德如此而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二南言文王之化而關雎首后妃之德此如思齊言太任太姒之德而曰文王所以聖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是以古人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正始之道而王化之基故曰風之始也或者謂關雎爲風之始鹿鳴爲雅之始清廟爲頌之始其說膚淺非作序者之意下文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所以云者以其風化之始故天下之匹夫匹婦皆被其風化而各得其正也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不必以鄉飲酒禮爲證蓋鄉大夫與諸侯之合樂此特一端耳而何足以盡

之文王后妃之德始於二南而極於天下鵲巢之夫人草蟲之大夫妻江漢之游女莫不感發是詩而被其風化大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上自朝廷下至閭巷皆可得而用之此春風和氣及物則生不可以小大計故曰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然則既曰后妃之德矣鄉人邦國可得而用之乎曰后妃之車服則鄉人邦國不可得而僭用若后妃之德則用之有何不可噫文王以太姒之德而爲王化之基淑女之功豈小補哉昔堯欲以天下授舜而曰我其試哉觀厥刑于二女夫以天下與人而特試其刑于二女此天下之至難而風化所自

始也關雎所以爲三百篇之首者其以此歟

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

李曰　風風也教也此則言風之一字也風風也當如徐氏讀以爲諷字風字有兩訓一則訓諷一則訓教其所以訓諷者則以下之於上有所諷諭以譬勸之所謂下以風刺上是也其所以訓教者則以上之於下有所開導而教化之所謂上以風化下是也正風之詩則謂之教變風之詩則謂之諷欲知正風變風之殊惟觀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則可以見其大槩矣

黃曰　此一段當在論詩之後今且循其舊文而釋之先儒解此一段皆未盡其意或云風猶天之風而教則君之教此諸家之說皆然也然本文但云風也教也何嘗有天與君之別哉一以爲譬辭一以爲實辭古人之意本混然而固離之何也或曰風字當如徐氏讀曰諷以爲下之於上則有諷諭之意上之於下則有教導之意此逵仲之說也然上以風化下則曰風而不曰教何也竊嘗謂古人之意以爲國風之詩其本繫於一人而其化被於一國自其本於一人言之則謂之風自其及於一國言之則謂之教豈不簡且直哉如聞伯夷下惠之風者莫不興起此風以動之之意孟子所謂君

子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教以化之之意也先儒謂動之則開悟其善心而已化之則明其教令而爲之節奏其事加詳夫所謂化者感之於心術之微而變之於形迹之外與之俱化而不自知也若曰其事加詳則不足以爲化矣予請爲之例曰聞二南之風者感動其善心被二南之化者變易其氣質動則變變則化天下之理然也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李曰　自詩者志之所之以至於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則又論詩之所由作也其文反覆更相訓釋詩者志之所之者以其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也自情動於中以下則又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之義喜怒哀樂之情發於中而形之於言言之未足故見於咨嗟歎息之聲咨嗟歎息未足以盡其情遂長言以歌之詩自此而作焉如所謂猗歟那歟猗嗟昌兮之類皆是永歌之也永歌未足以盡其情於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有舞焉凡此出於人心之所誠然故先王因詩以作樂歌詠其聲舞蹈其容聲容兩盡然後喜怒哀樂之情宣導於外無所湮鬱此所謂導和之志也

黄曰此則總論詩之所由作也先儒謂此一段其文反覆更相訓釋既曰志又曰心又曰情何其不一也予嘗味此一段其言近其旨遠決非章句之學所能到而謂漢儒爲之豈其然乎繫辭論易其辭反復不已凡此者皆深原其所以然以恵後學者也故自詩而論志自志而論心此泝流導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自始自情而論言自言而極於不知所以言此遡流達源之論而使學者知詩之所終極是故寂然不動謂之心心之所主者謂之志志之感於物者謂之情情之所動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虞書〕所謂詩言志猶此所謂志之所之也曰歌永言猶此所謂言之不足而嗟歎之嗟歎之不足而永歌之也極而至於八音之諧神人之和百獸之舞而又烏可得而盡其妙夫志有所喜則歌詠喜美之所由興志有所惡則箴規怨刺之所由作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其情喜則其辭美其情怒則其辭直其情哀則其辭切而深其情樂則其辭易以和故曰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情有所不能已則言有所不能盡推而極於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此〔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者也竊嘗誦詩而忽有悟於言意之外且不覺其嗟歎永歌手舞足蹈況

作詩者乎〔樂記〕之言與此序合意者吾聖人之遺言而學者所記錄歟

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李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自此以下至於其民困則又論聲音之道與政通也情之所發見於言語之間而有清濁小大合乎宫商角徵羽之聲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以見於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則謂之八音所謂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是也惟五聲八音皆本於人情故國之安危政之醇疵皆可求之於聲音之間〔樂記〕曰樂者

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苟發於聲必知心之所由然既知心之所由然則可知政之所由然也故聞其音之安以樂則知其政事之和是謂治世之音聞其音之怨以怒則知其政事之乖是謂亂世之音聞其音之哀以思則知其民之困是謂亡國之音蓋金石絲竹匏革土木其器同也其器雖同其情必異或安以樂或怨以怒或哀以思又見於金石絲竹匏革土木之外皆不能逃乎審音者之所知也季札請觀周樂觀國之治亂如親見之則以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惟知其聲音之道可以見其政事之治亂也而詩者乃所以播於聲音者也

【黃曰】此言詩之用於樂者如此其不可誣也五聲八音皆斯民眞情之所寓而斯民喜怒哀樂之情亦可於聲音見之審聲則知音審音則知樂審樂則知政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曰聲曰音相近而異名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情之所發見於歌詠之間其清濁小大合於宮商角徵羽之應則謂之五聲五聲所感相應成文而可被於金石絲竹匏革土

木則謂之八音聲音不可以僞爲而皆本於眞情之所寓季札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見歌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以至列國之風皆如親見此非即聲音而知之亦即其情而知之也惟其以情而發則亦以情而應則國之治亂政之和乖皆可於此而卜之故虞書亦曰五聲八音在治忽此推本之論也樂記曰樂者音之所由作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又曰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夫民之所感在心而皆可於聲音之間見之故聞其音之哀以樂而知其政和聞其音之怨以怒而知其政乖聞其音之哀以思而知其民困蓋至治之世民情和悅如在春風和氣中豈其音之安以樂也其情之安以樂也如頌聲作於什一之時是也將亂之世飢者勿食勞者弗息而不能無怨憤之情非其音之怨以怒也其情之怨以怒也如鄭衞之音是也國之將亡不可復救則亦閔之而已傷之而已懷其舊俗而已非其音之哀以思其情之哀以思也如桑閒濮上之音是也亡國則無政止曰其民困

此一段與樂記之說少類豈非聖人之遺言乎先儒謂如百室盈止婦子寧止安之極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樂之至也此謂治世之音土國城漕我獨南行怨之深也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怒之甚也此謂亂世之音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哀之至也適彼樂國適彼樂郊思之篤也此之謂亡國之音是固然矣亦不可專以言辭求之若徒觀其言辭不達其聲音則如大田楚茨之詩瞻彼洛矣之詩不言周政之衰而以宣王之盛是亦可謂之治世之音乎即其音而審之遡其情而觀之則其喜怒哀樂之異情嘽緩粗厲之殊音有不可得而並者此亦學詩者之法也三百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

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李曰詩者雖有三百篇之多而喜怒哀樂之情皆本於至誠惟其至誠故可以知政事之得失可以動天地感鬼神矣鍾子期半夜聞擊磬之悲子期使人問之子何擊磬之悲曰臣之父殺人而不得生臣之母生而爲公家隸臣之身得生而爲公家擊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昨往於市見之欲贖焉而無財故其聲悲子期曰聲之悲在心也非在於手也非在於木與石也心之悲擊於手而木石

應之以至誠故也惟其心之至誠故見於聲音無不應見於政事無不應推此以動天地感鬼神亦無所不宜者矣天地鬼神以誠可動謂之天地又謂之鬼神者蓋天地者鬼神之正體鬼神者天地之妙用莫近於詩(王氏)以爲言也聲也以文爲主則非其至故其動天地感鬼神者爲近而已此說不善觀(公羊氏)論春秋曰撥亂世而反諸正莫近乎春秋何休注云莫近者猶言莫過乎春秋也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謂莫過乎詩也非如王氏所謂也先王以是經夫婦此又論二南之義即上文所謂先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蓋先王以是

二南之義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皆欲使天下之人盡知夫婦之道無不得其正是所謂經夫婦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欲治天下者必自夫婦始是以既經夫婦則孝敬自此而成人倫自此而厚也惟孝敬既成人倫既厚則天下達道其盡之矣已正而物自正推之以美教化而教化自美推之以移風俗而風俗自移此文王之德則見於閨門之間而其美化所以及於江漢之遠也蓋周南召南之風播於聲詩

則推之可以美教化移風俗及後世所謂樂者皆鄭衛桑濮之音所謂詩者皆美麗淫佚之辭傷風敗俗則有之矣豈能美教化移風俗如周家忠厚乎周先生有言曰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行古禮不變今樂欲世之治難矣哉

黄曰學者讀此一段當知所謂詩者果言辭歌詠而已乎果聲音笑貌而已乎得失至難正也天地至難動也鬼神至難感也而惟此詩能之深味此理乃知學者不可言語文字求當自思無邪一言而入之也先儒謂正得失者用此詩於諷刺之間

動天地者用此詩於郊祀之際感鬼神者用此詩於宗廟之中乎以爲此一端耳非諷刺郊祀宗廟之時則不足以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乎止言詩者不足以知乎人爲之心志聲音本於民之真情苟知之則知詩之爲詩不可以僞爲而出於至誠之所發見精神之所運用也至誠之所感精神之所動則善惡之勸戒幽明之感通皆此理而已人惟有私心而思流於邪也則言不足以動人行不足以格幽今觀詩之美刺非出於愛惡之私則得失不難正矣言行所以動天地則天地不難動矣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則鬼神不難感矣此思無邪之效也故曰莫近於詩王氏以爲聲音者以文爲主而非其至故特曰近而已此不知詩之理者也先儒舉公羊爲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何休注云莫過於春秋則知所謂莫近於詩者莫過於詩也此說固當已然亦未免於費辭竊以爲人民天地鬼神皆同此心則同此理以理求理夫何遠之有先王知此理之不遠於人心人心之所同然故用之以經夫婦以無邪之理而正之也以是推之則孝敬之所以成人倫之所以厚教化之所以美風俗之所以移皆此理之所用也簫韶奏而鳳皇儀南風歌而天下治聲音之不可誣也如此關雎之

詩始於風天下而正夫婦推而極於游女無犯禮之思兔罝有恭敬之容公子有信厚之心汝墳有愛君之意卒於易商之惡俗爲成周之美化如騶虞所謂關雎之化行則人倫正朝廷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者此詩之極致也詳味七章益信大序之文有孔子之遺言不然漢儒章句之學何足以知此理之妙哉

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李曰故詩有六義爲詩之序惟其出於諸儒之所纂集而成非出於一人之手故不惟言語前後重

複不相連屬而又往往掇取傳記之文雜於其中如詩有六義一曰風至六曰頌則見於周官太師之所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以至於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則見於戴記之樂記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則見於書之金縢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厚矣則見於戴記之緇衣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克將兵而禦狄于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則見於春秋之左氏傳微子至於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

那爲首則見於國語惟其文之混雜殽亂不出於一人之作而雜出於傳記之文則諸儒之説以詩之序或指以爲子夏所作指以爲孔子所作皆非也惟以爲漢之世爲毛詩學者前後相繼有所附益而增加之而足成其書則得之矣故後之觀詩序者不當以其文之相連屬而求之非如他經之文曰故曰至於曰是以曰然則皆是連上文之辭至於詩序之文不當如是也上文曰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不過言二南之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下文繼之以故詩有六義焉則又言詩三百篇有此六體又自爲一

段不與上文相接不可以故字連屬而爲之説者必求其故字而爲之説則必穿鑿而不通矣下文言至於是以然則之類皆當如是也周官太師所掌謂之六詩此詩序謂之六義蓋以其三百篇之中有此六體不同風也雅也頌也古今相法以爲歌詩之名至於比也興也賦也則雖有三者之目不以爲名惟此三者不以爲名故詩之所以爲體也兼此三體故比興賦皆在於風雅頌之中不可以別而言之也雖然其名則然矣其體則同所謂風雅頌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也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也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

大雅也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也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一二者風之爲言使有感動之意雅者正言其事頌者稱美之詞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有一國之政事者然後謂之風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諷論之言者皆可謂之風也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正言天下之事者然後謂之雅自其詩之體而論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正言其事者皆可謂之雅也如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是也自其四始而言之則必其形容天子之盛德然

後謂之頌自其體而言之則三百篇之中有所謂稱頌聖人之盛德皆可謂之頌如于嗟麟兮于嗟乎騶虞之類是也風也雅也頌也皆分在於三百篇之中故學詩者不當泥四始之辨故必求之六義也賦者鋪陳其事程氏曰如東宮之妹邢侯之姨之類是也若夫比與則說者不同孔氏曰比者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諭勸之其說未通東坡則謂之比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取其摯而有別興者言其時之已去故後人不可以求得其說如殷其雷在南山之陽然其說未甚明白惟鄭司農以爲比者比方於物諸言比者皆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此說爲得之程氏以爲比者直比之而已如螓首蛾眉齒如瓠犀而已興者感發之意王氏則以爲以其所類而比之之謂比以其感發而況之之謂興二說者皆本於鄭司農之說而此二說更爲明白焉惟詩之爲體有此六者之不同故學詩者能求六詩之體又以思無邪之一句會其旨趣則可與言詩者矣若下以風刺上上以風化下此一段不可連上文言之孔氏云在上人君用此六義以風動教化在下人臣用此六義以諷諭譏刺君上則是以上以風化下下

以風刺上繼六義爲言也且又於六義之下而解風之意則六義皆名爲風其說之不通一至於此學者之於詩序苟不渙散而求之則於此數說皆可廢矣

黃曰　此又言詩之體如此也風雅頌國史之舊題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請觀周樂已有是三者之名當是時孔子猶少也及孔子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刪詩爲三百篇而賦比興之義始發明於後世其微言篤論蓋有自來矣然賦比興特風雅頌之一端耳均謂之六義而合賦比興於風雅頌之中則不幾於亂四始也乎曰是所以使學者思而得之也詩有風雅頌而風雅頌之中有賦比興此微意也程氏言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得其一二者而逸仲之說亦然謂凡有感動之意者皆可謂之風而不必以國風爲風凡正陳其事者皆可謂之雅而不必以大小雅爲雅凡有稱美之辭者皆可謂之頌而不必以三頌爲頌信如此說則六義亂矣夫有感動之意者可以爲興不可以爲風正陳其事者可以爲賦而不可以爲雅稱美之辭則或賦或比當觀其辭意之所之而不可以爲頌頌者告神之樂章也大序之論風雅頌已詳且明惟賦比興則說者不一孔氏謂比

者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者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之如此則是興專於美而比專於譏刺也其說不通矣〈鄭司農〉以爲比者比方於物則言比者比類也興者託事於物則興者起也東坡伊川皆本是說然皆未甚明白竊嘗推廣之曰賦者直陳其事之謂也比者託物而喻之謂也興者因物而感之謂也受命作周之詩其事確東宮之妹之句其辭實此之謂賦如柔荑敍岸以喻莊姜之美如山阜如岡陵以喻福祿之多此之謂比如雨之濛矣行者之心淒然以悲鸛其鳴矣居者之懷慨然以歎此之謂興以是三者而會風雅頌之旨在學者自求之〈鄭氏〉謂七月之詩具風雅頌之三體分其一章二章爲風三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夫一章之中半爲雅半爲頌尚何足爲詩之體乎鄭氏徒見周禮籥章氏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而爲之附會耳抑嘗論之六義者學詩之筌蹄而非其至也故夫知感而遂通之理於寂然不動之先知喜怒哀樂之理於渾然未發之際則三百篇之詩一詩也噫明乎太極則六爻一爻耳明乎皇極則九疇一疇耳明乎情性則六義一義耳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李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此亦論風之義也蓋言二南之詩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如風之偃草然也至於變風則指陳其人君之過失人臣諷刺其上使之改過亦名謂之風風之爲名有此兩者不同不可以一槩論故正風變風之作皆名爲風也主文而譎諫此則又繼其下刺上之意詩之作也雖主於詩之成文然亦託此以諫其君故其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此言之者所以無罪惟其言之者微諷其上欲其上之改過故聞之者足以戒故亦謂之風蓋如風之鼓舞搖蕩萬物皆不自知其所以然此所以謂之風也觀此序所言正風變風皆名爲風者良有以也

〈黃曰〉此一段申言國風之義也風者取其有風動之意其所以入人甚微也上以此化下則亦不直施其所以化下以此刺上則亦不直言其所以刺旁譬曲喻而使人爲之感動故又申言之曰主文而譎諫文雖主於此而意實寓於彼如文在於萇丘而意實在責衛伯文在於葛藟而意實在於刺平王故曰主文而譎諫譎而不正謂不直其辭以正之也不直言其惡而微諫之故言之者無罪雖不直言其過而自愧於其心故聞之者足以戒此

風之所以爲風而有感發之理也後世所謂諷諫者蓋得此一體耳或曰主文而譎諫者謂正風也若變風則有詆訐其君上者予曰不然臣之於君子之於父豈容有怨懟之辭而謂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至於起敬起愛而不能自已安可咈然而直刺之乎故臣不遇於君則有不忍去不敢怨之辭如柏舟之不能奮飛考槃之永矢弗諼之類存君臣之分也子不得親於父必有諱惡自咎之心如小弁之君子信讒凱風之我無令人之類全父子之道也主文譎諫之類當求於此若雄雉碩鼠等詩少南已辨之矣故不復

論

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

李曰 至於王道衰此言變風雅所由作也曰至於曰是以若以爲連上文之辭則上文當論正風正雅則下文方曰王道衰矣今上文曰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則是既言變風矣又繼之以至於王道衰則其義不相連屬故此一段亦非連上文而言也文武成康之道既衰加之以幽厲之暴亂平桓之孱微禮義廢於一人之身政教遂失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故國自爲政爲諸侯者亦無以統御卿大夫之家故家自爲俗聲詩之作既無有文武成康之詩矣此變風變雅所由作也變風自邶鄘以下之詩是也變雅幽厲之詩是也文武之詩既已不作而爲變風變雅故變風所言者如曹之奢魏之褊晉之儉衛之淫皆隨其國之風俗未嘗相同此政之所以亂也國史明乎得失之迹此又言其變風之作也國史者作詩之人也變風之作或出於婦人女子小夫賤隸而總謂之國史者蓋指其大槩也國史明乎文武成康之世其得之迹如此幽厲之世其失之迹如此傷

乎禮義之失故至於人倫之廢哀夫政教之失故至於刑政之苛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吟詠其情性之所欲言者以爲聲詩主文譎諫以風其上原其大意達當時天下之事變而閔幽厲之失而懷成康之故俗也

黃曰 此言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夫道者所由適治之路仁義禮樂皆其具也王道盛則禮樂興樂興則政化美當是之時一道德以同風俗而雅頌之聲作今王道既衰則其本已先撥矣本既撥則枝葉從之禮義廢而不行政教失其所措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天子不能統諸侯之國而國自爲

政諸侯不能統卿大夫之家而家自爲俗則人情傷今思古而變風變雅之所由作也周自文王關雎之化積而至於天保采薇之治於是乎有小雅自其經營內外之治積而至於受命尊祖之詩於是乎有大雅此風雅之正也自懿王受譖夷王失禮而周道始衰於是邶風變而柏舟作齊風變而雞鳴作此國風之始變也極而至於厲王之時而雅已變矣雖然王道雖微而先王之所以澤民者未泯而民情之所以愛君者猶在也變風變雅之作猶有望其改過遷善之意以見其不忍忘君之心國史採詩於民而播之歌詠其愛君之意厚矣

國史止是掌文籍之官非國之能文者一時能文之士何足以明其得失之迹哉惟國史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故見今之時非昔之時今之政非昔之政向也人倫之厚今也人倫之廢則爲之感傷向也政教之美而今也政教之苛則爲之哀歎於是吟詠情性以風喻其上吟哦其聲曰吟發之於吟而長言之曰詠雖王道之既衰而國史採詩之時猶以先王盛時之事感發其君此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之意也至於頃王之時陳靈濟亂之事則天理亡矣不可以復望矣雖變風亦不復作也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

【李曰】故變風發乎情惟其達於事變懷其舊俗故雖以風刺其上而止乎禮義禮義並見於人君之教化故正風之作不復有變風矣惟其禮義不在乎朝廷而在乎作詩者情性之所言此變風所以作也天下之公義不在於其下而在於其上在於上則天下治在於下則天下亂今周之所以爲禮義者不存於周而存於作詩之人周之爲詩可知矣夫以國史作詩而其情乃止於禮義者蓋三百篇之中變風之詩或美或刺或怨或歎之不同而

皆止於禮義故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以文武成康之詩謂之思無邪可也以幽厲之詩宜其喜怒哀樂未必中節而乃亦謂之思無邪者則以思止於禮義也發乎情者不能無思止乎禮義則無邪矣夫以去先王之世猶且如此豈非先王德澤在人者未泯耶以至於王澤既竭而詩不作人之情性不同無復止於禮義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也

【黃曰】此言王道雖衰而王澤未竭禮義雖廢而民猶知止乎禮義蟋蟀閔儉之詩也而曰好樂無荒蓋有以禮自娛樂之意考槃述窮處之詩也而曰

衣矣典護蓋有畎畝不忘君之意君子于役風危
難之詩也而曰苟無飢渴蓋有臨難無苟免之意
泉水之衛女思歸而能以禮載馳之夫人思歸而
能以義其發乎情止乎禮義者於此可見知發而
不知止則蕩而不中節矣有性故有情故曰發乎
情民之性也王澤未泯則禮義未亡故曰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三百篇之詩皆發乎情皆止乎禮
義而獨於變風言之何也憂思極矣而形於歌詠
者情性之真也禮義廢矣而知止乎禮義者王澤
之厚也故觀詩人喜怒哀樂之中節者尤當於變
風觀之

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
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

【李曰】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孔氏〉以為承上
生下之辭彼見其是以二字遂以為承上生下之
辭然觀上言風雅之別矣於此又言風雅之別者
是亦可以為承上生下之辭詩序不相連屬多矣
雖此連屬亦不可以為定論也風與雅所以論興
亡治亂之迹其正與變則論二者之別風則言一
國之事雅則言天下之事〈孔氏〉曰一國之事繫此

一人使言之也但所言者直是諸侯之政以風化
於一國故謂之風以其狹故也言天下之事亦謂
一人言之詩人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之
意而詠歌王政故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
之風所言者乃是天子之政以齊正於天下故謂
之雅以其廣故也孔氏以廣狹二字形容風雅誠
得之矣然其謂作詩遂說天下之事發見四方之
風此則非也所謂一人者為諸侯而言之也天下
者天子風化之本也一國者諸侯風化之本也風
者諸侯之事則一國者亦諸侯耳詩人作是詩言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者如二南本於文

王之風化其所言者不過周南召南而不及天下
之廣詩之二南但為國風邶鄘以下皆言一國之
事不及天下之廣故以國風名之也雅者言天下
之政事本於天子風化形容四方之遠故謂之雅
蓋以諸侯之風繫於風可也天子之事其所及者
遠豈可以風名之乎故易其名謂之雅也文王之
所以得幽厲之所以失繫於天下故皆以雅名之
此風雅之別也〈歐陽文忠公〉曰詩有一國而作焉
有天下而作焉蓋謂此也雅者正也自此則又論
雅之所以為名也上文言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
以化之又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

諷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既訓夫風之名矣故於此又論風雅之名焉雅之所以爲名者以雅字訓正也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雅爲名以其正故也故雅之所言自武王宣王之詩此王政所由興也幽厲之詩此王政所由廢也或興或廢不同而皆在於雅之中則其爲詩得乎正故爾若夫國風之言一國之事則其爲詩不得乎正矣惟天子之詩然後謂之雅然其體亦有小大之不同其體之有小大之不同者則以其政之小大故以其政之大者則載之大雅政之小者則載之小雅焉大雅小雅之別說者不同孔氏

云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宴錫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商繼代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孔氏以爲大小雅之別然觀菁莪之詩樂育人材之詩棫樸之詩能官人材之詩此豈有小大之別乎菁莪則見於小雅之詩棫樸則見於大雅之詩如六月采芑與夫常武江漢之詩均爲宣王征伐之詩也此豈有小大之別乎六月之詩則載於小雅常武江漢則載於大雅其說不通如此惟其說之不通

是以王氏又從而爲之說曰幽王之詩有其惡大則列於小雅宣王之詩有其善小則列於大雅蓋幽王之惡大其小者猶如此也宣王之善小其大者如此而已又作詩者意各有所主若蓼蕭言澤及四海而意之所主者但止燕諸侯爾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大而意之所主者小也大明曰文定厥祥親迎于渭而意之所主者乃在於天命武王凡此之類皆其言及於小而意之所主者大也蘇氏又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而大雅言道德之存亡蓋其所謂小者謂其可得而知其所謂大者謂其不可得而知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

而在小雅行葦言宴兄弟養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號呼韓奕歌韓侯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夫政之得失利害止於事而道德之存亡所指雖小而其所及者大矣二公之言亦皆推本先儒之說惟其說之不通故又爲一說以通之其說穿鑿附會非合於自然之體如太史公序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言小己之得失而其流及於上此其說若小異然大雅之詩豈是皆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乎小雅豈是皆言小己之得失而流及其上乎故鄭漁仲之說以爲雅之有小大者音之有別耳漁仲之說亦是本於先

儒之説（孔氏）又云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其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小大不復由政事之有小大也夫以正雅變雅之不同亦皆本於政事如何耳若以爲正雅言政之所由廢與則變雅者亦聲詩耳豈有正雅則論其政變雅則論其音乎故漁仲以爲正雅變雅皆論其音然詩之作也皆有其體然後見其音未有無此體而有其音也故嘗有爲大雅小雅者諸儒之説不通難於折衷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鹿鳴之宴嘉賓四牡之

勞使臣皇皇者華之遣使臣是其主一事而言之也至於大雅則泛言天下之事如文王之詩言文王受命作周大明之詩言文王有明德之類此小大之別如此而已未必爲至當之論姑存之以待深於詩者而論之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上既言風雅之名至此又論頌之所以爲名也所謂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頌之爲字其字訓容（漢書志）曰徐生善容容字作此頌字（顏師古注）云頌字與形容字古人通用則知頌字訓容也盛德如此遂以其詩播於宗廟而告於神明者也頌之所以異於風雅者以其詩施之宗廟

爾如清廟之詩祀文王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執競之詩祀武王那之祀成湯烈祖之祀中宗玄鳥之祀高宗是皆施之於鬼神爾故陳少南（以謂頌者施之於鬼神後世乃用之於人君如王褒之頌漢元結之頌唐如此之類其失甚多此説甚善是謂四始詩之至也上既言風也雅也頌也其義可謂詳矣至此又總而結之謂之四始詩之至也（鄭氏）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程氏云詩之別有四有是四始（王氏）以爲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此説未必然也上文既言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則是舉其四始之一事可以見

其餘矣關雎者風之始也自關雎以下皆風焉鹿鳴者小雅之始也自鹿鳴以下皆小雅焉文王者大雅之始也自文王以下皆大雅焉清廟者頌之始也自清廟以下皆頌焉關雎而下皆謂之風又始之於鹿鳴鹿鳴而下皆謂之小雅而又始於文王文王而下皆謂之大雅而又始之於清廟是四始以下皆詩之至也言極其至則無以復加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無詩也以其爲詩不如風雅頌之爲至雖曰有詩與無詩同自漢以來詩人間出如蘇李之於漢曹劉之於三國鮑謝之於江左李杜之於唐皆擅一代之名而其爲詩皆

無出於三百篇之右蓋以三百篇之詩各極其至故後之有作者不可復加矣（邵康節先生）有言曰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愚嘗以此二句深得易詩之旨學易者不知畫前之元有易不足以言易學詩者不知刪後之無詩不足與言詩也

【黃曰】此辯風雅頌之所以異也（孔氏）謂繫一人之本爲繫於作詩之人其說大謬先儒已辯之詳矣夫事有繫於一國之利害而本於一人之躬行則謂之風如文王關雎之化行則在位皆節儉正直衛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則衛人化於上淫於新昏

齊哀公好田獵則國人化之以田獵馳逐爲賢且好此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者也然是特一國之風耳二南之風不能以及商豳齊衛之風不能以及曹衛至於雅則繫天下之利害而合四方之風俗如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此其所繫者大而所及者遠也故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夫風者風土之音而雅者天下之正聲故曰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風及一國而雅及天下風言諸侯而雅言王政此風雅之所以異歟既論風雅之異而又論雅有大小之別故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小雅大雅之

辯先儒之說頗多（蘇氏）謂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然常棣伐木之詩非不關於道德而載於小雅命召虎平淮夷特一事耳而載於大雅則其說不通（李迂仲）則謂小雅則主一事而言大雅泛言天下之事然小雅之中亦有不專主一事者如天保魚麗之詩皆備數詩之意其可以一事盡之乎大雅之中豈盡泛言天下之事而無專主一事者乎（鄭漁仲）謂雅之有小大由其音之有小大夫音固有小大也然專以音求之則是音有小大而非政有小大也（陳少南）謂小雅皆經營內外之政而大雅稱述已成之功其說當而未詳

竊嘗申明之曰有國風而後有小雅有小雅而後有大雅小雅者二南風化之積也大雅者小雅政事之成也如小雅言文武治內外之事至大雅則言受命作周復受天命小雅言成王與賢育材之事至大雅則言其受命稱祿尊祖配天小雅言宣王南征北伐之事至大雅則言褒賞申伯周室中興推而至於變雅亦然小雅之刺幽王特曰刺之而已至大雅則曰傷周室大壞也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小大之辯豈不明哉如（李）之說則又曰菁莪棫樸俱人材一事爾六月常武均征伐之詩爾豈有小大之別乎以菁莪之育材棫樸之能官養之

而後用之也六月之征伐常武之常德用之而後僅之也其小大之辯益又可見矣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此作頌之本意也古之聖人盛德而不居成功必有以告天地告祖宗曰此天地之休祖宗之靈也予小子何力之有於是作爲樂章以歌於郊祀宗廟而名之曰頌苟有其德而功未成不敢以作頌也有其功而德不足亦不敢以作頌也然魯人作頌頌僖公能修泮宮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豈告神明之意乎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也豈盛德成功之事乎然則聖人曷爲而取之以存魯所以存周

也周頌不作久矣魯周公之後也而有僖公之賢聖人固幸而進之也嘗觀唐天寶四年元結頌中興曰自昔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言今之歌頌大業者其諛宜爲夫言古之帝王則曰盛德大業而言今之歌頌者則止曰大業而削去盛德二字蓋有深意吾是以知頌之不可苟作也夫如是而爲風爲小雅爲大雅爲頌諄諄而明辯之者所以示學者入詩之門也故曰是謂四始苟於此四者而得其從入焉則詩之所以爲詩者亦豈能以外是乎詩之所自始與其所極至皆不外此在學者意悟耳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李曰 序自關雎而作故其說關雎爲最詳其始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其末又言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則其論關雎可謂詳矣疑此序乃關雎之序非三百篇之大序旣言關雎則周南召南又不可以不辨故言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

以教故繫之召公蓋以周南召南雖因文王風化之所及也然其名有周南召南之別者故從而辨之言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所以爲周南諸侯之風繫之召公所以爲召南自關雎至於麟趾凡十一篇其所言者皆王者之風故曰言化自北而南也自鵲巢至於騶虞凡十四篇其所言者諸侯之風故曰先王之所以教說者徒見周南爲王者之風召南爲諸侯之風遂有淺深之辨如孔氏則以爲王者必聖人周公聖人故繫之周公諸侯必賢人召公賢人故繫之召公王氏之說亦如此惟龜山破其說以儀禮大合樂爲歌周南召南儀禮之

作正在周公之世則分二南已在周公之時當是周公以聖人自居乃以賢人待召公周公豈肯爲之乎其說可謂當矣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也適會周召分陜故以其詩繫之其說誠可謂得其旨然不如陳少南之說爲詳言周召爲天子之二老分治岐之東西自岐以東周公主之自岐以西召公主之然岐東之地宗周在焉故爲周公所治之國其詩實王者之風也岐西之地召公主之故爲召公專主諸侯之國其詩爲諸侯之風也南言化自北而南者此主文王之化而言之也文王治岐岐居西北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文

王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爲上由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蓋江漢汝墳爲岐東之地當時岐東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周公爲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周南江沱爲岐西之地當時岐西被文王之化而作詩及召公爲伯而得其詩以貢於周故曰召南此說誠是禮記樂記云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蓋周召之分陜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周南召南雖皆文王之風化不可繫之於文王故周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則謂之周南召公所居之地所得之詩則謂之

召南周公所得之詩多爲文王而作故言王者之風召公所得之詩多爲諸侯而作故謂之諸侯之風雖曰諸侯之風其實文王教化之所及故言先王之所以教先王即文王也非太王王季也以傳記而考之皆謂周召分陜之東西而少南乃爲分岐之東西不知少南何所據而言分陜以東如江漢汝墳即陜之東也分陜以西如江沱即陜之西也故其詩有周南召南之辨凡此二十五詩者皆文王所以正家之道王化之基者也蓋學者必自詩而入爲學詩者必自二南而入爲故孔子於伯魚告之曰不學詩無以言爲學者必先從事於此

既而又告之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是古之學詩必自周南召南始蓋詩之序先之以風次之以雅次之以頌風者詩之最先而周南召南又爲風之先焉此其所以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蓋道無始則不行而周南則爲正始之道化無基則不立而召南則爲王化之基此皆文王之正心誠意有在於此故其肅肅雝雝在於閨門之內而其化行於二南之國蓋以其能正家而治國故詩必首於二南詩之首於二南如易之首於乾坤孔子曰乾坤其易之門學易者必自乾坤而入然是以三百篇之中必首於二南六十

四卦首於乾坤其體一也學者知乾坤爲易之門則於易思過半矣苟知二南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則於詩思過半矣

黃曰 古之說詩者皆傳訛承舛深失詩人之意未有爲之釐正者其說曰文王以二南之地分賜二公而爲之采邑故關雎麟趾之化繫之周公者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也鵲巢騶虞之化繫之召公者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也陳少南又謂文王撫有西戎南化江漢天下既一則分岐東於周公分岐西於召公一東一西皆以北爲上自上而下故言自北而南李迂仲亦從其說吾不知文王所以分地

於二公者果請之天子而與之耶抑不請之天子而自與之耶文王處君臣之難而有事君之小心內文明而外柔順未嘗萌畔援歆羨之欲也而肯爲是舉乎且當是時紂雖不道猶天子也文王雖聖人猶諸侯也文王居羑里而繫易辭其志可見安有紂猶在上而文王擅分其地以與人哉或者又以爲文王受命稱王於是乎分陝此不知文王者也武王未得天下則但曰文考而已曷嘗王哉少南迂仲皆嘗言文王未嘗受命稱王而又自謂天下既一則分陝於二公何其自戾也先儒但見孔子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遂謂文王已有二分之天下其未屬者冀青兗三州耳故信分陝之說而不疑不知孔子所謂有其二者但謂二分民心已歸文王非有其地也予謂分陝當在武王既得天下之後不當在文王之時樂記論大武之樂象伐紂之事而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分陝當在武王之時無疑也且召南何彼襛矣乃武王時詩不必專以文王爲言也然亦繫之國風者以爲下嫁諸侯特諸侯之事爾而此詩之作乃召公之意也按禹貢二南皆爲雍州岐山之陽故曰荊岐既旅則詩亦言太王居岐之陽文王治

岐居西北意者當是時文王之化自岐周而被於江漢之域故曰自北而南及武王既定天下巡行邦國採詩以觀民風得周南之詩以關雎爲首而以麟趾繫其應得召南之詩以鵲巢爲首而以騶虞繫其應關雎麟趾文王之風化如此也故曰王者之風鵲巢騶虞諸侯之被文王之化者如此也故曰諸侯之風而又曰先王之所以教先王止是文王不必以爲大王王季也周太師編詩之時以爲文王之詩不可以風繫之二南之風繫之文王則不可以風繫也文王無所繫適時二公分陝而因以二南繫之焉予謂分陝之事當在武王得天

下之後而二南之繫當在二公既分陝之後繫云者以此附之於二公而已先儒又謂二南之化有淺深之辨則爲之說曰周公聖人其化深召公賢人其化淺不知二南皆文王之化而特附之二公豈容有聖賢之辨不然則周南召南何以皆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道無始不行化無基不立治國平天下之道皆自齊家始故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豈非王化之基者正此歟大序之論二南既分而論之復合而論之分而論之者論其詩合而論之者論其所以詩學者觀而不悟謂之正牆面而立宜矣

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李曰是以關雎樂得淑女諸家多以爲衆妾言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伊川龜山皆以爲不然若以淑女爲衆妾則豈可以衆妾而配君子乎則知所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蓋指作詩者而言之也言關雎之作者樂得后妃以配文王淑女指后妃君子指文王也其所以樂得者則以后妃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也后妃之心惟憂在於進賢者以共助内治非以色取寵於上故作是詩者哀念后妃之幽閒乃能思賢才以助内治而無傷害善良之心爲此關雎之義所以取之也哀窈窕乃詩人哀之也樂得淑女乃詩人樂之也然此乃因孔子論語而爲之說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則易至於淫哀則易至於傷惟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然後爲哀樂之得中也作詩序者達夫子之言如此遂以謂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以樂得淑女言不淫也哀窈窕言不傷也觀其意與夫子之言異此則作序者之言爲可疑也

黃曰諸家多以關雎爲后妃以淑女爲衆嬪御之賢或謂太姒無嫉妬之行樂於得賢女以配文王

此大不然夫太姒既配文王矣而又曰太姒求淑女以爲文王配豈可以衆妾配君子乎且周人但以關雎之詩形容后妃初不指后妃而謂之關雎也伊川龜山嘗辨之矣但其言未詳夫此章蓋推詩人作關雎之意義如此謂關雎之詩所以歌詠不已者以其樂於得淑女如太姒之賢以配文王也樂得淑女憂在進賢與夫哀窈窕皆詩人樂之哀之哀之也李迂仲既以樂與哀爲詩人之哀樂而復以憂爲后妃之憂此不惟於此一章之義不通而於孔子樂而不淫之句亦不通予竊以爲詩人未得淑女則欲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則又展轉

憂之求之旣得則欲琴瑟友之以琴瑟友之爲未
足則又欲以鍾鼓樂之其所以憂念而不已者以
其賢也非以其色也憂之極而至於哀哀之深而
至於思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故哀窈窕思賢才
而無傷善之心此關雎一詩之意義也夫文王之
躬行自足以成二南之化而詩人必思得淑女以
助内治者豈文王之化且有所不足乎天下之治
未有不自齊家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雖文王之盛德然后妃在父母家則已有躬儉
節用之美此詩人所以樂之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

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

【李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此是興也詩有比有興
比者直比而已興則有所感焉關關雎鳩以興后
妃之德也爾雅曰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鵰類也今
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徐公曰雎
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則知雎鳩摯
而有別在河之洲此言所居之所也關關言聲之
和也夫以鳩鷙之類其猛如此宜其不和也今也
雖爲儔偶更不移處旣能有別矣又能關關然其
聲之和而以取譬后妃居深宮之中嚴毅而有別
得夫婦之正道又能肅肅雍雍以盡其和樂之美
此婦人之大德也故夫下文繼之曰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窈窕是幽閒也言此幽閒之淑女而能有
別矣又能和樂矣婦人之令德其盡之矣宜其爲
君子之好匹也文王之德如此后妃之德又如此
此所以爲好匹詩曰天作之合亦是言德之同也
詩人以關關雎鳩形容文王后妃之美辭不迫切
而意已獨至可謂善於取喩矣至於下四章則又
言后妃所以肅肅雍雍亦如雎鳩之和也荇菜陸
璣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在水

上根在水底與水淺深等按顔氏家訓曰今荇菜
是水悉有黃花葉似蓴可用爲祭祀之葅則知荇
菜可以供祭祀也左右與佐佑同王之左右同言
將求此荇菜以供祭祀必自左右爲之助以求之
者流求也必得左右之人以求荇菜故后妃寤寐
以求之寤覺也寐寢也或覺或寢未嘗不在於求
賢才以助内治所謂須臾不離也方其求之未得
也則思所以供祭祀之事者誰乎思之不得則悠
哉悠哉思之久矣則輾轉反側不能自安旣輾轉
而又反側以見其憂之甚也方其憂之未得也則
輾轉反側其憂人心如此之深及其旣得也則其樂

爲如何哉故下文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言得此賢才以共採荇菜則友之以琴瑟所以親之也友之以琴瑟猶以爲未足而又樂之以鐘鼓則其樂無有已也芼擇也與上文左右流之其意同觀此下四章皆言采荇菜以供祭祀其他言后妃能求衆妾以助內治未嘗有嫉妬之心方其未得則輾轉反側而未嘗少忘及其得之也則友之以琴瑟樂之以鐘鼓非賢能如是乎惟其后妃之賢能如此故衆妾皆得以進御於君此芣苢之詩婦人所以樂有子螽斯之詩子孫衆多也思齊之詩則百斯男凡文王之所以聖者皆由太姒之力也嘗觀

漢明德皇后嘗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右若恐不及後宮有進幸者每加慰納若數所寵引輒增隆遇若明德皇后可謂有后妃之遺風矣蓋婦人之事莫難於此惟其能無妬忌而下及於衆妾此其所以爲賢也如成帝之時趙飛燕姊懷嫉妬凡有進幸者輒死後宮飲藥墮胎者無數卒之成帝無子皇嗣中絶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此則異乎關雎之義矣涎徒見反童謠見五行志

【黃曰】此詩凡五章古今諸說皆失其義予非敢以臆說而妄論先儒之失也誠以質諸吾心而不合求於詩人之意而未安則不得不爲之辨夫關雎雎鳩取和之意而已在河之洲取幽深之意而已先儒之說則曰雎鳩猛鷙而有別以見后妃之嚴毅不可犯也河洲取其遠離於水以見后妃之不淫於色也夫詩人之意取其和鳴學者以猛鷙求之其氣象大不侔不淫其色乃關雎之義不足以形容后妃之德也愚以爲此一章正形容后妃有幽閒之德宜處深宮之中以助文王之內治而已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至其後四章又形容詩人求之之切而樂之至故又取荇菜以爲之比先儒皆以爲后妃勤於職采荇菜以供祭祀而衆妾皆樂助之夫詩人方言欲求淑女以配君子而遂言左右之欲助淑女之采荇菜何其文顛倒之甚耶予以爲此一篇皆比也荇菜之潔可以爲祭祀之用故詩人復引之以爲比也凡觀詩人之辭因一物以起義者皆興辭也合二事以並用者皆比辭也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則復並而言之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以關雎之和鳴而比后妃之德也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則亦並而言之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此以荇菜之可以供祭祀者而比后妃之賢也詩人以爲淑女未得則承先祖供祭祀者誰乎參差荇菜而左右求之求之不已又

從而采之采之不已又從而擇之以荇菜之可以供祭祀而求之不可緩也詩人樂得淑女則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則寤寐思之以見其求之之切也始也求之不得則有輾轉反側之憂終也求之既得則有喜樂不忘之情曰琴瑟友之曰鐘鼓樂之以見其樂之之深也三百篇之詩大抵皆近於人情學者以情求詩則思過半矣嘗觀詩人之美是人不言其所以美之之事而特言詩人喜樂之情則其人之賢可知關雎之詩其所以樂得后妃者旣如此則后妃之賢亦可想見也齊哀公荒淫怠慢而詩人作雞鳴以思賢妃而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知雞鳴思賢妃則知關雎樂得淑女之意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李曰】孔氏謂本者后妃之本性非也所謂本者但務本而已言后妃雖富貴猶且不忘本無事於浮末也后妃在父母之家諸家多以爲未嫁之時若以爲未嫁之時則其下文何以爲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孔氏以謂在父母家本有此性出嫁修而不改婦禮無愆其中增以出嫁修而不改之文未必然也蓋父母家卽所謂歸寧也張橫渠楊龜山

皆以在父母家爲歸寧之時言后妃之歸寧也志猶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能如是則可以歸安父母如未嫁之時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皆未足以爲美惟其旣爲后妃矣而其所志者猶不忘於舊日然後可以爲美蓋能如此則可以慰安父母之心而化天下以婦道不然驕奢淫佚雖曰歸寧不足以安父母而化天下以婦道也志在女功卽二章所謂爲絺爲綌是也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卽詩中所謂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是也尊敬師傅卽詩中所謂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是也歸安父

母即詩中所謂歸寧父母是也至於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獨無文何哉蓋作詩者推言后妃之本如此故因經以見事因事以生義夫以后妃之賢又能志在女功其勤如此天下之爲婦人者豈有不勤乎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其儉如此天下之爲人婦者豈有不儉乎尊敬師傅其禮如此則天下之爲人婦者豈有不知禮乎以文王之行化於上而后妃又能治内以化乎下此以見内外之無不治也

【黄曰】后妃之本說者以爲后妃本性之美如此李迂仲以爲務本非本性也然序特曰后妃之本而巳安知其爲本性又安知其爲務本哉陳少南謂本在父母家時此說爲當李迂仲謂在父母家若以爲未嫁之時其下文何以爲歸安父母其文不相接孔氏謂在父母家時本有此性嫁而不改迂仲以爲不然夫孔氏之說固美辭而迂仲之說亦未安蓋迂仲祖龜山横渠之說以爲既嫁而歸寧之時猶不敢以富貴自驕而志猶在於躬儉節用尊敬師傅然序特言在父母家而未嘗言既嫁而歸父母家也迂仲以爲后妃歸寧之時志猶在於女功之事如此然詩是刈是濩爲絺爲綌皆是實事豈有后妃歸寧之時而尚采葛以爲絺綌乎且

序言歸安父母而繼之以化天下以婦道若以爲既嫁而歸父母之家則奚遽及此一句也夫婦人謂嫁曰歸方后妃在父母家之時躬女子之職行節儉之事敬師傅之禮故其歸文王也可以安父母之心而化天下以夫婦之道此詩人推本論之也關雎言后妃風化天下正夫婦故此詩言其所以能化天下以婦道者本其在父母家之時人惟能貧賤不移故富貴不淫人惟能於一家無愧故能於天下無愧序詩之意其以是歟

葛之覃兮施（以豉反）于中谷維葉萋萋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敕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歸寧父母

【李曰】葛者所以爲絺爲綌覃延也萋萋者言叢盛也黄鳥者黄鸝也灌木者叢生之木也喈喈者聲之和也鄭氏以葛之覃兮喻女在父母之家形體浸浸然日長大以維葉萋萋喻容色美盛以黄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與女有嫁於君子之道和聲之遠聞與女有才美之稱達於遠方夫以婦人形體浸浸然日長大何足以爲婦人之美乎歐陽公嘗非之矣王氏又以黄鳥于飛以喻后妃集于灌木以喻文王其說與鄭氏亦不甚相遠惟歐陽

公以爲因時感事當葛之延蔓於谷中其在谷中
也則萋萋然茂盛此乃黃鳥飛集灌木其鳴喈喈
之時然以黃鳥于飛繼之以施于中谷之下皆是因
時感事也莫莫葛之成就也刈者取也濩者煮也
精者爲絺粗者爲綌服之無斁者服之而無有厭
斁即序所謂躬儉節用也蓋以葛蔓之時而黃鳥
之鳴爲后妃者因時感事記其舊日在家之時勤
於女功如此於是歸焉故張橫渠之詩曰葛蔓春
長谷鳥遷女心與念憶歸安是也言告師氏言者
與言歸于好之言同說者以爲我亦不必然也師
者女師也古者不獨男有師傅女亦有師傅教之

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宫三月
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此言在家有師傅如此襄公
三十年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母未至逮火而死事
見公羊 以火災猶告於師傅今后妃歸寧父母亦必
告於師氏歸者亦是歸寧諸家多以婦人以嫁曰
歸非也薄汚我私薄澣我衣此則序所謂服澣濯
之衣也薄者語辭也私燕衣也煩汚其私其用功
則深澣濯其衣其用功則淺隨衣服之所宜者而
用功之深用功之淺則私與衣之不同又有不澣
者言何所當澣乎何所當否乎以見儉之中禮也
推其能如此則可以歸安父母覩此所言則知后

妃可謂賢矣
論曰 東坡有言常食芻豢矣難與食粟常衣錦繡
矣難與衣布既爲大者則不屑屑而爲小者處富
貴而忘貧賤此人之常情也魯公父文伯之母自
績紡其子曰以歜之母而猶績隋鄭善果之母自
紡自績善果曰兒封侯開國至五品何苦爲此以
文伯善果之母居富貴而猶自績紡其子猶以爲
言況爲后妃者當何如唐莊宗時劉皇后與宫中
尚鬩閱其父劉叟往見之皇后告莊宗曰妾父不
幸死於亂兵此乃田舍翁遂不以其父爲父而笞
於宫門外劉氏如此況能志在女功乎況能躬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乎況能尊敬師傅乎以劉氏觀
之然後知太姒之爲賢也舜居深山之中飯糗茹
草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
果若固有之且舜處貧賤無異於處富貴處富貴
無異於處貧賤其心如此此舜之所以爲舜也舜
乃聖人也處富貴乃能如此后妃婦人耳而其爲
后妃之時無以異於在父母家之時此其所以爲
賢也明德皇后身衣大練裙不加緣是亦有后妃
之風矣以皇嗣未廣薦達左右惟恐不及既有關
雎之風矣及身衣大練裙不加緣又有葛覃之風
是則明德皇后生於三代之後風化既衰猶且如

此誠可深嘉而屢歎也
黃曰 此一詩皆興也倉庚鳴矣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而采蘩祁祁物情景態接乎其目因時感事動乎其中是故鳴鶵者載績之候也鳴蜩者斂穫之候也心之所念情之所感有不能自已者則身處乎室家之中而志在於女功之事當葛之延蔓於中谷其葉萋萋然而茂盛黃鳥集於叢木之上其聲喈喈然而和鳴則時將夏矣古人詩云麥黃椹熟栗留鳴栗留即黃鳥也灌木即叢木也此記時之將夏也后妃當葛生延蔓之候而感黃鳥和鳴之聲於是乎動其女功之念及其葉莫莫然而

成就於是乎躬刈濩之勤刈而取之濩而煑之精者以爲絺粗者以爲綌發乎至誠而非出乎勉強故能無厭斁之心其躬儉節用於此可見張橫渠詩曰葛蔓春長谷鳥遷女心與念憶歸安此則淺失詩人之旨矣唐人詩云葛葉萋萋黃鳥飛女心悲念欲爲絺橫渠蓋祖此句然謂女心與念憶歸安則是以爲后妃既嫁之後非葛覃之意也言告師氏與言歸于好之言同說者以言爲我非也師女師也古者女子亦有師傅教之婦言婦德婦容婦功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宫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此在父母家時師傅也后妃尊敬師傅歸文王而必告師氏其好禮之篤如此此豈勉強所能至哉薄汚我私薄澣我衣衣者衣服之總名私者燕私之常服也澣者洗濯之總名汚者濯之繁多者也薄助辭也汚其私澣其衣各有法也何者當澣何者當否亦各有法也竊於此四句不獨是后妃之節儉而亦見其衣服之微澣濯之事亦皆有法度而不可紊亂以此助人君之内治則其所言所行者皆天理也非私意也況歸於文王豈不足以安父母之心乎竊嘗論之霍后萌一驕侈之心而亡其宗族長孫皇后終身不敢過於用度而數世賴之則躬儉節用以歸安父母誠婦人

之所難也況處富貴之極者哉雖然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舜惟處貧賤故能處富貴太姒惟在家有躬儉節用之美故能爲后妃而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人形容太姒之德如此而推本其在家之時其旨深矣

卷舉兖反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内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李曰 古者天子立后六宫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天下之婦順故内和而家理天子立六臣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彰天下之男敎故外和而國治蓋閨內之事后妃主之闈外之事天子主之故后妃之職惟在於求衆妾以助內治關雎之詩是也至於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此乃天子之職后妃特輔佐之而已此序言后妃之志則是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但有其志耳夫有進賢之志則無險詖私謁之心有險詖私謁之心則必無進賢之志是二者不可以兩立明矣唐明皇時楊妃得寵於內故在外用事者有李林甫楊國忠之流肅宗之時張皇后用事故在外用事者則有李輔國程元振之徒是所謂有

險詖私謁之心則必無進賢之志也今后妃之爲人內旣有進賢之志則必無險詖私謁之心所謂險詖私謁者蓋婦人得寵則多挾寵以私薦其親戚如成湯以六事自責有曰女謁盛歟以成湯之聖猶恐女謁之盛行今后妃無險詖私謁之心則可謂賢矣

【黃曰】無攸遂在中饋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者人君之職也人君不能官人於列位知臣下之勞苦而使后妃爲之思念不已則人君之志荒矣蓋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止是一句求賢審官非婦人之事但輔君子之求賢審官而已故曰內有進賢之志進賢亦非后妃所當與但有其志也有進賢之志者必無險詖私謁之心志在於公則必能忘其私志在於國則必能忘其家此所以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噫太姒婦人耳其所以存心者如此之大後世位大臣者不能輔君求賢爲國遠慮而志在於附下罔上自植私恩者其視卷耳之詩當如何其愧汗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戶康反）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戶回反）隤（徒回反）　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維以不永傷　陟彼砠（七餘反）矣我馬瘏（音徒）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

吁矣

【李曰】卷耳爾雅云苓耳叢生如盤頃筐韓詩以爲欹筐毛氏云畚屬周行鄭氏謂周之列位按襄公十五年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杜元凱曰周徧也則知所謂周行者但周徧於列位非商周之周也采采非一采也荀子曰卷耳易得也頃筐易盈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鄭氏及王氏皆從其說以謂卷耳易得之菜頃筐易盈之器今也采采卷耳非一采而乃至於不盈者以其志在進賢不在於采卷耳也亦猶采綠之詩曰終朝采藍不

盈一襜終朝采綠不盈一匊謂其志在於怨曠而不在於采藍采綠也然以后妃之貴而乃至於采卷耳無乃儉不中禮乎如汾沮洳曰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以公族猶且不當如此而后妃乃至於采卷耳則是儉不中禮也故歐陽以爲取喻非是親采卷耳言以卷耳之菜而采之難得亦如賢才之難得也后妃之志在於思得賢才以寘於列位以見后妃有進賢之志也王氏曰於懷人言我內之也於周行言彼外之也然觀下文曰陟彼崔嵬我馬虺隤亦是以彼我爲辭若王氏之說則我馬虺隤亦是內

之陟彼崔嵬亦是外之其說不通矣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此則言使臣之勤勞也土山戴石曰崔嵬虺隤者馬有勞病之狀山脊曰岡玄黃者馬有病黃之色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凡此皆言使臣之勞也其言馬之玄黃其僕之病則使臣之勞可知矣如出車詩曰僕夫況瘁則將帥之勞可知矣王氏則以陟彼崔嵬我馬虺隤爲取喻非也上言使臣之勤勞故我酌之以金罍庶幾不長念之也姑且也言其勞如此吾且酌之以金罍亦兕觥者兕似牛一角青色以兕角而爲觥乃罰爵也旅酬無筭必有醉而失禮者以觥爵罰之所以

爲樂也古者宴享之禮必有兕觥左傳成公十四年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故知享有兕觥也昭元年鄭人宴趙孟穆叔子皮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故知宴有兕觥也方其我馬虺隤則酌之以金罍則是小勞而小飲之也及其馬之玄黃則勞之甚矣故酌之以兕觥則是酌之誠有加而無已也及末章則言云何吁矣言勤勞之甚則雖有金罍兕觥猶不足以酬其勞徒知長歎之而已夫以婦人之職在於備飲食故詩曰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婦人之職既在於掌酒食故后

妃因此備酒食以寓其進賢之志也然其進賢之志其始也酌之以金罍其終也酌之以兕觥猶以爲未也又曰云何吁矣以見詩人之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論曰 觀棫樸之詩曰遐不作人文王之官人既見於棫樸之詩后妃之進賢以輔佐君子又見於卷耳之詩則是文王之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之盛德皆太姒之助也以文王之臣予曰禦侮予曰疏附予曰先後予曰奔走其往來迪文王之彝教可謂勞矣文王既能知臣下之勤勞使有功者見知而悅而后妃又能知臣下之勤勞酌之以金

罍酌之以兕觥其終也猶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且至於長歎則是當時之臣皆知其勤勞而無有不宣力於王室者此文王之德所以降於國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至幽王之時十月之交刺其小人用事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以豔妻煽方處則是羣小用事而皆因豔妻以進是所謂有私謁之心故當時賢者雖有勤勞亦莫之知此如北山之大夫以其從事不得養其父母遂作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則異乎卷耳之詩矣宜乎周室之衰不復振矣

黄曰此一詩皆興也少迺謂后妃不特采荇以供祭祀亦當采卷耳以備酒醴荀卿之說亦曰卷耳易得頃筐易盈今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卷耳此說皆不然汾沮洳之詩曰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以公族而自采其藚詩人猶刺其儉不中禮以后妃而自采卷耳其理不然后妃之意蓋謂求易得之菜而志不在焉尚不能滿易盈之器則求賢才而寘之列位志不在焉而可乎特取之以為興焉耳惟后妃之志思念不已故能知臣下之勤勞而思所以燕勞之謂使臣之出其勞苦萬狀

所陟之山則險而崔嵬也所乘之馬則病而虺隤也其勤勞如此則酌之金罍以報其勤酌之兕觥以致其歡此雖未足以盡其思念之懷而亦姑以見其寘勞之意庶幾不至於懷念傷歎之極耳高岡玄黄亦崔嵬虺隤之義反復言之見其思念之不已也惟其思念之不已故其言之不足又曰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是不特馬之病而僕亦病矣金罍兕觥亦不足以盡其思念之志矣此所以發之嗟嘆而託之詠歌也夫詩不言使臣之勞而特言馬之病僕之困非不言也不言所以深言也杕杜之詩言四牡痯痯則征夫可

知出車之詩言僕夫況瘁則將帥可知此人之所以說也北山之詩役使不均而且不知其勞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之句所以不能無怨刺也楚伐蕭師人多寒王撫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師徒之寒王撫而勉之則知其寒矣王知其寒而師徒不知其寒非不知其寒忘其寒耳然處富貴者必不能知人之貧賤處安逸者必不能知人之勞苦后妃處深宮之中而能知臣下之勤勞雖其所歷艱難險阻莫不知之何其賢哉此無他志於求賢而不以險詖私謁亂其心耳嘗觀文王命將遣戍之際而作為詩

以相娛樂亦皆言其道路之勤勞風雨之艱窘而人樂為之用耳意者其亦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之功歟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李曰】婦人有六德一曰柔順二曰清潔三曰不妬四曰節儉五曰恭敬六曰勤勞自天子至於大夫其媵妾有數惟庶人則但曰匹婦然婦人之性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如楚莊王夫人樊姬曰妾幸得備埽除十有一年矣未嘗不私捐衣食遣舍人於鄭衛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妾所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妾知妨妾

之愛奪妾之貴也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專王之寵哉不敢以私廢公也蓋以私滅公者易以公滅私者難此樛木之詩所以美之也

【黃曰】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惟其能怨與不遜則夫處深宮之中擅寵幸之榮者安能使其心之無嫉妬也蓋女無美惡入宮見妬自古以來莫不皆然人情所在溺於婦人女子乎如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氏亦足以見矣而其禍皆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歌詠其美也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只之氏反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反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李曰】樛木者木之勾曲也言南方之木樛然而勾曲故使葛也藟也得纍而蔓之亦如后妃逮下無嫉妬之心而衆妾得以上進也曰南者言南方之所生（王氏）則曰南明方木仁類者蓋南方者喻后妃之明也使南方有木皆是喻其明則漢廣之詩言南有喬木何所取喻乎王氏又曰樛木則葛藟得以附麗葛藟蔽木木亦得以自蔽也然詩所言者但言木之勾曲爾非取喻其得以自蔽也荒者奄也縈者旋也皆是喻衆妾得以進御於君也故

纍之曰福履綏之履祿也將大也（鄭氏）曰妃妾以禮義相與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為福祿所安謂樂只君子以禮樂樂君子非也所謂樂只君子但是衆妾祝頌其上之辭（歐陽公）謂如萬壽無疆之類是也先言纍之後言荒之繼之以縈之先言綏之後言將之繼之以成之詩人之辭多重複也詩中之辭多重複亦有先後之序亦有不可為先後之序如關雎之詩先言琴瑟友之後言鐘鼓樂之此其先後之序也如卷耳之詩先言維以不永懷後言云何吁矣此其先後之序也若此詩則不可為先後之序也言既能逮下無嫉妬之心逮

與呂升覃后之遠在下同天子內則有后妃爲之助外則有大臣爲之助其揆一也在內者得后妃爲助而后妃能逮下則衆妾得以進御於君以成肅雝之治在外者得大臣爲助而大臣能逮下則衆才得以咸進於上以成肅雝之治此福祿所以綏之也

論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蓋女子之情皆有嫉妬之心惟女子有嫉妬則凡婦人之進幸者必將忌之如趙飛燕姊妹專寵宮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凡飲藥墮胎者無數此婦人之嫉妬也如大臣之有嫉妬則賢才不得以進如李林甫有妬賢之心公卿不由其門而出輒被罪遷徙附麗者雖小人亦爲引重所居堂號偃月堂每欲排陷大臣則居之若喜而出則其家碎矣此大臣之妬也凡此皆危亂之萌欲致福祿不亦難乎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夫以不遜與怨皆嫉妬之所由生也

黄曰詩人形容江漢之女無思犯禮則曰南有喬木形容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則曰南有樛木喬木取其不可休息之意樛木取其能逮下之意二詩之意大不相侔而義各有取也樛木勾曲之木也猶卷阿之義惟卷曲之阿故能來自南之

風以見成王屈己求賢之意惟勾曲之木下垂故葛藟得以上蔓纍之荒之縈之以見后妃逮下之意與者喻后妃之下逮故衆妾亦得以上進也繼之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鄭氏曰妃妾以禮義相和又能以禮樂樂其君子使爲福祿所安以樂只爲禮樂以福履爲福祿皆羨辭也遷仲以爲衆妾祝願其上之辭如萬壽無疆之意蓋李本歐陽之說以未爲當以臣觀之履云者止是動履之履不必以爲祿也嘗妄論之常人室家之中苟有不賢之婦則其閨門不和動履乖矣非一家之福也后妃苟有嫉妬之心則不能無險詖之行險詖一萌私謁從之非人君之福也此詩人形容后妃無嫉妬之心而有逮下之美則亦形容閨門和樂之意謂文王所履者皆福履也福者百順之名言閨門和樂則所履皆順此文王雝雝在宮時也經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亦此詩意也中庸言文王以王季爲父武王爲子而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此詩言文王有太姒之賢而曰樂只君子福履成之中庸形容其父子之美而此詩形容其閨門之美中庸言其無憂而此詩言其和樂吁此文王所以聖歟

螽音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

眾多也
【李曰】鄭氏云凡物之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
蚣蝑不爾各得受氣而生子歐陽以謂螽斯不妬
忌鄭氏何由知之歐陽之意以為凡蟲生子詩人
取其意以比之爾言螽斯之子孫眾多則可言螽
斯之不妬忌則不可此序當曰不妬忌則子孫眾
多若螽斯也今其文則先言若螽斯後曰不妬忌
則是文顛倒耳此詩言不妬忌亦如桃夭言不妬
忌言不妬忌皆是承上文而言之也螽斯之詩言
不妬忌則是承上文樛木而言之言能不妬忌則
子孫眾多耳若螽斯桃夭之詩言能無妬忌則男

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亦是承上文而言之也
【黃曰】此一篇鄭氏失之歐陽辯之陳少南李迂仲
從而推廣之其義詳矣大抵詩人以螽斯比后妃
取其子孫眾多也作詩序者既曰言若螽斯又曰
不妬忌則子孫眾多言若云者繼上文之辭不妬
忌者乃其推本之論蓋子孫眾多者人君之福而
不妬忌者婦人之所難也如趙飛燕姊妹爭寵凡
有進幸者輒死後宮飲藥墮胎者無數卒之成帝
無子皇嗣中絕其視螽斯子孫眾多之詩寧不媿
乎漢明德皇后常以皇嗣未廣每懷憂歎薦達左
右惟恐不及後宮有進幸者多加慰納此宗社之

所以隆而本之所以昌也故嘗謂太姒不妬忌而
周以興褒姒嫉妬而周以亡【思齊】言太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此詩言不妬忌則子孫眾多此是一意
螽斯羽詵所巾反詵兮宜爾子孫振音真振兮螽斯羽薨薨
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側立反揖兮宜爾子孫蟄
直立反蟄兮
【李曰】七月之詩曰五月斯螽動股或言螽斯或言
斯螽其義一也螽斯蝗蟲之類【陸機疏】云幽州人
謂之舂箕即舂黍蝗類也詵詵眾多也薨薨亦眾
多也揖揖會聚也上文言振振後又言繩繩又言
蟄蟄皆是言子孫之眾多也振振【毛氏】以為信厚

繩繩以為戒慎蟄蟄以為和樂【歐陽】以為不然振
振者羣行也繩繩者齊一也蟄蟄者會聚也【左氏】
傳均服振振【杜元凱】注云振振盛也故歐陽以振
振為羣行之貌
【黃曰】螽斯蝗蟲之類爾以蝗蟲之微物而乃取喻
於后妃疑若不倫然詩人之意但取其意不必以
蝗蟲而嫌之耳如【狼跋】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
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以周公多才多藝而詩人
取喻以為狼無乃比周公為禽獸乎不然詩人亦
取其合於德如何耳如關雎鷙鳥而比於后妃亦
取其德之合也【草蟲】之詩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蟴螽之類皆比於婦人詩人取喻類多如此
孔子曰小言害道小辭害理關雎興於鳥君子取
其雎雄之有別鹿鳴興於獸君子取其得食之相
呼若以鳥獸之名而嫌之則不可行也觀此則可
知詩也已

【補曰】詵詵衆多貌振振〔毛氏〕以爲信厚亦以詩文
無之〔杜元凱注左傳〕均服振振云盛也薨薨羣飛
之貌繩繩不絕之貌毛氏以繩繩爲戒謹亦費辭
也揖揖蟄蟄其解釋未詳要之亦見其會聚之貌
與子孫衆多之意耳此皆先儒之遺論而予之所
自得於此詩獨在於宜爾二字夫詩人三章而三

歎之曰宜爾云者不言其事而寓其意也作序以
不妬忌形容之蓋謂后妃之不妬忌則宜其子孫
之衆多也詩人無不妬忌之意但言宜爾則其旨
深矣如宜其室家皆當以此類推

桃夭〔於驕反〕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
時國無鰥民也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
有蕡〔浮雲反〕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李曰】此詩蓋言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皆后妃風化
之所致也以后妃之不妬忌而乃能使天下之人
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孟子〕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
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以太王之於姜女能盡其爲夫婦之道故能使
內外皆無怨曠之男女今后妃能盡后妃之道無
嫉妬之心故衆妾皆得以進御於君而當時周南
之國亦皆化之而無怨女曠夫遂至於昏姻以時
也王氏謂禮義明則上下不亂故男女以正政事
治則財用不乏故昏姻以時〔龜山〕以爲不然蓋男
女以正昏姻以時此乃是不妬忌之所致非緣政
事之治也后妃能躬行於上則周南之國皆聞風

而化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此乃政事
然也越王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者此亦
政事然也惟其出於風化故有不待政令而人樂
從之矣〔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女人五十
無夫曰寡則是六十無妻然後謂之鰥民也〔孔氏〕
曰鰥寡之名以老爲稱其有不得及時爲室家者
亦曰鰥若舜年三十不娶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是也夫舜年三十不娶亦稱鰥則是非六十無妻
然後謂之鰥男子自二十一至二十九則爲盛年
女子自十五至於十九亦謂盛年過此則爲失昏
姻之時矣○夭夭〔毛氏〕曰少壯也〔說文〕云以夭字

從而從夭則是爲少盛貌桃之少壯則其華灼灼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花不復灼灼矣桃之少壯則其結實必大也若非少壯則雖結實不復大矣桃之少壯則其葉蓁蓁然而盛若非少壯則雖有葉不復蓁蓁矣此言婦人得盛時而嫁也歸者言婦人旣嫁曰歸之子于歸則室家皆得其宜也家室亦室家也〔王氏〕謂宜其室家先女而後男男下女也宜其家室先男而後女女下男也夫婦正也此非也家人言一家之人豈以爲宜也〔孔氏〕以家猶夫人猶婦此又不然如大學之言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則家人爲一家之人灼灼其

華〔毛氏〕以喻女之少壯也此其說得之矣至於有蕡其實則曰方嫁之時非但有華色亦有婦德雖未得詩人之意亦未爲害理若夫言其葉蓁蓁則爲婦人形體浸大其說非也夫以婦人形體浸大亦何足以形容婦人之美乎鄭氏於葛覃之詩以葛之覃兮喻婦人之形體浸大毛氏於此又以爲婦人形體浸大皆非善形容者矣孔氏以三章上二句爲男女以正下二句爲昏姻以時然觀此詩男女以正昏姻以時皆總見於三章之中不必分別也蓋所言昏姻以時非指春秋之時而言之也不過言[illegible]女得盛時而昏姻耳而〔孔氏〕謂仲春得

昏姻嫁娶之正時〔王氏〕以謂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若如所言則何彼襛矣之詩曰華如桃李豈是直言桃李之盛時乎孔氏王氏之說非矣

〔黄曰〕人君之治有出於政事之所及者有出於風化之所及者是以月令與周禮所載農功之事是政事所及也七月豳風所言農桑之事是風化之所及也故周官媒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越王時女十五而嫁男二十而娶是皆政事爾后妃不妬忌於深宮之中而天下之男女皆自各得其正各及其時豈爲政事之所及乎故作序者曰后妃之所致也致當如致師之致爲之於此而彼自至也

后妃豈能家至戶曉而諄諄喻之哉閨門之躬行而天下之自化非有法令以驅之也孟子述古公亶父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是亦此詩之意歟今桃夭三章不特言其昏姻以時而亦言其男女以正自其及時言之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又曰有蕡其實又曰其葉蓁蓁皆只形容其及盛年而嫁耳先儒或以灼灼其華喻婦容有蕡其實喻婦德其葉蓁蓁喻形體浸大非詩人之意也詩人之辭豈若是其膚淺哉曰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又曰宜其家室又曰宜其家人此則形容其男女以正之義也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

毋國人皆賤之非所謂宜也如蝃蝀詩言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如古人戒奔詩曰
聘者爲妻奔則妾不堪主事奉蘋蘩此皆非所謂
宜也大學云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則知宜
之一字亦不輕矣先儒說此一篇只見昏姻以時
而不及男女以正之意予故表而出之

兔罝（子邪反）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陟耕反）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李曰】言后妃既能盡其德於上故天下之人莫不
好德賢人衆多也當時兔罝之賤亦皆肅肅而欽
此所以見賢人衆多也兔罝微者也故詩人舉微
以見著則賢人可知而王氏以謂莫不好德賢人
衆多雖不賢不害好德所謂賢則賢於人者也則
是莫不好德謂人皆好德也賢人衆多則是有賢
者有不賢者非也豈有好德之人而不爲賢耶○
爾雅曰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
之也丁丁椓伐木聲也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亦
是伐木椓也椓擊也中逵九達之道也郭璞云四
道交出復有旁通謂之逵中林則又隱矣夫兔罝
之人微賤如此爲兔作罝躬自椓木其聲丁丁然
以爲鄙賤之事而甚能恭敬其亦賢矣中逵人所
見之地肅肅可也以中林無人之地猶且恭敬則
其人可知矣常人之情有人則作無人則輟小人
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
善而著其善惟賢者則不然不以有人而作不以
無人而輟其處幽顯皆如一致惟其賢也故下文
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赳赳武貌言可以爲公侯
之干城也可以爲公侯和好其仇讎也可以爲公
侯之腹心也如冀缺耕於野夫婦相待如賓胥臣
薦之於文公而用之如郭林宗之危坐遇雨而好

學卒爲名卿以見肅肅可以爲名臣也故上文言
肅肅兔罝下文言公侯干城下二章皆然以見肅
肅可以爲干城可以爲好仇可以爲腹心也【歐陽】
以謂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大德可任以固
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
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
國有出兵攻伐則有可用爲策謀之臣人之才智
如此則可以爲周南賢臣而乃使在田野張罝椓
伐則是賢者困於微賤周南之君爲可刺矣然詩
之意則言賢才之多以見兔罝微賤之人猶見恭
敬以爲公侯之臣如伊尹起於畎畝之中傅說起

於版築之間非有他意也歐陽又以爲賢才衆多亦不過有三數人而已此又失之泥也夫所謂賢才衆多亦如堯舜之時比屋可封桀紂之時比屋可誅堯舜之時豈無小人乎桀紂之時豈無君子乎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亦不當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歐陽又云椓伐事之小者何用致敬此又不然人之存心出於恭敬則事無小大皆當恭敬豈可以小而忽之哉歐陽公之言未之敢信

黃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失其義獨歐陽公出而辨之其辨誠當矣然歐陽之說亦於詩人本義未安也諸家以張罟捕兔爲微賤者之事今其人亦

能肅肅而敬其椓伐之聲亦能丁丁而和是雖兔罝之夫亦有賢人之德惟其賢也則可以爲公侯干城可以爲公侯好仇可以爲公侯腹心是肅肅兔罝之人可以爲赳赳武夫之用也歐陽公辨之以爲士之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固守其國扞城其民又能交鄰國而和好其仇怨且可以爲腹心之用有賢如此弃之田野張罟椓伐躬鄙賤之事則周南之君可以刺矣此歐氏之說又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猶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而使姦民不可犯此又淺失詩人之意也陳少南從歐陽氏說李迂仲從諸家說迂仲又言冀缺之敬可以爲名臣草野之夫可以享天心於是信兔罝之人可以爲干城之用然古人如伊尹如冀缺之賢者寧有幾人周之多賢不如是之遺逸也如迂仲與諸家之說則失賢人衆多之意如歐陽氏少南之說則又終篇無賢人之義竊嘗靜觀詩人之辭意最爲簡直但學者不察耳詩人欲形容賢人衆多故託於肅肅兔罝赳赳武夫之兩事爲證非謂若此可以爲此也非謂即此可以喻彼也天下惟至賤者敎化所難及至暴者氣質所難變兔罝之術不仁武夫以勇力自持此皆風化之所難至者也今兔罝之

人感文王后妃之風化而亦有至誠恭敬之心勇暴之夫感文王后妃之風化而亦有愛民忠君之德設此兩端以見賢人衆多而風化之所及人者深耳兔罝之人固難乎其敬也今不惟施於中逵而然施於中林亦然豈非兔罝之所難乎武夫之勇固難乎其可用也今也不惟能扞城其民而且能交鄰國之歡以爲公侯腹心之臣豈非武夫之所難乎此風化之所及而賢人衆多之效也噫騶虞知仁者衆矣公子信厚者衆矣皆兔罝一詩之意也臆說如此未必能得詩人之意姑存之云

芣（音浮）苢（音以）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采采芣苢薄言袺結音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李曰諸家之說多以和平爲天下和平惟(程氏)皆以爲室家和平其以和平爲天下和平者則以天下未治兵革不息爲婦人者我躬不閱奚暇樂有子也然觀周南之詩自關雎以下其言不妒忌皆是總上文不妒忌之辭惟其后妃不妒忌故衆妾得以有子爲樂天下化之亦以有子爲樂也故和平當一曰室家和平也○芣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

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所得采也(郭氏)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陸機)云一名馬舄一名車前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煑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產難故婦人有子則采之也采采者言采之不一也薄(毛氏)以爲辭(王氏)以采采非一采猶言薄言采之者采之無數也然詩言薄言追之薄言震之如薄澣我衣薄污我私澣者用功淺謂之薄可也煩摺之功多則何以薄言之乎如薄言旋歸歸豈有厚薄耶有者有此芣苢也采之已得於是掇拾之也(孔氏)以謂二章言采時之狀或掇拾之或捋取之既捋取芣苢而又袺之襭之袺謂手執之而不扱襭則扱之於帶中也(孔氏)謂有者已藏之稱於首章先言有之者欲急明婦人樂采而有子也孔氏以爲已藏非也所謂薄言有之者但得此芣苢之菜耳觀此詩則知詩人可謂善形容者如(桃夭)之詩先言桃之夭夭灼灼其華然後言之子于歸(摽有梅)之詩先言有梅其實而後言求我庶士皆先言桃夭與梅實而後繼之以本意此詩但言采采芣苢而樂有子之意自見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黃曰以和平說者以爲天下和平(范仲)以爲不如程氏曰家室之和平予以爲始於家室之和平而極

於天下之和平二說一說也(易)曰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后妃不妒忌於閨門之中而風化及於天下之夫婦豈非有以感人心而然乎和平之效則見於風雨時五穀熟人民富此皆其大者也詩人捨此不言而言婦人樂有子何哉蓋人倫廢政教失則人皆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之辭有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之辭嘗涵詠芣苢一詩見其章句簡短不待形容譬喻之辭而但見其樂采芣苢而已大羹元酒淡乎無味而有遺味朱弦疏越寥乎希聲而有遺音竊嘗三復此詩蓋喟然而歎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尤於此詩而見之也言有

盡而意無窮眞一唱而三歎歟故序詩者不曰美
后妃不曰后妃之化而曰后妃之美是亦形容不
盡之意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於南國美化行乎江
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李曰】漢水出興元府西縣嶓冢山東流漢陽軍彌
大別山南入於江江水出茂州岷山東流至蘇州
許浦入海〈禹貢〉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流爲
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
彭蠡大別之東彭蠡之西乃江漢合流之處此章
言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作詩
者已是在江漢合流之處也文王之化及人也深
而當時之婦人能守以正無思犯禮夫人之淫泆
與刑之所不赦彼畏刑罰而不敢爲淫泆之行者
然未必無其思惟其被文王之化旣深則非獨無
犯禮又且不萌犯禮之思〈論語〉曰克伐怨欲不行
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克伐怨欲雖曰不行但可以爲難然胷中未必無
克伐怨欲之思惟其無克伐怨欲之思此可以爲
仁矣周南之婦人能無犯禮之思足以見文王之
化及人之深矣〈孔氏〉云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求而不可得此由德廣所及也據此詩言婦

人所守者正潔之行是無思犯禮指婦人而言之
也非據男子而言之也說者以謂文王之化徒及
於周南之婦人所謂男子未必無犯禮之思遂以
爲文王之化所及者淺是大不然無思犯禮是因
一男子見婦人游於漢上欲從而娶之求之而不
得非男子盡然也〈鄭氏〉謂紂時淫風徧於天下惟
江漢之域先受文王之敎化所謂南言化自北而
南以見文王之化所及者遠非是南國先受文王
之化也

【黃曰】按〈禹貢〉江漢在荊州之域嶓冢導漾東流爲
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李迂仲〉謂作此詩在江漢合流之處要之皆荊州
之域不必如是說也此正文王風化自北而南之
時說者謂芣苢以前之詩皆后妃之風至此則言
文王之化者江漢周南之遠地也惟其地之遠者
故以文王言之〈伊川〉謂文王能行周南之道故取
文王之詩繫於周南之末予以爲后妃之化即文
王之化不必爲是區別也居周南者因漢水而起
興故作漢廣之詩猶鄭以溱洧名篇陳以宛丘名
篇也曰德曰道曰化亦無異義自文王言之則謂
之德謂之道自其所及者言之則謂之化文王以
閨門之風而及於江漢之遠非其德之廣大安能

及此哉(鄭氏)謂男子犯禮而往女子將不至故曰
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如此則文王之化止能
及婦人而已(适仲)謂作詩者是因男子見婦人游
於江漢欲從而娶之求之而不可得非男女盡然
此與鄭之說甚不相遠夫詩人之設辭而說者以
爲實辭宜其失詩人之意也詩人形容江漢之游
女無犯禮之思故設辭以爲女子之貞潔雖求而
不可得耳豈果有是事哉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

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反)之子于歸言秣
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李曰)休息(古本)或作休思今當且作休息夫木固
有可息之道今不可息者以其喬故也女固有可
求之道今不可求者以其正故也其言不可求思
程氏謂不可以思求此泥於序所謂無思犯禮也
夫思者語辭如所謂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斁
思皆是語辭也泳者潛行爲泳(鄭氏)曰水底行也
方(論語)曰乘桴浮于海即此是也(孫炎)曰方水中
爲泭筏也桴編竹木大曰栰小曰桴漢水有可潛
行之道而不可泳者以其廣故也江有可乘桴之

道而不可方者以其永故也此亦是南有喬木不
可休息之意夫漢上游女至易動也又況游行之
地非在閨門之內傅姆之側也今也能守貞潔之
行而不可求則當時之女可知(孔氏)云(內則)云女
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則貴族之女也庶人
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漢
上之女也其言甚善惟以女子不可求以喻漢廣
之不可泳江永之不可方苟惟犯於非禮則如(匏
有苦葉)之詩曰深則厲淺則揭深厲淺揭惟吾所
欲爲不顧禮義之如何耳翹翹薪貌錯雜也楚在
雜薪之中吾欲取其翹翹者而刈之蔞即薪也蔞

(爾雅)云購蔏蔞(郭璞)云蔏蔞蔞蒿也於雜薪之中
而取其翹翹者以比衆女之中欲取其貞潔者也
惟其欲取其貞潔者故我欲得之爲室家我則秣
馬以聘之矣又思之而不可得也故又繼之曰漢
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觀此則知
周南之婦人其貞潔如此雖當時男子有翹翹錯
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意以其貞潔
不可求而止遙想其貞潔之行使人望而畏之而
恭慢之心不可復作觀此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
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想見當時之事也昔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

東海欲劉説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嚴君平在蜀李強欲辟爲從事終日言而不敢語是二人者瞻其容望其貌使人無有易慢之心亦士大所難能也今周南之婦人亦能如此則當時士大夫亦皆有尹翁歸嚴君平之風矣三代之風所以直道而行非後世所可得而歸歸也

黄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休非不可休也見喬木者自無休息之心也漢上之游女正而不可求非不可求也見游女者自無犯禮之意按詩中凡曰

思者皆是語辭然亦不可執辭而求詩當隨其篇意而求之也序言無思犯禮而詩人反復言之亦必有説水可泳也見漢之廣者自不復有泳之之思水可方也見江之永者自不復有方之之思釋文曰潛行謂之泳泭筏謂之方此如游女可以禮求不可以非禮犯故復喻之曰衆薪錯雜也我欲得其尤翹翹者如江漢游女我欲得其尤美者纔之曰言秣其駒言秣其馬謂是子若歸於我當以正禮親迎之也於是復陳其不可犯之實歐氏謂秣其駒秣其馬如所謂雖爲執鞭猶欣慕焉如此則是已有淫慾之念矣夫人惟其顧禮義也則曰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至於不顧禮義則深厲淺揭惟其所欲而尚奚所懼哉文王之時以漢上之游女猶不可犯則其風化之美可知故美化行乎江漢之域噫政令不足以歐人而禮義足以感人王烈之里有盗牛者主得之盗請曰刑戮是甘乞不與王彦方知也故節義清修之士且足以爲人之感服不仁者不敢入其門不義者不敢至其廬況文王后妃風化之美則江漢之域無思犯禮豈不宜哉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李曰汝水出汝州天息山東南至蔡州褒信入淮周南之水也孔氏云汝墳之國皆以汝墳之涯表國所在猶江漢之域非國名也其説得之按爾雅云汝爲墳墳大防李巡曰墳謂涯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是知所謂汝墳者乃汝水之側有防也爾雅又云江有沱河有灉汝有墳郭璞云詩云遵彼汝墳則以此汝墳爲濆汝所分之地有美地因謂之濆孔氏云伐薪宜於涯岸大防之上不宜在於汝濆之間是知墳字當從土不從水也婦人能閔其君子夫閔其君子婦人之常也如伯兮之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驅非不閔其君子也如小戎之

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亦
非不閔其君子也惟能閔其君子而勉其夫以正
然後爲婦人之賢婦人者知有家事而已豈知有
王事哉今也婦人於王事不可不勉非賢能如是
乎於此可見文王之化其盛如此
黃曰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此人倫
之所由始也然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已定則夫
婦之愛豈得加於君臣之分乎是理也惟知道者
能知之知室家之可懷而不知君臣之分不可易
此婦人之常也如伯兮之詩曰伯也執殳爲王前
驅小戎之詩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非不閔其君

子而不能勉之以正也文王之化造端於夫婦而
極於君臣之際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天
理之所感發而化及於汝墳之婦女雖當力役慘
酷之時而汝墳之婦人能以君臣之分勉其君子
曰猶勉之以正猶云者謂疑非婦人之所能而亦
能正之也如以王姬而執婦道則曰猶執婦道以
亂世而惡無禮則曰猶惡無禮亦是此意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反)如調(張留反)飢遵
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旣見君子不我遐棄魴(符方反)魚
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李曰枚曰條肄曰枚斬而復生曰肄孔氏云惄之
爲訓本爲思耳如惄焉如擣是也爾雅曰惄飢也
不如孔氏以爲思調飢王氏曰飢而又飢飢之甚
也如王肅則以此爲大夫妻肅之說徒見序言婦
人能勉其君子旣謂之君子遂以爲大夫妻然觀
詩人之所言伐其條枚是以婦人親伐薪安得以
爲大夫之妻乎故歐陽公以爲周南大夫之妻出
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以知已之君子之勞苦
則不可爲親伐薪也然觀詩之文往往是親伐薪
之辭王氏以爲庶人之妻其說得之蓋其婦人稱
其夫爲君子此其常也今曰君子亦猶稱良人也
播閒之良猶稱夫爲良人則庶人之妻以夫爲君

子有何不可伐其條枚以言已之伐薪之勞足以
見夫之勞也未見君子則思其夫而其心如飢言
其思君子切也旣見君子不我遐棄言幸而得君
子之歸不死於征役不遠棄我也魴魚養生經曰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魴魚至於尾赤足以見
魚之勞也左傳曰如魚赬尾衡流而彷徉見哀十
七年杜元凱注魚勞則尾赤喻蒯聵不得其所說
文曰魴赤尾魚字林亦曰赤尾魚晉安海物記曰
橘鼠魚猶今之魴魚其尾赤其鬛似橘觀此數說
其實言尾之本赤也彼徒見有魴魚赬尾之文遂
以爲魚尾盡赤而不知魚勞然後尾赤也王室如

燬以見紂之淫虐其政如火不可嚮邇也雖紂之
威虐亦不可以征伐之故遂避紂之征伐以貽父
母之憂矣遂告之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說者多
以父母爲文王夫以文王之化行乎汝墳去文王
爲遠安得以爲孔邇乎觀此則知文王之化非獨
能使士大夫從於征役以勉於王事亦能使婦人
勉其夫以正此足以見文王之化盛也如北門之
詩曰室人交徧讁我室人交徧摧我北門大夫之
妻固異乎汝墳之婦人矣至於北山之大夫役使
不均詩人有曰或燕燕居息或息偃在牀或不知
叫號此北山之大夫固已懷怨望之心又異乎北

門之大夫矣北山之大夫不及於北門之大夫北
門大夫之妻不及於汝墳之婦人以此見王化之
衰日甚一日可勝歎哉
【黃曰】此一篇說者不同鄭氏謂夫人不宜伐薪而
今伐薪賢者不宜處勤勞而今處勤勞然臣之事
君勞而不怨今曰不宜勤勞是有怨之之意也豈
所謂猶勉之以正之義乎歐陽公又謂周南大夫
妻出見汝水之岸以伐薪者爲勤勞之事則亦念
其君子以國事奔走於外其勤勞亦可知此說亦
未盡陳少南則謂合木爲薪有昏姻之義故伐其
條枚云者因見人之伐條枚而思其昔者在家未

嫁之時思見君子如調飢之切伐其條肄云者因
見人之伐條肄而歎其已嫁之時初謂之夫不可
遠棄如是則亦果有怨之之意也李迂仲又辨以
爲庶人之妻非大夫之妻子安以爲詩人之意果
不在此詩人之言甚近而學者求之於遠宜其不
足知詩人之情也蓋此篇之意其所以起興者皆
在於條枚條肄之句枝曰條榦曰枚旁之斬而明
年復生曰肄託此以見其行役之久也方其夫行
役之時見其人之伐其條枚則思念之情已不能
自已今又見伐其條肄矣歷時若是之久矣庶幾
見其不遠棄我也詩人之意大抵如此黍稷方華

意不存於黍稷而在於記其去之時有敦瓜苦意
不在於瓜而在於言其行役之久伐其條枚伐其
條肄蓋言其歲復歲而君子行役之未歸也意豈
在於伐薪之事哉魴魚赬尾王室如燬歎魴魚之
猶得其所而王室之酷烈如焚燬之可畏此皆閔
其夫之辭復勉之以正而喻之曰臣之於君猶子
之於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雖不君臣不
可以不臣勞而不怨何況於敢叛乎故曰父母孔
邇以父母甚邇之理而喻之此勉之以正之義諸
家以父母爲文王鄭氏謂恐害及父母歐陽公以
父母之邦當自宣力此數說皆非詩人之意嘗論

之婦人之情知有家未必知有國知有夫未必知
有君今汝墳之婦人旣能閔其夫以盡夫婦之情
復勉其夫以全君臣之分文王風化之美至此極
矣非以道化民者能如是乎故曰道化行也竊嘗
觀見民之欲歸文王愈勤而文王之所以事商者
愈至此以見出乎誠然而不欲一毫之僞介乎其
閒至誠之理可以動金石可以化豚魚而何於汝
墳之婦人疑之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illegible]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
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麟之趾[illegible]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
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李曰〕〔劉氏〕以應爲效非爲瑞應蓋以關雎之化行
至使衰世之公子皆信厚以此見化行之效也衰
世者指紂之世也以紂之世風化旣衰矣而公子
又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
知懼宜其不能信厚今也公子皆能信厚而無驕
奢淫泆之行以見天下之人無犯非禮也蓋公子
貴驕猶且如此則他可知也詩序言公子皆信厚
如麟趾之時也所謂如麟趾之時亦如關雎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指作詩者而言之也〔孔氏〕所謂如
古致麟之時觀麟趾非謂致之之時但以麟比與

公子非是取麟之祥瑞也○趾足也振振信厚也
定額也公姓〔毛氏〕曰公同姓也麟趾之詩說者不
同惟〔黃太史〕以謂麟有趾而不踶麟哉麟哉有定
而不抵麟哉麟哉有角而不觸麟哉麟哉今之人
以一朝之忿觸人滅身辱親嗚呼人中有獸獸中
有人趾所以踶之也麟之趾則不踶定所以抵之
也麟之定則不抵角所以觸之也麟之角則不觸
亦猶公子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宜其貴
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侈而侈自生今也染文
王之化而乃至於信厚以公子之貴而乃與士大
夫貧賤者爲比豈非化之盛能如是乎故託喻於

麟焉下文繼之曰于嗟麟兮以見公子之如麟也
詳觀此說則知黃太史深於詩矣

〔黃曰〕先儒以麟爲瑞應謂關雎之化行則有麟瑞
出而爲之應其怪誕不經歐陽公已辨之矣然歐
陽公又謂同姓之親有信厚之行足以輔衛公室
如麟有足有角有定以輔衛其身夫詩但言公子
信厚未嘗有輔衛之意則亦未免失之鑿矣〔少南〕
謂麟出於上古風俗淳厚之世今公子之信厚如
上古有麟之時然詩書稱堯舜文武之盛未嘗稱
其致麟之事借或有之則序當曰如麟出之時不
當曰如麟趾之時也〔黃太史〕曰麟有趾趾不踶麟

哉麟哉麟有定定不抵麟哉麟哉麟有角角不觝驕自生富不與侈期而侈自至以公子之貴而有信厚之行此人之所難也故托麟以爲喻言之不足而嗟歎之以見其形容不盡之意云爾然則作序者謂如麟趾之時何歟曰作序者以爲欲觀關雎之化觀於公子信厚如麟趾之時斯可矣時止是言公子信厚之時其文自曉而又何疑於此哉噫公子至難化也衰世之公子尤其難化也今文王能使商之公子從周之信厚故太史編詩而序曰關雎之應也噫天下之理不誠未有能動而誠

之至者爲之於此而自應於彼雖非形跡所及而蓋有默然感通者蛟伏於淵卵化於岸氣相感也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聲相應也后妃和順於深宮之中而能化衰世之公子周南之化至此極矣故編詩者以麟趾之詩繫於周南之末而謂之關雎之應夫作關雎麟趾者雖非一人而其所以相應者固自有至理存焉學者當以太史編詩之意觀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

召南鵲巢詁訓傳第二　國風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下孟反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李曰有國家者成之甚難壞之甚易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毀之而有餘譬如作室經營之功非一日而成至於傾毀則不待數日焉其所以成之者以其積累之難也其所以壞之者以其不知積累之艱也故序以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言國君積累之難也如此而夫人安而有之不可以其安而有之遂忘積累之難也

其曰德如鳲鳩者歐陽以謂鳩之種類最多居鵲之巢鳩諸家或以爲布穀或以爲戴勝與鳩大異此序詩者之誤也

黃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未盡其意謂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如鵲之有巢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如鵲巢而鳩居歐陽公李迂仲陳少南亦謂鳩最拙不能營巢而居鵲之成巢然以物理推之鳲鳩無居鵲巢之理詩人止是取二物以爲比喻言惟國君積行累功故能致爵位惟賢女有夫人之德故可配國君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

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李曰維鵲有巢以譬國君之積行累功以致爵位也維鳩居之以譬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也言鳩居鵲之成巢亦如夫人起家處夫人之位也方有之也盈鄭氏云盈滿也盈者衆媵姪娣之多也百兩御之御迎也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皆以一乘爲一兩謂之兩者風俗通云以爲車有兩輪馬有四匹故車稱兩馬稱匹也百兩御之言夫家以百兩迎之也百兩將之以言父母之家以百兩送之也百兩成之言成之爲夫人也孔氏云是子有鳲鳩

之德其往嫁之時則夫家以百兩之車往迎之言夫人有德禮儀具備謂有鳲鳩之德其說固非矣其曰禮儀具備雖爲無害亦未得詩人之意歐陽以謂禮之盛亦未爲當矣詩人言之子于歸者蓋言婦人歸時其夫既以夫人百兩之禮迎之矣父母又以百兩之禮送之矣其嫁之時又以夫人之禮成之矣是所謂起家而有之也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爲諸侯者必其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富貴國君雖能之矣亦由夫人不危不溢然後能保其富貴則知內助之不可無也如此非獨天子然也

黃曰於是形容之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意不在於鵲巢鳩居但以爲維鵲能有巢維鳩能居巢鵲善營而鳩善守故也詩人之辭未必有是事也而姑寓其意者當不以辭害意也曰維鵲維鳩其意自可見曰百兩御之是願以百乘之車迎之其樂得賢女以配國君之意如此諸家以爲女子之嫁而夫家以百兩之禮迎之女子之家以百兩之禮送之將送也及至其家又以夫人之禮成之予以爲不然將只是將其厚意之將是皆詩人欲盛其車服以待之以見其樂之之心云耳味鵲巢一

詩蓋與關雎之義同關雎之詩未嘗言后妃之德而言詩人欲以琴瑟友之欲以鍾鼓樂之則后妃之德可知鵲巢之詩未嘗言夫人之德而但言詩人以百兩御之成之將之則夫人之德可知后妃之德宜如關雎夫人之德宜如鵲巢二詩爲二南之首聖人之意深矣

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李曰夫人不失職言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也禮

記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又載國君出夫人之辭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臣某敢告執事觀其取夫人則以祀宗廟社稷爲辭其出夫人則以不能事宗廟社稷爲辭則知夫人之職惟在於奉祭祀矣惟能奉祭祀則稱其職故以爲不失職也○蘩爾雅孫炎云白蒿也然則非水菜此言沼沚者謂于旁采之也下文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水中也言采此蘩用之以備公侯之事事者祭祀之事也如春秋書有事於太廟皆言祭祀也公侯之宮宮廟也如春秋書立武宮者此說非也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故采蘩所以用之於公侯之宮以備祭祀之事鄭氏謂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被首飾也鄭氏按少牢禮云主婦髲鬄少牢作被裼注云被裼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左氏以爲呂姜髢是也方其爲首飾也則僮僮而竦敬所以夙夜在公蓋當視濯漑饎爨之事無不敬也及祭祀既畢則服首飾祁祁然而舒遲故薄言還歸鄉黨之篇載夫子之禮儀曰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則逞顏色怡怡如也方

其升堂則屏氣似不息及其降等則逞顏色而怡怡夫子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以爲盛德之至今夫人當祭祀之時則服首飾而竦敬及其祭祀既畢則服首飾而舒遲亦以見動容周旋中禮也若夫人者可謂賢矣王氏之說以爲荇之爲物其下出乎水其上出乎水由法度之中而法度之所不能制以喻后妃也蘋之爲物能出乎水上而不能出乎水下藻之爲物能出乎水下而不能出乎水上制於法度而不該其本末以喻大夫之妻也至於蘩則非制乎水而有制節之道以喻夫人也于沼于沚于澗之中則可以爲河洲之類而皆未及乎河洲之大蓋謂夫人之詩則言采蘩于沼沚之中后妃之詩則言采荇于河之洲必有高下之辨是數者皆穿鑿之學也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夫社者以其所宜木爲之故夏后氏以松商人以柏周人以栗不過隨所宜耳其曰使民戰栗此以見穿鑿之學也今此言采荇采蘋采蘩之類皆言祭祀之物于沼于沚于澗之中在河之洲亦不過指物之所在耳初無他義也而王氏有荇蘋蘩藻沼沚澗洲之別是其穿鑿無異於宰予也

黃曰禮記往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

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則知奉祭祀者國君夫人之職也而必曰可以奉祭祀何哉人惟無愧於心而後無愧於祭祭不在物而在心心苟誠焉二簋可以爲享心苟不誠殺牛不如禴祭且蘩生於沼沚不待賢夫人而後能采之蓋蘩生於蠲潔之中而夫人能有蠲潔之德惟無愧於蘩而後可以采蘩夫祭祀非難而可以奉祭祀者爲難也觀采蘩一詩其辭簡其意直采蘩于沼沚而用於諸侯之祀事采蘩在澗中而用於諸侯之宮廟采之於彼用之於此而不可以少紊曰于沼于沚如所謂于豆于登其辭雍容和緩而不迫切則夫蠲潔

之德亦可想而見之也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者婦人之首飾僮僮者竦敬之貌當將祭之時而夙夜在公至於視濯漑省饎爨之時無不盡其齋莊之德又可想而見之也被之祁祁薄言還歸祁祁者舒遲之貌既祭之後而言歸祁祁其和易之德又可想見詠味此詩見夫人動靜周旋無不中禮非盛德之至安能及此哉嘗觀鄉黨一篇見夫子衣服有常節飲食有常度攝齊升堂則鞠躬如也出降一等則怡怡如也及觀此詩見夫人采蘩有常處奉祀有常禮將祭則僮僮而敬將歸則祁祁而和此豈勉強所能致乎作序者曰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可以云者是亦以夫人之德言之歟噫事親必若曾子而後可奉祭祀必若采蘩之夫人而後可左傳言可以薦鬼神可以羞王公此詩言可以奉祭祀皆有深意學者當自求之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喓喓(於遥反)草蟲趯趯(託歴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説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李曰】言召南大夫出行役而其妻能以禮自防蓋

其大夫在家而能以禮自防未足爲賢惟其大夫不在家而猶能以禮自守此其所以可尚也○草蟲爾雅曰草蟲負蠜郭璞云常羊也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爾雅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許慎云蝗螽也觀春秋所書螽即此螽也而本草拾遺則以爲阜螽江東呼爲蚱蜢陳氏破之阜螽與蚱蜢異蚱蜢所常有也阜螽遇災旱有之喓喓聲也趯趯躍也忡忡惙惙皆是憂也覯見也止辭也降下也言采其蕨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薇者山菜也陸機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

可生食伯夷所采者即此是古云草蟲鳴而阜螽
躍以見其類相從也(歐陽公)則以謂生於陵阜者
曰阜螽生於草間曰草蟲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
以阜草別之凡蟲鳴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推此
二物異類而相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
女之不當合而合爾非也蓋以類相從者如雲從
龍風從虎者也豈必專是一物哉如鵲巢之詩維
鵲有巢維鳩居之鵲則喻諸侯鳩則喻夫人此亦
是二物也而以爲取喻夫人諸侯爲匹偶詩人之
所與不如是之泥也(爾雅)曰草蟲鳴於上風阜螽
鳴於下風而風化足以見其類相從矣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孔氏)以謂婦人行嫁在塗未見君子之
時父母憂之恐其見棄已亦恐不當君子無以寧
父母之意故憂心忡忡然亦既見君子與之同牢
而食亦既遘君子與之卧息於寢(歐陽公)以爲不
然蓋以毛鄭之徒皆以爲未嫁之婦人觀此序言
大夫妻能以禮自防則是指婦人既嫁而言不可
指未嫁而言也言召南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爲
淫風所染故未見君子則惟恐失於禮既見君子
則其心可以降下也如(出車)之詩亦曰喓喓草蟲
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
止我心則降是詩亦是行役之詩則知此詩皆是

其夫不在故其憂如此婦人以夫不在則不爲容
如(伯兮)之詩曰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夫既歸則其
心必降下矣(鄭氏)謂求於夫者薄(程氏)謂陟彼南
山謂適於夫家言采其蕨以喻其求合於禮是皆
以在途爲言惟(歐陽公)以爲婦人之見時物之變
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故其采蕨采薇所
以感其時物之新以思其夫欲其歸也此詩惟歐
陽公爲得詩人之意惟是以阜螽草蟲爲非匹類
此固不可從其餘說當從歐陽公可也
(黃曰)詩人之情不可以言語求亦當近於人情以
揣之而已草蟲之詩說者不同生於草者曰草蟲

生於山者曰阜螽諸家以爲草蟲喓喓而鳴阜螽
趯趯而從異類而合非其所當合故詩人取之以
爲戒或以爲未嫁之時見物有以異類相從者日
夜自懼惟恐不能以禮自全夫序曰大夫妻而說
者以爲未嫁之女已失其旨矣或以爲大夫妻以
其大夫之行役而惟恐爲淫風所染因取此物以
自警焉古今皆從此說予獨以爲非也夫不爲淫
風所化者在我而已何至於以禽蟲自喻哉且以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爲懼感
於異類而憂念不已則其二章云言采其薇而我
心傷悲言采其蕨而憂心惙惙是亦恐爲異類所

感乎則其說不通矣詳觀詩文但直言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嘗言草蟲鳴而阜螽從之也詩人言此二物者記時候之變耳采薇采蕨其義亦然大夫行役之久而室家思念之切物情景態得於耳目之所接而傷時感嗟動乎心之所思草蟲鳴矣阜螽趯矣而室家思念之心於此動也如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蓋亦因物而感之耳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是因見采薇而動其憂念之心也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是因見采蕨而動其憂念之心也隨其所感動其所思日月之變屢至而大夫之役未還室家憂念之情其可已乎噫日月之陽女心之傷卉木之萋女心之悲此情之所不能已也未見君子而其憂念之情如此則既見君子安得不樂不喜而不自慰哉或曰所謂以禮自防者安在曰以禮自防非謂懼爲淫風所染而以禮制之也人情思極則易至於怨怨極則易至於叛召南之大夫妻雖憂念其大夫而不敢怨其上此無他畏文王之禮義而不敢爲非而以禮自防爾汝墳之婦人能勉以正殷其靁之室家能勸以義草蟲之大夫妻能以禮自防文王之風化至此深矣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之維錡(宜綺反)及釜(符甫反)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側皆反)季女

【李曰】大夫妻能循法度(鄭氏)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也○蘋爾雅云蘋萍之大者(郭璞)云今水上之浮萍也江東人謂之薸(左傳)云蘋蘩薀藻之菜陸璣云藻水草也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者道上流行之水(說文)曰潦雨水也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禮記)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觀禮記之所謂芼用蘋藻即此詩所謂采蘋采藻也禮記所謂教於宗室者即此所謂宗室牖下也方其采蘋於南澗之中采藻於行潦之水既得之矣遂盛之以筐筥之器既盛之以筐筥之器又烹之錡釜之中既烹之矣遂置之於大宗廟戶牖之下而祭也其主此祭者誰乎乃有齊季女也(王氏)以爲女既嫁然既嫁

爲大夫之妻安得稱女則知季女乃未嫁之女也然祭禮主婦設羹豈有齊季女而主祭設羹乎〔孔氏〕以謂成其婦禮非也詩人言婦人教成之祭主於此祭者何人也乃有齊敬之季女也教成之祭設此祭也惟其未嫁之時如此則其既嫁乃能循法度也〔蘇黃門〕曰未嫁而習之既嫁爲大夫妻則終身行之所謂能循法度〔孝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此卿大夫之孝也惟卿大夫之孝在於循法度故其妻亦當循法度禮記曰卿大夫以采蘋爲節采蘋以其能循法度也以此觀之則卿大夫與

其妻亦當循法度無違於禮也

〔黃〕曰此一篇諸家之說皆非而陳少南之說爲當〔鄭氏〕云女子十五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今既嫁爲大夫妻而能循其爲女時所學所觀之法度故曰能循法度也女子先嫁三月教之於公宮公室教之已成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故其詩曰于以采蘋于以采藻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蘇黃門〕亦謂未嫁而習既嫁爲大夫妻則終身行之李迂仲亦從此說夫序者以爲大夫妻說者以爲未嫁之女序者特言能循法度而說者以爲能循在家之法度

何其費辭也蓋其說以爲已嫁之婦則不當謂之季女不知女者婦人之通稱季者詩人之美辭曰季女云者猶所謂淑女也諸家既信淑女采荇采藻以供祭祀而不疑則又何疑於季女之采蘋采藻以供祭祀乎蓋其求於詩不見其循法度之意故以在家學禮之時爲說竊嘗詠味此詩見大夫妻能循法度不可紊亂采蘋於澗濱采藻於行潦盛之以筐筥煑之以錡釜奠之於宗廟之明處主之以齊敬之誠心〔陳少南〕謂采之有常地承之煑之有常器奠之有常室主之有常敬故謂之能循法度可謂得詩人之旨矣竊嘗論之人惟能不失

節於屋漏暗室之中而後能不失節於十手十目之地平居不能以恭敬自養而欲一旦無失節於禮儀方行之時雖勉強莊肅而未有不進退失度者也今采蘋之大夫妻奉祀之禮不差毫釐非能循法度而然乎此詩與采蘩之詩其義亦皆然采蘩所以爲夫人之主者特其用於公侯之宮耳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言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公〕三年周鄭交質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

義曰敬也曰昭忠信也是皆循法度之意
甘棠美召時照反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蔽芾非貴反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末反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反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李曰】爾雅曰杜甘棠郭璞曰今之杜棃爾雅又曰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以此觀之則知白者爲棠其赤者爲杕杜詩之所謂杕杜即赤棠也此甘棠乃白棠蔽芾毛氏以爲小貌歐陽破之曰召公本以不欲勞煩人故舍息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蔽者謂蔽風日也芾茂盛貌觀我行其野之詩曰蔽芾

其樗毛氏亦以爲始生之木非也言此甘棠之下召伯聽訟之所南國之人相戒曰此木勿翦勿伐勿翦勿敗皆是斬伐之意則知拜者亦是不敢殘害也說舍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深矣以召公之於南國其所舍之木而民相戒之以勿翦勿伐此豈有刑法驅之使然哉蓋民之愛召伯也深雖其茇舍之地而人猶不忍翦而去之則奉其教無有不致其敬也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猶敬其位道也然觀召公之於南國於所舍之地民猶不忍去之至於孔子乃伐木於宋豈孔子不如召公哉蓋以召公之得志天下皆知其賢故愛其甘棠而不忍伐孔子不得志天下之人莫知其聖雖木猶且伐之此不可以常理論也

【黄曰】竊意此詩作於武王分陝之後如何彼襛矣亦在於武王之時也何彼襛矣言齊侯之子則是侯國之事不得爲雅甘棠言召伯之教則以併附之召南且甘棠之詩言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說在文王時文王方爲西伯而召公亦稱召伯豈有是理按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皇甫謐以爲文王庶子則決非爲伯於文王時也此一篇大抵形容斯民思召伯之深而愛其所舍之木非

愛其木也愛其人也愛其人則亦愛其木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而南國之人不忍忘之及召伯既去而思其所舍之木相與思念相與告戒曰勿翦勿伐而毀傷之也是召伯之所舍也三歎三詠不能自已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遽敢加忍而毀傷之乎想其遺黎故老指甘棠以告其若子若孫而誦召伯所教使之世守而勿忘也據此只言是召伯聽男女之訟不忍重傷其民而舍於甘棠之下故國人說而思之云耳而作序者發明之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蓋謂斯民之所以思召伯者非止於不勞民力一事也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善

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吾觀召伯之教不惟當時
之不能忘而後世亦有所不能忘召旻之序曰旻
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觀後世之所思則
知當時之所愛也矣昭公三年晉侯使韓宣子來
聘公享之有嘉木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
植此木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若宣子者亦可謂自知也定公九年鄭駟歂殺鄧
析而用其竹刑君子因舉是詩以責之以爲思其
人猶愛其木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君子之以
責駟歂者是矣然以竹刑比召伯之甘棠者則過
也雖然召公所舍之木人猶不忍去之孔子大聖

人也而伐木於宋蓋宋人能伐其木而不能滲萬
世之俎豆南國思召伯甘棠於一時而學者思孔
子杏壇於萬世孰謂吾夫子之不幸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
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厭於葉反浥於及反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
何以穿我屋誰謂女汝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
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
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李曰】衰亂之俗紂之俗也文王之教既興則紂之
俗可以革貞信之教興則雖有彊很暴虐之男不
能侵陵貞潔之女男雖侵陵貞女而女終不肯從
惟其不能侵陵貞女此召公之所以聽訟而決斷
之也按禮記曰一成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
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
召公之爲伯乃是武王之時而此甘棠之詩與行
露之詩皆稱爲伯者亦當追稱之耳。厭浥行露
毛氏謂濕意也鄭氏謂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
夫家者言我豈不知當早夜成昏禮謂道中之露
大多故不行爾歐陽以爲不然男女淫奔豈更須
仲春合禮之月遂以行露爲非取喻言有露之時
不欲早行以其多露不敢行豈有爲淫奔之行哉

此說未善詩之大意行露乃是喻耳王氏雖以爲
取喻乃以謂露之爲物犯之則濡而天之所以成物
也禮之爲物犯之則污亦人之所以成物也故詩
人以露比禮行多露則人雖有夙夜之心而莫敢
犯者爲其濡故也國多禮則人雖有昏姻之心而
莫肯犯者爲其污故也行於露中則濡固然矣行
於禮安有所爲污耶犯非禮則污矣惟蘇氏以爲
我非不欲早行以其多露故不敢行女子非不欲
爲室家以其強暴有所不可此說得之矣惟女子
之自守如此故下文繼之曰云云此以見強暴之男
而不敢侵陵正女也王氏以謂雀穿屋以角而雀

實無角而誣易見鼠穿墉以牙而鼠有牙其誣難知此說不然龜山以爲鼠無牡齒誰謂鼠無牙謂無牡齒耳說文曰牙牡齒也則知龜山爲信陸農師又以謂雀有味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誰謂雀無角所以得穿我屋者非以角乃以味也誰謂鼠無牙所以得穿我墉者非以牙乃以齒也故取喻以爲女非無室家之道若謂無室家之道則何以速我於訟當時男子誣女子嘗有室家之約故雖召我獄其實誣之也惟召公能決其獄則誣罔者可以自明矣以男子雖召我獄而室家之道終不足以言不與汝爲夫婦也大學曰聽訟吾猶人也

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蓋不善聽訟者則巧辭者得以逞其姦木訥者無以訴其冤矣惟善聽訟者則無情者不得逞其志盡其辭無情者既不得盡其辭則有情者皆得盡其辭矣如所謂雖速我獄室家不足是所謂有情者得以盡其辭也按易之訟其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辨明也女子之訟正得訟卦之初六陰柔之卦今也女子爲強暴之男侵陵而女子不從以速我於獄今召伯聽訟終爲之斷其情豈非其辨明乎說者以文王之化徒及於正信之女而不能以善而化之乃使至於訟夫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固未能至於無訟然其風化自文王即位之始安能變紂之淫風而遽至於無訟乎爲是說者不足以病文王也

黃曰此詩雖在召公甘棠之後而乃在於文王之時或問曰子既以前一詩爲武王時作而乃復以後一詩爲文王之時可乎曰前後次第之失倫則後世之習非作詩者之罪也且此兩詩之意甚明特學者習而弗察耳據前一詩乃是召伯聽訟之時不忍重傷其民而舍於甘棠之下故南國之民思之而作甘棠而此一詩乃是爲召伯聽訟而作

是行露作於召伯聽訟之日而甘棠作於召伯已去之後則予謂此詩爲文王之時作不亦順乎曰子既以召公在文王時未嘗稱伯則此詩言召伯聽訟何也曰前詩言召伯所茇乃是詩人之辭此詩所謂召伯聽訟是乃作序者之辭如詩言文王則是武王成王時詩序言文王則是文王時詩亦無害也或者又曰文王時未嘗分陝而又有召伯聽訟之句何也曰分陝則無之而聽訟則有何不可詳觀此詩乃是女子自訴之辭謂予豈不早夜而行之哉恐多露之汚吾衣耳女子貞潔雖衣服猶恐占汚如淫奔之詩曰無感我帨兮恐其汚我

之帨也女子之貞潔如此而強暴之男乃欲侵陵之然事固有出於横逆之所加而不可以意曉者而惟明者能辨之雀有味而無角固也然雀無角而能穿屋誰信雀之無角乎鼠有齒而無牙固也然鼠無牙而能穿墉誰信鼠之無牙乎貞潔之女與強暴之男固無室家之道也然今乃速我於獄訟誰信無室家之道乎是其不可以意曉而惟召伯能明之故繼之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以見召伯聽訟之明也〔易〕之訟初六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雖小有言其辯明也行露之訟正得訟之初六之意歟蓋陰柔之卦乃初六也猶善柔之

女為強暴之男所迫以召伯之聽訟而強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非其辯明乎或問曰當文王之時關雎鵲巢之化行而猶有強暴之男淫奔之風何也曰當是時周家正信之教方興而商人衰亂之俗未殄此如一陽來復之時陽雖有當盛之勢而五陰猶未却以遯陽則草木之摧敗猶所不免自二南極而至於王道之盛則自復而臨自臨而泰之時也孔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人能片言折獄則巧辯者無所施其姦木訥者得以盡其辭然能聽訟而未能使之無訟則亦未足為風化之至故自

大車之序而觀之則行露之詩固已為召伯能聽訟之事自虞芮質成文王蹶生之詩觀之則召伯之聽訟又不若文王之使無訟也

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於危反）蛇（音移）委蛇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子公反）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李曰〕此詩言文王之化召南之國凡在位者皆節儉正直王氏云所謂文王之政者非獨躬行之教則亦有慶賞刑威存焉王氏之說以周南為聖人

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故其說經與周南而下召南觀孔子之言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則其所謂政者不務躬行之教不可也又嘗曰為政以德為政必本於德則政專在慶賞刑威不可也德如羔羊者言其在位之有德如羔羊之詩所言也亦如所謂麟趾之時也〔孔氏〕曰衣服多矣何以獨羔羊為裘按〔宗伯注〕云羔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亦如今言大夫之能羣而不失類行不阿黨然觀此詩言羔羊之皮素絲五紽言其節儉也下文言退食

自公委蛇委蛇言其正直也以羔羊爲裘而五總可以見其節儉非謂如羔羊之節儉也使羔羊果能節儉正直以爲德如羔羊猶可而羔羊未必耳何孔氏云爾者是求其說而不可得故爲是說也羔羊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是特辯其名爾詩之意蓋言以羔爲裘如羔裘晏兮亦是以羔爲裘故也羔亦名其爲羊也革毛氏以爲猶皮也說文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故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固不同類毛氏以革爲皮故孔氏以爲對文言之則異散文則皮革通也緎爾雅曰羔裘之縫也以爲五緎旣爲縫則五紽五總亦爲縫也諸家之說

五紽五總皆未甚分明故予竊以私意求之蓋謂五次縫之以羔裘之或紽或總五次縫之可以見其節儉也退者自朝之辭禮記曰朝廷曰退是也惟退爲自朝之辭則知自公門也鄭氏謂退食爲減膳從公爲正直順於事其說不通矣委蛇委蛇韓詩作逶迤毛氏則以爲行可蹤迹鄭氏則以爲自得之貌按左氏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委蛇者順於道則可逆於道則必折之左氏之意謂委蛇爲

自得也言召南之在位其心無邪故能雍容自得蓋人能平其心則無入而不自得其心不平矣安能雍容自得也詩言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雖不言其正直而正直之意自見此以見詩人可謂善形容者矣下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委蛇委蛇退食自公其意一同但便其韻也

黄曰詳觀此詩乃知二南皆是文王之風化初無淺深之辯序者曰鵲巢之功致蓋大其始於閨門而後及於在位此人倫既正朝廷既治之效也曰鵲巢之功致亦如桃夭言后妃之所致爲之於此而自化於彼豈有刑法之所驅哉德如羔羊先儒

以爲取其羣而不失其類公羊傳何休云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故詩人取而形容其在位者之德然觀此詩言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特言以羔爲裘而以素絲組之初非以羔羊比在位之德也其曰德如羔羊謂如羔羊之詩所言耳如關雎樂得淑女是關雎之詩樂得淑女也仁如騶虞是仁如騶虞之詩所陳者也則德如羔羊此義亦然鄭詩言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唐詩言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孔子鄉黨言緇衣羔裘則是古者以羔爲裘亦在位者之服今召南之在位者之服化文王之政躬自節儉不事華侈一羔裘而

五緎之不惡其儆也(鄭氏)又以退食自公爲減膳委蛇爲自得夫以委蛇爲自得則近之以退食爲減膳則非也詩人但言在位者退朝之時其出公門入私門有和緩之容無私交之行以見其正直之德耳蓋人惟心無欺故其進退無愧而容止可觀詩人不形容其節儉正直之事而特形容其自得之意則其德自可見(左氏)襄公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而穆叔知其必亡因舉退食自公委蛇委蛇之句以譏之蓋衛孫文子素無正直之心故其進退自無和易之容也吁文王躬行於閨門而化及於在位禮義之感人何其速歟楊綰清

儉一旦爲相而郭子儀爲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若楊綰何足以語文王之化而亦足以見禮義之感人動物如此之亟哉

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李曰〕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言奉使施命於天下不遑寧居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男曰室女曰家召南大夫之妻而乃曰室家者說詩者不可泥於一字之間也(毛氏)以召南之大夫爲召伯之屬(孔氏)云文王未稱王召伯爲諸侯之臣其下不得有大夫所謂召南之大夫非必召伯之臣也自陝而西而南方之國皆召南之大夫也

〔黃曰〕召南之大夫說者以爲召伯之屬然文王之時召公尚未分陝文王未嘗稱王召公爲諸侯之臣而其下安得有大夫或者問曰詩序言召南之國召南之大夫何也曰此特別其非周南之詩爾豈謂在文王之時召公已有其國已有其大夫哉以召南之國召南之大夫是後世作序者之辭而非當時作詩者之辭也故周南之汝墳召南之殷

其雷皆婦人被文王之化而知君臣之分閔其夫之勤勞而復以君臣之大義勉之則文王之化深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君(音真)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李曰〕殷雷之聲也南山之陽山南曰陽也側者山之左右也下者山之足也違者去也遑者暇也振振信厚也(鄭氏)謂雷以喻號令(揚子)曰鼓舞萬民者其惟號令乎鼓舞萬物者其惟雷風乎雷不一

風不再是以雷而喻號令也蘇氏以雷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而見亦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其説不如鄭氏至王氏雖以雷喻號令而以南山之陽謂宣明君之號令以南山之陽取喻明君其説不通王氏以謂在南山之陽謂明君之號令則在南山之足則明而晦矣此其説可以攻王氏之膏肓也上既言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既而在山之側既而又在南山之下此言雷之在此復在彼以見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在彼又在此以見勤於王事也下文繼之曰何斯違斯斯此也王氏以上斯爲君子下斯爲此不如鄭氏

皆爲此也言何以爲在此今又去此也以見不遑暇處之意奉使未嘗遑暇既在此又在彼其勤勞如此其妻又勸之以義曰信厚君子未可以歸見其妻賢也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即汝墳所謂婦人能閔其君子勸以義即汝墳所謂猶勉之以正也王氏則以爲此詩未若汝墳之盛故繫之召南王氏之説多生分別謂周南周公也故其詩乃聖人之詩召南召公也故其詩乃賢人之事遂以摽有梅不若桃夭小星之詩不若樛木殷其雷之詩不若汝墳者皆分別錙銖之輕重豈知詩人之意哉夫汝墳之勉以正殷其雷之勸以義蓋其義同其

辭則異耳

黄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鄭氏以爲雷喻號令蘇氏以爲在南山之陽不可得見亦猶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其妻思見之而不可得李迂仲以雷在南山之陽既而又在南山之側既而又在南山之下以喻大夫遠行從政既在彼又在此以見勤於王事然詳味此詩乃是興也非比也夫行者遇雨則思居者之安居者遇雨則思行者之勞此人情之所同然也召南之大夫妻聞雷聲在南山之陽因念其夫行役之勞曰何日至此南山之陽乎抑其已違此乎想其不敢違暇而少息於此也因聞

雷之聲而動其思念之情南山之側南山之下皆是一意但便其韻以協聲耳不必求其異義也振振信厚也既以情閔之復以義勸之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勉其以信厚之德而絶其思歸之念也夫君雖以虐遇我而不敢萌一怨心者惟信厚君子能之若大夫妻可謂能以義勸其君子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皆怨望之辭也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知閔其勤勞而不知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妻可謂不以家忘國不以情廢義不以私害公此實人之所難也而婦人有能之者昔王陵在漢母在楚漢

使至其母泣告之曰頗爲妾語陵善事漢王無以
妾故持二心遂伏劒而死吁有若是婦人也哉
摽（婢小反）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
得以及時也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
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旣反）之求
我庶士迨其謂之
李曰商紂之世風化旣衰男女淫奔故嫁娶多失
時至被文王之化衰亂之俗微正信之教興故男
女各得及時而嫁娶也桃夭之詩則言周南之國
男女各得其時此詩則言召南之國男女各得其

時以見文王之化所及者遠矣○摽落也迨及也
塈取也梅之落也始見其實之多其見在者有七
已而其實之少其見在者有三旣而則盡落矣故
頃筐取之於地毛鄭之説以迨其吉兮謂女子之
嫁宜及其善時善時謂年二十雖夏未大衰迨其
今兮謂其急辭迨其謂之謂男女之相奔不禁按
詩序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若
以爲雖夏未大衰則是旣失男女之時矣況所謂
男女相奔而不禁文王之化旣被召南則無有淫
奔之俗矣今尚相奔而不禁何足以爲文王之化
哉毛氏以爲男女相奔而不禁蓋泥於周禮媒氏

之云媒氏相奔不禁蓋禁下文若無故而不用令
者罰之而言之説者徒見媒氏相奔不禁之文謂
成周之政相奔者不禁是不詳考周禮之文也今
此詩所言者當從歐陽之説謂梅之盛時其實落
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
落矣詩人之意以摽有梅爲戒言盛年難久當及
時求庶士以相合也桃夭之詩盡言男女及時如
桃之少壯此詩言男女及時則以梅落爲言則是
以梅爲戒也吉歐陽以爲宜言取其宜爲婚姻者
而求之也今歐陽以今爲時今不必謂時但言可嫁
娶則行也謂歐陽以爲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王

氏乃以爲梅實於仲春之時則宜嫁娶今梅實摽
落已失婚姻之時也其説與毛鄭不甚相遠是皆
不詳考之於詩故其説至於此也
黃曰此一篇與桃夭之詩同義桃夭以桃爲喻摽
有梅以梅爲喻皆取其及時之詩耳王氏的爲之
説且謂梅實於仲春則宜嫁娶今梅摽落則已失
婚姻之時果如是説則豈男女得以及時之義乎
近仲謂詩人之意以梅爲戒言盛時之難久常如
此是亦非詩人形容文王風化之意予以爲其實
七兮自七而三自三而至於頃筐塈之猶女子自
少年及於盛年而至於將嫁之時求我庶士迨其

吉兮諸家多以爲取其時之吉予以爲衆士之求我而必擇其吉士以從之迨其今兮（毛鄭）以爲急辭予以爲當其時也迨其謂之（毛鄭）以爲男女之相奔不禁國已害理（少南）謂此時可以言許也亦未爲盡予以爲男女固欲及時而亦必以正雖盛年之當嫁亦必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然桃夭言婚姻及時而此詩言得以及時云者謂僅及時也以時云者從容乎其時也二詩之作亦有間矣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李曰 鄭氏曰以色曰妬以行曰忌然所謂妬忌者不必分別色與行也如所謂妬賢嫉能者豈是行與色哉序曰夫人無妬忌之行則行亦謂之妬明甚豈可分別行與色哉夫人無妬忌之行故有恩惠及於賤妾使得以進御於君所而賤妾亦知以禮命與夫人貴賤不同此所以能盡其心也夫以恩惠及於衆妾而衆妾能盡其心施報之道（王氏）乃謂言惠而不及於仁言行而不及於德此召南之事也此皆泥於周南之下若以召南言惠而不及仁則仁如騶虞非仁而何若以爲言行而不及德則德如羔羊非德而何此皆王氏之鑿也

黃曰 江沱之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則

美在嫡妾而罪在夫人莊公之嬖妾上僭莊姜賢而不荅則美在夫人而罪在嬖妾是故夫人不能無妬忌是之謂無其德衆妾不能盡其心是之謂不知命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賤妾雖得進御於君亦知其命有貴賤眞可爲萬世閨門之法也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維參（所林反）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李曰 （毛氏）以嘒爲微貌（王氏）以謂小明小星無名之小星也（毛氏）以爲三心五噣四時更見按詩三星在天綢繆束薪三星（鄭氏）說一則爲心星一則爲參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心與參皆三星今此云三五在東焉知其非參心耶其所以爲心星者蓋以下文惟參與昴昴六星則五非下章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也噣星者柳星也（元命苞）云柳五星（爾雅）云咮謂之柳（天文志）云柳爲鳥咮則咮者柳星也以其爲鳥星之口故謂之咮也參（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元命苞）云昴六星小星以譬賤妾也三五以喻夫人也以衆星之小同列於三五參昴之舍以次列見於天亦猶賤妾之卑以次進御於君所也故下文曰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此言賤妾進御於君也肅

肅疾行也宵征夜行也言衆妾肅肅然夜行或早或夜在於君所或夜來早往或早往夜來不敢當夕者寔禮命之數不得同於夫人也衾被也裯牀帳也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於君不得當夕者則以禮命不若夫人之尊也〔蘇氏〕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此以見衆妾自謂卑賤不敢與夫人齒之辭也夫人能無妬忌之行故衆妾感其恩不敢與夫人齒以見夫人稱其職衆妾報其上也王氏之說則謂三五陽星也夙夜在公陽事也故以陽星況之參昴陰星也抱衾與裯陰事也故以陰星況之然按詩肅肅宵征夙夜在公亦是

陰事安得以爲陽事王氏之鑿類多如此

〔黃曰〕嘒彼小星爲衆妾之喩三五在東爲夫人之喩三心也五噣也衆星隨心噣在天猶衆妾代夫人以御君子宵征即所謂進御也肅肅敬也雖進御於君而不敢忘敬故亦不敢恃恩以慢事此知命之賤而不敢與夫人齒也維參與昴參伐也昴留也亦衆星之所尊者也寔命不猶申言其命之不同也夫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今衆妾雖得進御於君而益自知命夫人有餘恩而妾有餘敬想其閨門之中和氣所聚其樂可勝言哉故曰閨門萬世之法也

江有汜〔序〕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閒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徒何反〕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李曰〕古者嫁女以姪娣從謂之媵〔春秋〕書齊人來媵晉人來媵〔公羊〕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姪娣從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者嫡夫媵勞此理之常媵之遇勞何怨之有詩人以爲媵遇勞而無怨者則以其不備數雖遇勞而無怨

然後爲賢也惟其無怨故嫡自悔過也〔程氏〕謂不以媵備嫡妾之數而侍君是也〔孔氏〕謂宜爲媵而不得行心雖勤勞而不怨於嫡蓋言嫡專寵不得與之偕行其說非矣既不得爲媵則又有勤勞之事孔氏遂以爲勤者心企望之企望之而不得所以成勞此說皆非夫人以備數則遇勞而甘心爲今既不以其備數而遇勞則人之情不能無怨人之所怨而已獨不怨此其所以爲賢也江沱按〔禹貢〕岷山導江又東別爲沱爲梁州之域也江沱之閒即梁州之界也此詩言江有沱江有渚亦如漢廣之詩言江漢也〔漢廣〕之序曰美化行乎江漢之

域是知作詩者在江漢之間也故其詩謂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故指江漢以爲言今此作詩者乃在江沱之間故亦曰江有沱江有渚江有汜皆詩人所見也(王氏)謂汜之別甚於渚渚之別甚於沱遂以喻夫人專寵益甚程氏則謂汜與沱之小者洲渚之岐則大矣沱之別幾於類矣言水之分流以喻夫人不專寵益甚一則以爲夫人專寵益甚一則以爲夫人不專寵益甚要之詩人本意不如此詩人之意但以謂江則有汜有渚有沱夫人則有媵今夫人固當有媵也今之子于歸歸者嫁也不我以(鄭氏)謂與也言夫人不

我與也不我與其後也則能悔過處止也言悔過自止也其嘯也歌此爲不怨也小星之詩則爲夫人者當如此江沱之詩則爲媵者當如此夫人欲衆妾之盡其心則必使之進御於君而衆亦自然能知貴賤不同而不敢與夫人爭妾欲夫人之悔過則必過勞而無怨而夫人自然悔過也大抵不怨者乃是使人悔過之道也以舜之爲人子勞而無怨雖其父不肖猶使之底豫況不爲瞽瞍者乎學詩者能以此詩推之而知所自反爲人子爲人臣者皆可爲消怨之道不獨媵之於嫡也

(黃曰)嘗誦詩至此蓋喟然而歎曰居上者當如小星之夫人居下者當如江汜之媵妾雖然小星之夫人惠及賤妾而衆妾盡其心此固美事也使夫人不能如小星而如江有汜則衆妾亦將不盡其心乎爲人子者必待父之慈而後孝爲人弟者必待兄之友而後敬爲人臣者必待君之聖而後忠則其爲孝爲敬爲忠亦不足道矣夫人而惠及賤妾則妾媵之心固所當盡夫人而不以媵備數媵妾之心尤不可以不盡故小星之妾能盡其心知命者也江沱之媵勤而不怨亦知命者也江沱按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是江沱乃岐西之地也居江沱者而以江沱起興亦猶居汝水者以汝墳

起興居漢水者以江漢起興謂江有汜有渚有沱猶嫡之必有媵妾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娣姪從之則嫡之於媵其貴賤不同而恩不可以不及故此詩之意謂江尚有沱有渚有汜而夫人之於媵妾乃不我用不我與不我過其不以我備數如此然嫡尊而媵卑嫡逸而媵勞命也我其可有怨心乎在我者惟當盡其心而已惟媵能不怨故嫡亦自悔始雖不我與而終乃與我同其處也始雖不我過而其終乃與我同其歡也嗚呼天下豈有誠而不動之理哉人惟能誠於暫而不能於久未爲一善而已先責人之不我報則其一

感動人物也固宜江沱之媵妾怨勤而愈不致怨若將終身焉此非勉也誠也誠之至天理之所感發夫人安得而不自悔乎此至誠悠久之效也舜處父子之難而益盡其孝文王處君臣之難而益盡其敬皆此心也吾以是知此詩不特可以爲媵妾之戒凡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者亦當以是爲法

野有死麕(俱倫反)惡(烏路反)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徒本反)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勅外反)兮無感我帨(始銳反)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李曰】言紂之時彊暴之男侵陵正女遂爲淫亂之俗至被文王之化雖當時風化旣衰而人皆知無禮之爲可惡也文王之化能變紂之汚俗則衰世之公子宜若難化乃能使之信厚紂之亂世宜若淫奔莫之能革而文王之化乃能使之惡無禮蓋方其從汚俗之中則不知非禮之爲可惡也文王躬行於上則民知非禮之可惡則知禮之爲可從也。齊人以麕爲獐則麕者獐也此有三說【鄭氏】之說則爲亂世之民貧而彊暴之男多行無禮故正女之情欲令人以白茅裹束野中田者所分麕

肉爲禮而來然按昏禮用鴈幣未聞用麕肉也【王氏】遂以爲昏禮贄不用死今用死則非禮之正也然猶不爲無禮其說與下文不相貫惟【歐陽】公以爲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爲能知廉恥之潔不使爲物所汚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汚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有女懷春思春以男女相會也吉士誘之【毛氏】以爲誘道也【鄭氏】以爲使媒人道成之【王氏】以爲不能無懷也然吉士誘之豈是美辭哉所以責之之辭也言有女懷春而吉士可以誘之乎吉士猶善人也吉士乃誘人之女何足爲吉士哉乃痛責之樸樕小木也【歐氏】【王氏】以林有樸樕爲一意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爲一意【歐氏】以林有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爲薪【王氏】則謂林之有樸樕雖小而可免於陵踐夫白茅純束皆是連於林有樸樕之文不可但以爲連野有死麕之文【邵氏】以爲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皆可以白茅純束以爲禮然觀詩又以謂林有樸樕野有死鹿其文不相對不當言樸樕之中及野有死鹿也惟【蘇氏】以樸樕小木也將取樸樕死鹿以爲用猶知以白茅純束而取之況於有女如玉而可不以禮成之哉然不知當時白茅之束樸樕當何用姑且從【蘇氏】脫脫舒遲

也帨佩巾也尨狗也〔歐陽〕謂淫奔之俗相戒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其淫奔恐其見疑也不如〔鄭〕氏以爲奔走失節動其佩飾非禮相陵則狗吠其說得矣蓋此乃相戒以無犯非禮則其容舒遲其心安閑其與疾行妄動氣息茀茀者異矣〔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嘗以謂人能充無感我帨之心則禮不可勝用矣

〔黄曰〕此一篇皆詩人責淫奔之辭而毛鄭之說皆反其義且野有死麕白茅包之爲凶荒則殺禮而

多昏故以麕肉爲禮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謂仲春嫁娶之時男子當使媒妁以誘導其女夫麕非昏禮所當用也誘非正禮之所當爲也毛鄭之說可知矣歐陽謂吉士且爾彊暴之男可知則是舉召南之國皆淫奔者也安有是理哉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諸家以爲奔走失節則動其巾帨非禮相陵則見吠於犬此皆誦詩而不可以興者也予以爲前一章爲責男子之辭次一章爲責女子之辭末一章則惡無禮而欲遠之之辭〔易〕曰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謹之至也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故此言野有死麕之肉人且以其可食之故而包之以白茅之潔惟恐爲物所汚況吉士可以誘懷春之女哉此深責男子之辭如氓之詩美反正刺淫泆亦曰士之耽兮蓋以吉士責之而使之知愧耳林有樸樕之薪野有死鹿之肉以其可用可食而束之以白茅況如王之女其可以不自愛乎此深責女子之辭如蝃蝀止奔之詩曰女子有行蓋以女子責之而使之知愧耳至末章又深惡其無禮而欲遠之曰女無疾行無動我帨無驚我犬夫彼之疾行未必能動我佩驚我犬也是特惡之之辭耳如〔谷風〕刺夫婦失道之詩言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未必

果逝我梁發我笱也惡之之深故亦遠之之深此一篇所以爲惡無禮之詩歟或問曰江漢無思犯禮而此復惡無禮何也曰當商之末衰亂之俗猶存文王安能使人之盡知禮哉向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則不知無禮之可惡今被文王之化而萌惡之心不能自已此所謂正信之教與也如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至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淫奔之恥國人不齒此詩所謂惡無禮者亦幸之之辭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

何彼穠如容反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何彼穠矣唐棣徒帝反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奢反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李曰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春秋言築王姬之館于外杜預云不稱字以王尊是也謂之王姬亦下嫁於諸侯則必非文王之女故毛氏以爲武王之女也若以爲武王之女則不當列之於雅列之於風則疑又非武王之女也姑且存之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者以諸侯之女嫁於諸侯此其常也以天子之女乃下嫁於諸侯故言雖以王姬之尊故下於王后一等而所乘之車所衣之服皆不繫其夫爵卑下鄭氏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是也以王姬之尊如此宜其席寵貴之勢不能安執婦道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此詩人所以美之也○穠毛氏以爲戎戎也韓詩以穠作茙說文以爲衣厚貌大抵穠是華之貌郭璞云唐棣今白移也陸璣云唐棣郁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何其容如此之盛乃唐棣之

華也以譬王姬容色之美也鄭氏謂何不敬且和乎王姬往乘車也言其嫁時始乘車則已敬和不如蘇氏以爲見王姬之車者皆相告曰何不敬和乎此乃王姬之車也以人之見王姬之車猶且肅雝則王姬之肅雝可知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鄭氏謂與王姬與齊侯之子顏色俱盛然所謂華如桃李但只是喻王姬顏色之美也如上章言唐棣之華亦是專言王姬顏色之美有如桃李之華故繼之以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言平王之孫下嫁於齊侯之子也如下章言其釣維何維絲伊緡此則美齊侯之子故繼之曰齊侯之子平王之孫言齊侯之子娶於平王之孫也魚之所以能釣之者維以絲爲緡也如王姬之貴所以娶而得之者以其有禮也平王毛氏以爲文王正也文王諡之曰正各論其德所稱不一如稱文王皆曰寧王是也說者又以平王爲周東遷之平王若以爲東遷之平王則不當列之於二南矣古之王者其說不一如詩稱成湯曰武王靡不勝所謂武王安可以爲周之武王乎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所謂成王安可以爲周之成王乎宋朝太祖皇帝曰聖祖太宗皇帝曰神宗及神宗稱神宗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此平王亦爲文王也平王既

非東遷之王則齊侯之子亦非齊國之子也齊一也夫以王姬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又安知禮果為何物哉今乃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此其所以可嘉也觀帝乙告女之辭曰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男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觀帝乙之所以告其女之辭則知婦人多以富貴之勢驕陵夫家也堯之二女嬪于虞是行其婦道於虞舜也以堯之女天子之女也舜乃歷山之匹夫耳天子之女下嫁於歷山之匹夫又不比於王姬下嫁於諸侯矣而乃能行婦道非獨舜刑于寡妻其盛德之所致亦可以見

二女之為賢者也自漢以來為公主者多以天子之貴陵轢夫家役其遇者十常八九至於有詔俾之尚主則牢辭固避惟唐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而公主行舅姑禮憲宗時岐陽公主下嫁於杜悰而悰事舅姑以禮聞亦可謂有召南之遺風矣以王姬嫁諸侯不足為賢而詩人美之何也曰以王姬之貴而能執婦道於諸侯也因此詩人所以深取而豈徒形容其下嫁於諸侯哉婦人之情狃於富貴習於驕侈初不知禮義之為何物今也亦其所可恃而盡其所當執非其恭敬和順之德素蓄於中者安能如此哉觀帝乙告女之辭曰

無以天子之貴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從男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豈非以婦人之所難者有此乎婦人之車服視其夫之祿秩惟王姬則不繫其夫而下王后一等如王后之五路則以厭翟為次是王姬之車也王后之六服則以褕翟為次是王姬之服也詩人所以樂稱王姬之車服者豈以其車服之足貴哉以其能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耳何彼襛矣唐棣之華說者以為歎王姬顏色之美非也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說者以為王姬方在車中有和敬之貌亦非也詩人但言王姬車服之盛如唐棣之華故見王姬之車者自有

肅雝之心見王姬之車者如此則王姬之德可想而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說者疑為周衰之詩蓋考之春秋莊公元年夏書送王姬秋書築王姬之館于外冬書王姬歸于齊魯莊之九年即莊王之四年也攷之上去周平王然春秋所書王姬與齊襄公之淫僻又何足美詩自周太師之所編而後又經吾夫子之手豈若此其失倫哉商頌言武王載旆可以為周之武王乎書言成王畏相可以為周之成王乎書稱文王為寧王則平王平正之王也易稱賢諸侯為康侯則齊侯齊一之侯也平王之仲又自疑此詩若是武王之女則不當列之

於凤以爲姑且存之予請失之曰婦人未嫁則從
父母既嫁則從夫王姬雖武王之女而嫁諸侯之
國則列之於風亦無可疑矣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毛鄭〕以爲相求以道〔适仲〕以爲相求以禮竊皆以
爲不然詩人但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宜相爲耦
如以絲爲綸得其所宜也噫二女之嫁于虞亦豈
二女之自能爾哉有父如堯有夫如舜雖欲不賢
其可得也以平王之孫嫁齊一侯之子其肅雝
之德亦有所自來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
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

虞則王道成也
彼茁[illegible]者葭[illegible]壹發五豝[illegible]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
壹發五豵[illegible]于嗟乎騶虞
〔李曰〕庶[illegible]以也鵲巢化行此其效也亦如麟趾之
時[illegible]關雎之應皆是其應效非主其應瑞也鵲巢
之化行則是齊其家室故人倫既正既齊其家故
推而行之於朝廷而朝廷既治正身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故天下純被文
王之化由內以及於外由近以及於遠此乃先後
之序如此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天下之民咸被
其澤矣非惟天下之民皆被其澤而草木亦皆被

其澤焉故庶類蕃殖其化既及於民又及於萬物
此又其序也〔孔氏〕曰鵲巢之化謂國君之化行於
天下也人倫既正謂夫人均一不失其職是也朝
廷既治謂以禮自防聽訟決事是也天下純被文
王之化謂羔羊以下也然以禮自防大夫妻之常
爾何足以爲朝廷既正乎要之不必如此也所謂
仁如騶虞亦如所謂德如羔羊也然召南之風乃
諸侯之風謂之王道成者此序之所謂先王之所
以教也蓋言召南之諸侯推其仁心則可以知其
王道之成矣昔〔魯恭〕爲中牟令隨行阡陌坐桑下
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兒人曰兒何不捕之兒言

雉方將雛人乃瞿然而起與恭語曰所以來者欲
察君之政迹耳蝗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
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以稚子有仁心
然後可以見縣令之賢以諸侯之有仁心然後可
以見先王之教也○茁〔毛氏〕曰出也按〔說文〕茁草
初生出地貌葭〔毛氏〕曰葭蘆也〔顧野王〕曰葭草之
未秀者葦大葭也蓬〔毛氏〕以爲蓬草名爾雅曰齧
彫蓬薦黍蓬萬屬也豝〔毛氏〕以爲豕牝曰豝〔說文〕
曰豝牝豕一曰二歲能相把挐也毛氏以爲一歲
曰豵〔鄭氏〕以爲豕生三曰豵其說皆不同按〔說文〕
謂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說文以爲

豵生六月豚即毛氏所謂一歲豵也鄭氏以爲豕生三曰豵即說文謂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彼茁者葭此言蓬田以時也壹發五豝此言庶類蕃殖也蓋蒐田得其時故國君於此草方生之時而田獵也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蓋言似騶虞之有仁心也按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可謂有仁心矣國君之射雖有五豝之多但一發矢焉可以見其有仁心矣故譬之騶虞歐陽公之說則按賈誼新書以謂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也其言以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以騶虞爲獸然考之於司馬相如文獸者囿騶

虞之珍羣見封禪書則漢之時亦有騶虞爲獸者歐陽公說又曰上文敘文王之田獵以時發矢射殺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竊嘗以其說爲不然所謂于嗟乎騶虞蓋如麟趾于嗟麟兮蓋上文言振振公子信厚故于嗟麟兮以公子如麟也今此詩言壹發五豝而後言于嗟乎騶虞以見其仁心如騶虞也若以于嗟乎騶虞爲曾騶虞之不若則是于嗟麟兮亦麟之不若也劉氏云先儒行瑞應之說非矣何必以騶虞之說爲囿名耶此說得之

【補四】箋詁之學以騶虞爲義獸謂其不履生草不食生物有至仁之德鵲巢之化行而騶虞之瑞應此固漢儒之陋不足辨矣或者又謂詩人託騶虞之德以喻文王故曰仁如騶虞則只是騶虞之詩亦猶言德如羔羊好賢如緇衣之類是也賈誼新書言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禮記射義言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之不爲獸夫復何疑諸家又謂文王出而獵害田之獸虞人翼五豝五豵以進而文王止於一發故詩人以文王之仁而知王道之成也予以爲仁民愛物文王之心固然而又何待於射獵之時而見之哉嘗妄攷之即鹿無虞惟入於林之中蓋虞官精於射獵

而熟於從畋也今當葭蓬茁茂之時而田豕衆多之際爲虞官者亦能有不忍之心不欲盡獵而多取五豝而一發之豈只不能獵哉不忍故也故詩人以爲文王之化至於騶虞之仁則其化深矣文王之躬行始於閨門推於朝廷至極於天下所謂正家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也觀召南之化自鵲巢而至羔羊自羔羊而至騶虞則化無不及也周太師編詩以騶虞繫於召南之終而序曰鵲巢之應也蓋以爲關雎鵲巢王道之始而仁如騶虞則王道之成也積而至於成王之時則仁及草木而牧羊之童亦有愛物之

心又豈騶虞之知仁哉噫吾觀王者之化必至於
匹夫匹婦莫不純被鳥獸草木莫不成若而後爲
極至苟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
廷之間揖遜知禮而民不免爲盜賊則不足以語
王道之成也

邶柏舟詁訓傳第三　國風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
在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
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豫反）亦有兄弟不可
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
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七小反）慍
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婢小反）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
思之不能奮飛

［訂］衛頃公貞伯之子康叔八世孫也不遇者君
不以仁人之志也故曰仁人不遇而小人得在君側
何也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未有君子進而能與
小人共事者亦未有小人進而能與君子共事者
也君子之心在於格其君小人之心在於媚其君
君子之心在於憂國小人之心在於蠧國君子之
心在於進賢小人之心在於妬賢其行事如冰炭

之不相入此其所以不可與共事也觀論語載君
子小人未有不相反者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其行事之相
反如此安可與共事哉故爲人君者不可不察也
今衛頃公不能別白邪正而仁人使之不遇而退
則小人安得不羣處於朝廷之上乎此變風之所
以作衛之所以衰也汎汎流貌耿耿猶儆儆也王
氏曰柏者天下之良材也而不宜以爲舟柏而以
爲舟亦汎其流然非柏之所宜也毛氏曰柏木所
以宜爲舟也一則以柏不宜爲舟一則以柏宜爲
舟二說將安所析衷乎然觀詩之意則毛說爲長
柏者宜爲舟也宜爲舟則可以載物今乃不用則
汎汎然虛漾爲水所[illegible]而是雖以爲舟而不能盡
柏之用亦如仁者宜在高位今乃與衆人並列於
朝雖曰在朝其與在野無異君子之仕欲行其道
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今也然
食其祿而道不行豈仁人之本心哉此其所以儆
儆然不寐如有隱痛之憂也鄭氏曰仁人既不遇
憂在見侵害嗚呼仁人之所憂者憂國也國將危
亡此仁人之所憂若以爲憂在見侵害是何待仁
人之淺耶蓋憂之淺故酒與遊遨可以改憂憂之深
故酒與遊遨不可以改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言

我非無酒可以遨遊謂此憂不可以酒解也亦非
遨遊之所能釋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氏謂鑒
所以察形也茹度也鄭氏云鑒之察形但知方圓
白黑不能度其真偽我心匪茹是鑒我於衆人之
善惡外內心度知之歐陽以其說爲不然則以鑒
之於物納影在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至於
仁人不能如鑒之皆納則爲羣小之所譖故下文
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石雖
可轉心不可轉席雖可卷心不可卷則知鑒可以
茹我心匪鑒不可茹此以見仁人之心也不能兼
容善惡故爲小人所嗜也蕭望之張堪劉更生金

敞同心輔政當時許史恭顯不以爲便鄭朋華龍
等欲入更生等不從遂爲恭顯所譖望之等不能
兼容所以致鄭朋華龍之譖則知我心匪鑒不可
以茹安得不爲小人之所怒哉夫道不同不相爲
謀既有君子小人之黨則雖親戚不可據也如王
國寶乃謝安之壻范寗之甥如國寶小人則雖謝
安范寗之賢亦皆譖之如韋執誼杜黃裳之壻也
黃裳方引羣賢以佐中興則雖執誼亦皆逐之其
道不同則雖至親亦不可以共事也以衛之仁人
兄弟既入於小人之黨矣安可以爲依據哉薄言
往愬則適所以逢其怒以仁人愬於仁人則如水

以投水以仁人之情愬於不仁則如水以投石也
安得不遭其怒哉若仁人者可謂孤立無助矣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此言其堅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此言其平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富也選具
數也如左氏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各有威
儀也賈誼言接君臣上下兄弟內外以事各有容
止是也衛之仁人其行事未嘗變其所守使常人
遇其譖訴則必失措矣安能堅過於石乎安能平
過於席乎安能不失其守乎仁人之心其堅如此
以見處險不易其操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
諂孔子事君惟盡其恭而當時之人尚指以爲諂

豈遂變其節也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或以爲見怒
於羣小或以爲仁人慍于羣小家語云小人成羣
斯足憂矣是仁人見怒於羣小也孟子曰憂心悄
悄慍于羣小士憎茲多口是仁人怒羣小之人也
二說皆通閔病也言爲小人所病者多矣蓋言爲
小人所譖也觀此可以見小人之情狀既肆其譖
言已病君子而小人得志又從而侵侮之以見仁
人之不幸也仁人既爲小人所譖安而思之寤辟
有摽言寐而拊心也摽說文曰擊也日乎月乎何
迭而微也歐陽以爲日居月諸胡迭而微猶言日
朘月削也遂以鄭說爲不然然觀十月之交詩曰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蓋言月則微矣日未嘗微也今日月皆微以見其失常也君猶日也臣猶月也小人用事則君將失其權矣故告之曰日未嘗微今乃日月皆迭微是失其常度也惟其如此故我之媿辱如衣之不澣濯也雖然如是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以小人讒譖又爲小人侵侮宜可以去國也然猶不能奮飛而去以此見仁人之用心也〔鄭氏〕曰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此說得之孟子不遇於齊王三宿而後出晝此可以見其情也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觀柏舟之仁人爲羣小之所譖未嘗以夷險易其操雖則如此亦未肯輕去其國此以見仁人〻如是也故觀諸柏舟當觀屈原之離騷其言憂國之將亡彷徨不忍去之辭使人讀之者皆有哀戚之容知離騷則知柏舟矣

〔李曰〕君子既不爲時君所用又爲小人所侮則亦可以去矣而君子乃有惻然憂國不忍舍去之志鄭氏曰不遇於君而猶不忍去厚之至也此說得之孟子不遇齊王三宿而後出晝曰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屈原離騷之作言國將亡有彷徨不忍去之辭亦此志也〔孔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易

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兮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李曰〕並后匹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並后爲亂之本者如幽王以申后爲后繼而又寵褒姒晉獻公之寵驪姬唐高宗之寵武后皆爲國家之禍如齊桓公可謂賢矣以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雖有九合之功卒不免有五公子爭立之禍其死也尸蟲出於戶外經時而殯則嫡庶之分不可不明也夫人於詩春秋皆詳著之如此詩與白華之詩隱元年書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僖八年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皆所以正嫡庶之分也莊姜者莊公之夫人也美而無子公子州吁乃嬖人之子也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子也惟州吁之母上僭故莊姜之所以失位此詩之所以作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裏綠間色黃正色青赤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騮間色也東爲木木色青故青爲正色木剋土土色黃並所剋爲間故綠色青黃也南爲火火色赤故赤爲正色火剋金金色白紅色赤白爲間也中央土土色黃故黃爲正色土剋水水

色黑故驪色黃黑爲閒色也白黑皆然今也以綠爲衣以黃爲裏則是綠色反見於外而黃色反隱於内此以見夫人失位也衣在上裳在下以閒色居上以正色居下亦以見妾上僭也國之有名分如人之有首足也首反居下足反居上何以爲人今嫡反在下妾反居上何以爲國名分之不正則國隨之亡故曰心之憂矣曷維其已言憂國之心不能自已也曷維其亡言其憂無時而亡也黃魯直曰曷維其已言誰能已之曷維其亡亡之祥也所謂曷維其亡正是上文曷維其已之意不得以爲亡之祥也名分之不正固是亡之祥觀詩之意

必不如是也毛氏以謂以絲爲本以綠爲末絲爲本者言如治絲本末不可易亦猶嫡妾尊卑之不可亂然以詩之上文觀之則其說不通矣不如王氏以爲絲本白也既綠則不可復黃矣猶之皆女子也既妾則不可以復嫡王氏之說固勝於毛氏又不如黃魯直以爲均是絲也既綠則不可尚黃均是女也既妾則不可復嫡謂尚黃則與上文合也蓋以女比黃綠者如序嫡妾之分如此之不明此君之罪也古人鄭氏謂制禮者不必以爲制禮也言古人之能正嫡妾之分故我思古人能使人無過差之行妾之所以上僭嫡者非妾之罪國君

使之然也妾之所以能知尊卑之禮亦非妾之賢乃國君使之然也絺綌所以當暑今乃當淒風之時以待寒以喻莊公所以御莊姜者非其道也思古之人能使嫡妾貴賤各得其序此所以實得我之心也黃魯直以爲綠衣莊姜傷已之詩也由後世言之則必曰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今莊姜之辭如此其心可知矣綠衣之詩但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以刺莊公不能正嫡妾之分而其辭意不失之迫切欲知詩之敦厚者當以刺詩觀之方其美之則未足以見其敦厚惟其刺之然亦辭不迫切故可以知其敦厚也

【[illegible]】并后匹嫡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如幽王寵褒[illegible]晉獻公寵驪姬唐高宗之寵武后皆爲國家之禍齊桓公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雖以九合之功卒不免五公子爭立之禍孔子於詩於春秋著之甚詳以此爲亂亡之基也漢高帝欲立趙王如意若非張良四皓漢祚危矣故莊姜此詩亦是憂國之辭非但傷已而已且傷已之詩則當曰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今莊姜辭不迫切而有憂國之念欲知詩人敦厚者尤當於刺詩觀之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

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而鴆反)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李曰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莊公死桓公立州吁殺之故其母戴嬀於是歸于陳此莊姜送歸妾而作此詩以見己志也燕燕鳦也燕謂之燕燕者孔氏云古人重言之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差池其

羽毛氏云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鄭氏釋之以謂張舒其尾翼也觀左氏所載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公孫僑對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見襄公二十二年)詳觀左氏此義則是差池蓋有異同之論故杜元凱以爲不齊也惟差池爲不齊貌則差池其羽乃是羽翼不齊也言戴嬀之歸國也莊姜送之相別之時故取燕之羽翼不齊以爲譬故下文曰頡之頏之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下上其音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其飛上下其音上下者是不齊也則差池當以爲不齊也將別之時亦如燕翼之不齊所以取

以爲喻也鄭氏以頡頏爲與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下上其音言其感激聲有小大其說誤也王氏以謂燕方春時以其匹至成巢而生之皆是求之過也子戴嬀也戴嬀之歸我乃遠送于野也將毛氏以爲行不如鄭氏以爲送如鵲巢之詩曰百兩將之亦是送也遠送于南陳在衛之南故遠送于南也按左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今此莊姜送歸妾乃遠行于野者鄭氏云舒己憤盡己情讀詩者當觀其意不可苛細繳繞如法家流也已留而彼去稍稍更遠瞻望弗及故念之泣涕如雨也說文曰無聲出涕曰泣佇立以泣言久立

而泣也實勞我心言思念之心勞也仲戴嬀字也任毛氏以爲大蓋按諸爾雅鄭氏謂以恩相親信蓋按周禮而言之當從鄭氏塞實淵深也惟其心之塞故不至於作僞惟其心之深故不至於浮淺溫和也惠順也既和且順又且善慎其身亦可謂賢矣終溫且惠言終始如一也以舜之德濬哲文明溫恭允塞所謂溫者惟舜盡之所謂塞者惟舜盡之今戴嬀爲婦人而其心塞淵終溫且惠亦可同於虞舜乎蓋所謂塞淵溫惠者亦如文王之稱文孔文子之稱文公叔文子之稱文雖文則同亦有上下之不同也戴嬀將歸之時猶思先君不見

答之故勸勉寡人寡人莊姜自稱也其歸之時猶思先君勸勉寡人可以見戴嬀之溫厚也楊龜山曰州吁之暴桓公之死戴嬀之去皆由夫人失位不見荅於先君之故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勸勉寡人可謂終溫且惠也詩之教溫柔敦厚以先君見荅而能勉寡人此猶未足爲敦厚也惟其不見荅而能勉寡人非敦厚者能之乎

【黃曰】王氏謂燕方春時以其匹至成巢而生子失時而去此說近之差池其羽箋註未是按左氏所載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公孫僑曰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而何敢差池則是差池乃異同不齊之貌

如頡頏上下皆是此類言其去國之時有回首再三不忍相別之意遠送于野古者婦人迎送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說者謂送于野者盡己情舒己憤殊不知詩人所謂至于野者不必以禮文求之若必欲泥其辭則泣涕如雨果如雨乎仲氏戴嬀字也仲氏不特其心之誠實淵深而其和惠之心終始如一自謹其身其歸時猶思先君以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言也觀此詩見其與商之三仁去就更相警戒各欲其自靖自獻于先王者無異國風雖變猶有如是之婦人此所謂先王之澤未泯而康叔之餘烈猶在也

日月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李曰】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用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見左傳隱公三年）若莊姜可謂賢矣以州吁之好兵莊姜知其必亂公乃不禁而莊姜惡之莊姜可謂知所惡矣惟其惡之所以遭州吁之難也州

吁肆爲無禮此莊姜所以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荅於先君荅者莊禍所由皆由不見荅於先君使先君荅於己則妾不得以上僭雖有州吁之暴何能爲哉惟其名分不正故州吁肆爲無禮而莊姜傷己之不見荅於先君此日月之詩所以作也。日乎月乎照臨下土言日月之代明也自古多以日比君月比夫人蓋以日昱乎晝月昱乎夜君視外治夫人視內治相須如此故言日乎月乎所以相代而照臨乎下土今也莊姜不見荅於先君是不知日月代明之義也下土是冒方是照臨下土之意出自東方言日與月迭出於東方也東

方自出亦是日月出東方之意始則曰照臨下土旣而曰下土是冒始則曰出自東方旣而曰東方自出但顚倒其辭而便於韻耳王氏則以照臨下土爲日之與月相繼而生明以照臨下土下土是冒爲月之明雖有時而蔽虧不足以臨照然尚與日中天而冒下土出自東方謂月雖不得中天而冒下土然尚與日代出於東方是皆妄爲之說也乃如之人兮指莊公也言莊公去我而逝也毛氏以逝爲逮不如蘇氏以爲去言去我而逝不來其舊處也古故也逝不相好言莊公舍其舊而圖其新故舍我而逝不復相好也德音無良言所以遇

於己者無善道也父兮母兮鄭氏言已尊之如父親之如母非也所謂父兮母兮指莊姜之父母也凡人窮呼天疾痛呼父母今州吁之暴而莊姜傷己州吁父兮言父母養我而不得遂其終也胡能有定言莊公之所爲何能有定乎其所爲無定則安然而不我顧寧不我報言已之事莊公盡其道矣在莊公安然而不報之也俾也可忘鄭氏以爲使是無良可忘也其說旣曲矣諸家又以爲莊姜忘其莊公非也莊姜之爲人母其子之暴猶且念之莊姜慈於爲母豈肯忘莊公哉戴嬀之歸猶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戴嬀不忘莊公莊姜豈忘莊

公乎俾也可忘當是莊公言莊姜言使我果當忘乎是不忘而忘也報我不述言莊公報之不循理也述循也

【黃曰】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若莊姜可謂賢矣及其遭州吁之難不責州吁而思莊公而自傷已厚之至也窮呼天疾痛呼父母故曰日居月諸父兮母兮思之至而傷之極也寧不我顧諸家之說皆非此特言今日之亂安能有定乎我所念者憂其無定耳尚記其不我顧之事乎俾也可忘箋注之說尤爲害理諸家之說亦未爲安此但言我何時而能定使我憂念

之心可以少忘也若莊姜可謂可以怨矣

終風衞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曀曀其陰虺虛鬼反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李曰】終日之風又且暴疾此以見州吁之暴也顧莊姜則又笑之此又莊公不能制之也柏舟之詩曰覯閔旣多受侮不少小人之於君子旣譖之矣又從而侮之此以見小人之情狀也州吁之於母

旣肆其暴慢之心又從而笑之則是州吁無人道也如此謔浪笑敖此言謔之狀也故莊姜中心是悼也霾(爾雅)曰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終風且曀陰而風曰曀終日之風而又且曀不見日光而又曀有者又也如(春秋)書十有一年(孟子)曰聖人有憂之是也曀曀其陰虺虺其靁終日旣陰矣而又虺虺其雷虺虺雷聲也凡此或言終風且霾或言終風且曀或言曀曀其陰虺虺其雷皆是州吁之暴如此莫往莫來(毛氏)謂人無子道以來事已已亦不得以母道往加之不如(蘇氏)以爲州吁往來皆不可常言惠然之時方

肯來而又有都絕不來之時惟其無常如此故莊姜悠悠然而思之蓋子雖無道母之慈常自若也寤言不寐願言則嚏(王肅)云願以母道往加之則嚏跲而不行(蘇氏)以爲寤而思之則不寐願往從之則有跲制而止之者然觀其文無有母道往加之文亦無有願往從之文則知詩之意但言莊姜之所願欲者跲而不行也莊姜之爲母寤言不寐則欲州吁之盡子道而州吁之暴慢如此則其願欲者不行矣願言則懷(王氏)則以爲思往而從之則跲思不往而從之則懷則是此二句爲二意所謂願言則懷者亦是上文言吾之所願者今則可

懷傷也衛定姜衛莊公之嫡母定公卒夫人姜氏旣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納勺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見左成十四年)及衛獻公之奔也定姜曰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見左襄十四年)則衛獻公之於母亦如州吁之於母也以衛之爲國而爲人子者多如此良可怪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不孝子雖不孝母不可不慈如舜之父母或頑或嚚舜不以父母頑嚚之故而不盡其事親之道故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可謂盡爲子之道矣以州吁之爲人子忍其爲無禮而莊姜不以暴虐之故而悠悠我思可謂盡爲母之道矣

爲人子者當如虞舜爲人母者當如莊姜然舜之父母始雖頑嚚[illegible]也則底豫則是舜之父母終能改過也州吁之惡而其母之賢如此而州吁曾不之省(呂吉甫)曰衛莊姜仁於爲嫡而爲嬖妾之僭慈於爲母而爲州吁之暴順於爲婦而爲莊公之不見荅若莊姜可謂大不幸者也不如是不足以見莊姜之賢蓋州吁謔浪笑敖無所不至而莊姜乃中心是悼非賢能如是乎

(黃曰)州吁雖暴莊姜之慈自若也州吁謔浪笑敖而莊姜乃中心是悼州吁莫往莫來莊姜乃悠悠我思此如象之不弟求以害舜而舜也象憂亦憂

象喜亦喜何嘗以象之不敬而易其愛弟之心哉
[呂吉甫]曰衛莊姜仁於爲嫡而爲嬖妾之僭慈於爲母而爲州吁之暴順於爲婦而爲莊公之不見答若莊姜者可謂大不幸矣不如是不足以見莊姜之賢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擊鼓其鏜(土當反)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呼縣反)兮不我信(古伸字)

[李曰]左氏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見左隱公四年)蓋州吁將兵於是役將以伐鄭必先與陳宋和而後進兵伐鄭也國人怨其勇而無禮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惡乎曰有惡惡勇而無禮者蓋勇非可惡也無禮而後可惡爲人下者勇而無禮

則至於犯上爲人上者勇而無禮則至於殘民此其所以可惡也[孟子]論好勇必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而後爲勇此則勇而有禮也惟其有禮故所以安民非所以殘民州吁勇而無禮虐用其民其用兵也非所以安民適所以殘民此國人所以怨之也○[毛氏]云鏜然擊鼓聲也司馬法曰鼓聲不過闐[孔子]云字雖同音寔異也踊躍用兵者[鄭氏]云此用兵謂治兵時徒見下文云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以謂治兵時其說不然據序言用兵暴亂初不言其用兵之時也而[毛氏]又謂使衆皆踊躍用兵其說又不然據此詩中皆載其士卒怨歎愁苦之言如是其極而謂使衆皆踊躍用兵則序安得謂國人怨之也且如士卒之言不可謂之用兵若以爲使衆皆用兵則序何言州吁用兵也蓋言州吁之心安於用兵踊躍欣喜而不自勝也先王之用兵出於不得已故其興師也雖士卒樂爲之用而先王之心不以爲樂今州吁之用兵國人皆怨之而州吁之喜常自若也詩人以踊躍形容之可謂善著語矣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以言器之凶事之危而州吁且喜之則其爲人可知土國城漕言國人皆執役或役土功於國者或築城郭於漕者漕

衛邑也定之方中序言野處漕邑載馳言露於漕邑是也南行者南行而伐鄭也蓋役土功於國者非不勞苦而獨得處於境內今我乃從君事行役於境外其勤勞可知也彼雖在境內猶免死亡之憂我之在外死亡未可知雖欲爲土國城漕之人不可得也夫州吁之暴亂內則興土功之事外則與兵伐之事想其當時之人民安室家者無幾矣民生斯時何其不幸也孫子仲即公孫也仲言其字也孔氏曰經序國人之辭既言從於文仲不得復言從公孫蓋欲陳其辭也平陳與宋者先平陳與宋而後伐鄭也不我以歸懼其南行不得以歸也

憂心有忡毛氏曰有忡猶衝衝也爾雅曰忡忡憂貌言憂之甚也爰居爰處孔氏曰從軍之士懼不得歸言我等從軍或有死者病者有亡其馬者則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其馬乎若我家人於後求我往於何處求之當於山林之下求之也此說是矣此蓋軍士出師皆爲必敗之辭也契闊毛氏以爲勤苦王氏以爲離合二說不同若從王氏之說則下文殊不相貫王氏之意則以死生患難相救而又以闊爲離是又有時而離也安能同其患難乎鄭氏以謂與其部伍死也生也相與處勤苦之中而王氏從其說王肅以謂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歐陽從其說蓋上章言爲士卒必敗之辭此則室家相訣別之辭也蓋言生死勤苦將謂與子成相說愛之恩而又與偕老今不然此怨悵之辭也闊遠也不與生同活也而鄭氏謂軍士棄其約離散相遠故吁嗟之闊兮汝不與我相救活傷兮此說不然蓋鄭氏解上文皆以爲部伍相約其失如此當從歐陽之說曰因念與子生死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今則闊別不能爲生此說是也然下章則以洵爲洵音以信爲信音伸以謂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伸而在上者不我伸而蘇氏之說亦然其說與上下文不相貫毛氏之說

曰洵遠也信極也蓋吁嗟洵兮亦如吁嗟闊兮不我信兮言其志不得伸也古人以好兵譬好色未有好色而不亡其身未有好兵而不亡其國秦始皇之用兵可謂屢得志矣然用兵不已卒至於喪其天下蓋恃其兵者不有敵國必有蕭牆之禍要之皆未免於敗亡也州吁之用兵暴亂國人怨之則其敗亡之徵已見矣宜其見殺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于濮見好兵不得衆也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illegible]觀擊鼓之詩則衆仲之言豈欺我哉

【呂曰】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兵凶器也而州吁則踊躍用兵詩人以踊躍二字見其好戰喜兵之志先王之用兵出於不得已雖士卒樂爲之用而先王之心有不忍爲者焉今州吁内則與土役外則好兵戰詩人謂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見其國人皆勞而已尤甚也故憂其不得歸於室家肝腦塗原野自此章而下皆從軍者與室家訣別之辭國人之怨州吁如此所謂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春秋書衛人殺州吁于濮曰衛人殺之其意可見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蘇俊反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胡顯反睆華板反黄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李曰】此蓋七子之母爲衛國淫風所化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七子乃能反躬自責盡孝道以慰其母心使母得留於家而不復嫁此詩之所爲作也夫善養志者人子之職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此正人子當爲者也（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之爲言樂也棘心棘木之心也（說文曰棘酸棗也（大曰棗小曰棘（孟子曰養其樲棘即酸棗也夭夭少壯也如桃之夭夭是也劬勞病苦也（爾雅曰劬勞勤苦也喜樂之風自彼長養之方而來吹彼棘木之心有至於夭夭而興寬仁之母以己慈愛之情養我七子之身故七子皆至少壯而棘木之難長者凱風吹而夭夭猶七子亦難養慈母養而成長我母實亦苦勞也棘薪者（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言凱風自南吹彼棘木至於

成薪猶母養七子至於成人以見其母之聖善也而七子自謂我無令善之人也聖善明智之稱不必便如聰明睿聖如聖人之聖也（禮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則聖善者亦仁智之通稱也在浚之下猶有寒泉而浚蒙其澤今也有子七人無益於母氏几此皆自責之辭言己曾寒泉之不若也一云浚水出浚依東郡浚邑人以今衛在浚之傍而作泉者寔浚之滋也喻己之成人實非母之生育也（孔氏曰母之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但七子不可斥言其母淫故言母爲劬勞而思嫁也此說得之矣睍睆好貌也言黃鳥猶有好音以樂七子無語以慰母心歎黃鳥之不若也

凱風之詩灼然甚明讀之孝愛之心油然生矣母之欲嫁由衛國淫風所化不安其室非七子之罪也七子乃引咎自責蓋負罪引慝理所當然也(舜之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乃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至於瞽瞍亦允若)若其引咎於己乃所以求愛於其親七子乃引咎自責卒使其母之留可謂能孝矣夫孝盡事親之道惟舜能之當變風既作之時七子能負罪引慝而使其母安於其室於舜則庶幾矣可謂難能也(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也小弁親之過大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自常情觀之當父母有過又當權其輕重親之過小當如凱風親之過大當如小弁若孟子者可謂深於詩矣(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然亦可以無怨吾於凱風小弁見之矣

[黃講]此一詩皆孝子自責之辭七子之母為衛淫風所化而不能安其室此母之過也孝子不斥母之過而誦母之劬勞負罪引慝以為七子而不能安一母曾寒泉黃鳥之不若也故為此詩以自責己而卒能感其母以不嫁此大孝養志而序者所謂成其志也嗚呼吾觀凱風之詩而歎其有虞舜之遺風也夫父頑母嚚非舜之罪而舜負罪引慝其愛親之念皆寓於南風之歌豈非南風長養萬物如父母之於子其恩豈可忘乎孟子曰凱風小弁詩見李講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五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反)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不伎(之豉反)不求何用不臧

李曰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恣爲淫亂之事惟其淫亂於聲色故國事不暇恤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於外而男女怨曠故國人患之也孟子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

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宣公之淫亂異於大王之好色故內有怨女外有曠夫宜若古先聖人處宮室則欲民之無流離立妃嬪則欲民之無怨曠是其好色與人同也宣公淫亂而不恤國事男女怨曠而不自知此詩人之所以作也王氏曰雉善鬬雖飛不分域而其交也有時言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曾雉之不如也蘇氏曰宣公之好用兵如雄雉之勇於鬬蓋王氏則以男女怨曠言之蘇氏則以軍旅數起言之詳考此詩雄雉則有求雌之意蓋以刺其淫亂如匏有苦葉詩曰雉鳴求其牡

亦刺其淫亂小弁詩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謂求雌之意當從毛鄭之說可也泄泄其羽鄭氏謂宣公整其衣服而起奮迅其狀貌志在婦人而已鄭氏多以羽毛喻人之衣服如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亦以興戴媯將歸而舒張其羽翼其說不然泄泄自得也言宣公淫亂而不知也下上其音者鄭氏以謂興宣公大小其聲以說婦人其說亦如燕燕之詩下上其音亦以謂戴媯將歸言語感激聲有小大其說皆不通下上者下上其音以求其雌我大夫也阻難也懷安也鄭氏曰君之行如是我安其朝而不去今從軍旅久役不得歸此自遺以

患難此說是也展誠也君子指古之君子動必合於禮法故人受其賜我思古之君子不可得見也此心之所以勞也王氏以謂男女怨曠之辭曠於外者君子也勞於內者女也此說與上下不相合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大夫久役不得歸悠悠然我思之長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者何時而能來思歸而不可得之辭也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伎不求何用不臧百爾君子言凡百君子是也言百君子之多我不知其德行如何惟不伎不求無所往而不爲善也言古者傷古之如是哀今之不然也伎忿也求欲也不伎能懲忿不求能窒慾惟不伎

則不至於軍旅數起不求則不至於淫亂不恤國事矣宣公之所以然者以其忮求也此詩所以思君子而不得之辭也孔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歟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世之人徒見夫子謂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易事也殊不知夫子抑揚反覆自有深意子路旣能不忮不求而終身誦之無日新之功故夫子進之人苟未至於不忮不求之地則不忮不求豈易也哉善學者當不溺於言語也夫子以何用不臧爲何足以臧則是不溺於言語之間知此則可與言詩矣

黃曰說此詩者謂詩人以雄雉喻宣公夫以禽獸喻其君非作詩者之意此詩大夫久役男女怨曠作此詩者自歎其雄雉之不若如詩言士如歸妻而先曰雉鳴求其牡言心之憂矣而曰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此是喻昏姻之意牧犢子七十無妻韓愈作雉朝飛操曰嗟我雖人曾不如彼雉雞生身七十年無一妻與妃是亦此詩怨曠之意也古者處宮室則欲民之無流離立嬪妃則欲民之無怨曠如大王好色愛厥妃則必使內無怨女外無曠夫今宣公淫亂而使男女怨曠此詩人之所以刺歟唐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爲充華典冊

具㦯言已許聘魏徵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顧嬪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氏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爲民父母意邪乃止今宣公淫亂而至於使男女怨曠意者其亦無如徵之臣哉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有瀰彌爾反濟盈有鷕以小反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許玉反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李曰毛氏謂夫人爲夷姜歐陽氏解之曰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宣公子伋之婦也皆稱夫人此說得之故詩之言當並淫亂者未可知也故曰公與夫人並爲淫亂○毛氏以匏謂之瓠陸農師曰細而合上曰匏頸短大腹曰瓠毛氏之說非也蓋言匏瓠非一物也鄭氏謂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陰陽交會始可以爲昏禮納采問名歐陽非之而王氏之說又曰匏之葉有可食之道其不可者苦也濟之涉有可揭厲之道其不可者深也男女有相與之道其不可者非其匹也當如王氏之說則兩句分爲兩意惟歐陽本於左傳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鄭叔向曰苦匏不材供濟於人而已韋

昭注云不材言不可食供濟而已胥匏可以渡水也此言匏有苦葉濟有深涉者是胥苦匏而濟涉不問深淺皆欲渡之也深則厲淺則揭韓詩曰以至心為厲厲者帶而上為厲孫炎曰揭者褰裳也凡人渡水則以舟淺則褰裳今也深則厲淺則揭言其不擇淺深也以與宣公之淫亂不待可否惟意所適不知有沒溺之患瀰深水盈滿也鷕雌雉聲也由輈以上謂之軌言有瀰濟盈濟不濡軌者言宣公淫亂不自覺也有鷕雉鳴求其牡者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公猶禽鳥之相求也惟知雌雄之為正而無親疏父子之別此說是也鄭

氏之說則曰渡深水者必濡其軌言不濡者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而王氏又謂濟盈不濡軌以言其淫雉鳴求其牡以言其亂二說皆不足取而鄭氏又釋牝牡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歐陽非之曰牝雞無晨豈是走獸耶此說是也雝雝鳴鴈聲之和也旭日始旦日始出也迨及也泮散也古者士之親迎則必及乎冰未泮之時而迎女故家語曰霜降而歲功成則嫁娶可以行矣冰泮而農事起則昏禮於焉可殺荀卿亦曰霜降娶妻冰泮殺止皆言嫁娶之禮必得時也今宣公安於淫亂曾庶士之不如也非特庶士之不如又行道之人不如

也故下文繼之曰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卬我也見於爾雅招招者號召之聲王逸曰以手曰招以言曰召舟人之子招我而渡衆人皆渡而我獨不渡者我待我之友也王氏曰徒涉而已猶須其友而後往而況於夫婦乎歐陽亦曰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以刺夫人忘己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二說皆通

論曰　夫詩人之載淫亂者多矣在上之淫亂者如匏有苦葉牆有茨雄雉是也在下之淫亂者如氓桑中蝃蝀是也淫亂之風非美事也而孔子删詩

不去而存之者蓋所以示監戒於天下也正如春秋篡弒之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亦所以示其監也而唐太子弘讀左傳至於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顰而更授他書是不知聖人垂戒之意也亦如詩述淫亂之事亦所以示其監戒而近世有建言者講筵不進國風是亦不知垂戒之意也夫男女之別國之大禮也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自別於禽獸今宣公好為淫亂是去禽獸蓋無幾矣故聖人列之於詩以為後世之戒使

後世能監宣公之失則男女以正男女以正然後教化行教化行然後人倫美其效豈淺淺哉此聖人錄國風旨也 黄講同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黽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非罪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齊禮反)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素節反)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

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之不我能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既詒我肄(以世反)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李迂 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一周南之風在上之人既正其家室在下之人亦從而化之如行露汝墳野有死麕是也變風既作上之人不能正其室家故下之人亦從而化之如谷風邶之詩是也故曰衛人化其上淫於新昏棄其舊室夫人之越法紀分惟其好色而已人君好色於上則下之人靡然而從之至於華落色衰故夫婦離絶所以國俗傷敗也○爾雅曰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爲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習習和舒貌程氏曰習習和也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其感也陰其成也雨此蓋言猶夫婦和而家道肥故繼之以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言夫婦當黽勉同心不可有怒也采葑采菲無以下體毛氏曰葑須也釋草曰須葑蓯孫炎曰須一名葑蓯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間謂之葑陸璣云葑蕪青幽州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蕘關西謂蕪菁趙魏謂大芥孔氏云葑與

蘴字雖異其音同也即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菲芴也其說得於釋草云郭璞曰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程氏曰采此采菲者以其有下體也無以以也此說不若鄭氏之說爲善鄭氏曰此二菜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而棄其相與之禮此說是也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曰季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杜氏釋之曰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可以其惡而棄其善此喻夫婦之道不可以宴新昏而棄其

相與之禮也德音好音也言始爲夫婦之時與爾
好音而不相違將期偕老以同死歡今之不然也
行道遲遲程氏謂我行道而遲遲不能進者中心
念其有違乎此也不遠伊邇者謂此道不遠而近
何莫置我當其分乎此說迂曲不如先儒之說爲
善先儒曰行於道路之人至將離別尚遲其行中
心猶有乖離之志不忍相別況已與君子猶是夫
婦今棄己訣別之時送我不遠惟近爾薄送我於
門內而已畿門內也是恩義不如行道之人此說
是也荼毒苦菜也青者謂之蓼紫者謂之荼薺菜
之甘也鄭氏云荼誠苦也而君子於己之苦毒又

甚於荼此說不如程氏爲善程氏曰荼至苦也乃
以爲甘新昏非禮之下也反好之如兄弟其說與
下文相屬合爲一意僕鄉本銛鉛刀本鈍愚者皆
知之賈誼則曰鏌鋣爲鈍鉛刀爲銛千鈞本重鴻
毛本輕愚者皆知之屈原則曰千鈞爲輕蟬翼爲
重凡以是非紊亂故也此言先儒之說爲尤長也
其意與賈誼云鏌鋣爲鈍鉛刀爲銛隨夷爲溷跖
蹻爲廉其旨一也言荼爲至苦矣乃以爲甘如薺
新昏爲非禮矣彼宴之如兄弟非所當安而安也
涇水濁渭水清漢書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
潘岳西征賦云清渭濁涇由是觀之則涇水濁渭

水清可見矣先儒則以謂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
喻君子得新昏故謂己惡也其說與下文湜湜其
沚不相屬此蓋言渭清而涇濁今反以渭爲濁而
其沚則皎然而湜湜湜湜說文曰水清而見底沚
小渚也言此以紊亂清濁遠惑之甚也屑潔也言
宴爾新昏不以我爲屑潔而用爲室家也石絕水
曰梁周禮注曰梁者堰也堰水以爲梁笱捕魚之
器無逝我梁無發我笱言淫於新昏而奪我室家
之道也而歐陽以謂古之人於其資生之具者尤
所顧惜常不欲他人輒至於其所於詩屢見之無
逝我梁無發我笱小弁有之胡逝我梁於何人斯

見之此說爲善然歐陽氏但指梁與笱而言亦是
發喻新昏奪室家之道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鄭
氏謂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恤我所生子孫乎歐
陽氏以爲我尚不能自容何暇恤其後嗣乎程氏
又以謂我身所爲且不能省何暇恤我既去之後
乎三說皆通而程氏以閱爲省閱比之二說此爲
長也就其深矣此言昔日勤勞治室家之事也方
泭也泳潛行也言不擇深淺皆盡心而爲之也何
有何亡言治家也何所有乎何所亡乎不擇有亡
皆黽勉而求之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程氏以謂
不特如是治其家而已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

盡其道此說不如鄭氏爲長（鄭氏）曰凡於民有凶禍之事鄰里尚盡力救之況我於君子家事之難易乎固當黽勉以蹤踰親也此說爲善慉養也既不能慉我而反以我爲仇讎夫婦之愛至於仇讎此（易）所謂夫妻反目也既阻我德賈用不售（鄭氏）言阻難也既難却我而隱蔽我之善德今我更修婦道以事之覬其察己猶見踈外如賈物之不售此說爲善（程氏）曰唯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有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也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由其心阻絕其善故也此說尤善

昔育恐育鞫及爾顛覆（鄭氏）云昔幼稚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然以育之一字分爲兩義不若（程氏）之說曰昔惟恐生養之道困窮及爾以至於顛覆今既遂其生育饒足矣乃比我於荼毒蓋言昔之養生則盡心力而爲之今既生既育之後乃比我於荼毒言其惡己之甚也此正小雅谷風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汝轉棄予是也旨美也言我有美菜蓄之亦以禦冬月窮乏之時如冬月美菜春日則棄之今乃安於新昏而但以我爲禦窮困之時

有洸有潰既詒我肄洸者武也潰者怒也（江漢）之詩曰武夫洸洸洸亦言其武（韓詩）云潰不善之貌（鄭氏）

曰洸洸潰潰然無温潤之色而盡遺我以勞苦之事窮困我然上既言方之舟之泳之游之等事以言其勤勞矣至於下文不復言其勤勞之事也（程氏）曰肄習也言詒我以武暴憤怒習以爲常矣此說是也塈息也言君子忘舊不念往昔年我始來之時安息我也欲其不忘舊也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則終身不改豈有淫其新昏者一爲好色所移則棄舊而圖新哉古之人於（戰國策）中有前魚之誓謂釣魚者既得後魚而棄其前魚（司馬相如）爲陳皇后嘗作長門賦哀陳皇后之見棄及其感於嬖妾而與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躬自蹈之好色之事其感於人者如此其在於（易歸妹）之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則戒懼之不至於離散也知歸妹之象則知谷風之刺（後漢宋弘傳）云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公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若宋公者所謂不忘貧賤矣使當時人人如宋公則谷風之詩無自而作

（黃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人君正身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其可已哉有文武之君則有二南之風化有宣公之君則夫婦失道也固宜〔易歸妹〕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蓋以戒其如谷風之詩而已〔後漢光武〕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欲歸宋弘帝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古 釣後得魚棄前魚之句〔司馬相如〕爲陳皇后作長門賦哀其見棄及其感於孟文君又有白頭吟之歎風俗之壞至此極矣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李汀〕黎國也〔春秋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潞氏之罪曰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所謂黎即黎氏之國也但言爲狄人所迫逐不知狄果赤狄否其地近於夷狄蓋後世之黎陽也寓者寄也〔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言黎侯以失地寓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勸之以歸也○〔毛氏〕曰式用也言君用在此而益微〔襄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以式爲用此二說皆不通〔蘇氏〕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於其微耳

是以識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勤吾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胡爲而不自歸乎然不若鄭氏之說爲長〔鄭氏〕云式發聲也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以君被逐既微而又見卑賤是至微也若從蘇氏之說以求詩意亦可通然下文微君之故微君之躬說者以謂非君之躬則我羣臣胡爲而在此也其說不然〔胡文定〕曰以事下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謂微君之躬微爲不有也文定之意言以微視黎侯如無有也其說與下文爲一意故可從也胡爲乎中露胡爲乎泥中〔鄭氏〕曰泥中中露皆衛邑也其說無所據〔王氏〕曰中露言有沾濡之辱而不見庇覆泥中言有陷溺之憂而不見拯救也〔蘇氏〕曰言其異於[illegible]無覆藉之者也其說皆通故凡人之失國者[illegible]猶在草莽又曰卑賤者辱在泥塗其類多如此先王建國使小大相維有患相救衛不救黎非惟失睦乃四鄰之道抑亦脣亡齒寒矣其後衛爲狄所滅齊侯以管敬仲之言而救之觀木瓜之詩衛之德齊也爲最深則知黎之怨衛也爲最切使齊之於衛如衛之於黎則衛不血食久矣

〔黄曰〕木瓜美齊衛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爲齊猗嗟

刺魯齊人作也故其詩不得爲魯式微旄丘皆黎
臣子所作而乃爲衛者黎蓋衛附庸之國也春秋
宣十五年晉滅潞氏伯宗數狄之罪曰棄仲章而
奪黎氏地三也杜氏曰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縣
有黎亭是也寓寄也喪服傳曰寄公者何失地之
君也黎侯以失地寓于衛衛無救難之志故其臣
勸以歸式微言其君被逐又爲衛人卑賤其微已
甚何爲而不歸乎胡先生曰以事下人而人不有
其事是謂微君之故以躬下人而人不有其躬是
謂微君之躬言衛人以微視黎侯如無有也中露
泥中說者以爲二邑無所經見觀詩人之意但以

爲衛既輕君矣何爲尚暴露而不歸乎何爲處泥
塗而不歸乎如口哉在草莽是也嗚呼先王建國
欲使患難相救欵恤四鄰今黎寓于衛而衛不恤
豈先王建國之意乎其後衛爲狄所滅而齊救之
使衛如齊則式微不作使齊如衛則木瓜不作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音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
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
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
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李曰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
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州有伯又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所謂衛伯即方伯
也蘇黃門曰以史記云衛頃侯厚賂周夷王始建
爵爲侯伯康叔在成王時已稱孟侯又稱衛侯則
是康叔已稱侯矣以伯爲方伯故其世世子孫皆
稱伯猶詩以召公爲召伯而非伯爵也至於眞伯
以下故但稱其本爵不復稱伯故以本爵稱今詩
言衛伯者蓋罪其不能修先祖之職以救黎侯之
難也晉文公與楚人戰于城濮能服強楚王命晉
侯爲方伯其後悼公會諸侯于蕭魚此其所以復

伯使衛而能救黎[illegible]之患則亦將復伯矣晉自悼
公已後楚人滅陳滅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
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亦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
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則衛之不能救黎
亦可知矣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
何多日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
也旄丘爾雅云前高後卑下也李巡注云前高後
卑王氏曰前高後低譬衛之於黎有始而無終也
王氏好逐句生義如南有樛木則曰南明方也旄
丘之葛則曰有始無終詩人之意但云旄丘之地
有此葛其意取譬於葛非取於旄丘葛節本延蔓

相屬今則胡爲閼誕其節諸侯本患難相救今則
胡爲不同患難也言此正如日居月諸胡迭而微
爲一意言本不微今何爲而微也叔兮伯兮何多
日也鄭氏云呼衛之諸臣叔與伯也與汝期迎我
君而復之可來而不來汝日數何其多也王氏曰
幷責其君臣叔伯言其臣也二說不如蘇氏之說
爲善叔兮伯兮同姓之國也然叔伯又不必異姓
如言叔父伯父叔舅伯舅是也何多日也何其多
日而不我救也何其處也必有與也言我何其處
於衛意必有相與而我救也望衛之救難今則不
然也下文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只是一意鄭氏

以謂我君何以處於此乎必以衛有仁義之道故
也無是理也狐裘蒙戎毛氏云大夫狐蒼裘蒙戎
以言亂也是以狐裘爲大夫服也鄭氏云刺衛諸
臣形貌如蒙戎然但爲昏亂之行王氏言狐裘以
居而息民蓋狐疑而不果之物其義利以止不利
以有爲衛不果於救黎故以狐裘刺之蘇氏曰蒙
戎亂貌也久留於衛裘已敝矣此三說皆未通當
以左氏之言爲證僖五年士蔿之言曰狐裘尨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亂貌也蓋狐裘
蒙茸喻國之亂叔伯不與同無所適從也今也諸
臣蒙戎而無救患之志非車不東也匪車不東者

言非車不能東而衛不我救也東黎國本在衛西
而所寓在東也瑣兮尾兮毛氏云瑣尾少好之貌
也流離鳥子也其說本於爾雅釋鳥云鳥少美長
醜爲鶹鷅陸機注云流離梟也孔氏從而爲之說
曰黎之臣子責衛諸臣言瑣兮而少者尾兮而好
者乃流離之子也少而美好長即醜惡以與衛之
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弱言無德自將不能常爲
樂也毛氏之意以謂衛之諸臣始而愉樂終而微
弱殆非詩人之本意不若從王氏之說爲優王氏
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蓋
詩人之意謂黎侯窮困於此瑣細而尾末矣流離

而失職矣而衛之諸臣不能救之蓋責之深也叔
兮伯兮褎如充耳褎盛服也王氏曰徒盛其服而
不能聽其告愬此說是也
論曰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黎侯
失國而寓之於衛使衛修方伯連帥之職事可也
今衛不能修其職反無救患之志豈禮也哉古先
王建國使之內外相比小大相維患難相救故有
患難而求救又禮所當然也苟爲安視其難而不
救亦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不惟不能睦乃四鄰
以至脣亡齒寒而國亦不保矣昔狄人伐邢管敬
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

可棄也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桓公特假仁義而託國救災恤鄰誠不可多得也今衛之不能救黎其不及桓公遠矣觀衛有狄人之難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木瓜之詩是也則知衛人之德桓公者深矣觀此詩則黎人之惡衛伯也亦深矣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國有狄人之難可謂己所不欲矣其可施於人哉

【黃曰】葛節本延蔓相屬今何為闊誕其節諸侯本患難相濟今何為而不同患難也叔兮伯兮不斥言衛君而微言之狐裘蒙茸攷【左氏】僖五年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杜氏】釋之曰茸亂貌也匪車不東非車不能東而衛之不我救也瑣兮尾兮言其細弱之甚而流離無所歸矣何衛之君臣若不聞也褎如充耳言衛侯褎如服充耳而不聞也【淇奧】詩云充耳琇瑩蓋充耳者瑱也天子以玉諸侯以石褎然盛服之貌古者諸侯小大相維患難相救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請救邢以從簡書於是齊人救邢衛伯其亦不知簡書也哉衛失國而齊救之黎失國而衛不救是非惟黎之微弱衛之微弱亦萌於此矣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事上者也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音祖)左手執籥(千若反)右手秉翟(亦狄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山有榛(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李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是以黃帝則有伶倫氏周景王時則有伶州鳩皆世其官也伶官者賤職耳昔戴逵善鼓琴晉武陵王晞召之而逵破其琴曰吾不能為王伶人今以賢人乃為衛之伶官正猶君子陽陽之詩序言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其詩曰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正猶此詩言君子仕於伶官其詩亦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蓋言其生不遇時屈於賤役也皆可以承事王者言賢者有王佐之才不得大用而困於伶官以見賢者之不遇而衛君之不知人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簡之一字說者不一【毛氏】曰簡大也言其為大德也張橫渠云簡略也衛之君雖不用賢而賢者不免有太簡之譏二說不通皆不如鄭氏之說【鄭氏】曰簡擇

也方〔毛氏〕曰四方也將行也亦不如〔鄭氏〕之說以謂將且也擇兮擇兮者爲且祭祀當萬舞也〔王氏〕以干羽爲萬舞非也〔鄭氏〕云萬舞者干舞也此說亦是按〔春秋左傳〕云萬入去籥之別〔公羊〕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見宣八年〔何休〕釋之曰干楯也萬舞名也故知萬舞者指干舞而言也此言衛君簡擇以充萬舞徒知盡心於此而不知有他使其能以是心擇賢有將才者使之爲將有相才者使之爲相則衛與有日矣奈何古之庸君暗主多盡心而爲之殊不知以此心擇賢者則才亦不可勝用也日之方中在前上處〔毛氏〕云教國子

弟以日中爲期鄭氏亦從此說據〔鄭氏〕之意以謂明而始行事不當至於日中之時遂生此教國子之說〔毛氏〕言方將萬舞旣言用之於四方於公庭萬舞又言其親在宗廟公庭豈於詩中有教國子弟之事蓋此但爲擇人又求日中而習之在前上處言居於舞列之上也碩人俁俁公庭萬舞碩大也俁俁〔說文〕曰壯大也公庭〔鄭氏〕親在宗廟公庭〔論語〕八佾言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疏〕曰季氏庭也由此觀之則公庭者乃宗廟之庭蓋言俁俁之人不宜舞而今居於舞列之前也〔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也在前上處者至近而易

察之地也若時不能察而用之此其所以刺之也此說甚善夫碩德之人心廣體胖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今也居日中易見之時在前列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況在側微之間而望君之見察乎蓋好賢之主雖賢者隱於側微之中而必欲知之如高宗之於傅說初無一日之素而高宗用賢至意雖不見其狀貌猶且於夢中得之苟棄才之主雖賢者日接於前而莫知如唐明皇末安祿山竊發河北盡陷獨顏眞卿爲平原堅守不下乃使司兵李平馳奏朝廷元宗曰我不識眞卿何如人乃能如是然顏

眞卿嘗爲監察御史密遇天子之光久矣而元宗乃不見察若元宗者所謂棄才之主矣此碩人處於前列而衛君不見察亦猶是也有力如虎者言力可以禦難也賢者而稱其有力〔王氏〕云羔裘之詩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所謂有力者非賁育之謂也羔裘所稱此詩是也〔春秋〕〔襄十年〕狄虒彌魯人也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蓋古人多於斷章取義不當拘此詩之言蓋言其賢人才力如此非謂猛暴如虎者也若闞如虓虎亦言其力也豈是果若虎乎如股肱之寄在忠力

是乃此詩所謂力也蓋非如所謂羿善射奡盪舟之力尚力而不尚德也此章言執轡如組者（王氏）云此言藝也（程氏）亦以謂藝也（蘇氏）之說尤為明白其說曰組者織組也織組者總織於此而成文於彼蓋御者執轡於上而馬調於下如織組也言有力而善御者可以禦侮也而使之執籥秉翟二說皆通蓋言衛之賢者多材多藝無用不可而乃使之執籥秉翟籥者周禮籥師掌教國樂（郭璞）曰籥如笛三孔而短小是也（鄭氏）謂碩人多材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而（歐陽）以為不然左手執籥非賢者之所宜也豈可以為能哉矧能籥舞豈

是為文武之道備此說是也赫如渥赭赫赤色也渥厚漬也言碩人容色如厚傅丹君徒錫其一爵而已齊故以乃所以待賤也（程氏）云必言其顏色之美以見其赭之容貌易見而不見知也此說是也山有榛隰有苓榛栗也苓大苦也（爾雅）以為甘草（沈存中）以為非亦未可知然也蓋言榛之在山苓之在隰皆得其所而碩人乃不得其所曾榛苓之不若也云誰之思（鄭氏）云我誰思乎思周室之賢者以其宜薦碩人與在王位（蘇氏）云賢者仕於諸侯而不得志則思覬之天子此說皆未盡詩人之意蓋言我思周之美人周在西也所以思者蓋

美人宜為西方之人可在天朝而今乃失其所故序曰皆可以承事王者是故人君之用才當以不次用之伊尹一耕夫耳成湯用之以為相傅說一胥靡耳高宗用之以為輔是皆王佐之才用之小任之輕則不足以稱其才也今也有王佐之才不得仕於王朝而反事於衛國已為失所矣況又為伶官乎孔子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嘗為委吏矣曰會稽當而已矣夫孔子以聖人之才足以當伊尹傅說之任其不遇如此以是知戰國之時賢士不遇可勝數哉

【黃曰】自黃帝使伶倫氏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為

黃鍾之管周景王鑄無射問於伶州鳩故後世呼樂官為伶官此卑賤之職而衛乃以賢者為之晉戴逵破其琴曰吾不為王伶人蓋惡其職之賤也日之方中易見之時在前上處易察之地而衛君猶不見察況側微之間乎（公羊）曰籥者何文舞也翿者何武舞也則萬舞指干舞而言之有力如虎亦猶言股肱之寄在忠力其足以衛國家也執轡如組言其進退有法足以御衆也有賢如此而乃使執籥秉翟猶（君子陽陽）之詩言左執簧右招我由房也赫如渥赭猶言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見其容貌之盈粹有賢如此而公但言賜之以飲爵而

已西方美人蓋言如此賢者當在王朝以爲王者之佐如序所言皆可以承事王者也嗚呼爲衛之賢者何不去乎曰爲乘田爲委吏不害爲孔子而後世之責當有所歸也賢者又何嫌爲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貴賤在周秦而不在士賢者之仕伶官非特爲賢之恥而實衛之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毖（卑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賤）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

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還車言邁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 古者諸侯女嫁於敵國父母在則有歸寧之禮父母終則使大夫歸寧其兄弟所以遠嫌也今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蓋知其非禮遂輟而不行是能以禮自克故詩人取之○毖彼泉水毛氏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而說文則又言毖字從水從必然治經者不欲輕改其字以從己說且從毛氏之說淇水名也淇衛地水出衛州共城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言泉亦流至淇而我獨不得歸反泉水之不若也懷念也言我有念於衛無一日不思也孌彼諸姬聊與之謀孌婉也諸姬同姓之女我思於衛欲略與之謀婦人之禮觀其志意親親之恩也出宿于泲鄭氏云泲禰者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而王氏又謂出泲禰蓋父母之國地名干與言嫁之國也四地皆無所經據然始嫁時別於此而之夫家猶可說也下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殊不相屬不若且從毛鄭之說言婦女思歸適衛所由之道以父母沒不得歸故言女子生而有適人之道遠於父母兄弟之親故禮緣人情使得歸寧也問我諸姑遂及伯

姊言欲歸徧問於諸姑而及伯姊也出宿于干此亦思歸我將出宿亦是所由之道非實出此蓋擬議而後言之也載脂載舝脂膏也車不駕則脫其舝言我脂舝其車而歸衛遄疾也言欲疾至於衛非有瑕疵也而何爲不可也害何也害與害澣害否之意同我思肥泉鄭氏云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亦如下文思須與漕也須漕二邑衛在須邨在漕思則悠長也此但是思衛之事自毖彼泉水至於我心悠悠可謂思之切矣終能以禮自克故但出遊以寫我憂也雖欲思歸而終不得其意與竹竿同也夫女子父母在則歸寧父母終

則使大夫歸寧禮也今父母終不得歸寧則眷眷而懷之人情之所不免也然終不歸者禮當然也禮者天下之大防禾禍之所由生殆猶防水之至人而知禮一舉足不敢妄動故歸寧父母雖未有害而禮不敢往也故泉水載馳之詩聖人皆著於經以示後世也苟為不顧禮法如隄防一決則瀰漫無所不至而不能救如齊之文姜是也桓公十八年書夫人姜氏遂如齊莊元年又書夫人姜氏遜于齊二年又會齊侯于禚四年又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又如齊師七年又會齊侯于防穀其無所忌憚故聖人於春秋一一而譏之知春秋之書文

姜則知泉水之美衛女

黃曰　泉水非衛國之詩也而亦列之於衛蓋其所思者衛國所歌者衛音所言者衛地則列之於衛風宜也泉水尚流而至於淇巳不得復歸於衛故因以起興出宿于泲飲餞于禰至于干于言皆非果有是也但思之之辭思而不可得則亦悠悠而永歎出遊以忘懷而已夫父母既沒於禮不可歸泉水之女可謂思而止於禮者也苟為不顧禮法如齊之文姜則不容於詩不數於春秋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五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六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時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巳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李曰　言衛之諸臣盡瘁於國而不免於終窶且貧不得志甚矣記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大夫忠信所以待之重祿所以養之然後可以勸士今衛之忠臣其盡瘁如此且不免於終窶且貧將何以為

勸養之道然人臣事君惟效其忠而已若以利祿存心則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表記曰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也以小言受大祿則報喻其分固不當受也以大言受小祿是不見知於君亦所不當受也衛之忠臣終窶且貧是不見知於君也可知非是專較其廩祿之厚薄也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毛氏說以北門背明向陰喻巳仕於暗君猶行而出北門諸家之說皆同據此詩但以從王事出自於北門矣非取譬於暗君也下文曰王事適我則以王事有所之往矣憂心殷殷者言君子不得志而小人用事此其所以可

憂也終窶且貧先儒以謂貧窶兩事窶謂無財可以爲禮貧謂無財可以自給竊謂貧窶不必如此分别爾雅曰窶貧也窶只是貧而兼言之以見貧之甚也莫知我艱說者謂終窶且貧君之莫我知也莫知我艱固是人之莫我知然亦不必如此分别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君已不我知則君之罪也今也歸之天而不怨於君乃知天命者之言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適之也埤厚也敦近也遺加也言王國之事皆就於吾身而吾終窶且貧是徒勞也故自外入室人交徧來責沮我見其勞苦而家之窶貧不能無怨使忠臣而亦懷怨

懟則與無知之婦人何異故但歸之於天而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然此詩云婦人或譴之或摧之則與殷其雷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大異矣夫自古無道之世無功者受祿有功者不見知無功而受祿則若伐檀之詩是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此之謂無功而受祿有功不見知則此詩是也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而不免於貧窶則衛君不我知也甚矣無功者食祿有功者不見知則有功者必怨故北山之詩我從事獨賢役使不均以至於不知叫號

或慘慘劬勞而怨憾之情如此今北門之詩則不然是能安窮順受歸之天者也昔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魯平公欲見孟子而嬖人沮之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夫孔孟所以能過人者以其能樂天知命也而北門之大夫亦爾可謂賢矣王氏乃以謂人臣事是君爲容悅者其北門大夫之謂乎若有道之士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說不合詩人之意龜山已言其非矣玆所以不復云

黃曰　此詩言出自北門是特忠臣役於王事自北門而出耳諸人以背明向陰喻其君之昏闇安有

爲人臣子以仕不得志而遽以昏闇喻君乎韓文公貶知潮州見吏與民言朝廷清明天子愛民而未嘗敢有怨辭也蓋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雖勞而不敢怨惟當泣於旻天以自責已而已北門之忠臣役於王事而困於貧窶既不見知於其國復不見知於其家自常人處之有不能堪者而此詩特歸之天可謂不見是而無悶人不知而不慍也嗚呼匪兕匪虎而孔子弦歌不輟嬖人臧倉沮孟子孟子曰吾不遇魯侯天也北門之忠臣可謂樂天知命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

而去焉

北風其涼雨(于付反)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紀力反)只且(子余反)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李曰言衛之君臣並爲威虐不規相攜持而去他國也夫三代之時君有愛民之心故天下之人並蒙其澤自三代而後君臣上下同惡相濟秦始皇之爲君虐甚矣李斯之爲臣復以暴虐漢武帝之爲君暴甚矣而張湯杜周之爲臣皆一時

之酷吏唐武后殘忍加以來俊臣之徒爲之爪牙是皆同惡而相濟使人臣而有愛民之心而君暴虐則爲臣者當奉身而去使人君而有愛民之心而其臣暴虐則君當黜之今也君臣並爲威虐則是上下一體此百姓所以舍無道之國而之有道之國也○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北風寒涼之風也雱盛也喈疾也霏甚貌歐陽公說云雖風雨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相與攜手同行同歸衛風冒雪避衛之虐亦不憚雨之寒而往也然詩人之意以風雪寒威喻君政酷暴病虐百姓如終風之詩云終風且霾終風且曀之類皆取譬於暴虐而此詩亦然程氏云四時之風春而自東生物也夏而自南長物也秋而自西成物也冬而自北殺物也以北風之肅殺於物故多興虐政也風而又雪者則其雪甚矣王氏之說曰北風之寒也而以爲涼北風之厲也而以爲喈此以言其爲威雨雪之散也而以爲雱雨雪之集也而以爲霏此以言其爲虐則鑿之甚矣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言彼有推恩惠而好我者我與此人攜手而去欲其共歸有德者也曰同歸同車者皆同行之意故也而王氏云乘車則非賤者也攜手同行則賤者去也攜手同車則貴者去之矣言國人無貴賤皆憚其威虐莫

不舍之而適他國也蓋民常情去就視君書云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瘝病也言在位皆爲民之病紂既威虐而在位者又皆爲斯民之病則民安得不攜持而去及其出亡也紂出執之然民終不可得而留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鄭氏以虛邪容止也言在位之人其威儀虛邪寬仁者今皆盡爲亟刻之行矣其說不通王氏以虛邪只作如字讀其虛者不以伎害物邪者不以正格人二者雖君子小人之道不同然宜皆不爲威虐者也以虛爲君子以邪爲小人其說鑿矣惟歐陽程氏之說爲當歐氏之說

曰其可虛邪而不進乎當急去之矣程氏以虛邪爲寬容只且助語言尚可寬容徐緩乎宜急去之夫民之去父母國豈人之本情也哉昔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今衛之暴虐而民急去者蓋恐遲留於此而遭其禍必有大不忍於此而奪其情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王氏狐赤烏黑莫能別也鄭氏云赤則狐也黑則烏也猶今君臣相承爲惡如一歐陽又以謂民各呼其類而往皆不如程氏莫赤者匪狐乎莫黑者匪烏乎以見其色而知其物也豈難辯哉觀其政之道則知其暴虐將及於人矣蓋望其赤則知其爲狐望其黑則知其爲烏爲虐則知其爲禍必矣如周之興不必觀其白魚之祥但觀其與仁政則知其必興矣如紂之亡不必觀其晝星見而雨但觀其虐則知其必亡矣夫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使人君能撫其民民必翕然歸之雖欲敺之而民不去也使人君虐其民則民望望然去之欲撫而留之亦不可也旣去無道之國則必歸有道之國蓋無道之國敺民也孟子爲叢敺雀者鸇也爲淵敺魚者獺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如漢高祖入關秋豪無所取與民約法三章去秦之暴政而民皆悅之迨項羽入關焚燒宮室而秦民失望若羽者正爲

高祖敺民也爲人上者可不戒哉

【黃曰】觀此詩而見民情之不可失也夫人情豈欲去其室家而之他國哉而北風之詩言衛之人略無愛君之心歟君臣並爲威虐則民無所措手足其欲去塗炭而坐衽席避水火而適樂郊亦民情之所同然歟孟子曰爲叢敺雀者鸇也爲淵敺魚者獺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觀湯武之興而簞食壺漿之迎有不辭者漢高帝入關而父老爭持牛酒民情所在其可一日失乎人君苟能發政施仁則耕者皆欲耕於其野商賈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皆欲出於其塗賢者皆欲立於其朝而尚忍去之哉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躕（直朱反）靜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反）管彤管有煒（于鬼反）說（音悅下同）懌女美（下同）自牧歸荑洵（荀）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李曰】衛宣公之無道上烝納於夷姜下爲又納於宣姜故國人化之而淫風盛行詩序曰刺時也以衛之風俗皆效宣公而爲淫亂之事故谷風之詩言衛之人化其上○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毛鄭王張皆以爲美詩如毛氏云城隅以言其高而不

可踰此但說城隅兩字至於俟我則說不出張氏
則以爲夫人居後宮之西北是城隅也俟我人君
也此猶可說也於自牧歸荑則說不行惟歐陽以
爲刺時詩衞人化其上雖貞靜之女亦俟我於城
隅既而失約求之不見故搔其首而踟躕靜女其
孌貽我彤管靜女孌然而美好遺我以彤管彤赤
色赤色之管可以悅人如女色之美可以悅懌也
自牧歸荑言自牧田之地而歸我以荑荑茅之始
生也信爲美且異然非可以比女人之美但遺之
以爲美耳男女相遺正如溱洧之詩云贈之以芍
藥之類東門之枌之詩貽我握椒從歐陽之說惟
彤管可疑其說難通惟毛鄭之意謂彤管者后夫
人必有女史所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歐陽則以
謂彤管既是王宮所有之物靜女何由得之況古
者針筆皆有管樂亦有管不知所謂彤管何物也
如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
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又以爲美
事今但闕之以待知者
黃曰 歐陽公以爲貽我彤管如贈之以芍藥貽我
握椒之類走特男女相遺以通情結好云耳古者
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彤管乃色之尤美者毛
鄭以爲女史所執以書后妃羣妾功過之筆而歐

陽子辨之予以謂毛鄭之說必有自來不可非也
左傳定公九年言靜女三章取彤管焉杜元凱注
以爲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美在彤管則歐陽之說
爲不通矣歐陽疑俟我於城隅非靜女之事予以
爲俟我於堂乎而以待親迎之禮今宣姜與宣公
爲淫奔之行則又不足言此故詩人刺之
新臺刺衞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於遙反
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新臺有泚七禮反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
斯淺反新臺有洒七罪反河水浼浼每罪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李曰 宣公上烝於夷姜而生伋爲伋娶其妻伋之
妻自齊來宣公聞其色之美欲納之又恐其不從
爲故於河上作新臺而要之國人皆知其惡宣公
不自知其惡此宣所以爲宣也○新臺有泚河水
瀰瀰毛氏云泚鮮明貌瀰瀰盛貌洒高峻也浼浼
下也王氏以泚爲清瀰爲盛言爲清潔之臺而盈
其淫汚之行毛氏以水所以潔汚穢反於河上而
爲淫昏之行二說皆非原詩人之意蓋以記其作
新臺於河上而水瀰瀰泚泚而已新臺臨河今澶
州尚存遺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燕婉安順也籧
篨不能俯者也戚施不能仰者也鄭氏說以齊女

來嫁於衛其心本求燕婉之人謂伋也反得籧篨不善之人謂宣公也此說固然至於籧篨爲口柔戚施爲面柔其說非也王氏以籧篨不能俯者所以刺宣公之無見於下戚施不能仰者又以言齊女之無見於上是以亂人倫而不恥也亦非也惟蘇黄門之說謂此二者天下惡疾而詩人之言所以深惡宣公也其說得之矣而歐陽公謂宣公之築臺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皆仰面視之旣而惡之又不能仰視皆不如蘇氏之說其曰籧篨不鮮者言籧篨之疾不善也不殄者言籧篨之疾不絕此見其惡疾之多也魚網之設鴻則離之夫

網者所以求魚今也鴻反離之是其所得非所求也如宣姜本求伋而反得宣公是也觀此詩則國人惡宣公甚矣國人深惡之而宣公乃安然而爲之宣公其非人乎聖人存此以戒後世後世之君宜懲其艘而乃有蹈其惡者如楚平王爲太子建娶於秦費無極言秦女美王遂自娶之唐明皇爲壽王娶楊妃聞其美色更爲壽王別娶而自納爲妃是此三君皆其惡一也故左傳載子產譬蔡侯之惡曰其不免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人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當有子患乎其後景公果爲太子班所殺以此見其爲惡之報也衛宣公楚平

王唐明皇雖無景公之禍然宣公之子伋壽皆爲所殺惠公奔齊其後惠公子懿公爲狄所滅楚平王有鞭尸之禍吳入郢幾失其國唐明皇末年盜發幽陵身竄南蜀幾失天下則知淫亂之禍其報如此可不戒哉

【黄曰】此一詩乃國人惡宣公之辭鄭氏失其義辭鄭氏者又從而自庆之歐陽公謂宣公淫恣於新臺之上國人過其下者或仰面而視之故曰籧篨戚施按國語謂籧篨戚施與焦僥侏儒之類謂之八疾則詩人之意以爲宣公之惡疾不少而且不絕也向烝夷姜今又淫宣姜其惡疾可勝言哉燕

婉之求或以爲伋于以爲宣公美辭順語而感宣姜也則詩人之意明矣宣公之疾固疾也而宣公不自知其疾故詩人疾之後世如楚平王唐明皇皆爲此疾所眠至於幾死可不畏哉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爲（去聲）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李曰】宣公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於公公使之齊使盜先待於隘欲殺之壽知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逃壽竊其旌以先往盜

遂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見
桓公十六年國人見無罪而死作是詩以思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蘇氏以二子自衛適齊必涉
河乘舟然焉知自衛適齊以爲乘舟耶不如歐陽
以爲譬喻言乘舟者無所維制汎汎然徒見其影
則其終必有覆溺之禍二子之輕生此所以有見
殺之禍也國人救之而不可得是以思之養養然
憂而不知所定也逝者往也不瑕有害者蘇氏言
二子若避害而去於義非有瑕疵也而曷爲不去
哉衛宣公奪伋之妻而又殺伋楚平王奪建之妻
而又殺建二人所爲若合符節人君一惑於色則

父子之間害恩害義如此乃知好色之爲害也夫
宣公既奪其妻矣而又從而殺之則宣公之罪也
然而於伋亦不能無過焉蓋父之命有可從者有
不可從者如舜之爲子見大杖則走小杖則受小
杖則受是可從大杖則走是不可從也不從父之
命則其過在己陷父不義則是歸過於父與其歸
過於父寧且歸過於己也今也伋既不能避害而
見殺是不可從而從也壽之爭死非所宜矣無救
於兄而重父之過君子以爲非義也昔晉獻公將
殺其太子申生重耳令去其國申生曰不可君謂
我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吾何行如之遂縊

於新城是以謂之恭世子矣太子申生謂之恭則
可而謂之孝則未可也若伋壽以恭名之則可論
其孝則亦未可也
【黃曰】楚平王奪建之妻而殺建衛宣公奪伋之妻
而殺伋私慾既甚天理必絕若仇讎然風俗敗壞
至此極矣或曰是敗風俗也聖人何爲不刪曰聖
人所以示戒於後世也聖人以宣公淫亂之事爲
衛風之首而齊人救衛之亂爲衛風之終聖人之
意深矣天下國家所以維持安全者禮也禮亡矣
其能國乎父子相爲仇敵則與夷狄何異天理既
亡人倫既亂則與禽獸何異衛之爲夷狄所閒者

久矣不然則蕞爾之狄何能一旦舉堂堂之大國
而墟其社稷哉卒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
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今宣公淫亂至於殺其二
子是亦戎狄而已矣則衛之爲狄所滅非一朝一
夕之故也聖人不刪宣公淫亂之詩而以木瓜之
詩繫之於終焉蓋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人君於閨
門衽席之間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鄘(音庸)柏舟詁訓傳第四　國風

柏舟共(音恭)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
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之

死矣髧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李曰 共伯者衛僖侯之子也史記云衛共伯之弟和是爲武公和有寵於釐侯釐侯多與之賂和以賂賂士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羡自殺衛人因葬於釐侯旁按詩序曰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守義初無簒奪之文且武公賢者衛人謂睿聖武公奪適之事未可以誣之故疑之而不錄也今以詩觀之但蚤死則知子由之說爲然夫簒奪天下之大惡也以武公之睿聖豈爲是哉猶後世以宰予爲與田常作亂也蘇子能辯其誣善矣世子既蚤死共姜能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則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絶之所以止父母奪己之意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王氏立說以柏非不可以爲舟然而爲舟者非柏之所宜以譬則女非不可以再嫁而再嫁非女之所宜王氏之說多以柏爲不宜舟如前柏舟亦曰柏者天下之良材也不以爲舟皆非也前之柏舟則其意在於汎汎其流言柏舟不可以載物而徒汎其流則其誣一也此柏舟則其意在於從中河也共姜自誓若柏舟之爲物當常在中河如婦人之義當常在夫家若捨之而

之它則不可中河即河中也如在彼中谷即谷中也在彼河側亦言其在河之側與上文其意則同矣髧兩髦之貌兒生三月剪髮爲鬌男角女羈內則注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喪大記云小斂主人脫髦則共伯之死時僖侯已葬去髦久矣猶云兩髦者孔氏云追本在父母時飾也實維我儀儀匹也言共伯實我之匹也特亦匹國語云丹朱憑身以儀之是亦儀匹之意也之死矢靡它誓至死而無有它心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天也父也母也言父母何不信我而欲奪己以再嫁乎夫忠臣不事兩君貞女不嫁二夫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則知婦人之節皆當如此然而風俗薄惡禮義消亡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若共姜者當共伯蚤死能守節義不嫁乃不從父母之意可謂難能矣後漢蔡琰始適河東衛仲道旣而夫亡又適胡人凡兩適夫其節已失矣然而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范曄載之於列女傳夫以博學才辯乃婦人之末節至夫死不嫁乃婦人之大節彼旣失其大節而區區於末節何足道哉琰之失節比之共姜固藹藹不相侔而范曄之去取異矣呂吉甫嘗曰匹婦不嫁無以自存共姜乃衛世子之妻公室

之婦其勢非不能自存故以不嫁爲宜此說非也後世婦人有改嫁者以謂飢寒所係遂失節而再嫁殊不知失節之大罪不容誅飢寒之患所係者小再嫁而失節所係者大五代王凝妻不忍以手見汚於人爲一身之累遂斷其手雖死不避況於飢寒乎以此見吉甫之說又不然也

黄曰予嘗讀詩至鄘之柏舟喟然而歎曰當衛國淫亂之時而備[illegible]是婦人也哉吾乃[illegible]知天理之不可泯沒而天下未嘗無正人也共伯雖死妻能守義父母欲奪嫁之而誓弗許其守死不貳之志雖忠臣正士無以過其節孔子删衛之詩而亦幸之深也是其所以爲鄘風乎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以喻婦人雖亡其夫亦不可以它適也髧彼兩髦實維我儀言婦無夫不事膏沐自誓以此終其身也特以言實我之特節如此不必以爲匹也婦人從夫人臣事君其義不可不明而不可有貳心此皆當然之事而在衛國則有深可貴者唐太宗賜蕭瑀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純臣吾亦於衛國淫風而深歎共姜守義之志也

墻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墻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墻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墻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李曰閔公二年左傳曰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者即公子頑也乃惠公之庶兄宣姜惠公之母也王氏曰當是時惠公幼故刺其上也楊龜山乃以爲不然言衛人化其上故淫風大行公子頑之惡國人雖疾之而不可道序言刺其上者蓋推本而言之非謂惠公之幼也○墻有茨不可埽也毛氏謂墻所以防非常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墻如毛氏之說不可埽則得詩人之本意而謂墻所以防非常茨蒺藜非也鄭氏又從而附其說歐陽詳言之矣王氏又以謂墻所以限制内外有避嫌之道故以況君墻茨爲之穢故以況公子頑是亦毛氏之意不可取也惟歐陽公云宣姜是國君之母欲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耳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墻理當埽除然欲埽則恐傷墻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則惟恐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此說是也蓋詩人欲埽去墻之茨又恐傷其墻正猶投鼠忌器鼠近於器故不可投也茨生

於牆不可埽也不可襄者如詩人謂玁狁于襄是也東者東而去之也中冓之言宮中所冓淫亂之言也詳審也讀毛氏云抽也不必以讀爲抽但宣露之意也善乎楊龜山之言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閫之言至不可讀其汚甚矣聖人何取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謂祕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然行無隱而不彰言無細而不聞苟行淫昏於庭闈而牀簀之言無不踰于閾外其爲諷誡深矣蓋天下之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此勢之必然也昔班固作漢史凡諸侯王爲淫亂之事褻

瀆之言一一備載似非作史之體也然得詩人垂戒之意也彼漢之諸王當其爲惡謂世莫之知今史臣載於書則是當世亦知之以是知惡之不可掩也若秦之時誹謗者誅偶語者棄市想秦之過惡是無知之者也然攷之史無不具載則人亦知之大抵人之爲不善固欲人之不言人之不知然終不免於人之言人之知也由是觀之則是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學者其可不盡心於斯言乎一云殿中通謂之中冓

【黃曰】衛國淫亂之風及於牆有茨之詩有不可言者矣言之則汚齒牙書之則汚簡策詩人以爲不可道其疾之深矣宣公納伋之妻而公子頑通乎君母傳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加音)委委(於危反)佗佗(徒何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反)髮如雲不屑(先節反)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勑帝反)也揚且之晳(星歷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符袁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也

【李曰】夫人宣姜也言宣姜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詩人陳古人君之德以諷之鄭氏謂人君乃小君也或者小字誤作人耳理或然也小君者言其德只足以爲國君之配故服其夫人之服而宜與君子偕老如文王之后大姒有關雎之德故詩曰天作之合言其配文王實天作之也今宣公淫亂以宣姜配之是其同惡相濟也故詩人深責宣姜徒盛其衣服而無其德不足與君子偕老之道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周禮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副之爲言覆也

所以覆首而爲之飾毛氏云副者后夫人之首飾
編髮爲之祭統曰夫人副禕蓋首著副而服禕衣
也笄衡笄也以玉爲之垂於副之兩傍當耳其下
以紞懸瑱是也六珈者鄭氏云珈之爲言加也副
旣笄而加此飾如漢金步搖之上飾也古之制所
有未聞然考之後漢輿服志步搖以黃金爲山題
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
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蓋漢之
時皇后之飾如此亦是倣象此詩之制也然畢竟
不知六珈果何物耶但見其加上者飾之有六而
所施之處亦未知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孫炎曰

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蓋言其威儀也言其行
步詳緩長大之美如山之崇如河之深如山之崇
則不至於慢易如河之深則不至於淺狹象服是
宜象服謂褕翟闕翟也夫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
山如河則有德矣故可以稱其服今也以宣姜之
淫昏其如是服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說文曰玼
玉色之鮮也言褕翟闕翟其色之鮮也褕翟刻繒
爲翟形畫以五色綴之於衣闕翟者亦刻繒爲翟
形但不畫以五色故謂之闕翟此二者皆侯伯夫
人之服鬒髮黑也左昭公二十八年有仍氏生女
鬒黑而甚美光可以鑑故舉詩云鬒髮如雲服虔

云美髮爲鬒是鬒爲黑髮也如雲衆也屑潔言其
髮之美故不以髢爲屑潔說文曰髢益髮也言人
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今此髮旣美矣故不用他人
之髮以益之也瑱所以塞耳也以玉爲之如淇奧
曰充耳琇瑩是也揥所以擿髮也以象骨爲之如
葛屨詩佩其象揥是也揚眉上廣其面之色又白
晳也左傳曰澤門之晳是也上旣言衣服容貌之
盛以此言其胡然而尊如天耶胡然而尊如帝耶
以其有德故尊之也鄭氏以帝爲五帝其說出於
穿鑿其語不可信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蓋反覆言
之程氏以帝爲君亦不必如此瑳兮瑳兮說文曰

玉色鮮白也瑳兮言其展衣之白也絺以葛爲之
縐絺絺之蹙蹙者是紲袢也毛氏云是當暑袢延
之服王氏則據說文袢當讀絆然袢字又與絆繫
字同紲與褻狎之褻字同此紲袢人只作紲是自
爲異同難以取信毛氏但言袢爲當暑袢延之服
至於紲字全不見義王氏之說曰暑服則加紲袢
焉所以自斂飭也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且顏角
豐滿也信如此之人可以爲邦之媛也媛美女也
王氏云以展爲有信誠之道焉且王氏旣以上文
爲冶容又以下文爲有誠信其文殊不相貫故知
展如之人兮蓋言其服飾之盛容貌之美信如此

之人然後可以爲邦之媛也喪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之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之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之以君子之德苟爲徒服其服而無德與衣猿狙以周公之服者何以異夫人所以服者以其有德而已豈直以衣服爲觀美邪善乎東坡之言曰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觀其深意爲故其譏刺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不善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弁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

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詳觀於詩大槩如此如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是國君之稱其服也如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是國君之不稱其服也朱幩鑣鑣翟茀以朝是夫人之稱其服也如此詩是夫人之不稱其服也左氏傳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今也夫人無其德而徒服其服故國人譏之若此豈非身之災乎

黃曰 東坡云云見前君子偕老一詩盛言夫人服飾之盛而當思所以稱之以愧宣姜耳副笄六珈揚且之晳也止 上六段見本章 則又有其容矣既有其服又有其容當思所以稱之瑳兮瑳兮是紲袢也止其末章又言信有如此之人而後可以助人君之內治以爲邦人之倚賴其微意以責其不能如此蓋服必與德稱而後可以無愧不然則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所謂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

桑中刺奔也衞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 沬音妹 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 於遙反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

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李曰 衞之夫人淫亂臣下化之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故政教荒散世俗流移淫亂成風不可止也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正此詩之謂也爰采唐矣唐是蒙也爾雅曰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蘇云唐菟絲也託采唐以相誘也蓋其采唐於沬之鄉其所思乃在於孟姜正氓所謂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是也鄭云於何采唐必沬之鄉沬邑名也沬鄘邑近衞地書曰明大

命於沬邦紂都朝歌即此是也云誰之思所思者誰乎在於美好孟姜爲淫亂也所以思孟姜者孟姜與我期於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此所以思之也桑中上宮皆地名也淇上淇水之上也王氏云上宮城中之宅也方桑之時民宜在田不宜在城中之宅皆曲說也葑蔓菁也孟長女也弋庸皆姓也王氏則以孟姜爲公室以弋庸爲世族其稱姜與弋庸皆曰孟者孟則長矣而猶犯禮則季稚可知不必如此分別也詩之國風惟衛風陳風多淫泆之事衛詩三十有九其淫亂者十有一如雄雉匏有苦葉凱風谷風新臺靜女牆有茨桑中鶉之奔奔蝃蝀氓之詩淫亂之詩如此其多原其所自蓋有由矣衛自宣公淫亂而世族在位從而淫亂其民亦從而化之至於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隊自幽公宣公之亂而子仲之子從而化之以至於男女相悅而憂思感傷惟其公族既化則下從之矣孟子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春秋之時魯之君率皆專權自恣征伐不請於天子故三家亦皆專權自恣三家既專權矣故陪臣亦執國命勢之相激使之然也夫爲人君者必當正其本本正則末從而正矣苟不正其本而區區於法制將以禁民之淫亂何得而正哉

黄曰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衛國之風而至於此則亡之兆矣孟子言王曰何以利吾國推而至於大夫推而至於士庶人莫不皆然則謂非其國而危之兆也宣公不知戒謹於衽席之上而成衛國淫奔之風爲衛國者其能久乎

鶉音純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李曰宣姜通於公子頑衛人惡之故作是詩以刺之言宣姜之行反鶉鵲之不若也○鶉之奔奔鶉居也今之鵪雀莊子有鶉居詩人有懸鶉莊子曰鳥鵲孺陸農師云鳥鵲傅枝上憖故謂之孺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以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蓋公子頑乃惠公之庶兄也言鶉鵲尚且如此人之行乃不如是也故下文則曰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者言人之不善我以爲兄兄公子頑也頑乃惠公之庶兄也我以爲君者人之不善我乃以爲君君者宣姜也夫人稱曰小君故謂之君左傳襄九年筮穆姜曰君必速出則知小君亦可謂之君也徐安道曰一章言我以爲兄斥

公子頑故先言鶉鵲好鬬以守所匹男子之義也二章言我以爲君斥宣姜故先言鵲鵲之性不淫其匹者婦人之義也據此詩言鶉鵲但顚倒其文而便於押韻爾陸氏謂我以爲兄兄女兄也我以爲君君女君也故序曰刺宣姜曰兄者妹刺宣姜之辭曰君者妾刺宣姜之辭也其說皆不然序言衛人刺之亦猶牆有茨序言衛人刺之不必專指妹與妾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知人倫故也禽獸而不知於人倫所以爲禽獸人而知人倫所以爲人所謂人者以其爲萬物之靈苟不能明於人倫則失其所以爲萬物之靈矣詩人多以禽獸而比人如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匏有苦葉言有鷕雉鳴雉鳴求其牡南山言南山崔崔雄狐綏綏皆刺其淫亂故以鳥獸比之也今此詩序曰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亦疾之甚也大學言詩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鳥獸苟能知所止而守其匹名雖爲禽獸而其實人也人苟不能知所止而失其匹名雖爲人而其實則禽獸也以此推之螻蟻有君臣之義人而無君臣之義則螻蟻之不若也虎狼有父子之仁人而無

父子之仁則虎狼之不若也鴻鴈有兄弟之義人而無兄弟之義則鴻鴈之不若也至於一草一木一蟲一豸皆有妙理學者於此類求之然後可以盡爲人之道也

黃曰 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使自別於禽獸又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今宣姜瀆亂人倫故詩人以爲鶉鵲之不若夫詩本敦厚而忍以禽獸喻之則其君亦可知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定(丁佞反)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音曹)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反)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升彼虛(起居反)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然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反)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李曰此詩言爲狄所滅者閔二年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滎澤而敗是也東徙渡河者衛之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二十人是也桓公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邑戴公一年而卒齊桓公於是率諸侯攘夷狄而城楚丘乃衛故城也始建城市而營宮室文公於是始建城市而使民得以交易營宮室而使民得以安處得其時而合法度此百姓所以悅之而國家殷富言非特民之富而公家亦富故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定之方中營宮室時之星也爾雅曰營室謂之定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杜氏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興作定

之方中作于楚宮蓋定星昏中之時於是而作宮也揆之以日作于楚室者揆度其日之出入以定其東西南北也攷周禮匠人云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此所謂揆之以日也毛氏云度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氏之意則以謂定星之昏正四方而中取則視之以正其南因準極以正其北作爲楚丘之宮也度之以日影度日出之影與日入之影以知東西而作爲楚丘之室也其說不然按詩但言得土功之時制不聞有東西南北之別也不如王氏之說曰方其庀徒而作宮則占營室之中及辯內外之位而作室則揆之以日占營室之中者序所謂得其時揆之以日景者序所謂得其制此說是也楚宮者楚丘之宮也僖二年城楚丘杜氏云楚丘衛邑王氏謂作楚宮楚室者總門序堂室謂之宮宮之中有室鄭氏云楚宮謂宗廟楚室謂居室遂以宮室爲二毛氏云室猶宮故知此說當從毛氏若從王鄭分宮室爲二則是楚宮而占定星之中至於作楚室獨不然乎作于楚室揆之以日而作于楚宮獨不然乎無是理也曰宮曰室但其文異其實一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

琵爰於也椅梓屬也樹此六木因其長大可伐以
爲琴瑟用也蘇氏云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而
不求近功凡此類矣後漢樊仲初植桐梓人皆嗤
之然十年之後人皆賴其用向之嗤者咸求假焉
文公之治國正猶樊生之治家也言文公既作宮
室而先種六木而望功於數年之後其不鹵莽而
求近功可知矣程氏云一章言建國之事次章方
言相度土功屬文之勢然也經文首言其事然後
原其功者多矣此理之必然也虛謂漕虛也謂地
有故墟左傳晉侯登有莘之墟之類是也堂衛邑
也楚丘有堂邑也景山大山也京高丘也衛文公
將徙登漕之墟以望其楚丘審其高下所依倚然
後建國焉愼之至也亦如公劉之治豳必逝彼百
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岡乃覯于京是也古今之營
宮室建都邑必相其山川土地之宜非直以爲觀
美蓋將以便民降觀于桑於是乃降觀其地勢可
以植桑者也卜云其吉古者建國必卜如太王之
爰契我龜周公之卜澗卜瀍是也故此卜焉終然
允臧言人謀既善而龜筮叶從也靈雨既零鄭氏
云靈善也說文曰靈甘也當從鄭氏爲善言好雨
零毛氏以爲零落說文以爲餘雨當從毛爲落言
好雨既落於是命倌人於雨止星出之時乘駕而

往舍於桑田所以教民稼穡故也倌人者毛氏云
主駕者說文曰小臣也匪直也人毛氏云非徒庸
君然不如蘇說爲長不直哉是人也蓋言不直爲
人如此而其心又秉之以塞實淵深不至於浮虛
褊淺此所以致國家之富而有騋牝三千者言其
有三千匹也馬七尺曰騋騋馬與牝有三千也蘇
曾曰春秋傳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
乘而此言三千者蓋言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者
三千也此說是也雖然使文公而虛浮褊淺則不
能以致富矣惟文公不求近功而特秉心塞淵此
所以致殷富也觀文公之種木則知其養馬矣然
周官圉馬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邦國六閑馬四種千二百九十六匹衛
之先君兼邶鄘而有之馬數過制今文公滅而復
興徙而能富馬有三千以非禮制何哉蓋國人方
且美其富而不以禮制責之也學詩者當以意逆
志是爲得也人之常情好逸而惡勞征伐之事人
情之所甚憚也以民情之所甚憚者而人君驅之
於鋒鏑之餘板築之間而斯民乃忘其勞忘其死
者使之有其道故也太王之居邠也狄人侵之至
于岐下聿來胥宇至于百堵皆與衛文公之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乃建城市而營宮室皆當斯民離

散之餘乃以土功而勞之宜斯民之不勝其怨矣
太王文公爲之民乃悅而從之者由太王文公使
之有道故也蓋文公所以使民者非直爲觀美也
蓋將以道使其民也此民所以悅之如其不然則
民將盻然疾視其長上其何以堪之耶嗚呼章臺
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
室之亡已兆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黃曰】文公當亂亡之餘救死扶傷之不暇而乃遑
有宮室之營若不足美者而衞人作詩以美之何
哉太王方避狄遷岐之際而有百堵皆興之作宣
王當勞來還定之餘而有考室考牧之詩蓋惟其

有得斯民之情則雖勞之而不怨況其所以營宮室
者非爲己也乃爲民也得其時而不妨民得其制
而不傷靡則民安得而不悅國安得而不富乎定
之方中營宮室時星也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
栽杜氏注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植板築而
興作今文公以定星方中之候而始有宮室之營
可謂得其時矣豈若春築臺夏築臺之違農時歟
揆之以日蓋古者建國必參之日影以正朝夕以
辨內外之位此所謂得其制也楚宮楚室說者
以宮爲宗廟室爲室家古者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宮室爲後于以爲詩之辭特互辭成章初不若是

之拘也植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文公於其
事之小者尤爲之備則其大者可知也升彼虛矣
此如公劉治豳必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
南岡乃覯于京其建國之不苟者求以便民也而
豈直爲觀美哉既察其地可爲桑麻而又卜之吉
矣文公猶以爲未也又當天[illegible]汙澤之時而教民
爲稼穡之事其所以慮民者何其遠也匪直也人
蓋詩人言而形容不能盡謂不直其爲人也如此
而其所以秉心者又誠實而無僞淵深而不淺所
以能治國家富庶之盛而有騋牝三千之多夫馬
之多寡何與於心而詩人以爲秉心之效蓋天下

之事未有不自吾心之所發者魯僖公思無邪而
思馬斯徂衞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其小者
如此況其大者乎詩人疑騋牝三千爲衞國之過
制乎以爲詩人之辭不可言語求曰三千者特言
其多耳非謂爾無羊三百維群宣王之時羊果三
百而已乎按左氏言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
乃三百乘左氏實書其實而詩人形容其美學者
當以意逆志而不以文害辭則得之矣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止奔也衞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
恥國人不齒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于萬反父母兄弟朝

隮子西反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
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李曰〕止奔者言能止當時淫奔之風也衛之淫風
可謂甚矣上自公室下至庶民莫不棄禮踰法以
爲鳥獸之行一旦文公能以道化其民而民知止
於禮義其有淫奔之風者國人皆不齒也淫奔之
恥者言淫奔爲可恥此國人所以不與之齒列也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毛氏曰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君子見戒而懼諱之莫之敢指也毛意謂虹緣當
時夫婦過禮而見此說不然程氏蝃蝀乃陰陽氣
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氣就交

於陽也猶易云自我西郊夫陽唱而陰和男行而
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
之朝隮于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
故和而爲雨程氏以上章一句爲陰陽之逆下章
言陰陽之和據詩人言不應如此分別諸家之說
皆如此故不可從蓋虹者朝陽射之則在西言早
時日在東故虹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言夕時日
在西故虹在東隮周禮注云隮虹也淮南子曰天
二氣爲虹文中子曰至治之世虹霓不見此蓋言
虹爲淫氣也莫之敢指者以譬夫人淫奔之行國
人皆不指視之也崇朝終朝也亦言虹霓之見於

西正崇朝其雨之時詩人大槩以虹霓而譬淫奔
惡之之甚也女子有行程氏云女子之義從於人
也必待父母之命兄弟之議媒妁之言男先下之
然後從焉奈何女之所行皆不由命而奔也其說
未然據詩言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考之泉水竹
竿皆是此意不應竹竿泉水乃有適人之道於此
乃作違背父母兄弟之命鄭氏云行道也女子生
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此
說是也之人是人也如是淫奔之人懷思昏姻之
事遂至於大無信也程氏曰女子以不自失爲信
所謂貞信之教是也違背父母可謂無信矣毛氏

云女不待命也王氏以爲女不知命據詩人以爲
不知命其說不然人苟知事之有命也則不義安
得而待之矣王氏曰男女之欲性也有命焉君子
不謂之性也今也從性所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此
之謂不知命三說皆是論語曰道之以政齊之以
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
刑政與德禮所以異者在乎恥與不恥之間耳恥
之於人大矣古之爲治者先勵廉恥則天下之人
皆畏清議而不敢爲非清議之所與榮於華袞之
褒清議之所貶辱於市朝之撻如此則不待常刑
而民自從化矣苟不眞知廉恥所尚則民不知恥

雖有刀鋸驅之於前亦不肯從也衛之俗不知命甚矣如桑中之詩曰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是豈眞不可止哉不得其道也桑中不能止者不能勵廉恥故也文公之以道化民者蓋勵廉恥以革之故序所以稱其能以道化其民也

【黃曰】衛國之亂久矣不知其惡而今也知其可恥人莫貴於有恥心有恥且格則不復為可恥之事矣君子以是知天理之終不可泯沒而風化之未始無所自來也文公秉歷世殘敗之後而能務財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才任能以道化其民亦知不善之為可恥而淫奔之為可止也使人有畏心不若使人有恥心若文公者可謂賢哉

相（息亮反）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李曰】相鼠刺無禮者言衛之羣臣不承先公之化無禮儀也及文公之時正其羣臣而以在位之無禮儀者為可刺惟其以無禮儀者為可刺故人能知其禮儀而自別於無禮儀者觀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故人知以淫奔為恥今又能正其羣臣使人知有禮儀蓋風俗之本也相鼠有皮云云【毛氏】云相者視也【說文】曰相者省視也言視是鼠之為鼠猶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為人無禮儀是鼠之不如也【鄭氏】則以謂鼠有皮雖處高顯之處偷食苟得不知廉恥亦與人無威儀者同諸家之說皆以鼠有皮無禮蘇氏以視鼠之所以為鼠者豈以其無皮故耶亦有皮無禮耳惟【歐陽】之說以言鼠猶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自飭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而不如鼠則何不疾死耳此甚疾之之辭也【王氏】之說亦然但不合三章分別之言皮以被其外齒以養其內體者內外之所以立此

則鑿也凡此三章何皆言何不疾死也攷之【左傳】越椒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衛侯享苦成叔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家其亡乎郤錡乞師於魯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左氏多載不敬之事皆言必死豈皆死哉然自古不敬者多矣蓋言其有必死之道也簡子曰人無禮則不生【曰】亦曰禮者體也一體不備不足以謂之成人自其形而觀之則形體不備謂之不成人可也自其成體之本而觀之則有人之形而無人之道謂之不成人可也【莊子】有言曰闉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盎大癭說齊

桓公而視全人其脛肩肩知此則知無禮者亦不
可謂之成人也
【黃曰】相鼠一篇說者皆未得其旨予以爲詩人非
謂鼠有皮有齒有體而人之不如鼠也蓋以爲貪
冒苟得蠶食於民而不知禮儀如鼠之徒有皮有
齒有體而無禮儀也

干旄（音毛）美好（呼報反）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
告以善道也

孑孑（居熱反）干旄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之
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
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孑孑干旌

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李曰】言衛文公之臣子多好善以干旄而就見賢
者於浚之郊浚之都浚之城而賢者荅其意莫不
樂告以善道也孑孑干旄毛氏云注毛於干首蓋
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旄之忠告至矣竹竿
之字從竹從干則是以干與竹竿字通用也鄭氏
以干旄爲卿大夫所建旟爲州長所建遂以首章
爲卿大夫次章爲州長好賢王氏云卿建旃士建
物卿士設旄旟則鄉黨之士所建旌則士之所未
命而無物者建之然攷之九旗皆注毛於干首亦
不必如是之分別也案爾雅載旄於干頭注旄首

曰旌則旄旌一也安得爲卿大夫則建之士則不
建之傳曰鳥隼曰旟是畫鳥之象於其旟鄭氏謂
建旟爲州長之屬非卿大夫所建然則旟者將兵
所建夫何不可其卿大夫亦建之不必指州長也
蘇黃門曰古者招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干
旄以招之也據其說只依孟子曰招士以旌庶人
以旃蓋孟子所云者人君之好賢此則卿大夫之
好賢蘇氏之說非也在浚之郊在浚之都城毛氏
謂邑外爲郊下邑曰都其說非也曰在郊在都在
城以言其賢者之所在故以干旄旟干旌而就見
之也素絲紕之素絲組之素絲祝之良馬四之良

馬五之良馬六之毛氏云紕所以織組也總紕於
此而成文於彼其意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蓋
毛氏之意多如此如簡兮執轡如組亦取其御衆
其說非也所謂素絲紕之者束帛以贈之而已組
之祝之者組以素絲而成組也祝織也鄭氏以祝
當作屬二說皆通所謂四之五之六之者鄭氏謂
所見之數其說非也四之者始見則以四馬與之
中見又以五馬與之終見又以六馬與之言其禮
意有加而無已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姝者美貌也
言賢者之美貌也毛氏訓姝爲順鄭氏以卿大夫
有忠順之德又從以善道與之云心誠愛厚之至

非也此蓋言卿大夫以禮而見賢者在賢者當何以告之邪告之以善道而已蓋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妙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致今卿大夫禮恭辭順色從矣宜賢者樂告以善道也蓋好賢者非特君好之而為臣者亦當然如子游為武城宰子曰汝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齊用樂正子為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則其為臣亦不可不好賢樂善也雖然賢不苟就王公不致欽盡禮則不足以致之如先主之欲見孔明必三顧焉使其不然則孔明高臥草廬而不肯就也孟子之於齊王王使

人來曰寡人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寡人得見否乎孟子曰有採薪之憂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然則若孟子者欲其必得君矣今也王不就見則不往焉視其出弔猶待三宿蓋賢者之自重如此既卿大夫以見賢者為急則賢者亦將輕千里而來樂告以善道矣豈特在浚之郊乎

【黄曰】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高宗思而傅説夢成王悟而天反風天下之理未嘗不相為感通也舍己從人如舜則黎獻共為帝臣善養老如文王則伯夷太公有盡歸乎來之歎人苟有好善之心則賢者將輕千里而來苟訑訑之聲音顔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賢者將望望而去之衛文公臣子多好善則盡禮以待賢干旄旟旌即招士以旌之意也素絲組紕即實其幣帛筐篚之意也良馬四五六即錫馬蕃庶之意也禮既盡矣則賢安得不樂告之以善道乎曰何以畀之非無以畀之也何以予之非無以與之也何以告之非無以告之也是以惟恐其無以報之耳齊王不肯就見孟子則孟子有所不屑先主三顧孔明之廬則孔明樂為之用蓋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則不足與有為也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音彦）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蒲末反）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悲位反）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我行其野芃芃（薄紅反）其麥控（苦貢反）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李曰】許穆夫人衛之女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故立戴公暴露而舍於漕邑宗國敗滅君民播遷是以許穆夫人閔念衛國之亡傷已許國之小而力弱不能救故且欲歸國而唁其兄但在禮諸侯夫人父母終惟得使大夫問於兄弟有義不得歸是以許人尤之故賦是詩以見志也載馳載驅歸唁衛侯唁者弔生曰唁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穀梁弔失國曰唁今夫人言已欲馳驅而往歸於宗國以弔唁衛侯故願御者馳馬悠悠然而遠行我欲疾至於漕邑亦猶泉水詩云載脂載舝還車言邁皆

是準擬之辭也大夫跋涉鄭以衛大夫來告難於許時蘇說謂大夫許大夫之弔衛者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將歸覲唁其兄雖大夫之往而不足以解憂也既不我嘉夫人既欲歸唁其兄而許大夫不聽故責之云汝許人盡不善我欲歸唁其兄然不能旋反我心中之思使不得歸也既不得去而又責之言我視汝許大夫不施善道以救衛由此故我思不遠於衛常欲歸唁之不能旋濟者言歸衛必濟水也不閟者言我思常在目前也王氏云我思之歸於道爲不閟不閟者言於道通也非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蝱貝母也陸機注云今藥草阿丘者偏高曰阿丘王氏曰陟偏高之丘以采蝱故也采蝱者將以除結滯之疾譬之欲歸唁非平夷之行也亦將以解腹心之至憂故也此說爲善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之懷善矣皆可以行也然許人不許歸故斥之以爲衆穉且狂狂者言衆皆不更事之人故以我爲尤也芃芃其麥言思歸行衛之野見其麥之有實此說與泉水言毖彼泉水亦流于淇孌彼諸姬聊與之謀皆是相望之辭也大夫君子無我有尤者言無以我爲過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者蘇氏曰雖竭爾思慮以爲我謀衛不如使我一往親見之也然夫人卒

不往者知其非禮而能自克故也

【論曰】此載馳之詩憂思如黍離自克如泉水然而以泉水較之其辭又有緩急泉水之詩無故而思歸此則宗國顛覆危亡乃人情之至痛而夫人乃終不得歸寧者其憂思亦甚矣觀其詩辭意曲折則可知其情矣許人尤之正禮所當然也夫人責之以衆穉且狂豈禮所當然哉蓋思歸之急云耳然終以自克而不得以歸寧者當觀其意之如何不可以辭害志也

【黃曰】左傳事見李講戴公與許穆公夫人俱出於宣姜宣姜瀆亂人倫敗壞風俗不及數年衛國爲

狄人所滅君臣播遷幾不能以自存易曰履霜堅冰至衞國之亡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學者觀詩不必至載馳而後知衞之亡觀雄雉新臺之詩而知衞之亡非一日也載馳之夫人其憂思如泉水之衞女然泉水之所憂者不若載馳之深也泉水衞女之思思而能以禮載馳夫人之思思而能以義此聖人所以深取之歟

衞淇奥詁訓傳第五　國風

淇奥(於六反)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於宜反)有匪君子如切如瑳(七何反)如琢如磨瑟兮僩兮(遐板反)赫兮咺兮(況晚反)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況元反)瞻彼淇奥綠竹青青(子丁反)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古外反)弁(皮變反)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奥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李曰】有文章即詩所謂有匪君子是也又能聽其規諫者蓋規正圓之器也箴諫之辭謂之規者以其能正君也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夫以有周公之才固美矣使其有驕吝之心則不足觀矣惟其有才而無驕吝之心然後爲可觀也今武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閑而不踰此其所以爲賢也然詩之序言又能聽其規諫其義固無害攷之於詩本無是句豈詩人以切瑳琢磨爲據故云歟瞻彼淇奥淇衞水也奥隈也厓内爲隈淇奥者淇水之曲也淇水出衞州共城北山東至黎陽而入河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自齊聘於衞衞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其字從水從奥則知從水之奥與此詩淇奥字通用綠字毛氏以爲王芻也竹萹竹也陸氏以爲二草名與終朝采綠之綠同非言其色也毛氏之說本於爾雅予竊以爲不然傳曰淇奥箘

輅又曰淇水之竹前漢武帝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寇恂伐淇奥之竹以爲矢則是淇水之有竹也明矣不必以綠竹爲草王氏程氏皆以綠竹爲竹蘇東坡氏有詩曰惟有長身大君子依依猶得似淇奥則知綠竹之爲竹也又明矣觀此諸說則是瞻彼淇水之旁有此綠竹猗猗然美盛也程氏云淇奥之地潤澤膏沃而生綠竹竹生物之美者興德美内充而文章威儀外著其說爲善鄭氏曰武公質美德盛有康叔之餘列其意謂綠竹之所以美盛者由得淇水潤澤之也武公之所以德盛者由得康叔之餘列也以淇水比康叔詩中本無此意

王氏則謂瞻彼淇奥爲德之清潤深闊綠竹猗猗
爲竹之虛節清和亦不必如此分別有匪君子如
切如瑳如琢如磨此言有諸中者必形諸外之意
匪文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之斐字通用禮記
大學亦舉此詩云有斐君子其字亦用論語斐字
切瑳琢磨爾雅曰治骨曰切治象曰瑳治玉曰琢
治石曰磨是也切瑳琢磨者大學曰如切如瑳道
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又其曰切瑳琢磨者蓋言
武公有文章如切瑳琢磨之成器可愛可重也瑟
兮僩兮者瑟矜莊貌僩韓詩以爲美說文曰武也
毛氏曰寬大也荀子曰僩者倨且僩是僩則爲寬

大之文赫兮咺兮者言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蓋
言淇水之潤澤故生綠竹猶武公所積者厚故其發
見於外者斐然如切如瑳如琢如磨之成器可愛可
重瑟兮僩兮赫兮咺兮其見於外者如此故民愛之
不忘也上章言猗猗二章言青青下章言簀者盛
也程氏曰猗猗言其態青青言其色如簀言其盛
密比爲簀此說是也王氏則以綠竹猗猗者言其
少長未剛之時青青爲方剛之時如簀爲盛之至
此乃曲說也毛云以爲青青茂盛貌則其字爲菁
字程氏則只作青字讀充耳琇瑩也充耳以琇瑩爲
之琇瑩美石也說者謂琇石之似玉者周禮弁師

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又曰諸侯及孤卿大夫
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則侯伯璂飾七
子男璂飾五王亦三采正此會弁是也如星言其
文之如星也其曰充耳琇瑩以言武公有其德而
稱此服如金如錫如圭如璧言其成德之貌夫盛
德之至有剛有柔而其化無方或銳或圓而其成
不易其化無方則所以爲道也其成不易則所以
爲義也此蓋王氏隨字生義隨句生意非詩人之
本意寬言能容衆也綽緩也言其有寬容之德也
重較大車言其多容而任重此皆非也戲謔者武
公樂易而不至於過也雖然戲言戲行非君子之

所貴而詩人乃以爲美之者昔孔子之武城聞弦
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
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
學道則易使也子曰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雖
夫子猶不免於戲孔子之所謂戲者非世俗之所
謂戲也其意將以試子游之心雖戲不以爲過也
武公之所謂戲謔而不至於虐者其亦孔子之所
謂戲歟

【論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玉在山而木潤珠生淵
而崖不枯此亦理之必然也小人不善無其內而
慮其外見君子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

已如見其肺肝外之不可強也如此惟君子和順
積中英華發外或見於言辭或見於顏色或見於
容止皆粲然可觀豈有君子徒事其外以聳動世
俗之觀聽哉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其
內外之相應也如此今武公之德如此其發見於
外者皆不可掩想當時見之者鄙吝之心消蕩雄
之驕喪此所謂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黃曰】有至足之德者必有自足之心此人之情也
然自足之心一萌則德不足以為德矣孔子以為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今武

公既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而以禮自防在武公
之德則充然而有餘在武公之心則歉然而不足
詩人因其入相于周而樂於稱頌其美故託淇奧
之詩以寓喻云爾雅曰河隅謂之奧淇奧衛地也
猶周南以汝墳與陳以宛丘名篇也詩人見淇水
之隅有綠竹猗猗然茂盛以興武公之德和順積
中而英華外著有不可掩者故曰有匪君子匪文
章貌論語所謂斐然成章與此同用禮記舉有斐
君子亦以匪為斐豈非通用歟如切如瑳禮記以
為道學如琢如磨則以為自修要之言其德之愈
久而武公之心愈不自足又從而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如切瑳琢磨之不能自已也惟其不能自已
故盛德發見於容貌而有寬厚溫粹之美斯民見
之自有不能忘者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以見其
佩服之美而人樂之猗重較兮以見其乘車之安
而人愛之善戲謔兮以見武公之盛德雖戲謔之
間亦有妙理存焉而人不以為虐也孔子以割雞
焉用牛刀之語戲子游聖人之所謂戲者亦如詩
人之形容武公者歟大抵人情之惡是人也雖正
其言辭而人有所不信人情之善是人也則雖戲
且謔而人亦以為善衛人愛武公之深而形容之
不能盡曰善戲謔兮以見其樂之之至而亦無惡

於戲謔也觀小雅賓之初筵之詩見武公真中庸
大學至誠之君子其言溫厚誠慤不欺於暗室不
愧於屋漏其為人自可想見淇奧之詩不我誣矣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
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反 考槃在
阿碩人之薖苦禾反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古禾反 考槃在陸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李曰】莊公不能繼先君武公之業而使賢者自退
處於深山窮谷之中此其亡先君之業失先君之
意可知矣左傳曰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

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物采著之話言爲之律度
以遺後嗣先君之心也成湯敷求哲人俾輔于爾
後嗣人君之求賢不惟以自輔亦以爲子孫長久
之計爲子孫者繼先君之業當思祖宗所以畀付
之意必其尊德樂道有加而無已然後可也苟爲
不然是棄賢者也非棄賢者也是棄祖宗之業也
是故序考槃之詩者以爲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
序晨風者以爲忘穆公之業也考槃鄭氏曰木偃
蓋曰槃考槃在澗考成也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
陵曰阿高平曰陸考槃在澗在阿在陸者皆是賢
者退處之地也夫富與貴是人之所同好也貧與
賤是人之所同惡也雖賢者未有不惡貧賤與樂
富貴也使賢者惡富貴而樂貧賤是爲僞也在澗
在阿在陸者皆非人之所樂而賢者獨成樂於此
者（蘇氏）謂必有甚惡而不得已者也其說非是也
惟其成樂於此故賢者處之甚安綽綽然有餘裕
曾無狹隘褊淺之意故下文曰碩人之寬是也（孔
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而無悶正此之謂歟碩
大也言大德之人也寬容也薖亦寬大之貌軸（毛
氏）曰進也攷之詁訓未有所據要之上章旣言人
之寬此皆是寬大之意（鄭氏）又以薖爲飢意以軸
爲病此說未之敢信獨寐寤言獨寐之間覺寤而

言之獨寐寤歌者言獨寐之間覺寤而後歌也獨
寐寤宿已覺而猶臥也諼忘也矢（鄭氏）以爲誓其
意以謂自誓不忘君之惡不復入君之朝不復告
君以善道信如毛氏之說則是所謂碩人者乃躁
急之人安得所謂碩人之寬之義哉且君臣猶父
子也雖不見用可以怨望而爲誓若此哉（王氏）亦
從此說歐陽程氏楊龜山破其說要之歐陽之說
又不如程氏楊氏之說爲善歐陽氏曰碩人居於
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永
矢弗過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
弗告者自謂其樂不可以妄語於人也（程氏楊氏）
則以永矢弗諼爲自陳不能忘其君以永矢弗過
爲自陳其不得進如之則以永矢弗告爲自陳不
得告君以善矣如皐陶矢厥謨之矢同此說是也
黃曰據此詩初章言永矢弗諼中章言永矢弗過
卒章言永矢弗告蓋賢者退而窮處其居甚安雖
知朝廷之不可復居矣而又不敢忘於君於此有
以見賢者愛君也如此所謂賢者之不忘君非如
魏公子牟身居江湖之上心遊魏闕之下正由劉
向所謂忠臣雖在畎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孟
子）去齊其言常曰雖然豈舍王哉王庶幾改之予
日望之夫賢者之愛君其切如此豈有不得志而

邃忘愛君之誠心乎

黄曰 按詩言子有鍾鼓弗鼓弗考則所謂考槃者猶考擊其槃以自樂之也賢者雖不見用於時而擊槃以自樂澗阿之中雍容寬綽而無怨望之意眞所謂遯世無悶者永矢弗諼矢如皐陶矢厥謨之矢賢者在畎畝而不敢忘君故考槃以自得而永陳其不忘君父之意又永陳其不得適君之朝又永陳其不得告君以善道此賢者愛君之誠而忠厚之至也若從毛鄭之說則是賢者一不見用而遂有怨怒之辭尚何足謂之賢乎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荅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頎(渠希反)衣錦褧(苦迥反)衣 齊侯之子 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音夷) 譚公維私 手如柔荑(徒兮反) 膚如凝脂 領如蝤(音囚)蠐(音齊) 齒如瓠犀 螓(音秦)首蛾(五何反)眉 巧笑倩(七薦反)兮 美目盼(匹莧反)兮 碩人敖敖(五刀反) 說(始鋭反)于農郊 四牡有驕 朱幩(符云反)鑣鑣(表驕反) 翟茀(音弗)以朝(直遥反) 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 北流活活(古闊反) 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 鱣(陟連反)鮪(于軌反)發發(補末反) 葭菼(他覽反)揭揭(居謁反) 庶姜孽孽(魚列反) 庶士有朅(欺列反)

李曰 莊姜者州吁之嫡母也妾上僭夫人失位綠衣之詩是也妾既上僭而夫人失位此莊姜雖賢

所以終不見荅也碩人其頎碩大也碩人指莊姜也頎長也猗嗟所謂頎而長兮史記孔子世家所謂頎然而長也蓋言莊姜容貌之偉也衣錦褧衣襌也衣錦則加之以褧襌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齊侯之子至譚公維私此則言莊姜親戚之貴盛也東宮太子之所居也莊姜乃齊侯太子得臣之妹邢侯之姨也邢周公之後也左傳所謂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是也妻之妹曰姨莊姜乃邢侯之姨也譚公維私譚國名也後爲齊所滅左氏莊十年齊侯滅譚是也姊妹之夫曰私譚公乃莊姜姊妹之夫也手如柔荑至美目盼兮言莊姜顔色之美也荑者茅之始也凝脂者言肌膚如脂膏之凝也領說文曰項也蝤蠐蝎也生於木中内外皆潔白故以比項瓠犀瓠辧也相法曰齒如瓠者貴相也齒如瓠犀言齒如瓠犀之白也螓陸農師曰螓似蟬而小額廣而且方故曰螓首蛾眉鉤如畫故曰蛾眉倩巧笑之狀也倩美好也漢書曰陳平雖賢頪魏倩而後漢注云倩者美好也盼者黑白分也碩人敖敖至翟茀以朝此言衣服之美也敖敖長貌說于農郊鄭氏謂說當作襚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非也王氏謂說當作駕說之說先儒謂說當

作襍誤矣此說是也驕壯貌幩飾也以朱飾馬鑣
鑣然而盛也翟茀以朝者言夫人以翟羽飾車茀
蔽也夫人乘車不欲露見設翟以自障蔽以朝者
言莊姜入君之朝也程氏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
止復整車服而後入君之朝此說是也大夫夙退
無使君勞者王氏謂國人所樂得以配君也夫以
莊姜容貌之飾車服之盛顏色之美宜其見荅乃
不見荅此詩所以閔之也河水洋洋程氏則以因
河水與人情放縱難制所以致嬖妾上僭而薄於
夫人王氏之說與此相類王氏曰施罛譬則莊姜
鱣鮪譬則莊公葭菼則取譬未可必信也毛氏徒

釋庶姜庶士之義而上下全不見義則於此章最
爲難曉以意度之此章乃是嫁時行道之所見者
如此故因水取與洋洋盛也北流活活然而北流
也罛魚罟也施之水中濊濊然也發發言其魚之
長也鱣是大魚似鱘而小口在頷下長至二丈鮪
大者謂之王鮪小者謂之鮛鮪揭揭又言其長也
爾雅曰葭蘆菼薍郭璞則以葭蘆爲别草李巡則
以爲一草唐孔氏曰以今語驗之乃是别草也庶
姜言所從之姪娣也庶姜者言齊大夫送女來者
也孽孽言其盛飾也朅朅言其壯茂也庶姜孽孽
王氏則以爲非一孽據莊姜所患者一州吁爾安

得謂之非一孽乎此蓋言莊姜所嫁之時如此而
不見荅所以爲可閔也觀詩者不觀其人之衣服
與其鳥獸草木之名必觀其有精意妙旨存乎其
間如碩人之詩曰衣錦褧衣但言衣服之盛而中
庸舉此則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推此爲慎
獨之學如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但
言其顏色之美也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夏推
之以爲禮後之說類皆如此學者徒區區於言語
之間雖誦詩三百亦何足爲哉
黃曰碩人之詩即綠衣之詩綠衣言嬖妾之不當
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荅而不見荅故此篇

特盛言莊姜之美如此族系之貴如此衣服之盛
如此宜爲國君之配而乃至於失夫人之位此國
人所以傷之也雖然古人之觀詩以意逆志而不
泥於章句之末則此詩雖爲美莊姜而作未始不
爲學者之戒也如衣錦褧衣之句皆言莊姜衣服
之盛而中庸則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推此
以爲謹獨之學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
兮特言莊姜容貌之美而孔子則曰繪事後素子
夏推之以爲禮之後詩之爲詩豈可於言語文字
間而有得哉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七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八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戶瓜反)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序其事以風(去聲)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氓之蚩蚩(尺之反)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漸(子廉反)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下孟反)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許意反)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李曰]淫亂之風起於禮義之廢禮義興則人知男女之別若漢廣所謂無思犯禮是也惟禮義既廢則男女無別交相往來至於奔誘也夫其始也不正則其終也必壞始則相奔誘終則相棄背及困而女子又悔其事故序其事以諷刺之美反正美

其能自悔也刺淫泆刺當時之淫泆也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唐孔氏]以上章說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蓋自氓之蚩蚩至於以我賄遷此皆是男女相從之辭自桑之未落至於已焉哉皆是女子見棄自悔之辭[王氏]則以爲一章二章爲美反正三章爲刺淫泆四章爲華落色衰復相棄背五章六章言困而自悔喪其妃耦據序所謂反正即所謂自悔者豈一章二章既言反正五章六章又言自悔是一事而分爲兩也蚩蚩敦厚貌其初有一民之敦厚者抱布而來其抱布而來者將以貿絲也非眞來貿絲也欲爲謀[illegible]之道也此婦人既爲男子所誘遂送之涉淇水以至于頓丘之地也頓丘丘名今澶州有頓丘城亦近淇水丘一成曰頓丘男子與女會期女云非我欲愆過於期也爲期太近恐子無良媒遂欲悔而不奔待媒而後許故以此爲美反正非也據此詩但言來即我謀是其自來謀室家之道豈待媒哉乘彼垝垣至以我賄遷垝毀也復關關名君子所近之地上既言秋以爲期於是乘彼垝垣以望君子自復關來所近之地[鄭氏]曰前既與民以秋爲期期至故登毀垣鄉其所

近而望之猶有廉恥之心非也詩但言婦人乘垝垣以望君子其所近之地安得謂之有恥邪不見復關泣涕漣漣言其未見也其憂如此既見復關載笑載言者言其既見也其喜如此爾卜爾筮〔鄭氏〕謂復關既見此婦人告之曰我卜汝筮汝宜爲室家矣〔歐陽〕以鄭之說爲非謂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兩句爲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敘與男相得之初恩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即我謀我既許子而我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爾其男子也此說是也體者卜兆

筮卦之體〔黃〕曰體無咎言男子既以卜筮之吉而誘女子女子於是謂爾既以車來要我我則以貨賄遷就於汝也桑之未落至不可說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東坡〕以謂此句善形容物色當以桑葉子細觀之今閩中之桑葉不見其沃若觀浙中之桑葉然後始見其沃若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鄭氏謂國之賢者刺此婦人見誘于嗟而戒之〔歐陽〕以爲非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其上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此說是也鳩之食葚似若可信然鳩食葚之美而不去不知其將隕也以興男子其初相得之厚不知其相棄背也故曰于嗟鳩兮無食

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無食桑葚言桑之不可恃也無與士耽言士所欲者耽樂之事不可信也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言男子之失節猶可解說女之失身不可解說也夫女之耽兮豈可解說哉此句正猶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月食豈是常事然以日食比之則月食乃其常也此婦人之意以女失節比之男子爲輕也此蓋自悔之辭故以己之失節尤爲可恨桑之落矣至躬自悼矣桑之落矣其黃而隕此言男子之意衰也〔鄭氏〕以未落爲仲秋黃隕爲季秋此曲說也〔唐孔氏〕謂以與婦人年老色衰此

亦非也此但喻男子之意衰爾上章既以鳩喻女子則桑當爲男子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言自我往爾家三歲食貧言家之貧也湯盛也漸漬也以帷而障車傍加裳以爲容飾此婦人之車也冒涉淇水之盛漸漬車帷之裳其艱難如此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言女之於男子本無差忒之行士於女其行有貳也極中也言士無中正之德此所以二三也三歲爲婦靡室勞矣言三歲爲婦不以室家爲勞也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其晏臥早起非一朝一夕也言既遂矣至於暴矣言昏姻之道既遂乃以暴而加我也兄弟不

知咥其笑矣咥笑貌鄭氏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其知之則咥咥然而笑王氏之說曰兄弟不知我之見暴故笑知則悲傷矣當從王氏之說靜言思之躬自悼矣自傷如此及爾偕老至不思其反及爾偕老老使我怨者言其初也將與爾至老今老乃棄我使我怨也淇則有岸隰則有泮蘇氏曰淇猶有岸隰猶有泮何汝心之不我知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總角言結髮時也宴安樂也晏晏和柔也言其初童稚之時晏然其樂如此今不復有此樂也信誓旦旦者言當時信誓之明也如此男子曾不思其反反覆也言不思其舊時也既不思其舊尚何言哉亦無可奈何也

【論曰】女子淫奔之行爲美事今雖反正何足爲美而詩人乃美之者以見詩人待人之恕也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夫西子蒙之不潔則以爲可羞以見君子有過亦在所不取也惡人齋戒則可以祀上帝以見小人而能改過亦在所取也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使能知過而必改君子不輕絕之也蓋欲人之改過爾漢書原涉曰家人寡婦始自約敕之時意乃慕宋伯姬及陳孝婦不幸一爲盜賊所污遂行淫泆雖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此矣如原涉此言非也豈有知淫泆而不能正哉觀氓之詩能自反如此孰謂不能自還哉

【黃曰】氓之一詩女子自悔之辭也女子之從夫其義不可不明一失節於人則終身不可復悔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國人皆賤之是故當謹於其始也不謹之於始而悔之於終其將何及而聖人取之何哉夫人惟能自悔則改過遷善之機也此聖人所以取之以爲來世戒歟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

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李曰】衛女思欲歸而不得歸而能以禮自克此其所以曰能以禮者也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竹竿之詩大意從歐陽之說淇衛水也籊籊長而殺也毛氏謂釣以得魚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王氏亦以謂釣有男下女之道故詩人者每以釣喻夫婦之相求淇水者言衛女嫁於異國故思淇水若泉水之詩所謂思須與漕我心悠悠載馳所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之類是也若謂

以釣于淇而取譬夫婦何必獨言淇水乎蘇氏雖不以爲譬喻然謂以籊籊之竹竿而所以釣于淇猶言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此其說亦爲曲說惟歐陽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此說是也蓋言衛之樂如此豈不爾思遠莫致之者言我豈不以思見之乎以其遠無由而致此室家之道爾其說亦非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泉源在左淇水在右者毛氏曰泉源者小水之源也淇水大水也此亦是言舊時遊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也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瑳笑貌儺行有節也巧笑之瑳亦是思舊時遊於泉源之間其樂如此而歐陽氏則謂此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閑暇樂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亦不必如此說此詩多是思舊時之事不必以爲當時之事也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滺滺流貌檜楫松舟以檜爲楫以松爲舟也柏葉松身曰檜言淇水之地舟楫之盛可觀如此蓋思之也王氏毛氏皆以喩夫婦亦非詩人之意歐氏謂淇水滺滺然故但言駕此車出遊以寫我心之憂也故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惟其思歸而不得此序所謂能以禮者也王氏謂巧笑之瑳佩玉之儺言雖不見荅而能自強以禮也王氏欲以此說強合於序其說非也據序但謂思而能以禮者也非謂能自強以禮也泉水載馳竹竿三詩皆是思歸衛國之詩泉水以當時思歸非有故也載馳以衛國之滅而思歸竹竿以不見荅而思歸是自閔而思歸也然載馳之詩猶言其力不能救之事竹竿則不見其不見荅之事則知竹竿之女子其忠厚可見矣夫人之不見荅多形於怨如此及谷風之詩皆載其怨恨之辭也今衛女徒思衛國之樂以見其思歸之意其夫家之過未嘗斥言之其忠厚可見矣是以

知觀詩者不求於刺詩之中未可以見詩人之意

黃曰人惟其愁因憔悴之中則思其昔日逸樂之事竹竿一詩蓋女適異國而不見荅故思其國俗之樂以見欲歸之意此詩所言皆興也而先儒以爲比則已失其義矣噫谷風之婦有怨辭載馳之夫人有悲辭而竹竿一詩雍容和緩述其昔日之樂而不言今日之恨爲此詩者其亦敦厚之人乎故曰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音丸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

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李曰】蓋言惠公驕傲無禮此詩所以刺之也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爾雅曰雚芄蘭郭氏曰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蓋言芄蘭之爲物枝葉柔弱故以比惠公毛氏以與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此說非也而王氏之說則以爲芄蘭之爲物不能自立以刺無禮此說是也然王氏又謂支離矣葉則離本遠矣離本遠則尤柔不能自立以刺無禮之甚此說是也觿者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禮記內則注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是可以解結也說文曰佩角銳端而可以解結是也韘玦也能射御則佩之說文曰韘可以鉤弦也以象骨爲之著於右臂巨指蓋亦成人之佩也蓋言惠公爲童子結觿結韘無其德而不稱其服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雖則佩韘能不我甲鄭氏云雖則佩觿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爲也雖則佩韘與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狎習蓋以甲訓狎其說未如程氏之爲善程氏曰惠公雖佩觿才能實不知也雖佩韘其才能實不能君我長我也蓋以甲字爲長故可從容刀也遂蘇氏以遂字與玉璲字通用垂帶紳帶也悸毛氏以悸悸然行止有節度不如程氏之言悸悸

者執心不定也此說是也正如更始既至長安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怍刮席不敢視不足爲君也如此

【論曰】夫服其服者不可不稱其德服衰絰者必有哀色如服衰絰而無哀色則與吉服同服冠冕者必有欽容如服冠冕而無欽容則與袒裼同故其服成人之服者必有成人之禮也古者二十而冠則必責之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之禮至於人君則不必至冠而後服成人之服既服其服必責以成人之禮苟無其禮而服其服則與童子同也故徧魯國之人皆儒服而不得爲儒是無儒者之德也知魯國儒服之不足爲儒則知惠公之爲童子也

【黃曰】按閔二年左傳衛惠公之即位也少杜預云蓋是時公年十五六惠公以幼童即位而以才能驕其臣雖衣成人之服而無成人之德此大夫所以知其不足與有爲而刺其無禮歟成王以孺子而知周公之德昭帝以幼歲而知霍光之忠此其所以爲賢君也若惠公者尚足以語是哉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李曰 河廣宋襄公之母桓公之夫人衛文公之妹也生襄公而見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不可歸蓋母旣見出義與廟絶故不可歸也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者一束葦也杭度也刀小船也崇朝終朝也言誰謂河之廣歟一束之葦可以度誰謂宋之遠歟跂足可以望見之也誰謂河之廣歟曾不容於一刀誰謂宋之遠歟曾不崇朝可致然河非不可渡今我之不渡知義自不渡爾宋非不可往也今我之不往知義自不往也

論曰 載馳之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竹竿之詩曰豈不爾思遠莫致之皆言其遠也至於此詩惟言其甚近者蓋言人之於遠者則憚而不往至於甚近而不往者非有所憚也義不可也大抵人之行事當論其所當爲與不當爲者如何耳其所當爲者雖千里之遠猶在所往也其不當爲者雖咫尺之地不可妄動也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母也康子往焉側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孔子嘉其有男女之別夫一門限而禮存焉非其足不可踰閾也禮不可也觀此則知宋襄之母有念子之心而不敢歸宋此詩所以賢之也

黃曰 天下之事其所當爲者雖千里而近其所不當爲者雖咫尺而遠衛之於宋可以束葦而渡可

以跂足而見可以旦行而至夫豈難往哉於禮有所不可往則雖近而猶遠也禮之不可踰也如此哉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于僞反）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反）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於虔反）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悔）

李曰 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伯也從王行役之久其家思之此詩之所以作也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伯毛氏以爲州伯非也鄭氏以爲君子之字是也朅武勇貌如所謂庶士有朅邦之桀兮言其伯之武勇眞可謂邦之桀也桀特立也殳考工記曰殳長尋有四尺在車左也前驅左氏傳曰前驅歜犬射而殺之也此章蓋言男子役於王事也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自伯之東此言君子之東行也首如飛蓬所謂頭如蓬而不暇梳也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容飾也適主也言我非無膏沐但夫不在家故未嘗有容飾也如采綠之詩曰予髮曲局薄言歸沐

蓋言膏沐必俟夫之歸夫不在則未嘗有容飾也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此章言人謂其雨其雨今乃杲杲然出日猶言夫之將歸而今乃不歸也願言思伯甘心首疾言其情之切也惟情之切故雖首疾而甘心焉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諼忘也唐(孔氏)曰諼訓爲忘非草名謂欲得令人善忘憂之草(爾雅曰諼忘也)孫氏引詩云焉得諼草是諼字非草名也然而(說文)又謂諼字從草從憲是以諼爲草名言其能令人忘憂爾嵇叔夜(養生論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故後之言諼者皆本於此也背北堂也(昏禮曰婦洗在北堂(注云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堂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有向北之義也焉得諼草樹於北堂冀其忘憂也(杜子美詩曰趨庭赴北堂後世以北堂喻母道誤矣使我心痗心之病也

論曰 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重民力也(莊公八年書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秋師還春秋之世用兵多矣未嘗有書師還者而獨於莊八年書之者以見踰時不反如此之久也然(采薇)之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東山之詩曰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而詩人乃美之者蓋用之得其道則如采薇東山之詩雖久而民無怨懟之心用之不得其道則如此詩踰時之久而詩人刺之也且以六月之詩言宣王北伐非其時也而詩人乃美之者用之得其道故也

黃曰 汝墳之婦女能閔其君子而猶勉以正殷其雷之大夫妻能閔其勤勞而勸之以義夫以婦人而思其君子者情之常也而能勉之以正勸之以義爲難然則伯兮之詩其不足以知此乎曰衛國之風固不足以比二南之化而過時不反亦非王者使民之道也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音配)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所戒反)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曰 此詩言衛之男女年盛之時而喪其妃耦也古者國有凶荒則減殺其禮而多昏(觀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曰多昏言不備禮而娶者多也蓋多昏可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而蕃育人民今則不然故詩人所以刺之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綏匹行貌也石絶水爲梁
厲深也所謂深則厲言深可厲之處也此詩言孤
尚匹行而衛之男女乃無夫家言孤之不如也心
之憂矣之子無裳之子無帶之子無服毛氏曰無
室家如無衣服此曲説也王氏曰無裳則憂其無
裳而已無帶則又憂無服則所憂者衆矣此説是
也蓋此詩言無裳無帶無服但言其衣服之不備
也歐陽氏常有言曰不及時者有二禮義既衰淫
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強暴横見侵陵則
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
故兵饑荒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

娶之年而不待禮者矣蓋先王之時世既乂安能
以禮化民既無先時之失又無後時之過如摽有
梅桃夭之詩是也及後世禮義既廢喪亂荐至民
無先時之失則必有後時之失如谷風及氓之詩
則是失之先時如此詩則失之後時所謂不能辰
夜不夙則莫是也

黄曰 觀氓之詩則知衛之男女不正觀有狐之詩
則知衛之男女失其時男女之不以正者淫奔之
風也昏姻之不以時者以凶荒之災也然國有凶
荒豈歲之罪哉君以奢侈示民而民之失其本業
也久矣采蘩條桑之風不復見而抱布貿絲之俗
不可革此之子無裳無帶無服所以爲衛之憂也
雖欲殺禮而多昏其可得乎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
救而封之遺（惟季反）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
之而作是詩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
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
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李曰 言閔公二年衛人與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
績於是出處于漕齊桓公城楚丘而封之遺之車
馬五祭服焉左傳曰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

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
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外傳齊語亦曰衛人出廬于漕齊桓公城楚丘以
封之其畜散而無育齊桓公與之繫馬三百此皆
遺之以車馬器服也桓公救衛而封之其恩大矣
而又遺之以車馬器服則其恩又如何衛人所以
思其厚德而欲報之也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
匪報也永以爲好也爾雅曰楙木瓜木瓜葉似柰
實如小瓜陸農師曰江左右者名柤其實如小瓜
而有鼻食之津潤而不香者謂之木瓜圓而小於
木瓜食之酸澀而香者謂之木桃似木瓜而無鼻

而其品又爲下謂之木李此木瓜木桃木李之別
也〔徐安道〕乃謂瓜有瓜珠桃有羊桃李有雀李皆
草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此則不知
木瓜木桃木李之品爲如何而妄爲此說也孔子
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皆如安道之說何足貴
哉此則學〔王氏〕而未至其弊遂至於此琚佩玉名
也瓊者〔唐孔氏〕曰瓊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說文〕
曰瑤玉之美者玖〔說文〕曰石之似玉黑色此詩蓋
言人投我以木瓜木桃木李我則報之以瓊琚瓊
瑤瓊玖木瓜木桃木李微物也瓊琚瓊瑤瓊玖寶
物也以寶物而報微物猶自以爲未足以報其德

故但欲以爲結好耳此蓋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
以厚報之況齊桓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王氏〕曰木瓜以況木李以言齊桓公投我以仁之
實其說鑿矣而又謂投我者彌薄則實齊桓之德
爲薄既謂齊桓之德薄又謂報之者彌厚是豈衛
人之情乎〔鄭氏〕解永好以謂欲令齊長以爲玩好
結已國之恩〔歐陽氏〕不取此說以好者當如結好
之好非以爲玩好也
〔李曰〕齊桓公之於衛其恩固大矣出民於水火之
中而免於豺狼之患使康叔得以復享其祭祀而
衛之人民亦得以養其父母而保其子孫則齊桓
公可謂生死肉骨者矣衛人雖盡其所有而報之
而衛人之心猶以爲未足以報之序言欲厚報之
非衛人之所欲如此乎齊桓公於是假仁義而行
然至於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與武王之興滅國
繼絶世亦可謂庶幾矣衛人感齊桓之德欲厚報
之則知邢之心亦必然矣〔劉内翰〕曰桓公之封衛
德莫大焉雖衛亦自以爲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
〔春秋〕之書城楚丘者曾無以異常諸侯矣彼衛已
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
故以小惠許之則桓公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
爲專封某竊以此說爲不然夫專封者天子黜之

諸侯封之則可以謂之專封若狄人伐衛桓公救
之亦伯者之所當爲也謂之小惠亦不可也
〔黄曰〕木瓜木桃木李皆微物也而詩人欲以瓊琚
瓊瑤瓊玖報之且猶以爲未足非物之不足而心
之不足也衛爲狄人所滅而齊桓公救之使公子
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乘馬祭
服五稱牛羊豕雞狗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
錦三十兩此以車馬器物而遺之也吁衛君辱於
泥塗而齊置之衽席衛無社稷而今有其社稷衛
無民人而今有其人民則衛人之所以德於齊者
殆欲輕九鼎而卑華岳矣其將何以報之乎昔衛

人不能恤黎而今齊能救衛衛人安得不感且愧
吁此齊之所以霸而衛之所以不競也

王黍離詁訓傳第六　國風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蒲皇反徨音皇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反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李曰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之作蓋在平王之世黍離已下之詩皆是平王之詩也安得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乎孟子所謂詩亡者雅頌之詩亡也今也平王之詩既下列於國風則是詩之亡矣既以平王之詩爲國風則是天王下列於諸侯矣然春秋或書天王其或書天王者蓋春秋所以存王道也以是知春秋與詩相爲表裏閔宗周也有宗周有成周成周東周也宗周豐鎬也周自文武以來居於豐鎬至成王之時則營東都也如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東周是也王城者後之河南郡是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此則春秋所謂成周是也後之洛陽是也成王之營東都者王城則遷九鼎焉如成周則居頑民焉自豐鎬而言之則宗周爲西周而王城爲東周周既東遷矣則成周爲東周而王城爲西周平王以來皆居於王城及至敬王遭子朝之亂王城多子朝之黨敬王不能居於是遷于成周昭公三十二年天王入于成周是也此宗周成周之辨也宗周蓋自文武都豐鎬至於幽王爲犬戎所滅平王遂東遷洛邑故大夫閔行役於西周過宗廟宮室其地已廢而民盡耕闢之盡爲禾黍周

大夫其心憂傷而閔周室之顛覆如此是以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說文曰黍稷屬而黑者也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氏黍可爲酒故字從禾入水苗禾之未秀者也穗則禾之已秀矣說文曰穗禾成秀也實則秀而實矣故苗而秀秀而實蓋其序也稷爾雅曰粢稷也說文曰稷五穀之長也沈內翰曰稷乃今之穄也蓋宗周之地盡爲禾黍也王氏曰視稷而謂之黍者憂而惛也亦不必如此說如蓼莪之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則可以如

此說至於此詩則不可箕子閔商之歌曰麥秀漸
漸兮禾黍油油旣曰麥秀又曰禾黍則亦與此同
意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以見盡爲禾黍
之意曰苗曰穗曰實又以見行役如此之久也邁
亦行也靡靡遲遲也言其行役不忍去其心安舒
遲緩如此也搖搖言心之憂傷而不定也是王謂
儀秦曰寡人心搖搖然若旌正與此同意醉憂之
狀也噎咽也說文曰飯窒也言其心之憂不能喘
息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周室
之顚覆如此不知我者謂我何求久留於此者何
人也揚龜山曰周自東遷而後政益衰敗黍離降

而爲國風則宗周之亡久矣蓋自幽王馴致至此
其詩曰此何人哉無所歸咎也亦不必如此詩言
此何人哉蓋言含蓄之辭亦不必謂之無所歸咎
此蓋周大夫不欲指斥其人也 黃講附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
難乃旦反以風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
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反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李曰此詩言君子行役之久無有期度惟其無有
期度故大夫思之此大夫者蓋同僚也思其行役
艱苦以風於上也君子于役至如之何勿思蓋不
知其期言無期度也曷至哉曷何也言何時至哉
塒者鑿牆棲雞曰塒雞之將棲則日必夕矣羊牛
亦從牧地下來此言畜產出入尚有期度而君子
于役不然也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君子固于
行役如之何而不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
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不日不月言何日何月當歸也曷其有佸佸
會也言何時得會聚也雞棲于杙爲桀亦是言君
子乃不如雞與羊牛也括至也言君子于役苟無

飢渴至此不敢望其必歸苟無飢渴之患足矣
黃曰此詩所謂大夫思其危難以風者蓋同僚之
人爲之憂傷而作是詩以風諫其上也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
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
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李曰此詩君子遭亂相招呼爲祿而仕也君子之
將仕必行其道今乃欲爲祿而仕不求其道之行
豈君子之本心哉蓋身居亂世畏懼罪罟但欲全
身遠害而已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

只且陽陽樂貌也史記曰晏子之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陽陽甚自得也是陽陽爲樂貌也陶陶亦和樂之貌也此言君子以此樂官賤職爲樂也左執簧簧笙也左手執其笙簧右手招呼其友於房中而爲房中之樂也翿纛也舞者所執蓋羽舞教燕舞之位也其樂只且且言且樂此而已

論曰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當衰周之時可謂無道矣而君子乃相招爲祿仕所可恥者何以爲君子哉君子之仕於君亦不一也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君子

陽陽之詩正居卑居貧之謂也樂官之職豈君子所當爲哉今也君子爲之又與其類相招而且以此爲樂者蓋以貴不可居故也惟以貴不可居則當時在位者皆小人也凡衰亂之世賢者多窮處於草野及不得已而仕者皆居於下位老子在周爲柱下史梅福在漢爲市門卒此詩與簡兮之詩辭尊居卑之義也王氏曰左執者言無所事也簧所以爲聲翿所以爲容隱則無所事於容聲故曰左執簧左執翿此說非也據詩言左執簧但是左手所執非以無所事爲義王氏又謂簧翿取聲容之義不必仕於伶官也此說亦非也據此詩言正是君子仕於伶官而謂不必仕於伶官非也說者必謂左執簧右招我由房雖是詩人傷君子不得志意亦小之也蓋以君子不得用則當引去可也不當在朝以取伶官之辱此皆不知辭尊居卑之義也

黄曰 史記言晏子策駟馬志氣陽陽自得則陽陽猶陶陶也夫君子遭亂當窮居野處以道自樂不得已而仕則當救時爲民以身許國今乃相招爲祿仕尚何足爲君子乎曰陳蕃李固不得救東漢之難而徒以其身陷不測之淵郭泰明哲保身申屠蟠見幾而作君子之所深取蓋亂世不可以有爲則辭尊居卑君子不怨雖處賤職人之所恥而君子則陽陽以自得陶陶以自樂其亦有所見者哉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音記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李曰 此詩言平王不能撫其人民而遠屯戍于申周民不得歸其鄉里此所以懷怨而思歸也揚之水說者不一鄭氏則以謂激揚之水至湍迅而不

能流東薪此說非也豈有湍迅之水不能流移東薪乎〔王氏〕則謂水之揚足以流東薪其意則亦謂揚水可以流東薪而今乃不能非也據詩但言揚之水不流東薪安得謂水之揚足以流東薪乎張氏則以謂揚之爲悠揚言水之悠揚緩而流故不能以漂蒲楚也此亦未盡〔程氏〕曰揚之水潤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此說得之不如蘇氏之說爲詳〔蘇氏〕曰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流而或揚之雖東薪之易流有不流矣水之能自流者物斯從之安在其揚之哉周之盛也諸侯聽役於王室無敢違命及其衰也雖令而不至平王未能使

諸侯宗周而強使戍申役焉宜諸侯之不從也此說得之其取譬又皆得詩人之意〔鄭氏〕則喻平王恩澤號令不行於下民此蓋〔鄭氏〕徒見序言不撫其民遂遷就此說而附合於序非也東薪一束之薪也楚荊也今俗所謂黄荊蒲有二說〔毛氏〕以爲草〔鄭氏〕以爲柳〔左傳〕曰董澤之蒲蒲即楚也此二說皆通申平王母家也幽王娶申國女爲后故申爲平王母家甫也許也申也同姓之國皆姜姓也〔外傳〕曰齊許申呂爲大姜是知申甫許皆是姜姓也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鄭氏〕之子是子也彼其是子獨處鄉里不與我來守申是思之言也此說

非也〔歐陽〕〔程氏〕〔蘇氏〕皆以謂此國人怨諸侯之子不戍申此說與上文相貫蓋言平王不能調發諸侯之子來與我共戍申也懷思思歸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何日當歸乎此久戍不得歸之辭也蓋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采薇〕之詩曰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而其詩乃無怨懟之辭今也遣役戍屯於母家而詩人乃怨思之如此〔程氏〕曰平王獨私恩其母家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之此說是也蓋中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以救之豈得獨勞畿內之民哉故采薇遣戍其戍有名平王之遣戍其戍爲挾私詩人所以刺之也晉

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屛其弃諸姬亦可知也矣諸姬是弃其誰歸之見襄公二十九年城杞與平王之戍申其事一也蓋以私存心諸侯於是離心焉以是知人君之行事當以公爲先以公存心則如采薇詩人美之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刺之其遣戍則同而其美刺則不同也

〔黄氏〕先王盛時豈無戍役之事哉如遣戍役以守衛中國見於采薇之詩而詩人未嘗有怨辭今平王之戍而周人怨思焉何哉中國有難天子當命方伯與鄰國諸侯救之而今也獨勤畿內之民而

不能帥諸侯之師此如揚水之激而不能流一束之薪也揚之水非自流之水水不能自流而或揚之則雖束薪束楚束蒲之易流而有所不能流平王號令素不能以及於諸侯而乃勤周民以遠戍于母家宜詩人之怨思也且平王之戍專為母家非天下之公心也而孰肯從之乎上之人有私心而天下之人於是乎有離心觀揚之水一詩雖國人怨諸侯之辭而實平王之罪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九

中谷有蓷（吐雷反）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中谷有蓷暵（呼但反）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反）離嘅（口愛反）其嘆（平聲）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本又作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反）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李曰 孔子繫易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則常而久者乃夫婦之道也今而室家相棄豈其宜哉然亦因凶年饑饉耳凶年饑饉為夫婦者正當患難相恤豈至弃而不保可以見平王不能厚風俗而夫婦日以衰薄也豈不可閔者乎此中谷有蓷所由作也蓷陸機等以為菴蕳（韓詩之類）以為益母毛氏以為鵻郭璞以為茺蔚夫蓷者宜於水者也孔氏以為水涉之暵然其乾乎此固謬矣而王氏又云脩久也言久暵矣而又苦濕焉此亦非詩人之本意惟蘇氏程氏得之而蘇說為詳蘇氏曰蓷鵻也暵燥也仳別也脩長也草長遠地則易枯中谷之蓷旱之所難及也今也既先燥其生於乾者又燥其生而長者及其甚也則雖生於濕者亦不能免也旱及於濕則盡矣

譬如周人風俗衰薄其始也人之艱難者弃其妻爾其後人之不善者弃之矣及其至甚又有無故而弃者矣故其以艱難而見弃者則嘆之嘆之者知其不得已也以不善而見弃者則條條然而嘯嘯之者怨之深矣及其無故而見弃者則泣而已泣者窮之甚也此言盡之矣啜者泣時縮氣聲也

論曰莊子曰以人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則相救夫婦雖曰人屬而五典皆本於天序豈可迫窮禍患害則相弃乎爲夫婦者必與之同患難亦與之同逸樂此之詩曰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谷風之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是亦與之同患難而不與之同逸樂也至於此詩則又是不能與之同患難其所以然者豈民之罪哉是上之人不能以風化下所以禮義廢壞豈不可傷哉此序所以閔周也

黄曰王者之治必先使天下有相生相養相親相恤之道顧其父子兄弟夫婦而有不忍相去之意然後禮義生焉禮義生則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爲不善此孟子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蓋人惟平居不忍忘其親故緩急不忍忘其君今平王不能善天下之風俗而

反以敗天下之風俗至於夫婦之情日以衰薄一遇凶荒則室家相弃夫人至於弃其室家忘其夫婦則亦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知君哉予於谷風之詩而知衛之所以亡於中谷有蓷之詩而知周之所以亡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吪五戈反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罿昌鍾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李曰左傳隱公三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此序所謂桓王失信是也桓王既失信諸侯由是背叛即左傳所謂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是也王師傷敗者即所謂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惟其如此故君子不以生爲樂而作此詩也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爰爰緩也(爾雅)曰鳥罟謂之羅羅鳥網也又曰繴謂之罿罿罬也罬謂之罦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則知罿罦是一物也離麗也(毛、鄭)之說則以有兔爰爰爲緩以雉離于羅爲急喻王政之有緩急有緩者有聽從也有急者有所躁蹙也此說皆非詩中本意而強爲此義也(王氏)則以謂有兔爰爰以喻背叛之諸侯雉離于羅以喻傷敗之王師此說皆非詩人之本意而王氏又以羅罦罿皆網類網不信之器也王不信將以罔諸侯而終至於自罔其說迂回曲折求合於序皆所不取惟(歐陽氏)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嘆物之生有幸有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則不幸也尚無爲毛氏謂尚無成人爲也言我生初幼稚之時庶幾無此成人之所爲言冀其無征役之事非也尚無爲但言我生尚幸世之無事也尚庶幾也造即爲也庸用也亦是無爲之意而王氏則謂我生之初尚無爲尚無造尚無庸非志於功名者也非志於功名而憂在於天下故謂之君子此蓋曲說也罹憂也言我今則逢此百憂也百憂百凶亦是百罹之意吪動也言我欲長寐而不動也覺晤也言我欲長寐而不晤也聰耳有聞也

言我欲長寐而無所聞知也與詩所謂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又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皆是此意也(王氏)則以謂凶甚於憂憂甚於罹皆是強爲之說據詩三章皆是一意但换其韻耳

【論曰】子貢問於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孔子言寧去其兵食而信不可一日無也信苟立矣未有兵食之不足足兵食而無信亦不能一朝居也王室有警則舉烽燧以召諸侯所當爲之事也而失信此幽王所以有犬戎之禍秦變法令募民徙木而示之信此非所當爲之事也非所當爲之事而有信此商君所以得其志也夫所不當爲之事而有信其利已如此況所當爲之事而有信其利爲何如然而桓王既失信安得諸侯之不背叛哉

【黄曰】(司馬温公)言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推而至於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於敗予讀兔爰之詩而見温公之言爲不誣也桓王一失其信而至於諸侯背叛王師傷敗人君之於天下其可一日而忘信乎兵

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非兵食之果可去也與其去於此者不若去於彼苟信不立雖有菽粟安得而食雖有城池將誰與守此君子之所以閔周之亡而不樂其生也

葛藟力軌反 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漘順春反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李曰 王族刺平王之詩也今乃列之於平王之後此可疑也黃甫士安直指以謂桓王之詩此則不

可得而見如載馳乃戴公之詩也而列之於文公之後清人乃文公之詩也而列之於莊昭之間此皆因秦焚書之後篇帙散亡傳者失次閔之可也九族鄭氏謂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然高祖非己之所逮事玄孫非己之所及見如之何而親之當從歐陽之說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也弃其九族者言其無親親之道也緜緜葛藟葛藟二草也葛似藟爾雅曰葛似藤皆蔓生故言緜緜者長不絕之貌也水涯曰滸涘亦涯也夷上洒下曰漘葛藟所以比九族也說者不一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說者又以爲比則止取其能庇本根也然詩人之意固是以葛藟比九族然在河之滸意必有所主矣若如左傳之言都不見在河之意鄭氏曰葛藟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以長大而不絕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或者又謂葛生於山而反近於水人君當親族人而乃親他人其說皆不如王氏曰河滸水所盪危地也潤澤葛藟而生之則所以自固猶之王者敦敘九族而親之亦所以自固此說爲善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者言王遠弃其兄弟而謂他人爲父也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者呼他人爲父他人非我眷屬終不顧我也言王既以他人爲父亦無顧我之意也我九族也蘇氏曰弃遠其兄弟而謂他人父彼非王族亦豈肯顧王哉其說亦通謂他人母蘇氏曰謂其夫爲父其妻則母也亦莫我有者言視之如無也謂他人昆言以他人爲兄也亦莫我聞者不與我相聞知也宋昭公事見文七年

論曰 孔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蓋不獨於父母然也於九族亦當然也夫他人非不可愛也亦非不可敬也先愛其親以及他人

先欽其兄以及他人然後謂之順若不愛其親不欽其兄則是於所厚者薄而又愛人之親欽人之兄則是於所薄者厚其倒置如此則謂墨氏兼愛之學愛其親與他人同欽其兄與他人同愛無差等猶爲不可況不愛其親不欽其兄乎今也王於親族旣不能愛之欽之則親族豈愛欽於王乎宋華亥欲代其兄合比爲右師與寺人柳謀之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是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已而宋華亥果亡此乃報施之理也今旣亦莫我顧則親族亦不顧於王矣亦莫我有則親族亦莫有王矣夫秦皇之強卒

以孤立蓋爲此也可不戒哉

【黃曰】周家盛時則大封同姓以厚其恩如宗子維城之詩内睦九族以篤其敬如戚戚兄弟之詩今周道衰故弃其九族此所謂寡助之至也周安得而不亡乎觀葛藟一詩見平王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親而敬他人於所厚者薄矣而尚安能於所薄者厚哉其本亂而末治者未之有也若平王可謂先自撥其本矣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五蓋反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李曰】此詩大抵言讒人之可畏而以葛蕭艾爲之喻其義亦難曉鄭氏曰采葛喻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喻臣以大事使出采艾喻臣以急事使出鄭氏之說歐陽已破之矣毛氏則以謂采葛所以共絺綌采蕭所以共祭祀采艾所以共疾病雖事之無可疑者亦不敢行此說亦未當且從歐氏之說歐氏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如王聽讒皆積微而成惑故曰積毀消骨叢輕折軸浸潤之譖膚受之愬皆積少而成多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言其不見君則懼讒人乘間以入也雖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如三秋兮如三歲兮則

其情之益踈甚矣蓋人之譖人多因其不見則乘間而讒之如漢之桑洪羊上官桀蓋主與燕王通謀欲言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假伺光出沐日奏之洪恭石顯欲退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即令華龍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沐日奏之夫以桑洪羊之於霍光洪恭石顯之於蕭望之皆以候及出沐日然後得肆其間則知忠臣正士一日不在朝廷則讒言易入讒說殄行並作矣夫以一日不見且讒入之若其久出則將如之何是以古之人聖讒說殄行也

【黃曰】讒謗之言非能遠以入人也浸潤之譖膚受

之怨蓋入之以漸漬之以漸積毀消骨叢輕折軸曾參之母雖信曾參之非殺人而三人言之則投杼而走此詩人懼讒而以采葛采蕭采艾爲喻也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大車檻檻毳尺鋭反衣如菼吐敢反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啍啍他敦反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古了反日

李曰刺周大夫禮義陵遲蓋言禮義廢壞也家語曰三尺之限空車不能登者峻故也百仞之山重載陟焉陵遲故也王肅注曰陵遲猶坡陁也則陵遲是廢壞之意惟禮義廢壞則人倫不明人倫不明則男女皆踰禮法而相奔故陳古大夫之聽訟以消淫奔之行刺今不能也檻檻大車聲也啍啍車行貌也大車者王氏與蘇氏皆曰大夫之車也毳衣者毛氏以爲天子大夫四命其出封五命如子男之服鄭氏則以謂子男入爲大夫者王氏則以謂上大夫爲卿者也是皆泥於詩序刺周大夫之言也據此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菼乃古聽訟者之車服也作此詩刺周之大夫而詩之所陳乃是古大夫不可執今之大夫而求合於詩序也菼爾雅曰菼薍郭璞曰菼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鄭氏

曰其青者如鵻王氏則謂菼言其衣之色也徐安道謂菼初生蒼黑類玄衣曰青曰青白之間曰玄曰蒼黑則是菼之色說者不一如璊說文曰赬色禾之赤苗曰虋璊之玉色如之王氏則謂如裳之色記內朝曰璊赬色稷之璊色謂之穈穈色在赤黃之間似禾赬極光榮掬之光澤恒灼然如赤珠此是一色也曰赤色曰赬色曰纁曰赤黃之間則是璊之色說者不一如此陸農師曰毳衣作會宗彝非所以聽訟又其色不得如菼青璊赤是或一服也則知世代久遠毳衣與其色皆不得而定當存此數說以待知者然學治經當如伯樂之治馬秦穆公使九方臯求馬三月而返報曰得之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則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物色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於內而忘其外若臯之相者乃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學者欲辨菼之色或曰青或曰白或曰青白之間或曰玄或曰蒼黑欲辨璊之色或曰纁或曰朱黃之間或曰赤或曰赬皆是不過物色牝牡之間若治經之要當求其大意而通之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者言古之聽訟者乘此車服此衣斯

民見之則曰我豈不思爲其無禮畏子聽訟故不敢爾故曰豈不爾思畏子不敢畏子不奔者言聽訟者能止奔也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爾雅曰穀生也男子則正位乎外女子則正位乎内死則同穴而葬此男女之正禮也此言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者言當時之人不爲淫奔以禮聘我我則從之以合於男女之正禮也皦日白日也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當時之人相誓之辭也左傳范宣子曰所不請於君焚其書者有如日公子重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魯昭公曰所不能見者有如河或曰白水或曰日或曰河

相誓之辭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聽訟非難而使無訟爲難文王之時虞芮爭田欲訟於周及其至文王之境耕者遜畔行者遜道遂自愧而止若文王可謂能無訟故不待至於周庭而後決也然則後之聽訟者皆當如此傳曰皐陶喑而爲大理蓋不待言也古之聽訟者但聞其車聲見其服飾而淫奔之心息何待於言哉觀大車之詩深得夫子無訟之意學者不可不詳味也

黃曰古之爲民上者正心誠意以化其民而使民無犯禮之思故其爲大夫者非特能聽訟而亦使之無訟聞大車之聲見毳衣之容而非禮之念不萌於中非畏刑也畏禮義也今禮義陵遲則其隄防已壞矣又何以禁水之奔溢哉故爲大夫非惟不能止訟而且不能聽訟此詩人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音久

李曰莊王桓王之子也莊王不明當時之賢如留氏之族皆放逐之故國人思其賢而欲其復來而

作是詩也丘中有麻丘中有麥丘中有李者毛氏以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其意謂子嗟能教民農桑使得有之果如此說未足以見子嗟之賢蘇氏曰隱居於丘陵之間而殖麻麥果實以爲生者子嗟也其說雖無害然據詩之本意所謂丘中有麻有麥有李者亦猶詩所謂山有榛隰有苓南山有臺北山有萊皆是譬賢者之本類也歐陽氏謂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此說是也言丘中尚有麻麥李而子嗟乃不得見用此所以可惜也故上言丘中有麻下言彼留子嗟此所以深歎子嗟之不見用

也程氏則以謂麻麥喻賢者以李喻不賢者於三
章皆是一意豈有辭同而意異乎彼留子嗟毛氏
鄭氏蘇氏皆以爲留姓惟歐陽不以爲姓而以爲
淹留之留非爲大夫姓留也若以爲大夫之姓則
莊王之事跡見於春秋史記當時大夫留氏無所
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其
後何從而知之此說不然丘中有麻所謂彼留子
嗟者亦猶谷風所謂子仲之子豈必求於他書有
子仲乃言其姓氏乎蓋詩中所陳便是實事迹不
必於春秋史記中而求之也彼留子嗟彼留子國
毛氏以子嗟爲子子國爲父使果是父子不應先

子而後父大抵只是妄也程氏之說猶不可信程
氏曰麻可衣麥可食宜殖丘中與賢者宜在朝則
能養於人彼不賢者乃留於朝子之賢反窮處而
咨嗟其義甚至若使詩人之意果如程氏之說則
下文亦不相貫則知此詩當從毛鄭之說將其來
施施毛氏以爲難進歐陽氏以謂難於自進據此
詩但是國人欲其來非謂賢者之難進也孟子曰
施施從外來則是欲其施施而來也將其來食毛
氏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鄭氏曰言其將來食庶
其親己得厚待之其說皆非也歐陽曰思其來而
祿之也王氏曰將其來而祿於朝也其說皆是玖

者石次玉者貽我佩玖者言庶幾其來遺我以善
也程氏曰佩者外飾玖非眞玉彼留之子所遺我
者徒文飾而無實也蓋程氏既以此爲不賢之人
故其說遂以爲徒文飾而無實此說未敢以爲必
然自古人君用人必合於民心民心之所喜者吾
則從而用之民心之所惡者吾則從而黜之故其
用人也不以私己之好惡爲進退惟以斯民之好
惡爲去取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之類天下之人
謂之八凱伯奮仲堪之類天下之人謂之八元惟
天下之人既以爲善故舜舉於朝廷之上帝鴻氏
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
謂之檮杌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惟天下之人既以爲惡故舜流放竄殛與天下共
棄之至於後世則不然民之所欲佐吾君者皆委
棄於草野而不用民之所惡者皆舉而致之高位
是以朝廷之上無非讒諂面諛之人而民之所以
思賢者也此詩及遵大路白駒之詩皆是民之思
賢者惟恐其不留其既去也惟恐不來民之思賢
如此而人君乃不加意何以慰斯民之望乎此詩
人所以刺之也
黃曰丘中有麻一詩古今之說者皆失其義夫詩

言賢人放逐而國人思之則詩中所謂彼留子嗟
彼留子國彼留之子皆國人思賢而欲留之之意
也諸家乃以留爲大夫氏而子嗟爲子國之子夫
莊王不明而何獨棄留氏父子乎借或有之則春
秋當書史記當載今皆不見於他經而獨見於毛
氏此其爲說不免於附會歐陽公嘗辨之矣然亦
以子嗟子國爲當時賢者是亦無所經見也予竊
以爲嗟者詩人欲留賢者而形於嗟歎國者詩人
欲留賢者而使之在國也而彼留之子則其意明
矣丘中有麻有麥有李固不可以爲賢者種治之
功亦不必以爲賢者隱居之地是特言國之有爵

祿而當留賢者以食之也白駒之詩曰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此亦留賢者之意
學者試思之

緇衣詁訓傳第七　國風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
之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
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李曰美武公也父子者蓋武公之父桓公也武公
桓公皆入爲周司徒而皆稱其職位故國人皆以
爲宜而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唐孔氏曰
武公既爲鄭國之君又復作周司徒已是其善又
能善其職此乃有國者善中之善其說非也程氏
曰武公父子相繼爲周司徒善終於其職詩人美
其爲國君而能好善行善道亨章服宮室廩祿之
報此說是也蓋此言善善之功亦猶葛覃所謂化
天下以婦道葛覃之詩未嘗有化天下婦道之實
事但詩人所言如此此詩亦然或者又謂皆是武
公有善善之功武公桓公既爲周之卿士武公善
於其職故詩人以緇衣美之而莊公乃不免於刺

則是莊公云不善其職也緇衣之宜兮緇黑色也
緇衣卿士聽朝正服也緇衣之宜兮猶所謂象服
是宜也好毛氏曰好猶宜也蓆毛氏曰大也其說
本於爾雅王氏則以蓆爲多言予之多也既以蓆
爲予之多又曰敝予又改作兮則上下文殊不相
貫豈有予之之多而又改作邪程氏則以蓆爲安
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其說甚善然而以蓆爲
安則不知何所考據也館舍也言諸侯皆有館舍
也還自朝而還也言子若自朝而還我則授子以
粲也粲者餐也言欲飲食之辭也以詩觀之則宜
好蓆只是一意言國人之愛武公父子緇衣之敝

我將為子改作之蓋欲其久於其職也觀此詩則知好賢之篤也禮記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人君之好賢誠能如民之愛武公如此之篤則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自古賢者常難於久任小人常易於得志蓋賢者之心固欲終身立於其君之朝然常不旋踵而退小人不可一日立於朝廷之上然每至於深根固蒂而不可破如唐明皇之於姚崇宋璟輩可謂深知之矣不數十年而皆罷其用李林甫至十九年而不退則知賢者難於久任而小人得志之易也如此可勝歎哉

黃曰鄭桓公友厲王之子宣王母弟始封於鄭幽王八年為周大司徒犬戎之難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故父子相繼為周司徒國人愛武公而思桓公故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予以為善善者以見桓公武公積善之久也惟武公積善之不已故國人愛之亦不已孔子曰吾讀緇衣見好賢之至嗚呼非武公父子之賢其何以得此於國人哉粲諸家盡以為餐也予以為作粲粲衣服之粲蓋上文但言緇衣而未嘗及飲食況以粲為餐又費辭也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李曰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所謂焉辟害者則是不勝

其母也不勝其母是不能止也不能止其父母乃所以害其弟弟叔段失其道而公弗制祭仲諫之公弗聽則小不忍以致大亂其所謂畏我諸兄畏我父母畏人之多言皆所謂小不忍也將仲子兮無踰我里將者請也二十五家為里杞柳屬也檀彊忍之木也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蓋言祭仲之諫異姓之人與我家事傷害我兄弟也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言無害我兄弟也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皆是此意也鄭氏云無踰我里言無干我親戚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傷我兄弟也夫親戚即兄弟也其

說非也王氏以謂始曰無踰我里中曰無踰我牆卒曰無踰我園以言仲子之言彌峻而莊公拒之彌固也始曰無折我樹杞中曰無折我樹桑卒曰無折我樹檀以言莊公不制段於早而段之彌強也不必如此分別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言祭仲之諫莊公拒之曰我非愛惜之也父母可畏仲可念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亦是此意

論曰 祭仲之諫莊公不以大邑封段非惡段也乃愛段也莊公拒祭仲之諫以大邑封之非愛段也乃惡段也視莊公之言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莊公之意欲置段於死地然其曰畏我父母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蓋段未有大過惡而莊公欲誅之則父母諸兄國人將以我為何如人也惟稔其惡而後誅之彼父母國人諸兄亦不得而有辭此莊公之本意也而莊公不免有克段之名是莊公徒自欺也天下後世不可得而欺也周公嘗誅管蔡矣而周公初無殺之之意及管蔡四國流言與武庚為亂周公不得已而誅之後世不以周公殺兄之過為不如舜蓋以周公本無殺之之意也莊公之於叔段雖封大邑而殺之之意深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穀梁釋之曰何

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如莊公之畏父母諸兄畏人之多言故以大邑封之俟其惡積之深而後誅之以免天下之議也春秋書之見其肺肝矣觀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而觀將仲子之詩則莊公之惡自見春秋書鄭伯棄其師而觀清人之詩則文公之惡自見蓋不待傳注而知之也

黄曰 莊公拒祭仲之諫而不制叔段非愛之也乃所以稔其禍而處之於不可救之地也以春秋致之莊公豈以祭仲離間其兄弟而拒之哉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無庸將自及莊公之心術可見矣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所以彰鄭伯之處心詩人述鄭伯拒祭仲之辭而君子論莊公拒祭仲之心學者當即詩人之言而考之於春秋則莊公之心可見矣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李曰 左傳云武姜請京使居之即所謂叔處于京是也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者即此所謂繕甲

治兵是也繕之爲言善也大叔繕甲治兵以出田獵國人皆悦之所以有此詩也叔于田巷無居人言叔段出田獵也叔之出田獵而所居之巷如無人非實無其人也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仁也冬獵曰狩言叔之出狩而巷無飲酒之人豈實是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好也郊外曰野言叔之適野而巷無服馬之人豈實無人哉雖有人不如叔之洵美且武也言此皆愛之辭也【鄭氏】曰叔往田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其義不甚分明歐陽氏已破之矣至於王氏之說其鑿又甚焉不必復辯夫仁之爲名豈易得哉孔門之高弟如子路如冉有公西華皆不許以仁列國大夫如陳文子如令尹子文亦不許以仁而叔段乃得謂之仁耶叔段豈眞有仁哉國人悦之故以此名與之也【楊龜山】曰先王之道微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閭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必當其是非而毀譽不足致其善惡則其所與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好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有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豈誠有武哉是皆若此而已若【楊龜山】之說可謂善矣所謂且仁且好且武自非大聖賢不

足以得此名而叔段乃得此名者豈非妄與之乎如【揚之水】之詩一章言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二章言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夫桓叔篡弑之人也而詩人以君子之名歸之君子之名豈易得哉而桓叔乃得之亦猶此詩所謂且仁且好且武也唐安祿山史思明唐室之巨賊也而范陽之人謂之二聖夫聖孔子不居而祿山思明何人而得之亦可謂妄與人也

【黃講見下篇】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大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音祖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音但裼素歷反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李曰】大叔之所謂大者蓋左氏之所謂京城大叔蘇氏以爲不然二詩皆曰叔于田故此加大字以別之非謂段爲大叔也然不知者又加大於首章失之矣此說非也所謂名詩於大叔者蓋將以別前詩亦猶小雅有小明大雅有大明小雅有小旻大雅有召旻特以爲分別爾非有義理於其間陸德明曰本或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言叔之多才

詩所謂善御善射是也叔之好勇詩所謂襢裼暴虎是也多才如周公然後爲善叔之多才果如周公乎好勇如太王然後爲善叔之好勇果如太王乎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孔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夫多才不如周公而如盆成括則足以見殺好勇不如太王而如子路則必不得其死如羿善射奡盪舟亦皆不得其死然叔之多才勇適所以取禍也義而得衆然後爲善不

義而得衆亦所以取禍左氏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不義而行其斃必速矣大叔于田乘乘馬車乘駟馬謂之乘言叔段往於田獵駕此一乘之馬也叔既善射故其執馬轡如組孔子家語曰組緫紕於此成文於彼今也執轡如組以見叔之善御也兩驂如舞一車四馬謂之乘別而言之則轅下兩馬謂之服參於兩旁謂之驂服在中驂在外如舞者言如舞之中節也藪澤也韓詩曰禽獸居之曰藪火烈毛氏以烈爲行列言衆人皆揚火也具舉者言一時而舉也以見其段之得衆也襢裼肉袒也裼去裼衣也暴虎爾雅曰徒搏也此言段之好勇

也論語所謂暴虎馮河是也叔之暴虎進于公所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狃於此爾雅曰狃復也孫炎曰狃復也又曰前事復爲也戒者言國人謂叔不當再如此也恐其傷女以見國人愛之之辭也乘乘黄四馬皆黄也黄騂曰黄馬之上色也襄駕也其兩服者皆馬之上駕也兩服上襄言最良之馬也鴈行者驂與駕相次序如鴈之行也具揚者言一時而揚也叔善射忌又良御忌亦善也忌辭也既善射又善御以見其多才抑起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乘乘鴇四馬皆鴇也鴇今之烏驄也爾雅曰驪白雜毛曰鴇齊首言

馬之齊首也兩驂如手如人左右手之能相佐助也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言田事且畢則其行馬遲而發矢希也掤箭筩上蓋所以覆矢也鬯弓弢弓也弛弓而納之於弢釋掤而覆矢弛弓而弢之皆言田事且畢也左氏曰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觀此詩則知子封得衆之言驗也段之不義而乃爲衆所歸則衆歸之者皆不義之徒也漢七國反景帝問爰盎曰何如盎曰不足憂也上曰吳王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誠令吳得豪傑亦且

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姦人故相誘以亂觀此詩則知衆歸叔段皆不義之徒也然此詩所言皆以叔段爲義而序所以刺莊公者王氏曰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而孰敢爲不義爲不義則衆之所棄也安能得衆哉楊龜山亦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於莊公不制之早也人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尚何使人悅而歸之哉二說皆是如將仲子叔于田不刺叔段而刺莊公揚之水不刺桓叔而刺昭公皆禍之所由生也

黄曰管蔡與商人同濟其惡則商人必以管蔡爲賢共叔段與京人叛則國人必以段爲仁且武此如安祿山史思明乃唐室之賊而當時之人以爲二聖也噫項羽之仁匹婦之仁耳項羽之勇匹夫之勇耳若叔段之洵美且仁且武者亦如項羽之仁且勇歟知伯非賢而謂之賢盧杞非忠而謂之忠亦此類也司馬温公常言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而爲善者善無不至挾才以爲惡者惡無不至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其爲害豈不多哉大叔多才而不義所謂挾才而爲惡者也所謂襢裼暴虎善射善御即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也智伯善射力足技藝畢給而不免於亡是所以爲亡之資也盆成括小有才而不免於見殺是其所以爲見殺之招也叔多才而不義其亦如智伯之射御足力而行之以不仁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君子之大道者歟然詩人不以刺大叔而以刺莊公蓋亦莊公不防閑於其始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李曰 此詩言鄭文公之時有高克注心好利而不顧其君也王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高克既

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又不能也於是使將兵而禦狄于竟翺翔河上久而不召惟以此爲去高克之上策故公子素惡高克事其君不以禮而文公去其臣不以道所以致師散而將奔是乃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清人在彭在消在軸皆鄭地也清鄭之邑也彭消軸鄭郊也清人言當時高克將兵皆清邑之人彭消軸皆所次之地孔氏曰久不得歸又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駟四馬也介甲也言使駟馬而皆被甲也左氏曰不介馬而馳則馬亦被甲也旁旁孔氏以爲不得已據二章言麃麃乃是武貌三章言陶陶乃是馳驅貌不應於此乃謂不得已也陸德明曰旁旁強也當從此說二矛者酋矛夷矛也故謂之二矛重英英飾也言二矛之末有畫飾也喬高也二矛五兵之最高也二矛重高故謂之重喬此皆是甲兵之盛而文公委而棄之乃使翺翔於河上至於衆散而後已左旋右抽中軍作好王氏曰左旋者軍之左旋而歸也右抽者軍之右抽而退中軍作好者中軍高克所自將也蓋其散最後以高克所自將故也後散者豈誠好於高克而留哉亦作好而已楊龜山以爲不然左旋右抽當從舊說左謂御者在左右謂戎者在右中謂將軍居中也左旋謂回

旋其車右抽謂抽刃以習擊刺高克自居軍中之容好貌抽説文作搯字雖不同其實則一清人之詩刺文公不以高克爲有罪叔于田刺莊公不以叔段爲有罪觀春秋書鄭棄其師則文公之罪可見矣夫慶賞刑威人主之柄也高克有罪則當戮之於市朝如其罪小則寘逐之可也何乃委而棄之至於不召乎鄭文公之棄高克是乃棄其師也後漢耿公爲匈奴所圍公卿以爲不宜救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内則傷死難之臣匈奴如復犯塞爲寇陛下何以取將今鄭文公於高克久而不召至於衆散如

其後有狄難則文公何以使兵乎其不亡者幸矣

【黃曰】前輩謂叔田刺莊公不以叔段爲有罪清人刺文公不以高克爲有罪蓋君之於臣國人以爲可用則用之國人以爲可殺則殺之豈容有曖昧不決之事哉若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則誅之可也逐之可也今乃使之將兵而禦狄翺翔而不召是委其國而棄其師也閔公二年書狄人入衛鄭棄其師聖人固明以責文公矣此詩人亦所以不刺高克而刺文公清鄭之邑也彭[illegible]消軸鄭河上之地也衛在河北鄭在河南狄人入衛壓鄭境也於是有河上之戍而高克實將之夫高克平時既不可用而緩急猶可使乎用之則不絕絕之則不用其文公當有處此也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李曰】此詩言古之君子其在朝廷則有稱其服以刺今之不然也羔裘如濡者言古之君子其服羔皮以爲裘其色光潤若濡濕然此詩亦與後羔裘詩羔裘如膏同洵信也侯毛氏曰君也鄭氏曰君者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毛鄭之意則以人臣而有人君之德也以人臣而有人君之德其說爲難通歐陽曰言羔裘潤澤可以爲君朝服按經但謂且侯不應以此爲君朝服如此則所謂直者又如何說王氏曰羣而不黨則宜直致恭而有禮則宜侯侯以順王命爲善故也君能直己以順王命則其臣化之舍命不渝矣王氏之說固亦爲鑿然又以洵直且侯爲君舍命不渝爲臣其說難通王氏於此詩皆分作君臣事孔武有力則以爲君邦之司直則以爲臣三英粲兮則以爲君邦之彥兮則以爲臣皆是強生分別也蘇氏曰其裘則光潤其人則洵直且侯其民稱之曰彼其

之子舍命不渝則是全以此詩爲人君也果是人君則詩人美之不應以洵美且侯爲言也韓詩曰侯美也今且從韓詩以侯爲美也洵直且侯言其服此光潤之裘信其正直而且美也故其民稱之曰是子也能舍人君之命而不渝也舍處也渝變也處君命而不變信其能見危授命也夫守君命而不變則如荀息之不食言解揚之授命有死無隕是皆能舍命不渝故也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子人也蓋非君子則不能守君命而不變故必君子之人然後可以稱其服也羔裘豹飾者言以豹尾爲

飾也孔武有力者言其人之甚武而有力也亦猶簡兮所謂有力如虎不必如賁育然後爲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民稱之曰是子也一國之人言以爲直也如汲黯之徒是也羔裘晏兮〔毛氏〕曰晏鮮盛也三英粲兮此最難攷〔毛氏〕曰三德也〔鄭氏〕以爲剛克柔克正直此蓋牽合於三之數而爲此說也〔歐氏〕曰六經所載三數甚多茍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然歐陽之說又曰三英粲兮當是述羔裘之美此說亦不然據次章言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尚可以爲豹取其孔武有力上章言洵美且侯安得以謂述羔裘之美乎〔程氏〕曰粲光明貌三英若五紽類自是衣服禮儀制度非三德也〔程氏〕以是臆度如此畢竟不知爲何物當闕之以俟知者鄭謂英者裘袵出縫綫之飾袵則後有三故曰三英彥者美士也且人君之命其臣使之衣其衣服豈徒爲是觀美哉蓋必有其德而稱其服也如其徒爲觀美則無異於土木偶人而被以冕弁衣以文繡其有補於國家者幾希古者冠圓冠者則知其天時履方屨者則知其地形佩環玦者取其事至而能斷服是服者非可以無其德也且以深衣觀之制有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以深衣觀之乃知古者制衣服必有象也是以舍命不渝方可以稱其羔裘如濡孔武有力方可以稱其羔裘豹飾邦之司直方可以稱其羔裘之晏今乃不然此詩所以刺之也〔朝野僉載〕曰唐之朱紫滿朝皆無德時人以爲麒麟楦蓋言脫去衣服飾其中枵然無有故知人臣之服飾不可不稱也

〔黃曰〕召南之在位者化文王之政而能節儉正直故詩人作羔羊以美之曰羔羊之皮素絲五紽美其能稱是服也鄭莊公時朝無賢人而徒盛其衣服故詩人言古之君子有其服必有其德以風其朝而愧其在位耳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摻所覽反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䰩兮不寁好也

〔李曰〕遵循也路道也袪袂也此詩言君子之去國人欲於道路之中執其袂而留之也摻執子之手亦是言執其手當留之也〔王氏〕謂是大路言君子循道以去其君此本無是義理王氏強生義理於其間也無我惡兮不寁故也寁者速也言君子無惡我也我之故惟願子之不速去也無我䰩兮不寁好也言君子不醜我也〔鄭氏〕曰䰩亦惡也我所

愛惟願子之不速去也故曰不寁好也鄭氏曰不寁故也言我乃以莊公不速於先君之道故也王氏則謂國人留君子之言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好之宜忘其醜此於文勢皆不相貫難信其說詳觀此詩乃是國人見君子之去則欲留之也序乃謂國人思望疑非詩意毛鄭則謂思望君子於道中此說亦非也以國人之留君子如此而莊公乃任其去而不留之以此知古之君子以民之心爲心故其用人皆合民心後世不以民之心爲心故其民之所留而去者人君乃不之恤可勝歎哉

黄曰 此詩是君子去國而國人欲留之之意執其袪執其手而惟恐去之之速也古者人君之用人皆必察於國人之好惡而今國人皆欲留之而莊公不能用而失國人之望矣噫用人以望徇衆論也國人思望而莊公棄之吾見莊公非特棄賢而亦失國人之心也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李曰 此詩言古之賢大夫於其妻不悅其色而賢婦之於其夫又不以色取愛皆相勉勵以悅有德而刺當時之不然也女曰雞鳴至明星有爛此蓋夫婦相告語之辭女既曰雞鳴士又曰昧旦於是皆興而起其興起而視之也則視夜之如何見明星之爛以見其夙興也旦未明曰昧旦將翺將翔弋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毛氏謂閑於政事則翺翔習射此說非也將翺將翔弋鳧與鴈此蓋是婦人勉其夫往取鳧鴈而歸以爲食是也加者加豆之實也宜者言所以弋鳧鴈將以爲加豆之實而與

子共肴也宜言飲酒與子偕老鄭氏謂宜乎我燕樂賓客而飲酒與之俱至老親愛之言也歐陽氏以爲不然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與子者皆婦人謂其夫也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御其琴瑟莫不安好之是夫婦相愛之意也知子之來之此章言不獨學於室家又當尊賢也知子之來之我則雜佩以贈之雜佩珩璜琚瑀衝牙之類知子之和順也我則雜佩以問之問遺也禮記曰凡以苞苴簞笥問人者左氏曰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則知問皆遺之意也知子之和好也我則雜佩以報之正

序所謂說德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人能以好德之心而易其好色之心則可謂賢矣然此其難事況所謂婦人者方願以色求媚人而乃不以色愛於其夫而說德豈不甚難乎雞鳴之詩謂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曰雞鳴矣乃是蒼蠅之聲亦猶此詩既曰昧旦矣而明星尚爛然也雞鳴之詩賢妃之佐人君也女曰雞鳴之詩賢婦之佐君子也惟其人君有賢妃故不悅色而急於親賢故曰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惟爲士大夫有賢婦故不悅色而急於賓客故下文又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蓋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資內助以成也

黃氏齊雞鳴之詩思賢妃之配國君女曰雞鳴之詩則言古之賢婦以刺時人之不悅德而好色也子者皆婦人告其夫之辭言古之婦人與其夫相警戒而不敢自暇自逸勉其早興往取鳧鴈以爲中饋飲食之具以遂其燕飲歡樂之意其末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之遺之報之是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以成其德也言古之婦人如此以刺今之不然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如字又取句反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李氏左傳云桓公六年北戎伐齊齊侯使乞師于鄭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于齊所謂太子忽有功于齊也又曰公之未昏于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君子曰善自爲謀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則是齊侯以文姜妻太子忽也此詩言齊女賢而不取恐只是後之所謂請妻者若謂齊侯以女妻鄭太子忽乃是文姜又安得爲賢乎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者據鄭莊公卒太子忽立宋人乃執鄭祭仲出忽而立突突雍姞之子也雍氏有寵於宋莊公故宋人執祭仲而立突是突得大國之助而忽無大國之助所以見逐詩人推原其見逐之由蓋本於辭齊之昏故詩人作以刺之也歐陽則謂卒以無大國之助所以見逐移於山有扶

蘇之詩以所美非美然移於此詩蓋歐陽徙見卒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詩中本無此意也以詩考之所謂卒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者乃是國人推原其見逐之由不必求於詩中也今且從本序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士昏禮曰壻御婦車受綏則是昏娶之時夫婦同車也忽不昏於齊而謂之同車者欲其如此也同行行道也亦是同車之意〈王氏〉則謂忽之小廉適足以致大亂也此詩所以刺之也而又謂下文乃是孟姜蓋王氏則於同車同行之說不通故為此說舜木槿也其樹如李其華朝生暮落〈月令〉仲夏之月木槿榮是也顏如舜華言

顏色如木槿之華也英亦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言其翱翔之間所佩者瓊琚之玉言其行步中節也將將佩玉聲也彼美孟姜洵美且都言彼美好之孟姜信美而且都也都亦美也亦訓為閑閑習容儀也〈司馬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則以都為閑〈傳〉又曰雍容閑雅甚都〈顏師古〉曰閑美之稱也〈鄭風〉有女同車詩曰有女同車洵美且都則知以都為閑也山有扶蘇曰不見子都則知以都為美也德音不忘言其德音之不可忘也言其有美譽也

【論曰】嘗觀自古賢人君子亦有辭昏者劉德妻死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敢畏盛滿也又欲妻雋不疑固辭不敢當若二子者可謂善避禍者矣卒之霍禹謀不軌霍氏之壻如鄧廣漢范明友皆不得其死然則知辭昏若二子者然後為善也劉雋之辭昏乃免於禍忽之辭昏乃所以召禍故〈王氏〉曰娶大國賢女以其有助則無國家之難矣忽不務此而辭之以為廉終至於公子互爭而兵革不息國人皆不得保其室家也

【黃曰】〈桓六年〉云見李講以理觀之若太子可謂知道故左氏亦記當時君子之言曰善自為謀則是太子忽之不昏於齊宜詩人之所美也而今反以

為刺豈非以其為祭仲所逐而無大國之助詩人因為之惜乎或曰文姜非賢女其歸於魯桓公而成魯國之亂安得謂齊女賢而不取乎意此詩所謂齊女非文姜也不然則詩人之言何惑之甚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李曰】言忽之所美者非所當美也山有扶蘇隰有荷華扶蘇小木也荷華芙蕖也橋松木也游龍紅草也〈爾雅〉曰紅龍古其大者其名蘢即游龍也〈毛氏則以山有扶蘇隰有荷華言高下小大各得其

宜也其說未盡蘇氏則以山有扶蘇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隰有荷華喻忽置美德者於下位鄭氏於上章既如此說下文又以橋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於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於隰中喻忽聽恣小臣其說可謂勞矣蘇氏則以鄭氏之說為非蘇氏以謂扶蘇生於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花之生於隰得其澤以滋其說與鄭氏亦不甚相遠卽目睫之論也此詩大意只是山之有木隰之有草可以為榮爲太子忽者國乃無人何以為國之光華若如此說豈不簡而易明乎都美也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者言不往見子

都美之人乃反見狂醜之人也且結語之辭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言不往見子充良之人而乃見狡猾之意也言其不別美惡

〔[illegible]〕自古人君雖甚愚亦皆知用君子則可以致治小小人則可以召禍然每至於危亡者蓋以君子為小人小人為君子也唐德宗以姜公輔為賣直以盧杞為忠李泌曰天下皆知陛下獨不知之此其所以為姦邪也夫姜公輔天下以為君子也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以為大姦也而德宗乃以為忠是皆以忠為佞以佞為忠也此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蓋皆所美非美也

〔黃曰〕此詩古今之說皆失其義予考詩人之意蓋以為山有扶蘇亦有橋松隰有荷華亦有游龍以見國人未嘗無君子亦未嘗無小人在人君能辨之耳今昭公不見子都子充而乃見狂且狡童是所美者非所當美而反以小人為君子也漢武帝賢公孫洪而惡汲黯唐德宗以盧杞為忠以姜公輔為賣直皆是此類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兮蘀兮風其漂匹妙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李曰〕君倡臣和理之常也今也君弱臣強專命自

恣不稟於君不待君命而動詩人所以刺之也蘀兮蘀兮風其吹女七月之詩曰十月隕蘀落葉故謂之蘀蘀兮蘀兮風其吹女言蘀之落也必待風之吹猶臣之和也必待君之倡故下文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者蓋是詩人指群臣而戒之曰叔兮伯兮汝群臣和之則在乎君倡之汝今則不然何也君天道也臣地道也乾為太始坤作成物乾以始之坤以終之君行於上臣從於下亦猶乾坤之終始也今也臣之行事而乃不稟命於君是專命也春秋凡書遂者皆譏大夫之專也事之小大不同皆書之者以謂一萌專命之心是有無君之意

其禍必至於不可勝言矣故魯之三家齊之諸田晉之六卿所以有簒弒之禍也

【黄曰】人臣之事君如婦人之從夫其義不可不順故夫倡而婦隨君倡而臣和者理之當然也事不出於夫而出於婦則其家必亂事不出於君而出於臣則其國必危故易之乾君也坤臣也乾取其健坤取其順臣不敢以先乎君也魯之政出於三家晉之政出於六卿齊之政出於田常則有簒弒之禍周之衰也事不出於天王而出於諸侯漢之衰也事不出天子而出於強臣唐之亂也事不出於昭宗而出於朱全忠此危亡之證也今昭公微弱而爲祭仲所專此詩人所以悲其將亡而爲之嗟歎歟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李曰】權臣指祭仲也祭仲專廢立之權故謂之權臣也彼狡童兮狡童指鄭忽也以忽爲狡童豈人君之事所當然哉程氏曰作詩未必皆聖人當時所取者但取其意止於禮義聖人所取未必然如比君以狡童碩鼠此說是也不與我言兮言不能與賢人圖事也不與我食兮言不與賢人食也王氏曰不與我言是不與我治天職也不與我食是不與我食天祿也此說是矣然又謂弗與治天職食天祿所謂賢人者亦可以已矣而至於不能食息者何哉忽猶足與爲善也此說非也鄭忽豈足與爲善哉既以爲狡童則其不足與爲善也明矣詩曰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使我不能息兮蓋民言鄭忽不與賢人圖事我是以憂其滅亡而不能餐息也楊龜山曰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義也弗與食天祿故至不能食弗與賢臣圖事則其憂甚矣故至於不能息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黄曰】說者以狡童喻昭公蓋詩人疾之之辭夫詩人至於疾其君而以狡童目之豈敦厚之意哉少南以狡童目祭仲此說甚善夫昭公微弱而爲權臣擅命尚足謂之狡童前詩謂不見子充乃見狡童謂其不親近賢人而好任小人也故此詩之意以爲昭公惟彼狡童之與言而不與我言惟彼狡童之與食而不與我食昭公信任權臣而至爲權臣擅命此賢者所以深憂而食息不能安也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李曰狂童恣行謂忽與突也蓋謂忽立未及年而突逐之突立四年祭仲逐突而立忽其後交爭不息國人欲得大國以兵加鄭正其是非庶可以定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溱水名說文從水從秦出鄭國洧說文曰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二水皆在鄭之境內孟子曰子產以乘輿濟人於溱洧是也子惠思我褰裳涉溱鄭氏謂子者斥大國之正卿子若愛而思我我國有突簒國之事而可征而正之我則揭衣渡溱水以往告難也歐陽以為不然謂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哉歐陽以謂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為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而行溱洧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此說為善王氏蘇氏皆與歐氏同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子苟不我思我不來晉國豈無他人來正我哉此蓋鄭人怨諸侯不相救正故為此辭也鄭氏謂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詩中本無此意鄭氏蓋臆說也豈無他人鄭氏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皆非詩人之意他士猶他人也王氏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蓋望乎大國之君大夫既不可望則又思其微者故又曰子不我思豈無他士此蓋泥於文字章句之末不可取也狂童之狂也且言大國既不救己而

狂童之狂甚矣亦無可奈何也

黃曰忽突微弱不能自存而祭仲恣其狂狡之行擅廢其君之權弄其君於股掌之上故國人思大國之正己而怨諸侯之不我救也曰褰裳涉溱謂大國若惠而思我則但褰裳涉溱揭衣以涉溱水而可以至矣言甚近且易而大國之不來也曰狂童之狂也且言大國之不能正己則狂童之狂日甚以見權臣擅命而舉鄭國無如之何也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衣錦如字一音於既反褧苦迥反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李曰昏姻之道缺者蓋言嫁娶之禮失男子親迎而女子不肯從之故曰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取喻於陰陽者以明男女之非禮也夫婦猶君臣也君不倡而臣和非禮也君倡而臣不和亦非禮也男子不親迎而女從非禮也男親迎而女不從亦非禮也子之丰兮此詩蓋是當時婦人辭也男子親迎則女子有他志而不從其終也又悔而欲從之故上二章則曰悔予不送兮悔予不將

兮下二章則曰駕予與行駕予與歸蓋是悔而欲復從之也丰滿也左氏曰穀也豐下之類是也俟我乎巷兮言男子親迎俟我於巷也巷門外之道也悔予不送兮此蓋言舊時來迎己已不從之今則悔其不送也子之昌兮昌盛也如猗嗟昌兮之類是也俟我乎堂兮亦是親迎也孔氏曰士昏禮主人揖賓入於廟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人從降自西階則是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鄭氏以堂爲棖棖門梱上木不必如此說悔予不將兮亦是不送之義也衣錦褧衣庶人嫁者之服也褧禪也錦衣加以禪縠言被此衣服汝叔兮伯兮再乘車來迎己則嫁而與之同行同歸也觀此章則鄭風俗可見矣始也男子親迎女則不從其失正也如此及其終也已失身於他人欲復從昔日親迎之男子其失正也又如此此詩所以刺之也叔兮伯兮孔氏謂呼迎者之字云叔兮伯兮若復駕車而來我則與之行矣此說是也王氏謂叔兮伯兮駕予與行駕予與歸者謂壻親迎之叔伯以女悔而不隨故但相與駕而行以歸也其論叔伯既已失詩人之意而其論駕予與行駕予與歸之義又非詩人之意不可從也

黃曰有天地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婦人之從夫者天地之義也而從之不可以不正苟以正禮求我若之何不從哉故丰之一詩皆言女子不從於始而悔之終也夫男行而女不從雖非所以爲禮然不猶愈於淫奔之風乎而詩人遂曰刺亂者蓋天下之事不從之於此者則從之於彼親迎正禮而女不從非不從也志在淫奔而不知正禮之當從也及至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則未有不悔之於終者詳觀此詩乃女子爲淫奔所誤故思其初而悔其不從正禮之爲禍其曰刺亂也固宜

東門之墠音善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東門之墠茹藘力於反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李曰墠除也阪說文曰陂者曰阪茹藘茅蒐也李巡云一名茜可以染絳此詩最難曉毛氏則以東門之墠爲一說以茹藘在阪爲一說至於下章亦以東門之栗爲一說以有踐家室爲一說其說以謂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如茹藘在阪至於東門之栗則以謂東門之外有栗樹生於路上無人守護其欲取之則爲易有物在踐室家之內有主守之其欲取之則難以興爲昏者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詩中所言不可分而爲

二也鄭氏則謂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茅蒐生焉茅蒐之爲物淺矣易越而出此女欲奔易之辭此雖以兩句爲一說然其說則不可以從也王氏則以謂東門之墠言以禮則平易茹藘在阪言以道則阪險蘇氏則以東門之墠茹藘在阪爲譬喻以東門之栗有踐家室爲非譬喻其說皆難取信詳觀此詩是思古之詩當時既不待禮而奔故思古之人能以禮自防也東門之墠言東門除地之地易往也而有茹藘在阪焉言其難行也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言其人雖甚近卓然有不可犯故曰其人甚遠亦如晉人所謂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皆是言人不可犯也鄭氏言其室則近謂所欲奔男之家望其來迎己而不來則遠曲說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者蓋言欲采東門之栗當踐室家而後行亦言甚難也豈不爾思言我豈不思爾哉蓋以禮不可犯而我不敢就也即就也詳觀此詩蓋是漢上游女之流確然以禮自守不陷於淫奔之欲故詩人思其人也若此說其義曉然矣

黃曰此詩蓋刺今淫奔而思古之正女如見漢水之廣者自無泳之之思見江水之永者自無方之之思室家之情人所不免特畏禮義而不敢奔耳東門之墠雖易至而茹藘在阪爲難及女子之室雖甚近而禮義之不可犯則若甚遠一篇之義皆當以是求之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李曰風雨淒淒而雞鳴喈喈然不失其和以譬君子居於亂世而不改其度也瀟瀟疾也膠膠亦如喈喈如晦言其昏晦也此詩皆以雞鳴喻君子之度也當今之世無此人也苟見君子則云胡不說故曰既見君子云胡不夷夷悅也瘳愈也言如病之愈也

黃曰覆風淩雨然後知廈屋之爲帡幪也虐政亂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郛郭也蓋非亂世則無以見君子之難也常人之情隨世變遷治世則爲善人亂世則爲不善之人其所行皆因俗而改君子則不以夷險改其心故其所行有人亦若是無人亦若是蓋不如是無以見君子之高節也不有瞽瞍之頑無以見大舜之孝不有管蔡之流言無以見周公之忠不有安史之亂無以見張巡許遠之節且以孔門觀之陳蔡之厄如子路則慍見子貢則不免有所疑惟顏子與夫孔子同志夫孔子之門尚

且如此況其餘乎

黃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善論人者當於衰亂之時觀之糧不絕無以見夫子巷不陋無以見顏回若談仁論義於閒暇之時變節易慮於緩急之際則不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矣令曰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意當時之士皆隨世俛仰而無歲寒之操者也噫顚沛而不違仁然後爲仁之至舉足而不忘親然後爲愛親之篤此詩人所以思君子於衰亂之世歟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他羔反又敕彫反)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朱曰衿領別本作襟領也青衿學子之所服也禮父母在衣純以青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者[illegible]學校不修青衿分散不在學校故悠悠然思之也鄭氏謂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若如鄭氏之說則學校之中猶有留者未得爲盡廢也故歐氏不從其說程氏謂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思其說以謂我心悠悠謂賢者悲傷當時如此然亦不如歐陽氏以爲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相見而相思之辭耳二說爲長嗣音毛氏以嗣爲習謂習詩樂王氏亦謂嗣弦歌之聲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故嗣音不可忘也此說不如鄭氏以爲曾不嗣續其聲問遂相棄乎青青子佩佩玉也青青者衿之組綬也其意亦與上章同王氏曰衿在上佩在下青青子佩者則又思其次也嗣音不可見矣子寧不來則又望其次也此皆鑿說也挑兮達兮挑達說者不同毛氏以爲往來相見貌歐陽則以爲挑達城闕間日遊遨無度也程氏則以謂挑達輕躍放恣不事於學則遊遨城闕而已許慎則又謂挑字作岦又以達爲行不相遇也王氏則挑爲能字讀以達爲撻字讀其說之不同如此王氏以爲誘挑開達之事乎王氏又謂在城闕者學校廢於鄉黨也皆是鑿說其說難明毛氏以爲往來相見而下文曰不見何緣謂之相見乎程氏之說與歐陽同今且從程氏歐陽之說在城闕兮言城上有高闕居此遊遨而候望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毛氏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王氏亦從其說夫禮固是不可一日廢然詩人之意只思朋友之言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

俞曰學校者教化之本原也王氏解此詩其義最詳自三代之學以下數百言其學者致朩掌之力

而固執之龜山力辨之矣至謂人之行莫大於孝此乃人道未至於天道夫子矜之所刺蓋傷人倫之廢其於人道天道分而爲二盡子道則人倫之道盡矣盡人道不能盡天道則天道果何物哉學者雖多徒亦贅矣此詩所刺學校之不修矣其後又有毀鄉校者夫學校不修生徒不在與夫毀鄉校者無以異也然不修學校猶可言也毀鄉校不可言也告朔之禮雖廢孔子以爲不可去餼羊明堂之政雖廢孟子以爲不可毀明堂觀此則知此詩之意也

黃曰 夏曰校商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

以明人倫也古者學校修則學者於此藏焉修焉今鄭人學校不修而學者失業故此一詩皆是學者朋儕分散思念相責之意夫僖公修泮宮而魯人頌之鄭之學校不修其刺也宜矣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李曰 觀山有扶蘇之詩刺忽所美非美然則知忽之無忠臣良士也惟其無忠臣良士雖有如無也故序以爲無忠臣良士焉韓退之送溫造序曰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羣遂空夫冀北之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羣邪釋之者曰夫所謂無非無馬也無良馬也知無馬爲無良馬則知無臣爲無忠臣矣左襄十五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以其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觀此所謂無人則知此詩亦無忠臣矣忽不能任賢使能在朝者不見信所信者皆小人安得不謂之無臣邪揚之水不流束楚揚之水非自流之水也水不能自流而或激揚之雖束薪

束楚亦不能流矣人皆言忽之失衆雖令之而不肯聽也所以然者以忽之偏信故也終鮮兄弟者言偏信則衆皆疑之終少兄弟言不見親暱之人也信予與女惟予二人者蓋指當時所信之人此可得知其人也迋誑也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蓋一曰其以小人爲可信然也人皆是迋女也不以小人爲不足信此所以忽之無忠臣良士也

黃曰 師慧過宋見李講此所謂閔無臣者非無臣也無忠臣良士則雖有如無也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嘗觀漢武帝時淮南王安爲反謀且曰漢

廷大臣汲黯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則其視公孫弘若無之也吁漢亦幸其有汲黯哉鄭亦不幸而無如汲黯者哉

李迨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迨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音云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音如藘力於反聊可與娛一作虞

李曰春秋左氏傳桓公十一年宋人執祭仲出忽而立突此一爭也十五年鄭厲公使雍糾殺祭仲祭仲知之殺糾厲公出奔蔡而忽立此二爭也十七年高渠彌殺昭公而立公子亹此三爭也十八年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此四爭也莊公十四年傅瑕殺鄭子而納厲公此五爭也惟鄭國之亂如此故民困於兵革之事室家相弃而思保其室家焉出其東門有女如雲言出鄭國之東門有女如雲之多也鄭氏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非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言雖有女如是之多然非我思之所存我思之所存者欲昔日夫婦相得矣縞衣綦巾言昔日夫婦之服也惟得昔日夫婦之服且可以樂我心也員助語也縞白也男子之服也綦蒼艾色女子之服也出其闉闍闉門之外曲城也闍門之上門臺也自其闉闍而出則有女如荼亦是言其多也吳語曰白裳白旗

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今此詩言荼亦是言其多也（漢禮樂志曰顏如荼（應劭）曰荼野菅白華也言此奇麗白如荼也（顏師古）曰菅茅也言美顏色貌如茅荼之柔也今俗所謂蒹葭也觀此詩則知有女如荼亦是言其多也（毛氏）以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氏）謂荼茅秀物之輕者皆非也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亦是思存之意縞衣茹藘聊可與娛亦是上章之意茹藘染巾也言其服茹藘之女人也以見夫婦相弃欲思昔日夫婦之情又得配合也【黃講同】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李曰】此詩言人君之澤不下流及於民其國內之民皆困於征役久在兵間是以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蔓延蔓也零落也漙兮言露漙漙然而多也瀼瀼盛也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毛鄭）之說不同（毛氏）則以爲興其意則以謂草之蔓者由露之滋潤（王肅）亦曰草之所以能延蔓者被盛露也氏之所以能蕃息者蒙君澤也王氏之說亦如此此皆徒見序言君之澤不下流以爲此說則上文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下文曰有美一人清揚婉兮則其文勢不相貫以詩中之文而觀之恐詩人之意不如此也（蘇氏）則專以爲澤不下流之詩蘇氏之意則據（左傳）子太叔賦野有蔓草之詩文子曰吾子之惠也遂以此篇皆是此意非男子不期而會之詩然古人賦詩斷章取義蓋取其臨時意之所寓若以左傳所舉者解詩則不通矣（鄭氏）則不以爲興以謂蔓草而有露仲春月草始生霜爲露也（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歐陽氏）破之以謂假如是乃平時之常

事兵亂之際何待仲春乃知毛鄭之說俱非據此詩乃是男女昏姻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此說爲長野有蔓草零露漙兮蓋言男女相遇於野草之間零露正多之時也有美一人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邂逅相遇適我願兮言邂逅與之相遇則吾願足矣邂逅不期而會也婉如清揚亦是清揚婉兮之意但顛倒其文耳與子偕臧臧善也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則知男女之情蓋人之所欲也然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乃知不期而會雖適

我之願詩人所不取也【黃講同】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古顏反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況于反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時灼反藥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音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李曰】漢地理志鄭武號鄶之地右雒左泲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則知淫亂者鄭國之風俗然也然上之人苟能正其風化則移風易俗咸與惟新何患其為淫亂其風化不正是以淫奔之俗日入於非禮乃其宜也溱與洧方渙渙兮者毛氏曰春水盛也說文曰渙流散也蓋是春冰解釋而流散也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言方春水渙渙之時而士與女方秉蕑草也鄭氏曰男女相弃各無匹偶感春氣並出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此說是也韓詩注亦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祓除不祥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女曰觀乎士曰既觀矣此未從女子之言也且往觀

乎溱洧之外信寬大而且樂也洵信也訏大也惟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蓋結其情也毛氏曰勺藥香草也孔氏曰士愛此女贈送之以勺藥之香草勺藥既香氣未審何如草韓詩曰離草也按崔豹古今注牛亨問於仲舒曰將別贈之以勺藥何也荅曰勺藥一名何離故相別以贈之後世雜記以謂贈之以勺藥乃男宜女貽我握椒乃女宜男此說不必詳究李方叔師友談記深闢其非矣若必深求其理雖使深求而得之亦何益哉劉深也殷其盈矣言女士之衆也伊其將謔將大也亦相將也

【論曰】曾子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曾子以暮春而浴沂鄭氏以三月而往溱洧蓋風乎舞雩所以樂聖人之道而溱洧乃淫奔之行地與時同一則樂聖人之道一則為淫奔之行其相遠如此可不戒哉

【黃曰】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往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以除不祥時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鄭之風俗至此則國非其國矣此季札所以知其必亡也

齊雞鳴詁訓傳第八　國風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

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李曰】齊哀公荒淫於女色故怠慢於政事此雞是哀公之罪亦由無賢妃以相警戒之故詩人陳古之賢妃貞女所以警戒其君者以刺當時之不然也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蓋言雞既鳴矣朝廷之臣亦盈滿矣言可以夙興之時也然非是雞鳴乃是蒼蠅之聲也段氏曰蒼蠅聲雄壯青蠅聲和恬雞鳴之聲與蒼蠅大小不相類

而乃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者志之所在惟恐其失時也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東方既明矣朝廷之臣又昌盛矣君子可以聽朝矣然非是東方之明乃月出之光則其志之不可忘可知也夫以月出之光而謂東方之明其與東方未明之詩何以異蓋二詩之意各有所主不可失之泥也毛鄭則以雞既鳴矣為夫人作朝既盈矣為人君作東方明矣為夫人朝君朝既昌矣為君能聽朝亦不必如此分別也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者薨薨爾雅曰眾也日將旦百蟲作當此時豈不願與君同夢然羣臣會於朝亦欲退而歸也是以當夙興無以我之故而憎惡於君子也此皆警戒之意也周宣王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巷內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君子失禮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以成中興之功觀此則夙夜警戒賢妃貞女之所當然也孟子曰雞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孜孜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善與利之間爾夫雞鳴為善舜之所以為舜者不過是也然女人乃能以此勉其君惟恐失雞鳴之時有至聞蒼蠅之聲以為雞鳴婦人而能如此豈不可貴蓋心苟在焉

則聞蒼蠅之聲以為雞心不在焉雖雷鼓在側而心不聞矣由此觀之則中才之主內無賢妃貞女外無忠臣良士而能恐懼修省者未之有也

【黃曰】哀公政事不修本於衽席之失助故作是詩以思賢妃此一詩皆是夙夜警戒之意宣王晏起姜后待罪遂勤政事以致中興觀此則夙夜警戒乃賢妃正女所當然也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乃刀反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許全反兮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
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李曰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哀公好田
獵而無厭則上所好者如此國人好之亦皆以田
獵爲務也其習於田獵者謂之賢其善於馳逐者
謂之好蓋所謂賢者非君子之所謂賢所謂好者
非君子之所謂好惟其從上之化故其好惡顛倒
錯亂如此是風俗所以敗壞也子之還兮還毛氏
以爲便捷也韓詩作從女從旋爲好貌其字雖不
同只是一說峱山名也說文曰在齊地肩獸三歲
曰肩說文曰三歲豚肩相及其字亦作獻豣于公

之豣同儇說文曰利也方言曰慧也鄭氏曰捷也
亦如荀子曰鄉曲之儇子茂美也子之昌兮昌盛
豐美也如丰之詩曰子之昌兮猗嗟之詩曰猗嗟
昌兮皆言其盛也陽山南曰陽子之還兮遭我乎
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蓋言子
之便捷與我相遇於峱山之間旣相遇矣於是又
並驅而逐兩肩揖我而謂我儇利也蓋言以田獵
爲美事如此下二章皆此意王氏謂峱之間禽獸
所在峱之道則人所往來禽獸宜少以峱之陽則
出於峱間遠矣禽獸宜甚少也其說皆鑿
論曰自古國之所以亡風俗之所以敗者皆由是

也太康以逸豫滅厥德乃盤遊無度十旬弗反因
以失邦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
牡用不恢於夏家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彊
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伯陽大
悅因廢政事其後曹伯陽亦以失國此三者皆以
田獵而失國也方其好田獵也其意以謂田獵不
足以亡國而乃欲田弋以爲樂使其知田獵之可
亡國則必不爲之矣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
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
無厭謂之亡夫田獵之事自有識者觀之則以爲
荒自無識者觀之則以爲賢夫賢與荒相去甚遠

一惑於志是非紛亂如此故王吉曰大王不好書
術而樂逸遊馮軾撙銜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
苦於箠轡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
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雪之所僵薄非
所以全壽命之宗也觀王吉之言則知田獵非美
事也明矣然時君世主甘心於此者豈不謬用其
心哉唐高宗常田獵涇陽大獲謂左右曰今日田
樂乎蘇世長曰陛下廢萬機事田獵不滿十旬未
爲樂也觀此諸說則知田獵非所以爲賢也亦非
所以爲好也今之齊哀公好田獵自以爲賢自以
爲好其國人從上所化亦皆以爲賢亦皆以爲好

國之不亡也幸矣

【黃曰】孟子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今哀公從禽獸而無厭則孟子之所謂荒者也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安得不化之哉田獵不足為賢而謂之賢驅馳非可為好而謂之好此猶鄭之國人以太叔之善射善御而謂之洵美且武也曹伯陽好田獵其野人公孫強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伯陽大悅因廢政事而卒以亡國蓋不軌不物謂之亂政政既亂矣其能久乎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李曰】蓋是時親迎之禮廢故詩人陳古人親迎之禮以刺之俟我於著乎而著門屏間也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亦不必如此說下章言俟我於庭乎而俟我於堂乎而皆非地名則上章亦不得謂之地名也當作門屏間說俟我於著乎而蓋謂男子親迎俟女子於門屏間我蓋指女子也丰之詩曰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皆是言其親迎也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蓋言男子親迎既俟女於門屏間又揖我於庭揖我於堂導之而出女子見其衣冠之飾充耳以素為懸瑱而飾之以瓊尚飾也魯女敬姜云王后親織玄紞懸瑱之物以五色為之玄者色之尊也據此詩言素青黃者即此所謂紞也瓊英者瓊華瓊瑩之類也毛氏以為首章言士親迎二章言卿大夫親迎三章言人君親迎詩中本無此意故鄭氏王氏皆不從其說鄭氏謂三章具述人臣親迎之禮王氏又謂仁以親之義以帥之信以成之夫道也以充耳之素配義以充耳之青配仁以充耳之黃配信此皆強生分別異於毛氏者無幾皆所不取也

【論曰】周易咸卦兌上艮下彖曰止而悅取女吉也恒卦震上巽下彖曰雷風相與蓋長久之象也是以禮有親迎御輪三周所以下女也道先乘車婦車從之所以反尊卑之正也凡此皆是聖人禮法之所存不可亂也禮惟天子不親迎蓋以天子之尊無二上故其逆后以三公逆之春秋書王使劉夏逆王后于齊非譏其不親迎也譏其不使三公而使士往也自諸侯以下皆有親迎之禮春秋書公如齊逆女非譏其親迎也譏其取讎女也其餘

諸侯使人逆女皆書之蓋不如是無以正夫婦之始也始輕之則其終也必不正矣故詩人刺之曰時不親迎也然當是之時親迎之禮廢詩人猶以爲刺是猶知有親迎也降及叔世不知親迎爲何如其禮之廢不知幾年矣而恬不之怪則知後世之不如古也宜矣

黃曰 昏姻之道闕而親迎之禮不行故詩人陳古義以刺今也俟我於著乎而漢地理志舉此句顏師古曰著地名也濟南郡有著縣然下文曰庭曰堂則著當如先儒曰門屏之間也充耳謂瑱以瓊玉爲之以素青黃三色之絲爲紞以垂之尚飾也

親迎之服如此今不復見矣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李曰 君臣得其道則淫奔之俗止如文王之化故野有死麕之詩猶惡無禮其次如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故蝃蝀之詩國人皆不齒其淫奔之俗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此淫奔之風所以靡然而莫之遏止也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毛氏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氏以謂日在東方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毛氏謂月盛於東方鄭氏謂月在東方亦言不明如鄭氏之說固非矣毛氏之說雖無害然未盡詩人之意惟程氏之說最爲分明條暢日月明照則物無隱蔽姦慝莫容如朝廷明於上也今君不明故有淫奔之俗詩人以東方之日刺其當明而昏也東方之日蓋言日出當明而彼姝美之人在我室所以在我室者履我即而來也即就也謂行迹履我迹而來奔也東方之月者言月出亦當明照而彼姝美之人在我門內所

以在我門內者履我發而來也發行履步行步而來奔也此皆言其淫奔之狀歐陽氏既不取毛鄭之說而又以日月喻顏色之美也亦不必如此分別履毛氏以爲有禮也在我室兮者鄭氏以禮而來我則就之與之去也皆非詩人之意

黃曰 文王正信之教興則人知淫奔之可惡衛文公以道化民則人知淫奔之可恥今也齊之君臣既失其道則淫奔之風其能禁乎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觀桑中之詩則知衛之所以亡觀東方之詩則知齊之所以亡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

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與具反)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李曰 興起也朝廷之起居或失之早或失之晚皆無節度人君之號令不以其時所以至於此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故也挈壺漏刻也壺盛水器也謂置箭壺内刻以為節而浮之水上令水漏而刻下以記晝夜昏明之度數也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東方未明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而著

之所以顛倒其衣裳者以其君所來而召之也東方未明未是入朝之時君召入朝辨色始入今未當入朝之時則可徐徐也而乃顛倒遑遽如此矣之太早可知晞毛氏曰明之始升也令亦召也折柳樊圃狂夫瞿瞿者柳柔脆之木也樊藩也樹菜蔬曰圃瞿瞿毛氏曰顧禮義則瞿瞿毛氏為有兩句以禮記考之則毛氏所説蟋蟀之詩近之矣此狂夫瞿瞿毛氏則以為無守貌蓋謂折柳不足以為藩亦猶狂夫為挈壺無守而不任職則是以兩句分而為之兩説王氏則謂折柳樊圃則其於限禁也不足賴矣狂夫瞿瞿則其於守視也不足任

矣王氏之説亦與毛氏之説相似蘇氏曰為藩以禦狂夫豈不知柳之不可用哉無其備而不得已也此無節之過也此雖以兩句而合為一説不如程氏之説曰折柳以藩圃狂夫瞿瞿然而驚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如此此説盡之矣不能辰夜不夙則莫言不能時節其夜之早晚不失之早則失之晚也夫觀人之政者一見其失則逆料其餘也以東方未明之時觀之其無節如此其餘可知也夫迷者不辨東西聾者不知聲音君臣上下不知興居之節則其在朝者皆如迷聾而不知如在夢寐之中失之早晚而

朝廷不知以見紂之將亡也不能辰夜而失之早晚有以見齊之無政也若宣王庭燎之詩首章則言夜如何其夜未央卒章則言夜如何其夜向晨則入朝之時也其夜未央則太早矣亦與東方未明之詩同類予曰不然也蓋宣王之時勤於政事故夜未央而設庭燎皆其勤之過也此詩則知失之太早非其勤也乃無意於為政或早起或晏興其錯亂若此是與庭燎異矣

黄曰 若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當刺挈壺氏不當刺朝廷若朝廷興居無節則當刺朝廷不當刺挈壺氏今詩人兩責之者蓋詩人微其意以責其臣

而作序者原其本以責君也或曰夜未央而設庭燎詩人之箴箴其失也其亦與此詩同意乎曰宣王以勤而過此詩以慢而過其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此非勤之罪而慢之罪也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南山崔崔(子雖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反)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李曰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崔崔高大也綏綏匹行也所謂有狐綏綏者是也南山崔崔雄狐綏綏言人君尊嚴當如南山而仰之高大乃如雄狐之匹行也孔氏曰雄當配雌理當然也今雌雄無別失陰陽之匹以喻夫當配妻今襄公兄與妹淫亦失陰陽之匹此非也雄狐亦如雄雄于飛言鳥獸之雄也惟雌之匹而無別也魯道有蕩齊子由歸蕩平易也齊子魯桓公夫人文姜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蓋言魯道平易齊女既由此道而歸於魯何乃又思襄公而為淫污之行乎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也五人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歐陽公曰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王氏曰言匹之尤不當也今且從王氏之說魯道有蕩齊子庸止者言文姜既用此道以嫁於魯何又從襄公以為淫污之行乎庸用也用此道以嫁於魯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衡古橫字也蓺樹也樹麻者必東西踐躡其畝亦猶娶妻必告父母以娶於齊也曷為使窮極其姦以至是哉鞠窮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者析薪者必用斧亦猶娶妻必用媒既而得之矣其禮如是之重曷為使極其姦以至於是哉極至也

後兩章蓋譏齊襄公魯桓公齊襄失為兄之道魯桓失為夫之道皆所當譏也

黃講同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無田甫田([illegible])維莠驕驕([illegible])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反)婉兮孌兮總角丱(古患反)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李曰 此詩言齊襄公有求諸侯求大功之意不先修德而無禮義是猶不耕而求穫無是理也夫不耕而穫雖心有所求望者切徒勞其志耳故曰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甫田大田也無田甫

田者言無得田此大田也田此大田而力不及則其莠驕驕然無思遠人者言無得思遠人也思遠人而德不及是徒勞耳驕驕(徐氏)曰柔且茂也桀桀(徐)曰強立也忉忉怛怛皆是心之勞也婉兮孌兮總角丱兮上二章既言所以求之者非其道此章又言所以得之之道也婉兮孌兮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亦猶所謂總角之晏也丱童稚也突方言曰凡卒相見謂之突是忽然之意也弁周禮掌冠冕者也其職謂之弁師則弁者冠之大號也此章言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而弁者豈其求之哉理之自然也亦猶修其德而諸侯至豈待求之哉

不待求而自至也(蘇氏)曰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任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古之聖人其取天下非其驅而來之也其守天下非其劫而留之也使天下自至夫是以去就之權在若而不在民是謂人重而物輕夫湯之興也諸侯歸者三千武王之興也諸侯歸者八百豈湯武驅而使歸哉亦曰積行累功其有自矣故不求而自至也如齊之桓公晉之文公其行事雖不及於湯武遠甚然能假仁義而行至於召陵之盟城濮之戰亦能會諸侯以成伯功若夫宋襄公且畀於是

矣其假仁義則不及於威公而又執滕子嬰齊圍曹伐鄭其虐如此雖不鼓不成列天下其誰與之宋襄公者可謂志大心勞不修德而求諸侯矣況爲齊襄公者何人哉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其惡不容於天地之間又且志大心勞雖欲驅諸侯而從之諸侯誰肯從之哉

(黃曰)詳味此詩乃孟子告齊王之意齊王言將以求吾所大欲而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知矣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歟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也以若所爲求若

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王於終而又告以發政施仁孰能禦之之說夫齊王之欲求所大欲即齊襄公之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之意也末一章即孟子發政施仁之說以是求之則詩人之意明矣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音權)盧重鋂(音梅)其人美且偲(七才反)

(李曰)刺荒者以襄公好田獵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是也(爾雅)曰噣謂之畢(郭璞)曰掩兔之畢

或呼爲𠮦因星形以名之月令注云網小而柄長
謂之畢以其形似畢星也弋繳射也此詩蓋言襄
公好田獵而民事廢百姓憂苦之故陳古者田獵
百姓樂之以風刺其時也盧令令其人美且仁盧
田犬也戰國策曰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令令毛
氏曰纓環聲其字或從金從令說文作從金從令
揵也按下文言重環重鋂則此章令令當從毛氏
作纓環聲重環子母環也謂大環貫一小環也鬈
毛氏以爲好貌爾雅曰鬈好也毛氏以爲好則近
之矣鄭氏以鬈當作權衡之權蓋鄭氏喜於改字
不敢信也鋂一環貫二環也謂一大環貫二小環

也偲說文曰強力也上章言美且仁美且鬈下章
言偲爲強力其文不相稱當從毛氏以爲多才此
詩三章皆言古者之君田獵以時故百姓聞其田
犬令令之聲相與稱其人美且好而且仁美好而
且鬈美好而且偲也還之詩曰揖我謂我儇兮揖
我謂我好兮揖我謂我臧兮是自以爲好也有識
者觀之以爲荒而乃自以爲好何足取哉惟此百
姓樂之以其施愛之及民也深矣夫田獵之事而
百姓皆樂之是必有所自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
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無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

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
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
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夫聞車馬之
音舉欣欣然有喜色則是聞令令之聲而稱美之
也如騶虞詩曰蒐田以時車攻詩曰因田獵而選
車徒以田獵之事而民樂之必稱美以爲詩則知
當時之民稱美之亦必如此詩之所謂也昔漢武
帝好爲微行馳射鹿豕狐兎熊羆馳鶩禾稼稻粱
之地民皆號呼罵詈夫民之號呼罵詈如此則知
其聞車馬之音而舉疾首蹙頞者必矣然則古之

人君田獵皆同於民之憂樂後之爲君可不慎哉
黃曰古之人君與民同其憂而後與民同其樂田
獵之是好而民事之不修豈與民同憂樂之意故
盧令一詩言古之人君田獵而民樂之之意夫田
獵之美而民樂之者與民同其樂也七月之詩言
獻豜于公而斯民有愛上之心車攻之詩言四牡
龐龐而斯民有欣欣然之辭蓋后稷先公在於稼
穡宣王在修政事豈若襄公之畢弋而不修民事
者哉噫田獵一耳不與民同樂則蹙頞而相告與
民同樂則欣欣有喜色詩人所以風襄公者亦孟
子告齊宣之意歟戰國策曰盧駿犬也

敝笱(古口反)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
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音房)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
梁其魚魴鱮(徐呂反)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
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李曰 蓋言桓公之孱弱不能制其文姜使至淫亂
在魯則其君爲齊所殺在齊則襄公播其惡於民
而卒亦不免此其爲二國患也笱捕魚器也鰥(毛
氏)以爲大魚(鄭氏)以爲小魚以爲大魚者蓋據(孔
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則是鰥
魚大魚也(歐陽氏)曰(毛氏)以爲大魚不無所據(鄭

氏)以爲小魚其[illegible]較可知敝笱在梁其魚魴
鰥者蓋言敝敗[illegible]於魚梁而魚乃是大魚非
敝笱之所能制[illegible]譬桓公之微弱魴鰥則譬
文姜之勢盛故笱之不制魴鰥亦猶桓公之不能
制文姜也魴鱮(毛氏)以爲大魚(鄭氏)以爲弱鱮(陸
機)注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
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
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鴞鴞或謂之胡鱅惟其肥
而至大則知爲大魚也唯唯出入不制也如雲(毛
氏)曰盛也其說得之矣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蓋言
齊子之嫁於魯從之盛者如此恣行而無忌憚也

如雨(毛氏)以爲多也如水(毛氏)以爲衆也如雲如
雨如水皆一意也(鄭氏)以如雲爲如雲之行順風
耳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天不下則止如水爲
水之性可停可行其說不如(毛氏)簡而當也言魯
桓公之從文姜如雲之從風如雨之從天如水之
就下(王氏)則以從字爲從字皆不足取(陸農師)則
曰其從如雲無定從風而已雲合而爲雨故以雨
繼之雨降而成水故以水繼之皆是屋上架屋也
論曰 在(易)之恒卦六五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
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
也夫君之爲國也威令所施當及於一國乃近不

行於室家惟婦人是從豈不凶哉(春秋)書公與夫
人姜氏遂如齊夫春秋未嘗書與書與而不書及
者以見文姜之與公伉也使其書及則是桓公及
之以行文姜適從之爾知春秋書與之意則知敝
笱之刺文姜也
黃講曰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苦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
濟濟(上聲)垂轡濔濔(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開改反)弟汶
水湯湯(失章反)行人彭彭(必旁反)魯道有蕩齊子翱翔汶水
滔滔行人儦儦(表驕反)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李曰通道大都蓋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襄公於此爲淫亂之行則其無恥甚矣哉驅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茀朱鞹毛氏曰簟方文席也茀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鞹之質而羽飾孔氏曰用竹爲席其文必方茀車之後席名也此詩曰簟茀朱鞹則明其以簟爲蔽亦通爲席也蓋言齊襄公疾驅其車於通道大都有簟以爲茀蔽又有朱色之革爲車之飾言盛其衣服如此而來與文姜會也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蕩平也言魯國之道平蕩而齊子發夕者從夕發而至旦也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驪馬黑色或曰鐵也四驪濟濟然而美也

垂轡瀰瀰然而衆也是皆盛其車服也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毛氏曰豈弟樂易也歐陽曰安然樂易而無慚愧之色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彭彭多也言行人之多如此以見其無恥也翱翔猶彷徉翱翔遨敖皆是安行無禮而無恥也滔滔說文曰水漫而流貌瀌瀌衆貌汶水出萊蕪縣西南至東平壽張入濟

論曰春秋莊公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書夫人享齊侯于祝丘曰會曰享雖其爲姦猶有會享之名至於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以師旅所在而夫人往淫之是爲無恥之甚也詩言行人儦儦疾驅於通道大都則與春秋如齊師同也揚國忠與虢夫人通頗爲人知不恥每入謁並驅道中從監侍姆百有餘騎炬密如晝夫揚國忠於虢國夫人亦猶齊襄之於文姜也並馳道中即所謂通道大都也夫爲惡於隱微之中猶有避諱之心然至於通道大都則其無恥甚矣爲人而至於如此則不可救藥然則爲善者當謹於微可也

黃講同

猗於宜反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猗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食亦反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李曰禮記曰婦人從夫者也夫死從子桓公既卒莊公當以禮防閑其母今也不然徒有威儀技藝若詩所謂美目揚兮美目清兮清揚婉兮所謂威儀也射則臧兮射則貫兮所謂技藝也徒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失人子之道是其大節既失則區區於小技何足道哉此詩所以刺之也攷之春秋桓公十八年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雖以

譏文姜之淫亦以桓公失為夫之道也莊公二年書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書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雖以譏文姜之淫亦皆以譏莊公失為子之道也人以謂齊侯之子者若所謂微詞似女亦似公之說也猗嗟昌兮猗嗟歎辭也若所謂猗嗟即與猗與漆沮之類皆是歎辭也昌盛也所謂子之昌兮頎長貌也所謂碩人頎頎是也抑若揚兮〔毛氏〕曰抑美色揚廣揚也〔孔〕曰揚是顙之别名言其顙之美也美目揚兮言其好目揚眉也凡此皆是面貌之美也

巧趨蹌兮言其巧為步趨而蹌蹌然又〔曲禮〕云蹌蹌者巧趨之貌也射則臧兮臧善也猗嗟名兮美目清兮目上為名目下為清言其目上之名目下之清皆美也儀既成兮成備也言其威儀之全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終日射侯不出於正之内正侯中所射處也〔周官射人氏〕曰諸侯三正〔注〕云正之言正也射者内志正外體直則能至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三正者損玄黄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緑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也展誠也誠是我之甥也姊妹之子曰甥〔鄭氏〕曰誠我齊之甥言誠者拒時人言齊侯之子

猗嗟孌兮孌壯好貌清揚婉兮言其清揚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舞則選兮選者謂於倫等最上也貫〔毛氏〕以為中〔鄭氏〕以為習當從毛氏之說〔大射禮〕曰不貫不釋言不中鵠則不釋選也四矢反兮反復也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也以言其善射也所貴乎射者所以禦亂也今也文姜之淫莊公不能制徒知射之能禦亂而不知所以禦亂此詩與大叔于田詩相類猗嗟則惟言其威儀之美技藝之習大叔于田則惟言其射御之精若大叔于田之詩以將叔無狃戒其傷女二句是可以見其不義得衆此詩則言展我甥兮以禦亂兮可以見其

失人子之道學詩者於此反覆求詩之意則可以言詩矣夫射者固所當習然而非所貴也〔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夫使聖人而為多能不害其為聖常人有多能而無其本則不過為鄙事爾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本也遊於藝末也君子以道德仁為本以藝則遊之而已後世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非孔子之意故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

善修容儀外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不能
制趙氏之横雖多材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黃山 趙氏春秋曰或曰子何以制母乎曰夫死從
子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
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其父誠敬以
事其母夫人能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君之威命
不行而誠敬不至耳噫凱風之孝子能安其母欲
嫁之心而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如齊之惡詩人之
刺也固宜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一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魏葛屨詁訓傳第九　國風

葛屨刺褊也魏地陿音合隘於反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
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
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
是以為刺

李山 此詩蓋言魏地窄狹故其耕作無所衣食不
足其民巧於趨利其君儉嗇而吝於財褊急而至
於躁不能以德化民所以風俗之敗如此也糾糾
葛屨可以履霜糾糾毛氏曰猶繚繚也王氏曰糾
糾者糾之又糾而不棄也程氏言其固也程說與
王相似當從毛氏禮夏以葛屨冬皮屨履霜冬月之
時也冬月當用皮屨今乃以葛屨而履霜蓋以見
其非時也葛屨非所以履霜非其時而何摻摻之女
手而縫男子之下服摻摻猶纖纖也說文作攕言
好手貌裳男子之下服也以摻摻之女手而縫男
子之下服非所以當然也禮婦人始嫁三月廟見
然後執婦功今女子始嫁而趨婦功可謂趨利矣
要之襋之好人服之蓋言婦人之事也士喪禮曰
左執領右執要蓋衣之要也說文曰襋衣領也皆
是衣之上也有好人之所事而乃使之縫裳非其

宜矣提（毛氏）云安諦也（爾雅）曰提提安也言好人之容貌安徐也宛辟貌始至門夫揖而入讓而辟者必左不敢當尊故宛然左辟也象揥搔鬄也佩其象揥所以爲飾也此言其威儀如此使之非禮也所以使之者惟是君之褊心不能以德敎使之耳故時人刺之也（蘇）曰君子之爲國致隆而極廣爲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爲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爲善

（呂曰）衛人逆新婦婦上車問驂馬何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將下車戒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婦人始至而出言如此況始嫁而使之縫裳非所當然者奢者則不計財之有無而用之僭上有所不當爲而爲之也儉則計厚薄失之偪下有所當爲而不爲之也奢儉雖殊而過中則一此所以刺之也

（黄曰）天下之事惟其中節而已苟不中節則美猶惡也仁非不美而流於姑息則不足以爲仁敬非不美而流於足恭則不足以爲敬智非不美而流於鑿則不足以爲智信非不美而流於固則不足以爲信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非不美也然

儉而流於嗇則不中節矣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禹之儉儉而中節者也以葛屨而履霜以女子而縫裳豈不過甚矣哉蘇潁濱曰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乎婦人之未廟見而使之縫裳及其爲婦也將安使之乎此言得之也

汾（扶云反）沮（子預反）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李曰）此詩言其君能節儉而且勤勤且儉非可刺也但刺其勤儉之過不中乎禮故曰刺不得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汾說文曰汾出乎太原晉陽縣西南入河沮洳潤濕之地也莫菜也草木䟽曰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始生可以爲羹言采其莫言我也言於彼潤濕之地采其莫以爲菜也程氏曰汾沮洳所謂下濕之地雖有生物衆人亦棄之不采其君采之言其儉嗇太過此說是也彼其之子美無度言是子也其美德信無度無度者言不可以尺寸量也但殊異乎公路而已程氏云衆人棄之如此而彼其之子反

美愛之無度亦不必如此說公路當從注家說下章言公行公族皆是晉官名宣公二年左傳曰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餘子公行以公族公行觀之則公路亦是官名也王氏以公路為道以公行為人君之行程氏亦與王氏相似但其說公族不同耳以此知公路當從注家說言公路公族公行尚不為此則君之不為亦可知矣今乃為公路公族公行之所不為者其陋可知一方一曲王氏謂沮洳則以託言其卑一方

則以託言其遠一曲則以託言其不正皆鑿說也美如英萬人為英言其美如萬人之英也藚菜也水舃也孔氏則引爾雅以為牛脣草木疏曰今澤瀉也陳藏注本草蕮藚葉生於水中故謂之水蕮且澤瀉與此異疑非澤瀉也美如玉言其美德如玉也此詩言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言勤儉之德非不美也但不可過中也書稱禹之德曰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禹固嘗勤儉書以為美魏君之勤儉而詩乃以為刺者蓋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所謂儉也

致孝乎鬼神致美乎黻冕盡力乎溝洫所謂儉而中禮也使魏君如禹之勤儉中禮無汾沮洳之刺矣墨氏之學本於禹者也其曰昔者禹之堙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臿而決濬天下之川股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人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墨者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是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墨氏之言如此以裘褐為衣是其儉也日夜不休是其勤也然徒能從禹之勤儉而不知儉不中禮此墨氏所以為異端之學知墨

氏所以為異端之學則知魏君之可刺也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夫奢則不遜儉則固是儉猶愈於奢也則知魏之儉猶勝於曹奢然自古奢侈而亡國者多矣魏君雖儉亦未免於國削以是知奢儉之名雖有差殊槩之以聖人之道皆非也

黃講同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

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李曰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亦猶葛屨魏地狹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是也人君儉嗇而不能用其民又不施德使國家日以侵削故大夫憂之而作是詩也園有桃其實之殽鄭氏謂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桃而已王氏曰資園桃以爲殽賴園棘以爲食非特儉嗇而已又不能用其民歐曰桃非終歲常食之物於理不通以歐氏觀之則知王鄭之說爲不足取矣蘇氏曰園有桃則食桃非其園之所有則不食矣此說終不如毛氏之說爲安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國有民得其力毛氏之意蓋謂園有桃可取以食國有民反不能使之以道至使過爲儉嗇乎下言園有棘其實之食亦是此意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言大夫之憂歌謠以寫其憂曲合樂爲歌徒歌爲謠聊以行國亦是寫言出遊之意說者謂歌謠以告人豈有君過而以告人乎聊以行國謂覩侵地之多少亦是附會國小而迫而爲之說爾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言不我知者則以我爲驕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此說是也鄭氏以士爲事業之事言我於君事驕逸亦不必如此說我士指

憂國者彼人是哉以我士爲驕而以彼人君所爲爲是也子曰何其子之所謂何哉疑大夫之辭也故傷其世既以彼人君爲是莫知我之憂也我心之憂世之莫知我者蓋亦勿思也蘇氏曰人之不知其非也蓋亦喜其可喜而未思其不可也思之則其不可見矣此說是也鄭氏曰無知我憂所爲者則宜無復思念之以自止也此說不如蘇氏爲優罔極不中也言反以我爲不中也孟子曰輕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重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夫賦稅之法雖堯舜而不能免也惟夷貊之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其稅賦爲輕也若然者豈堯舜之愛民不如夷貊乎當深求其所以然也魏國之君不能以先王之道取民乃過自儉嗇其大貊小貊乎儉不能取於民是所謂過乎中者也其儉則必有類於墨氏則其取於民則必有類於大貉小貊此非先王之中道也許行之與民並耕而食原其意非不美也而孟子乃闢之者亦非先王之中道也周室衰先王之道不明矣故不失之學則失之薄如園有桃詩則是大貉小貉也如碩鼠之詩則是大桀小桀也其輕重失中如此皆是堯舜之罪人也

黃曰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以自養也烏得賢觀此則知魏君之治近於許行而欲爲大貊小貊也樊遲請學稼學圃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爲魏君者其亦知此理哉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愼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

行役夙夜無寐上愼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愼旃哉猶來無死

李曰此詩言魏侵於大國是以日削又爲大國所役故其民之父母兄弟妻子莫不離散故作此詩以序其思念之情陟彼岵兮山無草木曰岵瞻望父兮言登彼岵山以遥望其父所居之處也父曰嗟予子之行役蘇曰孝子登高山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此說是也夙夜無已尚愼旃哉猶來無止者父之告戒其子以謂汝當勤行王事夙夜無有休息又當戒愼故曰夙夜無

已尚愼旃哉猶來無止旃之也上卽與尚父之尚字同言尚愼之哉庶幾再來而無止也孔氏曰可往來乃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深戒之非也按左傳莊九年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僖十五年晉侯及秦伯戰于韓原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是古者見獲於敵皆謂之止此言猶來無止者冀其來歸無爲敵所獲也陟彼屺兮瞻望母兮山有草木曰屺言陟彼屺山以望其母而念其將行之戒故曰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愼旃哉猶來

無棄者母之戒其子嗟予季子之行役言夙夜無寐尚戒之哉庶幾其歸而無自棄也陟彼岡兮山脊曰岡夙夜必偕者毛氏曰偕俱也言夙夜必與事俱也亦是勤於王事之意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此說非也無死亦是上章無止無棄之意爾雅曰山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屺毛氏則謂山無草木曰岵有草木曰屺王氏則從爾雅之說以謂初曰陟彼岵兮以草木蔽障害於瞻望父兄也故中曰陟彼屺兮以屺瞻望有所不見也卒曰陟岡兮且從爾雅之說蓋所思漸極則所登漸高期於瞻望可及也夫孝子者一出言不敢

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夫遠遊猶且不可又況從於征役之間乎然其事出於不得已者故其思念之情深切如此唐狄仁傑授并州法曹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顧見白雲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方得去則知登山之望親者古人之情也況於征役之時而其歸未可知則思望之情猶爲可哀也

黃曰孝子一出言不敢忘父母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故雖在征役之中而思念父母之情不能自已登高望遠思其敎戒之勤而自謹其身其孝何如哉狄仁傑登太行山而望白雲亦陟岵之意也仁傑惟能孝於事親故能忠於事君學者於詩而三復之則知其所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矣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李曰此詩言小民無所居孔氏曰土地陿隘不足耕墾以居生非謂無居宅也古者一夫皆百畝孟子曰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司馬曰百畝爲夫是一夫皆百畝也今也土地日削一夫百畝百步爲畝十畝千步也其陿隘如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十畝之間桑者閑閑毛氏謂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泄

泄毛氏以謂多人之貌然未見有所據也蘇氏則以謂十畝之間桑者閑閑其可樂也泄泄閑貌王氏則以閑閑爲暇而不遽以泄泄爲舒而不迫則是閑閑泄泄又以爲閑暇之貌然以此詩觀之當從王蘇之說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言十畝之間民無所桑但閑暇而已行與子還兮孔氏曰行與子俱迴還兮雖則異家得往來俱行此說非也據下章言行與子逝兮是與逝而之他也則還亦是逝意還歸也言與子歸他邦也言十畝之間桑者無所桑徒然閑暇故欲適之他邦來寬閑之地以居爾蘇氏曰國削則民逝矣未有地亡而民存者也且雖小國豈有一夫十畝尚可以爲民者哉遂以此詩爲君子不樂仕於其朝之詩也觀詩者當觀其大意若泥於文字之間則拘矣如詩中言其多則曰則百斯男豈文王果有百男乎言其少則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果無遺民乎言其廣則曰日辟國百里豈有一日而能闢百里乎言其窄則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豈有如是之窄乎一夫十畝亦是此類孟子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蓋謂此也

黃曰說者謂古者一夫百畝今十畝之間往來者閑閑然削小之甚然此詩之意但言其國之侵削

耳非謂其果止十畝不然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果無遺民矣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音桓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李曰】此詩言坎坎伐檀之聲也河干干涯也風行吹水成文不絕曰漣猗歎辭也此言伐檀以為車寘於河之涯河非置車之所是言其難也然河水本不清今乃俟其河之清是又其難也但此詩之意言君子進仕為尤難也歐陽氏曰詩初無俟清之意河水雖清漣然檀不得其用且河水本不清當從毛氏說伐輻伐輪亦只是伐木為車而寘於河之側河之漘漘亦是水涯也清且直淪爾雅曰直波為徑小波為淪清且直是直波也清且淪是小波也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蓋言君子之仕進如是其難而至於小人則其易如此不稼不穡而有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胡瞻爾庭則其所縣者乃貆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廛一夫所居曰廛三百廛是三百夫之廛舍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貆是貉子也三百億十萬曰億特獸三歲曰特三百囷圓倉曰囷鶉鳥名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彼小人無功而受祿如此言君子之仕未嘗素餐而譏小人之素餐也熟食曰餐公孫丑問曰詩云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

大於是言君子之居是國也其食祿也豈必稼穡而後取禾豈必狩獵而後有縣貆哉蓋以其君既有安富尊榮之效其子弟又有孝悌忠信之風則雖未嘗耕獵而不為素餐也小人之於國也其食祿也無補於事而乃害國亡家坐享收取禾貆特鶉之富此詩人所以譏之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夫軒君子所乘也而使鶴乘之所以有滅亡之禍曹共公即位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責之奏狀蔑如也遂有見執之辱見僖二十八年奏狀本作獻狀此二者類也以無功小人而使之乘軒其為祿則一也由此觀之人君用人其可不慎擇之哉

〔黃曰〕食君之祿不任君之事者謂之素餐非不耕而徒食也此詩所謂不稼不穡不狩不獵者特言其無功而食人之祿耳故此詩言君子有其功而無其祿小人有其祿而無其功因取物理之倒置者言之坎坎伐檀反寘之河之干而不稼不穡不狩不獵反有禾貆特鶉之富其文意詳復而易明不必以艱深而求之也樂公孫丑問見本集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李曰〕此詩言蠶食於民者〔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桑盡也蓋言魏君重斂而漸漸以賦斂苦其民也〔左傳〕曰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性貪而畏人故晝伏而夜動魏君之貪如此其行虐政也惟恐斯民之不從故漸漸爲之食今國人刺之詩序既以蠶食又以鼠畏人形容其政遐想當時之民蓋不勝其困矣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碩鼠大鼠也即序所謂若大鼠或者以謂〔爾雅〕曰於

鼠屬有鼫鼠其文從鼠從石〔陸氏〕曰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逐之則入樹空中故孔氏以爲碩鼠非爾雅所謂鼫鼠當如陸氏言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麥者猶言魏君魏君無重斂我財也貫毛曰我事女三歲矣古者三年大比民或於是遷徙此說非也豈有魏國之民方事君三歲乎或者又謂三歲貫女以貫當作戶貫之貫此說亦非也如此則民之來親魏國方得三年乎貫作習貫之貫言魏國重斂三歲矣貫習女之虐政未嘗有恩澤莫我肯顧莫我肯德言未嘗有德於我也莫我肯勞言未嘗勞徠我也逝將去女逝往也言我往舍女而適彼安樂之土爰得我所言舍此重斂之國而適彼有道之邦我既適彼有道之邦則得我所宜矣故曰爰得我所爰得我直是亦適有道之邦而得其正道也誰之永號永注家作詠字只當作永字讀其意蓋言既往適彼樂國之郊誰復往而長號乎〔蘇氏〕曰欲適樂郊而不可得故曰誰爲樂郊可長號而求之哉亦不必如此說

〔諭曰〕古人嘗謂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民財而不知輕斂之得民財也重斂則民貧民貧則舍而之他則國愈貧矣輕斂則民富民富則遠方之民皆

竭蹷而歸之民歸之多則國愈富矣是以爲人君者當以人民爲一家君如父民如子未嘗有子富而父貧者君民之分旣如父子則安有飄然而去也今也君旣不恤其民而重斂之剥民之肌膚竭民之骨髓民方且指其君以爲碩鼠尚何以使民愛戴其上哉然而指其君以爲碩鼠似亦太過孔子删詩乃不去而存之者蓋以爲萬世之勸戒也

（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見襄公十四年而師曠之言乃如此蓋所以勸戒其君也碩鼠之詩正得此意學者當深思之【黄講同】

【黄氏總論】曰魏詩七篇言其君儉嗇褊急其君儉以能勤大夫憂其君皆莫知其爲何君也蓋下序必本於上序上序特言其褊而不言其何君之褊特言刺儉而不言其何君之儉特言刺時而不言何君之時則下序亦莫得而知直曰其君而已夫以國人而目其君以碩鼠可乎君雖重斂猶吾君也而國人以碩鼠喻之是無君也孔子删詩而不

言何哉意者伐檀一詩刺在位貪鄙則碩鼠一詩亦未必非刺在位要之在位者如此而民至於無告訴則其君可知孔子存之以爲後世戒（昔師曠侍晉侯云云見李講）夫衛人出其君雖衛君之罪而國人亦不能無罪師曠之意特因以爲戒耳孔子删詩而以碩鼠附於魏風之末所以爲後世戒哉

唐蟋蟀詁訓傳第十　國風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俱具反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李曰】此詩蓋言僖公過儉而不中禮欲其及時即詩所謂蟋蟀在堂是也以禮自虞樂即詩所謂好樂無荒是也此晉僖公之詩而序以謂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也（鄭）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于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於子燮改爲晉侯按（漢地理志）云中山

國唐縣〔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河東郡平陽縣〔應劭〕曰堯都也太原晉陽縣〔注〕云詩唐國周成王滅唐封弟叔虞臣瓚曰所謂唐今河東永安是也地去晉四百里〔顔師古〕曰瓚說是也本其風俗所憂之事遠儉而中禮有堯之遺風是以謂之唐國風也後〔左傳〕季札觀周樂歌唐風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班孟堅〕曰河東之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詩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皆謂此也〔說文〕曰蟋蟀蛬也今之促織也春初生至夏鳴歲寒則入蟋蟀

在堂則歲又將莫矣我不爲樂恐日月過亦可惜也故曰蟋蟀在堂歲聿云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逝往也邁行也役車其休亦是歲莫之時也慆過也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鄭謂君雖當自樂亦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爲節也此說非也詩人之意但謂無自太康亦當思其所居之事然而好樂苟能無荒雖曰好樂夫何不可瞿瞿顧禮義也良士瞿瞿言當如良士瞿瞿然顧禮義也職思其外當職思其國外之事也職思其憂當職思其所憂之事也蹶蹶敏休美也皆言好樂苟能無荒所以爲良士之故也好樂無荒鄭以此詩多以爲農功畢十二月

當復命農計耦耕事觀此詩本無農功意歐亦非之矣今不復云〔李斯〕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簋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凡此皆是過言堯之儉使果如此則是不得禮矣豈有遺風猶能用禮而堯乃過儉乎〔柳子厚〕作晉問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上鉶采椽之度故人至於今儉嗇有温恭克遜之德故人至於今善遜此蓋未嘗深攷此詩而過信李斯之言也〔楊龜山〕曰國君儉不中禮而國之風俗乃能用

禮歟所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不亦異乎夫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刺之可謂憂深思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曲沃強盛國人將叛而歸之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此說得之矣〔黃講同〕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

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
刺之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反子有車馬
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
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
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
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李曰】人君所以正其國者惟修道而已能修道以
正其國則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哉惟其不能
所以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
洒埽有財不能用即詩所謂衣裳車馬酒食之類

是也有鐘鼓不能自樂即詩所謂子有鐘鼓弗鼓
弗考是也有朝廷不能洒埽即詩所謂子有廷內
弗洒弗埽是也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自樂有
朝廷不能洒埽則政荒可知矣政之荒此民所以
散而終以危亡也危亡之兆既見而四鄰謀取其
國家而不自知以見其偷生苟安也自古爲國者
深謀遠慮雖當治安之時有危亡之戒其有危亡
之機未嘗不知也晉昭公之偷生苟安如此故四
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此詩所以刺之也四鄰即
桓叔謀伐晉是也山有樞隰有榆爾雅曰樞荎也
郭璞曰今之刺榆也榆白枌也類有十種葉皆相

似毛氏謂國君有貨財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
用其財不必如此說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
猶人君之有衣裳車馬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孔氏
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婁亦猶曳也弗曳弗
婁猶無衣裳同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亦猶無車
馬同蘇氏以謂人君有衣服車馬鐘鼓飲食不能
用譬猶山木之不采終亦腐敗摧折歸於無用而
已王氏則謂山隰有樞榆栲杻漆栗以自庇飾爲
美者而人所資賴今也有衣裳弗能曳婁有車馬
弗能馳驅有朝廷弗能洒埽有鐘鼓弗能鼓考有
酒食弗能爲樂曾山隰之不如也蘇氏以爲歸於

無用王氏以爲人所資賴然詩中皆無此意爾雅
曰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色小而白生山中因
名云亦類漆樹陸璣疏曰山栲與下田樗略無異
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爲茗方俗無名此爲栲
者似誤也今此云栲者葉似櫟木皮厚數寸可爲
車輻或謂栲櫟杻檍也檍材可爲弓弩幹也栲杻
漆栗皆是上章意王氏曰樞榆栲杻宮室器械之
材而漆則可以飾器械栗則可食也曳婁其衣裳
驅馳其車馬洒埽其廷內考擊其鐘鼓則所以修
其政故以樞榆栲杻刺之亦不必如此分別此但
詩人便於押韻爾何必一一爲之說宛死貌愉樂

也言有衣裳則弗曳弗婁有車馬則弗馳弗驅一旦宛然而死則衣服車馬將爲他人之所樂也考擊也保安也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者言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而飲食也且得以喜樂己身且可以永長此日蓋君子無故不徹琴瑟故也且以永日正如詩所謂以永今朝孔氏曰人而無事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忘憂愁可以永長此日此言是也入室者言苟不喜樂則他人將入我室以爲樂也抑詩曰洒埽廷内惟民之章晉昭公有朝廷不能洒埽不足以爲民章刺之可也至於有衣裳弗曳弗婁有車馬弗馳弗驅有鐘皷弗鼓弗考

未爲太過而詩人乃刺之者蘇氏曰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然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後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作人君治其民必先樂民之樂而後自樂其樂今晉昭公有衣裳車馬鐘皷不能自樂其樂也夫自樂其樂尚且不能又何望其樂民之樂哉此詩所以刺之也然學詩當求其大意不可泥於章句文字之末如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信斯言也則惑於嬖妾以廢朝政不爲過矣今者不樂逝者其亡宛其死矣他人是愉信斯言也則肆其耽樂爲長夜之飲不爲子孫計者不爲過矣故曰以意逆志是爲得之

【黄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宫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人君苟能修道以正其國則雖役民以築臺而猶子來以勸趨植羽以從田而猶欣欣乎有喜有和而能用有鐘皷而能自樂有朝廷而能洒埽曰能云者有道以用也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李曰】左傳桓二年初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嘉偶曰妃怨偶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惠公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叔

於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其能久乎惠之三十年晉潘父弑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正所謂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之事也仇文侯也昭公文侯之子也沃者成師桓叔也晉雖封之乃所以爲禍也〔鄭〕曰激揚之水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興者喻桓叔彊盛除民所惡民得以有禮義也是以水喻桓叔以石喻民其取譬爲不倫歐陽已非之矣當從王蘇之說以水喻昭公以石喻桓叔言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使之得時以成其彊

盛亦猶水之揚不能流白石祇以益其鑿鑿耳鑿鑿鮮明貌與傳所謂粲食不鑿是也皓皓潔白也粼粼〔說文〕曰水生厓石間曰粼粼亦是上文意素衣朱襮〔爾雅〕曰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此所謂素衣朱襮素衣朱繡即〔郊特牲〕所謂繡黼丹朱中衣是也民以桓叔不得自立故具此服從桓叔於曲沃欲其弁晉國以爲諸侯也子指桓叔也〔王氏〕則以朱襮朱繡爲大夫之僭禮而謂亂生於衣服之間其說爲

叔僭爲此服既是以桓叔爲僭則下文從子于鵠不相貫沃即曲沃桓叔所封之地也〔漢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漢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更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喜越破改曰聞喜〔九域志〕今隆州有曲沃城鵠曲沃別邑也君子指桓叔也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以見其得衆心也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亦是言得衆心也〔張橫渠〕曰民愛桓叔聞有叛逆之命不敢以告人以見民心之愛桓叔其深如此夫君子之名豈易得哉桓叔之於晉蓋將肆其篡逆之志是后羿寒浞之流也晉人善之以爲君子雖有叛逆之命猶不敢以告人桓叔何

施而得此名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揚美事以邀衆譽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亦猶晉民以桓叔爲君子也其後廢太子荼召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公子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夫田氏桓叔所以至此者惟其齊晉之君教化不行禮義不明無得民心之道民既無所歸而有田氏桓叔安得而不歸之哉使齊晉之君能以義正衆使衆知義雖有不軌之臣亦莫之從也尚肯以君子之名而歸之哉

叔于田鄭以叔段為仁人詩不刺叔段而詩序刺
鄭伯晉人以桓叔為君子詩不刺桓叔而詩序刺
昭公豈叔段果為仁而桓叔果為君子而無可刺
之迹哉蓋桓叔叔段之罪易見鄭伯昭公之惡難
知故詩推本其禍之所由起而幾之也昭公鄭伯
且刺之矣況於桓叔叔段乎 黄講同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脩其政知其
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
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
且遠條且

李曰沃之盛彊而桓叔又能脩其政雖晉人亦將
叛而歸之此君子所以知其子孫必有晉國而滅
之也按左傳桓二年桓叔既與潘父比而弑昭侯
莊伯又於惠之四十五年伐翼弑昭公子孝侯翼
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王
立其子哀侯桓公二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侯而
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殺之王命立其弟緡莊十
六年武公遂獲晉此則桓叔子孫幷有晉國之事
也君子於桓叔之世遂逆料其必如此者蓋觀人
之國即其微以知其著而況昭公微弱桓叔彊盛
曲沃之幷晉國有必然之理也椒似茱萸而小赤
色內有黑子如點今謂之椒木其木有針刺葉堅
而滑澤陸機疏曰聊語助也王氏以為薄略之辭
則鑿矣椒聊之實蕃衍盈升鄭曰椒之性芬香而
少實今一捄之實繁衍滿升非其常也蓋爾雅曰
椒樧醜莍桃李醜核故鄭氏謂一捄之實蕃衍盈

升然而一抹不可以滿升故孔氏謂若論一樹則不止一升纔據一實則又不足滿升驗今椒實一裹之內惟有一實時有二實者少耳今言一抹滿升假多爲喻非實事也故知一抹比一升爲小矣然亦不必泥於一升之說詩人之意椒聊之實始生蕃衍可以盈升故其久也蕃衍可知但桓叔之彊盛如此其子孫并有晉國又可知矣蕃衍盈匊本草曰據古升上徑寸下徑六分深八分則升小於匊然漢志又謂千二百黍爲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見律歷志上則升又大於匊故陸農師謂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詩

人之意止是言曲沃盛彊如椒之蕃衍而乃區區於升匊小大之不同亦無益之言也蘇氏曰椒之性芬烈而能奪物者也今其實蕃衍而盈升則其近之者未有不見奪者也王氏謂至治馨香能修其政則馨香上達皆不足以求詩人之意其意但以蕃衍而取喻桓叔初無奪物之意亦無馨香上達之說彼其之子指桓叔也碩大無朋鄭曰碩謂壯貌佼好也大謂德美廣博者非也蓋碩即大也即序所謂盛彊也無朋無比也言其彊盛而無比也毛曰朋比也釋文曰比爲比字必理反又必二反是又以比爲朋比之比故鄭氏以爲平均不朋

黨也惟歐以無比當從毛氏之說碩大且篤言其彊盛又且篤志以修其政也椒聊且遠條且毛氏曰條長也蓋椒之蕃衍日益遠以喻桓叔之子孫日彊盛也夫以曲沃之盛彊而能修其政詩人刺昭公者蓋欲昭公能修其政好禮則民莫敢不敬好義則民莫敢不順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況於晉國之民乎惟昭公之懦弱無立德不及民而桓叔乃能修其政君子知其將并晉國昭公乃恬然不之知此詩所以譏之也夫天下之勢如持衡首重則尾輕矣昭公能修其政以成其彊盛桓叔安得彊盛乎田氏厚

施而得民心晏子之徒皆知齊之爲田氏嘗謂景公曰陳氏厚施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公曰善哉我不能矣見昭公二十六年桓叔之彊盛而不之知齊有田氏之厚施知之而不能已知與不知雖不同而所以不能自立則一也此齊之所以爲田氏而晉之所以并於曲沃也

黃曰 武公伐晉在莊十六年而君子於桓叔之世已逆知其如此者蓋觀人之國者當於其微履霜堅冰至則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田氏厚施而得民心晏子謂景

公曰田氏厚施民歸之矣公曰若之何對曰惟禮可以已之曰善哉吾不能之矣此皆微弱而不能自立之過也晉之所以爲曲沃之所獲亦類是歟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李曰綢繆猶纏緜蓋言束薪之狀也毛氏曰男女待禮而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則是以薪喻男女以束之者喻禮也蘇氏曰合異姓以爲昏姻

言猶錯取衆薪而束之耳薪之爲物束之則合釋之則解是以綢繆固之而後可以望其合也蘇氏說與毛氏相似王氏說亦與此不相上下惟鄭謂束薪於野而見天星歐氏以爲其義簡而直當從鄭說三星在天曰參也天文志曰參謂白虎三星故毛氏之意以謂昏姻之月自季秋盡於季春皆可以成昏不待初冬冬末開春之時故陳昏正時以刺之在天謂始見東方也在隅東南隅也在戶謂正月中直戶也始見東方則十月之時在東南隅則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中直戶則正月之時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故知正月中直戶明矣既以在戶爲正月則在隅爲十一月十二月在天爲十月可知鄭曰三星謂心星鄭以仲春昏而火星不見嫁娶之時也今已見在天非其時尔故詩人舉其昏姻失時而刺之故曰三星在天然三星一名大火歐以爲參星皆三星則知鄭說爲得矣以其所見之月假嫁娶早晚爲有理此言是也若以三星爲心星見失嫁娶之時則下文今夕何夕見此良人文意相屬也夫仲春之月心星未見至三月四月則見而在東方左氏曰火出於夏爲三月見昭十七年周官季春出火言三月之時已失其時矣況於在隅在戶乎在隅則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

戶則五月之末六月之中月令曰仲夏之月昏心中是也鄭以三星爲心星則可若以心爲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則其說鑿矣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張橫渠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言國亂不可得見也三星在天已非其時以相謂今三星在天之夕是何月之夕而女子見於良人非其時雖非其時然以國亂不可得見故曰如此良人何將奈之何哉子兮指娶也毛氏曰良人美室也孔氏曰小戎云厭厭良人蓋妻見此良人言女子之失時也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言男女之失時也不必如此說見此邂

近王氏曰失時故思不期而會焉則邂逅者不期
而會也如此粲者何國語女三爲粲大夫一妻二
妾故王氏曰亂甚矣雖貴者亦不得以時娶然不
當泥於三女之說國語雖曰三女爲粲而又曰粲
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凡此皆是上文之意此詩與
衛風有狐鄭風野有蔓草陳風東門之楊皆言世
變多故兵饑喪亂民不安居而力不足故男女昏
姻不得其時也然而陳鄭衛之詩其淫亂爲多蓋
當時政教不修禮義不明淫風大行此所以有相
奔之俗其知以淫奔爲恥兼又以喪亂之故而不
得其時至於唐風則不然蓋淫泆之禍在於奢侈

唐之風俗尚儉雖不得其時猶未至於淫奔也晉
之儉雖不得先王之中制然猶以尚儉之故愈於
奢也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蓋言儉雖失於中
道猶愈於奢也
黄曰衛鄭陳齊之國皆有淫奔之風皆以兵饑喪
亂人倫不明故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惟晉
魏之國以聖人所都之地雖其習俗儉嗇隘陋而
淫奔之俗不聞故綢繆一詩言國亂則昏姻不得
其時曰昏姻則是猶有昏姻之禮也聖人之風化
其入人深也如此哉

杕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
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私敘反獨行踽踽音舉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七利反焉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
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李曰夫欲人之親我者必有以親之也君不能親
其宗族則骨肉相與離散而不我親矣惟其骨肉
離散此君所以獨居而無兄弟之助既無兄弟此
曲沃所以得肆其吞噬之心也杕特貌杜赤棠也
爾雅曰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棃也樊光曰赤者
爲杜白者爲棠陸機疏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

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
子澀而酢無味其葉湑湑毛氏曰枝葉不相比也
菁菁毛氏曰葉盛也鄭曰希少貌既以湑湑爲不
相比又以菁菁爲葉盛孔氏以爲互相發明言葉
雖茂盛而枝條稀踈以喻宗族雖強不相親暱也
然按詩云其葉湑湑菁菁本無枝條稀踈之意蘇
曰晉君遠其兄弟而親異姓喻如杕杜條幹不足
以相扶持與毛鄭不相上下按裳裳者華其葉湑
兮毛氏曰湑盛也菁菁者莪毛氏以爲盛貌則是
二者皆言茂盛不應以湑爲枝葉不相比鄭又以
爲希少故知此當從王氏說曰杜之實不足食而

又特生然其葉湑湑然則亦能庇其本根君不能
親其宗族骨肉離散曾杕杜之不如也〔王氏〕說蓋
本於〔左傳〕宋昭公欲去群公子樂豫曰公族公室
之枝葉也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故君子以爲比況
國君乎見文七年王說蓋本於此踽踽毛曰無所
親也按〔孟子〕何爲踽踽涼涼則踽踽然無所親之
意也睘睘〔毛氏〕曰無所依也〔說文〕曰堅固貌骨肉
離散若獨行而無所親豈無異姓之臣乎雖有異
姓之臣不如我同姓之親也他人謂異姓之人也
同父謂同姓之親也同姓謂同祖之人也既有他
人而乃曰獨行者〔王氏〕曰言既無同父雖有他人

猶獨行也此言是也比輔也佽助也同姓之臣既
不見親異姓之臣又不肯輔君以相比故同姓之
人曰嗟乎君所與行之人嗟行之人指異姓大夫
也言汝胡不輔君以爲比乎汝既見君無兄弟之
助汝何不佽助之乎同姓之臣既不見親異姓之
臣又不見輔宜乎昭公孤立無助而爲曲沃所并
也〔棠棣〕詩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此蓋言兄弟相
須於急難之際同心於急難之中雖有鬩牆之忿
不忘禦侮之事何者憂患同也昭公弱而有曲沃
之強曲沃又有吞食晉國之意而昭公不能親其
宗族何以禦外侮哉然昭公所以不親宗族者其

意謂吾封桓叔非不親也封之曲沃待其盛強稔
成其惡莫若與異姓之臣共事也彼豈知周公不
以管蔡之故而不封同姓哉同姓之親既已離散
異姓之臣又不忠其君此所以爲曲沃所并也昔
秦始皇振長策以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踐華
爲城因河爲池自以爲關中之固子孫帝王萬世
之業也然而懲周之弊以小弱之故罷侯置守而
子孫亡尺寸之封終以孤立雖有至強之勢一夫
作難而七廟墮秦強如此罷侯置守猶足以亡況
昭公之微弱而又不能親其宗族是促其亡也
〔黃曰〕古之有國者必封同姓以自衛所謂宗子維

城者周以宗強是也今昭公不親其宗族其心必
以爲曲沃之封而反以噬晉故不若與異姓之人
共事也然管蔡雖叛而周人不忘同姓不可以噎
而廢食也秦始皇懲周之弱罷侯置守而子孫孤
立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子孫無尺寸之地亦以骨
肉離散故耳可不戒哉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
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李曰〕言晉國之臣既不助其君以憂恤其民此其
所以可刺也祛〔毛氏〕曰袂也〔孔氏〕曰〔玉藻〕云深衣

袪尺二寸注云袂口也深衣亦云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是通袂皆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羔裘豹袪毛氏曰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其說謂晉在位之臣服羔裘豹袪晉人因其服舉以爲喻言以羔皮爲裘豹皮爲袪異皮本末不同以興民欲在上憂己在上乃疾惡其民此皆強生義理毛氏於鄭羔裘檜羔裘皆直說其事未嘗以爲興乃於此強爲之說何也蘇曰君子處於民上猶豹袪之在羔裘耳豹雖甚貴而以羔裘爲本王氏曰羔裘在位之服也袪在手操執以從事指麾以使人也羔裘而豹袪則其在位操事使人以猛而已非

恤其民者也褎袪之末而已羔裘而豹褎則其猛又甚矣蘇氏之說皆有王氏之失惟鄭氏曰羔裘豹袪在位卿大夫之服也其義爲簡而直歐陽取之自我人居居毛氏曰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究猶居居也其說以謂在位者之心既與民異其用使我之民居居然悖惡之色不與我民相親按爾雅曰居居究究惡也毛說蓋本於此竊嘗疑爾雅之文是亦詩之詁訓也蓋其書出於漢世以居究爲惡未甚顯然明白王氏曰居居者固而不知變究究者窮而不能通其說之鑿尤甚於毛氏張橫渠曰自我人居居自我人而晏安之

也自我人究究言得我民而察察作威皆怨其反不恤己也其說益迂曲而難曉蘇曰捨羔則豹無所施而無民則君無所託則是以羔裘爲喻其說又非也又謂君甚尊而由有民以安其居蘇氏說則是而其意未盡謂在位卿大夫之服者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則其說爲得也蘇又曰究久也君之所以能居於此者由有民也然以究究爲久無所據其義殊難曉當闕之以俟知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而不去耳子無以我無所歸而不恤我也鄭謂豈無他人可歸往者乎我不去者乃念子故舊之人此言是也但所謂此民卿大夫采邑

之民其說非也故歐陽以爲曲說惟子之好尓是念其恩好也此蓋國人將叛而歸沃未嘗適他國而其心已離也唐人有言曰暑牛之渴豎子飲之停潦之汚牛渴之久得停潦之汚寧復顧清泠之水乎設使豎子牽之於清泠之水以滌乎口中之泥然後知向之所謂停潦之水不可終而飲也今桓叔將有篡奪之謀民以其修政而欲歸之者蓋以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民舍桓叔而不歸則將誰歸之哉正猶飲牛於停潦之汚也齊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民愛之如父母歸之如流水而齊之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徵斂無度

宮室日更淫亂不道民人病苦夫婦皆詛此適所以答其歸田氏之心也由此觀之齊之大夫強易其賄日求無藝是爲田氏毆民也晉人在位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毆民也

黄曰羔裘而豹袪者卿大夫之服也卿大夫之勢雖甚尊必由民以安其居今乃不恤我民如此我民亦豈無他人乎惟子之故而不忍去耳究久也卿大夫之所以能久於其位者以有民也噫田氏以私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齊大夫乃強易其賄徵斂無度故卒爲田氏所有桓叔既修其政而卿大夫乃不恤其民是爲曲沃毆民也

鴇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况甫反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李曰鄭氏云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是也按左傳小子侯爲曲沃伯所殺王立哀侯之弟緡於晉鄭氏數五世不及緡者孔氏曰按晉國大亂五世不數緡者言昭公之後則是昭公之時

自昭公數之至小子侯而滿五世故數不及緡也按序曰昭公之後大亂五世當自孝侯以至於緡也言五世大亂如此雖君子亦下從征役之事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而至於凍餒故作是詩也肅肅鴇羽聲也陸德明曰鴇羽似鴈而大無後趾性不樹止陳晉所謂連蹄也樹止則爲苦爾雅曰栩杼郭璞曰柞樹也陸璣曰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櫟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苞稹孫炎曰物叢生爲苞齊人名曰稹毛曰行翮也爾雅曰羽謂之翮孔曰鳥翮之毛有行列故稱行也言鴇之性不樹止而今乃飛而集于苞栩之上亦猶君子不當使之供賤役今乃下從征役亦非其宜也盬毛氏曰不攻緻也孔曰盬與蠱字異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illegible]杜預曰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爲蠱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是蠱爲不攻牢不堅緻之意也王事靡盬謂勤於王事而無不攻緻也蓺樹也言君子既從征役爲王家之事雖盡力爲之無不攻緻而孝養之道爲王事所奪故不能蓺黍稷以供養其父母何所恃怙乎蓋當農事始興之時而乃從事於征役不得以時殖穀爲一年之計父母亦將經轉乎溝壑矣故父母何怙何食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言君子既下從征役不得奉養父母於是仰天而愬曰悠悠蒼天何時而得其所而免於征役之事非是君子憚於王事而欲脫免之也蓋欲養其父母也曷其有極極已也言何時征役之事已也曷其有常言何時而得復其常也蓋言君子而從征役之事非其常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此君子之於征役所以呼蒼天而愬之也王氏以謂始曰鴇羽中曰鴇翼卒曰鴇行始曰稷黍中曰黍稷卒曰稻粱始曰何怙中曰何食卒曰何嘗始曰有所中曰有極卒曰有常皆從

而為之說以為中甚於始終甚於中其說可謂鑿矣春秋之時晉平公合諸侯以城杞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絳縣老人亦與見襄十三年吳王夫差伐魯次於泗上魯七百人踊於幕庭有若與焉見定公八年以絳縣老人之賢與於城杞之役以有若之賢與於伐吳之役蓋當夫世亂多故征伐不休賢者蓋有不幸而與於征役也然以賢者而與此事已非其宜矣而況不得奉養其父母君子當何如哉古人有言曰枯魚御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若過隙王氏又曰木欲靜而風不停子欲養而親不待此皆孝子之心其愛親也勤思親也

篤故汲汲於愛日以事親惟恐失之故願為人兄不願為人弟其愛日也如此今以征役之故不特廢其溫清定省之禮又且無以為卒歲奉養之備其情豈不傷哉此詩如北山蓼莪陟岵皆孝子不得奉養父母故其詩哀以思也當征伐之時其心猶不忘苟在父母之側其事親為何如

【黃曰】按左傳桓叔既與潘父弒昭公晉人立孝侯惠四十五年曲沃莊伯伐翼弒孝侯國人立其弟鄂侯隱五年莊伯又伐翼鄂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桓公三年莊伯子武公又伐翼逐翼侯而獲之七年又誘小子侯而殺之王

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莊公十六年武公遂獲晉此所謂大亂五世也竊嘗謂鄭之公子五爭而男女相奔晉之大亂五世而孝子思念父母此亦常堯之美風也學者觀詩當知風俗之所以然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李曰】晉昭公封叔父成師於曲沃號為桓叔桓叔生莊伯莊伯生武公繼世為曲沃之君恃其盛強常有滅晉之志至莊十六年伐晉而滅之當是時

天子之使適在晉故大夫為之請命于天子之使而天子之使為之請命于天子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為晉侯因其請命而命之也侯伯七命車旗衣服以七為節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節上章言豈曰無衣七兮言我晉國之中豈不能為衣之七章但不如天子所賜之衣安而且吉也二章言豈曰無衣六兮蓋不可以必得侯伯之命服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於無天子之命也晉本侯爵故以七言之既而稱其次又以六言之王氏曰七者侯伯之服也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為節而曰六者

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據周官典命云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秋官大行人云諸公諸子諸男冕服五章安得以六為子男之服乎鄭氏曰我豈無此七章之衣乎晉舊有之非新命之服晉本侯爵故言舊有七章豈曰無衣七兮詩人之意但是言豈不能造七章之服非以新舊論也豈曰無衣六兮蓋謂我晉國豈無六命之服言但欲以天子之命而安故爾天子之使為之請命故曰子者指天子之使言之燠暖也晉者曲沃之宗國也曲沃至於武公常有簒弒之志其行簒弒者屢矣至是而又滅之此先

王之法所不容誅然其滅晉又不能請命於天子又不遣大夫以往乃因天子之使而請就命焉其驕蹇不臣以至於此如唐室之季強藩悍鎮皆伐其主帥擅自封殖坐邀天子之旌節劉仁恭嘗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爾此詩言豈曰無衣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與劉仁恭之言無以異夫子刪詩乃取之者何哉王氏曰天下無道小大強弱相攘奪久矣非復知有王命也武公知請命乎天子之使則所謂彼善於此此詩所以美之也此之謂與人為善不與人為善而盡義以絕之則人之為善者將寡矣程氏曰此美其請命一事

不以簒君奪國為慚至於衣服僭侈何難然其心不安至於請命然後安此意可取此說皆是也蓋當是時周室衰微諸侯橫恣攘奪攻取惟力是恃豈知有天子之命哉惟知有天子之命是猶知有天子也春秋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蓋春秋之時諸侯偃然自肆無有朝王之禮惟僖公朝于王所因天子狩于河陽而遂朝之成公如京師則由會晉伐秦而遂朝之皆非有朝王之誠心使其過王所京師而不朝則無王之心甚矣今也猶能朝之是知有天王也晉武公滅晉雖非諸侯謹度之道使其不請命於周周亦末如之何矣今也能

請於天子之使是知有天子之命也莊子曰人之逃於空谷者聞人足音則跫然而喜況於兄弟謦欬其側者乎孔子當衰周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滔滔者天下皆是也魯之僖公成公猶知有朝王之禮晉武公猶知有天子之命聖人安得不與之哉此正所謂聞足音者跫然而喜者也如此云婦人望復關而爲淫佚之行其後以夫見弃而始能自悔使其不見弃於夫未必自悔也詩人猶以反正善之夫子刪詩乃不去之者亦無衣美武公之意也

黄曰 臧武仲據防求後孔子曰雖曰不要君吾不

信也曲沃以篡弑之逆而有晉國以春秋之法繩之罪不可赦而孔子遽錄其詩而序者亦以爲美武公此特美其請命一事耳蓋當時強陵弱衆暴寡諸侯不知有王也久矣晉武公以力雄晉國使其不請命於周周豈能伐之乎今猶能請命於天子之使則是知有王也齊桓晉文名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孔子猶取之者取其彼善於此者也春秋書僖公朝于王所成公如京師皆美之之辭也

有杕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李曰 兼其宗族者言桓叔晉穆公之子桓叔既封於曲沃則晉國是其宗族也自桓叔以下常有并晉之心晉武公遂滅之是兼其宗族也既兼其宗族則是寡特也又不能求賢以共天位治天職以爲股肱耳目之助其寡特可謂甚矣有杕之杜生于道左者道之東也孔氏曰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左婦人由右在陰爲右在陽爲左道周者道之曲也此言木之生於道之東與道之曲故行者賴以

休息今杜之特生陰涼寡薄人不得而休息焉猶之武公君子所願以仕遊而武公寡特此君子所以舍之而去耳王氏乃曰杜之實不足食也而又特生則其能庇人也寡矣然尚以生于道左生于道周其去人所往來之道不遠也君子逮肯適然而來遊然詩人言彼君子兮蓋指言晉之賢者非謂君子適我而來遊於杕杜之下也若如王氏之說則休息杕杜之下人人皆可也何必獨言君子哉爾雅曰噬逮也言君子之人亦有逮我國家肯適我者惟君子之中心有好賢之誠何但飲食而已乎苟能求賢以自輔則賢者悅而願仕於朝矣

今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既如特生之杜又不能舉賢以自輔但飲食之而已賢者豈肯以飲食之故而遲留不去乎〔周霄〕問於孟子曰古之君子仕乎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又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也曰古之君子未嘗不欲仕又惡不由其道也惟其未嘗不欲仕至於出疆必載質此所以噬肯適我也惟其欲仕又惡不由其道彼雖飲食之而不能用賢者亦將自去之耳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饋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子思不悅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者蓋徒飲食之而不能用則其好之者

非出於中心謂之犬馬畜伋者不亦宜乎〔張横渠〕曰杜喬而少陰味不宂嗜雖有來食者何以願肯適來而就養也噬食也此說是亦以彼君子兮噬肯適我連上文杕杜其說與王氏同如此則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文不相貫王氏曰愛之也仁而其敬之也有禮仁而有禮此君子所以適我而來遊以獲其助也然則武公之見刺必以不仁也必以無禮也道左者蓋以況仁道周者蓋以況禮詩言道左道周王氏以謂仁與禮如此則何之而不可爲也其穿鑿至於如此〔楊龜山〕攻其說以謂道周非可以況仁道左非可以況禮使道周道左可

以況仁況禮猶不可以爲說況不可乎大雅文王之詩乃美文王受命作周之詩也其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王國當文王創業垂統以基周室之初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親戚之間多助如此猶以多士爲務疏附奔走禦侮先後之人無不備者故傳曰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今也武公始并晉國正是敷求賢人以共濟艱難之時乃兼其宗族而寡特又不能求賢自輔內無親戚之助外無君子之助其勢孤立如此譬如特生之杜固其宜也武公既并晉國乃兼其宗族遂以爲不可用其意以爲我既并國深懼

人之謀我亦猶我之謀晉也至其子獻公患桓叔莊叔之族使士蔿與羣公子譖富子而去之既殺游氏之子又圍聚而盡殺羣公子至驪姬之亂晉無羣公子自是晉無宗族獻公之寡特如此是亦武公有以遺之也使其無親戚而猶能求賢可也況不能求賢以自輔國之不亡也幸矣蓋親親者必能用賢不能親親未有能求賢者也

〔黄山〕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其所以親睦九族者至矣而又有濟濟之多士疏附先後之人以爲之輔助故傳曰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今武公既併其宗族而無親親之心又不求賢以自輔而無

左右之助此詩人所以刺之也其後獻公患桓叔莊叔之族至於盡殺羣公子驪姬之亂晉於是乎無公族是亦武公遺之也嗚呼去手與足尚足以爲人乎晉武公自視其奪晉之罪而懼人之如已此即秦之所以亡也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蘞音廉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李曰）好攻戰國人多喪者按（左傳）晉獻公魯莊公十八年立至僖公九年卒在位二十六年傳稱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僖二年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左氏傳者如此是其好攻戰之明驗也惟其好攻戰窮兵黷武雖有克捷之功未嘗敗衄然其軍旅數起而國人多喪夫從征役其婦獨處於室故詩人陳其怨恨之辭以刺公也陸璣曰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渴葛生蒙楚蘞蔓于野者蓋言婦人託於夫猶

葛之生蒙於楚蘞之生蔓於野今也國人多喪其夫既死則婦人無所依託曾葛之不如也故下文言予美亡此誰與獨處予之所美者夫也所美之夫既亡將誰與哉獨處而已域者塋域也息止也角枕粲兮錦衾爛兮（毛曰）齋則角枕錦衾（鄭曰）夫雖不在不失其祭也攝主主婦猶自齋而行事也二人之意以謂婦人其夫既不在當必有齋之事獨齋而行祭當齋之時出夫枕衾以思夫言此角枕粲然而鮮明錦衾爛然而色美雖有錦衾無人服用其說但據內則所謂夫不在斂枕篋簟席韣器而藏之然禮記所載但言夫不在非必有齋之事亦不當引此說此但其夫不在婦人獨寢因思其夫以及其物存而人亡思之如此而已予美亡此誰與獨旦（鄭曰）旦明也我君子無於此吾誰與齊乎獨自潔明（王曰）以息對旦則知旦者作也以旦對息則知息者夜也其說皆牽強不如程說曰獨處息至旦也夏之日冬之夜夏至日長晝六十刻夜四十刻冬至夜長晝四十刻夜六十刻夏之日冬之夜爲最長當此之時思念之情尤切（鄭曰）極言之以盡情是也居與室皆墳墓也言生既不得見其夫要之百歲既死之後則可得見其夫也夫婦之道生則異室死則同穴故曰歸于其居歸

于其室張横渠曰葛得所託蘞不得所依傷己之不如也據詩言葛生蘞蔓之語皆是言得所託不必如此分別葛生婦人其情可謂切矣其義可謂高矣始則謂己之託於夫如葛蒙楚蘞蔓野而乃思其夫不在無以爲託而又感角枕之粲錦衾之爛以致其情旣而又以夏之日冬之夜以致其思造次顚沛未嘗少忘於夫其情可謂切矣末乃言百歲之後歸于其室其義豈不高乎此正唐國風也如柏舟詩曰之死矢靡他此詩曰百歲之後歸于其居亦是無二心也與柏舟詩無以異然柏舟乃美共姜齊侯之子衛世子之妻誓不再嫁爲能

守節至於此婦人居於微賤之中乃能如此可謂難能也

黃曰獻公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故婦人思其夫之切思而不可得則以死自誓可謂義婦矣晉國當兵戈擾攘而孝子正婦有如鴇羽葛生之詩者帝堯之風化盛矣哉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采苓采苓首陽之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李曰爾雅曰苓大苦也或以爲甘草首陽毛氏云幽辟之地按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安得爲幽辟首陽山亦名首山亦名雷首山在河中平樂縣南巓頂也苦毛氏曰苦菜孔曰此荼也葑亦菜名蕪菁也采苓首陽之巓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細事喻小行幽辟喻無徵也其意以謂獻公多問小行於小人言語無徵之人故所以讒言與也歐氏破其說謂首陽名山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氏以爲幽辟鄭氏以爲無徵皆疎矣然謂細事喻小行則毛氏之說歐氏以無徵爲鄭氏之說此

則誤矣鄭曰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然而人必信之興者喻事有似而非王蘇之說皆如此然王氏則以下文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連上采苓說按自人之爲言以下皆是教獻公止讒之法不當連上文爲說也鄭氏之說長於毛氏不如歐氏之說簡而明歐曰采苓者積少以成多如讒言積漸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首陽蓋興所見也而程氏謂首陽山生堅實之物以興讒誣之人不實其說陸農師曰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皆因其事而譖之也采苓

因人之甘而譖之而采苦因人之苦而譖之葑有
時而甘有時而苦言因人之甘苦而併譖之其穿
鑿之甚以至於此旃鄭氏曰焉也陟岵詩曰尚愼
旃哉鄭曰旃之也左氏曰其將聚而殲旃杜氏亦
曰旃之也則旃字或爲之或爲焉蓋助語也人之
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鄭氏謂人爲
善言以稱薦之欲使見進用也旃之言焉也舍之
焉舍之焉謂謗訕人欲使見貶退也則是以四句
分爲二事歐氏破其說謂以文意玫之本是述一
事而鄭分爲二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胡得焉
則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王氏以謂人之造言

不可以苟聽亦不可以苟舍此則王氏之心術也
蓋此當從歐程之說以謂戒獻公以爲間人之言
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焉
蓋當深察其虛實也歐氏曰夫讒者疎人之所親
疑人之所信奪人之所好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爲
也必須積累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而並
進故曰浸潤之譖又謂積毀銷骨是以詩人刺讒
多以積少成多爲患惟其如此使人君不能無懼
則以察其言與有不得其情矣觀獻公好讒以殺
太子申生則知非一言可效一日可爲其如也讒
姬嬖欲立奚齊使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言於獻

公曰宗邑不可以無主必使太子居曲沃則可以
威民而懼戎讒言始與如此及晉侯作二軍公將
上軍太子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
曲沃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其讒言既與如此其後
又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
金玦克狄而反此則讒言又甚矣又告之太子祭
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
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後縊于新城觀此
則讒言之積累也如此詩人喩之采苓宜矣然姬
寘諸宮六日非太子之爲明矣爲獻公者苟無以

讒爲信則其虛實自見矣昔漢蓋主上官桀與燕
王旦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專權自恣疑
有非常書奏昭帝曰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以
未能十日而知昭帝但以日之久近而察其譖使
不以久近而察之則霍光是終有簒君自立之心
使獻公能以日之久近而察之無以讒言而必信
則安有太子之禍邪

資善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秦車鄰詁訓傳第十一　國風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鄰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耋（田節反）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李曰秦之先伯翳之後其裔非子周孝王時召使養馬於汧渭之閒始封爲附庸邑於秦谷秦仲非子之曾孫自非子已來其國尚小至秦仲國始大焉王子雍曰秦爲附庸世處西戎秦仲修德爲宣王大夫遂誅西戎是以始大惟其始大故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車馬即詩所言有車鄰鄰有馬白顛禮樂即詩所謂並坐鼓簧侍御即詩所謂寺人之令（孔氏謂絕先寺人而後鼓瑟序先禮樂而後侍御遂倍此而爲之說其說鑿矣）鄰鄰衆車之聲也有馬白顛（爾雅）曰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此言車馬之好如此寺人之令又言其侍御也寺人內小臣閹官或言巷伯君子指秦仲也未見君子言士之未見秦仲若將見之必先得寺人之官告於秦仲然後得見其侍御之好如此阪有漆隰有栗（鄭）曰喻秦仲之君臣所有各得其宜不如蘇氏之說（蘇氏謂）人君之有禮樂猶阪之有漆隰之有栗也蓋下文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是言禮樂之盛如此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言士之得見秦仲秦仲乃與賢者並樂與之宴飲並坐而鼓瑟且謂之曰今者不與子樂逝者至於老死不復有樂矣言不可不樂也（鄭）曰逝者謂去仕他國然逝者與（蟋蟀）所謂歲聿其逝（論語）曰日月逝矣之逝同是皆言其歲月之往不必爲仕他國簧笙竽也

黃曰秦以西戎之國而能有禮樂侍御之好此不足美也而詩人美之以昔爲附庸今爲大夫將爲諸侯而秦國始大其周將亡之幾乎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眉冀反）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拔（蒲末反）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彼驕反）載獫歇驕

李曰襄公秦仲之孫自非子已來世爲附庸未得王命及周幽王爲西犬戎所敗平王東遷洛邑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爲諸侯惟其爲諸侯故有田獵之事園囿之樂言其田狩於園囿之中而有此樂也（孔氏）曰有藩曰園有牆曰囿則得之矣然上二章爲獵於囿之中下章爲調習

於園中此則泥矣說文曰馬深黑色爲驖月令孟冬之月駕驖驪注曰言其馬之色如鐵也阜者肥大也六轡在手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内轡納之於觼故在手惟六轡耳四牡孔阜六轡在手蓋言襄公乘此駟驖之馬馬既阜大又良善六轡在手而已更不須提控之也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徐安道曰媚愛也與媚兹一人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同媚子者媚賢人也襄公能與賢者從公于狩則是與賢者同樂也梁惠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則是以樂驕賢者今襄公能與賢者同樂亦可謂賢者矣奉時辰牡辰牡孔碩時是也辰時也周官獸人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是獸之供各有時也物各有其時所以禽獸各得其所也辰牡孔碩大也惟其辰牡又甚肥大故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拔括也矢末也書所謂往省括于度則釋是也公曰左之此蓋虞人驅此辰牡以待公射公謂虞者從左而射之其射之也舍拔則獲此則善射如此上文言公善射矣末章又言公之所以善射御者以習之有素也遊于北園四馬既閑閑習也言遊于北園已習四種之馬輶車鸞鑣輶車輕車也

鄭氏謂輶車驅逆之車鄭氏注云驅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惟其驅逆之車所以從禽故惟尚輕也鸞鑣鄭氏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鄭氏之意謂乘車則鸞在衡和在軾輕車則鸞在鑣然按韓詩曰鸞在衡和在軾蓼蕭之詩曰和鸞雝雝毛注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烈祖之詩曰八鸞鶬鶬鄭曰鸞在鑣則與此言自相違戾徐安道則以鄭說爲非載獫歇驕犬名也長喙曰獫短曰歇驕載始也言其始達搏噬之事也王氏乃謂襄公田狩之事園囿之樂於是乎始然此蓋言襄公車馬之所閑習者以其平日遊于北園敎之有素也其四馬既閑習又有獫歇驕能達其搏噬此皆北園之所習也故上章既言田狩之事下章乃言平日之閑習亦如定之方中上章既言建國之事下章又言相土地之初王氏謂襄公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非也此詩與山有樞之詩美刺雖不同其實同也山有樞之詩以刺昭公是刺詩也此詩以美秦仲是美詩也山有樞之詩大槩以昭公有衣裳車馬鐘鼓而不能自樂也則失其爲君之道所以刺之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襄公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如此則可以爲君故詩人美之不然則春秋之狩于郎蒐于紅

皆一一而譏之而詩人美之果何爲邪觀詩者當自默喻矣

【黄曰】狩于郎蒐于紅春秋皆譏之則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何足爲美而詩人美之者以襄公救周有功平王賜之地始命爲諸侯時人樂其有功於王室而始受天子之命則雖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人亦樂與之也晉昭公有車馬而弗馳驅詩人以爲刺秦襄公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而詩人以爲美蓋無愧於國則國人顧以其所樂而樂之也若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則不足美矣噫文王之囿大矣而人以爲小齊宣之囿小矣而人以爲大田獵一事而憂顔喜色之不同民情之所在亦可以想見其君賢否也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小戎俴錢淺反收五楘音木梁輈陟留反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音沃續文茵暢轂音谷駕我騏馵之戍反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反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古穴反軜音納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徒對反蒙伐有苑虎韔敕亮反鏤魯豆反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反縢直登反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李曰】按〈秦本紀〉周厲王無道西戎叛之滅犬丘大駱之族宣王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幽王寵褒姒廢太子西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周東遷洛邑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曰戎爲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殺戎即有其地襄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十六年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至於穆公遂伯西戎秦居西垂與戎爲鄰文公而始敗戎穆公始伯戎則其襄公世西戎方據周之地而有之此其所以爲強盛也西戎之強若置之而不問則戎狄荐食之心無時而已將有以討之則連兵動衆無時而休其征伐不休則在行陣者必有暴露之苦處室家者不無怨曠之志如雄雉匏有苦葉之詩猶不免於多喪婦人怨曠也今也國人之心不以暴露爲苦矜其車甲之盛而婦人又無怨曠之志而能閔念其君子此襄公所以爲可美也小戎兵車也〈六月〉之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則先啓行者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收者軫也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爲此軫者所

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考工記云輿人參分車廣
去一以為隧注云隧謂車輿深也兵車之隧深四
尺四寸兵車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車人
曰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注曰大車平地
載任之車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大車之軫其
深八寸平地載任之車其軫八尺兵車之軫其深
四尺四寸此之謂俴故曰俴收與下俴駟孔羣同
五楘梁輈五五束也楘歷録也輈者轅也梁輈之
上句衡也從軫已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衡之上
而向下內之衡則橫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
輈五楘輈之飾也以皮革五處而束所束之地因

以為文章其文章歷録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驂
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却無定處也脅驅者驅當
服馬脅游環兩驂馬之外轡貫之引轡為環所束
驂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
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驂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
游環所以制驂馬之外出脅驅所以禦驂馬之內
入游環謂之靷環左傳曰如驂之有靷是也陰靷
鋈續陰揜軌也軌在軾前輈在輿下三面材以板
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靷者以皮為之繫之
於陰板之上今驂馬之所引也車衡之長惟六尺
六寸其下只容兩服驂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分為

二靷以引車也左氏曰兩靷將絕是靷有二蓋驂
馬之所引也鋈者銷白金沃灌靷環也續者靷端
也文茵暢轂釋名曰車中所坐也以虎皮為之有
文采暢長也轂衆輻所輳謂之轂考工記曰兵車
之輪六尺有六寸之輪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轂
長注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為轂長
三尺二寸又車人曰大車轂長半柯注云大車轂
徑尺五寸其大車之轂既尺五寸兵車之轂三尺
二寸比之大車其轂為長故曰暢轂所謂俴收暢
轂皆以兵車比於平地載任之車則兵車之軫為
俴其轂為長駕我騏馵騏馬之青黑色說文曰青

驪文如博棊馵爾雅曰馬後右足白曰驤後左足
白曰馵言念君子君子指其夫也古之君子以玉
比德言此婦人念其夫因思其夫之德溫溫如玉
無有玷缺今乃在其板屋之中使我心曲思之而
亂也心曲謂心中委曲之事因思其夫是不得寧
也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安定此地山多林木民以
板為屋在其板屋言其夫之討西戎在西戎板屋
之中也四牡孔阜者言兵車所駕四牡之馬甚肥
大也馬既肥大而又良善故執轡在手騏騮是中
騧驪是驂中者中服也言以騏騮為中服以騧驪
為外驂也鄭曰赤身黑鬣曰騮說文赤馬黑毛其

言與鄭氏同爾雅曰馬黑喙騧郭璞曰今之淺黃色毛氏以爲黃馬黑喙爲騧亦與此同說文曰馬深黑爲驪龍盾之合盾者以木爲之畫龍於其上合而載之言車馬之事盾則載於車上以爲車蔽也鋈以觼軜說文曰觼環之有舌者蓋一車四馬四馬則八轡詩但言六轡在手者蓋馬之有轡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兩轡則納之於觼言驂馬之欲入則偪於脅驂而不得入內轡不須牽挽故納驂馬之內轡則繫於軾前所以觼繫之也鋈以白金飾皮故曰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邑在狄人之邑也方何爲期胡然我念

之言欲何時而爲歸期乎何爲使我思之至於此極也俴駟孔羣謂薄金爲介馬也左氏曰不介馬而馳則是戰馬皆被甲以薄金爲之清人詩曰駟介旁旁是也孔羣言甚和也不和則不能羣居矣韓詩外傳曰駟馬不著甲曰俴駟厹矛鋈錞厹三隅矛也刃有三角故謂之厹矛錞以白金故謂之鋈錞禮記曰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曰銳底曰鐏取其鐏地平底曰鐓取其鐓地蒙伐有苑伐中干也亦是盾之類蒙雜羽於其上苑然而有文也一云蒙伐有苑謂深伐之也苑沙苑在秦之西境戎舊居也虎韔鏤膺韔弓室也說

文曰弓衣也以虎皮爲之說文曰膺胷也爾雅曰金謂之鏤言馬帶當膺而以金飾之也交韔二弓於韔中顛倒而安置也周禮注曰弓檠曰柲其字從木從必用以竹爲之言置弓於韔裏然後以繩約之緄繩也言用縢約以備損壞也凡此皆言車馬之盛以此攻戰豈不克乎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厭厭安也秩秩序也良人即君子也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序今乃從征役而不反我是以載寢載興未嘗不思念也好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也今小戎之君子雖曰有溫溫如玉之德其音又秩秩然乃以西

戎猖獗之故從事於矢石之間釋其暇逸之安而有裹糧坐甲之勞忘其全生之計而有不保首領之虞非徒不以爲勞又且從而矜之非徒行者不以爲勞而居者亦無怨曠之志以見襄公能使其民如此孟子嘗曰田獵與民同樂則百姓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不與民同樂則舉疾首蹙頞而相告今秦民在於征役之間雖夫婦不相見欣欣然有矜誇之色詩人安得不美之乎據漢書地理志秦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則好戰者秦之風俗然也秦之風俗如此而襄公又有以使之則安得不矜其車馬之盛然當邊隅

未靜夷狄抗衡之時則可以矜其車馬豈可以為常哉襄公既使其民矜其車馬至於孝公又使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故孫子曰當誘之以厚賞毆之以刑罰使天下之民要利於此非鬭無由也襄公既以是使民孝公又以是使民自孝公以至始皇所以斥大境土蠶食諸侯以吞二周亦惟此云故尔善乎蘇東坡有言曰秦民好戰亦以戰亡夫始皇雖以隳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而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夫為國家者豈可使其風俗有好戰之心哉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先王不得已而用之先王

之用兵也蓋能使民懷之而忘其勞也曷嘗使斯民矜其車甲哉觀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故其民有愷悌和易之心而其風亦卒歸於忠厚至於大王王季繼之積德累功至於文武亦惟后稷之舊是務觀國風之詩其言多於耕耨播種之事則可見矣周文武所以能成周家之治者以其后稷有以遺之也始皇所以能混一海內者亦秦襄公有以遺之也觀后稷之稼穡可以知周家卜世卜年之過曆觀襄公之使民矜車甲則可以知秦之傳祚二世而不及其期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有漸矣

【黃曰】六月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在先啓行者謂之元戎收者軫也軫者車前後兩端之横木為此軫者所以收斂所載故號為收平地之車其軫深八尺兵車之軫其深四尺四寸比之為淺故曰俴收梁輈者輈也如屋之梁也故曰梁輈五楘者輈上之飾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以皮革五處束之而所束之處文采歷錄然也游環在服馬背上貫驂馬外轡驂馬欲出以此環牽之脅驅者服馬之外脅以皮繫於衡軎驂馬欲入則以此皮約之陰者以板横側車前及左右以遮蔽車而為之陰映靷則以皮四條為之鋈續者陰板之環以白金為之

茵以虎皮為之有文者為車中所坐之席暢轂長轂也大車之轂尺五寸兵車之轂三尺有二寸故為長也馬青黑色為騏左足白曰馵凡此以見車服之盛如此言念君子以下之四句則國之婦人閔念君子之辭四馬八轡兩驂馬有兩內轡皆繫於觼軜在軾以白金為觼以軜轡故謂之觼軜兩轡繫觼則六轡在手俴駟孔羣者以淺薄之金為馬甲之用欲其輕易於旋習也刃有三角故謂之厹矛錞以白金故謂之鋈錞蒙伐有苑伐中干也亦是盾之類蒙雜羽於上苑然有文也韔弓衣也以虎皮為之鏤膺馬胷前飾也以金為之交二弓

於韔中故曰交韔非特有韔又以竹閉䄂藏之緄以繩約之國人矜其車甲之善如此而婦人又閔其君子之下從征役焉以此觀之則秦之風俗習於攻戰而狃於干戈非一日也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音素）洄（音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直尸反）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李曰】此詩言襄公受封列於諸侯而乃不能用周禮秦本夷狄之俗今旣爲周之諸侯宜以周禮漸漬其民而移其風俗今旣不能用周禮此詩所以刺之也禮者爲國之本不能用周禮則何以固其國哉說此詩者多迂曲難說當從歐陽氏爾雅曰葭華蒹薕葭蘆菼薍也說文曰蒹者萑之未秀也葭者葦之未秀也又曰薍之初生一曰菼以此說觀之蒹也萑也菼也薍也其實一草葭也華也蘆也葦也其實一草也蒹者萑之未秀者葭者葦之未秀者至於秋堅成然後謂之萑葦蒼蒼盛也歐陽曰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強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以列於諸侯此言是也鄭氏以蒼蒼爲強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按詩蒹葭蒼蒼但言水草之盛如秦民之強也白露爲霜凝而爲霜此其喻禮爾而王氏乃曰仁露義霜也而禮節斯二者襄公爲國而不能用禮將無以成物故刺之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其說固已迂矣而又謂降而爲水升而爲露凝而爲霜其本一也其升也降也凝也有度數存焉謂之時此天道也畜而爲德散而爲仁斂而爲義其本一也其畜也斂也散也有度數存焉謂之禮此人道也其言破碎一至

於是楊龜山已辨之矣更不復云毛曰淒淒猶蒼蒼也采采毛氏曰猶淒淒也白露未晞言露未能而爲霜也未已則未至於晞矣故詩人刺襄公能用周禮則可以固國如蒹葭然露降而爲霜則可用未已未晞則不可用矣王氏以淒淒爲成材故於淒淒曰未晞於采采曰未已言成物之易而速有如此者此皆鑿說也逆流而上曰遡洄順流而下曰遡游水草交曰湄躋升也小渚曰沚小沚曰坻涘者涯也右者出其右言迂迴也孔氏曰出其左亦迂迴言右者取其與涘沚爲韻爾歐陽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

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列於諸侯而不知所爲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免爲夷狄也此說是也鄭氏乃以伊人爲知周禮之賢人乃在大水之一邊蓋言其遠也欲求而用之按詩人之意但言不能用周禮今又言不能用賢人本無此意是又畫蛇添足王氏之說尤爲苛細晴昧爲難通歐陽之說爲勝當從之也齊桓公問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見閔元年則知周

禮所繫豈淺淺哉故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未有舍禮而能固其國者亦未有用禮而國不固者秦本夷狄之俗自襄公以前未受封於周而列爲諸侯雖未用周禮猶可也人亦不以不用周禮責之也今也列爵封土爲周之諸侯所以保其社稷而撫其人民者豈可無禮乎襄公既不能用禮故詩人慮其無以固其國而刺之也襄公既使其民矜其車甲但有好戰之心使能用周禮以固其國猶可以漸進也既不能用周禮則何以爲國之本乎譬之耽於酒色之淫而恣無厭之欲乃能用藥石以助之雖非養生之道猶尚可也既

耽於酒色之淫又無藥石之助則強悍盛壯未有不亡者也秦能使民有好戰之心又不能用禮以固其國雖強盛之勢不已至始皇有天下亦無救於亡也周自后稷至於文武所歷者數百年而其務農之政猶一日也雖皆以是得天下而其成效則霄壤之不同故秦之有天下不過爲漢驅民而已於秦何有哉

黄曰 蘇子由古史論曰秦起於西垂與夷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風俗日

惡鄙詐暴慢甚於六國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亦有以取之矣歐陽公本義曰襄公以命爲諸侯受顯服而不能用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謂蒹葭水草蒼然而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強盛必用周禮以變其俗然後可列於諸侯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列於諸侯而不知其所當爲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而不能及退循其舊則又不免爲夷狄也夫禮者所以維持而安全之道雖無

不可較之形而有不可較之實使人君而知有禮焉則截然有不可犯者齊桓公嘗問於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然則不棄周禮所以存魯未能用周禮所以亡秦也歟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渥於角反）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黻音弗）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李曰 按秦本紀自西戎侵奪岐豐之地周遂東遷雖使秦取岐豐之地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其子文公於是伐戎取其地此詩序所言襄公能取周地是說與史記相戾從史記則此序之言為可廢從此序則史記之言為妄當闕之以俟知者故鄭氏因此序謂秦處周之舊土歐陽以此破之至於始為諸侯其言與史記合矣襄公秦君也君能却西戎之鋒敵王所愾使周室得以東遷洛邑以是封諸侯受顯服大夫恐其志驕意滿怠於修德故因美之而遂以戒勸也終南周之名山在扶風武功縣東終南山西距鳳翔北距萬年長安左氏謂之中南見昭四年條毛曰條槄孔氏引爾雅槄山榎孫炎注爾雅引此詩有條有梅曰梅柟也郭璞曰似杏實酢孫炎曰荊州曰梅揚州曰柟終南何有有條有梅蘇氏謂襄公既為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說之故曰終南則有草木以自衣被而成其深君子則有服章以自嚴飾而成其尊此說是也鄭氏謂喻人君有盛德乃宜有顯服猶山之木有大小也此之謂勸戒其意謂無盛德則不宜矣鄭以上二句為勸戒之故其言若此既以上二句為勸戒之則下二句為美之其文不相貫紀毛氏曰基也謂山基也堂

爾雅曰畢堂牆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爾雅又曰山有堂郭璞曰山之崖室也然則堂者謂山之道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此言山有紀堂以成其大也錦衣狐裘黻衣繡裳是襄公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狐裘諸侯之服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蓋以狐白皮為裘其上加錦衣使可裼也渥厚漬也言其色如厚漬之丹而又澤也言其衣服容貌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也故曰其君也哉蓋言不可以徒服其服也青黑相背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將將佩玉聲也蓋言衣服佩玉之美如此宜其有人君之道至於壽考

而民不忘也故曰壽考不忘周設司服之官自天子至於大夫之服皆有等差服天子之服則有天子之德服諸侯之服則有諸侯之德服大夫之服則有大夫之德苟徒服其服而無其德謂之觀美可也豈先王制作之本意乎今襄公始爲諸侯而服諸侯之服宜其有諸侯之德此大夫所以勸戒之也淇奧之詩曰會弁如星又曰猗重較兮此皆車服之美也然而衛武公之盛德至善民不能忘此所以服之無愧色襄公始爲諸侯而其大夫能以此戒之可謂引其君以當道也

黃曰 按秦本紀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

兵救周戰有功遂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曰戎無道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其地至岐觀此則是襄公未得岐西而此詩言能取周地何其不同也噫襄公之世已得周地而未必能盡至文公十六年遂終有之也襄公始爲諸侯受服於周其人尊而說之故曰終南之山宜有條梅之木紀堂之高以喻襄公之宜有錦衣狐裘黻衣繡裳也故曰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服必有君子之容而無愧於爲君也曰佩玉將將壽考不忘所以勉之以有君子之容必有君子之德而民之終不能忘也既有以稱之於前復有以勉之於後秦人愛襄公之意深矣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曰 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文公六年觀左氏君子之辭則詩人之刺穆公宜矣以人從死者穆公命此三人以從已之死也揚子或問信曰不食其言請人曰秦大夫鑿穆公之側說者以謂三良嘗許穆公以殉死故鑿其壙之側以從之而實其言夫信近於義

言可復也三良復言而不近於義安得爲信揚子之說非也惟其穆公以三人從死此其所以可哀也秦本紀曰穆公卒葬於雍從死者百七十人而此言三良者不知當時所死甚多惟此三人爲良故獨哀之交交黃鳥止于棘交交毛曰小貌桑扈曰交交桑扈鄭曰飛往來貌鄭氏爲勝當從之也言交交之黃鳥止於棘木之上而得其所今三良不得其死是黃鳥之不如也鄭氏曰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此固得之至以謂此棘若不安則移是生外意也王氏曰黃鳥聲音顏色之美可愛而又有仁心故以況三良夫黃鳥又安知有仁心楊龜

山已辨之矣又始曰止于棘中曰止于桑終曰止于楚則與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者異矣以哀三良所止不能進趨高義而終於死非其所也據詩之上章言三良不得其所不如黃鳥之止于棘爲得其所也止于桑楚皆是此意便於押韻耳非有先後優劣之辨也誰從穆公而死乎乃子車氏之子其名奄息以死也惟此奄息之爲人乃是百夫之中最爲雄特今乃爲從人之死秦人哀之故臨壙穴之上則惴惴然而戰慄蓋以百夫之特而埋於土中此其所以可懼也既懼矣於是仰蒼天而訴之曰何爲盡殺我善人也如其可以他人之身而

代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也夫人豈有百身之理哉愛之甚也百夫之防防猶當也言一人可以當百夫百夫之禦禦亦當也然奄息則曰百夫之特仲行則曰百夫之防鍼虎則曰百夫之禦亦是便於押韻尓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始也以木爲之其終必至於用人既至於用人則其終必至於善人其源流既竭則其末流無所不至也此則作俑者其所以爲無後而詩人所以刺穆公也蘇氏曰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從其言而不改其亦異於魏顆矣此言得之夫子之於父母東西南北惟命是從然父

有不義之命豈可從哉當其生也固當幾諫見志不從又當起敬起孝悅而後諫惟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而已及其死也雖有欲諫之志何所施哉故雖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爲孝而其不善者則改之惟恐其不及也不然何以夫子曰從父之命又焉得爲孝乎古之人不特魏顆爲然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爲我棺使我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死非正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蘇東坡有云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是必有大不忍者奪其情也其尊己之謂乎此又非秦

康公之所及也康公之孝似孝而非孝陳尊己之孝似非孝而實孝詩人刺穆公(蘇氏)以爲康公之罪其亦以意逆志者也

黃講同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弃其賢臣焉

鴥(于叔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音悌)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曰穆公所以成伯業者以其用賢臣康公繼其業弃賢臣而不用是忘父之業也(爾雅)曰晨風鸇(舍人)曰晨風一名鸇鸇鷙鳥也(郭氏)以爲鷂屬(陸氏)以鸇似鷂乃因風而飛(說文)曰旱天鵽一名晨風鴥(說文)曰鴥飛疾北林(孔氏)曰據此詩所作見有此林也蓋言此林之木鬱然而茂盛故鸇飛而集亦猶穆公之好賢故未見君子則欽欽而憂惟恐其賢之不能至也今康公何爲弃我乎欽欽(爾雅)曰憂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言康公忘之甚也櫟(爾雅)曰櫟其實梂(陸氏)曰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或以爲木蓼(陸璣)以爲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以爲柞櫟苞者叢生也六駮(毛氏)以爲如馬倨牙食虎豹是獸名也然上文言山有苞櫟隰有六駮下文言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是說草木不應於此獨以駮爲獸也當從陸璣之說駮爲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駮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崔豹古今注云山中有葉似橡皮多蘚駮亦是木名不可以爲獸也六者(王肅)以謂據所見而言也棣(毛氏)以爲唐棣(孔氏)以爲釋木有唐棣有棠棣(毛氏)以爲唐棣未詳聞也(徐氏)又謂棠棣徒見(王氏)謂其實可食遂以爲棠棣然經文但言苞棣不言唐棣不可指名其名也檖(陸璣)曰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謂之楊檖實如梨但小耳此言山之有草木所以爲山之光輝亦猶國之有賢爲國之光輝也未見君子憂心靡樂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以見其好賢之切也(王氏)以爲北林之有晨風如人君之能黜除小人山有苞櫟山有苞棣謂能庇其國家隰有六駮隰有樹檖謂能養其人民然此四者皆是木之材而王氏取喻其人之如何詩人本無此意不可以爲說也

黃曰秦穆公不聽蹇叔之言喪師於殽其後悔過自誓而求其所謂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而有容者以保我子孫黎民則其所以求賢臣以保後世者切矣今康公忘穆公之業而至於弃其舊臣始之一字作序者所以深責之也故此詩言穆公求賢而不已康公弃賢而不用其將何

以自庇乎然三良之殉非穆公之罪而康公之罪
也亦明矣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欺冀反）用兵而不
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蒲毛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
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
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
偕行
【李】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
秦康公以文公七年立十二年卒按春秋文公七
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又十二年

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於
春秋傳者如此此足以見其好攻戰也惟其好戰
不能與民同欲夫驅民以戰民亦有忘其死者今
康公徒然好攻戰不能與民同欲此民之所以怨
也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袍者毛氏曰袍襺按玉藻
云纊為襺縕為袍孔氏以為純用新緜名為襺雜
用舊絮名為袍是則襺袍其名雖異其制度則一
與子同澤澤者毛氏以為潤澤鄭氏以為澤褻衣
近污垢說文曰澤袴也是其褻衣近污垢也論語
注云褻衣袍澤也鄭說固勝於毛氏然終不如程
氏以為澤者如今汗衫之類戈長六尺六寸矛長

二丈戟長一丈六尺與子同仇仇方也作者起也
行者往也此蓋思古之詩言古之人君與民非是
以汝無衣之意與子同袍故也此乃與民同欲如
此惟其與民同欲至於興師則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方也與民同欲則民亦與君同欲也毛氏謂
仇為匹其說固不通非惟如此又謂同袍者興也
以興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然此非興
也鄭氏雖不以為興其說以謂君豈嘗曰汝無衣
我與汝共袍乎鄭氏之說雖勝於毛氏然謂君豈
嘗曰汝無衣則非也此詩與晉無衣同意晉無衣
曰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非是無

衣也但欲同子之禮耳此詩所謂無衣亦非是無
衣不過但欲與民同袍耳說者以謂王于興師秦
為諸侯之國安得稱王毛氏以謂天下有道則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鄭氏以謂王法與師王肅以謂
疾其好攻戰不由王命王荆公以謂阻王命以厲
民程氏謂以王道興師數說皆非也此是思古之
詩指古之王者而言也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
其上死其長矣蓋言君子之於民能與之共安平
則可與之共患難既不與之共安平則民豈肯與
之同患難哉昔勾踐之伐吳越國之民矜憐撫奄
不啻若其親子弟及其伐吳國人皆以父勉其子

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是能與之同樂也固能與之同憂也衛則不然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三百人及其將戰國人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卒之爲狄人所敗于熒澤衛幾於亡則不能與民同樂則豈能與民同憂哉今康公不能與民同欲欲民之從死必無是理況死者人之所重同袍同澤同裳者君之所輕以輕與民而責其所重苟不施之而欲得其報豈有是理哉

【黃曰】秦爲諸侯之國而曰王于興師者何也蓋此詩言秦君好攻戰而不與民同欲故詩人思古之王者能與民同安危故能與民同憂患若平居不能恤民而臨難責其死節其將孰從乎孟子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故周公東山之役至於三年之久而民忘其死句踐伐吳國人皆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吾君也歟可無死乎蓋其能與民同其好惡則民之視君猶吾身也視國猶吾家也秦人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其怨之也宜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乃旦反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去聲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李曰】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見莊二十八年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見文七年秦穆夫人是齊姜所生重耳是大戎所生秦穆夫人乃與文公異母之子也秦康公之母乃晉獻公之女重耳乃穆公之舅也文公遭麗姬之難如晉獻公之妻也譖太子申生申生縊于新城又譖重耳重耳奔狄重耳既出奔狄十二年而復行適衛適曹適鄭適楚適秦遂納之當時秦穆夫人已死矣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陽因念母之不見也按僖公十五年秦穆獲晉侯以歸秦穆夫人爲之請則是十五年以前夫人猶在其後不知何年而卒穆公納文公之時其母不見康公因思其母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以兄弟同氣而生也康公念母及此其即位後思而作詩因見舅而思其母也舅氏者舅之與

外甥氏姓必異故書傳通謂之舅氏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孔氏曰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度渭地理志云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我送舅氏至於渭陽之道可謂遠矣而又贈之以路車乘黄者即（叔于田所謂乘乘黄也乘黄四馬也悠悠我思言其心悠然而思也瓊瑰玉佩者瓊瑰（毛氏曰石次玉（孔氏以爲瓊者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瑰是美石之名也禮記曰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康公思其親見其似者如此況見母之兄弟乎秦康公之於舅氏既送之於渭陽之道又贈之以路車乘黄又贈之以瓊瑰玉佩則其愛舅之心厚矣其爲太子之時念母不見其思念如此至於文公七年方即位其送舅氏已十七年後猶能追感其事則爲康公者可謂孝矣然秦自伐殺之後日尋干戈以相征討昏姻之道既絶遂爲仇讎之邦使康公即位能推其愛舅之心釋舊憾而修新好則秦晉之民不勝其幸其爲孝豈不大哉致之春秋戰于令狐日尋干戈使兩國之民肝腦塗地則雖愛舅何以補哉（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康公所以至於如此者不能善推所爲故也 黄講同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李曰 康公忘先君穆公之舊臣不加禮以待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詩人既刺康公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今又刺其忘先君之舊臣有始而無終也則康公之不待賢可知也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毛氏以爲夏大也（鄭氏以爲屋具也渠渠謂勤勤也言康公始者於賢臣則設重饌以待之其意勤勤（王肅則以夏屋爲室屋之屋不以爲屋具（鄭氏所謂屋者以下文每食無餘是言飲食之事遂以上文爲言飲食之具其説爲曲不如王肅之説爲簡然王肅曰屋則立之於先君食則受之於今君故居大屋而食無餘分先君康公求之於詩本無此意渠渠（蘇氏以爲深廣（王氏以爲大具蘇氏皆從（王肅之説以爲室室之屋也四簋（毛氏以爲黍稷稻粱且方曰簠圓曰簋簋乃盛稻粱之器簠乃盛黍稷之器不應兼言盛黍稷稻粱也毛氏但見經文言四簋遂以爲黍稷稻粱然不知簋乃盛黍稷之器非盛稻粱之器也言四簋者以黍稷分爲四簋以見黍稷之多也承繼也權輿始也有夏屋之渠渠以待賢者之至及其後則每食

無餘則待賢之意少衰其後每食不飽則又非特無餘於此見其有始而無終也故繼之曰于嗟乎不承權輿嗟不能繼其始也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飲食之間固不足爲輕重人君之待賢士非飲食則無以見其誠意鹿鳴之詩宴羣臣嘉賓也旣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夫忠臣嘉賓豈徒以口腹責望於君哉蓋不可以虛拘也觀此則知秦之賢者以每食無餘每食不飽刺康公苟不以意逆志則是飲食之間宜非賢者

用心也昔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與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曰獨不念先君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蓋人君待賢之心有始無卒則必見於飲食之間惟賢者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魯之燔肉不至孔子不脫冕而行楚元王酒醴不設而穆生所以遠去之也以其人君之誠意不至不得不去也唐明皇時薛令之爲東宮官嘗曰朝日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澀匙難綰羹稀箸易寬遂去觀薛令之去亦穆生之去也

黃曰觀此一詩乃知康公待賢之禮不如其初而賢者之所以去也然區區飲食之微何足以爲輕重而曰無餘不飽者非不知亟餽鼎肉爲犬馬之畜也蓋以其禮意之衰耳故燔肉不至而孔子行醴酒不設而穆生逝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禮衰則敬衰賢者之去就亦當決於此歟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國風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兮他郎反宛丘之上兮洵荀音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鷺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李曰武王封媯滿於陳以備三恪幽公其六世孫淫荒於女色而昏亂於政事自古人君惟其志有所惑則政事有不暇恤者矣淫荒昏亂而又遊戲放蕩以見其無所節度也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至而無望兮子之湯兮毛氏則以子爲大夫按此詩專刺幽公毛氏以子爲大夫則以人君不可以稱子然觀山有樞之詩曰子有衣裳子有車馬言

子者蓋指晉昭公也晉昭稱子則知幽公亦稱子
也湯蕩也宛丘〔爾雅〕曰宛中宛丘〔郭璞〕曰宛丘謂
中央隆峻狀如一丘矣〔毛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
宛丘二說不同〔毛氏〕之意則以謂宛丘是爲中央
宛然而下〔郭璞〕之意則以〔爾雅〕又曰山上有丘故
謂其中央隆峻如一丘要之二說不同難爲辨明
詩人之意但言幽公遊蕩在宛丘之上信有荒淫
之情而無威儀以爲民望也蓋人君當正其威儀
使民觀而象之然後能成其德教以行其政令今
幽公但縱其荒淫則何以爲民之望哉坎擊鼓聲
也鷺羽鷺鳥之羽也可以爲翳〔爾雅〕曰鷺舂鉏〔郭

璞〕曰今之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故可以
爲翳翳舞者所持以指麾也缶〔爾雅〕曰盎謂之缶
〔孫炎〕曰瓦器〔郭璞〕曰盎盆也〔易〕曰不鼓缶而歌〔漢
相如傳〕曰使秦王擊缶則缶者乃瓦器可以爲樂
器也翿即翳也〔爾雅〕曰纛也纛翳也纛值者〔毛氏
以爲持〔顏師古〕云以立爲言以鷺鳥之羽以爲翳
立之爲舞值或訓持或訓立雖則不同其意則一
也夫以幽公擊鼓於宛丘之下擊缶於宛丘之道
其聲坎坎然無冬無夏常秉鷺羽以爲樂則無一
日而不淫荒也〔王氏〕則以值爲遭曰值者百姓厭
苦之言夫以值爲遭其詁訓明白勝於以爲持以

爲立然詩人言之無冬無夏但言常然也如〔王氏
說則又謂百姓遭此鷺羽一節不如以爲持立其
說不迂曲也 〔黄講同〕
東門之枌〔符云反〕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
弃其舊業亟〔欺冀反〕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况甫反〕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反〕其下穀
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
以鬷〔子公反〕邁視爾如荍〔祁饒反〕貽我握椒
〔李曰〕言幽公之淫荒其風俗之所行陳國之男女
皆失其業而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也古者重
男女之別而宮室之内尤致其謹男不入女不出

不共寢席不同椸枷宮室之内猶且如此其在道
路之閒男子由左女子由右如此則荒淫之風何
自而萌今也幽公先爲荒淫之行此陳國之男女
亦化而爲淫荒其無恥甚矣市井者八家爲井因
以交易故爲市井市井者因井以爲市也東門之
枌宛丘之栩枌〔爾雅〕曰榆白枌〔孫炎〕曰白者名枌
栩者杼蓋以東門宛丘是國之道路交會男女所
聚之處又有二木而人息於下是以子仲之子婆
娑於其下也古者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則子
仲必是王父之字故以爲命也子仲者陳大夫也
婆娑舞者之容婆娑然也穀善也差擇也蓋擇其

善日也南方之原（毛鄭）以原爲陳大夫按（左傳）莊
公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經曰南方之原而
以原爲氏不甚明白故歐陽之說爲勝（歐陽）以爲
南方原野則其說爲簡勁言擇其吉日相期於南
方之原野其婦人皆不紡績其麻以服女功之事
而亦婆娑然舞於市也績（說文）曰紡也七月詩曰
八月載績（注）曰蠶事畢而麻事起也（毛鄭）既以原
爲大夫氏而其下文曰不績其麻遂以爲原氏之
女故於上文子仲之子則以爲男也（歐氏）既以爲
原野不以爲大夫氏故於子仲之子則曰莫知其
男女也逝往也越於鬷惣也邁行也（毛氏）以鬷爲

數言以善日而往所會之處於是績麻者亦以麻
惣而行按詩言越以鬷邁只是言惣集而行（商頌）
曰鬷假無言亦是訓惣不必以爲麻惣也視爾如
荍貽我握椒言其相遇之男女相說謂我視汝如
荍之花言其顏色之美如此而爾又遺我握椒言
相與游蕩而無恥也（爾雅）曰荍蚍芣也（郭氏）曰今
蜀葵也似葵紫色（謝氏）曰小草多花少葉又翹起
其遺我以握椒者（孔氏）曰椒實芬香故以相遺也
（李曰）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古之人君有所好
於上則大夫從而視效之大夫既翕然而爲之則
國人未有不化之者襄公淫荒在位如孟姜孟庸

亦皆化之陳幽公荒淫而子仲之子亦皆爲之爲
世族大夫猶且如此則國人可知矣然當時所以
至於如此者蓋本於幽公幽公所以至於如此者
又有所本（漢地理志）云周武王封舜後嬀滿於陳
是爲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祭祀用史巫
故其俗好巫鬼（鄭氏）亦曰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
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從而爲之是民之好歌舞者
又皆本於大姬矣（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
言其歌舞無節若巫覡然故謂之巫風惟巫覡常
以歌舞爲事大姬既化而爲巫覡之事矣幽公又
化而爲遊蕩歌舞於宛丘之上幽公既好之故其

臣如子仲之子亦化之而婆娑於枌栩之下淫荒
之事其來有漸（顏師古）於值其鷺羽則曰舞以事
神於婆娑其下則曰歌舞以娛神按詩所言固是
譏其好歌舞原其所以則本大姬之所致是非歌
舞事由乃爲樂耳師古之說非也（蘇）曰國之風俗
各有所本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
之餘而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此說是也
（黃曰）嘗觀豳之風俗其男耕其婦饁其女桑至於
八月載績則蠶事畢而麻事起矣至於歲功既成
則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焉今陳之風
俗至於男女不紡績其麻市也婆娑弃其舊業而

歌舞於市井此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幽公淫荒昏亂游蕩無度則其在位世族亦如之此勢之所必然者雖然亦非獨幽公之罪也陳自大姬好巫覡禱祈鬼神而樂爲歌舞其國俗之化非一日矣噫晉有堯之遺風而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而游蕩無度國之風俗亦各有所本哉

衡門誘(音酉)僖公也愿(音顒)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泌(悲立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去聲)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李曰周宣王時僖公幽公之子也愿慤而無自立之志故國人作此詩以誘掖之也誘進也掖扶持之力也此詩當且從歐陽說首章則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爲治亦可以有爲二章三章則言何必大國然後可以有爲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爲陋則亦可以棲遲泌水之洋洋然若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皆言陳國雖小亦可以有爲也特患無其志耳食魚者凡魚皆可食也若必魴鯉而後食則終身有不得食者矣娶妻者諸姓皆可娶也若必齊宋而後娶則終身有不得娶者矣言必待大國而後有爲苟無大國則終身不得有爲者矣

衡門者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言其淺陋也棲遲爾雅曰息也泌水毛氏曰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而忘飢也鄭氏以爲療飢鄭氏喜於改字不可從也魴邊魚也陸農師舉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齊姜姓也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賜姓曰姜宋者子姓也殷之苗裔契之後也舜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春秋左氏傳所謂齊姜莊姜皆是齊之女也所謂聲子仲子皆是宋之子也此詩與甫田詩辭雖反而意則同齊襄公自以爲必得諸侯然徒有其志而不修其德故抑之而曰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僖公自以爲小國不足以有爲愿而無自立之志故進之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蓋爲國者不可以無志也有其志而無其效者有之矣未有無其志而有其效者也僖公愿而無立志其不能有爲者必矣齊襄公雖有志而無其實故有志於求諸侯而無得諸侯之道亦將不能有爲其與無志也亦何以異然甫田之詩正猶孟子所謂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今之諸侯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者也此詩正猶孟子謂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非不能也不爲也今曰

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然學者之於詩要當通之於言意之表不可泥於文辭之末如必以此詩言事親之說而求之以事親之事以此言修身之說而求之以修身之事是守株待兔也甫田之詩雖以刺襄公之志大心勞然亦可以為學者修身之道也衡門之詩雖以誘掖僖公之立志然亦可以為學者處世之道也夫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不尊其所聞則安得而高明不行其所知則安得而光大學者能三復甫田之詩所謂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則德修罔覺矣榱題數尺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學者能三復衡門之詩所謂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則可以視富貴如浮雲耳此二詩學者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黃曰 此詩言陳國雖小苟有志於為治亦可以有為特患其無志耳橫門之木亦可以休息泌泉之水亦可以忘飢孰是陳國而不可有為乎以其國之小而遂甘心於自弃則是食魚而必魴鯉無魴鯉則終身不可食邪娶妻必宋齊無宋齊則終身不可娶邪湯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未聞以千

里而畏人者也此孟子誘引齊宣之意亦詩人誘引僖公之意歟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烏豆反麻彼美淑姬可與晤五故反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李曰 此詩言陳君淫亂使其得賢女以配之未必至於此詩人所以疾其君而思之也東門之池可以漚麻說文曰久漬也周官考工記㡛氏以涚水漚其絲注云漚漸也則漚有漸漬之意東門之池謂此池水可以漬麻以為衣服以譬國有賢妃夙夜警戒使君子入於善而不自知以成其德亦如池水之漚麻也蘇黃門曰婦人之於君子日夜相與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此言是也惟賢女可以輔佐君子故國人思得彼美善之淑女可以為君對而歌也淑賢女也孔氏曰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為婦人之美稱晤者對也歌者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歌者長聲可以感發人之善意晤歌亦有漚麻之意晤言亦是此意紵者說文曰麻屬也細者為

絟麤者爲紵〔陸氏〕曰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左傳鄭子産獻新紵於吳季札即此是也菅者茅之屬已漚爲菅未漚爲茅〔陸氏〕曰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其說是也詩人之意皆以麻取譬爲漸漬之久以言婦人之於君子亦可以漸漬以成其德自古人君修身慎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其獨有正臣義士獻可替否以格其非心亦由賢妃正女夙

夜警戒以相成其德周宣王夜臥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淫心見矣致使君王失禮夜臥而晏起宣王曰寡人之罪夫人何辜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遂成中興之治齊桓公好淫樂衛姬爲之不聽鄭衛之聲楚莊王之初即位好田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鳥獸之肉三年王遂勤政事不倦此三君者皆由内有良佐以成其德也使周宣王齊桓公楚莊公而無賢妃以爲之配則未必不如陳幽公使幽公有姜后樊妃衛妃以道輔佐其君子未有不能幡然改志而遷仁義也故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也中才庸主惟其爲女寵所惑第稠既交則親與愛攻顏辭婉媚則愛爲私奪日夜相與則漸漬其惡而不自知惟得其賢妃貞女淑範懿行爲之内助則人君相勸而爲善亦漸漬而不自知也詩人以漚麻譬之可謂能近取譬矣不獨人君爲然匹夫之微得賢女以爲助則薄夫敦頑夫廉矣吳許升少爲博徒而不操行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是以德感名立而不自知許升其始也自爲

不義及其終乃能悔過遷善而得與士君子之列其不可諠也如此然漚麻以喻取其漸漬不待見於夫婦之間人之習爲善惡亦皆如此始習爲惡其久也則爲惡人始習爲善其久也則爲善人優而遊之饜而飫之然後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日漸月漬德盛仁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習於惡者亦然故古人謂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不自知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荀子〕曰蘭槐之根是爲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古人又曰學之漸人也甚於丹青其初則炳久則渝此皆是服

習積慣久而自至不可以驟然而得也
黄曰古之人君修身慎行而無荒淫之過者非特有忠臣良士以格其非心而亦內有賢妃正女夙夜警戒故關雎之樂得淑女雞鳴之思得賢妃皆本於衽席之助而為歌詠也宣王晏朝而姜后脫簪以待罪齊桓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皆能易怠而勤易昏而明賢女之助豈小補哉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子桑反)昏以為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普貝反)昏以為期明星晢晢(之世反)

李曰昏姻失時者言失其嫁娶之時也男女多違者言男子親迎而女不從所謂多違也昏姻失時即詩謂東門之楊也男女多違即詩謂昏以為期明星煌煌也東門之楊爾雅曰楊蒲柳也郭氏曰可以為箭左氏所謂董澤之蒲是也牂牂盛也肺肺毛氏曰猶盛也煌煌晢晢皆言其星明也毛氏以秋冬為昏姻之時鄭氏以仲春為昏姻之時毛氏之意則以荀子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曰羣生閉藏乎陰而為化育之始故聖人以為合男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

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毛氏之說據於此鄭氏之意則以周官曰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觀此兩說毛氏為勝按匏有苦葉之詩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而歸妻是秋冬之間可以為嫁娶之時也鄭氏於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可以為請期二月可以昏矣據詩言歸妻則實已逆女安得以歸妻為請期乎然據周禮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下文又言於是時也昏者不禁則是於霜降之後冰泮之前使民皆得行嫁娶之禮及至仲春之月猶有男女之無夫家者則以媒氏會之是以有昏者不禁之事先王立法不應專用仲春之月其法必不如是之密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蓋楊以盛陽氣而生今其葉牂牂肺肺然茂盛是春夏之交也則失昏姻之時可知矣程氏曰楊最得陽氣之先者言人反不及時陸氏曰楊之發拆首於衆木昏姻失時則木之不如也此說亦與程氏同是亦一說也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旦匏有苦葉所謂雝雝鳴鴈旭日始旦是也親迎則用昏此詩所謂昏以為期是也禮記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不用樂亦是以昏親迎之意孔氏曰男女親迎用昏時以為期今女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而夜已極深而不至禮當以時配合女當隨夫而

行至使昏姻失時男女多違如是此說是也蓋男子以昏時爲期乃至於明星煌煌晢晢則婦人不至可知矣此詩所以刺之也自周之衰昏姻之禮廢而不修春秋書紀裂繻來逆女則是外之親迎也逆婦姜于齊是內親迎也著之詩刺不親迎惟其親迎之禮廢故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楊之詩雖行親迎而女不至女之所以不至者蓋當時淫風大行遂相奔誘女留他色不肯行也昏禮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子承命而行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遜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於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周旋進退威儀容止可觀如此今乃弃之而不肯爲至於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父母國人皆賤之乃甘心爲之世所以至此者非民之罪上人之罪也

[黃曰]此詩如丰之詩言陽唱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亦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楊葉始生爲揚之得時牂牂然過盛則過時矣興親迎者以昏爲期今也明星煌煌則過也肺肺則葉益盛矣晢晢則星益明矣夫昏姻之禮爲其正而已正而不從則是不從父母之命而甘於父母國人之賤者也風俗至此豈由民之罪哉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李曰]陳佗者文公子桓公之弟也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於是陳亂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桓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此正所謂不義也其所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者以其無良師傅訓導之也故詩人推本而言之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說文曰析也爾雅曰斯離也孫炎曰斯析之離然則斯者有離析之狀墓門有棘言墓道之門不修治之則有棘生焉棘生則宜以斧開析而去之言佗之爲不義宜得良師傅以誘導之則可以格其非心夫也不良夫謂師傅也惟佗必得賢輔然後則可以磨厲訓迪而去其非心今佗之師傅不良則其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也故雖國內之人皆知之而已猶不知之國人知之而不能去者則以佗習成其惡而不自知也故曰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程氏曰]衆皆知之已獨不之知自昔誰如是乎此追咎自佗幼小不得師傅遂成其惡誰昔然矣後

來誰如是乎此言是也賈誼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使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之非其人故也此言正詩所謂誰昔然矣鴞惡聲之鳥一名鵩鳥陸氏疏曰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即此是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萃聚也言梅雖美木而生於墓門荒蕪之地則有惡鳥集焉言佗之性本善而師傅之不良則惡歸之矣上言墓門有棘斧以斯之不能去其不善而復於善此章言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蓋言佗之

性非不善也所以輔導者非其人耳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言佗師傅不良故我作歌以訊告之告之而汝不我顧至於顛倒乃知思我之言也方其未遭患難之時聞此言則未必以爲然及其既遭患難則必悔之何所補哉顛倒急難之際也佗雖殺太子免而代之未幾而爲蔡人所殺是所謂顛倒也毛氏曰至於顛倒而惡加於民以惡加萬民爲顛倒非矣

論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不善人得志於世君以爲賢而信任之天下皆知其必至於禍敗而已則不知也天下皆知而已獨不知則必至於顛倒而後悔也申屠剛謂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正諫希得爲用也使人君能於未至而聽納忠鯁之言則天下安有顛倒之患哉惟其事未至則忽而不信或指之以爲狂妄及其已至雖能悟其忠而悔其不從則是噬臍爾唐明皇天寶間李林甫以佞諛見用而張九齡以忠言見黜當此時必以林甫爲賢而以九齡爲不才也及其禍發幽陵身竄巴蜀乃知九齡之先見而悟林甫之嫉賢妒能也豈非所謂顛倒思予者乎至於德宗用一盧杞以致涇卒之變亦可悟矣猶謂盧杞非姦邪夫明皇德宗委任非人以

取播遷之辱其禍一也明皇猶能於顛倒之時而思予固無益於禍敗也然比德宗於顛倒之後而尚不悟則明皇爲猶賢也若德宗者眞所謂下愚不移者也

事曰按春秋桓公五年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此正所謂不義也此詩必是陳國耆舊之臣見陳佗師傅之不良而知其有後日之不義嘗歌詠以風告之矣而其君之不我聽也故及其有今日之亂而追咎於無良師傅蓋師傅者所以朝夕而訓導之也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豈一朝一夕之故乎賈誼曰習與正人居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秦趙高傅胡亥豈胡亥之性本惡哉蓋其所以導之者非其人故也陳佗弒逆之惡使其有賢師傅以教之長其善而去其惡豈至是乎故此詩以為歌以訐之顛倒思予言其昔日嘗告之先君而先君不我信今亂已成矣雖思我之言將何及邪唐太宗高麗之敗而後思魏徵唐德宗播遷之後而思陸贄凡人之智能見已然而不能見未然待其已然而後悔之亦奚及矣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徒彫反誰侜予美心焉忉忉陟留反

都令反中唐有甓蒲歷反邛有旨鷊五歷反誰侜予美心焉惕惕吐歷反

李曰此詩言宣公信讒讒人將巧發奇中以賊害善良此君子所以憂懼也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蘇氏曰防邛皆丘陵也毛氏以防為邑名王氏則以為止水之防蘇氏說苕者草名也孔氏引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曰苕草彼陵苕之草好生下濕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氏曰苕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王氏則以苕謂為埽除不祥苕即陵霄花緣樹而生其花可愛故曰旨苕中唐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瓴甋謂之甓李巡曰瓴甋一名甓郭氏曰甗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鷊亦草名也爾雅曰鷊綬也郭氏曰小草雜色似綬也陸氏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陸機則又以鷊為鳥名綬鳥一名鷊亦或謂之上綬下有囊如小綬五色食之甚美此數說異端當從歐陽氏其說謂讒人之譖君子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積漸搆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此說為勝孔氏則引毛鄭之說而發明之曰防多樹

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此說固通至於邛有旨鷊則不可以如此說惟其中唐有甓其說不行則知毛鄭之說為不可從王氏則以四章分而為四每句各有一說逐句各生文義則其辭牽強固已勞矣蘇氏則又為防有鵲巢衆鳥皆得居之邛有旨苕衆人皆得采之朝有讒人而不明則君子不保其祿位其取喻為不切程氏則以防有鵲巢中唐有甓以興不善以旨苕旨鷊興善則是以二句分為善惡也皆不如歐陽氏說侜說文曰有壅蔽也予美者言我所美者君也此詩言美與葛生之詩所

謂予美亡此同葛生所美指夫也蓋婦人所美者夫故也此詩所美者謂君也蓋我之所美者君故也惟其讒言積累而成是以壅蔽我君以斥去君子也為此者誰乎而我心惕惕忉忉也言誰者指讒人蓋不欲斥言其人也忉忉惕惕皆憂也

黄曰宣公好信讒而君子憂懼及已以謂讒言惑人非一朝一夕之故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積漸結成之又如苕華延蔓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衆言交織以成惑也曰旨云者言甘言美語奇禍巧中此宣公之所以信而君子之所以懼也

然所以致讒言之多者由宣公之不明故爾使宣公君臣之間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則讒言何自而入乎受之則至不受則何所容致之則入不致則安從入上官桀之黨有譖霍光者昭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則知讒言之所以惑人者皆其不明之過也故詩言憂讒賊而序言宣公多信讒蓋謂此歟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

月出皎兮佼古卯反人僚兮舒窈烏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懰音柳兮舒懮於久反受兮勞心慅七老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慘七感反兮

李曰月出皎兮說文曰皎月之白也方言曰自關之東河濟之間民好者謂之佼孟子曰子都之佼是也僚亦好貌舒遲也窈糾者舒之姿也此言月之初出其皎然而白以喻婦人形體僚然而好也非特形體之僚其容止則舒遲而窈糾其可美如此不能見之是以使我心思之故悄悄然而憂也此蓋言其好色也王氏曰女陰物也而晦時月出之皎也則非時之晦矣而又佼僚者不得相悅其說為甚鑿說者又言月臣道也陳之大夫有臣之

道不皎於國政而皎於國之婦人此說尤鑿於王氏不如毛鄭之說為簡勁懰與燎皆好貌也懮受夭紹皆舒之姿也慅慘皆憂也夫當時在位之臣聞其婦人顏貌之美好又聞其容止之舒遲思而見之不得其心則憂好色如此安能好德哉德之與色不兩立也未有好色而能好德者亦未有好德而能好色者陳大夫於佼好之婦人其思之也如此則其惑於色者甚矣必不能好德也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陳大夫能移其好色之心而好德其未得也則惟恐其不及其已得也則惟恐其不留如此則豈不為賢大夫哉李習之

曰有人言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士國士也天下之人不一往而見之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此誠名言也大抵人之常情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好色之人常勝於好德好利之心常勝於好義惟在反求諸己而已矣〔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株（陟朱反）林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去聲）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駒（音車）朝食于株

〔李曰〕夏姬鄭穆公之女靈公之妹也嫁於陳大夫公子夏御叔也生徵舒字子南本姬姓故以姬為氏為夏氏之婦故曰夏姬此言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驅馳其車馬而往自朝至夕未嘗有休息之期焉胡為乎株林株林毛氏曰夏氏邑曰株林王氏以為株林邑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據詩中曰株林又曰株野又曰株王氏之言是也此詩上章鄭氏以為陳人責靈公言君何為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為淫泆之行下章則以為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其車乘以至株林此說不如王肅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亦以王肅之說為長蓋此說當從之陳人病其君而相告語曰君胡為而往株林乎將以從夏南也非是適株林也將以從夏南尔蓋靈公之適株林也託他事以往故有匪適之言孔氏曰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姬也夏南即徵舒也實從夏

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
主故以夏南言之按左氏傳楚莊王縣陳討於少
犀氏犀氏而謂之夏姬者孫繫於祖也夏姬謂之
夏南者母繫於子故也駕我乘馬乘我乘駒此言
君乘此一乘之馬朝則說於株林乘此一乘之車
朝則食於株以見其朝夕不休息也毛氏則以謂
大夫乘駒然大夫乘駒於經無明文唐孔氏雖引
皇皇者華言大夫出使經曰我馬維駒爲證其義
亦不甚明白以乘馬爲君以乘駒爲臣雖曰靈公
之荒淫然不必以乘馬乘駒而分也齊襄公淫於
齊姜而載驅薄薄陳靈公淫於夏姬而駕我乘馬

其無恥可謂甚矣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衷袙服
戲於朝則非特適於株林而爲淫亂也故其後卒
死於夏姬之禍蓋父而不父必有子禍君而不君
必有臣禍天理之必至齊襄公淫於齊姜雖未必
死於文姜而其後不免有無知之禍天網恢恢疎
而不漏可不戒哉夏姬其夫曰御叔御叔早死故
夏姬淫恣

黃講同

澤陂 彼皮反 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
憂思 息嗣反 感傷焉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
涕 他弟反 泗 音四 滂 普光反 沱 徒何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古顏反 有
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烏玄反 彼澤之
陂有蒲菡 戶感反 萏 大感反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
輾 張輦反 轉伏枕

李曰 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正所謂靈公與孔寧儀
行父等共通夏姬魯宣公十年惟其君臣爲淫佚
之行則國內之人從而化之男女第相悅愛久而
不見而致其憂思感傷焉彼澤之陂陂者許愼說
文曰陂阪也澤畔障水之岸也蒲者似莞而褊有
脊滑柔而溫荷者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
花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中薏凡此數名
其實一也未發則爲菡萏既發則爲芙蕖蕑者蘭

草也鄭氏以爲蓮字彼徒見上文言荷下文言菡
萏皆是蓮之類故以蕑爲蓮鄭氏好改字多類此
蒲之滑柔蕑之芬芳荷與菡萏數者之美是取喻
男女之相悅也鄭氏以蒲喻男以荷喻女陂中之
物喻淫風由同姓王氏則以澤爲君以陂爲臣此
皆鑿說也此詩男女相悅自靈公化之然詩中本
無說靈公之事王鄭於此詩徒求其君臣淫亂之
事遂爲之說是求之太過也以澤陂爲君臣以蒲
荷喻男女其文又安得相貫惟其男女相悅故有
美一人則其情感傷如之何而得見之或寤或寐
但涕泗滂沱而已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毛氏以爲

傷無禮也使君子果傷其無禮則下文不應曰涕泗滂沱也碩大且卷卷美也（盧令）曰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則一儼者儼然容貌也悁悁憂貌也輾轉伏枕言寐之不熟思之如此（王氏）曰東門之枌宛丘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此說是也至於言苟以至誠爲之則未必無應苟無其應則是誠之未至尔此不知道者之言也人之爲善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人之至誠則能爲善爲惡則安得謂之誠不誠人固有詐善者也不聞有詐惡者也（楊龜山）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化非聖人不足以與此未有至誠而爲惡者爲惡者則失性矣

尚何至誠之有此實至當之論（黃講同）

檜羔裘詁訓傳第十三　國風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古報反）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李曰）檜乃少昊之後爲鄭所并國小而迫近於大國君不能用人君〻〻以理國家而徒修絜其衣服逍遙而自樂遊燕而無度政事不勉大夫去其君故作是詩也羔裘逍遙（鄭氏）以爲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鄭氏）之意謂羔裘朝服也今乃宴而用之狐裘祭服今乃朝而用之其好絜衣服如此不如（蘇氏）之說謂羔裘諸侯之朝服也狐裘朝天子之服也羔裘朝服宜其朝也今乃以宴而用之狐裘朝天子之服宜其朝天子也今乃一國之朝亦用之以見其好絜衣服如此（孔氏）又以爲（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既有狐白裘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則禮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言狐裘可知非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惟在天子之朝尔在國視朝之服則素衣

麑裘無狐白裘矣若檜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禮僭上若以狐裘爲僭上則非也狐裘乃諸侯朝天子之服使果爲僭上則非是好潔也以朝天子之服而朝於一國不過言其好修潔如此孔氏之說非也羔裘翺翔至中心是悼翺翔猶逍遙也在堂謂正寢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政今乃衣狐裘以聽政於正寢故曰在堂如膏者言所服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光照耀之時觀其裘色如脂膏也言其鮮潔如此此詩上二句則言其好潔衣服下二句則言豈不爾思但言大夫之去國也大夫非不愛其君而至於勞心忉忉則去

國豈得已哉中心是悼亦憂思也鄭氏謂以道去
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亦不如蘇氏之說謂
以朝服而遊燕以朝天子之服而朝夫君之爲是
也則過矣然而非大惡也而大夫以是去之何哉
孔子之去魯爲女樂故也而曰燔肉不至蓋諱其
大惡而以微罪行檜大夫之羔裘則孔子之燔肉
也此所謂以道去其君者此言是也
論曰古之君臣相待之以禮相接之以恩君之於
臣惟盡其待之之道及其有罪則愛臣之心亦不
替焉臣之於君惟盡其事之之道及其得罪則愛
君之心亦不替焉古者大臣有罪而陷於不廉者
不謂之不廉而謂之簠簋不飾有陷於汚穢者不
謂之汚穢而謂之帷薄不修有罷軟不勝任者不
謂之罷軟而謂之下官不職此賈誼傳遷就而爲
之諱不忍暴白其過至於大臣愛君則亦以微罪
而行不替其愛君之心夫以人君尚不忍暴白其
臣之過則爲之臣者又安肯暴白其君之過乎大
抵古者風俗淳厚君臣之分雖分而其親愛之心
常若無間及至後世君疑其臣臣疑其君較之於
古殆不可同日而語今檜國大夫以微罪行既似
孔子之去魯及其去國豈不爾思又似孟子之出
晝其人可謂賢矣惜乎名氏之不見於世也

黄曰觀羔裘一詩見臣子愛君之心未嘗一日忘
雖去國矣而不敢無憂國之念君雖不用道矣而
不敢言其君之過託其意於羔裘而寓其情於憂
傷邶之君子不能奮飛孟子之三宿出晝皆此意
也鄭氏謂好潔其衣服亦非大惡而大夫以是去
之何哉孔子之去魯爲女樂也而曰燔肉不至蓋
欲以微罪行檜君之好潔衣服必有大不可正救
者不止於此大夫不忍言其君之過而特曰逍遙
遊燕此其微意也作序者謂大夫以道去其君可
謂深於詩矣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力端反）兮勞心慱慱（徒丹反）兮庶見
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
心蘊（紆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李曰喪禮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
當是之時天下俗薄此禮廢而不行詩人所以刺
之也素冠毛氏曰練冠也故孔氏曰此冠練布使
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
練則此素冠是十有三月而練服也至於素衣毛
氏則曰素冠故素衣也其意以謂冠既練則衣亦
練也自練之後當服此衣冠至於祥也鄭氏謂素
冠則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孔氏曰鄭氏以

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至於素衣則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故孔氏曰裳而言衣衣是大名鄭氏之意以素冠素衣爲既祥之服此二說不同至於素韠則毛氏無傳而鄭氏曰祥祭朝服素韠者韠從裳色孔氏曰素服終始皆無韠矣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氏意亦以謂思大祥之人也然毛氏素韠無傳而孔氏遂謂思見祥祭之服恐不然也毛氏傳於上章謂練

冠而下章素韠無傳則是韠者皆蒙上章素冠素衣之意毛氏既以素冠爲練冠則是素韠亦以爲練韠故無傳毛氏之意恐如此韠即芾也喪服謂之芾朝服謂之韠然此詩刺不能三年故詩人思夫行三年之喪而服既祥之服者而見之毛氏謂思見練服練服是十二月之服未足以見其不能三年也不如鄭氏之說爲有據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則知鄭氏以素冠爲祥服皆本於禮非出於已意其說長於毛氏故王肅孫毓王蘇皆從鄭說棘人者毛氏以

爲急鄭氏以爲急於哀戚之人蘇氏說尤爲詳明蘇氏謂君子之居喪皇皇若無所容者此所謂棘人也欒欒棘貌也慱慱說文作慱字因舉此詩曰棘人欒欒慱慱憂也詩人既刺不能三年故君子思是服既祥之素冠棘人形貌之欒欒者今無此人此心所以慱慱而憂也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此其言庶幾欲見服既祥之素衣者今無此人故我心之傷悲也如有其人則我且與之同歸也我心蘊結兮蘊結者言其心之不解也聊與子如一兮毛氏曰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此說非也鄭氏則以謂且欲與

之居處觀其行也其意以謂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謂之共處則與上章同歸爲一意當從鄭氏說記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大者也未有知其所由來也三年之喪皆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聖人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三日則不食既殯則食粥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朞而小祥則食菜果又朞而大祥則食醯醬中月而禫則飲醴酒練祥與禫之衣食皆有隆殺如此豈聖人爲此以強人哉蓋未知其所由來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行文公斷然行之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當其始也父兄百官謂吾先君不

能行則是此禮之廢久矣一旦行之前日之所不悅者今乃大悅豈非三年之喪出於人情之所同然者乎惟其出於人情之所同然故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君子刺之思見其人而欲與之同歸不見其人則勞心而慱慱也然自檜國不能行三年之喪迨至春秋此禮廢壞有居喪而行昏姻之禮者亦有居喪而行侵伐會盟之事者素冠素衣不可復見矣及至漢文乃下遺詔戒民重服以傷生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喪禮至此大壞而不可復振矣

黃曰 天下俗薄父子恩絕而三年之喪廢而不行

詩人傷今而思古故思夫行三年之喪服既祥之服者願見之也夫人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爲人子而可無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先王制禮皆以其合於人情天理而後行之則三年之喪自天子而達於庶人其貴賤不同而此理不容或異者以子之於父母均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不暇與之深辨而特曰食夫稻衣夫錦於汝安乎蓋使之揆於人情而自知其可不可也滕文公居定公之喪問於孟子欲行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則知此禮之廢久矣然文公斷然行之及至葬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夫始以爲不可行而終也爲之大悅則三年之喪其果合於人情否耶後世學禮者當以人情觀之

隰有萇（丈羊反）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萇楚猗（於可反）儺（乃可反）其枝夭之沃沃（烏毒反）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李曰 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泆縱恣而無人君之

度故思無情慾者也蓋無情慾則不至於淫恣也必矣隰有萇楚爾雅云萇楚一名銚弋陸氏曰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花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郭氏曰葉如桃華白子如小麥亦如桃猗儺者柔順也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其始生則正直及其長大則猗儺然枝條柔順不妄尋蔓草木喻人於少小之時能不失其正及其長大必不至於淫欲者也夭者少也如桃之夭夭之夭同沃沃毛氏以爲壯佼王氏以爲鮮明蘇氏以爲柔和雖則不同大抵

言其少小時之性也知者【鄭氏】以爲匹樂其無妃
匹之意【王氏】雖不以爲匹而謂含陰陽之性豈可
以無知此又以知爲知識之知其說亦不盡【禮記】
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情也物至
知知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
反躬天理滅矣【注】曰知猶欲也則此知字與此同
言樂其子之無情欲也言人之於少小之時能不
失其正性則其能純素朴直外物不能遷之樂子
之無家無室者無室家之情則是無情欲也孔子
曰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孟子】曰知好色則
慕少艾人之生也孰無天地之正性哉少小之時

不能養其正性則其心外馳放而不知求至於血
氣未定也則不知所戒不知所戒而使夫慕少艾
之心縱而無制則驕奢淫泆無所不至矣惟先於
血氣未定之時而爲之戒所聞必正言所見必正
行不使謟諛之言淫於耳放僻之行淫於目淳厚
朴素不爲物遷此無知之可樂也【孟子】曰大人不
失赤子之心惟無欲則不失赤子之心矣
【黄曰】此詩言人之喜怒未萌則私欲未動及其私
欲一熾則天理滅矣故思以反其初而樂其未知
好色之時也男女之有室家人倫之大者也此曰
樂子之無室無家者蓋疾其淫慾而思無情慾者

也故過言也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起竭反）顧瞻周道中心怛兮（都達反）匪
風飄兮匪車嘌兮（匹遥反）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普庚反）
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反）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李曰】此詩言檜國既小而政教又荒亂而不修君
子之人憂其將及於禍難而思周道也蓋當周明
盛之時則政教修而民各安其所豈有禍患之憂
哉匪風發兮至中心怛兮【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
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其意蓋謂今之風
非有道之風故飄飄而暴疾今之車非有道之車

故偈偈然而疾驅非有道之風者以其政教失而
感動天地非時風也非有道之車者以時之無道
車之遲速無有節度也【漢王吉】亦嘗引此詩而曰
匪風發兮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匪車偈兮是非
古之車也偈偈者其說亦與【毛氏】同據此但言匪
風匪車而【毛氏】以爲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是
强增有道二字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上之所以
動而化之非其道故曰匪風發兮匪風飄兮下之
所以載而行之非其道故曰匪車偈兮匪車嘌兮
其謂風以喻上之動而化車以喻下之載而行固
與【毛氏】異然謂非其道則亦毛氏之曲說【程氏】曰

匪風不和之風也匪車不法度之車也風者天之
動以興上之政車者人所爲以興民俗其意以爲
上政之亂如風之不和民俗之僻如車之無法其
說與王氏無以異是强以上下而分別之則其取
譬爲勞而不甚簡勁至以匪風爲不和之風匪車
爲非法度之車亦是强增不和無法等字也歐陽
曰我顧瞻鄕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
非是爲風之飄發非是爲車之嘌偈而不安我中
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據此說是又以周道之
道爲道路之道字據此詩以國小而思周道則周
道不應爲道路之道也惟蘇氏曰非風也而乃至

發發非車也而乃至偈偈是以顧瞻周道怛然傷
之也此說爲勝蓋言風則發發今非風也而發發
車則偈偈今非車也而偈偈甚言其政之亂也其
解匪風匪車二字方爲簡勁至於取喩又得詩人
之意飄飄者爾雅曰迴風爲飄嘌說文曰疾也車
治聲因舉此詩匪車嘌兮顧者回首也言周道既
衰故回顧盼視之怛然也中心弔兮弔亦傷也漑
亦滌也毛氏曰鬵釜屬說文曰大釜也孔氏則引
釋器云䰝謂之鬵鬵鉹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
涼州謂䰝爲鉹郭氏引此詩曰漑之釜鬵然則鬵
是甑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

食器故連言耳毛鄭之說以謂周道既衰思得人
以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則滌其
釜鬵以與之誰能西歸而輔周以治民者乎有能
輔周以治民者我則以周舊政令之好音而懷之
耳據詩但言西歸者非在得人以輔周之事此詩
乃指檜之國小政亂而思周道也亨魚煩則碎治
民煩則亂誰能亨魚者乎亨魚者惟滌其釜鬵而
已無所事於煩碎也治民者當以治民爲心不在
於煩文也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言誰將思西周者
乎有能思周則將以好音而懷我耳檜在滎陽周
都在豐鎬周在西故言西也西歸言其復周道也

好音猶所謂聲教也言周之爲政無非是聲教爾
能復周道則亦將懷之以聲教也

論曰　觀漢承秦暴虐之後重以項氏之殘賊斯民
高祖舉之於塗炭之中而措之於衽席之上文景
因之專務以德化民風俗淳厚禁網疏闊致治有
成康之美而其深仁厚澤可謂入人也深矣故雖
元成之孱弱王氏因之肆其暴虐殘糾而斯民思
漢猶飢之於食渴之於飲光武因之而中興焉況
以周之文武深仁厚澤洽於民心又豈漢之比哉
是以周道既喪而人思之如此其切故曰顧瞻周
道中心怛兮然以漢之遺澤光武尚賴之以恢復

西京以周之遺澤而其後莫能中興焉蓋自平王以降庸暗孱弱莫能以有爲者故也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時勢之可爲如此而平王以下之君皆無可爲之才此所以不能中興也雖斯民思之之切亦何所爲哉是必有斯民愛慕之心而又有光武撥亂之才而後可以能有爲也

黄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諸家之說皆未安予以爲猶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之意也風則發今非風也而發車則偈今非車也而偈蓋言其政之亂而人之不安也嘗觀此詩至此乃知周之先王其所以得民之心者至矣方周家之衰而諸侯之政亂當是時疑天下之不知有周矣而人猶思周道於周室將亡之時惓惓念慕之意不能自已嗚呼欲觀周之所以得民者當於此詩觀之漢自高祖約法三章繼以文景務在養民當其盛時猶未見其養民之效也元成之後漢祚中絶天下非劉氏有矣光武一起而三輔吏民見之者歡喜不自勝老吏或至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噫周既衰矣人益思周漢既亡矣人益思漢爲天下者其可不厚得於民心乎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　　國風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勿反閲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李曰言昭公國既小弱而又迫於大國之間使其有法則雖小而迫猶可以自守今既國小而迫而又無法以自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之危亡可立而待故將無所依倚也君子之事君則必引君以節儉小人之事君則必逢君以奢侈君既奢侈驕恣則舉其國將惟我所爲此小人之志也是以好奢者其所任必小人其勢然也蜉蝣之羽云云爾雅曰蜉蝣渠略也郭氏曰似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猪好啖之陸氏曰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糞中蝎蟲隨陰雨時爲之朝生而暮死是知以蜉蝣爲喻者蓋言昭公無法以自守將無所依任用小人而好奢美其衣裳猶蜉蝣雖有羽翼之鮮潔將不能久生昭公有衣裳采采楚楚亦不能長久也毛氏曰蜉蝣猶有羽翼以自修飾則是昭公不如蜉蝣歟

陽以爲當從鄭氏說鄭曰昭公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蜉蝣然王氏則曰曹公之有小人如蜉蝣之有羽翼然不足恃以長也以羽翼喻小人不如以羽翼喻衣裳方爲切當毛氏曰采采衆多也不如程氏以爲華飾也見其好奢也掘閱毛氏曰容閱也鄭氏曰掘地解閱謂其始生時也言其始生而掘地以見昭公好奢也管子曰掘地得生則是言其始生也說文於掘字作從七因樂此詩是亦言其掘地而生也麻衣深衣也用十五升布而爲之出雜記上諸侯之朝朝服夕則深衣如雪者言其鮮潔以見其好奢也蓋言其生不能久以喻昭公將無所依也鄭氏則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王氏則謂蜉蝣掘地以自閱言小而迫也皆是求之太過也我者指其君也惟其好奢故我心憂其君何所歸處乎言其將無所依也於我歸息於我歸說亦是上章意息止也說舍也

論曰觀賈山論秦奢侈之弊曰秦爲宮室之麗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而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金椎樹以青松而其後世曾不得斜徑而託足焉爲葬埋之侈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遊上成山林而其後世不得蓬顆蔽塚而託葬焉夫以秦之強盛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自以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而乃二世而亡子孫無所託足者以其好奢過也蓋自古奢侈之甚者莫如秦而其滅亡之速也亦莫如秦夫以曹之與秦其強弱之勢固不可同日語秦猶若此況於曹乎然自古人君所以爲長久之計以遺子孫以爲萬世無疆之休者豈舍儉所能致哉書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是未必不由於儉也儉德乃懷永圖好奢則將無所依無非自取之也禹湯文武之君以儉約爲急先務故其國綿延有若箕翼歷世數十歷年數百則其世可謂長矣秦以奢侈爲尚故至於二世而亡人君之於奢儉可不慎所擇哉

黃曰人君惟其萌一奢侈之心則其所任用皆小人矣好奢而任小人蓋一事也漢武帝萌一侈心則弘羊張湯之徒進明皇萌一侈心則李林甫楊國忠之徒進好奢而復任小人雖大國且不可保而況曹之小國乎是促其亡而不自知也秦人拱視於殽函之上恣珠玉翡翠之飾自以爲樂而不知投耒而起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劉氏一呼關門不守秦氏子孫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可不

戒哉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去聲)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反)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薈(烏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李曰候人官名也蓋夏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周官候人之職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故孔氏謂此詩以賢者爲候人乃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謂候人之官長也若居候人之職則不宜身荷戈祋也彼候人兮何戈與祋云云祋說文曰殳也何者揭也芾與韠祭服謂之芾朝服謂之韠玉藻記韠之制曰一命緼芾黝珩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經傳都不言芾之制如何但以玉藻說韠之制如此則芾亦如此也周官侯伯之士則一命大夫則再命卿則三命赤芾者卿大夫所當服而曹國小人皆服赤芾至於三百之多此蓋言共公之遠君子君子之人乃使爲候人之徒屬而何戈祋於道路之上而小人之服赤芾爲卿大夫者乃至於三百人之多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晉文公之入曹正是

共公之世亦此詩所刺共公也以詩所謂三百赤芾而左氏所謂乘軒者三百人則是當時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也如左傳閔公二年齊桓遺衛大夫以乘軒杜預注云軒大夫車也則亦是遠君子而近小人也夫候人小人之所當爲也乃以君子爲之而且何戈與祋小人當何戈與祋而今乃三百赤芾以見倒置如此歐陽王氏皆從毛氏之說謂君子何戈與祋共其賤役小人則赤芾而爲卿大夫以見其遠君子近小人也若此說方爲得詩人之意至於程蘇之說則謂候人者欲其守疆場而已而共公既寵之乃使服卿大夫之服至於三百之多其說不當如此候人微官而已以微官而有三百則他官爲何如此說非也程氏亦知其說之不通乃曰三百者言其多如三百廛三百囷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夫謂曹國之小豈容有三百之多則是也蓋曹國固無如是之多也三百特言其人多若謂指候人而言其多則過矣不如指候人爲君子也鵜爾雅曰洿澤也郭氏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陸氏曰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

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者言鳥之取魚宜其翼與味皆沾濡也今取飽於梁而其翼與味皆不沾濡譬小人無德而在位也言小人服赤芾之服而無德以稱之亦如鵜之在梁也味喙也媾毛氏曰厚也遂鄭氏曰久也不久其厚終將薄於君也歐陽破之以謂徧攷前世詁訓無久厚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然歐氏之說則以爲昏媾之義貴賤匹耦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下從羣小居卑賤而越高位是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說不通蘇氏則以遂爲達與小人爲昏媾未

有達者也是亦毛鄭之意其說如此則與上章不稱其服分爲二說據詩言不遂其媾不稱其服只是一意故張程之說爲勝張氏曰不遂其媾遂猶稱也今人謂遂意爲稱意言不稱其寵待也程氏曰鵜在梁不濡其味以興無功而受祿不稱其章服之美待遇之禮若如此說者是則與上章不稱其服爲一意也薈蔚雲興貌南山曹之南山也隮升雲也婉孌少好之貌也鄭氏曰薈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雖見任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歐氏則以此言爲是至以謂天無大雨則歲不熟而幼弱者飢猶國無政令則下民

困病歐氏則以此言爲非據此詩言無大雨之意歐氏非之可也至謂雲興則不能爲大雨詩但言薈兮蔚兮南山朝隮無天不爲雨之意婉兮孌兮季女斯飢歐氏則曰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強敏如少子弱女之飢乏者按漢楊震傳曰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歐陽解婉孌固與此同然以飢喻其不強敏則非也以季女喻不強敏可也何必以飢爲譬哉王氏之說固無大旱歲饑之意然謂其膏澤不下於民民不被其澤是亦毛鄭之意惟蘇氏謂薈蔚雲興貌小人朋黨相援並進於朝如南山之升雲薈

蔚而升莫之能止君子守道困窮於下如幼弱之女雖有飢寒之患而婉孌自保不妄從人季女者無求於人而人之所當求也此說是也蓋雲之薈蔚所以喻小人之服赤芾而爲卿大夫也季女之飢所以喻君子之爲候人以供其賤役也蓋古者多以女自守而喻君子也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朝隮於南山者以草木之盛有可取也飢渴乎季女者爲其有婉孌之容貌也今小人而無德義可取何爲而近之乎此亦強說也然皆不如蘇氏之說賈誼爲賦以弔屈原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

乃爲銛其取喻皆言君子宜在高位而乃困窮不通小人宜遠斥草野而乃斷然得志也曹之小人宜其爲候人之徒屬以供賤役而乃服赤芾之服君子宜其服赤芾之服而在位在職而乃供其賤役其冠履倒置如此然君子小人更爲消長泰之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未有君子小人能共立於朝也曹之君既悅小人則君子雖有危言讜論豈能聽之哉使其能任君子小人讒諂之說豈一日而居於朝廷之上乎惟其所好者專在於小人其服赤芾至於三百之多則是以小人而服君子之服亦猶猿狙衣周公

之服也以猿狙衣周公之服雖曰不稱其服猶無後災也以小人而衣君子之服則惡加萬民豈國家之福哉當漢之時貂蟬盈坐郎官塡階都騎塞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夫貂蟬上位也郎官都騎皆達官也拾遺補闕皆清人也而其濫若此是亦赤芾三百之濫也夫一君子用事則有君子之福雖至於三百不足爲多也一小人用事則有小人之禍雖一猶不可況於三百乎曹之壤地褊小而小人用事之多其不亡也幸矣

【黃曰】賈誼既已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因以自喻其辭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皆言君子小人倒置無辨至於如此衛之賢者以仕伶官曹之君子以爲候人候人者候官之屬道路送迎賓客者也君子困於賤職而小人尊顯於朝廷之上至於三百赤芾以見小人盈朝而服大夫之服也如漢之時小人濫受官爵貂蟬盈坐郎官塡指都騎塞市拾遺補闕車載斗量是亦三百赤芾之意夫君子小人若冰炭然其勢不能兩立小人盛則君子不得志也必矣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

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李曰】〔孔氏〕以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孔氏〕以在位爲人君之位徒見經之所言正是四國正是國人遂以爲諸侯之事不知所謂在位正猶候條在位是也在位無君子則在位者皆小人矣君子在位固可以正是四國正是國人豈必以爲諸侯之事哉鳲鳩〔爾雅〕以爲秸鞠〔居六反〕以爲戴勝今乃鵠鵴也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孔氏〕以爲生子之

數〔毛氏〕以鳲鳩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孔氏〕以謂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一蓋相傳爲然然無正文蓋以上下之說無所據說者但謂鳲鳩之於子使之各得其養無使偏而已不必以爲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也〔孔氏〕以鳲鳩在桑其子在梅在棘在榛爲得長大而飛去然經非有長大飛去之文〔蘇氏〕以爲鳲鳩則在桑而已其子則不可常也此得一之要也此說爲盡王氏之說亦與蘇氏同然不如蘇氏說暢然明白也蓋鳲鳩在桑其子或在桑在棘在榛母常居處子不可以常居處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在以見其用心之一也然此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所以刺在位〔毛氏〕之說遂以爲鳲鳩之養其子平均如一是與序相反也謂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則用心之不一鳲鳩在桑其子或飛在梅在棘在榛是亦用心之不一要不必如此詩之所見但取其溫柔敦厚辭不迫切故有因理之所同然以刺今之不然者亦有古之人能如是而刺今人之不然者如盧令無衣皆言古人如是以刺今人不然豈必於詩顯然而刺之然後見刺之之意哉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言善人君子有可象之儀而常如一則其心亦一

也結者心如結一而不散也其帶伊絲〔毛氏〕以爲大帶用素〔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騏者〔毛氏〕以爲騏文謂色如騏馬〔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曰青黑曰騏〔鄭氏〕則以騏當作綦以玉爲之其說以〔周禮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注〕云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璂二說不同要之詩人之意但言衣服之一如此或以爲青黑或以爲玉非本意之所在也弁者〔毛氏〕以爲皮弁詩人但言弁或曰韋弁或曰皮弁皆可也弁法天弁星爲之其狀似今軖帽騏綦也綦貫玉爲弁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鄭氏〕以爲四國之長言任爲侯伯此非也此但言儀之一如此故可以爲四國之矜式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言皆祝其壽考也此詩言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衣服之一如此正猶都人士言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矣如子臧之鷸冠見僖二十四年楚子玉瓊弁玉纓見僖二十八年是亦衣服之不一也古之君子能使國人視之爲矜式而祝頌之又使四方之遠瞻之仰之豈徒見於衣服之間不二而可使從之哉以其儀之不忒其心之如結也

使其心之不一則雖有可象之儀民亦不可欺而
從也惟其心之既一而見於外又有可象之儀内
外如一則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内之人
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黃曰天下之動正夫一也言所以正天下之不一
也古之人君在我者一於仁而天下之求我者雖
不一而各得其所焉苟在我者不一則吾之愛必
有所及有所不及故堯舜不能徧愛而能執中執
中堯舜之一而不偏者所以爲徧也鳲鳩之子有
七至不一也或在梅在棘在榛又至不一也而鳲
鳩之在桑未嘗有異觀此正得其所謂至一者乎
故詩人取之以喻古之在位者其用心之一而衣
服之有常故亦能使民德之歸一而正天下之不
正思是之人今不復見也則又歎曰正是國人胡
不萬年以見其愛之之切而思之至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
思明王賢伯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苦愛反我寤嘆念彼周京冽
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
彼苞蓍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薄工反黍苗陰雨膏
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音荀伯勞力報反之
李曰晉文公時曹人疾曹公爲暴虐之政剝民之
肌膚刻人之骨髓而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
伯也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而下又有
方伯輔佐其君以統理諸侯諸侯方且畏懼不暇
其敢以暴虐之政而虐民哉冽彼下泉爾雅曰沃
泉縣出下言下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
言下泉謂泉水下流也浸彼苞稂苞本也稂莠也
甫田云不稂不莠陸氏草木疏曰禾莠黍爲穗而
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
田鄭氏以稂字不從禾其字從涼風之涼鄭氏好
改字以爲涼蓋下文言蕭言著皆草木之屬遂以
爲非田中之草鄭氏於澤陂之詩有蒲與蕑亦改
曰蓮蓋以上文言荷菡皆是蓮類故以蕑改爲
蓮鄭氏好改字多如此蕭爾雅曰蕭荻郭氏曰即
蒿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麤科生多者至數十莖

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詩曰取蕭祭脂禮曰焫蕭求諸陽是也陸農師曰今俗謂之牛尾蒿著者著草也言稂蕭著爲下泉之所浸則稂蕭著皆病矣喻民爲共公所侵虐則民亦病矣惟其民爲上所病則愾然於寤寐之中覺而嘆息而念彼周京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師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大衆言之惟其共公以虐政殘民則民欲思京師以見古之明王也上三章言明王矣下一章言思賢伯也芃芃盛貌黍苗所以得盛者以其得陰雨以膏澤之喻四國

有從王之事所以得治者由有方伯以勞來之陰雨者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故謂之陰雨夫泉之與雨皆水也而稂蕭著爲下泉之所浸則病黍苗得雨以潤之則芃芃而盛亦猶明王賢伯之政皆政事也而曹人爲共公之所虐而民苦其虐而無所告訴若得明王賢伯則民被其澤如陰雨之膏黍苗此其所以異也郇侯爵也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郇伯者郇伯爲方伯也郇國今河中猗氏縣是也古者有東西二伯而每州有一伯公羊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周公既卒畢公代之是爲天下二伯也王制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九州之中有九伯也毛氏以爲二伯鄭氏以爲州伯觀經言郇伯其爲二伯不可知也其爲州伯亦不可知也鄭氏以爲文王之子蓋成王時東西二伯周公召公畢公主之周之郇伯不必以爲文王之子安知非文王之子繼世而下也其爲文王之子不可知也繼世而下亦不可知也

論曰古者天子之於諸侯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天子之於諸侯如此惟恐其不能徧察故分天下爲二伯又每州而置一

伯則雖諸侯有侵虐之政其可得哉曹共公肆掊克而民不得其所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故也惟其無明王賢伯則諸侯侵虐放恣無所不爲當時雖無明天子而晉文公爲方伯亦可謂賢矣左傳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之罪矣又何必思賢伯哉蓋湯之征葛也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征自葛始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使晉文公以共公之侵虐下民遂以

伯主之威而合諸侯之師以正其罪則曹人之望也豈不如黍苗之得陰雨乎今晉文公之伐曹但以其私憾而伐之其意只報其私憾而無意於救民雖曰賢方伯與無方伯何以異此所以思之也

黄曰 古之盛時上有明王以行其仁政下有方伯以輔其君而推其愛民之意故諸侯不敢虐用其民而民無不得其所今周道既衰王不王矣而齊晉之伯意在於富强其國而不在於爲民故國人苦曹共公之侵刻而無所告訴安得不思古之明王賢伯乎念彼周京以見其思西周之盛時也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謂天下惟無王故至此苟四國有王而賢伯述職則諸侯其敢有暴虐者哉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晉侯圍曹亦可謂能正共公之罪而猶思古之賢伯者蓋以晉之圍曹特以報怨而示威於曹爾非所以爲民也嗚呼後世遐方遠地守令恣爲侵刻朝廷不知監司不問民之欲訴其冤者如訴之於天不得已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鬼神可不爲之深歎哉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國風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巨之反)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反)葦(于鬼反)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七羊反)以伐遠揚猗(於宜反)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反)八月載績載玄載黄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於遙反)五月鳴蜩(徒彫反)八月其穫(戶郭反)十月隕蘀(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反)取彼狐狸(力之反)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反)獻豜(古先反)于公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素和反)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

牀下穹(起弓反)窒(珍栗反)熏鼠塞向墐(音覲)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紆物反)及薁(於六反)七月亨(普庚反)葵及菽(音叔)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音徒)薪樗(勅書反)食(音嗣)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直弓反)三之日納于凌(力登反)陰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徒歷反)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古橫反)萬壽無疆

李曰 鄭氏謂今屬古扶風栒邑也杜預云豳在新

平漆縣東北九域志云邠州新平縣有豳有都邑公
劉后稷之曾孫也此所謂先公公劉也后稷封於邰
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弃稷弗務故其子孫用失
其官自竄於戎狄之閒至於公劉自邰居豳修其
稼穡之事勤於民業周之王業自此以興則其積
累艱難皆公劉后稷之所致也風俗之所由來者
蓋公劉敦稼穡之事以化其民敦本去末以從其
上之風化此之謂風俗之所由也漢地理志其民
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此所謂風化所由豳
地公劉所居也此詩言風化所由而乃復言后稷
者蓋以后稷自唐虞之時爲稷官公劉能修后稷

之業以教化故推本而言之爾惟后稷公劉艱難
積累非一日而成爲後人者豈可不念之哉武王
之得天下集大統未幾而没成王以幼沖之年承
前人之基緒周公當國以先王所以致王業者自
任是以當國而不辭也比遭二叔流言之變以陳
其志孔氏謂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
由緣此致王業艱難之事先公遺難乃能勤行風
化及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
將以比序己之志緣此亦足以見周公之志此豳
詩雖是言公劉之事其實周公之詩自七月以下
皆周公之事而乃列於豳者孔氏曰此乃遠論豳

公爲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比序己志不美王
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又非刺美成王不得
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進
退既無所繫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蘇氏
則以謂是詩則言豳公而已不及於周公故謂之
豳而以周公之詩附之夫豳公之詩一國之風也
周公之詩一人之事也以爲皆非天子之政是故
得爲風而不得爲雅也龜山曰豳風周公之詩也
周公居攝政由己出謂之雅則人臣之事而已謂
之風則周公非有國也而七月之序陳先公風化
之所由故併繫之豳風凡此諸說皆以七月以下

之詩不謂之變雅又不謂之周南故爲此說七月
之詩所言公劉之事故繫之豳風篇公劉之詩亦
是言公劉之事說者必謂周公當國召康公所作
非出於周公故列之雅歐陽以謂七月本義幸在
者吾既得之矣其事有難知者闕之可也又曰經
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其可逆意而
謂然乎所以治經蓋能如此則不至於穿鑿破碎
大義矣必欲爲之說則楊龜山爲勝七月流火大
火房星也左傳云火星中而暑退見昭公三年服
虔云火大火心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
方則大寒退季夏六月黄昏火心中大暑退益大

寒極於季冬大暑極於季夏過此則寒暑退矣哀公十二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謂火下爲流故曰流六月時火星中大暑退至七月乃流火而下惟火星流而下大暑退故九月授衣九月降霜之候荀子曰霜降而婦功成於是授衣其所以授衣則一之日風寒而觱發二之日栗烈其寒如此故九月授衣所以爲冬寒之備也一之日令之十一月也建子之月一陽生故謂之一之日二之日令之十二月二陽生故謂之二之日觱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者毛布賤者之服也三之日令之正月建寅之月也于耜始

往修其耒耜也四之日令之二月建卯之月也舉趾民無不舉足而耕也饁饋也說文曰餉田也田畯毛氏以爲田大夫爾雅以爲農夫孫炎以爲農夫田官郭璞謂今之嗇夫今正月之時始修其耒耜將以爲耕及四之日則舉趾而耕壯者則在田婦子幼弱者餉於南畝之中田畯既至於勸農則莫不喜樂而農事益勤矣蓋農勤於稼穡安得而不喜惟田畯既至則莫不欣然而有喜也而益勤於農事而鄭氏乃以喜讀爲饎饎酒食然亦不必如此說自古丁壯者以耕餉於田者惟婦子而已左氏傳曰郤缺耕於野其妻饁之茲是妻餉其夫

也孟子云有童子以黍肉餉是子餉其父也惟九月既授衣則蠶月條桑八月載績所以爲授衣之具也惟四月之日既舉趾則十月納禾稼所以爲田事之成也蘇黃門以爲此章陳衣食之始餘章則終之此說是也春日載陽載者則也倉庚即葛覃之詩黃鳥于飛是也陸氏䟽曰黃鳥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黃鶯爾雅謂黃鳥一名商庚一名黃栗留一名黃鸝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椹熟時來在桑間方言曰自關而東謂之倉庚自關而西謂之黃鶯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故陸農師引韓子曰以鳥鳴

春以蟲鳴秋以鳥鳴春若倉庚之類其美鳴春也陰陽推移時至氣動不得不然爾故先王以是候節之至倉庚鳴之時女乃執懿筐也微行小徑也柔桑穉桑也蠶始食之時宜以穉桑養之此蓋言七月之中大火西流暑退而寒不可以無禦寒之具故當以九月授衣蓋衣服至此而卒備也故以陽感之月倉庚之鳴桑茂而可養蠶則女子執深筐遵循小徑而行以采穉桑既得穉桑以養蠶故九月而後可以授衣也遲遲者日舒遲而暄暖也蘩爾雅曰皤蒿也孫炎曰白蒿也毛氏謂曰蒿所以生蠶孔氏曰今人猶用之陸氏曰農功有早晚

蠶食有先後故言求柔桑於前以養蠶之早者采蘩葉於後以養蠶之晚者今洗蠶種尚用蘩則蘩者亦可以養蠶也祁祁衆多也毛氏曰衆多也程氏引詩祁祁如雲爲衆多之貌女心傷悲毛鄭皆以爲春女感陽氣悲傷而思男爲有欲嫁之意至於悲傷豈是美事程氏曰女勤蠶事勞且悲也毛鄭亦有此意然女子之於蠶事勞力安得有傷悲乎惟王氏謂女子傷悲則以將嫁思離親也此說爲合於人情殆及公子同歸毛氏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其意以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今則女子與豳公子同時來歸於家毛氏既以女心傷悲爲女子有欲嫁之志然下文又曰與子同歸則其文不相接且民之耕於野也謂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可也至於采桑之女而謂女之同時出同時歸可乎鄭氏謂女子者公之女也與公子同時而嫁故孔氏舉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說侯之女稱公子也以公子爲公女此說爲當程氏皆同此說但不當以悲傷爲欲嫁也蘇氏曰古者昏禮於歲之交故女子之感者怨慕悲傷以是時思歸於公子然此詩泛言國人之女安得謂歸於公子乎蓋言方春舒長女子采桑以養蠶者衆多之時則

女子以是時與公子同歸而嫁故曰傷悲婦人謂嫁曰歸此章則言春日載陽又言春日遲遲者蓋將言其出嫁之時又言春日也萑葦即蒹葭也初生曰蒹既成曰萑初生曰葭既成曰葦萑葦可以爲曲薄也月令季春言養蠶之事云具曲植筥筐注云曲薄也即此詩所謂萑葦也筐即詩所謂懿筐也條桑落其枝而采其葉曰條桑斧斨者隋銎曰斧方銎曰斨斨即斧也惟銎孔不同爾遠者枝遠也謂其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也謂其長條揚遠也女桑爾雅曰荑桑郭璞曰今俗呼小而長條者謂之女桑遠揚非可以手而取也故可以伐而落之猗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則猗束而采也女桑則無條不枝落也但束而采之也鵙者伯勞也左傳郯子曰昔少皞以鳥名命官伯趙氏司空伯趙鵙也杜氏注云伯趙伯勞也以冬至去以夏至來則是伯勞之鳴自夏至冬也績說文曰緝也東門之楊曰不績其麻則績者是績麻也八月絲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載玄載黃者玄者玄黑而有赤在緇緅之間考工記鍾氏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凡染絳者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也陽者明也言其朱色鮮明

也此章言七月流火將寒之候九月授衣而藏之
則今歲之禦寒者既備於此則必思來歲之備也
既預思來歲之備故當以陽氣之盛月桑無所不
取采其枝之遠揚者則以斧斨而伐之其女桑則
不可以斧斨而伐之但猗之而已則斧斨亦可以
預備也伐遠揚猗女桑既備之矣故至於蠶月其
用皆足蠶事可以畢爾故於七月鳴鵙之時而績
麻爲既績其麻而又以所治之絲而染繒或爲玄
或爲黄以朱色之盛而爲公子之裳也言裳而不
及衣但便其韻爾程氏曰爲公子裳獻豜于公皆
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蓋先王之時

風俗粹美教化脩明忠厚之風化及於下民故民
無不知義雖勤勞於稼穡之事而不自厚則曰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雖勞民於蠶織之事而不自有
則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雖
閒於馳逐之事而不自得則曰言私其豵獻豜于
公其民之愛君可謂至矣彼先王何修而得此於
民哉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
之乎四月秀葽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草也
鄭氏曰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鄭氏之意
則以王爲大然以爲未必然故曰其是乎秀葽也
陳耆則以爲幽秀鄭氏之說爲誤許慎曰劉向說

似味苦者葽也蜩爾雅曰蜩蜋蜩螗蜩舍人云皆
蟬方言曰楚謂蟬爲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
蜋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物方俗異名爾陸農
師曰按詩言如蜩如螗則是蜩與螗又非一物也
八月其穫穫者禾可穫也嘉穀曰禾說文曰二月
始生八月而熟故曰禾隕墜也蘀落也說文曰草
木凡皮葉落地爲蘀因舉此詩也貉爾雅曰字林
貉似貍其子名貆貉之皮可以爲裘也秀葽也鳴
蜩也其穫也隕蘀也此四者皆是物成則將寒之
候雖將寒矣而蠶事麻事無所不備恐其不足以
爲禦寒之具故於十一月往捕其貉而取皮以爲

裘又取其狐貍之皮以爲公子裘也貉則庶民自
以爲裘也狐貍則爲公子裘也孔氏曰貉是民自
用爲裘也禮無貉裘之文明貉裘賤故也于貉猶
所謂于耜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據詩但
言于貉而毛氏以爲取狐貍皮其說不甚明白孔
氏曰于貉言往不言取狐貍言取不言往皆是往
捕之而取其皮此言蓋所以順經文而爲毛氏訓
釋其義也陸農師以謂祭表貉若以農師之說
解毛氏則毛氏所謂取狐貍之言方爲明白周官
言祭表貉乃音禡釋者謂禡師祭也非取貉也則
知所謂于貉往取貉而爲裘也取狐貍者特取其

狐狸之皮以爲裘也王氏則以謂秀葽鳴蜩爲穫
條以隕蘀于貉爲取狐狸之候此說亦非蓋上章
既言蠶事又言麻事故此又言一之日于貉取彼
狐狸爲公子裘皆是所以禦寒之具也不應於其
中而間以于貉爲取狐狸之候也自秀葽以至於
隕蘀則物漸成十一月鳥獸氄毛故其皮可取以
爲裘則無事矣十二月之間君與民於是俱出田
獵不忘武事以纘武功也然其田也則獵取其獸
以充賓客籩豆國君之庖得獸之小者則私而有
之得獸之大者則獻于公說文曰豕生三歲曰豣
又曰豕一歲曰豵爾雅曰絕有力者曰䝔則豣大

而豵小貉則賤者之服則自以爲裘狐狸之皮則
取以爲公子裘小獸則私有之大獸則獻于公以
見民愛其上也五月斯螽動股斯螽即蚣斯也或
曰斯螽或曰螽斯孔氏曰文雖顚倒其實斯螽也
爾雅曰蚣蝑也陸璣曰幽州謂之蝽箕即蝽蝶蝗
類也青色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以似蝗而小班
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
十步動股者謂至五月股成而奮迅之以股鳴也
莎雞爾雅曰翰天雞樊光曰謂小蟲黑身赤頭一
名莎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
正赤色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

幽州人謂之蒲錯馬氏曰一名促織紡緯陳耆曰
即今紡緯也其鳴聲切切類紡緯也促織青而長
騷脚其鳴如機急織之聲今紡緯亦青如促織而
小則與陸氏之說不同雀豹古今注亦曰莎雞一
名紡緯謂其聲如紡緯也促織一名促機謂其鳴
如急機也振羽者謂至五月羽成奮迅之以羽鳴
也爾雅曰螽醜奮郭氏謂奮迅作聲斯螽莎雞皆
蝗之類也故於五月而斯螽動股六月則莎雞振
羽股羽始成而奮迅作聲也考工記云有以股鳴
者有以翼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股鳴者斯螽是
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蟋蟀即所謂促織也爾雅

曰蟋蟀蛬陸氏曰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
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促織語曰促織鳴懶婦驚
陳耆說促織則與陸氏不同宇者屋四陲也韓詩
則曰宇屋霤也說文曰屋邊也戶說文曰半門也
蓋此言蟋蟀七月則在野八月則在宇屋之下九
月則在室戶之內十月則入我牀下然此先言在
野而後言蟋蟀則以在宇在戶皆繼於莎雞之下
似與上章之文其文勢爲不順故程氏謂莎雞斯
螽蟋蟀說者雖爲三物然攷詩意恐是一物隨時
異名則程氏之意則以爲一物五月則爲斯螽六
月則爲莎雞十月則爲蟋蟀其說固爲明白然此

三蟲皆蟲之類自昔說者皆以爲三物未敢以爲必然也夫日往月來寒往暑來相推而迭運則其來有漸故建巳之月陽氣始盛而一陰生一陰生則積而爲大冬建子之月陰氣始盛而一陽生一陽生則積而爲大夏無非其來有漸也謂此三物自五月至於十月以言陰之寖長言其有漸非卒然而至也彼其寒暑卒然而來俄然而去則民之疾苦者多矣蟋蟀始而在野旣而在宇又旣而在戶皆是自外而之內自遠而之近旣入於牀下則近於人而寒至矣惟其有漸故此三蟲亦隨時而變也穹窮也窒塞也窮塞其室而熏鼠令出也向者牖也（毛氏）以爲北向牖庶人蓽戶蓋以荊竹爲之也墐者塗也言至於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則大寒矣穹窒熏鼠塞其北向之牖墐塗其戶使寒氣不得以襲人於是嗟嘆而告其婦子曰我所以爲此爲將改歲之故當入此室而處也穹窒熏鼠皆十月之事也而曰改歲者陽以十月始生故以十月爲始歲也（月令）孟冬之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閉塞而成冬則以十月爲塞向墐戶之候也鬱（毛氏）曰棣屬也孔氏曰是棠棣之類薁蘡薁也晉之宮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

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草木疏）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陸氏）曰棠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其花或赤或白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葵（爾雅）曰蕗葵蘩露（注）曰承露也大莖小葉花紫黃色可茹公儀爲楚相所拔者即此是也剝者擊也棗須就樹擊之稻（說文）曰稌也穫之以釀酒也春酒（毛氏）曰凍醪也眉壽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者故謂之眉壽六月則采鬱及薁而食七月則亨葵及菽八月則剝棗十月則穫稻所以釀酒以介其眉壽也（鄭氏）謂以助其養老之具此特言可以助養也非助老之具也（王氏）謂養氣體焉助之也此說是也壺瓠也（古今注）曰壺蘆瓠之無柄也（陸農師）曰似瓠而負曰壺蘆壺性蔓生蔓斬之故曰斷壺苴（言[illegible]）曰麻之有實者也叔苴謂拾此麻實以供食也荼苦菜也（陸氏）曰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則甜而美樗者不材之木可以爲薪言此自七月食瓜以下非所以助養但可以食農夫七月食瓜以下食其農夫六月食鬱及薁以下助其眉壽（鄭氏）但以十月爲養老此非也九月築場圃春夏則爲圃秋冬則爲場（周官載師）云以場圃任園地（注）云圃樹果蓏之屬方未爲場之時則樹果蓏季秋則爲場也其所以爲場者謂十

月納禾稼入於倉也說文曰禾之秀實者爲稼莖
節爲禾一曰在野曰稼黍禾屬而黏者也稷粢也
百穀之長郭氏曰今江東呼粟曰粢今之所謂粟
米是也後熟曰重先熟曰穋麽說文曰麻即萌之
總名菽荅也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者
上言場事既畢粟既納於倉於是嗟我農夫言稼
穡既積聚矣田中無事可以上宮而治其事也毛
氏謂入爲上出爲下蓋言由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入執宮功者執宮中之事也爾雅曰堂謂之宮宮
謂之室則知作宮室之事而已于者往取也如所
謂于貉是也晝則取茅夜則爲綯絞索之類李迅

四月廿五

曰綯繩之絞也孔氏爲待明年蠶用非也此蓋言
索綯以亟其乘屋而已鄭氏以謂爲急當治野廬
之屋按前漢書云在野曰廬在里曰宇既是入都
邑之宅上入執宮功則是野中無事遂入都邑既
入都矣則不在野廬之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
其乘屋所謂執宮功也其所以執宮功之意則以
非久播百穀矣始播百穀不得緩於執宮功故當
時不可不勤也鄭氏以爲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
此所以謂播百穀但是播百穀非祈百穀也王氏
爲築場圃者以無曠土故築場於圃地此之謂地
無遺利方其爲圃則種果蓏之屬及其納禾稼然

後爲場焉豈非地無遺利乎又謂冬可以休矣而
乘屋其乘屋也又亟此之謂人無遺力稼穡既同
則上入執宮功之事而又晝則于茅夜則索綯以
亟其乘屋非人無遺力乎前漢志曰冬事既入婦
人紡績女子所得日四十五夫所謂得日四十五
者蓋一月有三十日民皆夜半勤於績紡則一月
之中又添得十五日故曰所得日四十五惟其男
子宵則索綯女子夜則紡績豈非人無遺力乎上
章既言采桑采蘩萑葦斧斨又染玄黃之色以爲
公子裳取狐貍之皮以爲裘其所以禦寒者備矣
至此又言所以禦寒之備也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

四月廿六

日則納冰於凌室之中四之日則蚤用以開冰獻
羔而祭韭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
凌禮記曰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
之左傳昭公四年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
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
之在北陸之中也北陸虛也北方之七宿虛星之
中日在北陸則知是在虛室之中也季冬之月日
在虛之時而鑿冰沖沖所以宣達陽氣也王氏謂
和之至陽氣達也此說是也季冬陰盛之時陽氣
不得發泄故於深山窮谷之中而鑿其冰則陽氣
得以發泄而不爲害也沖沖冰之至和也其蚤孔

氏以爲早朝不如王程之說程氏以爲早用之于
獻羔祭韭時夏須冰是其後用之也王氏則以爲
羔也韭也必以蚤者謹時也二說皆通杜元凱注
所謂獻羔祭韭始開冰室亦可以爲早朝也左傳
曰獻羔而啓之也禮曰春薦羔登韭乃春所薦之
物性其開冰故用之以祭於寢廟也月令仲春之
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是也然左氏所謂
西陸朝覿而出之西陸昴星也日在昴乃孟夏之
月方始出冰仲春之月開冰者蓋左氏言西陸朝
覿而出之乃周禮夏頒冰也仲春之月其冰釋是
以開之以達陽正陽用事故也季夏則頒之陽氣

畢出故也四之日開冰以祭寢廟則始用於公矣
及孟夏則凡大夫賓客祭祀於是乎兼用之既藏
冰以納於凌室又開冰以祭於寢廟此陰陽所以
協和而疫癘所以不作也故申豐以謂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若夫春秋書無冰者三則當時陰
陽不協和可知也九月肅霜此章所言則知歲事
將畢而以宴樂也肅霜者收縮萬物也月令季秋
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
力不堪其皆入室霜降者歲晚之候滌者蕩也九
月築場圃將以納禾稼既而納之国窖則蕩滌其
場惟歲事既畢則朋酒斯饗毛氏以朋酒爲兩樽

曰朋然與衆而聚樂飲之則豈止兩樽乎不如徐
氏以爲衆酒也公堂者學校也會集之所故謂之
公堂兕觥罰爵也九月既肅霜十月又滌場則歲
事畢皆無事矣於是合衆酒而命享遂殺羔羊以
爲殺着升於公堂之上而舉此罰爵以率衆使之
無犯非禮至於燕飲之中又祝頌公以萬壽無疆
則民之愛君可見矣毛氏乃謂行鄉飲酒鄭氏乃
以爲享羣臣上文皆言農桑之事既畢而民無事
閒暇然後燕飲之則安得爲享羣臣若是果行鄉
飲則亦無用羔羊乃知此不過合衆人而燕飲也
孟子嘗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

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
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
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觀此七月之詩言后稷先公致王業之
艱難其事皆本於農桑蓋王道之始端在於此觀
此詩采桑采蘩則其勤於蠶事可謂至矣蠶事既
畢又於鳴鵙之候麻事興焉又而至於染玄黃之
色以爲公子裳取狐貍之皮以爲公子裘凡所以
助蠶者無不致力也若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
則其勤於田事可謂至矣田事既勤至於八月其

穫十月納禾稼禾稼納則其田事畢矣至於食鬱及薁亨葵及菽凡所以事田者無不致力也農桑之務其勤如此九月肅霜十月納禾稼則歲事畢而民間暇矣而又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二之日鑿冰沖沖田獵而纘武功則終歲勤勤如此曷嘗有休息之期邪湝其無休息之期宜其民皆愁怨而無所不至今乃不以爲怨方其勞也未始不愛其上載玄載黃爲公子裳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而又曰獻豣于公飲酒升堂則祝其君以萬壽無疆其愛君如此果何修而得此哉蓋上之人所以使民者得其道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蓋豳公所以使

之者本於佚道故也惟其上以佚道使民則民亦盡力於此農桑而無有或怨耳之所聞目之所視無非生養之事雖有非僻之心何自而入之哉故其愛君之誠所以如此其篤也雖然天下之人所以趨事赴功無有或怠者亦由上之人授民時爲急也使天下之人趨事赴功非上之人以授民時爲急則無由至此觀七月之詩以倉庚爲采桑之候以鳴鵙爲麻事之候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之鳴以爲禦寒之候四月秀葽十月隕蘀爲取皮之候上之朝夕思念無非以授民時爲急上之人既勤授民時如此下之人又勤本業如此此其所以治也

黃曰七月以下之詩皆周公之詩也前不得爲周南之正風後不得爲成王之正雅而獨繫之豳先儒之說紛紛不一或曰七月詩雖周公所作而所言者豳之風俗故繫之豳而并以周公之詩附之也然則周公作七月召公作公劉皆告成王之詩也皆言豳俗之事也七月繫之豳而公劉繫之雅先儒之說至此而又窮歐陽公謂文有難知者闕之可也李迂仲亦以爲然予輒欲妄意以爲之說非敢求爲異說也蓋考之於詩詳之於序求之於周禮而參之於召康公作公劉之意似有可信者試妄論之夫公劉之詩召康公所作也若七月之

詩則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非周公所作也公劉特言召康公戒成王言公劉之厚於民而亦言篤公劉者六則其爲康公所作也明矣七月詩特言豳國之風俗如此當耕而耕當蠶而蠶當作而作當息而息初不言后稷先公如之何而奉民也其序亦直言陳王業也直言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初不爲周公作是詩也亦不爲美后稷先公而戒成王也則是豳國本有是歌而周公特陳之而已如箕子之陳洪範九疇天之所以錫禹者也而箕子陳之七月之詩豳俗之所歌者也而周公陳之故周禮春官籥章氏迎寒

暑而吹豳風則七月之爲豳歌亦明矣且周公者
周之大臣也而七月九月者夏之正也周公以周
之臣而言夏之正則於理不順於辭不安予以爲
后稷居邰至公劉而居豳正夏之時也當夏之時
而言夏之正其說益明矣先儒以一之日爲用周
正因謂周公以月記夏以日記周不知夫所謂日
者特以一陽之復故以日言之豈謂周正乎如易
之臨八月有凶復則言七日來復初豈有異義者
哉此予之臆說不敢以爲得詩人之意姑存之以
俟深於詩者共評焉又曰周自后稷教民稼穡殖
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后稷於是而始封於邰

至其曾孫公劉遷邑於豳篤前烈而厚民事徹田
爲糧豳居允荒而豳之風俗成矣至古公亶父復
修后稷公劉之業歷十五世而文始基之十六世
而武始定之其積累非一日也成王以幼沖之資
當盈成之時知今日事之之易而不知前人致之
之難流言一出而朝廷變周公慮其不知先王積
累之勞與夫風俗之所本則將泰於燕安而不知
王業之所由致惑於聲色之虞而不知民事不可
緩所謂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之而有餘豈不
甚可畏哉故周公遭變陳七月之詩使之知稼穡
桑麻之事小民艱苦之情託之於吟詠之閒而微

示其感發之意周公憂君憂國之心可想見矣成
王安得不惕然而動心乎嘗觀此詩見后稷先公
之所以治豳者即堯所以治天下也堯治天下首
命羲和考星宿之躔度觀鳥獸之生息以爲析因
夷隩之候七月一詩以流火爲授衣之漸以寒暑
爲出入之期倉庚者採桑之候鳴鵙者績麻之候
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蟋蟀在牀下禦寒之候也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十月隕蘀收禾之候也其男
耕其女桑其婦饁日月之變接乎其目而農桑之
念動乎其中惟恐無衣褐以卒歲也無黍稷以爲
食也不惟爲一己之計而復爲公家之計不惟爲

今歲之計而復爲來歲之計春日遲而采蘩者祁
冬日促而乘屋者亟將舉趾而先于耜晝于茅而
宵索綯絲事畢而麻事起麻事息而桑事興至於
穹窒熏鼠塞向墐戶藏冰取冰之事無不詳密何
斯民之勤於趨事如此哉然此猶未見其風俗之
美也方田畯之至則欣欣然而喜殆及公子同歸
則惻然而悲績以爲己裳而朱玄黃爲公子裳貉
以爲己裘而狐狸以爲公子之裘小而豵者私於
己大而豜者獻于公亨葵剝棗穫稻爲酒以爲老
者之奉而斷壺菽苴采荼薪樗以爲農夫之食君
臣之情長幼之義如此其明也禾既穫而納禾稼

豈驅之而使納乎稼既同而執宮功豈驅之而使執乎民不敢忘乎君子不敢忘乎親幼不敢忘乎長歡然以相愛粲然以相接皆其風俗之自然而不自知也至於農事之既畢歲功之既成則男釋耒女下機欣然無飢寒之憂相與享朋酒殺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祝其君以萬壽其拳拳愛君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嘗讀七月一詩而豳之風俗若親見焉竊嘗因此而嘆後世之風俗日不如古此非獨民之罪也上之人爲力役以奪民時厚賦歛以爭民利又爲暴刻以督責之文書急於星火箠械酷於秋霜民於是去本而逐末舍農而趨賈野

無青草室如懸磬而天下之人始忘其歡欣戴君之心而爲憤怨怨上之讎王道不行而豳之風俗不復見孟子力救於戰國之世曰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觀七月之陳王業孟子之言王道其事如日其言如丹乃知孟子仁義之學眞有所自來也時君急於功利而以爲王道之難行故以孟子之言爲迂闊而不可用吁後世之風俗不可以復古矣予嘗於七月之詩孟子之言蓋三詠而三嘆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反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綢直留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吉据居予所捋力活反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翛翛素彫反予室翹翹祈遙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反

李曰鴟鴞武王既崩周公攝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挾武庚與淮夷叛周公既相成王東征而滅之然而成王猶有疑周公之心而尚未知惟其不知周公之志而猶有疑周公之心則是其亂猶未已也故周公所以作此詩以遺王孔氏謂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然鴟鴞之詩言救亂不得專指三監言之成王信管蔡而疑周公於其所不當信而信之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不當信而信不當疑而疑則周公之志無由而明三監雖平然猶可以為亂也周公作此詩以明己之志所以攝政專禮樂刑賞之權與夫興兵以討三監之叛然三監之叛尤不可宥者蓋以先王造業艱難如此豈可毀之哉周公冀成王庶幾憣然而起故作此詩以遺王也鴟鴞毛氏以為鸋鴂也則從爾雅之文陸氏以為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毛鄭之說則以謂鴟鴞鸋鴂也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鴟鴞之志愛其子尤惜其巢也既謂既取我子志愛其子則不得以為鴟鴞若以愛其子猶惜其巢則文不相貫歐陽氏以為諸儒從爾雅之文然以爾雅非聖人之全書不能無失又謂鸋鴂為巧婦失之愈遠今鴟鳥多攫鳥子而食鴟鴞類也此說為當陸農師以先儒以鴟鴞為巧婦 郭璞注爾雅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余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言狂茅鴟怪鴟亦鴟類賈誼所謂鳳皇伏竄兮鴟鴞翱翔是也詩曰鴟鴞鴟鴞以戒鴟鴞之辭非自道之也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此言鳥之有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爾既取我子無毀其巢非鴟鴞之自道也諸家多以室為周室無足疑者鄭氏以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鄭氏以管蔡流言周公居東二年而罪人斯得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故周公告之謂既誅殺則無絕其位奪其土地蓋以官屬世

臣之子孫以父祖之勤勞方有官位土地亦猶鴟
鴞之愛其巢王肅破之曰按經傳內外周公之黨
俱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
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
急其小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
也歐陽亦破之室者周室也鄭氏以爲官屬之世
家非也則知無毀我室又當以喻周室也旣取我
子歐陽毛氏皆言管蔡則以子爲民言三監取吾
民以叛蘇氏則以爲周公言管蔡流言旣出周公
王又不信而誅周公周公誅則王室亦壞也此諸
說不如程氏說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此
但言惜巢之甚不必指管蔡亦不必指以爲周公
蓋言鳥之有巢者指鴟鴞而告之爾旣取我子無
毀我室吾之於子非不愛也而惜巢爲尤甚於愛
子焉此但詩設爲此辭非有所取喻惟其旣取我
子無毀我室故下文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吾
之於子非不恩愛非不勤勞而護惜子又當哀閔
之言其護惜此巢也亦如王室之創造艱難如此
管蔡流言成王豈當信其所不當信疑其所不當
疑而毀壞之哉迨及也徹剝也不如毛氏以爲桑
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方未陰雨之時
則取彼桑根而纏綿其戶牖今女下民乃敢侮慢

而毀壞之亦猶先王於未患難之時積德累功以
成王室非不勤勞今管蔡流言以譖周公又挾武
庚及淮夷叛以壞我王室也拮据說文曰撠持撠
揭謂以手爪揭持草也荼毛氏曰萑苕也孔氏曰
薍爲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如出其東門之詩鄭氏
曰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
租毛氏以爲聚不如韓氏以爲積蘇氏曰予手之
捋荼而至於拮据予口之蓄租而至於卒瘏口手
勤勞而不辭者曰予未有室家故也此說盡之矣
言予手撠揭其草也所取者是荼之草也予口之
所蓄積而至於盡病所以如此其勤勞者曰予未
有室家爾夫鳥之營巢至於手口盡病而乃曰予
未有室家略之可也如司馬所謂玄黃牝牡不必
詳其說詩人但借以喻勤勞耳未有室家詩人但
借以喻先王未得天下如此王氏以謂周公之時
未得爲有室家而爲之說以爲文武之受命矣而
未有室家者天下未集則亦不得言有室家也王
氏以先王未有天下之時而爲之故其說如此譙
殺也翛敝也翹危也言非獨口手盡病又至於羽
之譙譙然而殺之尾之翛翛然而敝之其勞如此
而其室又翹翹然而危以風雨之所搖蕩故其音
嘵嘵而懼也喻先王之造王室其積累艱難如此

今爲三監之所揺蕩而周公作詩其音亦嘵嘵然而懼也夫鳥之營巢也口手盡瘏而又羽之殺尾之敝至於未陰雨之時徹彼桑土纏綿其戶牖其勞甚矣及巢之已成也則爲鴟鴞之所毀又爲巢下之民所侵侮風雨之所揺蕩三者交至則其守巢也豈不難哉周之王業后稷創始大王王季勤勞王家文王大勳未集至武王有天下可謂難矣其後管蔡流言以壞我王室又挾三監爲叛則其守巢也豈不難哉爲成王者亦思其保守王室阿也今乃聽管蔡之言此周公所以懼也成王信讒蔡之言周公作爲此詩諄諄告戒非不切成王之疑尚猶未釋猶有誚公之志自非周公當厄難之際而不失其聖則何以使王悔過幡然而改哉此亦如太甲不明伊尹放諸桐使其悔過自艾蓋不如是不足以見忠之至也

黃曰此則周公所作之詩也故曰公乃爲詩以遺王周公之陳七月以告成王而爲鴟鴞以遺成王意此詩乃周公避流言於東而作詩以遺王也夫流言四出而成王未悟此人之所不堪而事之最難處者也而周公乃雍容不迫託於詠歌陳祖宗艱難之業而言其憂國勤勞之志微諷其君而使之自悟未嘗有拂然之辭也前輩謂之君臣之分譬如父子若子遭讒被譴惟有恭順謹畏三諫號泣起敬起孝而冀其父兄之自悔此其知周公之心也先儒謂救亂者乃周公被流言之變振兵而誅流言之黨夫成王方疑周公而周公遽握兵以出是益滋四國之謗也亦豈臣子所當爲乎金縢言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陸德明以辟字爲扶亦切周公以法治流言之罪此說最害理不如鄭氏以辟爲避蓋周公攝政羣叔乃流言以爲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不得不居東以避罪耳天動威而成王悟金縢啓而袞衣歸出郊之迎已見於金縢之末而伐三監之事乃方見於大誥之書則流言之罪當在成王既悔之後非周公方被流言而遂專握兵而往也嗚呼武庚懷不逞之謀而發於管蔡失道之際則三監之叛非叛周公也乃叛周也周公慮成王之不知而爲逆臣之所誤故作鴟鴞之詩以喻之使之知王業之艱難祖宗之憂勤而三監乃欲取王室已成之業而毀之豈不甚可懼哉故作詩以鴟鴞爲喻鴟鴞惡鳥故破羣鳥之巢而食其子鳥之護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汝既先取我子矣無更破我之巢也我養子之勤營巢之勞其所積累盤聚纏綿固蔕者非一日矣而汝其毀我之成巢乎其意謂周自后稷開基公

劉篤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勤勞王家文武經營
內外之治武庚既逞其姦於管蔡而復欲弃王室
而毀之鴟鴞者指武庚也子者指管蔡也我室者
謂王室也使成王而知此則庶乎亂可止矣故曰
救亂也噫成王一疑周公而未盡偃成王悔過自
悟而未盡起天之所以眷眷於周家者所以不庸
釋於我周也三監安得而毀之哉周公雍容曲折
風喻其君其亦知天意之所在哉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
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
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

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
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
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
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
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
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
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

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
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李曰】東征管蔡挾三監叛周公帥師東征周在豐
鎬其地在西管蔡與商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
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三年而得
罪人因其罪之輕重而行法至於歸周則三年矣
其歸周則遂勞其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此詩詩四
章雖皆言勞歸士分而言之則四章之辭蓋有不
同一章則言其師徒之全無流離散死之患二章
則言女人之獨處思其夫也三章則言征伐之久
其夫將至婦人思望之也男以女為家女以男為

室然亦有以婦人為室家者如殷其雷之大夫勤
家室以義四章則言征伐而歸其未有室家者及
時行昏姻之禮凡四章所言足以見至誠惻怛之
志序其情之所以然而閔其勤勞此人所以欣然
而有喜色也夫有功見知則悅不見知則其心鬱
結而無聊惟能序其情而閔其勞雖捐首領暴骨
原野猶忘其死況於古之能知者其惟周公乎夫
序其情閔其勞先王之時莫不皆然而以謂其惟
周公者蓋當危疑之時役軍士以三年之久而能
盡此道者其惟東山之詩為然此詩序言周公東
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則是一篇之義亦

盡矣下文又言四章之辭各異其言周公序其情
閔其勞其言甚詳比之他篇不如是之詳也嘗以
謂詩序非一人之作蓋謂是也如載馳之詩以許
穆夫人作此詩故曰閔其宗國顛覆而不能救也
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其下文序當時之事迨有狐
之詩以衛人作此詩故曰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
偶下文又言古人之事蓋與此詩雖是一篇之序
實非一人所作也我徂東山三監淮夷在周之東
故曰東山慆慆言久也零落也濛雨貌也東山東
征之地言我徂東山征伐久而不歸將歸而遇零
雨濛濛夫以在軍之士久不得歸既歸而遇雨亦
言其勞苦也今此詩所言亦足以見其勞苦但周
公所以勞之之辭與漸漸之石異耳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者言我在東山之時未嘗不曰歸罪人未
得則不得歸惟其未得歸則我心向西而悲西者
室家所在也毛氏以謂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
樂爲之變如其倫之喪毛氏之意謂管蔡有罪不
得不誅周公既誅兄弟故見文武之廟心向西而
益傷悲然觀上文言征夫之道遇雨濛濛而下言
制彼裳衣不得以此爲周公之西悲閒於其中也
我心西悲止言軍士之西悲也制彼裳衣鄭氏謂
婦人制彼裳衣而來然下文又言勿士行枚亦不

得以爲婦人不如程氏以爲備歸裝也士與政事
之事同行陣也枚銜枚也周禮大司馬陳大閱之
禮教戰之法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
之於口爲繣結於項中軍法用此所以止諠嘩也
如此言軍士未得歸向西而悲及其歸裝而征役
三年之久未嘗從事於行陣銜枚之閒而見周公
之征戰不舉刃而敵自服蓋師徒之全也如此蜎
蜎蠋貌蠋桑蟲也爾雅云蚅烏蠋郭璞云大蟲如
指似蠶韓子云蟲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烝毛
氏謂寘鄭氏謂烝寘也其音訓久言久在桑野也
謂久處桑野有似勞苦然蟲之在桑何足以爲勞
苦故程氏以爲蠋在桑葉之中居如士卒之獨處
自保其身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蓋軍士獨處自保
其身以見一章言其完也敦獨車之貌也果臝栝
樓也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
本草云栝樓葉似木瓜葉形兩兩相值蔓衍青黑
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是也惟其蔓衍而生所
以施於宇也伊威陸璣云一名委黍一名鼠婦在
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蠨蛸名長踦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爲喜子町畽者踐處曰町畽程氏謂
町畽廬傍畦隴爲麋鹿之場熠燿螢火也一名夜
光宵行夜行凡此五物蓋家中無人方見此五物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言家中有五物非可畏但起
人懷思之情也鸛水鳥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
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垤螘
塚也孟子曰泰山之於丘垤注云垤螘封也螘虘
土爲塚以避濕鸛鳴于垤則是天之將雨婦人乃
歎于室諸家多以爲征夫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
歎于室不如陸農師以爲婦者征夫之婦恐不如
期鸛鳴于垤是天之將雨婦人歎于室恐不如期
又恐其將歸穹窮室塞其鼠穴而又洒埽以爲征
夫之將至也栗鄭氏以爲析也軍士久在析薪之
役然苦瓜在栗薪非其軍士在析薪之役程氏謂

瓜之苦者延蔓於栗薪之上栗薪堅木以其苦人
所不食則常在其所拱於堅木言繫之固如此以
比君子久役留滯而不還如瓜苦而繫堅木也惟
其軍士留滯如此下文又言不見其夫之久于今
三年今已將歸此所以望之也倉庚仲春而鳴其
羽毛則熠燿而明諸家皆謂仲春嫁娶之時蘇黃
門以謂倉庚飛而熠燿其羽以譬禮儀之盛二說
皆然歸者婦人之嫁也黃白曰皇駵白曰駁既皇
駁其馬又親結其縭縭者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
縭縭緌也孫炎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
也此女子既嫁所著示繫屬於人也毛氏謂縭婦

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是從孫炎之說而與
郭璞異意親結其縭者蓋以士昏禮云父送女命
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送女之時有以戒
之也九十其儀言禮儀之多如此之善其舊如之
何言征伐三年之久思而望之不爲不切今則將
歸其情如之何諸家之說多以爲追序舊時昏姻
蓋上文既言室家望女則是其歸也追序其舊情
序四章言男女之及時則不得爲追序此但言既
有室家者則感其舊情未有室家者則及時昏姻
故曰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此詩周公所以勞歸
士也玫之於詩則但言懷想之情而所以勞來之

言則未之見而序言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何哉蓋其夫婦懷抱之情盡
載之於詩是其情周公已知之矣周公知其情則
是勞之也楚子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
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夫師人
寒王從而拊之則是知其寒矣知其寒而拊之則
安得不悅乎周公能序其情而閔其勞此民之所
以悅而忘其死采薇之詩遣戍役之時也出車之
詩勞還帥之詩也其詩中皆言其勞苦亦未嘗言
其勞來之意正此類也大抵詩序之作如甫田大
田刺幽王也詩中但言曾孫之事蕩之詩刺厲王

詩中但言紂之事不必詩中有此然後見其所刺之意也古人有言梅止於酸鹽止於鹹飲食不可以無鹽梅而味常在於鹽梅之外詩人之意亦如是也【黄講同】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何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由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李曰】破斧【毛氏】以爲管蔡商奄按【書大誥序】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逸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

作成王政則是三監及淮夷爲亂於周公攝政之時其後成王即政奄國又叛也而【毛氏】以爲四國以立蒲姑則是奄國亦於周公攝政之時而爲亂故【孔安國注書大誥】云三監商淮夷徐奄之屬皆叛周【孔安國】又引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則是奄淮夷爲亂於周公攝政之時矣既謂管叔蔡叔武庚淮夷奄國則是五國安得謂四國是管蔡商奄知不數淮夷者淮夷在淮水之上東方之夷也此言四國諸夏之國故知不數之也然考之書序曰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孔安國】謂已滅奄而徙其君於蒲姑蒲姑齊地近中國教化則是奄者遠於中國亦不得爲諸夏之國也蓋淮本即奄也合而言之則是爲淮夷分而言之則爲奄淮夷如春秋書赤狄是也奄如春秋書伊雒之戎是也奄乃淮夷之種落耳若以淮夷與奄分而爲二則書之所謂東伐淮夷遂踐奄但不過伐淮夷而從之於奄安得以淮夷與奄分而爲二乎此詩所謂管蔡流言挾武庚淮夷以叛故周公帥師而討之諸大夫所以美之也既破我斧斧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錡【毛氏】以爲鑿屬【韓詩】以爲木屬銶【毛氏】以爲木屬【韓

詩】以爲鑿屬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毛氏】曰斧斨民之用也禮義國家之用也其意謂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所損其斧斨是廢其國家則其人爲大罪以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壞其國用是其君爲大罪【歐陽】破之以爲詩人之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耳況今攷詩經文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以斧斨爲禮義其事不類【鄭氏】以謂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斧比周公以斨比成王則其取喻都無義類【歐氏】以爲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此說得之矣然謂四國爲亂周公征討之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

克之其難如此則亦未敢以爲然觀（東山）詩曰勿士行枚則是東征未嘗從於行陣之間安得爲雖惟（張横渠）以謂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缺破我斨斧而已而言四國征誅皆自取也惟其爲亂而不能有爲故徒破我斧缺我斨周公東征以正四國者但哀其民陷於塗炭之中故從而征之則周公之德可謂大矣皇正也吪者化其惡而使之爲善也嘉者言德之甚善也遒聚也言聚其民使無離心也休美也（范内翰）嘗有言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公公之爲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其道則一也蓋象之禍及

於舜故舜封之管蔡流言將危於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夫以武庚淮夷之爲亂滅之可也管蔡乃周公之懿親亦不免於誅戮者蓋使周公顧兄弟之小嫌不能正四國以哀國人則何以興周之衰而安其社稷哉惟其正四國哀我人爲念則雖管蔡之懿親安得宥之哉且以臣伐君事之至逆也而湯武征伐而不辭者則以其民墜於塗炭之中雖欲辭之而不可得也成湯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不順天厥罪惟均知湯武之征伐則知周公之誅管蔡有可伐之道周公不伐之則是周公安坐而視斯民之困是亦管蔡也後之人不能全其兄弟以周公而藉口此則不可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反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李曰】伐柯四國流言周公帥師而征之罪人斯得然而成王之意猶未釋也周公作鴟鴞以開喻於王非不切至然金縢未啓而致疑之心猶自若也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鄭氏）乃謂朝廷羣臣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

禮（歐陽）已辨之矣柯斧柄也（毛氏）謂禮義者治國之柄媒者所以用禮夫伐柯之用斧取妻之用媒其事一也（毛氏）於伐柯用斧則以喻周公能執禮義於取妻用媒則以喻用禮其說亦紊矣（鄭氏）謂伐柯之道惟斧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而（孫蘇）破之曰周公之思歸患成王之未悟耳王出郊而大雨反風禾則盡起精神感天況於人乎何須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於未形非如讎敵尚相疑阻何須用人重相曉喻

乎此說是也王氏則以謂以仁致剛者柯也以順
致其正者媒也周公之事如此而已致其仁而後
柯可伐通其志而後妻可取此說迂曲不甚分明
惟蘇氏以斧之與妻皆以取譬周公程氏以伐柯
皆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終不如歐
氏之說爲詳明謂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
乃問云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
柯易知之事而猶問之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
其義亦然此說可謂盡之矣亦得夫序之所謂刺
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公之大聖最爲易明猶不知
之以見朝廷不知周公之甚也伐柯伐柯其則不

遠歐陽亦以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謂
其易知而不知以喻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
臣皆不能知也蘇氏則以謂人乃取法之王氏則
謂由恕及人程氏謂欲反周公而取則於周公皆
強爲之說我覯之子籩豆有踐歐陽以謂欲見之
子非難事第列籩豆爲相見之禮可見矣其如王
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此章皆從歐陽
之說自古朝廷有賢臣不見知雖讒諂肆行賢不
肖混殽爲難辯矣苟反而思之而有所用心則若
難而易苟無所用心如衛之賢者日之方中在前
上處夫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

明而易察之地惟其不能知而不用之使彼賢者
仕於伶官則若易而難傅說在胥靡之時知而用
之可謂難矣然高宗能求諸野而立以爲相則若
難而易周公之聖德又爲成王之近親其欲知之
可謂易然而困於流言朝廷不知則若易而難周
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知者蓋以成王之惑於流
言而不能信之乃反疑之則易反爲難及啓金縢
之後成王遂迎周公反而居攝周大夫乃作此詩
反覆言之則知用周公亦甚易矣 黃講同

九罭 于逼反 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九罭之魚鱒 才損反 魴 音房 我覯之子衮 古本反 衣繡裳鴻飛

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
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李曰 此詩與伐柯之詩皆以謂大夫刺朝廷之不
知者蓋以周公居東之時成王猶信管蔡之言故
周公留滯而不得歸此周大夫所以刺朝廷之不
知周公之忠信如此詩與伐柯破斧之詩皆是言
美周公然破斧先言美周公後言周大夫以惡四
國爲此詩與伐柯先言美周公繼之以刺朝廷之
不知蓋四國流言而有譖周公之心朝廷皆不知
其聖而疑周公疑之則不足以明周公之聖德之
美也九罭爾雅曰緵罟謂之九罭魚網也孫炎曰

九罭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氏曰緵今之百囊
網也從孫炎以爲魚之所入有九囊則是九罭爲
小網矣從郭氏以爲緵今之百囊網則是九罭爲
大網矣毛鄭亦有二說毛氏以謂九罭緵罟小魚
之網鱒魴言大魚而處小網非其宜也以喻周公
聖人而乃留滯於東方非其宜也鄭氏謂九罭之
罟乃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以喻周公聖德
當以袞衣往迎之二說皆以鱒魴爲大魚而獨以
九罭小大之不同歐陽取毛氏之說而以爾雅云
緵罟而謂之九罭者謬也當言緵罟謂之罭九罭
之罟小網也鱒魴大魚也爾雅云鱒鮅魴魾鄭氏

以謂鱒似鯶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爲鯿魚鱒魴
大魚處小網之中非其所宜故周公不得其所亦
如之覯見也袞衣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
四曰火五曰宗彝此畫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
曰黼九曰黻繡於裳上公則有袞衣繡裳我見此
周公上公之服宜在朝廷不當留滯於東方也鴻
者鴈之屬大曰鴻小曰鴈鴻之飛宜其高也今乃
遵循於渚非其宜也以喻周公留滯東方非其宜
也惟周公處東方如鴻遵渚非其宜矣故西人告
東人曰言公歸朝廷無所乎則當於汝東方信處
矣言公歸當復位此則西人告東人之辭公歸不

復於女信宿者言西人告東人曰公歸不復其位
於女信宿乎宿猶處也西人告東人以爲公必歸
而東人又告西人曰言有袞衣之服宜在朝廷不
當留滯於此無使我公歸而使我心傷悲此又東
人愛周公之意也王氏以謂周公之道可謂在彼
無惡在此無斁矣然而朝廷不知此大夫所以刺
之也此實名言也蓋以周公居於東而西人乃欲
其歸西人既欲其歸使周公留滯於東方而不歸
則是成王未悟成王未悟則是天下之事未可知
也惟其朝廷迎而歸之則社稷宗廟可得而安而
恩澤豈不遠暨於東人哉東人所以欲其留者此

以見詩人之言周公之德其爲東人之所愛也詩
人之言甚言周公之得民心亦以見不知者可謂
智不足以知周公矣以周公與召公盛德大業股
肱王室民之戴其德者未有少忘愛之者無彼疆
此界之殊彼時此時之異甘棠之詩則知召公之
德民愛之也不易世而忘九罭之詩則知周公之
德民愛之也無東人西人之異成王之於周召二
人各分陝而治豈不盛哉 黃講同

狼跋 [illegible] 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

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李曰】狼跋周公攝政之始也成王幼沖未可親政事故攝政焉而管蔡流言以爲公將不利孺子成王之心亦信管蔡之言以爲公將不利於己公之進退其難如此卒能討平四國以扶持周室周大夫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狼之老者頷下有胡老狼垂胡毛鄭及諸家之說皆以謂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亦不失其猛其說是也不如蘇黄門之說尤詳明狼之垂胡其進也如將躐其胡其退也如將跲其尾然而胡尾終不能爲狼之累以喻周公之輔王室亦多故也外則管蔡流言以病於外內則成王不知以憂於內天下視周公亦如視狼焉進則疐跋其胡退則疐跲其尾周公從容自得而二患自釋此言盡之矣公周公也孫順也碩大也膚當從歐陽以爲膚革之充盈几几安也複下曰舄禪下曰履複下禪下故有舄履之名周公當患難之時順而受之其膚革常充盈也從容自得無違遽之色故赤舄几几也其德音不瑕者公之進退處之以道無有瑕疵也夫以管蔡流言者自常人觀之必以管蔡流言是毁己也是爲己而討之而周公乃不顧小嫌卒三軍以討之以平僭亂以安諸夏爲己任管蔡疑

周公之攝政自常人觀之必以爲管蔡所以疑之者以周公之攝政也周公乃於金縢既啓之後而又攝政七年欲以輔成王之德以致太平爲己任則周公之德大過於人雖居危難之中處之自若可謂爲人所不能矣昔桓温將移晉祚呼謝安王坦之將殺之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謝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賢於坦之遠矣及苻堅率衆百萬次於淮淝而安爲大都督夷然而無懼色旣而兄子玄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與客圍碁了無喜色客問之徐曰小兒輩遂已破賊罷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屐齒之折以折屐觀之則知所謂從容就席笑語移日與夫無喜懼之色皆有矯偽之心所以不如周公也然周公性之也謝安假之也

【黄講同】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小雅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鴆反食似嗜反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反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民不恌他彫反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音洛下同嘉賓之心

李曰　人君之於羣臣嘉賓既有酒飲饌食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之中以將厚意然後忠臣嘉賓莫不效忠以報上之恩德而得盡其心矣實幣帛於筐篚者鄭氏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按聘禮云君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又曰致饗以酬幣既有侑幣又有酬幣侑幣所以勸飽也酬幣所以送酒也此詩言羣臣嘉賓序則兼言羣臣嘉賓而詩中皆以嘉賓而言者孟子曰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人君之於臣既有尊賢之義至其燕饗也則謂之賓所以敬下也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堯之於舜而為賓主之禮則知古者

之於人臣其燕之時皆有賓主之禮也左傳曰饗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見成十二年杜預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蓋饗者但以其體薦之於俎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此之謂訓共儉燕之以時則折俎君臣之間相與醉飽此之謂示慈惠惟其示慈惠故略其君臣之禮盡其賓主之歡上下之情忻然無間則忠臣嘉賓安得不盡其心哉魚麗之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以上者自鹿鳴以至天保是也鹿鳴之詩文武所以待其下者如此則當時之臣報其上者亦如此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作此詩以宴樂也燕禮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大師告於樂正曰正歌備徹俎說屨而行無算爵無算樂則是文武以後以此詩為燕樂羣臣之歌也予嘗觀春秋之時穆叔如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

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見襄四年夫鹿鳴之詩君所以悅使臣而穆叔拜之則知後世以鹿鳴而燕羣臣推此可見程氏謂自鹿鳴以下二十二詩各賦其事而用之其周公之謂乎左傳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穆公亦云則知此詩周公之所作召公乃歌之也蓋周室衰微兄弟道缺故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歌常棣之詩今此以燕羣臣宜歌鹿鳴之詩則小雅之諸詩皆如此詩也苹鄭氏以謂蘋蕭毛氏以謂苹蓱據爾雅以謂萍蓱其大者爲蘋是水中之草也鄭氏則據郭璞云今藾蕭也初生

亦可食陸璣注云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是也孔氏則從鄭氏之說不以爲水中之草謂鹿鳴無由至水而食故不從之王氏則從毛氏謂苹爲水草王氏之意以爲鹿鳴而食野之苹以喻當時之君飲食此皆鑿說按草蟲經曰鹿欲食則鳴相召者不忘其羣也此言文王既有酒食以飲食之以燕羣臣亦如鹿鳴得苹而食則呼其朋類而食之也毛氏以爲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歐陽破之以謂豈有禽獸而懇誠發於中哉瑟者包羲氏所作笙者十二簧隨之所作簧者笙中之簧女媧氏所作言得

嘉賓而燕樂之既鼓瑟矣又爲之吹笙既吹笙矣又吹笙中之簧以樂之又奉其筐篚實幣帛於中而與之既待羣臣如此之切至則羣臣皆愛其上則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者言既知吾之所以待下者如此彼宜以此而示周之列位也王氏謂周爲忠信之周行道也言示之忠信之道王氏之意謂序云得盡其心故爲此說然序所謂盡其心詩中未必有此意如葛覃之詩曰躬儉節用則可以化天下以婦道亦猶此詩能待臣下如此則羣臣不得不盡其心也孔氏謂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心總美燕樂之事

於經無所當也此言得之矣鄭氏謂示當作寘置也言當置於周之列位然此言人臣樂君之燕饗何爲至此方寘於列位也蒿菣也孫炎曰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氏曰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言我得此嘉賓其德音甚明視民則不恌視古示字也但從示邊其德音甚明則可以使民其德不至於偷薄非獨可以視斯民不至於偷薄亦使君子之人取爲法則而效之以見嘉賓之賢可知矣又有旨酒與嘉賓式燕以遨遊芩陸璣注云莖如釵股葉似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眞實牛馬亦喜食之湛久也非惟鼓瑟又且鼓琴非惟

和樂又且至於湛久程氏曰三章言其樂之長久無斁惟其如此則人君之燕飲必能樂嘉賓之心然後爲能盡其志蓋不能樂其心則如繆公之亟餽鼎肉其待羣臣非不切至而子思以爲犬馬畜伋則何以燕樂嘉賓之心哉惟樂其心然後能盡人君之禮然忠臣嘉賓豈將以口腹累於君哉必待人君飲食之豐幣帛之厚聲樂之歌然後能盡其心者蓋以人君有好賢之誠則人臣皆知人君之能篤好於我孰肯不盡其心惟其有鹿鳴之燕以待其臣下如此然後忠臣嘉賓皆得以盡其心夫人君之好賢有加無已必於燕飲之間見之夫

飲食微事爾君臣和協以致太平亦由此焉君臣乖爭以致禍者亦由此焉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見宣四年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見襄十四年其後鄭靈公卒不免其身衛獻播遷而失國則人君所以待臣下者可不慎哉

【黃曰】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予嘗讀孟子至此章於我心有大不合者夫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君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不可以不盡君不以禮遇我則事君之心尤不可以不盡而必曰君以此待我而後我以此待君乎意者孟子之言亦有激云耳及讀詩鹿鳴而其序亦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然則爲之君者苟能待之以飲食實之以筐篚則爲之臣者亦可以盡其心耶小星之夫人惠及嬪御而嬪御盡其心江沱之嫡不以媵備數而媵御亦盡其心

況忠臣之事君其義當如何予嘗三復此序始而疑終而悟以爲序者之意在於待盡其心之一句君臣之間開心見誠相好之深相信之篤而後忠臣得以盡其所欲爲苟君臣相與齟齬而不相信上下相顧覷覷然而不能以自安而何暇及天下之利害是雖欲盡其心有不可得者文王之待其臣也好之之篤而待之之至禮愈盡而心不能以自足曰我有嘉賓我有旨酒親之之辭也曰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又曰鼓瑟鼓琴樂之之辭也然文王豈以區區之飲食幣帛聲樂爲足以待賢哉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餽鼎肉而子思不悅曰今而

後知君之犬馬畜伋則旨酒幣帛聲樂亦不足以待賢者矣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以虛拘則飲食幣帛所以將其恭敬之心耳故曰承筐是將而序曰以將其厚意文王之待賢既盡恭敬之意而又有以將之想其君臣之間相信如父子相愛如兄弟朝廷之中優游悅懌相得而無間則為之臣者出身以事君委命於上而無所憂懼故曰和樂且湛而序亦曰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為臣而為忠臣為賓而為嘉賓則是賢也德與位稱名與實孚足以致君於當道化民以

成俗故曰示我周行言能以道示其君也如示我顯德行之意也曰德音孔昭言其令聞之昭著也如秩秩德音之意也曰視民不恌言其視民之不恌也如淳己以厚民之意也曰君子是則是傚言其在位者之法式也如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之意也所謂忠臣嘉賓如此則文王安得不厚遇之邪吾觀堯舜禹之時君臣之相告語如家人父子之唯諾聞心平意之際相與終日而不見其隙今文王待羣臣以嘉賓之禮而接之以燕飲之歡其亦舜禹之朝乎其後成王之燕嘉賓見於南有嘉魚之詩亦周人之家法也後之為君者傲然於上而為臣者奔走於下藐然而不相及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暌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此天下之事所以每每擾敗而無所成就也文王經營內治而先燕羣臣嘉賓其亦自培其根者歟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曰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則曷禁之不止曷令之不行此文王之所以內治而待羣臣嘉賓之意也或曰君臣之分如天尊地卑之不可易而謂之嘉賓不亦過乎蓋自上下之分言之則謂之羣臣自燕飲之義言之則謂之嘉賓堯之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獻子百

乘之家而有友五人焉繆公問子思曰古者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子思之意以謂若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則謂之嘉賓豈為過哉此子思之意也亦孟子之意也亦堯舜文王所以待其臣之意也

四牡勞(力報反)使(所吏反)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

四牡騑騑(芳非反)周道倭(於危反)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他丹反)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illegible]反〕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李曰四牡之詩其言使臣之奉使及其歸也乃作此詩以勞之夫人臣大功惟恐其不見知今四牡五章其所以勞之之辭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深知之矣毛氏乃以爲卒諸侯以朝聘之事毛氏之說則以謂文王之遣使者是卒諸侯以朝聘之事也然按此詩上則有紂下則有諸侯又有因民事以出者何所據而云朝聘哉使臣之出往使諸侯

亦多故矣何必以爲朝聘哉事既久遠又無明文不可從也騑騑行不止也周道毛氏以爲岐周之道倭遲而歷遠惟其道之長遠故行之不止可謂勞矣當此之時使臣豈不思歸但以王事無不堅固方行役以從王事不可歸也惟其不可歸但思父母以悲傷爾所謂王事者公事也不必指爲天子之事此詩猶可說也北門之詩曰王事適我鴇羽之詩曰王事靡盬則當如之何一云靡盬無有幹之者又謙之曰盬字訓壞吾豈不思歸以其不敢壞王事之故駱馬毛氏以爲白馬黑鬣曰駱爾雅以爲白馬朱鬣曰駱陸農師以爲今謂黃馬朱

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則不拘於朱黑皆可以爲駱也嘽嘽喘息貌程氏謂駱馬禁久陸農師以謂今之駱馬最耐勞苦矣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言馬之勞則可以見使臣之勞矣詩人言馬以見臣下之勞卷耳之詩曰我馬瘏矣言馬之勞苦甚病足以見使臣之勞今以耐勞之馬而至於喘息則其勞甚矣啓毛氏以爲啓跪其說本於爾雅要之大意爲不暇居處之義受命而行不遑啓處也鵻爾雅曰鵻其鳺鴀舍人曰鵻一名夫不李巡曰夫不一名鵻今楚鳩也左氏曰祝鳩氏司徒祝鳩即鵻其鳺鴀者其性孝故爲司

徒陳氏以爲一宿之鳥鄭氏以爲夫不鳥之慤謹也此言鵻之翩翩然或飛或下集於苞栩之上亦猶使臣或行或止皆從王事詩人之意如此蘇氏乃以爲孝子此則泥於祝鳩氏司徒之說也王氏亦以爲況臣之一於事君此則泥於陳氏一宿之鳥也將毛鄭皆以爲將養程氏則以爲事其言雖殊其意則一也言王事無不堅固雖欲事養父母皆不暇矣杞枸杞也今人則以爲箭非枸杞之杞駸駸疾行貌言駕此四牡至於疾行豈不懷歸乎但不以家事辭王事也故作四牡詩以歌之以其不遑將母之情而告之諗告也毛氏以爲念鄭氏以

為告毛氏本於爾雅然左傳曰辛伯諗周公諗告也當以為告鄭氏以為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老來告於君非也夫以使臣之勞遂以養其父母之情而來告於君則是君不見知也使君見知於己豈必待來告然後知其勤勞哉程氏以為告於父母也父則主義母則主恩惟不知義故告於母非也夫君惟知其勤勞故作詩以告之必曰將母而不曰將父者蓋將母連四章之文而言也此詩與東山之詩無以異東山之詩但言征夫暴露之難以為勞歸士之詩四牡之詩但言使臣道路之勞以為勞使臣之詩蓋其歷勞苦之久得人君反覆言其勞苦之狀則是上之人見知於己安得而不悅哉北山之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非不憂其父母也則其勤勞無以異於四牡然北山之所怨怨其君之不見知也君不見知則安得不怨哉故人臣之悅不繫於其勞不勞但繫人君知與不知爾

黃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而自信不篤者急於人之我信人臣之於國要其無愧於天無愧於心無愧於天下來世則已矣君不吾知天不吾知乎當世不吾知後世不吾知乎則夫知與不知誠有所

不足計輔相之功絕口不言而金縢之書因事自顯方其天感未震嘉禾未偃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自常人觀之必有憤怨之意而周公赤舄几几綽然有餘裕公之心固曰有功於國者人臣當然之事也而奚必斯人之我知耶然四牡之詩人以有功見知則悅者何其汲汲也蓋周公之事必周公為之而後可以自言四牡之臣將命於外其心之所慮者惟恐夫君之不吾知而吾不能以自安也噫不得乎親不可以為子不得乎君不可以為臣況人臣將命而出以適異國可不見知於君哉魏文侯使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功也四牡之使臣以見知而悅非樂夫君之知其功也樂夫君之知其心也故四牡一詩皆序其道路艱勤之狀思念父母之情文王能盡人之情如此則臣安得而不自慰周公東山之歸勞士卒而序其情閔其勞亦文王所以勞使臣之意也東山歸士之所以悅即四牡使臣之所以悅也然四牡之所謂有功而見知者又非東山歸士之比學者當以意求之則詩人之意為得之矣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李曰 此詩言遣使臣也遂歌此詩以遣之送之以禮樂勉之以詢問下民之疾苦利病使君之德意交孚於下四方萬里之遠無不知人君所以撫恤斯民之意如此然後遠而有光華也所謂有光華者每章下句皆是也而其所謂送之以禮樂孔氏云即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是也此謙虛訪落直爲禮耳而兼言樂者以禮樂相將既能以禮敬達則能心樂平易故兼言之夫所謂送之以禮樂者考之詩文之中實無所當孔氏以爲首章下二句盡卒章此乃附會經文以求合詩序其實非也蓋所謂送之以禮樂歌皇華之詩以遣之即是送之以禮樂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反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反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烏毒反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李曰 皇皇猶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言煌煌然光明者乃是草木之華曰原曰隰無不光華亦猶人臣出使至於四方萬里之遠無遠無近無不光華也駪駪衆也征夫使臣之屬也言使臣其屬之多也至於每懷靡及毛氏以爲懷私問及鄭氏以爲懷私言使臣之屬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所及皆不如歐陽之說其人以爲每思惟恐不及王氏以謂每以無所及事爲懷蘇氏以謂每懷不及事之憂其說與歐陽同言使臣之屬皆以不及事爲憂則使臣可知矣亦猶卷耳言我僕痡矣則言使臣亦可知也濡言潤澤亦猶所謂羔裘如濡也絲言其調忍也沃若潤澤也駰陰白雜毛曰駰均言調一也此詩言使臣所乘之馬唯是駒矣所御之轡則如鮮澤其乘此馬援此轡驅馳則周爰咨諏毛鄭之說皆以忠信爲周其說蓋本左氏內外傳予

嘗觀左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國語亦曰咨才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謀爲詢其序不同其義則一皆以忠信之人往咨而問之毛鄭用其說歐陽破之以爲咨謀咨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協韻爾毛鄭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而詢問今詩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此說是也夫左傳之中其所舉詩人之句多矣皆出於一時之斷章未必盡合詩人之意如必以所舉之詩而解詩則泥矣如皇矣之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

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則以心能制義爲度德正應和爲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以爲九德皇矣之詩左氏以爲九德亦如皇皇者華之詩左氏以爲五善國語以爲九德皆不可以解詩人之大意也周者但是周徧言使者之奉使周徧其所而諮問之不必以爲忠信之人也周官撢人之職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和說而正王面則是使臣之職欲其周徧咨謀無所不及也蓋使臣體上之德意告之於下欲下之人無不知上之德意又以下之利病告之於上使上之人無不知下之疾苦則亦欲其無所不問明矣四牡之詩勞使臣之詩也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夫去則遣之還則勞之惟先遣而後勞則皇皇者華當在四牡之前今也列之於四牡之後孔氏曰使臣之往反固非其一四牡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一人故以輕重爲先後也夫遣之與勞一也安得以遣爲重以勞爲輕哉蘇黃門以爲鹿鳴之三章施於禮樂不獨用於勞遣故燕禮鄉飲酒歌焉意者以其聲爲先後歟蘇氏之說則據儀禮以爲說然以聲樂爲先後則是一意也孔氏嘗以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顚倒不次者以爲簡篇脫誤或者次詩不以作詩之先後爲序則皇皇者華之詩以輕重爲先後安知此詩非簡篇脫誤作詩不以先後之序乎蓋三百篇之多本有顚倒者如載馳之詩衞懿之詩乃在於文公之後淸人之詩鄭文公之詩乃在於突忽之前葛藟之詩平王之詩乃在於桓王之後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乃在於四牡之後而豳風之破斧乃在於東山之前雖其顚倒如此亦非詩之本意也四牡之詩但言人君之勞使臣不可不知其勤勞皇皇者華但言使臣之出使不可不詢其疾苦詩之本意如斯而已如必泥先後之序非詩人之本意也

黃講同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于鬼反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死喪之戚兄弟孔懷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 每有良朋况也永嘆吐丹反 兄弟鬩許歷反于牆外禦其務 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 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儐賓亦反爾籩豆飲酒之飫於據反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答南反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 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李曰此詩言燕兄弟之親宜加恩惠以時燕樂之

以盡親親之義也閔管蔡之失道者當周公攝政之時其兄管蔡不能同心以蕃王室故流言於國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又挾武庚淮夷以爲亂則是管蔡失道矣周公於是舉兵東向以平僭亂以兄弟之親則視如路人豈得已哉蓋以天下誅之不得不然也周公傷己兄弟不睦故作此詩言兄弟不可不親也觀此詩閔管蔡之失道是周公所作無疑矣嘗觀左傳僖二十四年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懿親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杜元凱注云當周公時故言周之有懿德周公作詩召公歌之也國語亦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則知此詩周公所作也魚麗之詩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天保以上常棣之詩在其中矣若周公以閔管蔡失道而作此詩則不得以爲文武以上治內之詩也若以常棣爲治內之詩則不得爲周公所作也二序之相矛盾不可以並立也故嘗謂詩序非一人所作蓋謂是也常棣爾雅曰常

棣一名棣郭氏云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陸璣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子如櫻桃正白四月熟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此常棣與唐棣異何彼襛矣之詩曰唐棣之華與論語所舉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則爾雅所謂移棣也此之謂常棣與采薇之詩曰維常之華則爾雅之所謂棣也二者異木也後世多以此常棣讀爲棠棣則是以移讀爲棣也承華曰鄂韡韡光明也不韡韡鄭氏謂不當作柎鄭氏好改字不得以爲柎歐陽氏以爲不韡韡者韡韡也詩人之辭多如

此王氏則以爲不韡韡甚言其韡韡然詩人言不韡韡不應以爲韡韡楊龜山爲國子祭酒嘗論此詩以爲周公閔管蔡之失道言常棣之華鄂不韡韡者蓋言常棣上承而下覆華則覆蕚蕚則承華以喻兄弟之和睦當如此也今也管蔡失道不能親睦和協如常棣之鄂至於不韡如旄丘之詩曰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蓋葛本蔓延也何爲而不蔓延常棣之華鄂本韡韡也何爲而不韡韡則見管蔡之失道也惟其管蔡之失道故告凡今之人不可以不愛其兄弟也故下章言朋友不可恃兄弟不可疎言不可疎其所親而反親其所疎也

蓋以兄弟之情至艱難而後見雖死喪之可畏者惟兄弟之親然後甚懷之故裒集于原隰之中惟兄弟之親則求之他人則不與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此又託喻以明兄弟之心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惟其天屬之親故急難之際能盡其兄弟之恩以脊令觀之可以見矣脊令雝渠也郭氏曰雀屬也陸璣曰大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是也蓋脊令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以喻兄弟能相求也脊令能相求今也

則在原失其常處飛鳴不能自舍猶兄弟之於急難相須而不舍也當此急難之時則雖有良朋況也永嘆而已況長也言朋友之情且嗟嘆之而不能相救也鬩很也務侮也言兄弟或不相得鬩很于牆內外若有他人來侵侮之則不可不外禦也言不可以小忿廢懿親也戎相也烝久也言有急難則雖朋友之久亦不相助以見兄弟之情過於朋友也急難之時兄弟相救如此及喪亂既平無事之日安且寧矣則以一朝之忿一毫之私若反眼不相識遂爲兄弟之鬩乃以謂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然人豈可以安樂之時則棄其兄弟而於急

難之中乃以望其相救詩人設此以爲戒言不可以安寧之時而棄其兄弟而以爲不如友生也惟於安寧之時不可不親其兄弟則於安寧之時當儐陳其籩豆而相爲醉飲飫飽也使兄弟既具集會聚和樂且孺相親屬毛氏以爲九族非也則又與妻子好合歡合如鼓瑟琴之相應然後可使兄弟翕合和樂而湛久兄弟既翕必先妻子者顔之推嘗曰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蓋其兄弟之所以

乖爭者未必不本於此必先於妻子好合然後可以使兄弟和睦也夫人不能合於妻子之好則不能敦兄弟之愛既不能敦兄弟之愛則雖家室妻帑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後可以和合於兄弟也兄弟之乖爭小則忿鬩之相侵大則干戈之相尋敗國亡家皆由於此故必兄弟既翕和樂且湛然後可以宜爾室家樂爾妻帑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五者非人之所難行但恐不能反而思之耳故必教之以深思遠圖必信其爲然以見兄弟不可不親也究思也圖謀也司馬溫公嘗曰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必相救者情也吳越之人
不相識一旦遇風波之厄則同舟而濟勢也其情
與勢不同其急緩相濟則一也舜之於象可謂怨
矣而舜不以爲怨況爲人弟者不及於象乎宜其
親愛之心不可少忘也然此詩言兄弟可親則是
朋友之義可廢曰非也蓋親疎之義不得不如是
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兄而
敬他人者謂之悖禮己之兄弟不能愛況於愛他
人乎既不能愛人人誰愛己古人有言曰兄弟爲
左右手也如人相鬬截其左手而謂人曰我必勝
此其可乎己之兄弟不能愛則其於朋友必不能

相親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
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
之則惑矣雖閉戶可也此蓋言親疎之義如此兄
弟於急難之際則必盡心力以救之毋有良朋烝
也無戎亦以見親疎之義也若必以此詩言不如
兄弟遂以爲朋友之義可廢則亦如咸丘蒙舉詩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遂以
瞽瞍爲舜之臣可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
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
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
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釃所宜反酒有藇音序既
有肥羜直呂反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灑
埽陳饋其位反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
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乾餱音侯以愆有酒湑思敘反我無酒酤音戶我坎坎鼓
我蹲蹲七旬反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李曰】既謂朋友又謂之故舊者亦如鹿鳴之詩既
謂之羣臣又謂之嘉賓也不必分別言之孔氏以
故舊惟施久遠遂以此詩卒章上句爲燕故舊二

章爲燕朋友分章析句其言不通一至於此學者
不可不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
蓋上自天子下及庶人之賤皆須朋友切磋琢磨
之力以成德也然庶人之於朋友又在上之人率
之於上爲上者既能以親其親而至於和睦友其
賢者而不棄其故舊者則又不遺則民皆翕然效
德歸於淳厚之域而無天下俗薄朋友道絕之患
也丁丁毛氏曰伐木聲也嚶嚶毛氏以爲驚懼說
文以爲兩鳥鳴此兩說皆通釋訓曰丁丁嚶嚶謂
切直也爾雅但見此詩爲朋友之詩遂以丁丁嚶
嚶爲切直未必然也鄭氏遂引此說亦非也說詩

者但見序言自天子至於庶人遂於詩中而求其庶人求友之義求之而未得之則遂援伐木以為庶人之求友王氏曰八篇天子之禮也伐木庶人之事也然未始不須友以成也蘇氏曰事之甚小而須友者伐木也物之無知而不忘其羣者鳥也鳥出於谷而遷于木以木為安而不獨有也故嚶嚶然而鳴以求其友況於事之大於伐木而人之有知者哉此皆是以伐木之人為庶人之求友竊以為不然按序所謂自天子至於庶人蓋連下文而云謂天子既須友以成庶人亦須友以成蓋庶人之所為在天子率之爾庶人之求友當於卒章

而求之不可引伐木為說既以伐木為庶人之事又以嚶嚶為鳥之求友則其理不相貫當從歐陽說謂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時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蓋此詩言當伐木之時鳥嚶嚶然而鳴出自幽陞之谷遷于喬高之木其所以嚶然而鳴者求友之聲也鄭氏於此則曰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勞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此說不然使文王未居位之時則當為世子安得為農而伐木哉足以見鄭氏之說陋也相視也視彼鳥之嚶嚶而鳴尚能

求友況於人也異於鳥獸遠矣可不求友乎人能求友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天子求友以治天下而有和平之效庶人求友以治一身而有和平之效鄭氏謂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以平為齊功未之敢信伐木許許毛氏云許許柿貌言伐木而有柿貌許慎說文以許許為所所亦未之敢信聲詩以為許許且從詩人之言而用毛氏之說釃酒漉酒也藇毛氏云美貌羜未成羊也速召也王氏曰以庶人之宴而伐木之友然猶釃酒有藇以待之又況於既有肥羜以速諸父乎如王氏之意且以伐木之事為庶人之求友以

肥羜為天子之大夫上下既無分別不可如此說觀此詩言伐木丁丁伐木許許伐木于阪其說難明歐陽公曰是詩未以鳥鳴求友為喻爾至其下章則不及鳥鳴之意但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相類蓋失其本義矣當闕其所未詳以俟深於詩者歐陽公尚且闕之況其下乎竊以為二句皆是承上章既言伐木丁丁鳥鳴嚶嚶下章但云伐木許許者省文也亦猶四牡詩上章言不遑將母卒章言將母來諗其文不備亦是總結上章將母之文也既言伐木之時鳥鳴求友君子於閑暇之時則有釃酒肥羜召諸父

宴樂諸父同姓之朋友也此古人忠厚之情有見於此故寧使召之而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我不顧念是我之罪也召而不來非我之罪也夫人所以怨生者本於相責觀此之言是皆責己而不責人此其所以和平也於粲灑埽粲鮮明貌於是粲灑埽其室庭陳飲食有八簋也圓曰簋天子八簋肥牡即肥羜也天子謂同姓諸侯曰伯父諸侯謂同姓大夫亦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如齊姜姓非同姓故左氏以謂伯舅耋老呼齊為伯舅則魯與衛多稱叔父者以其同姓也咎過也此言既有肥羜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其意與上章同行者毛氏以為美蘇氏以為多當從蘇說籩豆有踐踐陳列也言釃酒之多肥羜之美欲使兄弟無相疏遠也餱食也民之所以失德而見謗訕者以乾餱之食而見過於人為天子者安可不設酒食而見恨於兄弟乎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則言百姓之求友也湑茜之也左氏傳爾貢包茅不入寡人無以縮酒酤者毛氏曰一宿之酒也鄭氏曰買也然按說文曰酤一宿酒也又曰沽也是毛鄭之說皆是按論語沽酒市脯不食沽酒即買也今且據論語為信坎坎鼓聲宛丘之詩曰坎其擊鼓是也蹲蹲舞貌諸家之說皆以卒章為天子之燕朋友

如詩所謂有酒湑我無酒酤我此乃庶人之事安得為王者乎孔子尚沽酒市脯不食豈得為王者燕朋友之禮乎然上章既言天子求友此章則言庶人化之而敦朋友之好焉有酒則茜之無酒則沽之又舞我鼓我以相燕樂且述其志而告之曰及我閒暇日而飲此湑以為燕樂故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論曰　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所謂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則於角弓之詩見之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於此詩見之矣如陳勝之既立也故人入見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由是無親勝者陳勝之與故人猶且殺之況其疏者乎宜其衆之不附也光武幼與嚴子陵游同學及其即位常引陵入內共偃臥陵以脚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以子陵之傲睨萬乘之尊如此光武不以為怒則其與陳勝之殺故人為如何哉觀東漢之風俗感激尚義雖子陵有以激之然其敦於風俗朋友之義在光武不為無力由是觀之風俗之厚薄皆繫於人君之好惡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黃講同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十九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戶嫁反)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子淺反)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吉玄反)爲饎(尺志反)是用孝享禴(似藥反)祠烝(之丞反)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都歷反)矣詒(以之反)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反)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李曰〕自鹿鳴至伐木言君所以下下也君能下下則政無不成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報施之理然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蓋君之待臣也厚則臣之報君也亦厚君之待臣也薄則臣之報君也亦薄苟君不能下下則臣安能歸美以報其上哉孔氏曰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六篇之作是非一人而已以此爲荅上篇之歌者但聖人示法義取相成汝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義非此固荅上篇也此說是也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君者保安也蓋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也單〔毛氏〕曰信也或曰厚也〔鄭氏〕曰盡也蘇氏亦從鄭訓〔王氏〕曰單厚也厚下之至也鄭氏以爲厚天下之民〔王氏〕以爲厚下據此章方言人君之受福未及論民之福也厚但言其受福之厚也除〔毛氏〕曰開也〔程氏〕曰更新也〔王氏〕曰除舊實新也此亦言天之保定我君其位甚固俾之單厚凡有所福無不與之又與之以福祿俾爾多益以莫不庶以見其受福之多也〔鄭氏〕以爲每物益多非也〔歐陽氏〕曰俾爾多益而衆也戩穀福祿也罄無不宜罄盡也言天保定我君與之福祿無所不宜也既無所不宜又受天百祿而又降爾遐遠之福汲汲然受之而不足也猶曰惟日不足是也歐陽公曰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矣又曰無所不宜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複如此而猶曰惟日不足者大抵詩之六章文理重複以見人臣愛上之德深且至也夫以福祿日至而猶欲其無有止足非愛君能若是乎〔王氏〕以爲何福不除爲人君之福以莫不庶爲人君之祿罄無不宜爲人臣之福受天百祿爲人臣之祿則是以一章爲君二章爲臣非也王氏之說本於〔鄭氏〕

通志堂

鄭氏曰天使女祈福祿之人謂羣臣也夫君受福祿之多而後及於人臣也然此詩是臣歸美於君當說人君不當以爲人臣也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天之保定人君使國家無不興盛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山脊曰岡如山之高如阜之大如岡之彌高如陵之彌大又如川之浸長而莫不增多也吉善也蠲潔也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毛氏曰事也鄭氏曰先公謂后稷至諸盩當從鄭氏之説孔氏曰經於公上不言先者以先王在公後王尚言先則公爲先可知欲省文以完句也如擊鼓之詩序言使公孫文仲將而詩特一曰從孫子仲蓋省文也此不言先而言于公者亦省文也君曰卜爾爲王卜也鄭氏曰尸嘏主人傳神辭也不如程氏以爲君使卜之設辭也此章君既享福祿之盛用報其先祖善潔其酒食之饌以致孝享于公先王其所獻者有四時之祭往祭于先公先王既祭而君使卜之卜得有萬壽無疆之兆乃設爲之辭也非實使之卜也王氏曰先禴後祠禴厚而祠薄先烝而後嘗烝厚而嘗薄此非也趙伯循云按周禮記四時之祭名云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公羊所記亦同而此詩乃曰禴祠烝嘗其文與周禮異協韻故爾其實祠禴

嘗烝不以厚薄爲先後之序也孔氏曰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弔至也詒遺也言多福至矣而百姓亦受其福也質毛氏以爲成程氏以爲實皆不如王氏之説王氏曰神無所出其靈響也詒爾多福而已民無所施其智巧日用飲食而已以見民之和平無有詐欺矣百姓毛氏以爲百官族姓然百姓自古有二有所謂百官族姓者有所謂庶民者書言平章百姓者百官族姓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者庶民也此言羣黎百姓則當以爲民不當以爲百官族姓也言天下之民受其賜無有巧僞惟日用其飲食而又效上所爲徧爲爾德無不順也恒鄭氏以爲月之上弦而就盛其字從亙不從行今則從行不從亙當從王氏作恒久説言如月之恒久如日之升如南山不騫而不壞如松柏之茂盛皆悠久之狀也以言人君之福與而未艾也無不爾或承者鄭氏曰青青相承無衰落也歐陽曰上六者之所陳者使我君皆承之也皆不如王氏之説王氏曰松柏之茂盛無不承其庇覆蓋人君受福普天之下無不受其賜也

論曰 詩曰自求多福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蓋人君之受福不在於禱祝之間使人君無德則雖禱祝而其福亦不加益人君有德雖不禱祝

而其福亦不加損惟其臣報上之心切所以必願其君受福之多也然君之所致此蓋由下下以成其政此所以自求多福也觀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宜王之於召虎寵任可謂專矣召虎思之無以報其德惟曰天子萬壽而已以是知人臣所以報君非此無以見其誠也

黃曰 自天保以上五詩皆文王燕羣臣勞使臣遣使臣燕兄弟朋友之樂章也天保一詩其臣下荅其君歌燕之樂章與故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爲竊嘗爲之說曰人君惟不自有其尊故能成其尊謙者益之地滿者損之藏使人君自恃其能而不復資臣之能則臣亦將自矜其能而不復遜其君之能矣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君不敢忽其臣臣能歸美以報上則臣不敢忘其君此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之理也故天保一詩皆羣臣愛其君而願之之辭愛之之心無時而窮則願之之辭亦無時而窮非故以是媚其君也誠以吾之所欲然期天理之必然而亦因以爲當然也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如親卜之於天曰君曰卜爾萬壽無疆如親卜之於

神曰何福不除蓋無不宜欲其備天下之福也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欲其享無窮之福也曰以莫不庶以莫不興以莫不增以見其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之福也終之曰無不爾或承以見天地鬼神山川草木昆蟲禽獸臣民百姓無不賴之而非止一人之福也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廣譬曲喻言有盡而意無窮豈周人之媚其君哉予嘗三復是詩而見君子愛人之意曰俾爾單厚以信厚之德期於君也曰吉蠲爲饎是用孝享則奉先思孝之意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則斂福錫民之意也是數者皆所以受福之具與詳其盼於形容之中而寓其意於勸戒之際此臣報君之志也學詩者試以是思之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音險)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子向反)率(所類反)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反)還杕(大計反)杜以勤歸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反）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反）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弭氏反）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于付反）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李曰]遣戍役也言文王爲西伯之時西有昆夷之患詩所謂薄伐西戎是也北有玁狁之難詩所謂玁狁之故是也旣有戎狄之難遂以紂命命其將帥遣屯戍之役以扞衛中國其遣也則歌采薇之詩其歸也則歌出車杕杜之詩出車之詩所以勞將帥杕杜之詩所以勞戍役於出車言勞還於杕杜言勤歸但變其文耳昆夷則言患玁狁則言難亦不必分別也此詩則遣將帥與戍役而序但以遣戍役爲言者孔氏云將帥者與君同其憂其戍役則身處卑賤非有憂國之情不免君命而行文王爲恤之情深殷勤於戍役簡略於將帥故此篇之作以遣戍役爲主此說非也夫將帥所以統戍役豈可輕哉文王豈有簡略將帥之意此詩序言遣戍役則遣將帥可知矣不必爲是說也薇菜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生食作生也言始遣戍役之時薇巳生矣當采薇之時遣之

則何時而歸乎其得歸則歲巳暮矣其所以舍其室家者以玁狁之故其所以不遑安處者亦以玁狁之故言吾之所以遣戍役者非吾之本心但以昆夷之患玁狁之難不可得而辭爾以民之勞苦皆歸罪於玁狁則無有愁嘆之心矣柔始生而柔脆鄭氏於薇亦作止則謂今薇生矣先輩可以行[孔氏]曰先輩可以行言先對後之辭則二章爲中輩三章爲後輩矣首章二月下旬遣二章三月上旬遣三章三月中旬遣以中章爲三月上旬遣詩中無此文而創爲此說不可信也[蘇氏]則以爲遣戍役而戒其期曰薇可采而行而督之曰薇亦作矣可以行矣始言薇作次言薇柔終言薇剛言時日巳晚不可復留也蓋以剛柔爲士卒未行亦不可從[王氏]則謂戍役之久且又采薇食之而巳[王氏]以爲歲暮之時[孔氏]以爲三月上旬其異同如此然不必指時以爲說薇亦作止是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如此亦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載塗亦言天時之變爾憂其歸期之晚而憂心烈烈者憂之狀也其所以憂心烈烈者則載飢載渴也[孔氏]曰汝所以憂心烈烈者以道路之中則有飢而有渴勞苦甚矣諸家皆從其

說是以飢渴爲眞飢渴〔程氏〕則以爲如飢渴其說
固善然觀下文言行道之遲遲載飢載渴則又似
眞飢渴矣當從諸家之說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言
我屯戍於此未得底定無人可以歸問家之安否
〔蘇氏〕則謂聘于天子此詩所言大抵言室家之情
亦如東山詩不得以爲聘天子也陽者十月爲陽
〔鄭氏〕以爲坤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此月爲陽〔王
氏〕以爲陽用事此則非也王事靡盬言我之於王
事無不堅固故我不遑安處也〔王氏〕曰啓則居之
也處則方之也不遑居者以言從戍役之事而不
遑居也不遑處者以言居戍役之地而不遑處也

以居爲從征役之事以處爲居戍役之地亦安生
分別也憂心孔疚我行不來者憂心甚病我去而
未得歸也來與今我來思之來同爾〔毛氏〕以爲華
盛貌言爾然而盛者何物也乃常之華也以喻路
車之盛者何人之車也乃君子之車也〔王氏〕曰常
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比猶之路車將帥乘之以
庇其下師徒恃之以載其上上載下庇甚相親比
〔鄭氏〕則謂棠棣華鄂相親其下盡力以事上言當
如棠棣然也如棠棣之華鄂不韡韡以喻兄弟之
相親比則可以上承下覆爲說此詩但言路車之
盛不必上承下覆爲說也業業壯也一云馬行不

止貌戎車既駕而四牡又壯吾敢安居必欲一月
之間而有三捷所謂一月三捷者非是果有三捷
但言士卒之銳皆有勝敵之心欲其如此也〔鄭氏〕
乃謂侵也伐也戰也此說泥矣駕彼四牡騤騤然
而強健此乃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氏〕以爲腓當
作芘好改字不可從也〔蘇氏〕乃謂腓辟也小人所
恃以辟難以腓爲辟難不知有何所據〔程氏〕則謂
腓從動之義人之腓在股下足上身行則從動也
蓋程氏解易咸其腓亦以腓從動爲義且從其說
言此車乃君子所處小人則從而動也翼翼閑也
象弭者〔爾雅〕曰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不以繁

束骨飾兩頭者也以象骨爲之故謂之象弭〔毛氏〕
謂弓反末也所以解紒也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爲
之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
以飾車亦可以爲矢服也車馬之備器械之脩豈
不日相警戒但以玁狁甚急而不可緩也其我昔
往戍役之時則楊柳依依然而生今我來歸則雨
雪已霏霏而下則是歲晚而歸矣行道遲遲然而
久又有飢渴之苦我心所以傷悲莫有知我哀者
豈眞莫我知哉此詩言遣戍役而謂莫知我哀是
深知之矣〔論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
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以文王之德較之於紂

其昬明不同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徒得其一其勢又不同也然文王尚以紂之命遣將帥與戍役則是文王之心其尊王之至如此所謂有事君之小心但於遣將帥見之矣後世如齊威晉文非無功也侵伐圍戰皆不本天子之命其功雖可嘉而其心可謂專矣此文王之所以爲不可及也呂吉甫嘗云其遣也則豫述其遂歸之事其還歸也又不忘其行役之勞故采薇出車杕杜之詩其遣勞帥役之事雖不同而序其往反始終之情而惻之則一也蓋其始以序其勞苦之事以遣之則是恤之也厚矣吳起之爲將也卒有病疽起爲吮之

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惟吳公所以待之也厚其卒必將以死報之今文王遣戍役其遣之時已知其勞苦則士卒之心當如之何是必思所以報其上也

黄不講

出車勞力報反還音旋率所類反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乃旦反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音背憂心悄悄七小反僕夫況瘁音悴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吐歷反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反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許貴反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李曰采薇序言文王命將帥遣戍役將帥戍役合而爲一詩今勞還之詩則出車與杕杜分而爲二詩者鄭氏曰遣將帥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

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說盡之矣此章蓋言承文王命急於趨事而出不敢後也荀子曰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與就馬禮也遂舉此詩云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荀子之意則以出車爲諸侯赴天子之召然按此詩乃南仲出車非是諸侯之赴召也蓋古人觀詩不拘詩之文故其言及此毛氏曰出車就馬于牧地王氏曰出車于牧就馬故也此蓋本荀子之說然未必得詩人之意蘇氏曰其將北伐也出車于郊牧即郊也諸家皆以出車就馬于牧地蘇氏則以于彼牧者即是郊也此說

爲簡勁按爾雅曰郊外曰牧此章言牧與下章言郊同義但其字異爾其所以出車于郊自天子之所命我而出征也惟天子命我而出征於是命僕夫載而行之其所以召僕夫遑遽如此則以王家之事多難不可不急也觀其命僕夫如此則當時將帥其心可知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此蓋言將章之盛也龜蛇曰旐言設此旐矣又建其旄於干之首毛氏曰旄干旄也鳥隼爲旟旆旆毛氏曰旆垂貌王氏曰未有事故不旆也蘇氏曰君子勇於從事惟恐旟旐之不旆旆與僕夫之甚瘁不如其志也此皆非詩人之意也此

蓋南仲出征之日下令軍中曰彼旟旐何不旆旆乎以見其車旗之盛也如左傳昭十三年晉人治軍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則旆者將戰之象也憂心悄悄言南仲之心則憂而悄悄臨事而懼其僕夫之人亦爲之憔悴況瘁甚瘁也以僕夫猶且憔悴則南仲之心可知矣王命南仲毛氏曰殷王也蘇氏曰紂得命文王而不得命南仲故曰王乃爲文王不得爲紂此說甚善此乃文王命南仲者以有天子之命城彼朔方此正序所謂以天子之命命將帥是也惟其天子之命如此故稱南仲之賢赫然而顯盛從此征玁狁於是而除之襄

除也王氏曰襄之言勝也以襄爲勝無所經見牆有茨之詩曰不可襄也則襄是除也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觀此詩言此二句又似南仲之出車當黍稷方華之時而往然此詩繼於采薇之後文王出師采薇之詩則以春初而往不應於黍稷方華而出師也故爲可疑鄭氏曰六月時也以此時始出壘唐孔氏曰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略五月尚猶停息六月乃始出壘此說雖迂曲今當且用之今我來思來思來歸也思語辭也方其歸也雨雪載塗言其出戍之久也其所以出戍之久者則以多難之故無暇於啓居也

非是無懷歸之心所以畏戒命耳古者鄰國有急以簡書相告則奔命而救之左氏曰同惡相恤之謂也正此是也喓喓草蟲此章皆言其室家之辭喓喓草蟲與草蟲之詩其意一同但當從草蟲之說觀下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皆是言婦人之情鄭氏曰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之命則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鳴焉程氏曰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此皆過論此蓋言婦人之情婦人謂草蟲鳴則阜螽躍已之於君子猶是也故未見君子則其心憂懼既見君子則其心降

下也赫赫南仲薄伐西戎言其成功之如是也春日遲遲此又言其春歸時春色之暄和如此則其樂可知也言當春色之舒緩草木之茂盛黃鳥之和鳴其在野之中則采蘩之人祁祁而衆多而汝乃於此時執訊獲醜而歸則其樂爲何如哉訊問也因之可問也醜衆也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夷平也又美南仲之成功如此夫詩之序可疑者非一如此篇言王命南仲如從毛氏之說以王爲殷王則與序不相合其說爲可疑若從蘇氏之說以王爲文王然亦窒礙而不通夫文王未嘗生時稱王其所以稱王者後世追稱而不應文王之時作此

詩也然采薇之序曰文王之時命將帥遣戍役以守衛中國則是文王之時作此詩豈文王之生時稱王乎此詩序爲可疑者也大抵去古既遠無所考據如此詩既言旐又言旟又言旂者唐孔氏曰雜互陳之則軍之諸帥有建之者矣然周禮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則是旂者諸侯之所建不應南仲非諸侯而建此然此猶可說也文王之時周禮未作旂未必諸侯之所建旐未必郊野之所建皆不可得而知也至於王氏不知王與天子之說乃以爲軍旅之事仰得天俯得人然後動此其所以或稱王或稱天子也

則其言不通至班固作漢書匈奴傳又引此詩出車傍傍旂旐央央爲宣王命將帥征伐北狄蓋詩之作去聖逾遠不可深信也

黄曰 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以見紂雖不道而文王事紂之心未嘗敢變征伐自天子出我不敢專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於此可見豈若齊晉之名爲尊周而實欲專權也哉

杕杜勞還役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反)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音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尺善反)四牡痯痯(古緩反)征夫不遠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杕杜特生之杜也睆者實貌毛氏曰杕杜猶得其時蕃滋役夫勞苦不得盡其天性是也蓋言特生之杜猶且睆然結實而得其所征夫行役乃不得安其室家曾杕杜之不若也蘇氏曰君子行役則婦人獨任其家事如特生之杜而負有睆之實言弱而不能勝也此說不如毛氏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之期也陽十月也此蓋言特生之杜得所如此征夫所以不如杕杜則

以從於王事也無不堅固日夜不息至十月陽止可以歸矣而猶未至故其室家傷悲則曰征夫今已遑暇矣胡爲而不歸哉有杕之杜至征夫歸止亦是上章意陟彼北山言采其杞此又言時物之變也惟其時物之變征夫可以歸矣何爲而不歸哉鄭氏曰杞非常菜也而升北山采之託有事以望君子其文與上不相貫此說亦未盡詩人之意王氏曰陟山之高而以采杞故也采杞則以杞爲可食故也此說迂曲甚矣蘇氏曰山之草木非一也而獨采其杞則山當有餘矣今王事靡盬非獨以病行者也又以憂其父母曾山木之不如也此

說與王氏亦不甚相遠竊意以爲此二句王猶草蟲之詩言陟彼北山言采其薇言采其蕨皆以見時物之變感其君子久出思得以見之非有他義也父母者孔氏曰謂其夫也其夫謂其父母者已尊之又親之此蓋曲說此但君子久於行役以王事無不堅固故其父母亦憂懷之安得以父母指爲夫邪檀車以檀爲車也大明之詩曰檀車煌煌正與此類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此言君子久於行役以檀爲車而至於敝以四牡而至於罷而征夫又近而不遠胡爲而不歸哉此皆望其歸之之辭也君子不裝載不爲來歸使我心孔病矣昔與我

期今又不至使我多爲憂也至於卜之筮之又會其卜筮之言皆曰近也則征夫將邇矣可足以其歸之辭也觀此詩言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何以異鴇羽之詩言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期逝不至亦何以異於采綠之詩言五日爲期六日不詹然鴇羽采綠之詩乃以爲刺而此詩乃以爲美者何也蓋鴇羽采綠之詩下之人自訴其勞苦而上之人不知之此其所以可刺下之人勞苦而上之人知之此其所以可美至於憂心孔疚我行不來亦何異於道之云遠我行不來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亦何異於小明之詩曰昔我往矣日月方

除皆其文則同學者之於詩當求其意不可泥於句此學詩之法也

[illegible] 鴇羽小明與此詩同意然彼以下之人自訴其勞苦而上不知之此其所以可刺此以下之人而不自言其勞苦而上自知之所以爲美也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

有矣維其時矣

〔李曰〕魚麗之詩美萬物之繁多也以魚麗觀之則萬物可知矣惟其萬物之盛多故可備禮也序詩者又推其萬物盛多之由蓋由文武以天保以上之三詩以治中國采薇以下之三詩以治夷狄其初則憂勤以致內外之治內外既治皆無事矣故終於逸樂故萬物滋多則可以歌詩而告於神明也采薇之詩以爲文王既有異同而常棣之詩則曰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閔管蔡之失道正在成王之世而此序乃以爲文王之詩以見詩序非出於一人之所作蓋無疑也罶曲梁也〔爾雅〕曰

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所作也鱧鱺也鱨〔說文〕曰黃楊鯊一名吹鯊〔陸元恪〕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鯊今之青鯊也鱧今之鱧也鰋額白魚也鯉今之赬尾也以寡婦之笱而獲鱨鯊魴鱧鰋鯉如此之多足以見物之盛多也〔陸農師〕曰鱨魚黃鯊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又鱨鯊小魚魴鱧中魚鰋鯉大魚又謂鱨鯊長魚魴鱧之魚則一方一圓鰋鯉之魚則一俯一仰又鱨鯊魴其性浮鱧鰋鯉其性沈〔陸農師〕之意以謂五色之備而小大長短浮沈之不同蓋以見其盛多也然〔陸士衡〕乃謂鱨魚之有力而解

飛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君子有酒旨且多於是君子爲酒醴以薦之其物如此之多也〔鄭氏〕以君子有酒旨爲絕句而下章皆如此君子有酒旨且多言酒美而此魚又多君子有酒多且旨言酒多而此魚又美君子有酒旨且有言酒美而此魚又有然按下文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多不必言酒與魚也此蓋言君子爲酒醴以賓樂之而其物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也物其多矣維其嘉矣以其物之多而又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以其物之旨而又齊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以其物之

有而又得其時矣皆是言萬物之盛多也哉

〔中庸〕曰惟聖人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蓋先王之治天下至於使人民蕃庶戶口滋殖不足爲治功之盛若鳥獸草木皆得其性然後可以見治功之最盛也所以致此者亦有由焉語曰焚林而獸明年無獸竭澤而漁明年無魚魚之竭澤可以爲一時之富不可以爲常惟其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可以爲不傷〔孟子〕曰數罟不入污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則知取之多者則其所得者少取之少者則其用無窮

此治亂之所以異也

黃曰 盡己之性而後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能盡物之性文武之治始之於身推之於人而及之於物自其內外之已治而至於萬物之盛多此孟子所謂魚鼈不可勝食也聖人之治至於鳥獸昆蟲無不咸遂而後爲極至一物不得其所則於聖人之治有闕然者然則必曰魚之多者以微者言之也詩人之言萬物不得其性必曰魚在在藻言豐年之兆必曰衆維魚矣亦是此意至末一章言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此則合萬物而言不必專指酒與魚也文武之治功至此而成矣故曰可以告於神明矣此文武之小雅所以至此而盡歟

南陔（古哀反）孝子相戒以養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曰 六篇皆以秦火之後而亡其辭其辭既亡則其義不可得而知毛氏今於南陔則曰孝子相戒以養於白華則曰孝子之絜白於華黍則曰時和歲豐宜黍稷於由庚則曰萬物得由其道於崇丘則曰萬物得極其高大於由儀則曰萬物之生各得其宜皆是意度之耳鄭漁仲曰詩多以首二字或篇中次取二字或一字以爲題如螽斯樛木之類皆是即物而命或賦或喻故一篇之義全屬題中如竹竿君子陽陽大東四月之類一篇之義不全屬題中丰還之類一篇之義全不在是但說篇中一兩字爾此六章有題無詩作序者但考兩字便率意作一篇之序此說是也夫言詩正如言書其亡書序雖存亦不可以強通詩既亡其辭又無其文安可以強通乎毛氏以意度之其後束晳又以毛氏之意作補亡是益其惑也

黃曰 此三篇詩已經秦火煨燼而亡其辭辭雖亡而義不可亡則三篇亦可想而見也南陔孝子相戒以養則見其風俗之美而孝子皆相率以養其父母也白華孝子之絜白則見君子之愛其親而思全其身惟恐有所玷汚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則見王者之治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中和之極致也即其義可以悟其意即其意可以知其辭然束晳之補亡詩則過矣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小雅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反

南有樛居虯反木甘瓠音護纍力追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綏之翩翩音篇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李曰】唐孔氏以太平君子當成王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祿位共相燕樂然以詩之文勢觀之其曰太平之君子蓋指成王無疑也孔氏以君子爲賢者不以爲成王非也此詩言太平之君子至誠得賢者與之共天位食天祿則其尊賢樂善之心無有窮已故作是詩也南有嘉魚鄭氏曰南方有善魚鄭氏意以爲善魚是魚之美者王氏亦曰嘉魚以言民之賢者有養人之嘉祉亦是以嘉魚爲魚之善者按左太沖蜀都賦嘉魚出於丙穴先儒曰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嘉乃是魚名也故陸農師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則知嘉魚者乃是魚之一種也烝久也罩者爾雅云籗謂之罩李巡云籗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罩罩非一罩也此詩以魚喻賢者魚之爲物游於水中可謂難致者也而人乃能久而以罩得之此其所以得魚也賢者處於山林巖阿之下亦可謂難致之矣而太平之君子乃能至誠而樂與之而置之於朝以見君得賢也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以樂言君子有酒以與賢者宴樂則其與賢可知矣汕汕說文曰魚游水貌然罩既是取魚則汕亦是取魚也故毛氏云撩也撩或作樔鄭氏曰撩者今之撩罟也爾雅云樔謂之汕陸農師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而所以求者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淮南子曰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爲之雖異得魚一也觀此則知詩人先言罩後言汕者以見其求賢無方也衎亦樂也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木甘瓠之草得以纍蔓之風之所言后妃逮下則言后妃無嫉妬之心以喻樛木此言人君能以禮待人臣亦如樛木下垂而甘瓠纍之則賢者亦皆翕然而歸人君之求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綏安也鵻一宿之鳥言翩翩然者乃鵻鳥也鳥久而求集於此鄭氏喻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我將久如而來遲之也此說固非矣而蘇氏又以君臣父子爲說亦爲不通蓋此詩先以魚取喻以見其求賢之切次言樛木以見其禮下之篤末又言鵻以見其賢者之翕然如鵻之來集也思語辭也既燕而又思之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黃曰】東坡嘗曰天下無事則公卿之言輕於鴻毛天下有事則匹夫之言重於太山此非智有所不

及而明有所不察後急之勢異也唐太宗以大亂之後欲致太平則專任魏徵至正觀之後則漸不克終德宗當播遷之中則姑存陸贄明皇當富庶之後而乃好近小人蓋天下無事之際則人君有自足之心自足之心萌則謂天下無事於賢者矣雖勉强與賢而非出於中心之所樂則不能久矣成王視天下不足爲樂而惟賢者爲可樂非至誠能若是乎念皎皎之白駒而思介朗之永思渠渠之夏屋而歎無餘之食此皆不能樂與賢之譏也高宗思賢佐而傳說夢文王善養老而太公歸火不與燥期而就水不與濕期而流人若苟有好賢

之心則賢者將自至故曰烝然來思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音起）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女久反）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俱甫反）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耈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臺】臺者夫須也陸璣疏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以爲簑笠萊者草也陸元恪曰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此謂言得賢以南山北山爲言者蓋言國之有賢者如山之有草木以白覆蓋也詩言山有杞樹檖有六駮是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如山有喬松隰有游龍亦是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國而無賢則空其國矣山而無草木則空其山矣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左傳曰師慧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見襄十五年）是時在宋朝非無人也

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矇謂之無人可也觀此則知舜之有五臣武王之有十人其賢才止於如是謂之有人可也其後有幽厲之時垂紳搢笏朱紫滿朝謂之無人可也惟國之有賢如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蓋故人君樂得賢者則可以爲邦國之基本也非特可以爲基本又且享萬壽之報也無期者言壽考無有定期也邦家之光言爲邦家之光輝也無疆亦與無期同意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言能樂只君子可以爲民之父母也蓋其所得者皆賢人君子而其所施者亦不忍人之政則民得所親矣德音不已言其令聞合於衆聽無有休已也

栲者山樗也杻者檍也遐不眉壽（鄭氏）曰言其近眉壽也不如（程氏）曰猶云不遐遠眉壽乎下章言遐不黃耇亦是此意德音是茂言其令聞之茂盛也枸者枳枸也（陸氏）曰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今謂之木蜜楰者鼠梓也（陸氏）曰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木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黃耇言其髮黃而面如耇也保安也艾養也已既享其萬壽其遺愛又及於後昆也此詩言衆多之木大抵以見得賢之多也（王氏）曰臺爲賤者所衣萊爲賤者所食桑可以衣楊可以爲宮室器械之材樗可以爲車之巾杻可以爲弓弩之幹枸有美

食楰有文理而又高大中宮室器械之材觀此數木雖是如此然詩人之意只言山之有草木以喻國之有賢者若必一一爲說則拘矣嘗觀君奭其言文王之臣自虢叔而下太公畢公皆不與焉孔子稱周有八士自虢叔閎夭而下亦不與焉周之多士可知矣其多士如此而成王猶且求之如是蓋人君之求賢不可謂賢才衆多如是而不求也國之有賢才譬猶山澤之有珍寶求之不已珍寶隨至無不如意然觀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詩以見成王得人之多如此及觀卷阿之詩召公又戒成王求賢成王求賢如此其切而召公又戒之以見人君求賢之心不可一日忘也一日少之心生矣此召公所以戒成王也當是時非特成王之求賢而周公又能吐哺握髮以待士周公求賢也又如此君臣之間皆以求賢爲急此周之所以爲多士也

（黃曰）成王之時周公居左召公居右畢公榮公之列布在邦國賢已用矣而猶曰得賢既醉之太平鳧鷖之守成治已極矣而猶曰立太平之基足見成王之心愈足而愈不自足也成王以爲治者亂之幾安者危之府恃其已治而不能保狃其已安而不知戒雖可以爲子孫之榮而非子孫無窮之

福也成王之治不爲一時計故其求賢之心不能自已此詩所以終言保艾爾後而序以爲立太平之基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有其義而亡其辭

（李迂仲解見南陔篇）

（黃曰）得由其道如斂藏順其時之類得極其高大如斧斤以時入山林之類得其宜如各遂其長生之類非聖人能盡人物之性致中和之功贊化育

之妙安能致此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蓼（音六）蕭澤及四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思叙反）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乃禮反）既見君子孔燕豈（開在反）弟（音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徒彫反）革沖沖（直弓反）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李曰】澤及四海言其恩澤及於四海之諸侯也【鄭氏】泥於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四海遂以此詩爲四夷之長蓋此詩統言及天下之諸侯不必分別也蓼【毛氏】曰長大貌如所謂蓼蓼者莪是也蕭爾雅云似白蒿莖麤科生有香氣湑【毛氏】曰蕭上露貌說文亦以爲露貌【鄭氏】曰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蓋【鄭氏】既以四海爲四夷故其說以蕭喻諸侯之賤者然詩人之意蓋言露之被蓼蕭猶澤之及四海若以蕭爲諸侯之賤者而湛露之詩又以豊草比同姓之諸侯則其取譬爲不倫矣【王氏】以蕭香能上達譬諸侯以德善自通於天子此皆強求其義既見君子我心寫兮言諸侯既見君子則輸其情意也【蘇氏】

曰其旣見君子也莫不思盡其心之所有以告之亦不必如此說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言諸侯旣見天子天子則與之燕而笑語則是以有譽而無間言有處而無失位以譽處爲諸侯之事非也據此詩章末句皆是稱贊天子之辭如言壽考不忘是天子之壽考也令德壽豈是天子之壽豈也萬福攸同是天子之萬福也不必作諸侯之事也瀼瀼毛氏曰露蕃貌說文曰露濃貌龍寵也左氏昭公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宴語之不懷則指第一章寵光之不宣則指第二章令德之不知則指第三章同福之不受則指第四章惟以寵光之不宣指二章則以龍爲寵是也如長發之詩曰受天之龍亦是以龍爲寵也爲龍爲光言天子宣寵光被及於己也其德不爽言天子所以待之者其德無有差忒也宜其享壽考之報而斯民常不忘之也泥泥露之沾濡貌孔燕豈弟言恩意之厚故諸侯甚安之而又且樂易也兄弟同姓之諸侯也天子旣以恩意接之則可以宜其同姓之諸侯亦如所謂宜其家人也王氏言諸侯得以外交兄弟之國無所不宜非也毛氏言爲兄亦宜爲弟亦

宜亦非也令德壽豈言天子旣已如是宜其有令善之德而壽又且豈樂也濃毛氏曰厚貌說文曰露多也鞗革轡也革轡首也爾雅曰轡首謂之革郭璞云轡靶也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之者謂之鞗皮爲之沖沖垂飾貌和鸞毛氏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鄭氏注禮記曰在式曰和在衡曰鸞雝雝鳴之和也此有二說鄭氏則曰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於門王氏則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鞗革和鸞矣此二說皆通萬福攸同言天子能如是宜其萬福聚而至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四朝成王以禮享之故曰澤及四海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澤及四海言成王之恩及四海之長伯也諸侯之朝於天子未得見也於此則有願見之心其旣見也則有自慰之心此人之情也故曰我心寫兮李迂仲以爲此詩末一句皆爲諸侯稱贊天子之辭此大不然夫是以有譽處兮蓋以諸侯之朝而天子與之燕飲而笑語此諸侯之榮而終身有美譽以處其身也是亦爲龍爲光之意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此言人君所以待我諸侯者其德之不差爽如此則我諸侯雖終身不敢忘其德也令德壽豈則非惟不敢忘其德而亦當終身佩服其德也君待我

以樂易之德我諸侯其敢不以樂易相與乎燕衎
攸同言諸侯均受天子之福也昭公十二年宋華
定來聘享之爲賦蓼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
亡燕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
不受則知此詩皆諸侯被天子之澤而歡悅之辭
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
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反其實離離豈弟
君子莫不令儀

李曰湛湛露茂盛貌晞乾也露之沾濡萬物非見
日則不乾譬如天子之燕飲諸侯厭厭而至於夜
非醉則不歸也厭厭安也夜飲而至於厭厭然不
安則其威儀可知也豐草喻諸侯也在宗載考考
成也言夜飲之禮在宗室則成之他人則不敢也
杞棘亦是喻諸侯但變其文耳鄭氏以爲露之在
物湛湛然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儀有
似醉之貌歐陽已闢之矣而鄭氏於豐草則又以
喻於同姓之諸侯於杞棘則喻庶姓之諸侯於卒
章則以桐梓喻二王之後詩本不如此皆是臆說
顯允君子莫不令德言明允之君子皆有令善之
德以見其醉而未嘗過差也其桐其椅言桐椅之
爲木其實離離然以垂以譬君子之有威儀也豈
弟君子莫不令儀皆是飲酒無失不爲酒困也莊
子曰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卒乎亂夫飲酒而至乎
亂非飲酒以禮矣觀湛露之詩正所謂以禮飲酒
矣天子燕同姓諸侯不可以不厚既待之厚則易
至於失節今也夜飲醉歸而不至於亂可謂有節
者矣左傳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夜飲則恐至於
無節今也威儀如此非有節而何書曰越庶國飲
惟祀又曰德將無醉醉者必至於亂今也威儀如
此非有節而何蓋非夜飲醉歸則無以見其待之

之厚非有令德令儀則無以見其飲之有節晉孫
季舒嘗與石崇酣飲慢傲過度石崇欲表免之裴
楷謂崇曰足下飲人以狂藥而責人以正禮不亦
乖乎崇乃止夫飲酒而不責人以禮是晉人放曠
之俗然也若先王盛時豈有飲酒而不能由禮者
哉今誦湛露之詩遥想當時諸侯威儀之肅無有
喧嘩失禮者雖不假劉章之軍令自然無失禮者
矣嗚呼休哉

黃曰湛露之詩必是成王燕諸侯之樂章也武王
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其同力王室功不細
矣成王即位之初因諸侯之朝而享之厭厭夜飲

以盡其情不醉無歸以極其歡然酒所以成禮而醉則易至於廢禮今曰在宗載考成也言其既醉而終以禮成之也其與所謂載號載呶亂我籩豆者異矣德將無醉則易至於無德今曰莫不令德言其既醉以酒而飽以德也其與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者異矣未醉則威儀抑抑醉則威儀怭怭今曰莫不令儀言其雖醉而威儀益善也其與威儀幡幡屢舞僊僊者異矣上之所以繩下者愈寬而下之所以自繩者愈嚴君有餘恩臣有餘敬此所以爲成王之盛時也鄭氏分爲同姓異姓與二王之後先儒已辨之矣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彤弓弨（尺昭反）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反）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反）之

李曰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享禮之於是賜彤弓一彤矢百以覺報宴（見文四年）杜元凱曰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爲歌彤弓以明報功宴樂惟彤弓以覺報宴則知彤弓之賜蓋所以報諸侯之功也如周平東遷晉文侯有夾輔之勳故文侯之命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至其後襄王之世晉文公獻俘于楚王王享晉文公命之宥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周室東遷之後賞罰無章然其弓矢之賜惟及此二人則可謂不妄賜矣以周之衰猶如此則先王盛時可知矣彤弓朱弓也弨說文曰弓反末也謂弛之而體反也受言藏之此有兩說鄭氏曰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王氏曰功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此兩說一則以爲諸侯藏之一則以爲王藏之然此詩乃是天子賜有功諸侯則當以爲諸侯藏之也然鄭氏曰受出藏之乃反入

也詩中只言受言藏之不必以出入爲言也又有一說藏之家以示子孫亦不必如此詩言以此弓賜諸侯諸侯則受而藏之也言者毛氏以爲我鄭氏以爲策命以爲我則下文言我有嘉賓蓋指王者也王者自稱我諸侯又稱我則其文無別以爲策命其言雖有所據則又穿鑿矣要之言者語辭也如左氏傳言歸于好正此類也天子之賜諸侯必有享禮出於至誠既設鐘鼓之樂於是早朝而享之也大飲賓曰享謂早朝之時而設此禮也載者載以歸也右毛氏以爲勸鄭氏以爲主人獻之賓賓受爵奠於薦右經言一朝右之鄭氏以爲奠

於薦右非經之旨王氏曰其享也尊而右之也當從王氏之説蓋其享之也所以尊之故也櫜韜也醻毛氏以爲報也鄭氏以爲醻酢也當從毛氏之説蓋錫之弓矢又享之所以報其功也〔左氏〕曰以覺報宴是也

〔黄曰〕周平王東遷晋文侯有功焉王賜之以彤弓一彤矢百其後襄王以文公有獻楚俘之功而命之宥亦賜之彤弓一彤矢百夫以周室既衰賞罰無章而彤弓之賜必待有功者况盛時乎成王之諸侯直曰燕之而已至於錫諸侯則必曰錫有功諸侯吾見成王之錫命固不輕而作序者之一言

一字亦不輕也然此詩固錫諸侯之詩無疑矣而必曰天子云者古之盛時諸侯無私會燕諸侯必天子也諸侯無專命錫諸侯必天子也序詩者謹而書之爲萬世法焉

菁菁（子丁反）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李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所謂人君非徒有以養之抑亦有以教之使爲人君者苟能盡君師之道以長育人材則天下之人知夫人君所以養育人材如此其至安有不滿其意而喜樂哉使人君不能養育人材則天下皆有弃材雖欲天下喜樂不可得也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觀此則知天下喜樂在於養育人材可知矣文王之時詩人稱其於樂辟廱是天下之人以辟廱爲可樂也僖公之時思樂泮水是天下之人以泮水爲可樂也然則人君能養育人材天下其有不喜樂乎莪草名也生於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其莖可食菁菁盛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

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韓文公曰天下美之之辭也言既見君子則其人樂易而有威儀也歐陽公乃曰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王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材也有養其可以接耳目者禮樂而已禮履此者也樂樂此者也履此故動容周旋中禮樂此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舞之蹈之所謂樂也動容周旋中禮所謂有儀也故曰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蓋曲說不足取也中沚沚中也中陵陵之中也中沚中陵亦如中阿也錫我百朋古者以貝爲貨五貝爲朋言受祿之多也韓文公曰百朋

多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以錫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王氏則以此章爲材之成就其說曰材成然後官其材祿其功乃所以長育之也此說固無害而繼之阿大陵也始曰中阿矣今曰中陵者長育人材之道以樂且有儀爲大錫我百朋爲小以樂且有儀爲先以錫我百朋爲後則鑿矣黄魯直大雅記云竊以爲不特讀子美之詩如此王氏之於詩以爲陵有小大前後之序則古人之詩無乃委地乎此不可不戒也汎汎楊舟載沈載浮韓文公曰君子之於人材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蓋君子之於人材其材

不可以不取小材則小用之大材則大用之或長於此則短於彼或優於彼而劣於此君子莫不因其材而用之旣曰君子如此則我心休而美之也賈山曰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地之美者雖有惡種不能生也地之惡者雖有美種亦不能生也至於江皐河濵之地雖有惡種無不猥大君子有長育人材之道則貪者可使變而爲廉詐者可使變而爲直中也養不中材也養不材則天下無有不中不材者矣周之世雖曰得人之盛原其效皆由長養之所致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不待於教育而亦

能成也以此觀之周之時所以藹藹王多吉士藹藹王多吉人要其成莫不皆豪傑之士原其本也必有所自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夫天之生才豈爲周而增之豈爲秦而損之惟上之人教育之如何耳

黄曰菁莪詩蓋天子行禮於學校而宴飲之時則學者歌此詩爲成王樂與賢以持前日之功又樂得賢以爲今日之用又樂育材以爲後日之用成王好賢之心無有窮已故其尊賢待士之誠亦無有窮已惟成王樂長育人材故天下亦樂與成王此如簫韶奏而鳳皇儀干羽舞而有苗格心之所

感不能自已者文王之辟雍人樂之僖公之泮水人亦樂之故菁莪詩皆喜樂之辭成王之於人材其未成者養之其既成者祿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而人材無有所遺有君如此則人情之喜樂如何耶韓文公舉是詩最爲詳備學者當自攷之

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
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
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
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
以佐天子四牡修廣其大有顒魚恭反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
茹整居焦穫胡郭反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
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輊竹二反如軒四
牡既佶其一反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
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於鴆反御諸友炰白交反鼈必列反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李曰六月之序總言廢興之由文武成康自鹿鳴
之興至於菁菁者莪之詩此周之所以興也至於
厲王之世斯道埽地小雅盡廢此周之所以衰也
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以其能興衰補弊以振祖宗
之業也鹿鳴之詩雖廢苟能敦和樂之誠則鹿鳴
其有不興乎皇皇者華之詩雖廢苟能行忠信之
風則皇皇者華其有不興乎常棣之詩雖廢苟能
友兄弟之愛則常棣其有不興乎自伐木以至於
菁菁者莪莫不皆然也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
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以厲王之
世非其人則文武之政安得而不息宣王以中興
之主承厲王之業而有撥亂之志其人存矣文武
之政安得而不興乎故六月之詩因四夷交侵之
故而備言也唐孔氏曰由庚以下不言缺者敘者
因文起義明與上詩別言見缺者爲剛君父之義
不言缺者爲柔臣子之義以文武之道同故俱言
缺周公成王則臣子也故變文焉此皆求馬於牝
牡玄黃之間不足以論詩也由庚之詩本在於南
山有臺之下今乃列於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之間
而不依於序者何也唐孔氏曰據六月之序由庚
本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備論如此而與崇丘同
處者以其是成王之時故下從其類夫詩之見存
者其先後不可必其次第如常棣乃周公之詩而
列於伐木之前已不可得而知況其亡者又安可
得而知之乎姑闕之可也王氏又從而爲之說曰
序詩者進由庚於南有嘉魚之前而退南山有臺
於崇丘之後何也蓋其說以爲陰陽失其道理則
是人君不能用道人君不能用道則賢者亦必不
安下亦必不得其所矣萬物不遂則是人君不能

成物人君不能成物則必無賢者以立邦家之基矣此蓋附會其說以合此序不足取也設若倒其辭曰賢者不安則陰陽失其道理爲國之基墜則萬物不遂亦何有不可以此知其說蓋出於附會不足取也六月之詩毛氏則爲宣王自征王氏則以爲宣王親伐玁狁出鎬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至于大原鄭氏則以爲獨遣吉甫王不自行此說當從毛氏之說以爲自征者蓋以下文載是常服爲王載太常然常服只是有常之服不必作王之太常也棲棲毛氏曰簡閱貌王氏曰棲棲然而不静蘇氏曰棲棲不安也蘇氏之言爲有據此正與論語丘何爲是栖栖者同孔氏棲棲猶皇皇也則知棲棲蓋言其不安也六月盛暑豈是出征之時今也乃至於興師者以玁狁之難不安故飭其戎車也四牡騤騤然言四牡之盛壯也常服鄭氏曰韋弁服周官曰凡兵事韋弁服蓋軍事之常服也熾盛也玁狁之盛我是用急以討之于鄭氏以爲于曰也毛氏以經凡言于皆以爲往當從鄭氏之說按左氏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其君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杜元凱以于

爲曰正與此同此章蓋言宣王命吉甫於六月之時出伐玁狁故我是以出師其所出師者豈得已哉以王命之蓋將以正王國故爾比物四驪周禮曰凡大事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今乃比物者同力之馬也比此同力之馬不厭其同色也比物四驪言四驪之馬比同其力也閑之維則言其閑習之有法度也馬既閑矣而我服又成可以出征矣故曰于三十里也古者師行三十里故爾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言天子命之出伐蓋欲其佐助天子事也四牡修廣修長也廣大也顒毛氏曰大貌說文亦曰大貌則顒爲大貌可知惟其四牡如此故可以伐玁狁而奏膚公也膚大也公功也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此又言將帥之德如此兵事以嚴終固在於嚴也翼敬也既嚴而又翼敬其慎重如此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子之所慎齊戰疾臨戎之事尤貴於慎重李廣之簡易不如程不識之嚴故以嚴爲貴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言有嚴有翼可以成武事矣武事成則王國安得不定乎茹度也言玁狁不自量度而整居焦穫焦穫地名今在永興軍爾雅曰周有焦穫郭璞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也鎬方皆是北方之地名鎬非鎬京也涇陽乃涇水之北織文鳥

章鄭氏織徽織也鳥章畫鳥隼之文章於其上白旆繼旐者也央央鮮明貌元大也大車十乘先啓其行以衝突乎其前也此章蓋言玁狁不自量度輒敢猖獗焦穫之地安然而居之以侵伐於中國也其猖獗如此則不可以不征之織文鳥章白旆央央言其旗章之盛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言其車馬之壯惟其車旗既盛而壯故可以征之也戎車既安如輊如軒此章又言車馬之盛也戎車既安矣從後視之則如輊從前視之則如軒言其調也佶壯也言四牡大而又閑習也惟其如此故可以伐玁狁至于大原驅逐之出境而已聖人之於夷狄一視而同仁豈有內外之別哉惟先王之法內中國而外夷狄然夷狄之民皆吾赤子也豈可若秦皇漢武窮兵黷武深入不毛之地開疆拓境以快一時之忿哉此非先王之仁心也先王之於夷狄豈有意而征之其所不得已而征之者蓋以吾民迫於禍患不得不征之也惟其如此故於是稱美其將帥之德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此蓋稱美之辭也吉甫之爲將文武兼備則可以爲萬邦之法必不至於窮兵黷武也吉甫燕喜此又言吉甫之歸宣王與之燕而喜又多受其賞賜也其所以與之燕者以吉甫之爲將自鎬而歸其行役之時日

月甚久也然其燕也非特吉甫與焉又有及於諸友也炰鼈膾鯉言其珍饌之多也侯誰在矣言誰與於飲燕之列乃張仲之孝友如此則吉甫之所以與友者無非賢者也觀吉甫之文武張仲之孝友則周家得人之盛可知矣善於父母曰孝善於兄弟曰友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禮記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起兵動衆今宣王乃以六月之時而出師者夫盛暑流金爍石之時無乃毒民乎蓋六月而出師非宣王之本心以玁狁之侵伐不得不然如此吾民困於夷狄之患不能自存而爲人上者安坐而不救以爲冬夏不出師則遠境之民實受其害矣豈人君愛民之心哉故必從權而與師也至於後漢竇憲以六月之詩而伐北狄唐太宗以四月出師至九月而還此豈夷狄之罪蓋出於一時之忿驅民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鏑之下其不仁如何哉以是知六月而出師有宣王之心則可無宣王之心則虐矣

【黃曰】嘗觀文武所經營之治與成王周公所以守文武之業也六載於小雅此如中庸之九經自修身親親尊賢至於柔遠人懷諸侯終始不可缺一一詩廢則一事廢事事廢則周道衰而爲厲王一時此夷狄之所以侵而中國之所以微也夫文武

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厲王之時小雅之詩非不存也惟舉是政者無其人耳宣王起而復振之明文武之功業而周道粲然復興六月之詩因宣王北伐之事而備言四夷交侵以明其得失之跡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月令曰季夏不可以興師動衆今宣王以六月而北伐以爍石流金之時而驅民於凶器危事之地宜斯民之怨嗟而不樂爲之用也今觀此詩而當時之民皆以爲當然者予嘗論之東山之役以三年之久而人不怨北伐之詩以六月之時而人樂爲用蓋致東山之役者非周公之本心也迫於三

監之亂而不得已耳速北伐之師者非宣王之本心也迫於玁狁之侵而不得已耳民人知其上之出於不得已雖三年而人不以爲久六月而人不以爲恭蓋人以爲其所以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噫宣王以厲王大亂之餘而支玁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爲計而今也四驪之馬則閑之維則四牡之馬則既佶且閑共武服者有其敬先啓行者有其車蓋其車馬之修器械之備非一日矣然宣王亦豈恃其車馬器械之盛而示威於夷狄哉于出征于三十里未嘗有速進之心也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未嘗爲深入之計也非宣王之君吉甫之

將能若是乎詩人於末章言吉甫之賢而及於張仲之孝友以見吉甫之所與爲友者如此則吉甫之爲人可知此形容之至也

采芑（音起）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側其反）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許力反）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音條）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祈支反）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音行）鴥（惟必反）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

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反）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反）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李曰 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患故北伐矣南有蠻荊之患故南征矣於北言伐於南言征者唐孔氏曰便辭耳此說是也按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以征爲上伐下則征伐之義有不必辨焉芑之名有二穀也菜也豐水有芑孔氏則以爲菜惟穈惟芑孔以爲穀王氏於薄言采芑亦謂之穀按陸璣疏曰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

葉白汁出胞可生食亦可以蒸為茹則是菜名也
爾雅曰芑白苗郭璞曰今白粱粟好穀也則是穀
名也王氏皆以為穀不知何也徐安道亦從其說
而曰毛氏以薄言采芑為菜豐水有芑為草惟糜
惟芑為穀要之三物皆穀爾蓋以惟糜惟芑故可
為穀也薄言采芑豐水有芑不知果為穀果為菜
乎詳觀此詩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則田中所生
宜生穀也然未有采之者既謂之采則不宜謂之
穀不如闕之以俟博物君子新田菑畝爾雅曰一
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孫炎註曰菑始災
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

而鄭氏坊記注則又曰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且
當以爾雅為證孔氏曰鄭氏謂熾菑南畝為耕田
是柔田之耕亦為菑也于此菑畝又在于彼新田
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竊謂不然蓋鄭氏好改字
以俶載為熾菑故其說如此不可以取信也且如
後世江南人多畬音奢田用此畬田之字其音不
同劉禹錫詩曰何處好畬田團團漫山腹白樂天
詩曰畬田有粟何不啄江南人其法縱火拚蘆灰
經雨下種歷三歲泉脈竭不可復種藝往往與周
之時畬畝又別也觀此二句其說頗為難曉毛鄭
皆謂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王氏亦以

養成人才為說歐陽以毛鄭之意為迂踈而自謂
宣王命方叔為將以伐蠻荊取之之易如采芑爾
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
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此說
雖近於南征之意然其意與下文不相應惟蘇氏
曰將采芑者於何取之其必在於新田菑畝而後
得之方其治田也則勞及其采芑也則逸故宣王
之南征亦使方叔治其軍而後用之此說為近蓋
宣王之命方叔為將而有師旅車馬故以此取喻
言新田菑畝之中有此菜亦如宣王之時有此車
馬之盛也涖臨也方叔臨而視之則具有三千之

乘天子六軍六軍只有千乘今乃有三千鄭氏曰
宣王承亂羨卒盡起此說不然故王氏曰其車三
千蓋會諸侯之師非特鄉遂之兵而已先儒以為
羨卒盡起非也蓋宣王承厲王之後能會合諸侯
之師而其車有三千乘使其微弱如厲王之世安
得復會諸侯之師如是盛乎桓王之時伐鄭王為中
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
左軍陳人屬焉其合諸侯之師但能備三軍之數
況欲得三千之車乎故毛氏曰言周室之強車服
之美也言其強美斯劣矣孔氏則因其說而曰必
言其強美者斯劣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不和有孝慈明名生於不足詩人所以盛矜
宣王強美者斯爲宣王承亂劣弱美而言之也此
說爲善蓋以厲王之時不能合諸侯之師故顯言
宣王師徒之盛所以明前世之不然也師衆也干
「毛氏以爲扞試用也言其士卒皆有佐師扞敵之
用不如、程氏以爲師干猶今云甲兵試肄習也方
叔率止言方叔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其率而行
則乘此四騏之馬四騏之馬又皆翼翼然而壯此
蓋言其馬盛也路車有奭此又言其車之盛也言
其所乘之路車而有奭奭赤貌又有方文之簟以
爲車之蔽飾茀蔽也車之所載又有魚皮以爲矢

服矢服卽采薇所謂象弭魚服是也鉤膺鏤錫也
在膺則有鞶纓之飾又有偉皮以爲鞗首之革而
垂之言鉤膺則知所謂路車蓋金路也故唐孔氏
曰巾車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乘之者或方叔
爲同姓也中鄉、鄭氏曰美地名交龍爲旂龜蛇爲
旐旂旐央央此言旂物之盛也軝長轂之軝也考
工記曰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也是爲長轂約
者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輪人曰容轂必直
陳篆必正篆轂約也衡馬飾也錯衡者雜其文采
於車之上也約軝錯衡而其車之行則又有八鸞
之瑲瑲然而鳴、孔氏曰錯衡不知何所用也然按

「荀子曰前有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則知
錯衡八鸞者皆以爲耳目之歡也服其命服服其
所受於王命之服也皇猶煌煌也如所謂皇皇者
華蓋言其鮮明也斯干之詩曰朱芾斯皇而繼之
曰室家君王天子朱芾此言朱芾者蓋諸侯之服
也故毛氏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有瑲葱珩言其
所佩又有瑲瑲之聲乃蒼玉之珩也鴥彼飛隼急
疾之鳥也陸氏曰隼鷂屬一名雀鷹蓋迅疾之鳥
戾至也鴥彼飛隼、鄭氏以爲飛乃至天喻士卒勁
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
行也、王氏以爲鴥彼飛隼其飛戾天者言士卒之

猛疾奮厲如此亦集爰止者言士卒之服聽號令
如此、程氏則以爲言將之才士之衆且勇進退得
宜趨舍有節隼之疾急亦集於所止以興兵雖強
盛用之有節而不過也、蘇氏則以爲隼之飛而至
天甚迅疾矣然必集於所當止而後可用言士雖
勇而不教則不知戰之節亦不可用也此說未敢
以爲然蓋詩人但言士卒之猛如隼之飛而戾天
今皆集於此士卒皆有奮厲之力今亦皆集於此
而將用之也鉦、說文曰鐃也鉦人伐鼓者鄭曰鉦
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之爾此說是
也陳師者陳列其衆也鞫誓也言誓衆也、王氏曰

陳欲廣故言師誓欲徧故言旅其意以師旅分衆寡且如陳師鞠旅可以分衆寡則班師振旅亦可以分衆寡乎此但便於辭耳顯允方叔既明且信之方叔而其伐鼓則淵淵闐闐然淵淵伐鼓聲也闐闐（說文作從門從眞）蓋言其將陳則伐鼓以作士氣及其振旅也則闐闐然而氣盛猶有餘勇也蠢動也言蠻荆蠢動而無知以小邦與大邦爲讎元大也（毛氏）曰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亦不必如此說但是方叔爲一時之大老如趙充國曰無如老臣是也夫將兵而年少擢鋒可也安知大事乎如所謂口尚乳臭則安能禦敵哉故必

元老而後可以壯其謀猷也惟能壯其謀猷故其南征也必執其可問者獲其有罪者而其所乘之戎車嘽嘽焞焞然而衆盛其聲之發如霆如雷此皆言有可畏之威如此顯允方叔顯明允信也此末三句言方叔之爲人其威聲振動於蠻貊向者嘗伐玁狁而玁狁既服矣今伐蠻荆而蠻荆安得不畏乎以此見方叔之元老威名素著於夷狄故夷狄之人皆聞風而服也如郭子儀之於回紇薛仁貴之於突厥聞二公之名固已先破其膽矣安得不服哉

【黄曰】予嘗讀采芑詩知天下不患無兵而患無將宣王當厲王之後兵威之不素振士卒之不素練車馬之不素習若無可以支敵者今也宣王一興而謀臣勇士毛奮鱗集會諸侯之師而其車三千有不可勝用者若此如采芑者或取於新田或取於菑畝或取於中鄉雖其所不足之地而皆可獲焉新田者方成新柔之田也菑畝者始殺其草木之地也中鄉者戎狄之地也而皆可以采芑特患耕之者無其人耳宣王雖繼亂亡之後而士卒之衆車馬之備者如此以方叔爲之將也故此詩言方叔涖止又言方叔率止言顯允方叔又言方叔元老宣王得一吉甫而玁狁自服得一召虎而淮

夷自平得一方叔而蠻荆自畏予請以是爲擇將之說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戶戒反）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反）駕言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反）建旐設旄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音昔）會同有繹（音亦）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子智反）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反）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李曰】復古者復其祖宗之舊也即下文所謂復文
武之竟土復會諸侯於東都是也宣王內修於政
事然後外攘於夷狄也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
任人蠻夷率服此舜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儆戒無
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至於無怠無荒
四夷來王此益之所以服四夷之策也向使不能
內修其政事而欲外攘於夷狄未有不為禍者也
如秦皇漢武非不服夷狄也然弊內以事外四夷
雖困而吾民已不聊生矣此攘夷狄之策必先於
內修政事也此序言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是按上

篇而言亦猶魚麗之序先承上篇而言文武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然後方說本詩之義此
序言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蓋按上篇南征
北伐然後方說本詩之義也既能攘夷狄則境土
自復也方其四夷交侵而中國微此境土所以日
促也夷狄既已遠遁不近於中國此境土所以復
也武王既得天下其境土之廣可知矣而乃兼言
文王者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周之境土浸以
充斥自文王始也既能復文武之境土猶能不忘
武備以修車馬以備器械為念蓋除戎器以戒不
虞古之道也不然則如蕭俛消兵其禍豈小哉當

時境土纔復而河北未幾復為賊陷以無武備故
也復會諸侯於東都當文武成康之盛蓋常會諸
侯於此其後微弱不能率諸侯以會東都之地至
宣王中興遂能舉此廢典也東都王城也既會諸
侯遂因而田獵以選車徒焉左氏曰夏啓有鈞臺
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
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此皆合諸
侯之事也則知成王之蒐與諸侯共之亦猶宣王
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攻
堅也同齊也宗廟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
田獵齊足尚疾也此言同蓋謂齊力也龐龐毛氏

曰充實也車既攻矣馬既齊足矣四牡又充實矣
此所以駕而往東都也王氏曰我車既攻我馬既
同四牡龐龐三者非修政事不能致也致此三者
然後能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會諸侯於東都按
詩序所謂外攘夷狄蓋指上文而言其曰復文武
之境土而後繼之以修車馬備器械蓋謂不忘武
備也非謂修車馬備器械以攘夷狄也孔阜程氏
曰肥壯也甫草毛鄭之說不同毛氏曰甫大也田
者大芟草以為防鄭氏曰甫草甫田之草也鄭有
甫田按左氏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則圃
者鄭圃之名故爾雅曰鄭有圃田今鄭氏以圃為

甫田囿非其字又以甫草爲甫田之草其說爲迂當從毛氏說穀梁亦曰囿莧狩以習武事禮之大者也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表纏質以爲槸此皆言田之制如此故此言東都之地有廣大之草就而田獵故於是駕而往狩也之子于苗四時之獵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今此詩既言行狩此又言于苗者孔氏曰此時宣王爲夏田也上云駕言行狩狩是獵之總名但冬獵大於三時故狩爲冬獵名爾非宣王發意向東者歷冬夏也此說是也之子程氏曰猶云吾二三子指所任事者也選謂簡車徒也言其軍常靜惟選

車徒之時則其聲囂然以見其非選車徒之時則常肅靜也敖地名左傳所謂師覆于敖前是也既選徒矣於是建旐於車又設旄於旐之首遂往搏獸于敖之下也駕彼四牡此章則言諸侯之來會也駕而來其四牡之馬又奕奕然而閑習赤芾金舃之服而與於朝會之列皆以爵之尊卑而陳列於其位次故以有繹言之繹陳也金舃黃赤色也決拾既佽此又言其射事之備也吳語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決鉤弦也拾遂也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闓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佽說文曰便利也言當與手指相次比而後射得便利也弓矢既調鄭氏曰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既同蘇氏曰言無不善射故謂之同柴說文曰積也言獲禽之多而積於此也程氏曰衆射夫助舉見其多也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此言御者之良駕四黃而兩驂不相依倚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者之良不失其驅馳之法故射者發矢必中如椎破物也穀梁曰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正謂此也蘇氏曰不善射者爲之詭遇則獲不然則不能使御者不失其馳而其射者乃能舍矢如破然後爲善射也此說爲盡然其說亦本於孟子也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此言但聞馬鳴之蕭蕭

旆旌之悠悠矣蓋軍之肅靜而不喧譁也夫軍士惡囂楚師在陳而囂合而加囂識者知其必敗今其靜如此則其軍之整肅可知歐陽公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東坡詩曰令嚴鐘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是倣此二句而作也驚猶儆戒也徒御不驚言其徒御不儆戒乎大庖不盈言其大庖不充盈乎大庖即禮記所謂充君之庖也有聞無聲毛氏曰有善聞而無喧譁之聲王氏之意亦與此同不如程氏謂師之行不聞其聲當從此說言其軍之靜也允矣君子允與顯允方叔之允同言君子之明信故能如此展

也大成展誠也言誠哉功業之大成也車攻之詩八章其形容宣王之美可謂備矣既見其車馬之修又見其器械之備與夫諸侯之服射御之良此詩人之善形容也如司馬相如上林之賦蓋倣此詩而作然其言倍於車攻之詩其長數十倍其所述人君之德比車攻爲何如哉揚子雲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以車攻詩與上林賦觀之則詩人辭人之別煥然矣

黄曰予嘗因車攻之詩而爲之說曰武帝窮兵於四夷既服之時蕭俛段文昌銷兵於兩河甫定之初其失均也武帝弊内以事外不治中國而治夷

狄夷狄雖困而吾民亦與之俱弊此不知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之說也蕭俛之徒知幸安而不知遠慮故境土之復未幾而河北已爲賊有此不知修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之說也宣王之於夷狄彼未服而不忘其在我之自治彼既服而亦不忘其所以在我之自備修政事以攘夷狄除兵器以戒不虞何宣王之能自治也方是時文武之功業已明於天下文武之境土已入於版圖若可以自逸矣田獵一事宣王必因之選車徒焉則宣王之田獵豈若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者哉嗚呼厲王之時諸侯不朝宣王復興諸侯畢會其中興之功何盛歟韓文公作石鼓之歌曰周綱陵夷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會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韓公之歌予請以此證之然以石鼓之作爲宣王之時則未必可信也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憂音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表驕反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於計反此大兕徐履反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李曰周宣王既慎於細微之事又能以禮接於臣下莫不備盡其誠心以奉上也此皆據此詩中而

言如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慎微也以御賓客且以酌醴接下也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悉率左右以燕天子無不自盡以奉其上也戊者剛日也日之吉也外事用剛故選以剛日之吉孔氏曰日有剛柔馬有牝牡將乘壯馬故選用剛日故言維戊也此說非也既伯既禱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故毛氏亦以伯爲馬祖周禮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曰馬祖天駟而孝經說曰房爲龍馬孫炎曰龍爲天馬蓋房星是天駟則馬祖者是房星也既伯既禱者言於馬祖之處而祈禱焉宣王之田獵用馬之力以田獵故禱於馬祖以求馬之壯健焉皆所謂慎微也其田獵之車既好矣其四牡又盛大矣王於是乘之升彼大陵之上以從逐其羣醜也鄭氏以爲醜衆也蘇氏以爲類亦是衆之意爾雅曰槐棘醜喬桑柳醜條椒㰂醜荥桃李醜核皆是以醜爲類此言從其羣醜以見其禱馬之效也吉日庚午既選戊午之剛日以禱馬又選庚午以擇馬差擇也獸之所同同聚也言獸之所聚則有麀鹿之麌麌衆多也說文爾雅以爲鹿之牝也麌麌毛氏曰衆多也鄭氏曰麕牡曰麌麌複麌言多也鄭氏所謂麕牡曰麌亦本於爾雅蘇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

從鄭氏之言然按其文勢當從毛氏之說說文於此作從口從虞言相聚也其字雖不同其意與毛氏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言此獸乃自漆沮之水驅之以至天子之所也漆沮水名也禹貢所謂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卽此漆沮是也故孔氏正義以明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此漆沮正周禮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雍州之地又非河南之洛也瞻彼中原其祁孔有言視彼中原之地禽獸大而且有孔氏於漆沮之從云上言乘車升大阜下言獸在中原此言驅之漆沮皆見獸之所在驅

逐之事以相發明也儦儦〔說文〕曰行貌俟俟〔說文〕
曰大也言其行而儦儦又且大而俟俟也或羣或
友言其或三而成羣或兩而成友於是從禽獸者悉
皆率之以進或左或右以燕天子也乃與〔騶驥〕之
詩所謂奉時辰牡之意同既逐獸矣於是張弓挾
矢而射之發矢而中彼小豝又殺此大兕殪壹發
而死兕〔爾雅〕曰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此獲禽獸
者且以御賓客而酌醴也饗醴天子之飲酒也〔左
氏〕曰王享醴命之宥享之有禮是天子之飲酒也
夫田獵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二曰
賓客即此所謂以御賓客且以酌醴也三曰充君

之庖即車攻所謂大庖不盈也天子之務一日二
日萬機其事之多如此而乃留意於祭馬祖者疑
若區區於細務也蓋事之小者猶能如此則其大
事可知也宣王中興當是時如命相如擇賢錫諸
侯如遣使者皆國家大事無所不盡其善蓋事之
小者猶如此則事之大於禱馬者宜其無所不慎
矣及其末年則籍田之禮可行而不行料民之舉
不可行而行如白駒黃鳥之詩言賢者退而窮處
不得其所事之大者猶如此則其細事可知矣人
之勤怠不同如此方其勤於始也兢兢業業雖小
事而必慎及其怠則心驕而意侈雖大事亦有所

不暇焉故以吉日之詩觀之則可以見宣王之勤
於治故詩人作此吉日之詩蓋以見宣王之慎微
也如〔翼奉〕之說曰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
主之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
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以其說衜
於陰陽既迂且陋遂使詩人之意寖失可勝歎也
〔黃曰〕細行之不矜則足以為大德之累小物之不
勤則不足以為修德之至故小毖言嗣王求助而
注曰天下之事謹其小夫觀人者當於其微者觀
之宣王能謹微接下則無所不謹也吾於謹微之
二字而見宣王之小心如文王使其能謹終猶始

則尚安得有白駒黃鳥之刺也哉然謹微接下賓
於今日之詩而無所見說者乃以為將用馬力而
先為之禱祭馬祖又為擇其吉日此謹微也以御
賓客且以酌醴此接下也夫卜吉日祭馬祖皆田
獵之常事宣王所以謹微者豈獨此一事乎作詩
者述其一時之事而作序者謹其平日之所為予
以為此序如天保之序天保下報上之詩也而曰
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吉日羣臣從宣王田獵之詩
也而曰謹微接下學者當於言外之意求之

鴻鴈之什詁訓傳第十八　小雅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力報反來

不代反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反寡無不得其所焉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
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鴈于飛哀鳴嗸嗸五刀反維
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李曰】厲王之世政荒民散民皆不得其所宣王中
興始能勞之來之還定之安集之至于矜寡無不
得其所則足以見天下之無窮民也詩云哿矣富
人哀此煢獨蓋言衰亂之世富者猶可而貧者尤
可哀故為政必本於此如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
於鰥寡孤獨之四者則宣王之中興亦豈外是哉

伊尹之相湯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被其澤
若推而納之溝中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然後為
之至故鰥寡無不得其所然後可以為中興之盛
也大曰鴻小曰鴈鄭曰鴻鴈知避陰陽寒暑興者
喻民知去無道而就有道歐陽公不從其說以為
上下文不相貫遂謂遣使奔走於外如鴻鴈之飛
其羽聲肅肅然而勞其體也王氏亦以鴻鴈比使
臣其說比於鄭氏為優此章蓋言使臣巡行於邦
國如鴻鴈之飛集於野以見恩意及此可憐之人
則以鰥寡為甚哀也鴻鴈于飛集于中澤此言使
臣既至招還流民為之興築其垣墉而百堵皆同

時而起言趨事也堵者五版為堵也雖則劬勞其
究安宅計為民興築也民固勞病而其終又有安
居究窮也鴻鴈于飛哀鳴嗸嗸【歐陽公】以哀鳴嗸
嗸為使臣之自訴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
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矣愚人不知我者謂
我好興役動衆而為驕奢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
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人之所甚
憚者有二曰土功也曰征役也先王之世乃能使
斯民樂趨於土功若靈臺之詩樂趨乎征役若出
車之詩者蓋知上之人勞我以土功之事者乃其
所以安我也驅我於干戈之事者乃其所以生我

也故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自其始之勞民而言
宜若使臣宣驕自其終之安宅而言則謂使臣如
是之劬勞而其終乃安蓋用人者當求其後效也
後世之使臣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
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如
此之類然後可以謂之宣驕鴻鴈使臣奚有是哉
【黃曰】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
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
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故堯之治
必至於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後為極治伊尹之
相湯必欲匹夫匹婦無不被其澤而後為無愧寔

王安離散之民而至於鰥寡無不得所詩人所以
𣲖美歟鴻鴈一詩蓋美宣王勞來其民而流離散
徙者今得其所居也先儒皆以為宣王遣使奔走
於外故以鴻鴈之疾飛比使臣之勞苦夫此詩之
序最為詳悉而初不言遣使臣之事則先儒之說
無乃費辭乎〈陳少南〉謂鴻鴈隨陽轉徙初無定居
飛集之勞無如鴻鴈者故詩人以為鴻鴈不安其所
而飛也其羽急疾民之不安其居而征行也其力
劬勞宣王矜此可矜之人而哀此可哀之矜寡鴻
鴈之飛而集乎中澤則為得地民之歸而作室則
為得所書曰彭蠡既瀦陽鳥攸居是鴻鴈集于中

澤之時也其末章則見宣王以逸道使民雖勞不
怨此章以為維此哲人命我以劬勞而成安居之
業若彼愚人之不恤我者則命我以宮室臺榭淫
侈之事而已予請從〈少南〉說嘗觀大王遷岐而斯
民從之以營宮室之事百堵皆興而鼛鼓弗勝衛
為狄所滅之後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
室可謂勞矣而斯民皆樂為用蓋以為彼之勞我
者所以安我也鴻鴈卒章亦是此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上今反)

夜如何其夜未央(於良反)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
將(七羊反)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之世反)君子至止鸞
聲噦噦(呼會反)夜如何其夜鄉(許亮反)晨庭燎有輝君子
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李曰】夫宣王勤於政事又以箴其太過故此詩美
宣王又曰因以箴之也箴以救王之失如醫者之
治疾也嘗觀於詩如〈氓〉之詩曰刺淫泆又曰美反
正是刺之中又有美也此詩既言美宣王又曰因
以箴之是美之中又有箴也蓋詩之不可一體而
求如〈終南〉之詩美襄公又曰因以勸戒之〈常武〉之
詩既曰美宣王又曰因以為戒是美之中又有戒
也正此之類夜如何其夜未央此一章美宣王之
其勤然終不可以久也故二章則曰夜未艾言已

不能於夜未艾之時而設庭燎也至於末章又曰
夜鄉晨言又不能於夜鄉晨之時而設庭燎也夜
如何其夜未央宣王之始也其聽朝之時則問曰
夜如何其當夜未央之時而已設庭燎則其勤可
知也未艾〈毛氏〉曰久也〈王氏〉則以為夜未及盡也
〈蘇氏〉則以為將盡〈程氏〉則以為向盡如〈王氏〉〈蘇氏〉
則又為艾字按〈左傳〉昭元年秦后子曰何為一世
無道國未艾也注曰絕也則艾為盡意當從王蘇
程之說夜未央未艾皆言其尚早也庭燎之光言
夜未央之時已設庭燎而有光矣庭燎者設百燎
於庭待諸侯也〈周禮〉司烜氏曰邦之大事供墳燭

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樹於門內曰庭燎郊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僭天子也惟其齊桓公庭燎之百爲僭天子之禮則知古者之設庭燎用百蓋天子之制如此將將鸞鈴之聲君子指諸侯也言設庭燎之時諸侯皆至故聞其將將之鸞聲也晣晣明也噦噦毛氏曰徐行有節也此蓋言宣王之勤待諸侯皆至故聞其噦噦之聲如此然終不可久也於其終向晨而朝焉晨曉也向晨而朝禮之正也煇光也言觀其旂則天既曉矣故見其旂也向者夜未央之時而視朝諸侯之至但聞其鸞聲而不見其旂今則既曉而朝故以見其旂矣

論曰 孔子曰君昧爽夙興而正其衣冠平旦視朝視朝必在於平旦之時也未旦之時而朝其志可謂勤矣然不可以爲常也晉靈公將使鉏麑殺趙盾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夫盛服而朝雖早不失爲恭敬之至則於未央之時而設庭燎亦不害其爲勤也何者蓋猶愈於日晏視朝也然常人之情多銳於始而怠於終走者之疾不二里而止行者之遲千里而不止其進銳者其退速此常人所不能免也今宣王不能用視朝之常禮銳意太過而其終必不能守常而將怠矣然則君子之所行當以守常爲貴

黄曰 周公思兼三王而坐以待旦孔子好學而終夜不寢宵衣旰食人君所難而早朝晏罷者惟勤於政事者能之晉靈公使鉏麑殺趙盾盾盛服將朝尚蚤坐而假寐麑退而歎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然則宣王之勤美之可也而又奚箴曰慮其有始而無終也天下之理其進銳者其退速而過於勤者必繼以怠詩人愛君之深而全君於無過之地故曰美而箴之始曰未央中曰未艾終曰鄉晨其意微矣

沔水規宣王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李曰 規者正員之器作此詩以救正其君亦猶規之正員也沔毛氏曰水流滿也鴥疾也此皆詩人之取喻言沔焉流滿之水當盡朝於海喻天下之諸侯當盡朝於天子今則不然如鴥彼之飛隼載飛載止飛以喻其來止以喻其不來其來不來如

此則以見諸侯有離散者嗟我兄弟兄弟謂同姓之諸侯也邦人諸友謂異姓之諸侯也鄭氏曰我同姓異姓之諸侯汝自恣聽不朝無肯念此於禮法為亂者汝誰無父母乎言皆生於父母也歐陽公不取其說以謂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注未得詩人之本義尔如蘇氏說亦是歸罪於諸侯故當從歐氏之說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沔彼流水其

流湯湯毛氏曰𣴎然無所入也王氏以湯湯為無所歸皆未得見詩人之本意孔氏曰水非徒不入於海又不注大川亦傅會其說恐非也蓋其流湯湯亦是其流赴海之意與上章同載飛載揚亦是無所止也蹟循也言念諸侯不循我之法度我心憂之載起載行言其起居之不忘也弭止也鄭氏以載起載行為諸侯妄興師出兵非也不可弭忘言心之憂而不可忘也此亦是作詩者憂之歐陽以為諸侯不循王之法度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此亦非也歟彼飛隼率彼中陵竊以此詩而詳觀之蓋是當時諸侯有朝有不朝者如第二章言念彼不蹟則是不朝也如此言歟彼飛隼率彼中陵則是朝王也言諸侯之循法度亦猶飛隼之率中陵也不可以讒之故而遂踈之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當懲之也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言諸侯敬王如此讒言其興可信乎

論曰 如車攻之詩曰復會諸侯於東都則是厲王之世不能會諸侯而宣王中興乃能會之也宣王之始會諸侯必有以致之也至於此乃不能會之雖諸侯不至之罪必有以致之者宣王當以始之時而思之始也能朝諸侯而終也不能必有以也

如齊威王嘗率諸侯以朝周威烈王崩齊復往周王怒之是時諸侯不朝而齊獨朝之周乃怒之則不朝者得以為辭矣今朝宣王者既困於讒言則不朝亦有辭矣此所以不可不規之也

黄曰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武王之興諸侯之會者千八百國諸侯之於君豈有不朝之理哉水之必朝於海猶諸侯之必朝於君厲王無道而諸侯不朝宣王中興而諸侯又執玉帛而至矣竊意宣王銳於責治以法律御下而洪人之度有所未優故詩人作詩以正之焉如漢景帝時七國反不得已而殺鼂錯至武帝時大臣議者多寃

晁錯之策務推抑諸侯中山王來朝上置酒王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乃厚諸侯之禮加親親之恩焉詩人之意亦欲宣王無忿前日諸侯不朝之罪而遽責之也盍亦自反而已

鶴鳴誨宣王也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李曰〔正義〕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其所未知孔氏此言蓋以見規誨之義然以求賢爲教所未知則不可宣王之始固嘗任賢使能矣至其末年寖不克終故好賢之心少怠宣王非不能求賢也特其心已弛矣詩人之意蓋以宣王之心不能慎終如始日復一日恐入於大患故箴之未已而又規之規之未已而又誨之誨之者教之也不必以教其所未知爲言也詩之體不一有以首章一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而其下便序己意者如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先言鴻鴈于飛取興也後言之子于征序己意也如此之類可以易求詩人之意有連四句皆以鳥獸草木取興如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前既言

沔彼流水次又言鴥彼飛隼而其意以流水喻諸侯之朝王以飛隼喻諸侯之不來則其詩意似難曉矣然其詩皆言朝王之事故可以知其爲朝王之說也至於鶴鳴之二章十八句皆是取興殊無一句推序己意故其詩最爲難曉其詩者正如淳于髡與騶忌子之相與荅問其問曰狶膏棘軸所以爲滑也然而不能運方穿則荅之以爲何如又問曰弓膠漆幹所以爲合也然而不能傳合疏罅則荅之以爲何如又問狐裘雖敝不可以補黃狗之皮則荅之以爲何如則古人之詩而欲以私意求之千載之下可謂難矣觀諸儒之說此詩毛鄭則專以求賢之事〔王氏〕則謂既誨王以修身又誨王以致人又誨王以尚賢辨不肖又誨王取於人以爲善一詩之中分爲四意今此詩既不明序己意難以斷其是非今且從〔毛氏〕之說也皐澤也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譬賢者之野處而聲譽振於中外也王者無謂隱而難求也蓋物無隱而不彰事無微而不著有其實者名必隨之谷口鄭子眞不屈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振於京師古之君子身雖隱矣而名未有不著者若以其身之隱遂不求而棄之則版築之下不可以求傅說莘野之中不可以求伊尹爾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此言魚之

性無常寒則藏於淵温則見於渚譬如賢者在治則見在亂則隱惟在人君之如何耳不可不知之也樂彼之園爰有樹檀蓋言人之樂於園者謂其上有檀而下有蘀木小大各當其任譬人君之用才大才則大用之而待之以不次之位小才則小用之而以次遷之焉言無所不用也它山之石至賤而可以爲錯也錯說文曰礪石也言石之至賤而可以攻玉世未有無用之物也人才亦猶是也漢王符曰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衣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力正此詩之謂也下章之意亦與上意同穀楮木也

黃曰鶴鳴一詩說者不一蓋其序特言誨宣王而不言所以誨宣王之事是以說者無所底止或曰誨其用賢也或曰誨其修身也予以爲詩人責宣王之用賢而因誨之以修身之說二者一說也古者非惟君擇臣臣亦擇君君不能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暗室屋漏之際或失一節而賢者不爲之用檜之君臣逍遥遊燕而大夫去之昭公好奢而君子去之孔子之行非謂燔肉也爲女樂也故詩人以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戒宣王謂天下之理未有隱而不顯微而不彰者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吾君勿謂宮闈之秘門掖之阻而田野之間不聞知也此亦如鼓鐘于宮聲聞于外之意其下則言賢者之去就視其君之賢否故復以如魚之潛躍園之有草木者以爲喻至其終則曰它山之石可以爲錯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詩人自謂也它山之石可以錯利器可以攻美玉則吾之言豈不足以爲君之誨乎嘗觀中庸之書必始於謹獨之學親親尊賢之道自修身始然後知此詩修身用賢同意也

祈父音甫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厎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李曰毛氏曰祈父司馬也鄭氏遂引尚書曰若疇圻父按左傳襄十六年穆叔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其字用酒誥若疇圻父之圻字則知鄭氏之說有據謂之祈父者掌封圻甲兵也昭公十二年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杜元凱注曰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則祈父周司馬明矣此詩蓋言六軍之士深怨宣王之時司馬不得其人以至於敗故責司馬之辭曰祈父我乃王之爪牙之

士何爲貽我憂恤使我無所止居乎爪士爪牙之士也蓋此皆是王者宿衛之士也厎止也左氏曰天祈明德靡所厎止亦是有所止也亶誠也祈父亶不聰言祈父誠不聰慧矣使我轉於憂恤之地不得以養其父母乃令其母爲父陳饌食之具自傷不孝於親也

論曰此詩之意正如魯人敗於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侏儒使我敗於邾敗於邾而責臧紇則此敗而責祈父明矣按國語曰三十九年宣王戰于千畝敗于姜氏之墟先儒引此以證是詩夫敗于姜氏之墟者宣王之罪詩人乃以責祈父者蓋謂祈父不稱其職固爲可罪而任用祈父者亦不能無罪正如敗於邾者侏儒之罪而侏儒是使者亦不能無罪故詩中責祈父而序以爲刺宣王也

黃講同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絷陟立反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反絷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彼義反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反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李曰馬五尺以上爲駒皎皎潔白也絷說文曰絆馬也維繫也毛氏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去者以白駒爲賢人之所乘恐未必然王氏曰皎皎白駒以況其潔白之賢人此言爲當但其下繼之曰馬臣道也爲其未絷維也故稱駒焉此則鑿矣蓋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苗我當絷維而留之且以永今朝也言賢者苟肯食君之祿我當留之且以延朝夕也賢者之用於朝其所施設便可以慰國人之望如孔子爲政七日而誅少正卯其功大矣然亦必用賢可致治則所謂以永今朝者果何補哉蓋國人欲留之而不可得故其辭如此所謂伊人於焉逍遙鄭氏曰今於何遊息乎此說於焉逍遙則可下章於焉嘉客則此說爲難行蘇氏曰逍遙不事事也雖逍遙猶愈於去耳此說亦非詩人之意但欲賢者逍遙於此而已藿亦苗也夕亦朝也此皆是上章之意嘉客上客也亦欲爲嘉客於此而已賁毛氏以爲飾鄭氏以爲黃白色王氏以爲賁奔程氏以爲賁然光彩貌當從程氏之說皎皎白駒欲其賁然光彩而來也爾公爾侯毛氏曰爾公邪爾侯邪何爲逸樂無期以反也其意以爲公侯之尊可得逸豫若非公侯無

逸豫之理此說爲陋【王氏】曰言我選賢人之紓也亦未必然詩人之意蓋謂賢者爲公侯以其有王佐之才也才者逸樂於山野之中而無還期也愼爾優游蓋言賢者不肯留乃相戒以優游逍遙也上章則欲其逍遙此章則以優游爲戒也勉爾遁思思者助語也【程氏】以遁思爲思其肥遁皆過爲之說也蓋賢者相勉以遁去於山野中也自愛之辭也蓋上章旣言留賢者此章則言賢者不可得而留也皎皎白駒至而有遐心上章旣言賢者不可得而留無可奈何但欲其無惜音信耳言賢者如皎皎之白駒不肯食場苗在彼空谷甘於生芻

然其人乃如玉之潔也蓋言賢者雖貧賤而其德可寶也旣不可留猶欲聞其音問故告之曰無惜爾音信當有音信通其好而無遠我之心也

【論曰】黄魯直太史嘗曰飛黄騕耳之駒一秣千里御良而志得食君場苗蹇驢長軒其在空谷生芻一束不知場穀之美也賢者豈不知芻不美於場苗哉然甘心於貧賤者必不得已也太公辟紂往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夫賢者之仕非不汲汲也聞有道之主則相率而自來何待於縶維之哉惟其遇不逢時則翕然而去國人雖欲留之不可得也接淅而行猶以爲緩也況欲留之哉【遵大路】之詩摻執子之手摻執子之袪摻執子之袪猶且不能留賢者非固拒之也是必有大不悅者不能奪其情也故人君不可不愼也

黄鳥刺宣王也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黄鳥黄鳥無集于栩況甫反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李曰】黄鳥之詩無序故說者不同【毛氏】則以爲室

家相去之詩【王氏】【蘇氏】則以爲賢者不得志而去之詩今考其文王蘇之說爲優當從其說集說集穀而啄粟者黄鳥之所欲也亦猶仕於王朝而食君之祿賢者之所欲也今告之曰黄鳥黄鳥不得集我穀而啄我粟亦猶告賢者曰不得立王之朝而食君之祿則其訑訑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可見矣故賢者亦遠遁而去之以爲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也穀祿也與邦有道穀之穀同言不肯待我以爵祿也旣不以爵祿待我則當必有去志矣故不遠言歸而復反國之族焉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亦上同意不可與明言其不可

與之明言也不可與處言其不可與之同處也夫賢者難進易退上既有拒我之心其道且如方枘圓鑿之不相入安能講明國事而同處哉

【論曰】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願立於王之朝矣宣王之始也任賢使能如申伯如山甫如韓侯或爲將相或爲諸侯如方叔如吉甫如召虎或征蠻荊或伐玁狁或平淮夷至其晚年怠心一生好賢之心寖懈如山甫虢文公之徒諫既不行言既不聽則小人乘間而用事矣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小人既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矣故白駒之詩留賢者而不肯留黃鳥之詩處賢者而不可與處則宣王之晚節較其昔日用賢之時固已霄壤矣唐明皇即位之初姚崇宋璟用事一時人才藹然而至及其晚節末路李林甫用事而在朝者乃庸回闒茸之徒無復有賢者矣以是觀之宣王明皇所爲攷其始而較其終其不同如此則知中興之君其處心不可不謹也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方未反其樗勅書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蓫勅六反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斯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

【李曰】我行其野之詩亦無序不言其刺之之由故說者亦不同鄭氏則以爲弃其舊姻相怨之詩蘇氏則以爲甥舅諸侯求爲卿士而不獲之詩王氏則以爲民不安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見恤之詩然以詩中文意反覆而攷之鄭氏之說爲長詩曰不思舊姻求爾新特則舍其舊而新是謀其義明甚鄭曰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月嫁娶之時甘棠詩曰蔽芾甘棠以甘棠之木而召伯舍其下則非小木也其曰蔽芾乃大樹之蔽芾能蔽風日也此言蔽芾其樗亦是樗木蔽芾然可以蔽風日非始生也樗者不才之木也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枝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立之路傍匠者不顧則樗乃惡木也蓋言我行於郊野之中雖得惡木然其蔽芾亦可休息今也乃弃於夫家如此則惡木之不如也蓫惡菜也陸元恪曰今人謂之羊蹄葍亦惡菜也以惡菜猶可采而食而今夫家弃我如此則惡菜之不如也孔氏曰有人言我行適於野采可食之菜惟得蔽芾然樗之惡木據下章言采其蓫方是采可食之菜上章言蔽芾其樗則非取可采爲義王氏曰樗惡木也尚可庇而息此說爲長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蓋言本以昏姻之故是以就爾居而爲室家

今也乃不我畜必當復反之於邦家而已新小
氏曰外昏也鄭氏曰新外昏特來之女也徐氏特
言其寡與蘇氏曰特匹也大臣君之匹也徐氏之
說固不足取蘇氏以爲匹字得之矣而曰大臣君
之匹則非詩人之本意鄭氏以爲新外昏特來之
女則又失之矣今當從蘇氏之訓而兼用鄭氏之
義柏舟曰髧彼兩髦實維我特特匹也言共伯乃
共姜之匹與此詩求爾新匹之匹同則是舍其舊
而圖其新失夫婦之道可知成不以富成當作誠
字誠信之誠論語舉此詩其字作誠則知成字當
從言也求爾新特蓋其當時必弃其舊姻之貧惟

富者之求雖曰求其新特誠不足以爲富適足以
爲異也
【黃講曰】漢光武嘗欲以湖陽公主妻宋弘後召見弘
帝令公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
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不下堂使人人而知糟糠之妻不下堂則何以富
爲哉況其富者又不足以爲富而乃安然爲之蓋
亦未之思也詩人之作如文武成康之詩有美詩
而無刺詩幽厲之詩有刺詩而無美詩惟宣王之
詩美刺兼備蓋其始勤終怠一人之身所爲若二
人故美刺之詩兼備焉讀六月菘高雲漢之詩觀

其憂民之心惟恐其不至用賢之志惟恐其不及
雖未及文武成康之盛蓋亦庶幾焉及其此心一
怠至於王化寖微賢者退處王師傷敗如兔爰之
詩乃兔爰之時也而宣王祈父之詩類之賢能退
處如遵大路之詩乃遵大路之時也而宣王白駒
黃鳥之詩類之室家相弃如谷風之詩乃谷風之
時也而宣王我行其野之詩類之此皆衰世之所
當然而中興之主乃爾然後知人君之用心不可
一日而自懈自弃也
【黃講止】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二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三

斯干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李曰]宣王考室也禮記曰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所謂成室即此類也鄭氏曰宣王於是築宮廟羣寢既成而釁之歌斯干之詩以落之此之謂成室鄭氏所謂歌斯干以落之其言則是而其言羣寢既成而釁之則非也雜記曰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焉安神明之道也則此斯干考室未嘗釁也而鄭氏以謂築室羣寢既成而釁之豈其然乎秩秩斯干鄭氏則以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為一章歐陽則以秩秩斯干至如松茂矣為一章然鄭氏之說則以宣王之德如澗水之源秩秩流出無極已也國以饒富民取足焉如於深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則以為言民殷衆如竹之本生矣其佼好又如松柏之暢茂矣不如歐陽氏以為頌禱之辭其說為優今當從其說而用鄭氏之意秩秩有常于澗也幽深也言澗也山也各有常處而不遷以譬宮室之固者也爾雅所謂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苞本也蓋言竹也松也生於山澗之間茂盛而不彫正如所謂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譬如人之居此宮室安

樂者久亦如松柏之在山澗也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毛氏曰道此非也鄭氏作瘉亦非也惟王氏蘇氏歐陽氏皆曰訓圖其說為長蓋言宣王之時兄弟之居此室各相和好輯睦無有相圖以見其居此室而安也似續妣祖築室百堵似繼也鄭氏曰似續若巳午之巳似續妣祖者巳成其宮廟也其說非詩人之本意王氏曰似續妣祖言其宮室内外皆如先王之制繼紹先王之制而築室於百堵言其宣王之居處可謂安矣蓋言其百堵皆興也夫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人君有高臺深池之安必思吾民得安其居焉況夫古者

宮室則欲民有棟宇宣王之時其考室也築室百堵又遣使招集流民而百堵皆作則斯民必有居處也若宣王者所謂與民同其憂樂也西南其戶者西南向也然其所以西南其戶者則於此居處於此笑語而已爰居爰處爰笑爰語即禮記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也約之閣閣此章言其築牆也方其築牆以繩縮板其繩則在乎板上歷歷然而均閣閣猶歷歷也椓之橐橐言其既已成縮板則投土於板以杵椓築之皆橐橐然而用力然其所以如是也蓋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也芋毛氏曰大也孔氏曰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

以爲光大也歐陽氏曰君子增大而新之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大也此皆因毛氏之說而求之然蘇氏之說爲優如跂斯翼至君子攸躋此章言其堂也鄭氏謂主於宗廟非也七月詩曰躋彼公堂今此詩下言君子攸躋則知其升堂也明矣如跂斯翼言其嚴正如人之跂足翼翼而恭也如矢斯棘言其四隅如矢之急直也如鳥斯革言其峻起如鳥之驚而革也故歐陽曰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革變也如翬斯飛言其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翬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君子攸躋言君子於是升此堂也殖殖其庭至君

子攸寧此章言其路寢也殖殖平正也覺直也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煟煟也蓋言其正晝之時則快然而明至於夜間晦昧之時則噦噦焉蘇東坡詩曰晝䆫明快夜堂深皆本於此君子攸寧言君子居之而安寧也下莞上簟鄭氏曰小蒲之席也竹葦曰簟陸德明曰莞草生水中鄭氏寢既成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爲歡以樂之非也據上文言宮室之成宮室既成此蓋鋪莞簟以寢臥下云乃興則是爲寢臥矣非謂鋪席與羣臣燕安爲歡以樂之此蓋言其有莞簟乃安寢於寢室之中既寢而興乃占其夢或夢熊羆或夢虺蛇此皆設爲之辭

以見其祝頌之辭非眞夢也大人占之鄭氏曰謂以聖人之法占之不如王氏謂當時在位之大人也其大人占之曰維熊維羆此男子之祥也維虺維蛇此女子之祥也蘇氏曰熊羆物陽之祥也虺蛇物陰之祥也王曰熊羆強力壯毅故爲男子之祥虺蛇柔弱隱伏故爲女子之祥此二說皆通蓋人之夢各有其類故祥若此乃生男子男子之初生也則寢之牀牀尊之也裳晝服也載衣之裳明其主外事也載弄之璋欲其有德也其泣之聲則喤喤然至其長大則皆佩朱芾朱芾者天子之服也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皇猶所謂皇皇者華是也

室家君王言室家之内皆是君王者也君謂諸侯
王謂天子也女子之初生則寢之地地卑之也裼
夜服也載衣之裼明其主內事也瓦紡塼也男子
之初生則玩以璋女子之初生則玩紡塼古人
之教其子也已無非僻之心矣安得風俗而不淳
厚乎無非無有非僻也無儀無有不善也猶所謂
無咎無譽也唯酒食是議蓋女人之職惟議其酒
食而不遺父母之憂也男子則宜其君王女子則
宜其室家蓋祝頌之辭也

論曰 劉向曰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
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蘇氏曰厲王之世亂

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祖先妣者蓋築
其宮廟一則以爲因其敗壞而作新之也一則以
爲因其奢侈而革之以儉也然皆無所經見不足
信也竊觀此詩則知宣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
失之侈亦不失之陋觀詩中作宮室之制如所謂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等句不
失之陋矣然其作室也將以除風雨而去鳥鼠則
不失之侈矣則於先王之爲宮室非徒爲美觀將
以承先王所爲而已故曰似續妣祖易曰上古穴
居而野處未有宮室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
下宇以待風雨古之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

而已然尊卑不可無別而於此又不可以偪下考
之周禮宮室之制廣狹小大皆有法度存乎其間
後之人君失其意肆爲奢侈千門萬戶之宮神明
通天之臺勞民費財無所不至其禍有不可勝言
者則後世欲求作室之意者當以周禮斯干求之

黃曰 雜記載子羔言曰成廟則釁之路寢則考而
不釁考者設酒食以燕樂之也古者成室而燕之
必有祝頌之辭如晉獻文子成室大夫發焉所謂
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與夫美哉輪奐之意
君子謂之善禱故斯干一詩皆考室稱頌之辭也
先則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

次則言其室家之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則言其
垣牆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至末數章則頌其
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雖然
當天下甫定之餘而遽役民以宮室之事豈不過
乎司馬光嘗曰天下未定當克己節用以趨民之
急而顧以宮室爲先豈可謂之知務哉嘗觀鴻鴈
之詩見宣王所以勞來天下之民者無所不至散
四方者安其居轉溝壑者得其所之子于垣百堵
皆作而民有其室矣然後可以樂吾樂而無愧也
宣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吾聖
人所以深取之與昔者蕭何治未央宮高帝見其

壯麗甚怒曰天下洶洶勞苦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之過度也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令壯麗則無以示威夫何之言則固有爲之言矣而非爲子孫法至於孝武皇帝以宮室疲弊天下千門萬戶之宮神明通天之臺豈非蕭何啓之歟噫章臺之土未乾而楚宮之禍已至阿房之工未畢而秦室之亡已兆因詳論之以爲後世人君之戒

無羊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李曰 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夫考牧者亦猶斯干所謂考室也考則言其歌以落之至於考牧則牧事有成恐與考室不倫然則所謂考牧者乃牧養之處而考之乎誰謂爾無羊至其耳濕濕羊非止於三百也言以三百爲一羣則其羣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羊乎故曰誰謂爾無羊黃牛黑脣曰犉九十其犉者言

犉者之有九十則不犉尚多也安得謂之無牛乎故曰誰謂爾無牛孔氏曰羊三百頭而爲一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犉者九十頭故知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此說是也思辭也其角濈濈言其角聚濈濈然王氏曰聚而不相觸也羊以善觸爲患蓋羊好抵觸故以其角濈濈爲善也爾牛來斯其耳濕濕言牛以呞而動其耳濕濕然陸農師曰其耳濕濕言潤澤也蓋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得濕濕潤澤也故古之視牛者以耳濕濕則牛之安可知也祭義所謂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也或降于阿至或寢或訛此言牛羊之得所也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動息各遂其性也訛者動也爾牧來思至爾牲則具此言牧人之得所也蓑所以禦雨笠所以禦暑餱食也言其飲食寒暑皆備也三十維物爾牲則具言毛色之物有三十或青黃赤白黑毛色別異者有三十物既別如此故其牲牷皆具祭祀則索而有之徐安道曰毛色異物各三十其牲具矣犉牛九十則三倍之羊三百則十倍之爾牧來思至不騫不崩此言牧人之有力以取薪蒸以雌以雄鄭氏以爲搏禽獸以來歸王氏亦用其說歐陽則破其說以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

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
樂也〔蘇氏〕亦本此說矜矜〔陸農師〕曰言羊之愛牧
人也兢兢言羊之畏牧人也此說爲鑿不如且從
〔毛氏〕以爲堅強騫虧也崩羣疾也言羊之不耗散
也〔陸農師〕曰羊之爲物多瘦而病而又死善耗敗
故於不騫不崩舉羊言之也〔禮〕云羽鳥曰降四足
曰漬漬者謂死相瀸漬而善耗散也六畜言死皆
善耗散而羊尤甚故〔齊民要術〕曰羊有疾輒相污
此言是也麾之以肱畢來既升此言擾馴以從人
之意也言麾之以肱則皆來入羊牢也牧人乃夢
此章言占夢之事則亦如〔考室〕言占夢之事〔鄭氏〕

以爲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辭也〔室家〕
溱溱則以爲人之子孫衆多也〔歐陽氏〕則破其說
以謂據詩言衆維魚矣乃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
文及人之子孫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爲考牧不應
汎言獻夢而爲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爲庶人無故
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爲養此爲繆說不待論可知
以爲魚之爲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
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
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鴟鴞〕之詩曰予未有室
家則鳥獸以所居爲室家矣牛羊牢欄亦其室家
也今當用其說旗旐所以集衆故爲蕃息衆多之

兆也
〔論曰〕漢武〔卜式〕爲郎布衣草蹻而牧羊歲餘羊肥
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牧羊也治民亦猶
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式之此言蓋
有得於〔莊子〕之說也莊子所載黃帝將見〔大隗〕乎
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因問爲天下之道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
其害馬者而已蓋言牧人得其道則牛羊自然蕃
息牛羊蕃息則可以知當時萬物之盛多也蓋古
人以畜牧之多寡而見其國之興衰宣王之時牛
羊之數如此其國可知也然觀此詩之善形容牧

言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以見牛羊之得
其所荷蓑荷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又
以見牧人之得其所至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等
句皆曲盡物態詳味此詩有以似牛羊之畫圖古
人所謂詩中有畫者請以無羊觀之杜子美而下
特其小者矣
〔黃曰〕厲王亂亡之後宮室廢矣宣王從而新之於
是有考室之詩牧職廢矣宣王從而復之於是有
考牧之詩考牧者亦因其牧圉之成而作爲禱頌
之辭也古人以生畜之多寡而卜其國之興廢故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備

脂成有也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此
禱頌之辭所以詳及於牛羊之衆多牧人之安逸
以見其民物富庶之效也前輩謂無羊一詩似畫
出牛羊圖所謂詩中圖畫是也牧人乃夢與斯干
言乃占我夢皆是設辭非果有是夢也宣王中興
而富庶之效已襲人之耳目不待夢卜而後信而
詩人言之者蓋以人情當飢饉之餘則莫不以豐
年爲願也當離散之後則莫不以室家爲念也人
情之所欲者在此則詩人之所言亦在此學者當
以意逆之

節南山之什詁訓傳第十九（此始變雅從） 小雅

節（在切反）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其爾瞻憂心如惔
（徒藍反）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古銜反）節彼南
山有實其猗（於宜反）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才何反）
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反）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
之氐（丁禮反）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皮尸反）俾民不
迷不弔（丁歷反）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
（分反）則無膴（音武）仕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音凶）昊天不惠降
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苦穴反）君子如夷惡怒是
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
酲（音呈）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反）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
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
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
萬邦

【李曰】家父周大夫也按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桓公之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
五年不知言所謂家父者乃春秋所謂家父乎不
可得而知也或曰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
皆字家父或又以爲追刺幽王皆不知其眞而意
之未敢信也歐陽公不以此詩爲家父所作爲序

者之誤然觀此詩末句如崧高烝民詩言吉甫作
頌分明是家父吉甫所作無疑矣節彼南山毛氏
曰高峻貌巖巖積石貌師尹毛氏曰師大師周之
三公也尹氏爲大師徐安道曰大誥曰越尹氏庶
士御事尹氏庶官之長也言尹氏太師則三公兼
庶官之長竊嘗攷詩書中皆有師尹之人如洪範
曰師尹惟日此師尹不可以指其人如詩曰尹氏
太師是尹氏爲太師明矣春秋書曰尹氏卒譏世
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爲世卿
其來甚久詩所謂尹氏太師正春秋所謂尹氏當
幽王之時專政至平王之世猶爲卿故春秋之末

猶且專權則其爲世卿也明矣節彼南山維石巖
巖言以山石之巖巖然四方皆可以遠望而見之
以譬赫赫然之師尹爲萬民之所瞻仰惟其爲民
之瞻仰則其行事也必有以副民心之望矣〔大學〕
曰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蓋爲民所
瞻不可以不慎一或不慎則爲天下僇不足以爲
民所望也今也師尹所爲不足以副羣心之望故
憂心如惔惔燔也〔雲漢〕曰如惔如焚惔焚之類也
惟其憂之甚故不敢相與戲而談言國之必亡也
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亡也國既卒斬卒終也監

明也言國既如此終至於滅盡爲師尹者何不視
之乎〔鄭氏〕曰天下之諸侯日相侵伐其國已盡絶
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非也蓋此詩言所謂國
者不必指諸侯只是言周之將亡而師尹乃恬然
而不之慮也節彼南山有實其猗實草木也猗長
也如綠竹猗猗是也言南山之生物而草木無不
茂也爲師尹者宜盡其公心則物無不平今師尹
之所爲乃不能平心處事則事之不公者多矣是
果何爲邪薦重瘥病也〔左傳〕昭十九年札瘥夭昬
〔杜元凱注〕曰小疫曰瘥也弘大也喪亂弘多言喪
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嘉美也蓋謂民無善言

但怨讟爾憯曾也懲艾也嗟憫也天方薦瘥喪亂
弘多是天怒也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是民怨也天
怒於上民怨於下宜其可以覺悟而乃曾不懲艾
嗟憫者以見尹氏爲惡常自若也〔王氏〕於維石巖
巖曰南山之高草木無不生之而維石巖巖此剛
節也於此章則言南山之卑有草木生之以實其
傍之畝谷此柔節也此皆鑿說也若以草木無所
生爲美事則草有所生爲可刺矣剛柔之節詩人
本無此意皆是於詩人之外自生此義也尹氏大
師維周之氐氐本也言尹氏乃周之根本其任之
重可見矣當有以持國之鈞使無輕重於國外以

維制四方内以毗輔天子使民不至迷惑觀上文
言不平謂何則是尹氏之不均也惟其不均則何
以制四方而輔天子哉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
民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非予覺之而誰所謂覺民
必如伊尹而後可今尹氏所爲如此安能覺民而
使不迷哉惟其不能平心處事外不能維制四
方内不能毗輔天子其民之迷無所覺悟則其亂
必矣尹氏專以致國之亂至於如此故呼天而告
之曰昊天不平而使我空窮如此不宜空我師言
不宜如是之空窮我師〔王氏〕曰尹氏空我師而歸

怨昊天師尹之所爲王實使之而王之所爲天實使之也(龜山)辯之詳矣曰天下罹此鞠訩知其無可柰何安之若命不敢以尤人故歸之天而已(毛氏)以弔爲至(鄭氏)乃曰至猶善也(歐陽氏)不從其說以爲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是也蓋此所謂不弔昊天如(書)云不弔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弗弔天降喪于殷相似(左氏傳)曰成七年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遂引此詩弗弔昊天之言爲證則不弔不恤也(襄十三年)吳侵楚喪君子以吳爲不弔亦引此章不弔昊天(杜氏注)曰不

爲昊天所恤則不弔爲不恤明甚凡人之遭患難或呼天或呼父母此其常也北門之詩刺仕不得志也曰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黍離之詩閔宗周之爲禾黍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則是人之遭患難多呼天也弗躬弗親前數章既深責尹氏此章則責幽王信任師尹也言王不躬親其事使師尹得以專恣也夫所謂躬親者不必如始皇衡石程書不必如魏文帝之按行簿書也天子當攬權於上不可使出於臣下今王權不出己故使尹氏得以專恣下文不自爲政是也惟其如此故庶民皆疑之而不信也仕察也君子之所爲王當問而察之

則人之邪正可知矣今尹氏誣譖君子王不問察使以君子爲可罪則是罔君子故戒之以勿罔君子言王問察其事則以君子爲有罪猶云可也今弗問弗察便以君子爲非非罔君子乎爲王者當平其心而已蓋公生明偏生暗王者之道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苟能平其心而正之則君子小人之情狀不能逃吾之視聽惟其不公此小人所以得志也故教之以平其心而使小人不得進則不爲小人之所危矣故曰式夷式已無小人殆夷平也殆危也不爲小人之所危則其瑣瑣然之姻亞亦無豐厚之仕也壻之父曰姻

兩壻相謂曰亞言其信師尹故師尹之姻亞得以類進蓋師尹之不平如此甚也昊天不傭傭均也昊天不傭降此鞠訩(鄭氏)曰昊天乎師尹爲政不均乃下此多訟之俗此非也與下文昊天不惠皆以不平不均歸之於天言天何使我不均而降鞠訩也鞠盈也訩訟也言民盡訟也昊天不惠降此大戾(鄭氏)曰又不爲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亦非也此正如瞻卬昊天則不我惠言天之不我愛也天不我愛故降此大乖戾也(蘇氏)以爲昊天不常而有此訩訟歟非也以昊天不順而降此罪戾歟非也此其說爲甚繆於鄭氏矣鞠訩大戾雖

則如此然王者但恐懼修省則可以去其災矣故教之以在上君子如屆俾民心闋言已去小人則民心自闋矣安有鞫訩乎但夷平其心而孜君子小人之所爲惡怒是違矣安有大戾乎君子如屆屆至也如上文所謂式巳也君子如夷如上文所謂式夷也夷平也闋息也不弔昊天亂靡有定此章又言天之不弔問我民而亂未有所止且與月俱生言其日浸月長使民不得安其居故我心之憂如病酒然且數其誰能秉國之平者乎成平也苟能秉國之成則無是患矣尹氏不平謂何則是秉國之成矣所貴乎大臣者貴乎均一而已陳平之宰肉社下以謂使我得宰平天下亦當如宰此肉則大臣必當得均一之道然後可矣尹氏失均一之道所以歎曰誰秉國成幽王之不自爲政故使尹氏用事徒使百姓憂苦而不得安其居所謂不自爲政即前所謂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是也鄭氏以謂天不出圖書其言且怪可鄙矣駕彼四牡鄭氏以此四句分爲兩意上二句則以爲大臣專恣下二句則以見四方土地日以侵削於夷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歐氏不從其說合爲一意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其說爲簡徑言我心

之憂如此而爲大臣者方且爲惡日織視其戈矛欲相征矣言其使私怒也既和且平無事則又如賓主飲酒相酬然蓋其性之無常如此所謂喜者私喜而已所謂怒者私怒而已言其私喜怒不在國家也昊天不平言天不使我均平使我王不得安寧今王不自懲艾其心而反怨人臣之正已者小人之專權可以去之而不去忠臣之正已者不可怨而怨之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故家父作此詩以窮王所以致訩之由庶幾訛王之心以養萬邦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是王之非然未嘗先論也惟當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矣故家父欲以訛王之心心既正則小人不得用而君子進萬邦之受其賜必矣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餘久反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憂心惸惸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莫紅反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井亦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暉鬼反蜴星歷反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五忽反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七羊反伯助予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方六反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

炤之若反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李曰正月夏之四月也非建寅之正月也昭十七年夏日有蝕之祝史請用幣平子禦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此所謂正月與左傳所謂正月同孟夏之四月正陽之月陰慝未作也夏之四月而有繁霜方爲災害若建寅之正月有霜則不得爲災也則知正月非建寅之正月也當爲夏之四月也正月繁霜孔氏曰正陽之月而有繁多之霜是由王急酷之異以致傷萬物故我心爲之憂傷也有霜由於王急酷致於訛言則此民之訛言爲害亦甚大矣孔氏之意以霜之所以降者以訛言之致此說非也王氏曰正月繁霜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故我心憂傷也蓋爲非有繁霜但訛言爾此說亦非歐氏曰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其國其害甚於繁霜之害物也此說得之蓋以正月之陽而有繁霜我心固已憂傷矣今也民又訛言其言甚大則其心之憂愈甚矣將大也京京憂之不去也癙痒皆病也夫繁霜訛言之爲害幽王與羣臣

皆莫之憂惟此正月大夫憂之而已故哀小心而病也夫在天則有繁霜之異在人則有訛言之害其禍不難知也幽王之君臣而莫以爲憂者蓋亂亡之世常安其危而利其菑夏商之季至於漢唐之末天災屢見非不明甚民心謗讟非不深切而君臣未有覺悟者蓋不如是則國不之亡也紂之時失日而不知問於左右左右不知問於箕子曰爲天下主而一國失日天下其危乎一國不知而我獨知之我其危乎今幽王之世繁霜訛言爲害上下相蔽曾莫之憂則周室危矣一國莫以爲憂而正月之大夫憂之大夫其危矣父母生我胡俾

我瘉此言深歎生之不逢時也瘉病也言父母之
生我胡爲使我戚戚無聊而至於瘉乎不自先時
如此不自後時如此而適遭此時所謂我生不辰
逢天僤怒是也〔毛氏〕以父母爲文武非也不自我
先非欲其祖先適當用之也不自我後非欲其子
孫適當用之也此特深序其怨歎之辭自傷其適
遭此時有此災厄也好言自口此則言小人之巧
僞其言之美惡惟意好之者至於鑽皮出羽故爲
好言惡之者至於洗垢索瘢故爲惡言莠言醜言
也特任口之所出而不得其可愛可惡之實也我
心之憂而愈愈然是以有侮也幽王之時在位無
非小人而正月大夫間於小人之列小人不以爲
憂而惟大夫爲憂安得不遭其侵侮哉安得不罹
其謗讟哉惸惸亦是已獨憂也無祿〔陳少南〕曰猶
言不幸此說是也民之無辜幷其臣僕此言幽王
之刑濫其民之無罪者既殺矣而又幷其臣僕皆
從而陷於刑網以見其虐之甚也大夫見其如此
故自傷其國政如是曰我何爲而祿仕於此乎視
彼烏之所止者於誰之屋乎必有所擇也蓋以烏
之所止猶避其弋射之患而我乃處無道之朝何
也〔左傳〕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哉烏鳥微物猶
有所擇自歎己之不如烏也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侯維也〔鄭氏〕〔王氏〕皆以薪蒸喩小人此說固無害
然不如〔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
焉其殘之也甚矣其說與下文相貫言民之危殆
如中林之木非不美也而乃爲人所殘害天乃夢
夢然而莫之覺察夢夢昏亂之貌也雖然天意豈
眞若是哉但天意未定爾故曰既克有定靡人弗
勝〔蘇氏〕曰方其未定也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
有不爲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定則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而老子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然則
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者邪適當其未定故耳此言
皆諸儒之所未及也謂山蓋卑此則以喩訛言者
謂山蓋卑則有爲山脊言者有爲大阿言者而皆
以爲卑民之訛言變白爲黑如此乃不懲止何也
故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訛
言可懲而王曾莫之恤乃召彼故老不問之以政
事而乃問之以占夢則其所問者非所宜問也賈
誼之於文帝問之以鬼神之事說者猶譏以爲不
問蒼生而問鬼神況夫訛言之爲害如此王乃舍
之而問占夢之事可謂非所問而問也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言幽王之君臣自以爲聖而無有
知烏之雌雄者夫烏之雌雄豈難知哉雖常人猶
知之不待聖賢始知之也自以爲聖而烏之雌雄

乃不能別則其與菽麥不辨亦無以異其敢自以爲聖乎夫聖孔子不居以孔子之聖猶不敢居聖人名而幽王何人乃自以爲聖乎自以爲聖則又不肯以其國事而下問其臣故但問以區區不急之事則國家安得而不亂也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毛氏〕曰曲也蹐〔毛氏〕曰累足也〔說文〕曰小步也〔孔氏〕曰謂天蓋實高矣而有雷霆擊人不敢不曲其脊以歛之謂地蓋厚矣而有陷溺殺人不敢不累其足以畏之此說是也局曲其身也〔東京賦〕曰云云〔注〕曰局傴僂也以天之至高宜其可以高舉而乃傴僂而行以地之至厚宜其可以闊步而乃側足而行蓋言禍之不可測而安之不可恃也哀之所以號呼而爲此言皆有道理也哀今之人胡爲虺蜴之毒安行無禮無所忌憚何也〔鄭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此非詩人之意也但取其虺蜴之毒耳瞻彼阪田此章言己之特立而無助也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以不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蓋告告者易汚嶢嶢者難全自古邪說之害君子多矣己之守正則爲邪者所忌己之好諫則爲

邪者所嫉其道常不兩立故小人必思有以中傷而逐之然後已然在朝之臣其初求我以爲法則惟恐失我非不好賢也及其執我以爲仇則不我勁也仇仇偶也此以見其孤立也以五陰而剝一陽則陽必消故曰剝剝也柔變剛也謂陽之剝落而至於盡也以見幽王之朝小人背君子其如幽王何心之憂矣如或結之此章言閔國之將亡也言我心之憂如有物纏結之者以國政之危故也〔鄭氏〕曰正長也憂念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王氏〕又以正爲邪正之正言正危則以邪勝故也此說比於鄭氏爲長然不如〔歐氏〕之說正爲政事之政言古用字多通也厲危也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言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然盛之宗周乃爲褒姒所滅誠可駭也〔歐氏〕曰火燎于原其熾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爲褒姒所滅也然詩本義正不如此〔顏師古〕嘗解此四句曰言火燎方盛寧有滅之者乎宗周之盛乃爲褒姒所滅怨其甚也此論得之褒國名也姒姓也褒姒猶所謂齊姜宋子也咸亦滅也此時周未滅而言滅者言其有滅亡之理也〔國語〕所載神龍吐漦檿弧箕服之謠雖曰知褒姒之必爲害然其爲說涉於怪誕不足取也今此正月

之大夫知褒姒之必滅周者則以其國勢知之也卒之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舉烽燧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亦不至卒有驪山之禍但以一笑而傾國家知此則傾人之國不在多也當此時也其去滅之時無幾矣歐陽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正至此始言滅周本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之也終其永懷此章又言終其長思知君必陷於禍如困於風雨而載車以行其危可知而又棄其輔則其危甚矣輔轄傍之斜木也輸墮也既棄其輔則必墮敗爾車矣

所載既敗爾事方請長者以助不亦晚乎如晉惠公乘小駟慶鄭知其必悔弗聽既而戎馬還濘而止於是號慶鄭與此將伯助予何以異自古昏亂之主國未至於亂則多忽賢者之言至於喪亡始思賢者之言有效雖悔昔日之不用已無及矣無棄爾輔此又詳陳駕車之所當然也不棄其輔又當益其輻屢有其僕然後不墮敗爾車之所載不棄爾輔可謂慎矣然猶以為未也而又圓於爾輻圓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為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於絕嶮之地而不以為意其忽於禍難可知矣人而有畏禍之

心此猶可救也今也曾不以禍難為禍難則未如之何也矣安得不輸爾載耶魚在于沼此章言居於亂世無所逃其禍如魚在池沼之中不足為樂雖潛伏之深亦昭昭然而易見蓋言禍難之不可逃如此故憂心慘慘念國之虐政不可逃也彼有旨酒又有嘉殽言小人之徒自以酒食相樂而大夫獨憂也小人之徒以高爵厚祿遂為酒食之歡雖為目前之樂而不知他日之禍旋踵而至也有旨酒嘉殽和洽其鄰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心慇慇也云旋也言周旋也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子母安然

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佌佌彼有屋佌佌小也說文佌字與此不同而訓以為小蔌蔌陋也言以小人而有屋之富祿之腆則小人之幸也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也民人不幸乃天之夭害以椓破之也民之遭虐富人猶云可為惸獨之人無以勝其貧實可哀也衰亂之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時之虐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愈甚而不堪也然則為幽王之民者何其不幸歟幽王驪山之禍乃自取之而斯民受其禍斯民何罪焉

孚遠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三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於輒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音矩)維師氏豔(於驗反)妻煽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魚覲反)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嚻嚻下民之孼匪降自天噂(子損反)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孔之痗(莫背反)四方有羨(以面反)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李曰 鄭氏以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皆爲刺厲王之詩不當爲刺幽王之詩其意以謂毛氏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改厲爲幽蓋以此篇之中疾豔妻煽方處又幽王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維司徒也但以此篇不當言番維司徒故以此爲厲王之詩蘇氏以爲不然鄭桓公在幽王時與番維司徒先後用事又褒姒以色居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當從此說觀鄭氏以詩所言褒姒與番維司徒爲厲王之詩其下雨無正小旻小宛亦以謂厲王其意以謂四序皆言大夫疑是一人之作其說未之敢信也十月之交日月交會也夫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日與月一年十二次交會其交會也或有日食之變故交會必於月朔日食必於月朔言此十月交會朔日辛卯也是時日有食之其醜莫大唐書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則是爲幽王之詩無疑矣日蝕而以曆推之則是當食也既是日之當食乃爲變異之大者唐書志云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府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天爲之隱雖交而不食此四者皆德教之所由生也蓋以日當食而不食則是有德者也日當食而不免於食則是無德者也春秋之時書日食三十六後世曆家皆能推之則是當食也日月交會而日必食雖日當食爲人君者亦不可不自省而孔氏云日月交會於箕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爲異者位貴居尊恐其志意易

怠聖人假之神靈作爲鑒戒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爾殲亡俾晝作夜其爲怪異莫此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蓋不如是則當日食而使人君無戒懼之心是啓人君有怠慢之心也鄭氏謂辛金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鄭氏溺於緯家之說故如此但日食自足以見其災異如春秋之書日食有不言日者豈不爲災異乎彼月而微此日而微言月當有微細之時日不當微細也柏舟之詩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蓋日不當微今日月胡交迭而微惟日不當微而微故下民亦孔之哀言禍

將及於下民也言日月告凶禍者以日月不用其常道也行道也望而正於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陰斯蝕矣朔而正於黄道是謂日雍月明則陽爲之食矣凡日月之蝕者皆不用其常道然其所以不用其常道者亦有故焉以四國爲政不用其善人故也夫以不用善人而所用者莫非小人而致日蝕苟能用善人則足以消變異矣左氏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夫以月食之變亦可以爲變矣而乃以爲維其常者王氏云月蝕非其常也然此日食以陽侵陰猶爲常

也其說是也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則未嘗書豈其當時偶無月食耶亦其以爲常故不書之也爗爗震電此章則言其爲災異非獨日食也其災異交午旁至而又爗爗震電貌震雷也春秋書三月大雨震電周之三月乃夏之正月而有震電此其所以爲異今此爗爗震電豈亦震電非其時耶推其震電非其時則使天下不安寧不善之兆也百川之水皆溢出而相乘山之冢頂高峯之上崒然崔嵬者皆崩落高大之岸則陷爲深谷岸應處上今乃陷而在下深下之谷則進出爲陵矣谷應處下今乃進而在上變異如此今之人曾莫有懲艾

之者仲舒云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今幽王之時日食如此又有震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使能恐懼修省則日食之變必能自省矣況於震電之類乎惟其不知自省天欲扶持而全安之有所不可此所以亂亡也鄭氏云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蘇氏云人各有常官皇父則皆總其權故以卿士目之豔妻指褒姒也美色曰豔左傳曰美而豔嫡熾也言此羣小人用事而褒姒其勢方熾與之羣處夫以小人用事已足以致危亂之機

而況於羣小人之用事又有豔妻交結於內則其勢蟠結於朝廷之上不可解也商紂之時在朝廷則飛廉惡來之徒用事於內則有妲己焉明皇之時在朝則林甫國忠用事在內則有楊妃焉幽王之時在外則有皇父之徒在內則有褒姒焉內外爲患如此安得不招致災禍哉此詩上三章則言災異之事下四章則言災異之由所用者非其人也西漢之末有日食則多責之大臣夫災異之興則大臣所不能無罪也然而人君亦當責己漢之君不能責己而責於大臣後世所以譏議之今幽王之時天變如此君臣皆有罪故責外所用之人

又責其內寵者言其所以致之之由也豔妻或以爲閻妻則是厲王之時當從王氏以爲褒姒抑此皇父肯自以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皆謂己爲是也汝何爲使我役作不先就與我謀遂毀其牆屋使失其業而田卒爲汙萊乎下荒曰汙上荒曰萊皇父虐民如此猶不知反曰我不殘害汝在禮法下當供上役也若以爲下供上役果合於禮則秦始皇驪山之役亦可以爲禮乎此皆皇父文過飾非所爲言無不儌是也己之爲非則自以爲是己之害民而自以爲禮此蓋多行不義者也下章則又言皇父之欺君皇父孔聖言皇父自以爲聖

也當時君臣皆自以爲聖故不肯求賢以自輔惟不忠之臣自以爲聖故未嘗求賢以輔君作都于向向邑也作都于向之時則所擇之卿皆貪淫多藏之人曾不且慭遺一老使之守衛我王鄭氏謂慭者心不欲自強之辭也左傳曰不慭遺一老杜預注曰慭且也當從其說又擇其富有車馬者以往徂向此皆言皇父不忠之狀也當時大夫黽勉以從於王事雖勞亦不敢自訴猶且遭讒口之衆多況敢告勞乎苟告勞則罪日多矣下民之妖孽非自天降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其主凡此者皆由人也觀此詩日食震電山崩之變皆是

人爲之致非自天也故爲君者當責其在己而已矣言我悠悠居今之世可爲甚病而四方之民有饒羨而我獨居此憂四方之民皆享逸豫而我獨不得閑暇非不能休也以天命至此不久故我不敢效我友之逸也苟欲自逸則安知他日不爲禍邪觀幽王之時豈四方之民盡皆有饒羨者豈四方之民盡優游而自逸哉如所謂不宜空我師則四方無有饒羨矣所謂卒勞百姓則民莫克有逸矣乃爲此言者蓋大夫方言其己之勤勞憂思故爲此辭學詩者當以意逆之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

非所以爲政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旣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周宗旣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思列反)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息嗣反)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李曰]詩之名篇皆摭取詩中之文以爲之惟雨無正酌賚般四詩篇名皆詩中無其文則別撰其名考諸左傳宣十六年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則知此篇其來久矣非必詩者之意然酌般賚三詩命名之義猶可曉惟雨無正爲難曉作序者之說曰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雨自上而下譬政自君出其文不貫兼中所謂雨自上而下與夫衆多如雨其意皆不見徐安道曰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皆自肆與凡百

君子不敬其身可謂衆多如雨此皆附會而爲之說未可深信以爲然也此當闕之以俟知者浩浩廣大之意駿長也幽王之時天下被其虐無可柰何而歸之於天曰天之於民其始也德甚大今乃不終其德旣生之矣又從而禍之以至喪亂饑饉之災以斬伐四方之國所以歸其禍於天也蓋人之情疾痛則呼天本非天之不仁也其實召此禍者幽王之罪也人之爲此言者特歸之於天而已亦甚其君之辭也旻天之威如此迅烈幽王弗之謀有罪旣服其辜今則舍之而不問無罪者乃淪胥陷溺而徧及焉豈畏天者之所當爲哉夫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有罪者天之所討也畏天者亦在順天之所討罪之意而已今也非特有罪不之討而無罪者又且濫及焉有罪者不可舍而舍之則惡者無所懲無罪者當舍而不舍則善人無所恃所爲如此將見上天震怒而不佐其國也周宗旣滅宗周[鄭氏]曰鎬京也[徐安道]曰宗周者周爲天下宗也言宗周則在鎬京此蓋祖[鄭氏]之說不如蘇氏之說曰周宗姬姓之宗族皆破滅無所底定則幽王之勢孤矣而其臣下皆離散故繼之以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正大夫者大夫之長也[鄭氏]曰上

公也〔王肅〕則以三事爲三公大夫乃其屬〔孔氏〕以
鄭氏之說爲然王肅不合分爲二〔徐安道〕以謂周
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其說爲有據
當從王肅徐安道之說言此大夫之長離散而居
莫有知我民之勞勩以至三公大夫及諸侯無肯
夙夜朝夕以省視王事其君臣解體如此夫三事
大夫邦君諸侯宜其日當修省懼而爲善今乃反
而爲惡以見其無遷善悔過之心也夫幽王上則
爲天所怒下則爲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
臣諸侯攜貳其孤立無侶而不之懼此所謂安其
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然則何亡國敗家

之有哉如何昊天此又言王之爲惡常自樂而不
知自悔故呼天而告之以爲何如以法度之言而
人不信乎今王所爲如此如行道之人不知所到
言茫茫然而無所止定也猶所謂譬彼舟流不知
所屆也雖然王之所爲固不然矣凡百在朝之臣
亦當敬其身耳蓋爲王止於仁爲臣止於敬君雖
不仁臣不可以不敬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又
責之曰胡不相畏乎汝不自相畏則是不畏於天
也此句正猶孔子所謂吾誰欺欺天乎欺其心是
欺其天耳不相畏是不畏於天也人欲知所以不
欺天者不在乎他在不欺其心耳戎成不退戎兵

也遂進也〔蘇氏〕以易曰不能退不能遂爲證暬御
〔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此言兵勢已盛不能退是
無弭亂之道也饑饉已成不能遂是不能兆豐年
也胡爲使我小臣憯憯日瘁暬御侍御之臣也侍
御之臣憯憯然而瘁而在位之臣無肯以此相告
聞可聽之言則受其善而荅之荅之而未嘗行聞
譖愬之言則拒其言而退止之蓋言不肯任其責
也哿可也此言哀我之不能言者非出於舌之難
出於舌則躬受其瘁矣當時之所謂能言者乃可
於人意蓋以其巧言如水之流轉而躬受其休矣
自古禍亂之世正人纔出一言則必受其禍爲正

人者故多全身遠害緘默而不言不然則爲洩冶
之徒由是觀之其當時之緘默而不言者乃爲不
能言而喋喋自恣無所忌憚乃當時之所謂能言
者維曰于仕此章言幽王之世而仕者可謂危且
急矣其曰不可使者則得罪於天子其曰可使者
則怨及於同列則其仕豈不危且殆哉蓋天子欲
其臣之盡瘁也今也言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矣
同列欲其同惡相濟今也以爲可使則怨及同列
也謂爾遷于王都鼠思憂思也此章言當時之臣
離散而去也雨無正言大夫命之遷來王都其去
者則無以家爲辭也而此大夫乃憂思泣血無有

出言而不我疾也蓋吾之心在於爲國則其出言無非爲國在朝無有爲國者聞吾之言則皆疾吾也今命之遷來王都則彼無不疾我矣旣而又責之曰昔爾出居於外誰作爾室亦有作之矣今乃以無室辭我何哉此蓋責之之深也幽王之時大臣無有以憂國爲心小臣則有憂國之心正月之尹氏十月之皇父所謀者皆無憂國之心至於小臣雖有憂國之心亦何補哉

小旻(亡巾反) 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在呂反)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反)潝潝(許急反)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之履反)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方九反)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音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李曰 鄭云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故曰小旻孔氏遂廣其意謂十月之交言日月告凶權

臣亂政雨無正言宗周旣滅君臣離散皆是事之大者此篇惟刺謀事邪僻不任賢者是其事小於上篇也此其爲說不足信然鄭氏旣以小旻爲政教此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爲小至於小弁之詩亦曰政教爲小是二說固同矣至於小弁乃太子之事太子之儲事非小事也則其說不行又別爲之說以謂譽斯小鳥故曰小弁則其說自相異同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謂之小明在大雅者謂之大明 召旻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其說是也蓋如叔于田大叔于田之詩以大加於叔于田之上特以爲之別爾其所以小大者非有深義於其間也旻天說文曰秋天也王肅曰仁覆閔下曰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蓋言旻天之威迅烈敷于下土也沮止也王氏曰王者降寬博愛以得天下之心而天下樂告以善道則無所事於疾威天下之善衆至如至誠由直道以圖天下之事有餘裕矣則無所事於回遹其意以疾威刺幽王非也蘇氏曰天禍迅烈徧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說是也蓋言幽王不畏天禍天禍降於下不知所以順天使天有悔禍之意今乃偃然自若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

而止也其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夫所貴乎聽諫者惟欲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則不從之今幽王之聽謀如此故我視其謀猶則但見其甚病也卭病也自古昏君暗主之聽謀雖曰善者不從不善者反從之原其本意豈固意不從不善者之謀哉蓋其意以臧爲不臧而不臧者反以爲臧也昔苻堅信慕容垂之謀而南伐晉後唐廢帝信薛文遇之謀而移敬塘節鎮當時羣臣皆以爲不可而二帝獨以爲謀之善自今觀之則其謀不善自當時觀之則當時之君必以爲成功也潝潝訿訿（毛氏）曰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

稱其上（說文）亦曰訿訿意不稱也（孔氏）推廣其說以謂小人在位皆翕翕然自作威福患苦其上訿訿然競營私利不思稱其上其說皆不甚明爾雅曰潝潝訿訿莫共職也韓詩亦曰不善之貌其說又不分別二字之說爲何如（王氏）曰潝潝苟有所合也訿訿苟有所毀也王氏此言雖以字生義然實得詩人之意劉向曰衆小在位所從邪議潝潝相是而背君子蓋同乎己者則以爲是異乎己者則以爲非則王氏之言實與之暗合（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亦是此意蓋言小人之好惡如此則是可哀也小人之黨甚固故其謀之

善者則相與違之謀之不善者則相與從之故作詩者視其謀猶則安所止乎（左傳）曰天祚明德靡所厎止祈父之詩亦曰靡所厎止皆是訓至之意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今幽王之時卜筮既數故龜亦厭之不告其猶也其所謀者大多是非混淆故是用不集其發言者訩訩滿庭無能決其是非孰敢執其咎哉蓋所謀者一二而已則必有自任其責者所謀既多孰肯執其咎責哉（左氏）楚子伐鄭其六卿欲從楚其三欲待晉子駟曰請從楚騑也受其咎如此則所謂執其咎苟執其咎則爲事必欲遂事苟不遂則自受其

章今也徒爲其謀而不執其咎此所謂作舍道傍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爲聚訟也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以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王氏）之說亦如此不如（蘇氏）之說曰譬如欲行而不先爲行邁之謀隨人而妄行亦是終不得其道也哀哉爲猶此章言當時之爲謀非以古人爲法言任其私意爾如國猶而經理之但其目前之細務非國家之要務也其所聽受者皆邇言其所爭辯者亦邇言無遠圖也夫謀之遠者近於迂闊而難行謀之近者近於切要而易用故近雖有小利而其

害隨至遠謀者雖目前未見其利而可以終身無害自非聽之者明安能慎擇而用之哉如彼築室於道謀於行道之人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所謂作室道傍三年不成是也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止定也聖哲謀肅乂此洪範之五事蓋指當時之賢者也膴大也言國中雖未定而有或聖或否者民雖小而哲謀肅乂者王當慎擇而用之無使如泉之流陷溺而敗也自古禍亂之興雖曰小人爲之君子並受其禍幽王之時民之有聖哲謀肅乂者雖其國之危亂非己之所爲而其受禍則一也不敢暴虎不敢馮河徒涉曰馮河徒搏曰暴虎虛手而搏虎無兵而涉河此皆人所易見故不敢也然常人之情但知其一自此之外而不知其他也喪國亡家之禍自非明哲君子莫有知者故我心之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惟恐其墜也惟恐其陷也言人皆莫知其他則戰戰兢兢惟此大夫獨如是也觀正月之詩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自常人觀之以天之高又何待於不敢不局也以地之厚又何待於不敢不蹐也惟其知禍亂將至常人以爲無害君子以爲理之必至也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胡旦反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音冥蛉音零有子蜾音果蠃力果反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陟角反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反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李曰宛小貌翰者毛氏以爲高不如蘇氏以爲羽也言以鳩之小鳥而羽飛欲至於天也毛氏曰行小人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蘇氏亦曰宛然鳴鳩而求戾天亦難矣以小人而責其繼文武之功亦難矣此說與毛氏同而歐陽深破毛氏之說以謂小宛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幽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此說是也蓋以鳩之小鳥而猶有高飛及天之志而幽王乃不能勉強行道而墜文武之業是飛鳩之不如也王氏之意亦與歐氏同惟幽王既不勉強於此矣故我心憂傷念昔先人先人指宣王也宣王能夙興夜寢故能成中興之功今幽王乃自怠自棄無興復之心則文武

之業墜矣故念昔先王以傷幽王不能然也蓋治亂之分勤與怠而已成天下之事者莫先於勤壞天下之事者莫先於怠文武造周家之業亦曰憂勤而已宣王成中興之功亦曰憂勤而已惟其憂勤故能成文武之業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周公思兼三王是亦宣王之有懷二人也周公坐以待旦是亦宣王之夙興夜寐也周公惟其勤故能守文武之業宣王惟其勤故能興文武之業今幽王乃不能如此此周之所以衰也先人私氏曰文武也而孔氏廣其說以謂王無德而念其

通志堂

先人又云有懷二人則所念二人而已歐氏以先人為宣王是矣而又以有懷二人謂下章所謂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齋肅通明雖飲而溫克一人則昏愚無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樂此又曲說徐安道曰幽王之先人既勤思文武之道此為得之齊聖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史記亦曰幼而徇齊毛氏曰正也齊聖聰明之稱言齊聖人之飲酒溫則和而無不容克則能勝己之私正所謂不為酒困是也彼童昏無知之人益醉日富鄭氏曰童昏無知之人飲酒日醉自謂日益富今淫自恣以財驕人此不如陳少南之說益富也付

朝夕於醉而日以增益也惟幽王之時如此故戒之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王氏曰言各者則幷戒其羣臣也各敬爾儀者以天命不又也又復也天命不再來也汝既以酒敗則天必罰之而其命不再來矣治積昧醉而亡其喪宋君曰醉足以亡喪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則天威其可不欽哉中原有菽歐氏以此二句為勸勉王為善之意言中原有菽庶民皆可往采采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為為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為也又言人性之惡可變而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為螺蠃子也此言雖無害然不如且繼

通志堂

毛鄭之說從毛鄭之說則與上文相貫上文既言天命不又故此申述其天命無常之意言菽生於中原惟有力則采得之以譬人君之位無常惟有德者則得之螟蛉之子螺蠃負之以為己子以譬幽王苟不能養其民亦將有德者養之以為己之民也式用穀善也教誨其子而善從之所謂類我類我是也陸農師曰螺蠃取桑蟲負之七日而化為子其祝聲可聽法言云祝之曰類我類我蓋其音之然也夫天下不可以常有也商之季而有周正如有力者之采菽螺蠃之負螟蛉豈可常哉惟有德者則得之題彼脊令題視也脊令雖渠也視

彼脊令之鳥或飛或鳴未常止息人亦當如是我
日猶言此日也日既往矣日將行矣日月之逝其
速如此幽王宜夙興夜寐庶無忝於所生矣所生
指宣王也宣王能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幽王苟能
夙興夜寐則不忝其父矣交交桑扈交交毛氏曰
小貌歐氏破其説以謂交交者往來貌率循也桑
扈竊脂也陸璣注曰青雀也好竊人肌肉脂及膏
故曰竊脂也桑扈食肉之鳥未嘗食穀也淮南子
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則是桑扈未嘗
食粟也今也循場食粟則非其所宜矣亦猶我之
塡弱鰥寡而乃以爲宜入於岸獄則亦失其所矣

此所以可哀也民之不可以入岸獄亦桑扈之不
可食粟今幽王乃以爲宜正所謂倒置也幽王苟
握粟以試之桑扈自何能食粟乎不能也能知此
則知岸獄非民之所宜也溫溫恭人言幽王之暴
虐如此則廷之臣危懼而不自安故我溫溫恭人
如集于木恐其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恐其隕
也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恐其陷也夫以漢文帝之
時漢與二十餘年天下和治而賈誼猶以爲抱火
厝薪蒸之下況幽王之時天怒人怨禍亂之至理
之必然當時在朝之臣當何如哉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小弁(步干反)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弁彼鸒(音預)斯歸飛提提(是移反)民莫不穀我獨于罹(力馳反)
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徒歷反)周
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
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
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
安在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呼惠反)有漼(七罪反)者淵萑
葦淠淠(匹計反)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
寐鹿斯之奔維足伎伎(其宜反)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
彼壞木疢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相彼投兔尚

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由反)之君子不
惠不舒究之伐木掎(寄彼反)矣析薪扡(敕以反)矣舍彼有罪
予之佗(吐賀反)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
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李曰】太子宜臼平王也且曰申后之子也幽王既
嬖褒姒生子伯服遂廢申后以伯服爲太子遂逐
宜臼左傳曰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
厥位攜王姦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
王指伯服也王嗣指宜臼也詳左氏之文則是幽
王既死伯服自立故謂之攜王諸侯替之而立王

嗣也此詩平王爲太子見弃之時其傅之所作也
弁彼鸒斯此章言己之失其所也弁樂也鸒斯鳥
名爾雅曰鸒鶋名卑居又名雅烏郭璞曰雅烏小
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音匹烏廣雅曰不反
哺者謂之雅其謂之鸒斯者孔氏曰斯者語辭猶
蓼彼蕭斯菀彼柳斯孔氏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
苑鳥部立鸒斯之目爲不精然楊子雲曰頻頻之
黨甚於鸒斯子雲之意豈不因詩中之文而言之
提提毛氏以爲羣不如王氏以爲安好人提提亦
是安也穀養也言以鸒斯之鳥乃能弁樂羣飛而
且安然今太子不得所安則曾鸒斯之不若也凡

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乃獨見弃於父母則凡民
之不如也既不如鸒又不如民於是號呼而告之
於天曰我有何罪乎又曰我之罪當何如耶惟其
無罪見逐故心之憂以爲將如之何踧踧周道此
章則言周之將亡也踧踧說文曰行平易也以周
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乎見其國之將亡也漢
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生荊棘露沾衣也
周道鞠爲茂草正猶王宮生荊棘皆以見其將亡
也此詩言鞠爲茂草非是當時已如此特預言之
耳如赫赫宗周褒姒烕之是以褒姒之寵而知國
之將亡也其後黍離大夫過宗周而盡爲黍豈太

子傅之言爲有驗耶自古廢嫡立庶未有國不受
其禍秦廢太子扶蘇而立胡亥晉廢愍懷太子而
立惠帝隋廢太子勇而立煬帝不旋踵而禍及之
幽王所爲如此其受禍也必矣此我心之憂傷惄
焉如擣也惄思也擣如以物而擣心也不脫衣冠
曰假寐如宣公二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
寐是不脫衣冠也假寐之中長嘆此事維憂其老
故其心之憂如夫人之頭痛也詩言其心之憂矣
有五其言之重複者以見其憂之甚也維桑與梓
范內翰曰此章言宜臼孝敬而幽王之不察也陸
農師曰桑梓父兄所植尚或敬之也禮曰見君子

几杖則起其類是乎蓋以見君子之几杖則起其
敬於君子也可知矣父兄種之木尚加敬止況人
之所恃惟母所怙惟父敢不恭敬乎恭敬如此而
乃見弃豈我之不屬於毛乎豈我之不離於裏乎
屬離皆附麗之辭也夫人之所以見愛於父母者
以其受父之皮膚稟母之胞胎今我獨不受父之
皮膚乎獨不得稟母之胞胎乎辰者日月星辰所
會也言我所生而遭難如此豈其所生之辰不祥
耶如韓退之我生之辰月宿南斗惟其所生之辰
不祥如此故其所以遭讒謗也宜臼之遭見弃者
宜亦生辰之不祥也故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

彼柳斯此章言王之不知已也菀然而茂者柳也其上則有鳴蜩之嘒嘒然漼然而深者淵也其傍則有萑葦之草淠然而茂柳繁則有鳴蜩淵深則有萑葦柳之與淵皆能容物今王為父而不能容其子乃使之如不繫之舟不知所至故我心之憂不遑暇假寐也鹿斯之奔此章言王之無恩御其子禽獸之不如也鹿之奔走者宜其疾速今乃伎伎然而舒遲者待其羣也雉之朝時雊然而鳴者求其雌而並飛今幽王弃其子是全無親親之恩曾如鹿之有所待而雉之有所求也王既弃其嫡譬如木之無枝則其勢孤矣此我心之所以憂而

曾莫有知之者矣以此詩既言菀彼柳斯有漼者淵以刺王之不能容其子曾柳淵之不如也又言鹿尚待其羣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則是又鹿雉之不如也夫以鹿尚待其羣雉尚求其雌而王乃安然而弃其子是誠何心哉虎狼有父子之仁以虎狼猶愛其子而王乃弃其子是禽獸之不如也相彼投兔相視也視彼掩兔者尚有先驅而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掩覆之者墐埋藏也左氏曰道墐相望是也夫以兔特禽獸耳塗之死人又非親戚皆有不忍之心今幽王之存心乃忍為此此我心之所以憂而至於垂涕也文王之葬

朽骨當時之人以為文王之仁尚及於死者況生者乎文王之於朽骨非有父子之親猶且愛之則其心可知也幽王之於父子之親猶且如此跡者亦可見也況欲澤及於斯民乎君子信讒范內翰曰此章言王之信讒怒其子而不循理也蓋言幽王之信讒如獻醻之無不受飲而幽王既不愛其子故內讒言更不舒究其為何如也王苟能徐究之則讒言亦不難見也如太子申生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夫寘諸宮六日則其誣譖不亦甚明獻公不能徐而察之此申生所以

有新城之禍幽王之誅其子何以異此然申后宜臼之見黜必有讒言交構於其間觀申生楚太子之見黜而驪姬費無極之徒姦言巧辭可謂深矣今申后宜臼之見黜則褒姒之徒其譖之也必有以深訕之特幽王之不察耳伐木者掎其巔而伐之不欲妄踣之也析薪者必親其理而杝之者蓋隨其理而漸析之不欲妄扑之也今幽王御其子不循理舍彼讒言有罪之人而加罪於我則是妄加人之罪矣佗加也幽王之昨若舍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有罪伏辜者猶且舍之況於彼讒人之有罪變白為黑幽王安能辨之邪夫

父子天屬之親也今幽王弃天屬之親視之如路人乃以讒言為可信而以其子為不足恤則幽王之不明也甚矣其不仁也亦甚矣莫高匪山莫浚匪泉高莫如山也而人則登之浚莫如泉也而人則入之王者勿以九重之邃天子之尊輕易其言而人莫我聽也而人將有屬耳於垣牆而聽之者王苟輕其言而不能愛太子則小人將乘間以離人之父子不可不戒無逝我梁四句與谷風同逝梁發笱譬如褒姒伯服奪其子母之愛今我躬之不容安能恤其後事哉

論曰 孔子曰詩可以與可以羣可以怨吾於小弁見之夫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勞之而怨固非理也至於弃之而不怨亦非理也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高子徒知勞而不怨之理而不知所當然者故孟子深陳其曲折而闢之曰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蓋父母弃而不怨則愈疏舜號泣於天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舜不見愛於父母則思其所以不見愛之由是怨慕也故公明儀以為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也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亦是怨慕之意韓文公著履霜操以

尹吉甫之子伯奇無罪為後母疾而見逐故著此操注曰追帝舜之事明怨其身之不父母憐也言人之不得於父母者當益親也其辭曰父兮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逐兒何為又曰母生衆兒有母憐之獨無母憐兒寧不悲是亦舜怨慕之意爾蓋子而見弃苟或不怨是猶路人相遭一不得意憤怨而去無復介意曾何有恩義哉故孟子曰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愈疏則與路人等爾即此觀之小弁安得為小人之詩邪雖然幽王之黜太子宜臼固非也而太子宜臼之立周已東遷周室自是不復興則平王亦非賢王也幽王黜之詩人乃譏之者蓋嫡庶之分人主所當先務也叔孫通曰太子天下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惠帝柔懦之主也高帝欲廢之而張良之徒為之謀成帝亦昏淫之主也元帝欲廢之而師丹匡諫蓋嫡庶之分不正則天下震動其禍兆矣故雖惠帝之柔懦成帝之荒淫不敢廢也宜臼雖非賢主幽王廢之卒致驪山之禍則知天下之本其不可動搖如此

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火吳反昊天已威予愼無罪昊天泰憮予愼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旣

而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
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
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奕
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
忖度之躍躍(他歷反)毚(士咸反)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
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
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
亂階爾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李曰 鄭氏曰悠悠思也其意以謂大夫憂思而訴
之於天 王氏曰悠悠不疾之意蓋曰昊天凡言昊
天則望之以其明也天不疾於用明則令己遭讒

鄭氏則以為大夫之憂王則以為天不疾於用明
王氏之言固失之矣鄭氏之言亦未為得也夫悠
悠昊天者只是言天遠大之意言大夫遇讒則呼
天曰悠悠昊天乃民之父母也今既無罪無辜而
遭此亂如是之大且語辭耳鄭氏以且為苟且之
且不惟文義不合詩人之意兼以其字屬於父母
之下豈詩人之體乎憮大也鄭氏曰敖也鄭氏之
言固有所據如禮記魯令薛令皆曰無憮無敖則
憮亦敖也然此詩但言其亂如此之大不當為敖
蓋鄭氏以父母為王故以憮為王之敖慢無法度
然此詩乃是言天為父母而降此大亂也昊天已

威此四句亦上章意言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矣然
我其實畏謹無罪也天降喪亂亦甚大矣然我其
實謹慎無辜也慎 毛氏以為誠不如歐蘇以為謹
亂之初生涵容也僭 鄭氏曰不信也鄭氏以為不
信其訓詁則得之矣然其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
同之不別也詩只言僭不當言信者也此乃言小
人之為讒有漸其始也必為不信之言以嘗試君
之喜怒人君苟涵容而不拒則其志得矣小人於
是無所忌憚而後進讒言人君必信任之此亂之
所以又生也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
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孔子此言最盡小人之情

狀夫以水之浸潤漸於壞物皮膚之受塵漸受塵
垢小人之讒如水之浸潤皮膚之受塵亦以其漸
人君苟不察則小人得以逞其志必相謂曰吾之
言君不我怒矣我何憚而勿為姦哉唐太宗時陳
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衆職微刺諷如晦
等太宗曰玄齡如晦等不以勳舊進特其才足與
有為天下女欲離間我君臣邪遂斥之嶺表使為
君者皆如太宗則小人必不敢以嘗試之言入之
至於漢元帝優游不斷是以恭顯之徒周堪蕭望
之劉更生張猛四人重相排論其始也元帝不之
察其終也蕭望之皆為恭顯所排原其所由則僭

始旣涵之所致也君子如怒遄疾也沮止也〔司馬溫公〕嘗舉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此言無所臧否爲患大矣蓋幽王無所臧否不能用刑賞以别白善惡以成此亂故詩人敎之曰王如能怒以懲姦則亂庶幾遄止矣如能祉以進君子則亂庶幾遄已矣以言幽王之不能然也〔蘇氏〕曰君子以爲不幸而至此矣若人君一日覺悟大有所誅賞如楚莊齊威之事則亂猶庶幾可止也此實名言先儒以君子爲在位者其說固非〔王氏〕以如怒爲至誠之威以如祉爲至公之德亦非也此但言王如能怒能祉則可以止亂矣君子屢

盟夫治世豈有君與臣盟哉使不善之人犯刑誅之可也何至於盟哉考之春秋如〔伯有〕之亂〔鄭伯與其臣下盟蓋盟生於君臣相疑而致也君臣相疑不能察其實而但爲[illegible]適所以長亂矣盜者指小人也〔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以其害人如盜賊然君子信之此所以用暴也餤進也盜言小人之言也小人之言甚甘人君徒知其甘而不知其禍此亂之所以日進而不已也〔漢張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君子之言如苦口之藥此所以能治疾小人之言如味之甘者乃所以爲毒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遜汝之言即小人之甘言也逆汝之言即君子苦口之言也唐人之言曰鼷鼠之牙食人有其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鼷食其角矣牛之寢齕有蚊蚋橈其膚毛必致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鼷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之千嘬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朝廷之盜亦鼷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觀此則知孔甘之言安得而不爲亂乎匪其止共〔家語〕嘗說此句而譏之曰此傷姦臣蔽主爲亂也〔王肅注〕曰止息也邛病也譏人不知所止息故惟王

之病此言不甚分明〔孔氏〕曰此小人好爲讒佞者非特於其職廢此供奉而已又爲王之病害也此言似亦未安〔王氏〕曰孔甘之言非止於共適足以病王而已此說是也〔禮記〕曰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止共即所謂止於敬也〔孟子〕非仁義不敢陳於王前當時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惟其心主於敬則無如孟子之告齊王堯舜之道也此大人所以能格君心之非也小人不能恭敬以事主肆爲讒譖適所以病王也奕奕寢廟奕奕大也秩秩有倫也此四句頗難曉今且從〔歐

氏之說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爲制度本於君子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爲讒邪所惑也躍躍毚兔遇犬獲之歐氏易其章爲第五章今亦當從之毚兔說文曰狡兔兔之駿者爲狡兔以譬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以譬善人君子王當樹立之也至於往來行路之人言又烏足數乎焉先儒讀爲夷然切當從歐陽讀作於虔切蛇蛇碩言蛇蛇安閑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閑而爲大言也出

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簧巧言如笙中之簧以說人出其言曾無愧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惟其巧言則必嶮峻其心而外貌則安然無所恥此所以鮮矣仁也彼何人斯卽讒人也麋水草之交左氏所謂吾賜汝孟諸之麋是也居河之麋指讒人所居爾讒人旣無拳力又無勇主爲亂階又且疾病爾勇伊何言無所能也爾雅曰骭瘍爲微腫足爲尰說文曰脛氣足腫夫以此人無勇力又有疾病其人信尫羸矣其謀大可畏其人心之險也如此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言其爲謀旣大而且多爾居徒幾何而能然哉此言爲讒譖之謀決非一人能之必衆人道之者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爲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

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李曰 王氏云暴與蘇也皆畿內國名按左傳成公十一年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則蘇國在溫杜預注云今河內溫縣是蘇在王畿之內者也至於暴爲畿內國名無所經見豈鄭氏見作序者爲卿士則以爲在王畿之內邪蘇在春秋則稱子而此稱公者孔氏云蓋子爵而爲三公也此說是也正猶祭伯祭公祭之所稱伯者

爵也猶此蘇之稱子也祭公之所以稱公者乃三公也猶此蘇之稱公也彼何人斯〔鄭氏〕云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故言何人〔歐氏〕破之以謂下文云伊誰云從維暴之云是直指暴公斥其名也豈於同行之侶未斥其姓名乎從鄭氏之說謂彼何人斯爲暴公之侶也從歐氏說則是暴公也上文言彼何人斯下文言維暴之云歐氏以謂聽譖者伊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說迂回也當從鄭氏以爲暴公之侶鄭氏之說固然矣但不當以爲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鄭氏於巧言

何人斯謂愬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今此又曰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其說自相矛盾則下文彼何人斯亦當從讒人賤而惡之其文勢不得不如此經言維暴之云二人從行序但言暴公爲卿士者蓋序特言譖之所由其始自暴公始也其心孔艱〔鄭氏〕言特其心甚難知不如〔歐氏〕以爲心傾險而不平易也夫人心險於山川惟其心傾險此其所以爲譖也胡逝我梁〔鄭氏〕謂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則以魚梁非是譬喻也〔歐氏〕破之以爲詩前後多言毋逝我梁皆是取喻蓋以魚梁者皆是取喻無足疑者何爲逝我魚梁欲利我所有也不

入我門者與我絕也其所以不入我門者必其心有愧恥夫以人之譖人不免有所愧恥如象曰以殺舜爲事而顏厚有忸怩譖者僞心也愧恥者真心也人能弃其愧恥之心則無往而不爲義矣二人從行二人者謂暴公之侶相從而行我不知誰爲此禍何爲逝我而不入弔我也始也如是之厚不若今日之薄如今之行不以我爲可乎以見後之不如舊也陳堂塗也〔孫炎注爾雅〕云堂下至門之徑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以見小人之情狀於此見之矣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歐氏以蘇公自內省無所愧畏然此所謂斥讒人言尒之所爲者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天亦猶胡不畏天胡不爲人皆是責小人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數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數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以見不入唁我之意尒若安順而行之則汝何不閑暇而舍息爾若急速而行乎則汝之閑暇脂汝之車何爲而不唁我也苟壹者之來則云何其病也爾還而入見我則我安還而不入見我則我心否塞而難知也以壹者之來則俾我祇安也此皆言不入我之家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伯氏吹壎仲氏吹篪此又

言其相應和如伯仲氏之吹壎篪也壎燒土爲之
大如鴈卵(鄭司農)云壎六孔(爾雅)云大壎謂之嘂
音叫 郭璞云燒土爲之如鵞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錘
六孔小者如雞子(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李巡云大
篪其聲非一也(郭璞)云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
寸一孔上出徑三分橫吹之及爾如貫言如物之
在繩索之貫此皆言其相應和也如此爾豈不知
我心哉我以爲不我知何爲而疑我也爾不諧我
則出此三物以詛爾三物豕犬雞(歐氏)以爲壎篪
貫三物不如(鄭氏)以豕犬雞之爲安也(世本)云暴
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考)云幽王之時

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篪二書但見此詩言伯氏
吹壎仲氏吹篪遂以爲壎乃暴公之所善篪乃蘇
公之所善皆求詩之過也爲鬼爲蜮蜮如鼈三足
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
之氣所生也(陸璣注)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
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汝
所爲爲鬼爲蜮則誠不可得而見汝今乃人爾有
靦面目而視人無窮已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
語)曰靦而靦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句者以
爲愧恥非也於是作此歌以窮爾反側之心也自
古讒人如驪姬之譖太子申生如武后之譖王皇

后如李林甫楊國忠之譖張九齡可謂難知矣如
此言我聞其聲不見其身其小人之情狀可謂隱
然而難知也然以此詩窮小人之情狀反側亦可
以見其蹤跡云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
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
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
旣其女遷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李曰) 蘇氏曰巷伯寺人是也(鄭氏)曰巷伯閹官寺
人內小臣也鄭氏之意以讒人譖寺人寺人又傷
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是以巷伯寺人爲二人此
說不然據此詩所言巷伯序詩者遂以寺人釋之
非二人也鄭氏以何人斯爲二人則是以此爲二
人則非也萋斐文章相錯也說文云萋字從系今
且從經作此萋字貝錦文如貝文也左太沖蜀都
賦曰貝錦斐成濯色江波王氏曰錦斐也哆侈皆
是張大之意鄭氏之意則以謂箕星之所以成由
踵巳哆又侈而爲舌故也然不如蘇氏之說南箕

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讒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斯言是也蓋古之論虛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上言成是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也此言成是南箕因其近似而遂譖之也彼譖人者不亦大甚乎誰適與之謀乎怪其謀之巧也正所謂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是也緝緝翩翩緝緝〔毛氏〕曰口舌聲也翩翩〔毛氏〕曰往來貌也捷捷猶緝緝幡幡猶翩翩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爲也既而告之曰爾無謀欲譖人然亦當慎爾言君亦有時以爾爲不信而去之矣

於爾言豈不受之乎既而亦舍之而還去也如江充之譖太子其始也雖足以投其志其終也身亦受其禍所謂既其女遷是也驕人好好好好自以得意也驕人讒人也勞人被讒者也草草憂也勞人之憂無可柰何故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閔此勞人之無辜乎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若不受則投畀於北北方寒涼之地使凍殺之北方若不受則擲還與有昊使制其命蓋言惡之之深也楊園園名也畝丘丘名也〔鄭氏〕曰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孟子寺人之字言我寺人孟子作此詩凡百君子當敬而行之使自防也

〔論曰〕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故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觀投彼豺虎豺虎不食投彼有北有北不受投彼有昊可謂惡之之深矣舜之去四凶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舜之所去者惟四凶耳而天下之人莫不咸服惟其惡惡如此巷伯也是以刑不試而咸服如後之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者非不知其惡然不能去者以其惡惡之未深此其所以亡也如漢元帝之於恭顯章帝之於竇憲非不知其惡而不能去則非所謂惡惡如

巷伯也爲人君者詳巧言何人斯之詩則可以爲察姦之術觀巷伯之詩可以爲去姦之術也

谷風之什詁訓傳第二十　小雅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李曰〕風俗歸厚則朋友有信雖久而敬之如伐木之詩是也風俗既衰則日趨於偷薄之域而朋友之道絕矣谷風之詩是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而

刺幽王者文武之時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故伐木之詩所以述庶人之求友以見上之風俗所致幽王既不能遵文武友賢不弃之道則其民亦從而化之此其所以刺之也習習和貌也東風謂之谷風王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蓋言既有風而能又有雨則可以成潤物之功亦猶朋友之相須可以輔仁也朋友之相須既如風之與雨今也當罹患難之時則惟我與女二人同其憂至於安樂之時女反弃予朋友相須之義豈如是乎頹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此詩以風雨爲喻者皆是取相

須之意王氏以謂相與達其道以施於下相與致其道以格於上則泥而不通矣將恐將懼寘予于懷言其當恐懼患難之時則致我於懷抱之中不暫忘也及其安樂之時我如遺弃之物無所記念也豈朋友之義所當然乎崔嵬山巔也言谷風之及物雖山之高無所不至則風之德大矣萎衰落也禮記曰哲人其萎乎亦是言其死王氏曰凡之於草木長養成就之則風之德亦大矣然不能不終以萎死則風有所不能免也孰爲此者乎天地也天地尚然而況人乎此詩是也蓋天地之功猶有所不足也今也乃忘大德思我小怨非所以爲朋友也

論曰周公曰故舊無大過則不弃也則是有大過當弃之矣如酈寄之於呂祿則當絕之矣當是時呂祿之宗族親黨日夜相與思慮計議如何當時國家社稷之勢爲如何故不得不弃之今也乃欲以小怨而弃之其可哉夫德可思而不思小怨可忘而不忘風俗安得淳一而敦厚哉大抵朋友之義富貴貧賤患難安危其心當如一與之同安樂而於患難之時則不以爲念非也如耳餘之凶終是也與之同貧賤而於富貴之時則忘之亦非也如公孫述是也公孫述與馬援同里閭相善以爲

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立舊友之位述鸞旗警蹕就車磬折而入所謂忘其貧賤之交矣惟光武則不然故夫嚴子陵與之共臥以足加於帝腹上不以爲泚則其居富貴之時不弃如貧賤之時矣伐木之詩光武足以當之此其所以與也谷風之詩公孫述似之此其所以不終也蓋公孫述之待其舊友如陳勝光武待其故交如盧綰陳勝與張耳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回視昔日富貴無相忘之語豈不愧於心乎惟高祖之於盧綰與之同里同日生綰以太尉常以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

望雖蕭曹等時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綰者則其待之亦如貧賤之時矣卒之綰亡入匈奴非高祖之過乃綰自取之尒陳勝不能取天下而高祖得之公孫述不能服天下而光武得之但見其朋友之間已自有優劣矣況其他大節乎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蓼莪（音莪五何反）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李曰 此言幽王之世天下之人苦於征役孝子不得以終身養爾鄭氏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征役之所不得見也歐氏以為滯泥之甚矣然觀此詩之言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是言孝子行役而喪親之所作也蓼蓼長大貌猶所謂蓼彼蕭斯也鄭氏曰莪已蓼蓼長大我視之以為非莪反謂之蒿興者喻憂思在征役中心不精識其事王氏亦同此說歐氏則破之以謂以文害辭故其辭以謂民人苦於勞役不得終養於父母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彼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之也其說比於鄭氏為優然不如蘇氏之說莪蘿蒿也莪蘿可食而

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如生子者將賴其
養也幽王之世孝子行役而遭喪哀其父母生已
之勞而終不得養如采莪者之得蒿也哀哀父母
生我勞瘁言父母之生我亦劬勞矣今乃不得養
其父母此所以可哀也凱風之詩以凱風喻父母
以棘心喻其子棘心難長之木也而凱風吹之而
至於夭夭亦可謂劬勞矣父母之於我如此今我
終無以報之其心如何哉蔚牡菣也此章亦是上
意爾雅曰小罍謂之坎注曰罍形似壺大者受
一斛蓋缾小而罍大也罄盡也鄭氏以謂刺王不
使富分貧衆恤寡其說不類王氏皆以缾喻民罍

喻王缾罄則爲罍之恥民罄則爲王之恥雖毛氏
以爲寡鄭氏遂從之以謂供養曰少王氏亦以爲
民窮已憊則民鮮矣故謂之鮮民皆不如蘇氏以
鮮爲善言民以初生爲善今也孝子行役而不得
以終養父母其人如死之久矣北山之詩曰鮮我
方將亦是若也者蓋喜生惡死人之常情矣舊
時以生爲善今如此不如死矣銜恤負憂也言無
父何所怙乎無母何所恃乎其出則銜恤憂思而去
其入也則不見母如無所至此以傷痛之甚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此以見父母之恩大也父兮
則生我母兮則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此皆重

復言其生育之恩以見其恩之厚也顧我復我言
其周旋反復於我其恩如此出入又腹我腹懷抱
也言受其恩如此我欲報之當何如哉故其心之
欲與天無極也鄭氏曰我欲報父母是德昊天乎
我心無極非也南山烈烈然寒飄風發發然而疾
皆以興王之虐政下章亦是此意鄭氏曰民之自
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而寒且疾
也此非詩人之旨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
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何害而遭此又不得以
終養也故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我獨不卒晉王
裒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

門人受業者亦廢蓼莪之篇蓋此詩辭哀而
切讀之易使人感動正如凱風之詩述父母劬勞
之志亦無不切不讀此詩無以見孝子之志孟東
野之詩以其草比其子以陽春比父母寸草不足
以報陽春之德蓋本諸此推父母之劬勞如此故
其子欲報其德其心無有窮已也當攷於詩凱風
之詩惟欲其父母能安其室之詩也小弁之詩太
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惟其
父母不能安其室故其心思有以敎之惟其不得
終養父母故其哀慕如此向使不困行役不見棄
於父母與夫父母能安其室則其歡欣之情可見

矣讀詩當以此類求之人惟不得事其父母所以
哀慕不已讀是詩亦可以興發矣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徒南反)大夫作
是詩以告病焉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虯)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
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眷)言顧之潸(所姦反)焉出涕(音體)小東
大東杼柚其空糾糾(音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
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
寤歎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
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

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
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
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
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
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李曰〕此詩言東方之國困於賦役民財殫竭故
譚國大夫作詩以告病譚在王室之東春秋
書齊師滅譚杜元凱注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饛
滿簋貌飧熟食捄長貌下章有捄天畢亦是此意
棘匕以棘木爲之匕所以載鼎實也有饛簋飧有
捄棘匕鄭氏以此二句爲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

於天下尊王氏亦曰周之盛時饋諸侯之賓客以
飧而饛其簋又有捄然之棘匕以載鼎實則其盛
饋可知矣言其遇人之厚如此然不如歐氏以爲
足於豐饒之辭蓋當幽王之時東方之國賦役煩
重民財困竭故思先王之時諸侯富饒其簋之飧
饛然而滿其鼎之匕捄然而長蓋其時周之所取
於諸侯者其平如砥石之平其直如矢之直君子
之人則履而行之小人則瞻而視之君子小人蓋
指當時在位在下也正如論語所稱君子學道則
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其曰君子小人者皆是分

別貴賤上下之稱也惟君子履此道而行小人瞻
而視之今乃不然故我從今反而顧之則潸然出
涕傷今之不如古也小東大東杼柚其空此章言
東方之賦重至無小無大皆取於東使我杼柚其
空其勢困乏則以糾糾然之葛屨履霜而行其公
子則佻佻獨行至於周之行列皆是餫送而去或
往或來不勝其勢此我心所以疚病也鄭氏曰言
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
幣復禮之意是使我心傷病也歐氏以此爲非詩
人本義蓋此詩但言東人輸賦往來以是心疚殊
無報幣復禮之事也此鄭氏所以爲衍說也有冽

氿泉此章則言民困於賦役欲王者少寬之也易曰井洌寒泉氿泉側出泉也穫刈也鄭氏以爲穫落木名其說本於爾雅不然毛氏以爲刈契契憂苦貌憚勞也此言薪已刈矣以氿泉浸之則必腐敗而不可用民已勞矣以重役困之則必將困窮而死故譚大夫契契然而憂苦於寤寐之中而慼歎東人之劬勞也尚庶幾也言已刈之薪庶幾可載而歸以爲用亦猶我人亦可息之而使安堵也歐氏曰彼刈薪爲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言可以休息之也此說雖無害然非詩人之意但言薪尚可載民亦可

六

邇志堂

以休息但以二事相比也東人之子此章則言東人之勞西人之逸也東人之子自以其職爲勞苦王國曾無有勞來之者西人方且盛其衣服粲粲然而自得以至水居之人亦衣熊羆之裘言以賤人而服貴者之服也私人之試百僚皆言小人得志紀綱敗壞無復王室之舊也或以其酒歐陽公曰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非也此蓋言或醉以酒或不以漿或醉以酒言小人之得志也或不以漿言君子之不得任用也璲玉也佩璲以玉爲佩也鞙鞙佩玉之貌也佩玉之貴者不以其才之長皆是小人用事故東方之賦重而不均也漢天河也

言維天有漢監視於下亦有光矣今胡爲不察此邪以言王之不明也跂然三隅之形者彼織女也七襄從旦而暮七辰一移因謂七襄襄駕也人之織也經緯往來報反成章今此織女之星名雖曰織不成報章徒有其名耳睆明星貌牽牛河鼓也服較也牝服八尺曰較箱兩較間也牽牛之星名曰牽牛牽牛其用在服箱也今此牽牛之星徒有其名而不可用之於服箱也啓明爾雅曰明星謂之啓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曰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曰太白觀此則啓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一星故

七

邇志堂

後世亦以長庚爲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因以爲名韓退之詩曰太白伴月蘇東坡詩亦曰長庚到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也鄭漁仲乃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此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則又似是二星不得渾而爲一也不如待知天文者而問之也此蓋言啓明長庚徒有光明而不知監察於下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兔所謂田獵畢弋是也今此畢星徒有其名但施之於行列言不可用也箕可以簸米今南方之箕徒有箕之名而不可以簸揚箕星四二爲踵

二爲舌踵狹舌廣故曰翕其舌北方之斗徙西其
柄之揭然耳不可以挹酒漿（許愼）曰揭高舉貌故
不可以挹酒漿也、歐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
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駕車而輸物雖有啓
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
爲我掩捕鳥獸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
斗不能爲我以挹酒漿其意以六章不關重役事
故爲此說上章旣言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等句故此併言
百官具位莫有其實故賦役之不均必自小人用
事之所致乃若君子之所爲必以寬其賦役均其

勞苦必不至於此也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蓋此
數星皆取人間器用之物爲有其名而無其實故
詩人以爲喻而（歐陽）乃以爲若必刺官司失職則
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苟與王官
相近方可以爲善譬況則非也嘗觀唐盧仝月蝕
詩歷言星辰不救月蝕之事其體製正類此詩蓋
此詩之作本無意於爲文後之作者必求其法而
放效之能知此則可以爲詩矣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秋日淒淒
百卉具腓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冬日烈烈飄風發發
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
莫知其尤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匪鶉匪鳶
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
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李曰]徂往也、鄭氏曰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
暑興人爲惡亦有漸非一朝一夕非也詩言徂者
乃暑既往非是方盛也、王氏以爲四月維夏而六
月徂暑則陽運而往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陽屈
而陰信則是由小人之道長此其所以亂也此說

雖無害然亦不必泥於君子小人之說蓋此詩三
章頗有次第一章則言夏時二章則言秋日三章
則言冬日四月之時陽氣方盛至六月而暑往矣
是其萬物微衰之漸其後遂爲冬則其衰甚矣以
喻幽王之政暴虐愈甚也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乃
夏之四月六月也若周之時則以夏之二月爲夏
而以之六月乃夏之四月也不得爲徂暑周時又
以其名歲則周有正朔而夏之正朔亦不廢
也如周官言正月之吉始和是周之正月也正歲
則督教以如初此夏之二月如食齋視春時羹齋
視夏時醬齋視秋時飲齋視冬時此皆夏之時也

食齋視春時食宜溫也若用周之春則是十一月
十二月也豈得爲溫乎羹齊視夏時羹宜熱也若
用周之夏則是二月三月也豈得爲熱乎以至秋
也冬也亦然以此觀之詩人之言有指周時者也
有指夏時者也不可泥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
兩句頗難說諸儒之說因多未必是詩人之意一
云上之人以我先祖爲非人乎胡爲忍加殘虐於
我也苟以我先祖爲人則當以人類待我不當視
若土芥而無有不忍人之心亦猶何草不黃之詩
刺幽王之視民如禽獸故其詩亦曰哀我征夫獨
爲匪民皆言幽王不以人視人也（王肅曰征役過

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
憂恤使我不得循于道此詩因無大夫祭祀之事
不得以此爲說（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
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此說雖是然亦未之
盡（歐氏因其說之未盡以爲作詩之大夫斥其先
祖此失之大者也詩人之言決不如此（孟子曰說
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
之此兩句當以意求之儻不以意求之則是先祖
匪人胡寧忍予乃是斥先祖也亦猶所謂不自我
先不自我後若以是求之則必以謂貽禍於父母
子孫爲人而斥其先祖貽其禍於父母子孫豈人

也哉當夫子所取之詩哉其曰先祖匪人胡寧忍
予者言先祖非人乎胡爲使我至於此也其意則
謂先祖亦人也必不使我至於此也然則我之取
禍自何來哉若泥於先祖匪人則是斥其先祖也
予細觀之謂先祖乃是人我之此禍非先祖之罪
也此豈斥其先祖哉秋日淒淒此章還言貪殘之
政下民困病如秋日淒淒然而百草俱病也亂離
瘼矣爰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家語以爰
爲奚詩人本意未必不如是也（沈內翰曰書之闕
誤有可見於他書如詩言天夭是椓後漢蔡邕言
夭夭是椓與速速方穀爲對又彼祖矣岐有夷之

行（朱浮傳）作彼徂矣岐有夷人行愚亦從此（家語
奚其適歸可以見其詩之闕誤言下民罹此亂離
之病何所適歸乎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幽王之
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甚虐飄風發發然而
疾則其暴虐甚矣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民莫不得
養其父母我獨何爲遭此禍也幽王之時天下莫
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特據父母之家民
莫不得以養其父母而我獨不能蓋傷已遭亂之
甚也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此章言貪殘也諸家徒
見詩以栗梅爲嘉卉遂以爲非於栗梅之下據詩
言侯栗侯梅者侯維也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

豈得爲生於栗梅之下哉且如〔考工記〕言天下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正獨此詩所謂
嘉卉者也若泥於嘉卉而求之是以物色而求馬
也梅栗美草今也廢爲殘賊曾莫知其所以得罪
之由蓋民者國之本也今君忍而殘虐之則清濁
不可常矣幽王失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
一亦猶是也〔蘇氏〕之意蓋以此章迹下章說詩人
本義必不如是此言相彼泉水一則清一則濁水
尚清者而今我構此横禍無時而善則是無有清
者也滔滔大貌〔書〕曰浩浩滔天言江漢甚大爲國
之綱紀固可以納衆水今幽王之時既無綱紀故

我盡瘁以仕而莫我有則是不能納天下之善者
也鶉〔注〕曰鵰也〔說文〕曰鷻雕也其字從敦若以爲
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惟鵰乃戾天〔爾雅〕曰鵰
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鵰一名鷲鳥其飛
上薄雲漢此章蓋言下民欲深藏高飛以逃難不
可得也言我匪鶉也匪鳶也安能飛至於天匪鱣
也匪鮪也安能深入於淵此言難之不可逃也山
有蕨薇此章蓋言草木之生於山隰得其所托故
作此詩以告哀而已杞枸杞也桋赤楝也〔蘇氏〕曰
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桋以免於禍者作此詩
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蘇氏〕之意

蓋連上文蓋亦不必如此也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
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
憂我父母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
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或盡
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叫號或慘
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慘
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李曰〕言幽王之時役使臣下不均北山之〔大夫〕獨

勞於從事不得休息其他大夫未必爾北山之大
夫所以懷怨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昔晉〔周
處〕以強毅爲朝廷所惡及使隸夏侯駿而征孫秀
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
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
今日是我死所也蓋既已事君則不得顧其父母
既以爲國則不知顧其家所以不敢以家事辭王
事人臣之大義也若周處者可謂盡事君之節矣
若爲之於父母非不愛也義所當然也而北山之
大夫勞於王事乃復念以不得養其父母何哉人
嘗以謂北山之大夫不如北門之忠臣又不如汝

墳殷其靁之婦人汝墳之婦人能勉其夫以正而
曰魴魚赬尾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殷其雷之婦人
乃能勸其夫以義而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婦人
之無知乃能不以王事爲怨亦可謂難矣至於北
門之詩則曰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
之何哉室人交徧讁我則其忠臣已不如殷其靁
汝墳之婦人矣然其臣乃能歸之於天不以爲怨
若北山之大夫則已爲怨也此其所以爲變風變
雅也北山大夫不當怨而怨夫子不刪之者蓋所
以刺幽王也孔子曰公則說人主苟有均平之心
則雖征役之重不以爲怨若有不均之心則雖征

役未甚勞苦而人亦將怨矣觀幽王之所爲則甚
不均矣大東之詩則賦役亦不均有粲粲衣服者
有葛屨履霜者北山之詩則役使不均有偃息在
牀者有不已於行者以此二詩觀之則幽王之政
無一得其平矣則天下安得而悅服哉此其所以
可刺也杞枸杞也李氏昭十二年有圃生之杞杜
元凱注曰世所謂枸杞者正與此杞同鄭氏曰喻
己行役不得其事此說是也此詩所言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因見杞菜之生感時物之變傷行役之
久非有其實也王氏曰陟彼北山適險而之幽也
亦非也此但言往北山采杞不以幽險爲說偕偕

強壯也說文曰強也因舉此詩言其強壯士子朝
夕從事無有休息王事則無不堅固矣然而憂我
父母不得養之也正如所謂劉氏安晁氏危矣之
意同溥大也言天下之大無非王土循率土之濱
誰非王臣何獨任我也今大夫不均以勞苦之事
獨以我從事而推以爲賢所謂賢者又如下文嘉
我未老鮮我方將之意同孔氏曰作詩者言王道
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蹙國百里蹙蹙靡所騁恨
其有人衆而不使即以廣大言之所怨情異故設
辭不同此說甚善蓋即南山瞻仰與此詩皆是幽
王之詩一則言其地之廣一則言其地之削當以

意而逆志也亦如言文王之地言其廣則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言其地狹則曰由百里起
蓋方言其興王業不在地之廣而在其德則曰由
百里起方言其形勢之強而不失其人臣之節則
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其言各有當也四
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蓋王之
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強
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至於此極也將壯也旅毛
氏曰衆也鄭氏曰王謂此事衆之氣力方盛乎此
說不分明按此詩曰旅力方剛桑柔之詩曰靡有
旅力書秦誓曰旅力既愆若桑柔之詩以謂衆之

氣力也如秦誓所謂番番良士指此良士既雖無
力亦不得以爲衆也旅亦訓陳（左氏）庭實旅百（杜
元凱注）以旅訓陳此旅力亦是陳力也自此以下
皆是言役使不均有燕燕然而居息者有盡力以
事國者有偃息而在牀者有不止於行驅馳於道
路者有或不知上有徵發呼召者有或慘慘然而
劬勞者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有或以王事之勞
鞅掌而失容者或有惏湛逸樂而飲酒者或慘慘
而畏獲罪者或有出入放恣議量時政者有無事
不爲者其不均如此之甚矣夫坐而論道謂之三
公作而行事謂之士大夫三公之與大夫則有勞

逸之殊其勢然也孰敢懷怨上之心哉今也同是
大夫而不均如此所以北山致大夫之怨也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無將大車
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雍兮
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李曰 此詩言幽王之時小人在朝而君子與之共
事故悔之也鄭氏以無將大車爲取喻以無思百
憂爲非取喻當從（王、蘇）之說鄭氏曰百憂者衆小
事之憂也此說不甚明白大車（蘇氏）謂牛車也言
不可將扶大車苟將大車則塵汚之矣不可思百
憂苟思百憂則禍及之矣亦猶小人不可與之共
事苟與之共事則難及其身不可逃也下二章皆
此意熲光也言不出於光明而致幽晴也重累也
（王氏）曰車君子之所乘而非君子之所將將之則
祇自塵而已小人者君子乘而節之使退聽而已
斯可也乃下而將之則是將大車之類也亦不必
如此說蓋王氏皆以三章爲取喻其說則是而其
爲說是未可行也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
歲聿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
日月方奥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
畏此反覆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
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李曰 鄭氏以爲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
損其政事以至於亂蓋鄭氏徒見大明者文王之
詩也故以謂文王能大其明幽王之時謂之小明

故以謂幽王小其明然以詩求之詩之所謂明明上天但言上天之明也上天之明豈有小大邪在小雅則謂之小明在大雅則謂之大明鄭氏於小旻小宛皆求其義小旻則以爲所刺列於十月之交而無正爲小小宛亦以政教爲小皆不求其所以名篇之意而泥之於小大之字故其說至於如是也明明上天王氏言幽王作民主而悖天道無明德以察治故世亂此說不然所謂明明上天照臨下土言天之明無所不察今也大夫仕於亂世而乃勞苦是何上天不見察邪我征之往於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今乃更歷寒

暑尚未得歸至于艽野言其遠也二月初吉言其久也以行役之遠所歷之久天胡爲不見察邪鄭氏乃以大夫爲牧伯之大夫然小明之大夫乃周之大夫也何以知其爲牧伯之大夫邪孔氏云牧伯部領一州大率二百一十國其事繁多然是時大夫其行役也亦有事繁多者何獨牧伯邪心之憂矣其毒大苦言其思之大苦也念彼共人蘇氏以爲思得共德之人而事也不如陳少南以共人爲大夫之友言大夫始仕之時必有友人諫之而大夫不聽既仕而復悔之故念其昔日之友而涕零如雨也我豈不懷歸又恐入於罪網也方其未

仕不仕可也既仕則欲歸而不得蓋仕於亂世者多如此昔我往矣日月方除王氏以爲幽王之大夫以周之九月十月之間出使以周二月至于艽野日月方除者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以夏之十月爲除方除則九月之間也楊龜山破其說鄭氏謂四月陽極而陰生故陽有除之義也猶十月陰極而謂之陽月也若從王氏之說謂周以夏之十一月爲正則十月爲除歲莫而往歲莫而還不足以爲久也當從鄭氏之說蓋其說本於爾雅也昔我往而至於艽野以四月之時自謂何時而得歸乎今則歲又莫爾念我獨兮亦猶我從事獨賢

也我事孔庶亦猶或靡事不爲也心之憂矣勞我不復有暇也念彼昔者之友睠睠然懷顧之非不懷歸畏取怒於當時也昔我往矣日月方奧奧煖也謂四月之時也四月之時方往謂何時而得歸乎而政事愈蹙今歲聿云莫正采蕭穫菽之時也心之憂矣我仕亂世而自遺戚也念彼昔日之友興言出宿鄭氏以謂夜臥而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是也豈不懷歸畏此反覆反覆不常之意非不懷歸畏得其罪也嗟爾君子無常安處鄭氏謂其友未仕者人之居無常安之處謂當安安而能遷此說不然蘇氏以爲久勞於外又有久安處於

內者矣言我憂勞於外在内之君子無常安之處
也靖共爾位所與之人皆正直之人然後神之聽
之用以福汝爾苟貪於安處不靖共爾位則神從
禍爾矣以見憂勞者在外告於内者故出是言也
鼓鍾刺幽王也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李曰 鼓鍾之詩諸家多以爲作樂於淮水之上歐
陽公以爲不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

何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爲刺幽王
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
不爲周臣故於此詩之義遂闕而不言惟張橫渠
以爲淮水爲害幽王不恤作樂不止故詩人言憂
心且傷作詩之人傷之也此說得之淮水湯湯諸
家多以湯湯爲溢至於湝湝則不溢矣淮水有洲
則又勝於湝湝矣若以張橫渠之說求之湯湯乃
是泛濫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則湯湯之溢無疑也
湝湝亦湯湯也三洲言水之淩及於三洲也此言
泛濫之狀伐鼛大鼓也憂心且妯妯憂也此作詩
之人所以憂之也方幽王之作樂所以爲樂而人

乃以爲憂憂者是非所樂而樂之淑人君子懷允不
忘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
古者未嘗不爲樂則與民同樂今民以爲憂而王
乃自以爲樂其可乎淑人君子其德不回言古之
善人君子其德不如是之回邪也其德不猶言其
德不若是也至於末章則言所以爲樂非不美也
特以其所作非其時蘇黃門以謂將作樂則鼓
鍾所謂金奏也既鼓鍾欽欽於是乃鼓瑟與琴笙
磬皆相和以至於二雅二南播之以籥皆不僭差
蘇氏沈存中皆以爲二南鄭氏則以爲四夷之樂
誤矣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水也以堯之聖德

可謂至矣遭洪水猶有警戒之心爲幽王者較之
堯帝固甚相遠則其警戒之心當何如耶縱不能
懷警戒之心則曷爲作樂哉方民當昏墊之時幾
不聊生而幽王乃安然作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也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
其樂民方以爲憂而幽王且以爲樂斯民聞鍾鼓
且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樂甚夫何使我至於
此極也此樂也祇其所以爲憂也唐太宗嘗曰夫
聲之所感皆因人之哀樂將亡之政其民困故聞
以悲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尚存爲公奏之知
必不悲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音也夫玉樹後庭

花伴侶之曲非不愁也然作於太宗之時則未必
悲二雅之南非不美也然作於幽王之時則不足
樂以此見樂之作也不繫於聲音之間惟繫人心
如何耳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降喪民卒
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黍與與
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酒食以享以祀
以妥以侑以介景福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
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
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
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
萬壽攸酢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
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禮儀既備鍾鼓既戒
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
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
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
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李曰 此詩言幽王政令之煩賦斂之重至於田萊
多荒而又天降饑饉使民皆流散故不以祭祀神
弗散饗此言其序也惟其政煩賦重傷民之財奪
民之力民不得從事於田畝此田萊所以爲多荒

田萊多荒則是饑饉之災降喪民無所食遂流亡散徙於四方此民所以流亡民既流亡則其祭祀而神亦不歆饗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人民者思神之所依也今民人流亡則是神失其依矣雖豐其粢盛亦何補哉故然祀不饗也萊者廢田也廢田謂之多荒者周官遂人田百畝萊五十畝萊者必欲治之今萊不治遂致於多荒此詩所以刺之也楚楚者茨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云茨蒺藜也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也蓋言茨之楚楚則亦知棘之楚楚矣言棘抽者則亦知茨之抽矣此章言凡之去草茨爲稿從之而百穀以茂百穀以茂則可以實之倉廩以供祭祀也王氏則以爲傷今之意言楚楚者茨則茨生衆也王氏之意以爲傷今而作然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句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然古人之所以去草者果何爲哉所以藝黍稷也惟其既去草以藝黍稷故其黍則與與其稷則翼翼豐茂盛大以致豐年之祥而倉庾則又充盈露積曰庾國語云野有庾積注云庾露積禾也於倉言盈於庾言億亦是互辭也以爲酒食享祀於神祇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爲尸嫌不飽祝以主人之

辭侑勸之惟其有以安之又有以勸之後能助其大福也此章於豐年詩大抵相類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即此所謂以爲酒食以享以祀以妥以侑是也降福孔皆即此詩以介景福是也豐年全篇只是楚茨一章自可以備見也古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謂其三時不害爲時和歲豐則是倉廩之實可以爲酒食以饗祀於神此古之時如此至幽王之時則不然矣自此以下皆言祭祀之事濟濟蹌蹌則言其禮儀之備絜爾牛羊則言其牲牷之備濟濟蹌蹌則內備禮絜爾牛羊則外備物內備禮外備物其誠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故以之共烝嘗之祭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以進之者祝祭于祊祊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在此或在彼故使祝求之於門內之旁其祀事則下治矣孔明下治也惟其祀事孔明故先祖是大神必安而饗之報以大福使孝子饗

其慶至於萬年無窮也執爨饔爨廩爨也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是二爨者也踖踖有容也俎者從獻之俎也方其既獻酒矣於是以燔炙而置之於俎其爲俎也則博大其俎之中又有燔炙二者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孔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君婦謂后也莫莫言清靜而敬至也凡祭祀后夫人主共籩豆其籩豆則甚庶然所設之物亦猶在於祭祀而祭祀之事以將爲燕飲故以爲賓爲客其大行客也始主人酌賓爲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必自飲酌賓曰酬自旅而爵

其禮交錯如此而禮儀終合於法度其笑語至於卒不亂宜乎神安而饗之報以大福萬壽至於攸酢也酢報也楚茨詩云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又云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所其辭重複如此亦猶天保之詩言福祿無不重複蓋以見受福之多也熯毛氏以爲敬不如蘇氏以爲竭曰我行禮以竭力既竭然其禮樂未嘗或愆此以見周旋中禮也工者善其事曰工蓋善於爲祝故告於主人也告於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孝孫也爾之孝孫主人有苾芬孝香之祀故鬼神嗜飲食今所以予汝百種之福其來如有期矣多少如有法矣幾期也式法也其福所以如此之多也則奉其祭祀齊整稷疾誠正愼固錫爾中和之福至於時萬時億之多也禮儀既備此章則又言送神之意上章則言祭祀之意今此則言送神也言禮儀既畢備矣鍾鼓之聲既告戒矣擊鍾鼓以告戒言祭畢也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於是致孝孫之意又從而告之以神將歸也神既皆醉而尸則起乃鳴鍾鼓而送尸以其安然而歸於天也尸已出矣而諸宰及君婦徹去俎豆皆不遲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其諸父兄弟留之以備燕飲所以盡親親之義也樂具入奏此章則

言燕兄弟也其燕兄弟而具樂入奏以安後祿鄭氏謂後日之福祿不如蘇氏以謂祭之餘福也爾之殽則將行矣其同姓之人莫有怨者言皆相慶既醉於酒又飽於德其小大長幼皆稽首而相慶以謂今日之祭神嗜其飲食使君得壽考之福以君能順其禮甚得其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惟願君之子孫世世長行而勿替也楚茨五章皆以祭祀之事惟一章則獨言蓺黍稷以供祭祀蓋一章言其大槩二章而下則析而言之詩之體如此多矣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

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曰此言成王之時能疆理天下以繼禹功幽王之時則不能繼其祖之業所以思古而傷今不然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惟成王之爲政獨以經界爲本故疆理天下見於詩見於周官見於詩則如信南山甫田大田是也見於周官則如大司徒井牧田野是也至於幽王之時田萊既多荒矣又豈能疆理天下哉是所謂暴君污吏慢其經界者也此信南山詩所以作也信彼南山甸丘甸也信乎南山之地乃禹所以致丘甸之法也夫禹平水土之後其功見於天下者豈獨一南山而已哉而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者孔氏云作者指一處而表之

其意通及天下也故序言疆理天下此說是也韓奕詩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禹所甸豈一梁山而已哉蓋方言韓之地故言梁山謂之信南山者亦如是也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六十四井也然井田之法實見於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世何也孔氏云禮運言大道既隱繼而曰以立田里則是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益稷濬畎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於川同也是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言少康之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而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於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以至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蘇氏之說與孔氏合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於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故於丘甸之法已見於夏后氏之時也惟禹成丘甸之法而成王能繼禹之功故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曾孫指成王我疆言畫其疆界也我理言分其土宜也畫其疆界則如周官所謂四丘爲甸是也分其土宜則如周官所謂其穀宜黍之類是

也南東其畝言或東或南順田畝之宜也左傳成公二年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故舉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所謂南東其畝者亦猶或縱或橫皆順其土之宜上天同雲此章又言天之潤澤如此在上天同起雲故雨雪紛紛然而積天既下雪又益之以小雨說文曰霢霂小雨也既雨雪矣又雨之既已饒渥既已霑潤陸農師曰三農之事雪則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小而潤故於雨言霢霂雨雪雰雰言雪之盛也益以霢霂言雨之小也老杜亦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農師之言既得之矣而既優既渥又以為雪既霑既足

又以為雪此則不當無分別也第一章所言地利也二章所言天時也地既利矣天既時矣此所以為豐年之報而生我百穀也其疆場之上翼翼然讓畔黍稷則彧彧然而茂盛成王則斂而收之為酒食以祭祀以燕賓客而獲壽考之報也中田有廬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則出而在廬秋冬則去春夏在廬所以暫居於此也疆場之上則種瓜焉此見地無遺利矣又入其稅天子剝削淹漬以為菹貴四時之異物於是以此瓜獻之於皇祖故成王壽考受天之福也夫成王之時非獨黍稷之茂而疆場有瓜則萬物皆以成熟況於黍稷

乎至幽王之時田萊多荒黍稷尚且不熟況於瓜者乎但以疆場有瓜求之於是以見古今之異也清酒元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祭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以獻祖考謂之騂牡者周人尚赤故也鸞刀刀下有鈴也刀下有鈴則其聲中節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是中節也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郊特牲曰血毛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國語亦曰毛以示物執其鸞刀以開其毛取其血膋以燒之血以告殺膋以升臭膋脂膏也燒其膋膏以升其臭氣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

馨香之氣是升臭也惟其祭祀既盡其誠故於此而進獻之所以獻之物則芬芬苾苾然而香遠聞祀事於是乎大治先祖則從而皇大之故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楚茨之詩先言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自是乃言祭祀之事其後則繼之以神嗜飲食使君壽考今此信南山先既言疆場翼翼黍稷彧彧於是言祭祀之事其終亦言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以至甫田大田其始皆言曾孫勸農之道甚篤其後則言祭祀之事其終曰報以景福萬壽無疆是數詩辭雖不同其意一也是皆言福祿之報本於祭祀而祭祀又

本於黍稷也〔張文潛〕曰受莫大之福而其君有安寧壽考之樂此天下之至美極治之際也而其本出於倉廩之盈原隰之治田廬之修雨雪之時而後乃及於祭祀禮樂之事也蓋衣食不足於下則禮樂不備於上禮樂廢則亂隨之而起惟田事備則衣食豐衣食豐而禮樂備禮樂備而和平興和平興而人君有福祿壽考之盛此詩人深探其本要其終而言之序如此也此言盡矣

甫田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一　小雅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李迂仲〕此詩所以為君子傷今而思古則是此詩之中幽王皆不能然也如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刺幽王之世民人困乏必不能然也如禾易長畝終善且有刺幽王之世田萊多荒必不能然也以此觀之則此詩一篇之中皆如是也倬明也甫大也〔鄭氏〕曰甫之言丈夫也不如〔毛氏〕甫田謂天下田也言明乎彼大古之時天下之田則一歲而取十千之數也其曰倬彼甫田正猶所謂信彼南山也十千〔毛氏〕曰言多也〔鄭氏〕則以謂一成之數毛氏之意謂當言田畝之賦多田畝之賦既言十千則其他可知也不如鄭氏之言為有依據九夫為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此所謂十千也按漢書食貨志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授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信如此說則是一成之內歲之所取若八千畝也安得有十千也故〔孔氏〕破其說以為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又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爲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若家取十畝各自治之安得謂之同養也若二十畝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孔氏此說甚

善我取其陳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如此說則是古之農者皆食陳矣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此與毛氏之說亦不甚相遠惟蘇氏曰一成之田而歲取萬畝以爲國用又將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此說爲善漢志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若無道之世倉廩困乏安得陳陳故我取其陳粟以食農人乃自古豐年之法也惟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爲自古有豐年之法故我今適南畝視其耘耔而黍稷至於薿薿然而盛耘除草也耔壅本也攸介攸止毛氏曰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漢

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冬民既入則是餘子亦在於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鄭氏之說蓋本於此然不如蘇氏之說曰是以親適南畝而視其耘耔助其勤力止其怠惰進其髦俊庶幾有年以遵古之成法所謂進其髦俊者如漢寵力田之類歟此說爲善

以我齊明毛氏曰實器曰齊則以此齊爲齍字讀音咨王氏曰以我齊明內致其志也則以齊爲齋字讀側皆反按禮記曰齊者精明之志也則齊明亦可以爲齊戒然齊明二字對犧羊爲文則當從毛氏之說以爲實器曰齊也蓋言以我明潔之齊與夫純色之羊以祭社稷以祭四方以報之也蓋上章既言豐年之事故此章則修其告成之禮也我田既臧言我田既善矣故於孟冬之日其農夫之人各受其賜慶賜也既而於孟春既郊而始耕則又擊其琴瑟與鼓以迎田祖先嗇之神而祭之所以求甘雨以助我黍稷以養我士女也穀養也蓋圖

終則有始也周官曰凡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即此是矣曾孫來止王氏曰勞來曰來曾孫以婦子饁彼南畝而勞其來此孟子所謂省耕是也田畯至喜於是田畯之官至而喜之攘却其左右嘗其旨否民知成王之勤於農事則盡力於治禾徧竟畝中終善且有以是成王不怒其農夫之克敏也如此成王以萬乘之尊而親臨於畎畝之中生於深宫而知稼穡之艱難田畯安得不奉成王之意乎田畯既已如此民安得不奉田畯之意乎曾孫之稼稼禾也謂有稾者也庾露積穀也茨積也梁車梁也坻水中之高地也京高丘

也言成王所得之禄則如屋茨如車梁所得之庾
則如水中之坻如高丘言其多如此〔鄭氏〕曰上古
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曾孫之稼如坻如
梁此近者納總也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此遠者納
粟米也惟其禾之多如此故乃求千倉以處之求
萬車以載之箱車也既有黍稷又有稻粱言其無
所不有也故於孟冬之日農夫之人各受其慶其
將何以報之哉惟報之以介福祝之以萬壽無有
疆竟而已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

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
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
神秉畀炎火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
寡婦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論人君之盛治必以鰥寡孤獨莫不得其所
為治而有一夫不得其所不足以為盛治也〔孟子〕
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
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
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則天下可使無窮民
如堯舜之時矣觀文王之仁政耕者九一仕者世
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此周文王
之仁政也然必先以鰥寡孤獨各得其所然後可
以見文王之世於斯為盛不可以有加矣成王遵
文王之法故鰥寡能以自存至幽王之時則文王
之道於是乎廢大田之詩所以作也大田多稼惟
大田然後多稼既是大田則當預備其種戒田器
〔記〕季冬之月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
耜具田器此之謂既種既戒惟其既種既戒則田
事無不備矣然後以我之利器始有事於南畝於
是百穀之生既庭而直又碩而大凡民之所以勤

於農功如是者則以曾孫是若故也言民皆順曾
孫之意〔王氏〕以謂不違農時〔毛氏〕之意亦然不如
〔蘇氏〕以為順成王之所欲也既方既皁言百穀之
生也方房也以其孚甲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皁者
成實也則雖成實而未堅也既而又堅又好稂童
粱也莠似苗也〔國語〕注云莠似稷而無實所以亂
苗也故〔孔子〕曰惡莠之亂苗而不稂不莠非其種
也除而去之則嘉穀於是乎長矣去其螟螣及其
蟊賊〔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
曰賊其說本於〔爾雅〕〔說文〕以謂吏冒犯法則為蟊
謂抵取民財則曰賊去螟螣蟊賊皆本於王者之

政自古賢太守之治猶能使蝗不入境況王者之治人事旣盡則天應於上宜其螟螣蟊賊不生也無害我田穉穉幼稼也言禾之小者螟螣之害幼稼爲甚故曰無害我田穉當是時也無螟螣之害故民以謂田祖之神其有靈如此持付炎火之中使自消亡也其實非田祖付之炎火之中民見其無蝗蟲之害遂歸功於田祖至唐明皇之時天下大旱蝗姚崇爲相遂遣捕蝗使乃引此以爲說其實與此詩異也古者無蝗蟲之災以此之功歸於田祖言田祖秉付炎火之中明皇旣遭蝗蟲爲宰相者且勸其修德乃區區於捕蝗是從事於末也

昧詩人之意遂爲姚元崇之捕蝗況託儒者爲姦乎有渰萋萋陸農師曰渰雨雲傳曰雨雲水氣也毛氏曰雲興貌惟其雲萋萋故雨祁祁王氏曰雲欲盛盛則雨雨欲徐徐則入土也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此見民愛上心也惟天之降雨豈有先公而後私哉但以民之愛其上故欲其先公田而後私也故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之人又愛其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民之情相愛如此安得不享豐年之樂也天之降雨旣欲其先公後私則知其趣事於南畝先公後私可知也彼有不穫穉彼處有不穫刈之穉禾此處有不收斂之穧束

又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蓋田主不暇收取所以遺寡婦之利也序言矜寡不能以自存惟其如此矜寡所以自存也左傳曰或取以秉秆乃與周禮地官云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王制云矜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在上則有常餼在下則有遺秉滯穗此所以各得其所也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南田亦有此語所以省耕也此詩所言所以省斂也孟子曰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及省耕斂二事皆當及其時古人所謂刈禾如寇盜之至故人君於秋成之時而省斂欲其及時也來

方禋祀成王之來也四方各致其禋祀與其騂色之牛及其黍稷各隨其方而祀之周禮大宗伯旨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惟其享祀如此故能助萬福焉蘇氏以謂騂黑但言其略也王氏則謂來方禋祀則禋祀四方而已以享以祀以徧於羣神亦不必如此分別也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

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李曰]幽王之時不能正其賞罰以勸懲諸侯故君子思古之明王能如此則刺當時之不能也詩之所言只言爵命諸侯初無賞罰之事而序乃以謂賞善罰惡者此特其文勢相連爾如[大田]之詩言寡婦而序詩者便以為矜寡詩人之言類如此者多矣洛水有二其一在宗周其二在東都在宗周則周官職方氏所謂河西曰雍州其浸渭洛是也在東都則書康誥所謂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是也故瞻彼洛矣鄭氏以謂在宗周王氏以謂在東都此説皆通蓋宗周者諸侯所會之地而

東都者宣王亦會諸侯於此亦是諸侯所會之地此二説所以皆通也至其義則不然鄭氏曰我視彼洛水灌溉以時其澤浸潤以成嘉穀王氏則曰決決適中之水也水善利萬物然非適中則或為害而蘇氏之説尤為支離其説曰洛之水決決而無窮使洛變其水無所澤萬物於洛無加也而物失其利洛惟不受其水故物損於洛而物蒙其益此皆就洛水求義不如陳少南之説為簡徑少南曰漆沮之水流入洛宗周在焉蓋此只言諸侯之朝指洛水所在之處以見所經歷之地也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言君子之至於此也王則錫之以福

祿其多如蓋室之茨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鄭氏則以諸侯世子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為軍將使代卿士將六軍而出韎韐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韐聲也韎韐祭服之韠合韋為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而王氏則謂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則以討有罪故也使君子討有罪則所謂能罰惡也[周官]凡有兵事韋弁服先儒以為左傳所謂韎韋之跗注是也惟古人以韎韐之服為征伐之服則此下文曰以作六師而其上文曰韎韐有奭則其為征伐之服無疑矣毛鄭則以為祭服不如王氏

之説為長夫諸侯之朝於天子天子則使之服韎韐之服以作六師則其寵任之志可知矣奭赤貌也鞞容刀鞞也古之言鞞猶今之言鞘也琫上飾[成公二年]藻率鞞鞛杜預注以謂鞞佩刀削上飾鞛下飾與此不同要之此二物者皆是佩刀鞘之飾而其上下則不可得而知也鞞琫有珌此王者所以錫諸侯也王者既以錫諸侯諸侯得事則可以萬年保其家室也福祿既同蘇氏曰言與諸侯共之也王氏則曰惟能賞善則善者衆善者衆則莫或為惡故福祿既同亦並受其福之意王氏之説不如蘇氏之説為明白君子萬年保其家邦亦

上章之意也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小曰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則知古者世官爲可信也然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春秋書尹氏卒譏世卿者也蓋古者世祿不世官世祿者但指其功臣而言之世官則無賢不肖皆以官寵之恐爲民害也此世祿世官之所以不同也楚令尹子文之子箴尹克黃使於齊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晉叔向之弟獲罪祈奚曰叔向社稷之衛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古者重功臣之世如此而幽王棄之可乎裳裳猶堂堂也湑葉盛貌鄭氏曰華堂堂於上喻君也葉湑然於下喻臣也。故此詩只說賢者之類而乃以華喻君其說爲不類此但言賢者之類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傾寫其心以與之傾寫其心以與之是以其國有美譽而得其

安處矣芸黃亦所以喻賢者之類惟賢者之昌盛如此故我見此子則粲粲然有文以接之有文以接之是以有慶賜也或黃或白既以黃爲喻賢者之昌盛則白者乃其見棄也惟賢者不當見棄故我見之則有四馬六轡之文沃然而美左之右之此末章則言賢者之德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又君子之所當有蓋以見置之左右無所不可也惟其如此則似之續之永永而不絶乃其宜也今幽王乃以讒言而棄之可乎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李曰 幽王之時君臣之舉措皆無禮文故詩人陳古之有禮文者以刺之如大田甫田瞻彼洛矣等詩皆是陳古以刺今也然以此詩觀之徒見稱美古人之德安知其爲刺詩乎故李祭酒曰楚茨大田之什並陳成王德之善行露汝墳之篇皆述紂時德之惡汝墳爲王者之風楚茨爲刺過之雅太師曉其作意知其本情故也此說爲善蓋詩之辭雖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爲刺詩詩之辭雖不

善而以音雅推之則知其爲美詩此所以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不然季札之觀周樂也何以知古人之盛衰列國之興亡哉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桑扈有二種如爾雅曰桑扈竊脂鳸鷃剖葦此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一種也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肉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竊其色也爾雅有竊毛皆謂淺毛竊脂淺白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者正以其色之竊脂者言之此則陸農師之說也交交往來也言桑扈之往來鶯然而有文也如人之有文章正猶人之有禮文也人而無禮文則桑扈之不如也君子樂胥受

天之祜毛氏曰胥皆也鄭氏曰有才知之名也鄭氏之說爲由賈誼亦曰君子樂胥胥相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賈誼以胥爲相正與王氏同王氏曰君子所以相樂者以其有粲然之文以相接文以相接則遠於暴亂豈特人所善哉天祜之矣下氏之說亦如毛氏之說今當用之惟君子能與臣下相樂則天祜之矣故曰受天之祜夫所謂樂者豈其任情而行流連而忘返哉蓋有法度存於其間也觀其末章則可以見其和樂而不流矣領頸也君子樂胥萬邦之屏君子能和樂則可以屏蔽萬邦矣惟其能屏蔽萬邦爲國楨榦則四方諸侯亦當法其所爲故曰之屏之翰百辟爲憲原其所以至此者則其禮法自戢斂自畏難也如不戢斂不畏難安能受福如此之多邪故曰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那多也兕觥其觩兕觥罰爵也古之王者設罰爵以罰其失禮今也君臣上下動有禮文則雖有罰爵亦觩然而不用其所以不用者以其旨酒而思和柔也夫旨酒禹之所以惡者以其能亂人也今也以旨酒而思柔則可以見其不爲酒所亂也惟其如此是以交際之間無有傲慢故我雖不求於福而福自求於我也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見其君臣

於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如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觀此四句想其樽豆之間傲慢輕侮無所忌憚則雖有罰爵亦不勝其罰矣此桑扈之詩所以刺之也若夫先王之時則禮教素行如湛露之詩燕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如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矣燕同姓如此則燕羣臣可知矣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後學成德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李曰交於萬物有道所謂畢之羅之是也自奉養有節所謂秣之摧之是也鴛鴦匹鳥也孔氏曰自古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欲取鴛鴦之鳥必待其長大於其能飛乃畢掩而羅取之不於幼小而暴夭之也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不取其卵弋不射宿故也孔氏則專以謂不取其幼小王氏則兼以謂弋不射宿二說皆通然一章則曰畢之羅之二章則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故歐氏曰鄭氏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謂明王之時理豈得通此亦不然夫明王之世必俟其飛而後取之故其在梁者則戢翼而安此章正與上章文意相承安得謂之相反者哉必曰戢其左翼者陸農師曰凡鳥左顧則怒作右盼則喜生飛而起則仰左翼飛而下則仰右翼故今鷙鳥下

擊皆先側左翅也乘馬在廄摧之秣之言馬之在牧者不用其力則委之以摧馬之在廄者則用之則加之以秣此亦見君子愛國用如此也摧是將生芻以養馬秣是將粟以養馬鄭氏曰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焉此之謂有節也惟古之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故君子享萬年而受其福祿也甚宜蘇氏曰艾老也言以福祿終其身也王氏曰此詩三言福祿而於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獨曰遐福者君子之於物取有時用有節所以宜其祿而福之遐尤在乎使萬物得其性也此則鑿說矣歐氏曰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才常主之所能爲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此亦不然也詩人但以秣馬之事觸類而長之則見其愛國用皆然也不可泥摧秣以爲說也善學者當通倫類如弋不射宿此何足以見孔子之仁哉自弋不射宿而觀之則其實可知矣故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此只是歌者之善孔子何爲而與之哉歌者尚如此則足以見夫子與人爲善也且如此詩只言鴛鴦而序詩者便以爲明王交萬物有道但以鴛鴦而觸類則見其交萬物有道皆然也此學詩者之法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

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弈弈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李曰諸公謂同姓之親也幽王不能親其同姓則同姓之人亦莫肯親於幽王此所以知其孤危將

亡也頍弁貌說文曰舉頭貌鄭氏曰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不為也蘇氏曰彼所謂弁者實何物哉徒以人加之首而貴之耳今王豈謂我白罝而忽兄弟哉蘇氏則以此為譬喻鄭氏則以為王服皮弁之服不如蘇氏之言為簡徑蓋言幽王既服皮弁之服而又有酒之清有殽之美何為不與兄弟而宴樂之哉且所宴非有疏遠之人也惟兄弟而已非有他人也何為不與之宴哉王氏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者非異人而兄弟也而兄弟又非有他則宜與之宴樂矣有他謂若周之管蔡然王雖欲與之宴樂不得也今匪有他而不能與之宴樂則其咎在王矣此蓋強為之說也此但言兄弟非有他人者也不過如此而已蔦與女蘿蔦寄生也女蘿菟絲松蘿也此二物者皆在於松柏之上松柏存則托之以固松柏隕亦隨以亡亦猶吾之兄弟托生以存亡故我見王則可以悅懌不見王則心之憂弈弈然而不安王何為而不顧我哉何期鄭氏曰猶伊何也時善也具來言其皆來也而其意與上章同有頍者弁實維在首阜多也兄弟甥舅也如彼雨雪先集維霰雨雪說文曰稷雪也陸農師以為米雪言雪散亦如米所謂稷雪義蓋如此鄭氏曰喻幽王不

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而後大雪鄭氏以為不然其說曰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所謂其危亡有漸也國將亡必先皆其九族如雪將下必先下霰下霰必知雪見九族離必知國亡必然之理也今當用之惟知其將亡故曰死喪無日能復幾何得見乎今夕有酒則當以相宴不以他也此皆是旦不保暮之辭也如伐木之詩曰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則其燕諸父可謂厚矣又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則其燕諸舅亦可謂厚矣夫周之先世其

所以燕甥舅也如此惟恐其僾戾於諸甥舅也又如此則其親親之意可知矣今幽王不能繼文武之業王之同姓諸侯所以望王者如此之切而王乃以路人待之則其與文武之心何其相遠也宋華亥與寺人柳比而逐合比代其右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周之盛也封建親戚以藩屏周故同姓親之今幽王之所親者既不之親則王之宗族孰有親於王哉蓋國家之亡必先自於九族之離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叛之紂之亡也其親莫如微子且親抱祭器而入周項羽之亡其親莫如項伯而泄其謀以助漢此所謂親戚之叛也夫親戚所以叛之者亦必有以致之耳不能親睦九族則其孤危將亡也必矣

車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

李曰褒姒嫉妬無道並進於十月之交可以見皇父爲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爲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蓋褒姒既已用事則小人得以並進故無道之徒得以羣聚於朝肆爲讒巧敗其國家而民受其禍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王欲其改過而作是詩漢王莽傳曰間關漸臺顏師古注曰間關猶崎嶇展轉也然以此詩觀之則與王莽傳又不同故此多從毛氏之說曰間關設舝也言設此車舝之間關而思得孌然之季女

乘之往來我之思也非謂飢而思食渴而思飲也其所欲者乃思賢女以德音來會於此也王氏曰舝之在車閒以閉之關以通之然後足以與行賢女之配君子貞以閉之順以通之如舝之在車者因與爲此則強爲之說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蘇氏曰雖無好友以事王姑以吾王燕喜之樂猶愈於小人也此說是也歐氏曰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祇得一人亦足以承王燕喜也此亦是一說今當且從蘇氏之說依彼平林有集惟鷮鷮雉也依茂木貌言平林之木依然而茂則雉必先集於下時有賢女以爲后則衆妾之有令德者

皆來化其善行以與王燕樂則我心愛之而思無厭斁也雖無旨酒式飲庶幾歐氏曰此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蓋言雖無旨酒但得飲可也雖無嘉殽但得食可也雖無賢女以德及汝但得與王宴樂之猶勝於褒后也陟彼高岡言我陟彼高山之脊析去其柞薪其所以析薪者以其葉之盛也亦猶褒姒在王之側所以閉王之耳目也必當去之可也今王能去之使可得見則我憂心得寫也辭之爲言善也言善乎我得見之矣高山仰止此章則歎賢女之行也景大也大行亦可行亦猶高山之可仰也其爲人所歎慕如此故我欲具此四

牡之馬騑騑然而調其六轡之如琴然爲王聘此女以爲王之新昏我得見之則可以慰我心也嘗觀此詩與東門之池詩同意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蓋言以賢女而配君子亦猶以水而漚麻自然薰陶漸漬以使王爲善也蓋自古國家之亂必自內寵始內寵既已用事則小人乘利而進故有褒姒則有皇父之徒有楊妃則有李林甫之徒內寵用事而加以小人欲其國之不亡不可得也賢妃在內而君子在朝欲國之不興亦不可得也周南召南之詩皆文王之治有以刑于寡妻如文王之德雖不待於內助可也然猶賴后妃以成關雎之治況下於文王者乎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李曰歐陽公云青蠅之汚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今之青蠅所汚甚小以黑點白猶或有之至於變白爲黑青蠅則未嘗有之遂以鄭氏汚白爲黑汚黑使白爲非而其說則曰如齊風雞鳴之篇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所謂聚蚊成雷也然此二說皆通青蠅能變

白爲黑亦可譬讒人之言能變亂是非但去其汚黑使白之說亦無害也黃氏曰青蠅糞猶足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青蠅點玉也若以青蠅能亂人之聽亦可譬讒人之能亂君之耳目也其曰營營者毛氏則曰往來貌說文則曰小聲二說皆通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營欲止于藩籬之外而使不得入也其曰榛曰棘者皆所以爲藩也王氏曰以譬其入之有漸此蓋強爲之說也惟青蠅欲其止於藩籬之外又告之以樂易君子不可以讒言爲惑也人君苟信之則讒言日至交亂四方而無所不至也構我二人唐孔氏曰二人者人

君與貝讒之人也幽王之時讒人用事可謂眾矣豈獨構我二人哉如小弁之詩則太子之傷於讒也巧言之詩則大夫之傷於讒也巷伯之詩則寺人之傷於讒也當是時小人得志凡曰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王見讒者而言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籥舞笙鼓

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李曰此詩言幽王荒廢其政教親近小人日夜為荒恣之行朝廷之上既如此故天下化之君臣上下並為沈湎淫液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武公始相見其如此故作是詩以刺之幽王之時則衛武公入相平王之時鄭武公入相淇奧之詩曰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則知衛武公之入相也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緇衣之詩曰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則鄭武公之入相必有興周家之治也然幽王則有驪山之禍平王東遷卒不能復文武之舊者非二公罪也蓋上之人不能聽

其言爾觀此衛武公之詩則幽王不能聽言可知矣衛武公如此則鄭武公可知矣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為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為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為待禮之賢君暮為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當從歐氏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言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

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言古之人君其飲酒也賓主分爲左右秩秩然而有序其籩豆之屬則楚然而陳列殽豆實也核加籩桃梅之屬也籩以竹爲之豆以木爲之籩貯桃梅豆貯殽饌旅陳也殽核維旅言以殽核之屬陳於籩豆之中也其王人之酒則調和而旨矣而飲酒之人又皆齊順禮無有讙譁之失禮矣而其飲酒之時則設鐘鼓以爲樂古之宴飲又有金奏者左傳所謂金奏作於下是也鐘鼓既設矣而舉其相酬之爵逸逸然往來有次序也然其君臣不獨飲酒而已又將或射周旋揖遜以其

勝負以相爵大侯上所射之侯也射張皮謂之侯二尺作中四尺者曰鵠鵠中二尺曰正正中四寸曰質或謂之鵠也抗舉也王氏曰大侯抗則餘侯從之矣大侯既抗弓矢斯張而其衆射之夫同登而射者獻爾發矢中的之功彼射者之發的也凡以求爾爵而已的質也爵射爵也籥舞笙鼓此章言古人飲酒或因祭先祖而飲也詩曰左手執籥者所執而舞也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樂既和而具奏以烝進而衎樂其先祖於是洽其百禮之人也百禮謂助祭之人也助祭之人所至有士者任事也鄭氏謂任卿大夫也林國君也然以任爲卿

大夫以林爲國君其說迂不如以壬爲大也林爲盛也言其禮之盛大如此神於是賜以大福使其子孫皆如今日之樂也祭既畢矣則歸賓客之俎留同姓以與之宴樂故祭樂皆入各奏其能其燕賓皆取其匹主人皆入而與之共射則酌其爵以安之而奏其時物也手取也仇匹也室人王人也三章則言幽王之飲酒不如古矣方其初也非不溫然而恭也蓋方其未醉也則反反重而慎至旅酬之時及其既醉也則幡幡然而失其所已無復昔之威儀矣至於舍其坐而遷從數數起舞僊僊然而失禮此言其醉中之狀也方其未醉也則

威儀抑抑然而不至及其既醉也則怭怭然而媟嫚矣其既醉則不如其常也此皆言其昏亂也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之列則數數起舞僛僛然而不正異乎前章之所謂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蓋其既醉則不自知其過尤也其醉中之狀方且傾側其弁數數起舞傞傞然而不止於是武公作此詩以數之既醉而出以下者皆是武公誨之之辭也言既醉而出則可以受福言得禮也醉而不出則是誅伐其德也王若飲酒而盡善則可爲令儀矣王何不爲哉凡此飲酒此言凡人之飲酒必盡皆醉哉有醉者有不醉者王則立其監以

習之又立史以佐之蓋欲罰其不飲而使之皆醉也昔日以醉爲不善今日則以不醉爲恥言臣下化之也古者設兕觥以罰其醉而失禮者今則立監佐史獨罰其不醉者則其相去也遠矣今亦勿從而謂之無俾其怠慢於此不可言則不當言無所從來則勿語苟不能如此而由醉中出言則是使出童羖也童無角也羖未有無角者今曰童羖者醉中之言以無爲有也夫人三爵之後已昏然狂所識矣況又多乎哉言其不可過也

蘇黃門曰養生之人深自覆護擁閉無戰鬬急亡之患而卒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而餓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鈎踏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夫修身之人一爲酒之所亂則迷然不恭忘其所以修身者故古人謂酒不敢過恐其亂德也昔齊敬仲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對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大以齊桓春秋之時猶如此古之人自可知也昔武王數紂之罪亦曰沈湎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言紂爲長夜之飲沈湎於酒而臣

下化之也至於厲王沈湎於酒厥愆靡止至於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則天下化之也故蕩之詩每章則以咨爾殷商爲言厲王之惡與紂同也今幽王之所爲又與厲王同出於覆車之轍觀此三君皆以酒而臣下化之則後之人君可不戒哉

魚藻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二　小雅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共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頒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詩也言魚何在乎在乎水中之藻遂得肥大故其首則頒然而大其尾則莘然而長又依于其蒲者則是萬物各得其性矣萬物得其性天下無事則王何在乎在乎鎬京之地而豈樂飲酒也豈樂樂易也飲酒樂豈但倒其文以便於韻爾有那其居耶然而安也王蓋

指武王也

論曰賓之初筵之詩言幽王之飲酒也此詩言武王之飲酒也夫其飲酒之一也而其美刺之不同也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鳥獸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武王之飲酒乃文王之爲臺爲沼也幽王之飲酒乃桀之不能同樂也人君以一身託於士民之上天下安則人君亦安而樂之天下危則人君特一匹夫耳雖欲歡樂豈能獨哉觀幽王者有驪山之禍則當時不能同樂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李曰史記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故不笑幽王爲烽燧有寇至則舉燧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後數舉烽燧諸侯一不至觀此一事則幽王好侮慢諸侯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則安得如王者錫命以禮哉鄭氏謂采菽以待諸侯此說雖無害然不如蘇說爲得詩人之旨蘇氏曰采菽以爲藿物至微而用至薄矣然猶設筐筥以待之況諸侯乎故古者諸侯之來朝也則曰何錫予之亦當以路車乘馬予之也然其心猶以爲未也則又曰何以予之乎則曰玄袞及黼予之也玄

袞謂玄衣而卷龍也黼白黑雜也雖無予之路車乘馬錫之以車馬也又何以予之乎玄袞及黼錫之以衣服也古者天子錫諸侯多以車馬衣服如舜之車服以庸是也陳少南曰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而有是賜哉蓋古者諸侯之朝有上公而被其賜故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以刺幽王也此說是也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之泉也觱沸檻泉言采其芹鄭氏謂采芹以待君子不如蘇氏之說言觱沸之清泉吾將采其芹來朝之君子吾將觀其旂其旂淠淠鄭氏謂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也其曰觀其

衣服車乘之威儀則是其曰以省禍福則非也歐陽公已辨之矣言我也旣觀其旂則淠淠然而徐也又聽其鸞聲之嘒嘒然而和也又觀其馬之盛如此則是諸侯之至矣屆至也蘇氏曰駕旣服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是也鄭氏曰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此則非也蓋上文旣言其旂淠淠鸞聲嘒嘒故以言驂駟以見其諸侯之至此也赤芾在股赤芾即左氏所謂袞冕黻珽是也邪幅即左氏所謂帶裳幅舄是也赤芾蔽膝也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惟諸侯旣服此服而來朝以交於天子無有舒緩固天子之所以予也故天子旣加之錫命而

又申之以福祿也維柞之枝言維柞之木曰蓬蓬然而盛況諸侯能鎭天子之邦安得不如是之盛乎故其來朝也王乃錫之以福祿則諸侯不可以不荅報天子也故諸侯亦辨治其國左右王室以順從天子之命此所以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平平辨治也左右猶佐佑也汎汎楊舟言楊舟之泛泛然浮於水必有紼纚以維之亦猶諸侯之無常有道則來朝無道則離散王亦思有以操之也厚與之福祿使之優游宜家則諸侯孰不至乎膍厚也蘇氏曰今幽王安於逸樂而忽遺之則是亦戾王而已無復懷者矣按此全篇皆是思古人不應

以此兩句爲刺幽王也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李曰 頍弁之詩旣刺王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

親睦九族孤危將亡而此詩又刺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則幽王親親之心亦可知也已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幽王旣不能親親安得而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也幽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於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於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是也幽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弃其親者以好用霸故也周簡公所以弃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遠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乎左氏曰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弃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弃德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驪山之禍在此可卜其曰骨肉者唐孔氏曰以其父祖上世同稟血氣而生如骨肉之相附也○騂騂便利也翩其反矣

言角弓之體往來撓則內向弛則翩然而反亦猶九族我若親之則彼皆內附我若疏之則彼皆離散不如角弓翩然而反且以武王成王之世同姓諸侯莫不內附非其九族皆賢也武王成王有以親之也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武王成王是也天下猶順之而況於親戚乎幽王之世九族皆離散非其宗族皆不賢也幽王有以離之也寡助之至親戚叛之幽王是也親戚猶叛之而況於天下乎蓋勢之合則仇讎可使為骨肉勢之離則骨肉可使為仇讎自古然也爾之遠矣此章又教去之所為如此則天下將傚之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

於仁故堯親九族九族既睦然後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周之文武親親以睦然後民德歸厚矣蓋上有所好下必有甚焉兄弟昏姻王苟遠之則民亦皆然矣王苟以此教民則民亦將傚之矣此令兄弟三章四章皆言民效王之所為亦猶伐木之卒章是也綽綽寬也言兄弟相善則綽綽然有餘裕若其不善則交相為病矣象之於舜可謂傲矣而舜不藏怒焉不宿怨焉在舜則誠為愈矣然非舜之罪也惟其兄不兄弟不弟是以有呂產呂祿之輩交相為惡無所不至也然民之所以至此者皆幽王有以教之也故至於民之無良相怨一

方也言其不能反於其身而責於他人也是以舜之事瞽瞍信有罪矣而舜未嘗以罪而責於父故卒至於瞽瞍厎豫然兄弟之道亦當如此今也無良兄之不友不自責其不友乃責其弟之不弟弟之不弟不自責其不弟乃責其兄之不友此其所以相怨也張文潛嘗有詩曰蝎能毒人不能斃人人能捕蝎殘其類世人競惡蝎為蝎人蝎相殘竟誰致不參彼己相怨方自古詩人以為刺我疑人酷蝎所養何暇區區論蝎罪觀此詩則相怨一方豈不相怨乎惟其相怨故分爭受爵無有不讓含求不已以至於亡其身也老馬反為駒此言幽王聽

讒佞之言也毛鄭皆以爲王侮慢老人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度其所勝之多少歐氏以爲不然其說曰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親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近讒佞之人其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人之在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爲讒佞旁若無人也此說是也蓋老馬之於駒其別白爲甚易而乃混淆正如趙高之指鹿爲馬徒儒之指野鳥爲鸞自古姦佞類皆如此以老馬爲駒曾不顧人之在後有以辨之有以見其直情徑行旁若無人如此正如貪飲食之人務爲醉飽適其意而已毋教猱升木此章則言王之所爲益長姦佞之惡也猱之升木不待教而能亦猶小人爲惡不待教而能幽王從而教之則長惡不悛讒佞之人既如塗泥王又加塗而附之所貴乎王者以其有善道故小人皆屬附於王不敢離間私兄弟矣雨雪瀌瀌此亦當從歐陽之說言雨雪見日而消消亦猶九族見棄而亡無日矣瀌瀌而雪睍睍日氣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言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矣如蠻如髦言王之所爲無禮義如此此我之所憂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王之所爲比之夷狄蓋痛[illegible]之也夫夷狄無禮義所貴於中國者以其異[illegible]夷狄也今

幽王以中國之君而無禮義乃與夷狄同是又將何以治中國乎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李曰孔氏以上二章次二句爲暴虐下二章及卒章下二句爲刑罰不中分章析句之弊一至於此此詩但言諸侯不肯朝王則暴虐無親刑罰不中其意自可見不必於詩中求之也如葛覃之序言化天下以婦道而詩中未嘗說及化天下婦道卷耳之詩言無險詖私謁之心詩中亦未嘗及此學詩者觀其意之如何知其意則其序曉然明白此學詩者之法也菀然之柳行路之人見之豈不庶幾而止息乎今幽王之爲君而諸侯乃以爲不可朝曾菀柳之不如也尚者庶幾也不尚尚也上帝甚蹈無自暱焉者此章當如歐陽公之說鄭氏以爲蹈讀曰悼上帝者怒之也然以上帝爲一意言幽王之暴虐不可以朝事甚使我心悼病歐氏以爲蹈動也言今天驚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

我安之以待其極夫以甚蹈爲驚動我則以一句爲一意然歐氏之說又不如陳少南之說以極爲至言上帝警動之矣我無自親近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瘵病也邁往也言王苟能遷善改過而後可往也無自瘵焉言苟朝王適所以自病也鳥飛雖高亦必傅于天而後止人心所至無畔岸曾鳥之不如也蓋人心險於山川以見幽王之心無常不知其所止者也禮記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蓋言人君之心有所止然後來相朝惟幽王之心未必有所止故曰予何其臻曷予靖之言何以使予安之

者蓋居於此適所以取凶危之地也曰凶矜者以其凶可矜憐也夫諸侯之不朝固諸侯之罪幽王有以致之也當王之時諸侯之朝猶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以朝王如此猶有讒言今幽王暴虐如此則諸侯之朝其速禍也宜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九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李曰 言古者在上長率其民其所衣之衣未嘗變易雖居閑暇之時其衣服亦且有常上之躬行者

既如此則下民化之者亦如此觀鄉黨一篇先言夫子在朝廷之儀其次又言夫子衣服如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至於褻裘長短右袂絺綌之用無所不備言夫子衣服如此可謂衣服不貳矣讀鄉黨一篇可以感發人之善意則知古者長民能身率之而民德之歸壹也禮記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夫爲淫聲異服雖曰有罪與夫析言亂名執左道者其罪固不同然皆不免於殺者使衣服不貳則可以齊其民衣服既貳則必惑民又焉免於殺耶如鄭之子臧好聚鷸冠楚之子王爲

瓊弁玉纓春申君之珠履皆是變其衣服以戒民
使當古之時皆不免於戮矣今幽王之衣服無常
此詩所以刺之也彼都人士都美也言古之士有
美行其所衣之服則狐裘也而狐裘之色黃黃然
論其容貌則足以稱其裘之黃也其容貌則不改
出言語則有文章所行之行則有忠信此下民所
望而爲則傚也夫狐裘黃黃則是非先王之法服
不敢服出言有章則是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行
歸于周則是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惟其如此此
民之所以取法也臺笠緇撮臺所以禦暑笠所以
禦雨言古之人雖有美行者以草爲笠緇布爲冠

其衣服固有常矣而當時之婦人女子亦皆可取
女有君子之行故謂之君子女綢直如髮言其性
情緻密操行正直如髮之密無有隆殺也今之士
則不如此此我心之所以憂也故曰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充耳琇實所以塞耳亦如淇奧之詩所謂
充耳琇瑩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尹氏吉氏皆王姻
之舊姓如春秋書尹氏卒書尹氏立王子朝皆當
時大族也左傳曰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周之所謂
尹吉如晉之所謂王謝也皆是當時有禮法之家
則女有君子之行者必謂之尹吉之女也我不見
兮我心苑結言不見今之士如此則心屈積而不

悅苑屈也積也垂帶而厲厲帶之垂者言古者垂
其帶之飾而厲然爲女則曲卷其髮如蠆蟲也今
不見女之如此則行何從乎匪伊垂之古之所以
爲衣服非強爲之也皆因其自然夫帶之垂非故
垂也而帶於禮自當有餘非因卷其髮也髮於禮
自當有旟旟揚也古者衣冠不正朋友之罪則是
衣服之不正古人以爲甚恥蓋所以壞其德者不
在大也席不正不坐則以席之不正而坐者必其
心之不正也割不正不食則以其割之不正而食
者亦以其心之不正也今衣服之無常者亦以德
行之無常也觀此可爲變衣服之戒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終朝采藍
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
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
薄言觀者
李曰鄭氏云怨曠者君子行役過時之所由也而
刺之者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
也蘇氏亦曰言思怨而已其如不知義也此皆錯
會作詩者之意大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
是刺幽王也非是刺怨曠也孟子曰昔者太王好
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

于岐下爰及姜女當是時也内無怨女外無曠夫使幽王之治能如文王則采綠之詩豈作乎惟其時多征役久勞於外此其所以怨曠也觀雄雉之詩曰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此是怨曠之詩而說詩者皆知其爲刺宣公乃於此詩而強爲之說以爲譏刺婦人不當怨曠何也非婦人所當然也汝墳之婦人乃能勉其夫以正殷其雷之大夫妻乃能勸其夫以義此豈有怨曠之情乎怨曠者固爲非矣然必思其所以致之者其罪大也正如北山之大夫非所當然耳所以致之者信有罪也綠王芻也自旦及食時爲終朝

兩手曰匊王芻易得之菜也而終朝采之菜既易得而其時不爲不久而采不盈一匊者心不在焉故也如禮記曰心不在焉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今也采綠而不盈一匊者婦人之心在於怨曠而不在於采綠故也婦人夫不在家不爲容飾不爲膏沐而其髪曲局局卷也薄言歸沐以庶幾其夫之歸而後沐也王氏曰既曲局矣則其歸沐非得已也然而曰薄言歸沐則亦局而已此與伯兮所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異意也此說非也此詩所謂薄言歸沐正與伯兮所謂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同意也伯兮之意則以夫不在

故不爲膏沐也此詩之意則以夫歸而後沐也薄者詩之辭也非薄略也如芣苢之詩曰薄言采之采蘩之詩曰薄言還歸皆是詩之辭如此不必曰苟而已終朝采藍不盈一襜藍染草也衣之前蔽曰襜此亦是上章之意也詹至也毛氏曰婦人五日一御此蓋泥於内則妾雖年老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此固不足取也鄭曰五日六日者五月之日六月之日也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據詩中但有五日六日之文而又添一月字是畫蛇添足也如七月之詩曰一之日二之日方可以爲月此五日六日不可謂五月六月也但當是時

所指五日而歸今乃六日而不見其歸是失其當時所期之日也此所謂期逝不至也伯兮之詩所謂其雨其雨杲杲出日亦是此意之子于狩言韔其弓此則思其君子在家之事也言君子往狩我則爲之韔其弓君子往釣我則爲之綸其繩韔其弓者言射畢則弛其弓而納之韔也綸其繩者言釣竿之上須綸與之作繩既言其所爲之事又思其所得之物言君子之所釣者必得魴鱮之魚既得魴鱮之魚故我得以觀之傷今之時不然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
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
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十一行此詩之言幽王不能如陰雨之潤及天下者
以御士不能行召伯之職故也召伯召穆公也穆
公者召康公之後也召康公爲二伯故其後繼之
爲伯召康公之爲伯也聽訟於甘棠之下而民之
感其德澤猶不忍伐其木故甘棠詩曰蔽芾甘棠
勿翦勿伐召伯所茇以其憩息之地猶念之如此
則康公之爲伯也可知矣而召穆公之爲伯而亦

能以膏澤下於民我任我輦我車我牛則餽運者
無有怨歎之情我徒我御我師我旅則行役者無
怨歎之情可謂其能繼康公之風矣芃芃長大貌
黍苗之所以芃芃然而長大者得陰雨以膏之故
也亦猶悠悠然遠行之人得召伯以勞之故也以
見召伯知人之勞以勞之下泉之詩曰芃芃黍苗
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觀此詩則知郇伯
之功與召伯同也然郇伯之能勞四國之民但見
於下泉之詩考之於詩而他無所見惟召伯之事
又見於崧高之詩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蓋此詩
言肅肅謝功召伯營之而崧高之詩曰因是謝人

以作爾庸其語相合故知此詩正陳其定申伯宅
時事也召伯之營謝也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
車者有牽傍牛者凡行者既集成其事故召伯告
之以可歸也此言召伯知人之勞而遣之歸也蓋
人之勞役上之人必有以勞之則忘其勞矣如楚
莊王之伐蕭也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夫楚之莊王非有布帛以煖其
寒也但以溫言感而慰之故三軍雖無布帛之賜
而煖於布帛況召伯之營謝也既知其勞而又遣
之使歸則人之感戴爲如何哉且召伯之能遣行
者以歸則知幽王之時師旅久役既不知其勞又

不告之使歸也孔氏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既然
矣而學詩者正不當如此之泥也肅肅謝功召伯
營之肅肅嚴正貌言肅肅之謝功召伯則經營之
矣烈烈之征師召伯則有成功矣此蓋深美召伯
功緒成就而歸也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此言召伯
之營謝也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功業既
成故宣王之心於此得寧也此又以見君臣同心
皆在於愛民也但以一詩觀之皆言召伯之功而
詩人獨於此末句但言王心則寧其意甚有含蓄
皆言召伯之功成則王心安寧則知幽王之時未嘗
安民也此詩專言召伯至於末章則刺幽王正如

蕩之詩一詩之中皆言文王曰咨末章言商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有涵蓄可以一唱而三歎也蓋此詩方言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而於末章則歸罪於幽王蕩之詩每章皆言紂之惡而至卒章則令厲王而為之鑒詩人之辭深遠如此學者可不深思而熟究之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李曰幽王之世非無君子也君子退而在野在位者無非小人也外當時獨武公在位為幽王卿士則是在位者非無君子孟子曰使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使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幽王之時羣小在位雖一衛武公果何所補哉在易之夬五陽一陰君子在位小人猶厠於其間在易之剝五陰一陽小人在位君子猶存於其間幽王之時羣小在位衛武公獨為卿士正所謂剝之時也夬之世五陽而攻一陰是猶有小人矣積而至於乾則小人無有矣剝之世五陰而攻一陽是猶有君子矣積而至於坤則君子不復存矣自古無道之世其始未嘗無君子立於朝小人得意君子必高舉遠引退而窮處也君子退而窮處於巖穴之下而斯民之心思慕之切未嘗忘之隰桑之詩所以作也隰中之桑阿然而美其葉又難然而茂盛以譬君子之德可以芘陰下民如此沃柔也幽黑色也惟君子之美如隰中之桑故我思見此君子苟見君子則其樂當如之何也故曰樂如之何云何不樂德音孔膠言德音所及膠固而不可解也心乎愛矣此言其思愛君子雖遠

在野豈不能遠告之哉此所謂盡心事之也王鄭皆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為言蓋謂與此詩相合非也此詩所言者非是小人誨君子也忠於人者則誨之亦猶斯民之愛君子則必有以告之也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以見其思賢者無日而已也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
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
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李曰 伊川云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周人為之作
詩以刺之王字誤作后字理或然也幽王其初也
取申國之女以為后既得褒姒則黜之幽王既如
此則天下皆視之以妾為妻則化幽王之寵褒姒
也以孽代宗則化幽王之寵伯服也王既不能自
治又安能治國哉觀齊桓葵丘之會命於諸侯曰

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正此詩所謂以妾為妻也
易樹子正此詩所謂以孽代宗也然齊桓公好內
寵如夫人者六人而太子之位卒不能定身死之
後諸子爭立桓公不能自正其身則又何以命諸
侯桓公且然況幽王乎白華野菅也白華漚之以
為菅又用白茅以束之菅之與茅各有所宜亦猶
妾之與后亦各有所宜也而王之於己乃遠棄之
使我獨居何哉英英白雲英英白雲之貌白雲之
於菅與茅也皆有以覆露之使菅茅皆得蒙其德
澤也而王於嫡與妾乃不得並蒙其寵今天步艱
難如此王何為不圖此乎滮池北流滮流貌伊川

曰水之微流也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
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可以嘯歌而傷懷也碩
人蓋指申后也亦猶碩人其頎蓋指莊姜也樵彼
桑薪言人之樵也取彼桑薪乃宜以炊爨今乃燎
於烓竈煁烓竈其火延上謂之烘猶今之火爐也
此亦是言遇后不以道也故念碩人之勞我心也
鼓鍾于宮此譬王之為惡於內然以前史觀之當
時之惡後世無有不知之者雖牀第之言後世亦
知之矣故古人云欲其不知莫若勿為王之所為
如此豈有天下不聞乎故我念之懆懆而不悅王
乃視我邁邁果何所益哉有鶖在梁有鶴在林二

物各得其所而申后獨不得其所故念此碩人而
勞心也鴛鴦在梁鴛鴦者雌雄相好之鳥戢其左
翼者言以右翼而戢其左翼此蓋言自得之貌今
王之不善其於后也始則寵之今則棄之此所謂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也有扁斯石者乃乘石也其
處之卑乃其分也所當然也亦猶卑賤之人不可
以為后也而王乃以卑賤之人而為后而於后乃
遠棄之故使我困病如此疧病也詳觀此詩大抵
與綠衣之詩相類綠衣之詩則專以綠衣取譬反
覆而盡其義而不為不足此詩則泛取譬喻而盡
其義而不為有餘其為詩體雖不同而發明嫡妾

之分則一也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李曰此詩言當時公卿皆無仁愛之心遺弃貧賤之臣久役於外不肯飲食教載之微臣之勞則至矣大臣恬然不之恤以見當時國亂禮廢恩義之

薄一至於此蓋當是時幽王不知臣下之勤勞而其大夫又不知微臣之勞如此上之人不知之則幽王之時所以遇臣下可知矣此詩又言道之云遠我勞如何豈敢憚行畏不能趨其勞如此而大臣不之知則幽王之時所以遇微臣可知矣蓋古之盛時不獨人君知臣下之勤勞至后妃亦能知使者之勞卷耳之詩又言及馬之瘏僕之痡其所以知勤勞如此故始酌之以金罍又酌之以兕觥猶曰姑酌之而已至其末章以金罍兕觥爲不足荅其勞但嗟吁之而已以深宮中之婦人如此則王可知矣大臣可知矣幽王之時不然此詩

所以刺之也緜蠻小鳥貌丘阿丘之中曲也毛氏曰鳥止于阿人止於仁非也大學曰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毛氏之言蓋本於此蓋古人斷章取義若用以解詩則多齟齬而不合者詩人之意但言黃鳥之微得其所止小臣乃不得所止曾黃鳥之不如也大學所謂可以人而不如鳥者故可以爲說至於君止於仁此非詩之本意也道之云遠言道路之遠我勞當如之何耶以見勞之甚也勞

之甚渴則當飲之飢則當食之事之未集則當預教之車敗則當命後車載之古之人君恩義如此今何忘已而不肯飲食教載之哉後車倅車也豈敢憚行畏不能趨我非敢畏行也但恐其疲勞不能疾趨耳此以見其憂勤之甚也豈敢憚行畏不能極我非敢憚行但恐其不能至其所也極至也亦以見其憂勤之甚也國語曰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極之爲言至也凡言此者足以見其憂勤之至也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釆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
君子有酒酌言酢之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
酌言醻之
〔李曰〕言幽王棄賓客之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
餼之物而不肯用之以行禮故作詩者思古之人
不以微薄之物而廢也[illegible]曰牲繫養者曰牢熟
曰饔腥曰餼昔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是子貢之所愛者羊而孔子之所
愛者禮子貢之所愛者小孔子之所愛者大古之
人所以不以微薄而廢禮也蓋物雖微而禮至重

也昔楚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
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
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夫醴酒禮
之薄者也以醴酒之薄則或設或不設似不足以
爲進退然其設則可以見其意之勤不設則可以
見其意之怠物之輕重雖不同而禮寓於其閒則
亦烏可廢也幽王之爲人也必其所愛者小所廢
者大頍弁之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
爾殽既嘉言有酒之旨有殽之嘉何爲不用之以
宴同姓同姓之親而酒殽之美猶不肯用則於賓
客雖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乃其宜也幡幡瓠葉

貌也瓠葉新生可以爲菹也釆之亨之君子有酒
共酌而嘗也蓋得瓠葉爲飲酒之菹故共酌此酒
也有兔斯首言一兔也兔以首言猶魚以尾言也
燗毛而炮曰炮加火上燒曰燔炕火曰炙言以物
貫而炙之也說文曰炙炮肉也言炙宗廟中熟肉
以炙爲炮則炙與炮同也蓋亦是炮之類若別而
言之則炕火曰炙得兔首故共酌此酒也獻者主
人獻賓也酢者賓酢主人也醻者主人既卒酢爵
又酌自飲卒爵復酌進賓此皆是微物而可以存
禮也鄭氏之說此君子者謂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其農功畢乃爲酒漿以合朋友此不必泥於庶人

以爲說但是古之君子不以微薄而廢禮雖瓠葉
兔首猶用以爲禮今有牲牢饔餼之物而不肯用
之以爲禮非有他義也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
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
不皇朝矣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李曰〕幽王之時西戎北狄共爲反叛而荊舒之貢
不至此但言荊舒不至而兼以戎狄叛之以見幽

王無道致戎狄之交侵也幽王以荊舒不至遂遣將士征之士卒久病於外而不得歸然以為下國刺之何也蓋王師出征諸侯之人亦從而病焉故刺之也〈鄭氏曰山石漸漸然而高峻不可登而上喻戎狄衆強而無禮義不可得而伐之也〉〈王氏曰石之漸漸然廉利足以傷物而無化養之道焉幽王暴戾無德之譬也一則以喻戎狄一則以喻幽王其說皆非也而鄭氏之繆尤甚鄭氏既以石喻戎狄又以山川悠遠為荊舒之國如此分別可謂泥於序之言也〉歐氏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自其東征之人序其所歷險阻之勞爾

其說甚簡而徑蓋說詩者不費辭而理明則可謂得說詩之旨矣〈蘇氏曰漸漸之石而欲以力平之乎吾見其高而已不可平也山川悠遠而欲以行盡之乎吾見其勞而已不可盡也此說不如歐氏之簡徑既言山石之高以見其跋涉險阻也又言山川之悠遠以知其道里之遠而下繼之不皇朝矣者〈鄭氏謂皇正也此說甚幽〉歐陽既辨之矣〈王氏曰此朝與趙括毋所謂東鄉朝其軍吏同意此說恐亦未盡蓋下章言不皇他矣言不暇言及於他矣則不皇朝矣者蓋亦是言不暇言及朝王也方在萬里之外而不得歸深以為病故不暇言及

朝王矣曷其沒矣言何時而盡也沒盡也武人東征不皇出矣言武人之勞且深入而不暇言及出此山川之險阻矣有豕白蹢〈鄭氏謂喻荊舒之君唐突難禁制以月離于畢俾滂沱矣喻荊舒之叛漸萌亦由王出也其取喻皆曲折而不合〉〈王氏亦以有豕白蹢喻戎狄荊舒之君與鄭氏不相遠〉歐陽公曰衆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伐者在乎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此說亦可謂簡徑而明矣而〈張橫渠之說尤分明其說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惟以此為水患之多則四句

相連理或然也蹢蹄也烝衆也蓋月離于畢則有雨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正謂此也

苕之華〈詩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李曰此言幽王之時戎既叛中國又病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其亡微見矣故君子以所以自傷也兵之上策莫如自知己不能自治而欲治人則是

空內而從事於外雖足以討夷狄之罪而民以愁困果何益哉幽王之時夷狄交侵此困夷狄之罪而幽王不能自治故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君子思周之將亡而作是詩也秦始皇從事於匈奴而不知秦民之愁困故秦亦以亡隋煬帝爲遼東之役民亦苦之故隋亦以亡是皆從事於四夷而不知內之困也苕陵苕也苕之華盛則黃矣盛至於黃則落矣故下章言其葉青青言華落則惟見其葉青青矣以見周室之衰亦如此華也維其傷矣此言其感傷也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正序所謂傷已逢之也言當時之人皆苦其虐謂不如無

生也蓼莪之詩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兔爰之詩曰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則是當時之人不以爲樂故以生不如死也牂羊墳首三星在罶此二句頗難說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寡婦之笱也三星心星也牂羊墳首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諸家皆以此爲說而張横渠之說則以謂充庖墳首有牂羊言歉歲而君食足也魚笱三星夜照天言羣生不可充其飢腸也此二說姑兩存之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此言其苟且如此但可以食矣不可以望其飽也此以見其四海困窮也武王之興師也婁豐年夫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之興師則婁豐年者蓋人和則天地之和應焉幽王之時師旅並起曾無休息民既怨矣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亦其理然也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李曰左傳云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

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方周室之初文王視民如傷此周之所以興及至幽王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懷保小民其仁至矣而其心猶視民如傷則文王之心可知矣幽王之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則幽王之心可知也蓋驅民於行陣之間鋒鏑之下乃萬死一生之地非暴虐殘忍糜爛其民者必不肯爲也歲暮則草黃何草不黃以見其久役也何日不行以見其一歲之中無日不行也何人不將以見其一國之中無人得免戰爭之苦也人之所以將行者蓋爲幽王經營四方也然幽王果能

經營四方乎何草不玄玄赤黒色草始生其色玄
蓋此言歲暮之時不得歸又至於明年之春也何
人不矜者矜不必是無妻但久役於外而其室家
則可謂之矜也哀我征夫獨爲匪民言以我征夫
爲非民乎蓋以民視之則仁愛之必不至於久役
也今旣不以民視之故不復顧恤也匪兕匪虎
言兕也虎也乃在於曠野之中也今我非兕非
虎乎何爲在此曠野之中而不歸乎率循也惟其
如是故哀我征夫朝夕不得皇暇以見其征役之
久也有芃者狐芃小貌棧車役車也言狐之小率
循於幽草之中以喩民以役車而行周道之中也

王氏曰四夷交侵中國諸侯莫肯朝事則周道鞠
爲茂草故以彼幽草況行彼周道也此曲說也天
下之民皆人耳人能以仁存心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達而達人己亦人也人亦己也吾之愛民是誠
何心哉以己之心而推之未有不愛民也幽王視
民如禽獸詩中言匪兕匪虎率彼曠野有芃者狐
率彼幽草則是視民如禽獸矣求其愛民之心果
安在哉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

文王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三　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
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亹亹文王令聞不已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
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皇
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
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
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
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

爾祖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
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李】說詩者徒見詩序言文王受命作周遂以爲
文王受天命而作天子甚矣說詩者之惑也孔子
稱文王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
謂至矣文王之所以大過人者正在於事商而已
使其受命稱王則事紂之心果安在哉孔子之言
可謂善尊文王也世之說者是欲尊之而反卑之
也自漢劉歆作三統暦始言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至於賈逵馬融韋昭王肅皇甫謐之徒皆和其說又益以讖緯符命之書此固不足辨矣然以其六經之書稱涉疑似者據以為說此則不可不辨也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維九年大統未集故受命九年其說多出於此武成所謂誕膺天命即此詩所謂受命作周也其意以謂天之命我周家實肇於文王之時矣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王業始於文王也赫赫宗周褒姒滅之言周業之將亡始於褒姒也若據其實迹而言之則文王未有天下乃武王也褒姒未嘗滅周乃報王也詩書之中蓋皆歸功於文王爾文王

實未嘗自稱王也說者又謂文王世子武王謂文王亦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其曰君王則是文王生而稱王也此亦非也史記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禮記之所謂君王史記之所謂田成子也乃後世之追稱也出車之詩曰王命南仲指文王也天子命我指紂也既自天子命我以見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帥也而又曰王命南仲出車之詩亦是後人追作其曰王者乃追稱也詩書之中追稱者甚多若一一以為自稱則害理者多矣而小蘇亦曰虞芮質厥成文王伐黎而戡之東北咸集詩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文王於是受命稱王此亦錯會作詩者之意此詩之作乃在於成王之世何以知之詩上言無念爾祖則知其為成王之時無疑矣詩之所引商之孫子者乃戒成王爾非文王之時商之孫子皆仕於文王之朝也小蘇之說亦然況其下乎惟蘇東坡游定夫辨之詳矣東坡曰昔漢高祖擊滅項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終且辭以不德惟彼陳勝吳廣乃區區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且為之邪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于牧野其所以稱君之命命以誥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

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是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自王乎游定夫曰禮記大傳載牧野之文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於武王也世之說者因中庸無追王文王之文遂以謂文王自稱王豈未嘗以參驗武成之書乎君臣之分猶天地尊卑紂未可去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當六國之時新垣衍欲帝秦魯仲連以片言折之不敢復出口蓋名分之嚴如此曾謂至德如文王者反盜虛名而咈天理乎二公之言可謂善為文王解紛矣由是

觀之以文王爲自稱王是敺文王於漢祖名仲遠
之下也前世諸儒謂古之聖人自稱爲王者多矣
或以伊尹爲即位於太甲之七年又以周公爲踐
天子之位稱王以朝諸侯又以孔子修春秋立素
王嗚呼以小人之情而度君子之心則亦何所不
至哉此數聖人者其於君臣之閒豈不明甚而後
世紛紛之議以至於此可勝歎哉言文王之在民
上其德昭于其天故天錫之以造周之命曰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此特指周之上世而言之也蓋周
自后稷以來至於王季其積行累功非一日其邦
則舊矣至天命文王始新也此蓋推尊文王之言

也大王肇基王迹則王迹肇基於大王矣然至文
王之時最爲盛故詩人以受命言之君子於是言
曰有周之德豈不顯乎言周之德顯也天之所以
命周者豈不是乎言天之所以命周者是也時是
也天之所以命文王者豈私文王哉蓋文王俯仰
之閒常若在帝之左右以此文王之所爲上當天
意也中庸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
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
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所謂在帝左右
者即中庸所謂如在其左右者是也蓋天人之際
雖遠而實相通文王之德純一而常若帝之臨乎

其側故天之命文王亦如影響也亹亹文王亹亹
勉勉也（國語）亹休惕（宋丞相）以爲經典相承作
亹勉也（說文）無此字（徐鉉）以爲字當從女從尾改
之譌俗惟文王亹亹故其令聞亦不已蓋有實者
必有名也（孟子）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
進有本者如是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
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文王之勉勉正猶源泉
之混混也使其勤未幾而息繼之則其涸可立而
待又安能不已乎惟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天眷祐
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
於子孫皆受其福也諸家之說以陳錫爲一事以

哉周爲一事其說難通陳錫哉周蓋言久錫於周
也其言哉者語辭也正如所謂嬀乎采芑歸于田
成子之類也天之久錫周家故文王之子孫嫡爲
天子庶爲諸侯其祚至百世非特文王之子孫也
凡周之士亦世世而顯也文王之德天既錫之以
造周之命又及其子孫又及其臣猶以爲未也又
及其臣之子孫則文王之德可謂盛矣而天之所
以錫文王亦可謂至矣世之不知此章則言文王
得人之盛以致周室之安也言周之臣世有顯德
故其爲國謀事翼翼然恭欽故詩人稱贊之遂繼
之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思者語辭也皇美也漢

王褒傳嘗引此說顏師古曰思語辭也皇美也一曰美哉此衆多賢士生此文王之國此說得之毛氏則以皇爲天言頌天多生賢士於此邦使詩言皇而繼之以天字則可今但言皇之一字而遽以天爲解非也蘇氏則以皇爲大言文王思大獲多士以爲周之楨榦以皇爲大其說固然不如顏師古之得經旨王氏之說爲長穿鑿其言曰皇有道之君也王有業之君也皇之多士則有道之士也王之國則有業之國也以有道之士佐有業之國則其興也莫之能禦矣王氏之蔽類多如此惟多士生於王國故可以爲國之榦而文王亦資之以安也蓋言文王得人之盛也孟子嘗稱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illegible]如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之徒皆列於[illegible]所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凡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皆得其人此文王之時可謂多士矣信乎其以寧也穆穆文王自此以下則皆戒成王之辭也穆穆美也歐氏曰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當

續而廣之敬慎不墜此說是也鄭氏則以爲文王能敬其光明之德蓋鄭氏以緝熙爲光明故其說如此歐陽公曰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而此熙訓廣近是也緝續也續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云者接續而增廣之也此說是也但大學嘗引此說以敬止爲當敬於其所止此又斷章取義不可從此止字只是語辭假哉天命言大哉天之命乎商之孫子其數不億乎而上帝命之以爲周之諸侯昔者天常命文王爲殷之臣今又命商之孫子爲周之臣以見天命有德雖其子孫亦將奪之以爲周之臣也麗說文曰旅行也鹿見食急則旅行億說文曰億兹也此言不億者王氏曰不億億也亦猶所謂不顯亦世言顯也左傳曰無寧兹許公杜氏注曰無寧寧也古人之注類多如此然商之孫子不必是十萬其曰億者但亦見其多云耳商之孫子而乃歸於周者以見天命之靡常也商王無道則天奪之周王有道則天予之予奪無常惟視君之如何耳成王當以此爲戒殷士膚敏言殷士以膚美敏疾之德而乃助祭行祼鬯之禮於周之京而又服商之服衣黼而冔冔商之冠也祼灌鬯也將助也商之孫子而乃助祭於周則所謂靡常也然則成

王之進其臣也其可不念爾祖文王之所以得商之孫子而能助祭於周乎苟不念此則成王雖進其臣其臣亦將助祭於他人之廟矣〔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孟子〕亦嘗引此詩趙臺卿亦以爲微子蓋微子之助祭於京師於詩可見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我客戾至永觀厥成然則所謂膚敏之士乃微子之徒也以微子殷王元子而又膚敏乃臣於周此豈可以不戒哉〔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

憂未嘗知懼孔子對曰日出聽政至於中昃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遜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回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以諸侯之子孫而在於諸侯之庭當以爲戒則知商之子孫而來助祭於周之庭豈可不以爲戒乎自古人君之國既有亡國之子孫又有亡國之墟可爲戒哉宜其戒之慎之而不敢少有怠惰然猶至於不知者蓋以不思故也〔王氏〕曰乃常服其商之黼冔則周務以德服其心而已不以力強變其服也此說非也〔歐陽公〕曰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

之故臣也當從之無念爾祖言成王之欲念爾祖則在乎聿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日來矣〔毛氏〕以永言配命爲成王以自求多福爲庶國是妄生分別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商之孫子所以臣服於周者非天實禍之也商自求禍也周之所服商子孫者非天實福之也周自求福也天何容心於其間哉當商之未喪天下也亦嘗克配上帝惟其後人不能遵前王而守之此所以滅亡成王者宜以此爲戒知天命之難如此〔漢翼奉〕嘗引此詩〔顏師古〕曰言殷家自帝乙以上未喪天下之時皆能配天而行至紂荒

怠自取敗滅今宜以殷王賢愚爲鑒知天之大命甚難也〔歐陽公〕曰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而〔鄭氏〕以爲不可改易非也命之不易無遏爾躬言天命之難如此無使天命但止於爾之身也王當昭宣善問虞度殷之亡皆自天也自上天之載以下又言當刑法文王之所爲則是法大也上天之事無聲之可聞無臭之可接惟法乎文王之所爲則可以使萬邦信之矣蓋文王之所爲與天合其德也中庸曰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惟文王之德與天相似欲求天而不可得惟求之

文王而已成王可不念哉
【黃曰】周之積累至文王而成天之命周實自文王始故作序者推本而言曰受命作周此言周家之興則本於太王之時言相天之禮則本於后稷之時皆君子推本之論先儒承訛傳舛以爲文王受命稱王此蓋未嘗攷泰誓武成之書也武王未得天下則曰文考而已至天下已得而後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於是始有文王之稱夫文王所以與天無間後世不可及者以其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如孔子論湯武之事蓋有闕然不滿之意至論文王事商之心則曰周之德可謂

至德也已以其心與孔子合也先儒之說固不可不辯而亦有所不必辯豈足爲文王加損乎此一詩蓋言文王之大德以爲成王之戒勸而終始以天爲說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自成王而言之也以爲武王雖得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乎天也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此自后稷公劉以來而言之也以爲周之爲邦其來舊矣至文王而其民心益歸天命益固也有周不顯先儒以爲甚顯然世之不顯亦可以爲甚顯乎不顯亦臨亦可以爲甚顯乎帝命不時先儒以爲甚在是然帝命不違亦可以爲甚違乎駿命不易亦可以爲甚易

乎則先儒之說固不通矣予以爲不顯者言周家之君不自顯耀如不矜不伐之意也不時者言大之命無時而窮如萬壽無期之意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先儒以爲進退天下之士而不違於上帝之心予以爲文王俯仰之間與天爲徒無聲無臭天即文王也不識不知文王即天也天與文王其周旋而無間者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此言文王至誠之德亹亹而不已則發而爲令聞亦無有窮已推而及於後世亦無有窮已八百其年三十其世定鼎之期亦過曆皆已基於文王之時矣凡周之士

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言文王之德廣及於天下之士如鳶飛魚躍各遂其性非惟周召尚父閎夭太顛散宜生之徒與周相爲無窮而不顯之士於世無稱者亦皆世守其爵祿世竭其忠敬以輔周家之子孫曰思皇多士美之辭也曰濟濟多士盛之辭也曰維周之楨言其可以爲周之蕃宣也文王以寧此又申言文王之得人如此則爲文王者信乎其安也堯舜之世八元八凱相遜濟濟未足爲至而極於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堯舜之盛始於此可見嘗觀仁宗皇帝以

仁德育天下而一時士大夫之賢者俱列於朝廷其大者固已光明俊偉不可企及而其小者亦能靖共正直號愷悌至今田夫野叟有聞遺老之言述當時之事者猶春風時雨沐浴膏澤咸有生意是亦文王所以爲文王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自此而下則戒成王之辭也穆穆美也於歎辭也言之不足故嗟歎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後世當續而廣之以敬於其所當止也如所謂欽厥止率乃祖攸行亦是此意自假哉天命以下明言商之孫子無異於周商之得天命無異於周惟其子孫不能修德故商之天命轉而爲周商之子孫反以事

周厥鑒不遠甚可畏也爲成王者其可萌自忽之心乎進賢臣以自輔念爾祖以修德當自求福於己而無倖福於天當知其所以在天而無絕於己凡此者皆警之之辭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孔子對曰諸侯之子孫往來爲賓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回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是亦以天命之存亡而戒之也成王知此則知天命爲可畏而禍福無不自己求之矣既有以警之於前復有以勉之於後謂天之道無聲可聞無臭可捿但

屏去邪心而以文王爲法則天之所以爲天者不外是也文王之德與天同文王之性與天合吾君能順文王而行之則萬邦作孚而天之心可知也先儒以孚爲信孚以爲信不足以盡孚中庸之論孚必極於不言而信不動而敬篤恭而天下平故易言孚必曰中孚信由中出也大元云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是體也學者當以心體之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

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李曰 鄭氏云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

明此鄭氏蓋泥於大明之名而強爲之說也殊不知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本於雅之有小大非由其德之有小大也故予嘗屢辯之矣此詩言天命文王以造周由於文王之有明德其德則上當天意矣故天申命武王焉此以見周家積德之深而天命眷顧有周之厚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天高其目而下其耳言天雖高而聽甚卑也人君有明明之德於下則天赫赫見於上出於此則應於彼猶聲之有響形之有影不可逃也如紂之穢德彰聞豈紂不能掩其惡哉蓋以德之穢發見於天也文王之有德豈

因紂然後揚己取名以求知於天哉蓋其德之明發見於天不期然而然矣天之於人君固難信矣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存亡之間在於君如何耳爲君之難也如此紂之所居乃天位也又爲殷之正嫡而德不明然以德之不明則天使之政令不挾於四方天之難信也如此人君之難信也亦如此說文曰忱信也因舉此詩天難忱斯不易惟王諸儒皆以爲不可改易然此乃是難易之易也摯仲氏任言此摯國之中女有任氏自彼殷商之國來歸於王季遂行婦道於周之京乃與王季共行仁義言周之興其所由來者久矣史記所謂大福將

至有開必先是也曰嬪于京則書所謂嬪于虞言其能行婦道也王氏曰天子所都曰京方是時周未有天下其言曰嬪于京則詩人追稱且以爲是宜有天下是也大任有身生此文王此章則言文王之有明德由其母之賢而致之也觀列女所載文王在胎之日大任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道訛言故文王生而明聖則知大任之於文王其教之也有素矣文王能小心恭愼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蓋其德不回邪故能朝諸侯受此四方來歸之國也天監在下言天之鑒察美意於下其命之所集既在於周矣載者成也言文王初成

人之時則爲之作配在於洽之陽渭之涘乃大姒父母之國也說文曰左馮翊洽陽縣因舉此詩曰在洽之陽蓋大姒父母之國莘國也下文纘女維莘是也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韋昭注曰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師敗于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曰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爲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涘水之涯也文王嘉止王聞大姒之賢而嘉美之以大邦有賢女猶上天之妹也天之妹言德之可以繼於天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則文王

之德可以配天矣夫婦皆可以配天則天命含周其將爲往文王既以大姒之德可以配天於是以禮而定其卜吉之祥行親迎之禮以造舟爲梁而顯其光也爾雅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文王諸侯也而乃用造舟爲梁也左氏秦后子造舟爲梁見昭元年春秋之時僭竊乃其常也文王豈亦爾邪王氏曰造舟爲梁天子之禮也方是時文王未受命也其曰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則以言文王之德用天子之禮以顯之然後爲宜也使文王果用天子之禮則是文王自稱王不足爲文王矣王氏之說不足信也鄭氏曰造舟周制

也商時未有定制如出車之詩曰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周禮曰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是天子之禮而南仲乃爾者故唐孔氏以爲未制禮遂如此是也不然詩人追稱文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亦猶追稱文王也亦如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文王未有六師是追稱也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又爲作配使繼大任於莘國之後乃長女嫁適於周而生武王天復保右而命之使之燮伐商紂也陳少南曰燮伐有和順之意燮伐大商言順天命而伐大商也殷商之旅其會如林此正書所謂受率其旅若林言紂之

師其會如林陳于牧野而予乃以諸侯之有德者與而滅商故曰上帝臨女其克商也必矣不可疑貳其心也陳少南曰鄭氏之言曰天乃與諸侯之有德者當起爲天子且鄭氏於文王在上則箋之以謂文王初爲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命之以爲王使君天下也使文王果受命則不當謂之侯與鄭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此說甚當牧野洋洋一章此蓋言其戰時事也牧野之地則洋洋然而廣大檀車則煌煌然而鮮明駟騵則彭彭然而強盛毛氏曰騵馬白腹曰騵王氏之鑿如此以周之尚赤故比之騵馬以商尚白故比之白

腹今騵馬而白腹是上周而下殷也昔人常闢其非矣又曰尚父可尚可父古人常闢其非矣蓋其說之近於鑿也蓋其時有太公者如鷹之揚佐彼武王使之肆伐大商也涼佐也其曰肆伐者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會朝清明言合於清明之朝而伐紂也此詩末章正與書牧誓武成篇相類攷之則可以備見矣甲子昧爽王所謂會朝清明也清明猶今人所謂清晨也鄭氏以會合也以天時已至兵甲之強師率之武故今伐商合兵以清明王氏曰會朝清明則以朝至牧野會時雨止清明而伐也此見王者行師不尚

詭許之心

黄曰先儒以爲二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故謂之大明此鑿說也小雅有小明大雅謂之大明因此二詩見於二雅故以大小別之耳武王復受天命非文王已嘗受命爲天子也武王受命已基於文王之時天之命武王無異於命文王也故大明一詩其大要言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興商之亡天亡之也周之興天興之也天何心於亡商而興周哉明明在下而赫赫在上善惡之不可揜也如此故天未嘗有心於亡商而商之所任使者不合於四方之心則商之亡非一日也天未嘗有心於

興周而文王之得天已基於王季文王之時則周之興非一日也詳味此詩自武而言王季以見周家積累之久言王季而及大任言文王而及大姒以見文王之所以爲聖人者以王季爲之父以大任爲之母也武王之所以爲聖人者以文王爲之父大姒爲之母也中庸之論武王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中庸之言正與詩之意合而此詩猶及於大任大姒之賢所以見周人齊家之治如此之久也

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迺召司空迺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

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李曰緜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周家之興本由文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克成厥勳惟大王肇基王迹而文王成之故曰周家之興本由大王也蓋以大王始遷于岐民從之如歸市文王繼之而興故此詩上二章則言大王下二章則言文王雖其辭不相接而其意可見蘇黄門以謂詩人不可及也惟杜子美得之蓋以前後之間如連山之勢忽斷而中接非大手筆不能此說是也緜緜瓜瓞傳曰緜緜生貌

杜元凱謂緜緜初生也按此詩言緜緜乃是不絶
之意大曰瓜小曰瓞(爾雅曰瓞瓝其紹瓞舍人曰
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
曰瓞小瓜子如瓞其本子小紹先歳之瓜曰瓞陸
農師曰瓜之近本爲紹今近本之瓜常小大則復
大蓋周家之興不絶如瓜瓞子而復大也亦猶曰
開闢以來常微矣中微以後遂遷于豳是末微而
復大也故曰緜緜瓜瓞公劉遷于豳國于漆沮之
地土脊詩以爲杜(漢書地理志亦載之蓋扶風有
杜陽杜水南入渭或者以爲與(周禮)土圭之上同
二說皆通漆沮之二水非如吉日之所謂漆沮也

公劉之時民之初生者蓋以民得公劉始遷于豳
故民初得以生也民之初生亦如所謂厥初生民
時惟姜嫄是也雖曰民之初生而室家未定故下
文又曰未有家室陶復陶穴(孔穎達)以爲復之與
穴俱是土室復者地上爲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
之穴者鑿地爲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陶
者以土爲之故謂之陶也(孟子)當曰昔者大王居
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
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
告之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狄人
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

邑於岐山之下居焉(莊子)曰大王亶父居邠狄人
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
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
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狄人臣何以
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
相率而從之遂邑于岐山之下其辭不同其意大
槩相類夫以夷狄侵己而以人力報之此人之常
情也大王視夷狄之人猶吾民也而不與之校則
其爲人者豈不大哉其遷于豳也早朝走馬循水
之涯以至于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聿來胥宇

相宅而居也相宅非婦人之事(書)稱周公來相宅
必周公而後可今文王之妃亦能相宅則妃之所
爲必有大過人者周原膴膴膴美也堇荼也荼苦
菜也苦菜甘乃如飴巳見周原之美也(賈山)曰地
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皐河瀕雖有惡種
無不猥大蓋非其地則雖橘之甘亦將化之爲枳
得其地雖荼之苦其將化之如飴惟其如此故大
王始與其民居之又與其下謀之人謀既合又契
灼於龜卜筮既吉於是告於人曰可居於是矣止
居也時是也故築室于玆焉古之建國必有以相
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於卜筮衞文公

遷於楚丘始曰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則是其既有以相土地之宜矣其後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則是卜筮既從矣其遷于岐也廼慰廼止廼慰者安其民而勞之也廼止者安集而止之也廼左廼右者處之於左右者也廼疆者定其界也廼理者分其土地之宜也廼宣〔朱氏〕以爲宣導溝洫〔王氏〕以爲宣其民使出〔孔氏〕以爲教其時耕不如〔蘇氏〕以爲宣導溝洫廼畝者廼度其田畝之廣狹也既定其地於是自西方從之於東皆於周執事〔孔氏〕曰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在岐山西北四百里是則自西徂東也

廼召司空廼召司徒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社廟朝市之位則是掌營國邑也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是司徒役之事也司徒於是使立其家室則以繩正之其繩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縮束其板板滿築訖則升上於下以相承載如所謂約之閣閣是也用繩束板故謂之縮〔左傳〕凡言興土功則言版榦蓋立木兩傍所以障土用之以相承載也作廟翼翼而嚴正也古人建國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所以先鬼神而後己也前言築室于茲此言俾立室家〔王氏〕以爲向築室則苟全而已今人既集附於是乃始大作以立室家非也向之築室者則以謂卜既吉則可以於此而築室此言立室家則可以爲與立室家非是兩文興役也捄之陾陾捄〔說文〕以爲盛土於器蓋〔左氏〕言畚築之事亦當聞畚築之聲畚亦是盛土之器也築之登登者既以此盛土於器乃投之於板中既投之矣則築之登登既已築之矣則削之從上而下曰削陾陾衆也凡此皆是形容築牆之意亦猶所謂約之閣閣築之橐橐約之閣閣是縮板以載也築之橐橐是築之登登也百堵皆興〔公羊傳〕定公十二年雉者何五版而堵五堵而雉〔何休〕

以爲堵凡四十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其說異同姑兩存之鼛鼓弗勝者〔周禮〕韗人爲皐鼓長一丈二尺大王之時民興土功之事以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以見民之樂於趨事赴功也大王之築室以鼛鼓而止民而民不休息文王之靈臺而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此豈有力驅使之哉民樂於上雖不待令而趨事赴功者如此大王避狄民人死於干戈宜其憚於勤勞而不堪於土功之事今也下之民從事而不止以其恩之漸漬於民之骨髓不可得已也〔春秋〕之時梁伯好土功亟城

而弗救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僖公五年）以梁伯之於秦並不若大王之避狄哉大王之避狄而從之者如歸市及其築室以鼛鼓止民而民不肯止梁伯之溝公宮而民乃潰散則知仁之與暴非一日之積其所由來者漸矣乃立皋門皋門（曾南豐）嘗曰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皋應門天子之門加庫雉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家語者衞有庫門或以爲襃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緜古公亶父從宅于岐作爲宮室門寢社宗廟禮後世原本推功述而歌之曾南豐之意以大王爲得禮而以魯衞爲可疑也愚竊謂魯衞爲僭也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皆漢儒傳記之言也因魯之有雉庫之門遂附會而爲說若如明堂位之言則是太王所立者矣乃僭天子之禮乎今此詩當以詩爲證詩言其制也將將言其嚴正也蓋而且嚴豈因屬其民而示威哉蓋諸侯之制所當然也戎大也醜衆也古者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故曰乃立冢土肆不殄厥慍此章或以爲大王或以爲文王（陳少南）云孟子借之以訴文王鄭氏遂踵之

爲文王之事竊謂孟子之於梁惠王篇又曰文王事昆夷則知此爲文王之事不獨見於盡心篇而又見於此當且從孟氏之說肆不殄厥慍未嘗絕其慍怒之道也亦不隕厥問亦不廢其聘問之禮也（司馬溫公）曰外不失和内不失備肆不殄厥慍外不失和也亦不隕厥問内不失備也吾之勢未可與之較故與之和然不可以和之故遂怠而自恣故不隕其問也故孟子以大王事獯鬻爲小事大文王事昆夷爲大事小大事小者樂天者也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天畏天其事雖殊而承天之心則一此文王所以能繼大王之德也自文王即位之初不絕大王慍怒夷狄之道不廢大王聘問夷狄之禮洎其國家既成柞棫之木拔而生葉行道之處兌而成蹊矣駾[illegible]如此則雖以夷狄之強將不待較而自服矣故曰昆夷駾矣維其喙矣駾突也謂奔突而走也喙喘也虞芮質厥成質獄成也虞芮之國來質其獄於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之心生（鄭氏）以虞芮之質平而文王動其緜緜民初生之道王氏謂與易觀我生同義皆不如蘇氏之說謂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蓋如孟子所謂樂則生矣之生同虞芮之爭田來質於文王入其境

則耕者遜畔行者遜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
提挈入其朝士遜爲大夫大夫遜爲卿二國之君
遂痛自切責而讓其所爭之田始也爭而終也遜
此豈以勢力而使之哉蓋有以發其愧恥之心耳
方文王之興也昆夷之强不敢與之爭又其威也
他國之爭者亦莫之爭外而夷狄柔服內而諸侯
向化則文王之德可謂至矣不可以有加矣自他
人觀之必將傀然自肆以爲天下莫已若也文王
方且歸於臣止曰我有疏附之臣有先後之臣有
奔走之臣有禦侮之臣此四臣所以能成功業如
此之盛文王之謙德又見於此章下親上曰疏附

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走武臣折衝曰
禦侮

黃曰周之得天自文王之得民始民心之歸周自
大王之得民始故序言文王之興本自大王而此
一詩之意大要主民以爲言也周自后稷播種而
封邰至公劉厚民而遷豳其有功於民大矣然當
是時猶未見民之歸周也至大王爲狄人所侵事
以珠玉皮幣而不得免大王不忍以土地之故鬭
民於鋒鏑之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
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害
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去豳踰梁山邑于岐山之

下居焉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民心之依大王如赤子之慕慈母頃刻不可舍去
一日不見號泣而不能自已皇皇然而若無所容
周雖未興而民心有在焉至文王而民始附人心
之歸周益不可拔而周之王業至是而始成矣觀
此詩言大王之遷岐而豳人從之歡然而來會然
而聚自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而至於皐門有伉應
門將將以見斯民樂爲之室家築垣墻百堵皆興
鼛鼓弗勝休之而愈作止之而愈力又爲之立冢
土以爲他日戎醜之行而大王之心終不忍以區
區之忿逞怒於夷狄以勞吾民也彼或慍怒以侵

我而我不殄彼或聘問以求我而我不隕大王此
心與天地同量而豈肯以夷狄介其心哉柞棫之
拔行道之兌而昆夷自竄駾亦非大王之有心也
柞棫之拔豈大王嚴立其蔽障以爲勝敵之地乎
耕者皆願耕於其野行者皆欲出於其塗商賈皆
欲藏於其市而行道自爾悅也至於昆夷之所以
服者蓋其威發之機自爾然也如文德敷而有苗
格舜豈以敷文德爲格有苗之具哉越王困於夫
差而行成於吳此不免爲霸者之用心而不可以
此論大王也孟子舉是以爲文王之事特斷章取
義耳自虞芮質成以下乃文王事也詩人將言文

王之得民心也故先詳及於大王之事遷岐以見
周之得民自大王始夫虞芮之所以感文王之化
者非遽能爾也方其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
焉則私欲已去天理已萌及至其境而知遜之風
接乎目禮義之心動乎內樂則生生則烏可已足
未履文王之庭而心已感文王之化感發之機若
此其至哉予曰有疏附以下四句説者以爲文王
自謙之辭予以虞芮之君感其所以化而虞芮之
民不知其所以感相與而測度之或以爲文王有
疏附之臣而致此也或以爲文王有先後之臣而
致此也或以爲文王有奔走禦侮之臣而致此也

文王之化與天地同其運與神同其妙而天下之
人知其化而不知其所以化盛矣哉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
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
遐不作人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李迂】棫樸文王能官人【荀子】曰文王以官人爲能
【左傳】曰官人國之急也官使人才正人君之急務
文王之世多士濟濟既有疏附之臣又有奔奏之
臣又有先後禦侮之臣豈非文王之所以官使人

才者有其道故也芃芃棫樸芃芃木盛貌也樸枹
木也棫小木也以至小之木枹然叢生似乎無所
用矣然猶可以爲薪槱積之則天下無不可用之
材矣以譬天下無不可用之才在人君之所以官
之如何耳惟文王之能官人如此故曰濟濟辟王
左右趣之臣皆趣而從事無不得其宜也左右奉
璋半圭曰璋奉璋所以助祭也文王祭祀則左右
之臣助祭奉其半圭皆峨峨然而盛壯此髦俊之
臣所宜爲也淠彼泉流涇水之舟所以順流而行
者以有衆徒以楫櫂之故也譬文王之治其國所
以至於壯盛者蓋得賢人以共佐也惟文王之得

人如此則周王有所征行則六師皆在也以見其
治軍旅之得人也【歐氏】曰以見文王所官人入宗
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工之人才各任其事也【王
氏】曰奉璋文事卿大夫之職濟難武事將帥之職
也此說皆是孔子嘗言衛靈公之無道季康子曰
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
賈治軍旅以靈公之時治宗廟軍旅猶得其人而
況於文王乎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此四句諸家之說甚多惟歐公之說簡徑而
明也夫以雲漢爲上天之文章以周公之壽考豈
不能速作人乎作人者鼓之舞之也成公八年嘗

引此二句杜元凱注曰言文王能遠用善人不語助是也追琢其章鄭氏謂此二句但述爲政殊無官人之意王氏則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備成之文内則使其有可貴之質周官追師掌追衡笄追猶治也有金而不琢則不成器有其文而追琢之無其質則與朽木糞土等矣故必二者備而後可也文王之得人成就如此文王又何爲哉勉勉我王以執其紀綱而已王氏以爲或曰辟王或曰我王或曰周王王氏皆爲之辨必求其義而爲之說此正分章析句之學不足辨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　　後學成德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一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李曰】旱麓受祖云受祖者言文王能受其先祖之業也周之先世自大王以來能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守而不失至於大王王季又申之以福祿則其子孫所以承先祖之業者其所由來者漸矣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李曰】瞻彼旱麓云云旱山名麓山足榛似栗而小楛木名也王氏之說則謂内有以致其文外有以致其武此牽強之說也詩人之言直以爲草木濟然而盛多如此蘇氏曰山作雲雨以澤萬物而麓之草木亦被焉譬如周之先祖其所以利人者廣故其子孫亦受其福是也豈弟樂易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言周之先祖有樂易之德故其干祿亦自樂易也孟子曰經德不回非以干祿干祿者非君子之所貴也有心於修德無心於干祿則其爲善出於誠心苟有心於干祿則其經德是有所利

也非誠也何足貴哉而此乃曰干祿者蓋周家君
子之干祿異乎人之干祿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
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能慎言行則祿
在其中能樂易則祿斯至矣是所謂自求多福也
蓋福豈可以求而得之哉惟能盡其在我則干祿
之道也玉瓚圭瓚也以玉爲柄用之以盛鬯也瑟
鮮潔貌黃流秬鬯也以秬米爲之以鬱金草和之
使之芬芳條鬯其色如金又在酒器中流動故曰
黃流【鄭氏】曰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爲西伯以功德
受此賜其意以謂賜之圭瓚則是受其福祿也【蘇

黃門】則以謂言其祭也此皆指此章爲實事非也
【王氏】則曰瑟彼玉瓚則以譬有美而能事鬼神黃
流在中則譬美在其中而暢乎其外雖以爲取譬
然其說又不如【程氏】之簡勁也程氏曰瑟彼玉瓚
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若君子則福祿所降必有
賢子孫也鳶飛戾天[illegible]曰上下察也此蓋援禮
記以爲說至於[illegible]此多異【鄭氏】則以鳶飛戾
天爲惡人遠去以魚入于淵爲民各得所言先祖
之德可以作後人也其說亦未易通愚竊以謂詩
人所興皆是言文王之官人也嘗觀【抱朴子】曰鳶
飛無力在下及至乎太網之上聳身直翅而已然

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㤜然自得而不
知其所以然而然也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之
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遐不作人言其
遠作人也蓋言其作人之久也次章言以清酒則
載之於器以赤色之牡則既備言子孫享祀祖考
而受此福也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
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民力之普存也謂其
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
有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
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神降
之以福苟爲不然則如隨侯之牷牲肥腯粢盛豐

潔其何福之有瑟彼柞棫【鄭氏】曰瑟茂盛貌【孔氏】
曰此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燎而除其
傍草亦猶豈弟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
來也莫莫茂盛貌彼葛藟也乃緣於木之條榦附
麗而生亦猶君子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
福也無所回邪惟承其先祖之道而已　【黃講同】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
音則百斯男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
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
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序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王氏曰所以聖者聖而不知是詩言大姒大任之德而不言其所以然則文王聖而不可知於是乎在此說非也序之言所以聖者言文王之聖有所自來本於大王刑於大姒以至宗廟宮室之中皆無所不宜此其所以為聖也非聖而不可知也言思齊莊者大任也乃為文王之母又嘗思愛大姜之能配大王故能為周家之婦也而大姒又能繼大任之德此天之所以使之多男子也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北向而跪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成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思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則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以周之興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治外事者其德如此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治內事者其德如此此周之所以興也詩人於文王之時而言此蓋文王之德本於大任大任能盡其為婦之道觀列女傳載胎教見文王由大任而成德可知矣而大姒又能化文王之德又繼大任之徽音其母與其匹如

此則文王之德可知矣惠于宗公宗公鄭氏以為大臣歐陽公已辨之矣蓋以宗公為臣其文不相當從王氏以為先公蓋言文王能上承宗廟先公又能推其心以事神無有怨者無有恫者以見文王事神無所不順者寡妻猶言寡小君也言文王治家惟能以刑法于寡妻以至于兄弟而後施之於邦無所不宜也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以妻子好合而後推之於兄弟兄弟和樂而後及於家邦蓋其序如此也王氏以刑于寡妻為形而上者則有道存焉以御于家邦為形而下者則有度數存焉是故謂之御也此王氏妄分上下為兩端之說也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本無一道推舉斯心而加諸彼而已苟以度數而治其國以道而治其家則是本末異意初無此理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言文王在宮則雍雍然而和在廟則肅肅然而敬以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孔子之於鄉黨則恂恂在朝廷則便便蓋其動容中禮如此觀鄉黨一篇則知孔子之德觀思齊一詩則亦可以見文王之德矣鄭氏以不顯謂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以無射為無射才者以射為射作

射字讀歐陽已辨之矣然無射亦保頗難說恩切妄意以爲人之所不見者是在隱處也而文王則齊莊恭敬若有所臨人之所不厭射者是在顯處也而文王則安之從容自得詩人之意以謂文王之德外內顯隱如一也夫有人則作無人則輟不顯者無人之時也以此而輟則作亦僞矣非安也文王則安之非僞也彼常人於不顯之時不肯齊莊至於無射之時雖齊莊而不安惟文王則如一也肆戎疾不殄歐氏曰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言事有未之前聞者文

王行之亦合於法式毛氏曰言性與天合是也不諫亦入言不待諫諍而亦入於善也蓋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惟文王之德能如此故天下之士皆化之而好善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非豪傑之士必待文王而後興焉此成人小子所以待文王而能有造有德也古之人謂古之聖人也指文王而言也言古人但無斁於爲善故聲名有俊才者自然見於多士矣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其序如此不待致力而後能也

此篇與中庸大學之書相爲表裏中庸之書發明無聲無臭之義大學之書發明誠意慎獨之理而終歸於治國平天下此詩言文王所以聖而與中庸大學相合學者能深思而熟究之則可以入德矣不可輕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王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謂文王予懷明

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李曰皇矣美周也云云此詩言天監視四方代商而有天下者惟周可以當之而其周之君莫不修德惟文王為盛焉序詩者據詩中第一章言周受上天之眷故曰天監代商莫若周而其末數章盛稱文王之事故曰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皇矣上帝皇大也如書所謂惟皇上帝亦言上帝之大也

上帝之大者赫然有明有道則享之有德則親之有罪則黜之福善禍淫無有豪釐之差是以監觀四方求民之所以定者果何自而定之哉不過作之君師而已二國毛氏以為夏商鄭氏以為紂及崇侯蘇氏程氏則從毛氏之說王氏則從鄭氏之說而歐氏以為崇密歐陽公之所以不指夏商者以詩中無夏商之事故也以為不指紂者亦以詩中無紂事故也故但據詩中伐崇伐密之事以此為二國然觀作序之意必以此二國為夏商序曰天監代殷莫若周故詩中以為夏之國既失政其政不獲、商之國又如孫毓之說以為天觀衆國之政可以代殷之人先察王者之後故言商而及夏夫夏者夏禹之世時為二王之後此說辟以夏商為二國而其所以為說則非也夫天既以此二國為失政矣則於四方之國尋究之求度之使王天下然天未肯棄紂也紂之惡益大天於是憎惡之乃眷然西顧以周有德而與之居此維與宅者言天與之居天常在其所也者毛氏以為惡程氏以為致詩曰者定爾功是也不如鄭氏以為老也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使是此謂上帝者之也夫紂之過惡可謂至矣而天猶待之者以此見天之仁愛人君者至矣自非大無道者天皆欲

扶持而全安之惟紂無悛心此天之福所以不可過也鄭氏以四國為密阮徂共歐陽闢之甚詳則引四國順之四國其皇正是四國皆是指四方非指其國也作之屏之云云說者以此章為大王意或然也蓋第三章言王季第四章言王季遂及文王其序如此大王遷於岐山下民歸之如歸市則必刊除其州木以居民焉故其次作之屏除之則菑木翳木之所也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其修治之平理之則灌木栵木之所也叢生曰灌栵栭也江淮之間謂栵為栭其啓拓之闢闢之則檉木椐木之所也檉河畔柳也椐樻也其攘去之剔除之則

檿木柘木之所也檿山桑也王氏曰其始作之屏之也則菑翳而已既而又就之者衆無所容之則其修之平之也乃從灌栵其啓之辟之也及於檉椐則皆材之小者爾至其甚衆則無以處之也則其攘之剔之者及其檿柘矣檿柘材之美人所恃以蕃者也今乃攘剔以及於檿柘者蓋以民歸之多無所容之不得已而及於檿柘之木也此說甚善而程氏則以爲去惡養善生息其人民皆以養治人才爲興此說甚鑿矣今所不取惟民之歸國如此天人從之故亦遷就其德而命之至於後世則習以爲常此其所以大也路大也串習也夷常也惟其如此此所以能配天受命堅固而不可易也惟其所以配天也亦是天立之也帝省其山言帝省其山也其柞棫則拔然而起其松柏則兌然而易直以土地之肥美如此故可以作爲邦國可以爲配天之主其所以配天者則以大伯王季也已大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讓國者雖大伯之賢然亦王季有以致之王季能盡爲人弟之道以恭事其兄故大伯讓之以國故能篤周之慶而錫之以光正所謂其德厚其流光是也故其子孫世世受天之祿以奄有天下蓋其所由來者遠矣其曰因心則友者夫

孝弟之道豈可以僞爲哉因其心而然爾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謂之良能不慮而知者謂之良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帝度其心者言上帝開度其心猶所謂天誘其衷也上帝開度其心故其德教至於清淨貊者清淨也程氏曰貊字之義疑是大也程說則其音訓未知所出不敢以爲據也惟王季之德如此故其德明又能類類善也以見其表裏如一也克長者言能盡其克長之道也克君者言能盡其克君之道也其王此大邦則又能克順克比克順者言從民之所欲也克比者言後世亦克繼其德也比於文王其德純一無有可恨此所以受天之祉傳之永永及于孫也左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貊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慶賞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經緯天地曰文此皆斷章取義而鄭氏引以爲說非也帝謂文王王季之爲國則帝度其心文王之爲國則帝謂之也帝之所以謂之者豈諄諄然命之哉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天之所以命之者不在於言語之閒默然而意已傳矣畔援鄭氏曰畔援猶跋扈者帝謂文王汝無信諸侯之畔援無信諸侯之貪

羨其所當先者當濟人於難也苟爲信其畔援信其歆羨是助紂爲惡豈能濟難於人哉今也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之國旣已侵阮又徂共矣此豈可以置而不問哉故王赫然發憤整師旅以遏其侵阮徂共之旅此所以篤周之福以荅天下也夫文王之怒非私怒也蓋以密人之罪乃上天所共怒也故文王因天之怒此所以荅于天下蓋言其合人心也孟子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則文王之怒異於常人之怒矣依其在京京大阜也岡山脊阿大陵也孔氏疏云皆以此三句爲密人不恭來侵周境非止侵我

周之阮疆又升我遠疆之高岡凡處軍相敵以依山爲利旣侵阮疆又陟高岡則密人之勢可謂強矣故文王行師責之以罪曰爾乃密人也安得陳兵於我周家之陵乎此乃我周之陵也此乃我周之阿也汝安得飲食於我周家之泉乎此我周之泉也此我周之池也言皆非密人之所宜有故以此問其罪於是伐之密人旣服矣遂獲其鮮原求其善地得於岐山之陽渭水之側遂遷都而爲萬邦之所向下民以之爲君也以文王諸侯耳而曰下民之王者此亦追稱之也予懷明德上帝告文王曰我之所懷汝者汝之德明也以大王之時則

帝遷明德以文王則予懷明德則是文王之德上與大王合也在常人則外飾容貌以取名而文王未嘗大聲音於顏色之間也在常人則好作聰明以亂舊章而文王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蓋文王之爲無所知無所識惟順帝之則而已不識不知者無私心也有私心則與天異矣夫人之所以飾名譽以欺世者皆私心也變亂舊章以逞才能者亦私心也惟文王胸中湛然行其所無事所以與天同德也惟天與同德故天之所怒文王亦怒之非作怒也奉天之怒也以崇國之罪而命文王伐之得不奉天討乎故下文繼之以伐崇之事

上天又告文王詢問爾所爲仇讎之方同入兄弟之國以爾攻城之具以伐崇國之墉也鉤梯也可以鉤引而上城者車有衝車有臨車臨者在上臨下也衝者從旁衝[illegible]也以不識不知爲不識古不知今[illegible]以爲使人不識不知皆不如王氏以爲無所識無所知其[illegible]方王氏以爲匹也不如鄭氏以爲怨耦曰仇尚[illegible]伐密而上文注之以爲帝謂文王數句此[illegible]伐崇而上文亦疑之以爲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蓋文王之伐非出於私意也惟奉天之怒而已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文王之

心不忍伐紂則其於崇國猶國豈忍伐之哉盖罪惡貫盈爲天所怒此文王所以征之也然有罪而湯伐之紂有罪而武王伐之此皆奉天之意也自古未有不奉天之意而能有爲者也臨衝閑閑閑閑乃閑暇也言文王始伐崇國閑暇而不用力見文王不忍伐崇之意也而崇乃恃其強大言言吾其強盛也不肯服周如此文王遂進而伐之執其訊問者連連而不絶執其俘馘者安安而不遽於是爲類禡之祭也古者出征類於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既克崇矣於是致其社稷羣神而來又附其先祖而爲之立後言無絶崇國之祀崇既服矣故四

方無有侮慢之者茀茀強盛貌言文王伐崇用其力以攻之也而崇之城仡仡然而社猶負固以不服文王於是伐之肆之肆與左傳所謂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之肆同忽亦是絶滅之意崇侯滅故四方無敢有拂戾之者文王之所伐者但崇國耳而四方之國無有侮慢拂戾之者以文王之罰當其罪故也舜流共工於幽洲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舜之所刑者止四罪耳而天下咸服之則刑罰何必多爲哉文王之所伐者止崇國耳而四方無侮慢拂戾之者則征伐何必多爲哉後世人君窮兵黷武連年

動衆卒以無成功者是亦不知文王之用師乎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觀文王之伐可謂大邦畏其力矣左氏傳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不戰而崇自服矣今此乃陳其戰伐之事者孔氏曰予魚欲勸宋公修德故隱其戰事而言降耳意或然也 【黃講同】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李曰】靈臺民始附也云云始附者孔氏曰謂心附也往前則貌附之爾此說非也豈有文王之德而貌附之哉蓋周爲靈臺之時而民心樂從如此始知民之附文王也非是始曰貌附而今曰心附也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故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謂其囿曰靈囿此皆是因文王之德以爲靈臺靈沼靈囿之名非文王自名之也如春秋之時僖公十五年秦伯獲晉侯乃舍諸靈臺則晉亦有靈臺也哀公二十五年衛侯爲靈臺於籍

囿則衛亦有靈臺也不知二國之臺果出於民之
安樂而名之歟是果自名之乎後世之論必曰天
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然文王諸侯爾安得擅築
天子之臺乎其曰天子有靈臺者因是因文王有此
臺後世因而設之也非文王敢築天子臺也使果
是文王自名爲靈臺則是文僭稱天子也經始靈
臺經始者經營其始也經之營之者經其南北而
四營之也庶民攻之言庶民之爲臺攻治之不日
而成也然文王經營之心本不欲亟也苐以庶民
慕文王之德名爲靈臺如子之事父而來築之也
鄭侍郎曰庶民子來非強之也在彼者實子來也

不日成之非迫之也在我者實勿亟也爲上者惟
恐民之勞苦爲下民者乃不憚其勞苦以從上見
民之樂從也觀左傳曰築郎囿季文子欲其速成
叔孫昭子曰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蓋速成者出
於民之意則可出於君之意則不可出於君之意
則爲勦民出於民之意則爲愛君然築靈臺者民
之所甚悍也以民所甚憚之事則不日而成此豈
可勉強而爲之哉以此見其得民也宋平公築臺
妨於農收子罕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
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今君爲一
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宋築臺必待執扑以抶其

不勉者文王之民豈待執扑以抶其不勉者哉王
在靈囿言王在靈囿之所麀鹿則攸伏言其馴擾
而不驚也言其麀鹿又且濯濯然而充肥其白鳥
則翯翯然而潤澤王在靈沼之所其魚充牣於中
皆跳躍伏隱言文王之德雖鳥獸魚鼈無不得其
所也鄭侍郎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爲囿亦如
在於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爲沼亦如相忘
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
潛魚豈能及此雖然詩人之意亦以形容民樂文
王之德也後世人君莫不大爲苑囿使禽獸得其
樂而民不以爲樂也蓋禽獸得其所而民又得其

所然後爲德之盛不然則是恩足以及禽獸而功
不至於百姓矣果何益哉虡業維樅植者曰虡橫
者曰栒設大版於栒之上曰業樅崇牙也言懸於
鐘鼓之虡業則刻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有
瞽之詩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所謂虡業維樅
與有瞽之詩同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上章既言
文王與民同樂矣故此章遂言文王因民之樂而
寓之於樂樂不徒作蓋所以形容四海之歡心也
不然則斯民愁怨徒然爲此鐘鼓之樂果何益哉
惟文王與民同樂故於此論理鼓鐘之音而作辟
廱之樂也辟廱文王之樂名莊子曰黃帝有咸池

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
辟廱武王周公作大武以此知辟廱文王之樂名
也鼉即鼉皮為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作樂之時矇
瞍則奏其公有眸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其作
樂如此則文王之治可知矣王氏以鼉鳴逢逢如
鼓故謂之鼉鼓非也觀上林賦曰建翠羽之旗擊
鳴鼉之鼓則以鼉皮為鼓可知也
蘇曰此一詩惟孟子之說為韙而先儒之言皆不
足信孟子曰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
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皆斯民樂文王有
靈德而自以靈臺靈沼靈囿名之非文王自為之

名也而先儒之說則曰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
夫後世之所謂靈臺者蓋因文王之有靈臺而慕
其名也而不知文王之所謂靈臺者特斯民以其
德而名其臺耳豈文王自為之乎此先儒之說所
以不足信也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與夫
所謂於牣魚躍者蓋斯民樂其靈沼靈囿而亦樂
其有麀鹿魚鳥此所謂愛人而亦愛其物也故序
言民樂其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非謂文王靈德
所及也民樂文王之靈德而亦樂其鳥獸昆蟲之
類也先儒之言則曰言文王之愛物如此夫以為
文王之愛不若以為斯民之愛之也使文王卑於

愛物則殺其麀鹿如殺人之罪恩足以及禽獸而
功不至於百姓豈聖人之心歟此先儒之說所以
又不足信也莊子曰文王有辟廱之樂則辟廱者
文王之樂名而說者以為文王之學名夫天子之
學曰辟廱與文王有聲所謂鎬京辟廱者蓋作辟
廱之樂於天子之學宮而遂以名之耳此詩所謂
於樂辟廱者自於論鼓鍾而言之蓋文王作樂於
靈臺之中而民歡樂之也故其聞鍾鼓管籥之音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樂之不能已而言之不能
盡故曰於論於樂於者歎辭也文王之始經營此
臺也非出於文王之心而出於斯民之意庶民攻

之不日成之非文王役民之力而速其成也經始
勿亟而惟恐斯民之勞苦庶民子來而斯民自忘
其勞苦及其臺之既成也則又樂其鳥獸昆蟲樂
其鼓鍾辟廱民之於文王如子之慕慈母君子以
是知民心之始附也春秋昭公九年昭公築郎囿
季文子欲其速成叔孫昭子曰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魯君之囿其所以欲速者出於君之心文王之臺
其所以欲速者本於民之心出於君之心則為勦
民出於民之心則為愛君宋平公築臺子罕親執
扑以扶其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寒

暑令君爲一臺而不速成何以爲役夫宋人之禁
臺至於執鞭扑以隨其後而驅之則民之心可知
也即此而論則文王之得民心者爲何如哉噫觀
遷岐之役而始知民心之歸太王觀靈臺之歌而
始知民心之附文王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
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
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
昭哉嗣服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李曰下武繼文也文王既受命作周矣武王有聖
德故復受天命以顯先世之功焉孔氏謂白魚入
舟爲武王之受命此說非也大抵後世溺於讖緯
之言以帝王之興必有受命之符言文王受命曰
得赤雀丹書言武王受命必曰白魚入舟而司馬
子長尤且著於史記其言殊怪誕不經曰武王渡
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旣渡有
火自復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貌赤其音魄云惟虎
柳子厚著德貞符其言甚善孔子序書於堯則曰
克明峻德於舜則曰濬哲文明於禹則曰文命祗

承于帝於湯則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於武王則
曰有道曾孫皆是以德爲受命之符後之妖淫嚚
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元鳥巨跡白狼白
魚流火之烏以爲符斯皆詭譎怪誕甚可羞也由
此觀之則知武王之有聖德便是受命之符不必
神怪之辭以爲神也下武維周毛氏曰武繼也鄭
氏曰後人能繼先祖者惟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
智之王蘇氏曰武迹也蓋言先王既沒而其跡在
下不絕在後之人能繼其先祖者惟周然耳蓋其
世世有哲王上有大王王季文王今則有武王居
於鎬京而其德可以配其在天者也其曰三后在

天者書曰惟殷先哲王在天亦是此意天子之死
則曰升遐已亡則曰在天王配于京言武王居于
鎬京其德可以配在天者也皇矣序曰周世世修
德自古以來其修德者不爲無人但世世修德則
難其人堯之德非不盛也而有丹朱舜之德非不
盛也而有商均禹湯之德非不盛也而其後有桀
紂周自大王以來無不修德故曰下武維周世有
哲王也中庸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夫舜以瞽瞍
爲父以商均爲子則舜之父子皆不肖矣至於禹
則其子有啓之賢而其父則鯀未有父子之賢者
今周家之興既有大王又有王季文王自古所無

也中庸又曰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則知武
王之配三后者在此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言武王
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亦惟世德是求故也作者起
也言起而求先祖之德以繼述之也夫三后之時
其信已著於天下矣維武王能配其命是以能成
其孚也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則大
勳未集武王之有天下然後能成其孚也成王之
孚下土是式言王孚既成則下土以爲式也下土
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也中庸
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
人之事武王之孝至矣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

四海民安得而不則之乎此四句大槩相因武王
成王之孚乃是孝思也惟孝思則是成王之孚也
媚茲一人媚愛也言天下之人愛此武王而應之
以順德也順德者孝也孝㩀盡於事親而德教加
於百姓刑於四海武王既盡孝道於上故天下之
人亦應之以順德也論至於此則武王所以繼嗣
其先祖之行事者豈不彰明彰著於此蓋天子之
孝刑于四海然後爲至也昭茲來許許所也言武
王所以昭然嗣服者其所由來在於繩約其祖考
之蹤跡此其所以萬斯年而受上天之福也於萬
斯年乃祝頌之辭也受天之祜四方來賀蓋祖考

之心即天之心也天之心即民之心也今武王得
斯民之心故能受天之福是合乎祖考之心也得
天之福而四方之民舉皆來賀是合乎民之心也
四方來賀者武王既勝商西旅獻獒巢伯來朝而
國語亦載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則當是時
也四方之人無有不來賀者非特一時然也將至
於萬斯年之久豈有遠方不來佐助者乎佐者助
也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四方之人皆來助之
也先儒於此篇以下武維周世有哲王等語爲詩
人之言以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等句爲武王之言
不必如此分別也

黃曰大明之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而
下武之詩則又曰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
人之功爲夫武王受命一事也既歸之文王之明
德又歸之武王之聖德蓋惟文王之有是德也則
在天固有不容釋之心而武王復有是德也則亦
自足以當上天眷顧之意曰明德曰聖德初非有
優劣之辨神而明之謂之明大而化之謂之聖要
之文武之德初未嘗有異而隨所寓而有所見者
不可以一言盡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歟
以聖人之志繼聖人之志以聖人之事述聖人之

事大勳之未集者至此而集王業之未成者至此
而成此能昭先人之功詩人所以爲繼文之美也
詳觀下武其大要言武王得天下之實而歷序大
王王季文王積累之久惟周家之君世世修德而
武王又以聖德繼之此天命人心之所以歸也三
后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之於天也無媿王配于
京則武王之於三后也無媿武王之所以無媿者
以周之先祖素有以信於民而武王又能成王之
孚孚信之在民心也萬邦作孚之意也繼志述事
所以爲聖人之孝則武王之所以爲孝者孰能加
於此乎故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孝之至則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而得萬國之歡心此所以受天之
祐而四方來賀也鷹揚之師方舉而八百之國已
會倒戈之兵未還而簞食之迎已至東西南北無
思不服微盧彭濮不期而萃此所謂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也故曰不遐有佐佐命之臣皆不遠數千
里而來也中庸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身
不失天下之顯名而此詩言武王得天下之實則
亦先言太王王季之德故中庸言武王之達孝而
此詩言武王之孝思中庸言孝者善繼人之志善
述人之事而此詩言能昭先人之功其旨一也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
哉

李曰 文王有聲繼伐也鄭氏曰繼伐者文王伐崇
而武王伐紂此亦泥也文王之時雖未伐紂而武

王之所以伐紂者乃能成文王之志亦是繼伐也
不必但指伐崇爲言此篇上四章說文王而王氏
乃以爲第一章兼說文武之事此亦非也彼但見
序言武王能廣文王之聲遂以此便爲武王之事
殊不知文王之有聲者亦是繼述廣大其先祖之
聲也非指武王也觀下文言文王烝哉則知其爲
文王明矣詩中言文王有聲則以其能繼述先人
也序言武王之有聲則亦以其能繼述先人也文
王有聲觀先儒作去音讀今當作如字讀言文王
之有聲者豈有他哉惟繼述廣大大王王季之聲
也然其所以繼述廣大其大王王季之聲者則維

繼述其大王王季寧民之道觀其成功之道爾此
文王之所以爲君也文王受命言文王之受天命
卒能著其成功既伐崇矣遂遷都於豐也說文曰
文王之都在京兆杜陵西南築城伊淢淢成溝也
說文曰十里曰成成閒有淢廣八尺深八尺言文
王築豐之城其下則有淢陳少南曰匹稱也言文
王作豐之制不爲侈大惟其稱而已以見其不侈
不陋也然文王之築城也非欲以其急成惟在於
繼述先人之行而爲孝也觀其作豐也惟繼述先
人之孝則知文王之舉措無非繼志述事者但觀
其遷都之事從可知矣王公伊濯云云鄭氏曰公

事也毛氏曰濯大也言文王之事所以大者自築
作豐邑始文王之作邑于豐四方皆來同心而歸
之則以文王爲之翰故也言豐邑之內皆以文王
爲翰翰者築牆所立之木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
豐水東注此又指豐水以言武王之功堯之時洪
水滔天使禹治之故豐水之所以入渭東注于河
者禹之功也至於四方之所以同歸於周者以武
王爲之君也惟武王能如此故言烝哉以見其足
以爲君也故曰武王烝哉鎬京辟廱鎬京武王之
所都也言武王之作邑於鎬京行辟廱之禮四方
無有不服焉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

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
未之有也武王建鎬京而行辟廱之禮德之所感
化之所移至於四方萬里之遠如此此言武王之
所以爲君也考卜惟王此又言其初居鎬京之時
稽考其卜本於武王乃宅是鎬京以龜正之而得
吉卜故武王之所以遂居於此此武王之所以爲
君也夫以文王遷都於豐武王復遷都於鎬以武
王之遷都宜若更變前王之制然其繼述之事未
嘗少忘蓋繼祖考之事者不在於區區之迹但係
其心之如何耳豐水有芑芑草也言豐水之旁有
芑草以譬人君之作人材也言文王之都豐作成

人材如豐水之芑而武王纘之亦以作成人材爲
念是以貽其孫順之謀而安子孫之敬者文王以
作成人材而遺武王武王又以作成人材而訓子
孫則知世世子孫皆以作成人材爲本也此詩先
言文王則先曰文王後曰王后言武王則先曰皇
王後曰武王說者不一王氏曰以字說分別孔氏
則曰其稱后者則爲德之於人稱君則以爲德之
成蘇氏則以爲文王老而稱王武王即位而稱王
其說皆失之鑿矣以王后稱文王言文王之時已
有王業也武王稱皇王者皇大也言王業至此始
大矣或稱文王又稱王后或稱皇王又稱武王其

辭不同者詩人歌詠之既稱其人如此又稱其事業如此以見其美之不足故其設辭如此之異也毛公以此章而言文王此章而言王后此章而言皇王此章而言武王則一一爲之說不失之鑿者未之有也

【黃曰】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故曰繼伐也下武之詩言繼文文王有聲之詩言繼伐惟其能繼文王之文德而後卒文王之伐功故曰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文王述大王王季之業已有其聲矣武王從而大之此文王有聲之所由作歟此詩八章前四章則言文

王之所以爲君也後四章則言武王之所以爲君也文王未嘗爲王而曰文王王后者天下稱之之辭以見其爲君之道而宜爲吾君也至武王則王業大矣故曰皇王而以武王終之方文王之作也天下欲文王之君哉而不可得也文王有心於安民而無心於成王業故雖有君民之大德而不忘事君之小心天下之人皆欲其爲君而樂稱之故曰文王烝哉又曰王后烝哉樂之辭也紂雖未集臣已父歸欲雖匪棘民已子來周德之宜王久矣文王之宜王而不王也然文王能逃諸其身而不能逃諸其子能止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

甲集于武王一興而東征之士女皆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曰是西伯之子也是吾民之君也吾君之稱尤籍籍於斯人之口則曰皇王烝哉武王烝哉亦樂之之辭也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得其心天下可得而匹夫匹婦之心不可得聖人之君天下必使天下皆樂於我而後聖人之心可以無愧以一人君天下而一夫有不樂之心則人君之心豈自安是故欲觀聖人所以盡爲君之道者當於斯民之心求之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辭之不樂也則其心固可知矣顏如渥丹其君也哉其辭之樂也則其所以樂之者可想而見

也以文王爲父而以武王爲子父子兩聖而天下一心武王以文王所以爲君者而君天下天下亦以愛文王者而愛武王此詩八章皆不出於烝哉之辭文武之所以得民者可於此而上之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二

生民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四　大雅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

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李曰　祖謂后稷也文王雖得天下而其積累乃自於后稷始故推后稷之功以配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惟推其所由本此后稷之所以配天也世之好怪誕者皆以稷契無父而生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跡問其所自始則曰詩所載也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契生於卵也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此稷生於巨跡也嗚呼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夫子所以不語怪者以其惑世也豈以六經垂訓於後世而乃載神怪之事哉彼以契生於卵稷生於巨跡者乃引經疑似之言以惑世也詩本無有也詩之所言特載二妃當玄鳥至之時踐帝之跡以祈高禖神之祥是生稷契如是而已而好怪者遂引此詩疑似之言附會其說學者遂翕然而從

之甚矣世之易惑也惟毛氏以為非生於卵與巨人之跡其說為近而後之諸儒猶未之信歐陽遂因其言而闢之曰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之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妃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其說此則怪異之說不足信明矣而洪駒父亦曰堯舜與人同耳血氣之類父施母生耳聽目視二足而行是聖智愚不肖之所同也何必有恢詭譎怪之觀然後為

聖且神哉此二說可以中諸儒之病然毛氏之說後世所以不信之者蓋亦有由焉毛氏以稷契爲帝嚳子後世諸儒以世次考之契十四世而爲湯稷十六世而爲武王則是湯與王季爲兄弟武王與太甲亦兄弟也而其相去者乃六百年而乃爲兄弟之列無是理也而武者又以爲必非帝嚳之子但其苗裔也而附會毛氏之說者又以稷者帝嚳遺腹子皆是臆說無所考據要之世代綿遠無可得而見也如孔氏左傳正義亦曰大戴禮五帝德司馬遷五帝紀皆言顓頊帝嚳代别又春秋緯命曆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典籍敗亡無所取

正要之二帝之子孫舜時始用必非帝之親子以菜觀之許言履帝武敏歆以帝言之則是高辛之親子但恐后稷至于武王不止十六世也豈其自契至湯十四世又自湯至於紂十七世而自稷至於武王乃十六世豈其然乎史家失其世次不可得而見也其謂二帝子孫至舜時始用則以左傳云堯不能舉舜臣堯舉之杜元凱則以爲史克激稱以辭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忌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非是堯於稷契實未嘗用也而孔氏之疏亦曰稷至文王爲十五世計虞及夏商尚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

之長短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惟其契生於卵稷生於巨人之跡決不可信耳若其見棄之由則亦有二說毛氏以爲天生后稷異之於人鄭氏則以爲無人道而生子固不足信如毛氏之說則又涉於誕無故而棄之此豈近於人情哉且以天子之子而棄於遐遠之地雖其甚忍者亦不忍爲之而況於姜嫄乎縱姜嫄忍爲之高辛亦忍爲之耶陳少南又以謂婦以承夫爲樂有子求之姜嫄無子從帝嚳而禱于禖祠無福而姜嫄有子婦人之志方急於帝嚳而不告於有

子故有隘巷平林寒冰之事然此亦是臆說未敢必信要之稷名曰棄但不知其見棄之由闕之可也厥初生民毛氏曰本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與民同故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此說非也此所謂生民即綿詩所謂民之初生是也王氏曰綿所謂民之初生則本其由大王而興今此所謂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此說是也民自后稷而生則生民二字俱指庶民而言之非以后稷爲民也民由后稷以生而后稷之生本於姜嫄而又言其姜嫄生后稷之初蓋姜嫄因禋祀郊禖神之時以祓去無子之疾遂踐帝履之足

跡繼帝之後而行甚敏疾故爲天所歆享因介之
以大福而安止之也震有身也左傳曰邑姜方震
太叔又曰后緡方震正此類也夙者王氏曰言其
疾而不遲也既震夙矣遂生育焉而其所生育者
乃后稷也誕彌厥月云云誕大也彌終也言姜嫄
次后稷終其孕育而生后稷如達之易達羊子也
羊子易生無留難者晉語曰大任娠文王不變少
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與此同意先生者
以后稷是姜嫄首生之子也唐孔氏曰人之生子
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生者應難
而今易故言先生以美之不坼不副言不坼剖不

副裂故其母無災害常人之生母必坼剖必副裂
而姜嫄則不然是天欲以此顯明其靈也是乃上
天降福以安之也不寧者言上帝不安之乎而姜
嫄之身亦豈不安於禋祀乎言上帝安之已先見
禋祀之時故姜嫄安然無病而生子也誕寘之隘
巷此則言后稷見棄其始寘之隘巷牛羊則避而
愛之又移而寘之於平林又會有人伐平林者收
之又移而寘之於寒冰又有鳥以羽覆之以翼籍
之夫寘隘巷宜其爲牛羊所踐而乃腓字之寘之
平林宜其爲鳥獸所害而乃會伐平林又寘之寒
冰宜其爲寒氣所凝而乃鳥覆翼之於是乎知后

稷必非凡兒遂往而收之及鳥既飛去后稷乃呱
呱如啓呱呱而泣是也實覃實訏前既言收后稷
歸而養之矣此則言長大之事覃長也訏大也路
亦大也言后稷之生其體長且大矣其口出音聲
則又大矣於匍匐以就口食其形岐岐嶷嶷然岐
也然岐嶷矣又能取食於口而啗之及其長也又
毛氏曰知意也嶷毛氏曰識也說文曰小而有知
能知稼穡之事荏菽大豆也其蓺大豆則旆旆然
而長大役禾之末也說文曰禾末也言役也禾之
末則穟穟然而好其麻麥則幪幪然而盛大瓜瓞
則唪唪然而實言其樹蓺五穀皆出於天性此其

所以爲后稷教民稼穡也誕后稷之穡言后稷教
民稼穡乃所以相天也王氏曰天降生民固使之
粒食后稷教以農事則有相之道后稷之所以相
天者所以助天養育斯民也此說是也惟后稷之
相天故推其功以配天何爲而不得乎郊祀后稷
以配天也鄭氏以爲后稷之穡有見助之道
謂若神助之力此說亦通自此以下則言后稷稼
穡之事爾雅曰茀治也蓋草不耘則苗不盛左傳
曰農夫之務去草絕其本根勿使能殖故草既除
之此種之所以黃且茂也實方者孔氏曰極畝也
不如王氏曰方者房也與大田所謂既方既皁同

意言其孚甲始生也實苞者茂也如斯干所謂如竹苞矣之苞同種者王氏曰雜種也不如鄭氏種生不雜言各隨其種也褎者禾長之貌發者言其苗始發也秀者言其苗秀也實堅實好者言其結實堅而且好穎者言其禾穗之穎也謂禾穗之挺書曰異畝同穎是也栗者成就之貌左傳曰嘉栗旨酒與此栗同觀此詩言稼穡之美如此則后稷之功所及者大故堯舜以其功封於邰也許愼說文曰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后稷外家所生之國今扶風邰縣是也毛氏亦曰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許氏之說正與毛氏同然邰既

爲后稷之母家不應絶其母家而封后稷也孔氏曰此邰爲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或遷之他所也此皆臆度之說無所考據今據此詩言封后稷於邰其言明白但以邰爲姜嫄父母之國則未之敢信也誕降嘉種毛氏曰天降嘉種只也王氏則以爲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非也此所謂誕降嘉種正閟宮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乃是天降之也所謂天降嘉種非實是天降種也孔氏曰美大后稷以種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實天下之也此說爲得詩人之本意歐陽公曰稱后稷播時百穀者

蓋其爲舜教民耕植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也非謂堯舜以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天降種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穀之種爲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爲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詩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而云天爲后稷降種而已歐陽公此言亦失之泥也所謂天降者正如書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非是實有物以錫之也只是禹能順五行之序便是天錫之也誕降嘉種非是天自上而降下也只是稷能稼穡便是天降之也頌所謂貽我來牟亦是此意孔叢子曰魏王問子愼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

國何也如必以天降嘉種與中山之穀相似則其誣僞可見非儒者所稱道詩人必不然也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既得此嘉種遂徧種之也恒徧也既種之遂穫之而計之於田畝遂負任之以歸其國而祭祀也誕我祀如何言我之祭祀其禮如何則先以所種之穀或使人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毛氏及說文皆曰揄抒臼也或使人簸揚其糠粃或使人蹂踐之既釋之矣而其聲叟叟然釋如孟子所謂接淅是也叟叟聲也既釋之矣乃烝之而其氣浮浮然說文曰

烝火氣上行也觀此四句可以見詩人善體物處
旣治其穀矣故謀惟其祭祀之事欲其無所不謹
無所不備也取蕭祭脂王氏曰宗廟之祭升臭也
郊特牲曰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故旣奠然後焫蕭
合羶薌旣取蕭祭脂則又取羝羊之體以爲祀
軷之祭祀軷行神之祭也於是又以羝羊之體而
燔之炙之以爲尸之羞言其祭祀如此以興嗣歲
則毛氏所謂興來繼往是也此章大槩言旣得嘉
種從而備物以享百禮也卬盛于豆于豆于登此章
言後世以后稷配天也而序所謂配天是也卬我
也我以所祭之物盛于豆登木曰豆瓦曰登其馨

香之氣上升於天天安而歆享之則郊天之祭也
胡臭亶時言其何臭之誠而得其時乎言祭得其
時也儀禮士冠禮曰飲酒旣清嘉薦亶時正與此
胡臭亶時同於是因郊天之祭而念后稷之始得
百穀以肇祀故使我子孫無有罪悔至於今而有
天下也此詩末三句當止從王氏之說以后稷之
肇祀爲祭宗廟以末句之祭爲配則后稷之祭不
爲僭矣而毛鄭則以謂郊祀是誣后稷也詳先儒
之意以爲堯封稷於邰使稷歸而祭天必無是理
也觀成王賜魯以天子之禮樂成王之賜非也使
魯用之而合於禮春秋何爲書之乎成王之賜伯

禽之受皆非合禮也而謂堯與后稷亦然則豈不
厚誣堯與稷乎考之經傳初非稷祭天之事惟毛
鄭於此詩言之殊不知深考末章之意則后稷未
嘗祭天可考而見而蘇氏之說又以謂洚水之後
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於是民獲粒食天實祐
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遭流言之變成王疑之天
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爲啓金縢之書知
其以周公故也將逆周公爲之出郊而天乃雨反
風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於天天之所以祐
之者如此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此
書生之論也郊祀所係君臣之大分豈有其德上

昭於天可使僭行郊祀哉如此則伊尹格于皇天
凡此之類皆可僭行天子之祭也自古惟秦無道
擅行郊祀之禮秦之無道又何足責魯旣不幸如
此又指后稷之事以爲然夫稷之於秦遠矣豈其
如是而不知君臣之大義乎必不然也
黄曰　生民之詩其可疑者三其二失之誣其一失
之僭此皆先儒之曲說而誣與僭之患所由生也
歐陽公陳少南李迂仲亦嘗疑之而至於寘之隘
巷平林寒冰之說則欲闕其所未詳予以爲此皆
詩人之設辭而不必實有是事也如孟子與萬章
所言焚廩浚井之事皆設爲之辭耳此不可不辨

者一也詩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而先
儒之說則曰天顯后稷之靈而爲之下嘉種也信
此說則后稷以前民皆無黍之食乎予以爲后稷
以前未嘗無黍稷之種也特未別其維秬維秠維
穈維芑耳后稷教民稼穡而爲之別其類以時其
耕種也故曰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非天
降之於后稷也有相之道茀厥豐草鄭氏以爲后
稷掌稼穡之事若有神助之而李迂仲亦以爲后
稷相天之功以全其生育之理予以爲后稷之所
謂有相之道者在於茀厥豐草也去草而絕其根
則嘉穀自殖此相之之道不然則是宋人揠苗助

長矣此不可不辨者二也詩言是任是負以歸肇
祀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先儒之說則曰
肇祀郊祀也后稷有人神所無有之功故得用天
子之禮樂又舉周公封於魯而得用郊天之禮以
爲證夫魯之郊春秋皆譏之譏之者何譏其僭也
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前輩嘗論之蓋臣之事
君而盡其忠子之事父而盡其孝孝之大如舜功
之大如后稷周公皆分內事也以人臣所當盡之
事而賜以人臣所無有之禮其可乎予以爲祭祀
之禮自后稷教民稼穡始而周之所以有天下者
自后稷育民之功始故周人行祀天之禮而推原

其所以肇祀之由肇祀者如所謂肇基王迹之意
也安得以爲后稷行大祀之禮哉此不可不辨者
三也三者辨而一詩之意皆明竊嘗觀此詩其大
要乃詩人尊后稷以配天而又言后稷之所以配
天者以文王之功起於后稷也既言文武起於后
稷又言后稷生於姜嫄以爲后稷不生則天不能
人人不能天民不得而粒則教不得而敷以天之
不可無后稷故以爲雖寘之隘巷平林寒冰而無
如之何也天之欲喪斯民也則后稷可以不生天
之未喪斯民也隘巷平林寒冰其如之何故凡此
者皆詩人之設辭矣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是

爲得之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
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
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
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
脾臄或歌或咢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
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曾
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李曰 言周家世世以忠厚爲心其仁恩則及於草

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焉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親親之心然後及於仁民推仁民之心然後及於愛物此其先後之序也今此先言仁及草木然後言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者蓋作序之意惟以詩中首章言行葦故先言仁及草木二章四章言燕兄弟五章言養老故繼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也夫一草木之微如行葦者猶且愛惜之則九族黄耇當何如也古之王者方其仁化之盛也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澤又其盛也雖草木之微亦無不被其澤夫以天下之廣匹夫匹婦未受其賜亦未足以害仁民之政而行

葦之微未及其仁亦未足以害其愛物之政然不如是不足以爲盛治也觀虞氏之恩被動植虞氏之仁政如此則於親九族尊事黄耇則必優爲之也夏禹之治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禹之仁政如此則於親九族尊事黄耇必優爲之也蓋未有仁及草木而不親九族尊事黄耇也大學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使九族之不親黄耇之不事則是所厚者薄而仁徒及於草木則是所薄者厚矣未有薄其所厚而能有爲者也齊宣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惟其不能推此心故也苟能推此心以往以

之及草木以之親九族以之尊事黄耇者皆此心也○孔氏曰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據者非也觀詩中言以祈黄耇是則序之所謂乞言也夫老成人歷事爲甚多故其言可從觀後周之時保定中天子以于環爲三老天子北面訪道乃寘几席天子遂問云朕當天子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府之要何以誨之三老乃告之以忠信從諫與夫紀綱賞罰武帝拜而受之如曹參得蓋公之一言以之治齊以之治天下是老成人之言其可重如此古人之乞言良有以也漢明帝幸辟廱行養老之禮以李躬爲三老以桓榮爲五

更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其所以待之之禮可謂至矣然方其禮畢乃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則非所謂乞言之意也夫所貴乎養老者以其乞言也然明帝正坐自講其意則驕矣乃知其養老隆虚名而無實效果何補哉惟其養老乞言則福祿歸之矣末章言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是也○毛氏以爲聚親王氏以爲厚今且從毛氏言敦彼行葦勿使牛羊踐履而傷之者以此葦方苞而茂方體而成形其葉又泥泥然而美好以其將爲人用故可愛惜也又孰忍傷之哉此周家忠厚之至也戚戚兄弟此則言其宴九族也戚戚親之也兄弟

之屬我從而親之無有遠棄其在於此遠與伐木所謂兄弟無遠同意其至也則或肆之筵或授之几以見其親親之恩厚也非特肆筵又且設加之以重席非特授几又且有緝御而待之設席者即周官司几筵所謂設莞筵加繅席設蒲筵加莞席是也緝御即周禮所謂更僕是也斝爵也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復洗爵酬客客受而奠之酬酢之禮既如此而又薦之醓醢燔炙脾臄之類醓醢肉汁也燔肉也炙肝也說文曰口上曰臄口下曰函又曰口裏重肉也嘉殽脾臄臄函也脾臄所以謂爲嘉殽也前言洗爵奠斝則所以飲之者無不至也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則所以食之者無不至也飲食之具既至而又思所以樂之歌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凡此皆見親親之誠無不用其極也棠棣之詩曰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翕和樂且耽伐木詩曰籩豆有踐兄弟無遠而此詩人述周王所以待兄弟如此則周家忠厚如此其至蓋其所及者雖草木猶有仁恩以及之豈於天屬而不親之乎如幽王者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孤危將亡觀且如此則草木之微可知也敦弓既堅此則言行射禮也古者養老必先射以擇賓也漢明帝亦行射禮但不乞言耳敦弓畫弓

也荀子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而何休公羊注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此言敦弓即荀子所謂天子彫弓也天子所射者敦弓敦弓既堅固矣四鍭之矢既均平矣其舍放此四矢則既均而必中矣遂以此序賓皆賢者也鍭者說文曰矢金鏃翦羽謂之鍭必以射序賓者古者以射而見能否如此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可以見其得賓也其敦弓既句挽其弦而句之矣既挾此四鍭矣乃循釋之其鍭皆中的遂以此序賓皆不侮不侮盡其恭敬者也曾孫維主曾孫成王也成王之爲主人而酒禮皆厚矣遂酌之以大斗以祈求黃耇而乞言也說文曰醹厚酒也以大斗酌而嘗之大斗其柄長三尺故謂之大斗台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故曰鮐背也老人者在前曰引在傍曰翼使人引導而輔翼之翼者扶持也惟其能養老如此故壽考維祺而受其福也祺吉也夫以尊事黃耇而受其福如此則知商紂之播棄黎老安得而不受其禍也

黃曰行葦之詩古今說者既差其時世故亦失其次序既失其序矣則文理顛倒而不明於是強爲之說而詩之意益不明矣中庸言盡己之性而後盡人之性盡人之性而後盡物之性孟子亦言先

親親而後仁民仁民而後愛物此定序也今行葦之序則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是仁及草木而後能睦族敬老豈不紊其序乎（鄭氏）曰周之成王於物且愛之況於人乎（李迂仲）亦言此詩先言敦彼行葦次言戚戚兄弟而末章言黃耇台背其意蓋以一草木之微猶且愛惜則九族黃耇當何如也如舜之恩被動植禹之仁及山川鬼神鳥獸魚鼈於睦族敬老皆所優爲凡此者皆強爲之說也予嘗深思之以爲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乃合言周家之君而非謂成王也自故能以下則言成王

因其祖宗之忠厚而能以忠厚繼之也曰周家云者則自后稷以來而言豈專爲一時乎曰故能云者蓋因彼而能此之辭豈皆言成王乎即序詩者之意而深求於一言一字之間則詩之意明矣周自后稷育民公劉厚民大王仁民積而至於王季文王之時其忠厚之風積累之久凡天地之間無一物非周家之仁也庶類之蕃殖萬物之盛多行道之葦方其始生則牧人有不忍傷之心而戒牛羊之勿踐其仁及草木爲何如哉惟周家之君世積忠厚則成王之所以耳聞目見者皆忠厚之事也薰陶漸漬者皆忠厚之風也其所躬行其所發

見者豈能外此而爲治乎內睦九族而燕飲盡其歡外尊事黃耇養老乞言而此心盡其敬此皆忠厚之遺餘也前王以忠厚積之而福祿以生後王以忠厚繼之而福祿益成此序詩者因成王睦族敬老之義而推周家所以及草木之仁以見其積累之久而忠厚之至也嘗觀伐木之詩文武燕兄弟故舊之詩也親親以睦友賢不棄則民德歸厚則周家忠厚之巳久成王所謂睦族敬老者豈非得文武親親友賢之意邪旱麓之詩受祖之詩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而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則周家之福祿巳有其基成王之所謂

成其福祿者豈非成大王王季所申之福祿而學者以此求之則一詩之意了然矣

既醉告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李曰）序謂之太平者自古君臣相與宴樂多矣桀爲酒池敗於南巢紂爲酒池敗於牧野周幽王居鎬京飲酒宴樂而卒有驪山之禍此三君者方其獨樂之時則自以爲天下之樂無以加於此及其敗也雖欲獨樂一日有不可得蓋方其獨樂之時則其民愁嘆之聲充塞乎天地之間又安能長享其樂哉惟成王之時君臣上下莫不相敬田野之間欣欣鼓舞無乖爭陵犯之變於斯時也宴飲酬

酢君臣之樂至矣又相與稱而頌之欲其享萬年之壽又欲其子孫之蕃衍又欲其福祿之盛多豈無所自而然哉賈誼曰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今也成王飲酒其所以待臣下者至矣則臣之於君當何如哉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士非必自貴亦上之人貴之也秦之士非必自賤亦上之人賤之也揚子雲又曰聖人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成王之治天下養育人才至於飲酒之際如此立政動化可得而知也

黃曰竊嘗讀詩之賓之初筵見其有沈湎淫液之

刺蓋喟然而嘆曰吾民飢寒之不恤而君臣宴飲之是娛宜武公之不樂於此也及觀既醉之詩而見其有太平之稱益不能無疑焉夫太平之詩必言法度彰禮樂著人民樂而後可今也君臣從事於宴飲之樂而曰太平太平之事如此而已乎及即詩人之意而求詳於作序者之言然後知太平之盛捨此詩則無以見之也夫天下未治吾民未安嘆息愁恨之聲滿於田野而君臣相與醉樂於朝廷之上君子謂之獨樂惟人君因天下太平之盛而宴羣臣於饗祭之後人臣樂得其君待遇之厚而益自謹於既醉之時非太平之盛何以至此

故夫既醉以酒未足以見太平醉酒飽德而人有士君子之行乃所以見其風化之美而爲太平之效也噫公子而信厚然後見關雎之化騶虞而知仁然後見王道之成醉酒者而能飽德然後見太平之盛此詩人之微意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李曰既醉以酒言既醉之以酒矣又於飲酒之中接之以禮樂以見其飽之以德也厲王之飲酒至於荒湛有曰如沸如羹如蜩如螗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醉則酒矣德安在哉幽王之飲酒至於屢舞僊僊至於載號載呶至於沈湎淫泆醉則酒矣

德安在哉惟成王之時羣臣既醉之以酒而於飲酒之中又接之以禮樂是謂飽德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吾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飱作而辭曰疏食也不敢以傷吾子孔子之所以飽者以待已有禮故謂之飽德也至於季氏則不然矣孔子食於季氏不食肉而飽其待已不以禮安得不謂之飽哉所謂飽者非在於樽俎之閒也特以德如何耳成王之待羣臣既醉之以酒而飲酒之中又飽之以德想其揖遜之際容止可觀則爲臣者其所以報上宜其祝之以德萬斯年而介爾景福也自古人臣之答其君

者惟冀其受福之多也天保之詩報上之詩也而其所以報之者不過欲其受遐福至於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而已故成王之羣臣其所以荅其君者亦曰萬年也

黄曰 嘗聞醉酒之能敗德未聞醉酒之能飽德書有德將之戒詩有伐德之刺此之所以惡周公之所以禁以其能敗德故也今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酒可醉也德如之何而可飽哉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乃所以爲飽成王之待羣臣既醉之以酒又飽之以德則其所以待羣臣之禮至矣是以羣臣皆祈之以億萬斯年之

永而天介助之以景福介者助也景者大也皆臣子愛君之辭也噫君爲盡禮以待夫臣臣爲歸美以報之君太平之盛可於此而見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李曰 爾殽既將將大也言其俎實之多也既醉之以酒而其殽實又大惟成王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又且助之以昭明之道昭明者錫之以爲明君也

黄曰 前章既言醉之以酒飽之以德而次章又言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先儒以爲將大也言其俎實之多也予以爲將者將其厚意之謂也成王之待羣臣禮愈至而意愈加既醉之以酒而又飽之以德猶以爲未足以盡吾待之之誠也而又致其俎實以將其厚意所以見其待臣下之禮有加無已如此也惟成王之待羣臣有不已之誠故羣臣之報成王亦有不盡之意既曰介爾景福又曰介爾昭明明者言其德也成王之德既昭明矣天如之何而助之蓋所謂介爾昭明者所謂錫王勇智之意也要之皆臣子愛君之辭而形容不盡之意也如大保之詩既曰俾爾多益又曰俾爾戩穀又曰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其形容不盡之意固如此耳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李曰 融毛氏曰長也不如蘇氏以爲和俶始也如漢明帝唐德宗非不明也然其失之太察今也既錫之以昭明矣又錫之以和則盡善盡美明皇憲宗是非不明也而其終也爲小人所惑今也天錫之以高明之德而又終而有始蘇氏曰昭明而能融高朗而能終終而復始福無窮也惟受福如此故公尸以善言而告之公尸者鄭氏曰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其公尸所告者則曰籩豆肅清之善而已陳少南曰尸傳嘏

辭以告主人言福所以致於王者謂其籩豆靜嘉
且傳所謂馨香而無讒慝之意也然其所以靜嘉
者則以王之朋友共祭之人攝佐之以威儀無有
不謹者此皆是接上文也此詩與下武之詩又是
一體如後世飲馬長城窟之類青青河畔草悠悠
生遠道遠道不可思宿昔夢見之夢見在我傍忽
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是皆接上文
而為言也

【呂曰】前章既言介爾昭明而此又繼之以昭明有
融注云融長也愚謂不如蘇黃門以為和也夫昭
明則近於大察故必貴於有融高則令終朗乃明
也令終有始有卒之謂也昭明則欲其有融高朗
則欲其令終而令終則又欲其有俶俶者始也終
而復始德無窮也漢明帝唐德宗亦可謂明矣然
其失也至於太察昭明而不能有融也明皇憲宗
亦可謂高朗矣然終為小人所惑高朗而不能善
其終也夫詩人既以景福期其君又以懿德望其
君以景福期其君臣子愛君之情也以懿德望其
君尤臣子之至情也公尸嘉告者蓋古者之祭必
立尸尸者所以象神也祝傳尸辭以嘏主人所以
致嘉告也有祝辭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
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意愚以為公尸嘉

告者非祝辭也嘏辭也宗祝傳尸之辭以告主人
謂其籩豆之靜嘉所以見其神之來饗也夫其籩
豆所以嚴潔者固成王之誠亦相祀者之攸故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相祀之人佐以威儀而無
一人之不敬者夫祭不在物而在誠誠之所可見
寓於威儀之間威儀一或不謹則有不足觀者矣
此成王之祭所以先致嚴於威儀也遐想其宗廟
之中來者雍雍至者肅肅駿奔走執籩豆者無敢
不敬其威儀之嚴可即此詩而見盛矣哉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李曰】威儀孔時上之威儀甚得其時者則以君子
有孝子之行故也君子能盡孝子之道而無有匱
極也惟能親親故能化天下以為孝禮祭義曰小
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惟不匱故為大孝焉
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莊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其
故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未嘗君之羹請
以遺之遂使公感悟而其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
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夫潁考叔封人也猶
能使其君不孝之心移而為孝況為人君者豈不
能推其孝以化天下乎上之人盡其孝道如此故
天錫之以善也類善也

【黃曰】忠孝一理也臣子一心也以是事親亦以是

事君事親則為孝事君則為忠人臣平生大節可
於閨門之中見之蓋平居不敢忘其親則他日必
不肯後其君平居不敢犯其兄則他日必不肯犯
其長故皐夔稷契之徒居家以孝聞在國以忠顯
而古人所謂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者信乎忠孝無
異理臣子無異心也王致祀於其先其一時宗廟
之中駿奔走執籩豆之人無非忠臣也而詩人之
形容不曰吾君之有忠臣如此而乃曰吾君之有
孝子如此可謂善形容矣又繼之曰孝子不匱永
錫爾類此又詩人推廣之意也不匱云者此蓋記
禮者之所謂大孝也孝之為道始焉蓋之於心行

之於身施之於家而終焉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
又安有所窮極焉故曰孝子不匱惟其孝之不匱
也所以轉相教化而永錫爾類也永錫爾類一句
先儒之說曰類者善也錫者天錫之也言其能盡
不匱之孝則天永錫之而以善道也愚竊以為不
然洪範之書所謂錫厥庶民錫汝保極者是人君
以中道錫之民也則所謂錫者何必曰天孟子所
謂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而書所謂別生分類者何
必曰善如穎考叔愛其母而能化莊公之心君子
稱之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而因舉
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二句美之然則所謂永錫

爾類者亦如穎考叔愛其母施及莊公如斯而已
詩人之意蓋以為相祀之人有孝子之行而又能
轉相教化以錫其朋類也此又愚人之臆說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李曰言錫之以善者則自於室家之壼也壼廣也
國語曰壼廣喻人民之衆也言既及室家遂及民
也蓋天子之孝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
自家以之國非有二道也永錫祚胤言又錫之以
祚胤也錫之祚胤者言天錫之福遠至於子孫無
有窮也
黃曰前章既言永錫爾類而此章又繼之以其類

維何室家之壼先儒之說曰壼廣也喻人民之衆
也如是則是詩人以室家二字形容其室家而又截
壼之一字形容其人民一句而分二說非特其意不
通而古人之句法亦必不然據壼說文云宮中道
也則是室家之壼猶言室家之中也詩人之言以
為人子之孝自其家始能盡其孝於身而後能化
其家能化其家而後能化其人民所謂先及其寡
妻兄弟而後然及家邦也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先
儒以為永錫祚胤者言天錫之遠及其子孫無有
窮已也愚謂錫其祚胤者亦不必言天錫之以福
要之以此孝道治其子孫而已故錫云者皆不必

以爲天錫也君子不能以福及其子孫而能以善錫其子孫以善錫其子孫乃所以福及其子孫也要之此亦是詩人愛其君而及其子孫云耳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李曰 其所以錫之以福者言天被之福祿使之景命有屬而不絕其命不絕者言天錫之以女士也女士者言女子有士君子之行也都人士所謂彼君子女是也惟女子有士君子之行故子孫無有不賢者矣如所謂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大姒之賢既配於文王矣故其生武王也復有聖德此所謂從以孫子是也先儒以此詩備五福君子萬年壽也天被爾祿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昭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考終命也以某觀之非特五福也方且至於子孫綿綿延延似續而不絕豈特五福而已哉觀既醉之詩民之祝之也至矣則其愛之也必深矣夫人君能使人祝之也至愛之也深夫豈勉強而使之然哉必有由矣

黃曰 天下無可必之事而有可必之理春秋之時諸侯多用卜筮之法而知其後世子孫之昌盛愚嘗疑其誣而未之敢信何者君子以理卜而不以

龜卜孔子所謂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皆立爲斷然之辭者以爲此理之必然而無疑者也以中庸之稱舜稱武王皆曰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夫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是安可必哉以其德爲聖人也則知其宗廟之必饗子孫之必保也此理也詩人之意無異於此其前章言君子以孝道永錫其祚胤而此章則言其胤維何天被爾祿蓋以爲吾君能以孝道錫其子孫則其子孫將何如哉天被之以福祿而使之景命有僕僕屬也言其景命之無窮也夫在天雖無可必之福而在人有可必之理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吾非能必之於天也吾能必之於吾君也吾君能以孝道錫其祚胤則其子孫必賢而天固有不容釋者矣此以理卜也非以龜卜也詩人之言非若左氏之誣也竊嘗讀既醉之詩而至此一章尤嘆詩人之善望其君也人知以福祿望其君孰知以其所以基福祿者望其君人知以其後世子孫昌盛望其君孰知以其子孫所從以昌盛者望其君既醉之詩始以介爾景福望其君中以天被爾祿望其君而終乃以景命有僕釐爾女士望其君噫詩人惓惓之意末章尤加詳焉竊嘗觀古今治亂之由未有不始於女士

者也周之興也内則有大姒之賢外則有多士之濟濟及其衰也内則有褒姒之嫉妬外則有巧言之盈庭唐明皇時楊妃得寵於内故在外用事者則有楊國忠之徒肅宗時張后用事故在外用事者則有程元振之徒吁古今之治亂未有不由此者也詩人之愛其君而望其君以無窮之福非惟祈天之福於吾君而且祈天之福於吾君之女士女士之賢而子孫從之詩人之愛其君也至而望其君也遠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也

李曰物極則反治之極必至於亂安之極必至於危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此事之必至理有固然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理之有不能逃者雖然是則然矣惟聖人爲能知進退存亡之義故常以爲戒治不可以爲常吾能執而守之則不至於亂安不可以爲常吾能執而守之則不至於危此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詩人所以美之也盈者如物之盈滿也物之盈者易覆苟持之而不失故能常盈成者言事之成遂也苟守之而不失故其成勿壞惟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若蓋鬼神之所享者非在於粢盛玉帛之間也人君能持盈守成則是得其事神之道矣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人苟不安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所安矣隨之粢盛豐潔之享祀豐潔其所以祭神之物非不備也而鬼神之不饗者則以鬼神之所依者不在於物也觀此詩大槩言福祿之多未嘗言持盈守成王者但能持盈守成則爲神祇祖考安樂之道也通詩者當求言意之表不可泥於章句也

黃曰有可恃之資必有自恃之心當至足之時必有自足之志此人之情也可恃而不自恃愈足而若不足此則知進退存亡之理者能之乎天下之理極則必反盛則必衰日之中也昃月之盈也虧其時極其數窮也聖人知進之必有退存之必有亡是以無虞尚以儆戒難焉而畏慎焉之警常戒於無事之時薄冰之履常謹於安強之後天下之治已休休而聖人之心愈兢兢此非故爲是矯激之行也聖人之心若曰我祖我父夙夜憂懼不敢康以基天命於緝熙成王業於艱難則盈成之功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致哉既盈矣子不能持既成矣子不能守豈我祖我父之心哉豈天地神人之心哉人皆以盈成爲可喜而聖人以盈成爲可懼

蓋盈者傾之幾而成者敗之漸也故天下雖有泰
山之安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不敢驕也懼其驕
而不能持也不敢怠也懼其怠而不能守也持守
之誠盡於吾心之中而神祇祖考安樂於冥冥之
際蓋幽明一理也神人一心也冥冥之中雖不可
知然以理推之以心求之其安樂也必矣豈待備
物而後享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聖人所以爲諸
侯之孝則盈而能持成而能守豈非天子之孝歟
聖人以孝祭非以物祭神明非享其物享其心神
祇祖考安樂之說宜求於此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
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鳧鷖在渚公尸來燕
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
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
福祿來崇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
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李曰鳧鷖在涇鳧水鳥也鷖鳧屬一名鷗涇水名
也沙水傍也潀水會也亹山絕水也說文則以小
水入大水曰潀公尸來燕來寧古者祭必有尸水
鳥之在水猶尸之在宗廟也公尸來燕來寧言公
尸來燕飲而安寧則是神祇祖考可知矣酒之清

殽之馨乃與公尸燕飲以樂之也古者祭祀既畢
明日用飲公尸所以成其福祿也來宜得其宜也
來處得其所止也來宗居其尊位也宗尊也熏熏
和悅也說文以爲從酒從熏今且從此本爾酒既
湑然而沛爾殽則脯也既與公尸燕飲矣宜其福
祿來助也爲助攸降即來下也崇厚也既與公尸
燕飲則福祿之厚矣酒之美則欣欣然而樂燔
炙之羞屬則馨香而美既與公尸燕飲則自此以
後無有艱難者矣此詩多言公尸燕飲故說詩者
多以此詩之首而求合乎序所謂神祇祖考安樂
意如鄭氏於鳧鷖在涇則謂猶人爲公尸之在宗

廟也鳧鷖在沙則謂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鳧鷖
在渚則謂喻祭天地之尸也鳧鷖在潀則謂喻祭
社稷山川之尸也鳧鷖在亹則謂燕七祀之尸於
門戶之外此則以鳧鷖爲說陸農師則以爲福祿
來成祖也來爲考也來下天神也崇天神者自上
來下也來崇地祇也蓋地祇者自卑而高也皆是
妄爲之說歐陽則破之曰此詩序言持盈守成神
祇祖考安樂之不過言神人安樂而已鄭氏曲爲
分別譬在宗廟數處皆臆說也此言甚善此詩蓋
言水鳥或在涇或在沙各得其所神祇祖考安樂
亦如此而已王氏又以在涇在沙在潀在渚在亹

皆一以爲喻其說與陸鄭不甚相遠皆曲說也

黃曰六經之中惟詩之講解爲最難何者書也禮也易也春秋也一言一字必有微意是以講者有理而聽者不斁惟詩也託物以取況互辭以成章有四五章而不出一意者有重複其譬而不離一物者若章章句句而求爲異說則失之鑿而非詩人歌詠之意若直而解之則近於無說而不足以發明詩人之工今以鳧鷖一篇而論之五章中皆鳧鷖爲說以公尸爲義以福祿爲美一鳧鷖耳一則曰在涇二則曰在沙三則曰在渚四則曰在潨五則曰在亹一公尸耳一則曰來寧二則曰來宜三則曰來處四則曰來宗五則曰來止熏熏一福祿耳一則曰來成二則曰來爲三則曰來下四則曰來崇五則曰無有後艱儒者隨章而求爲異說鄭氏則以爲在涇喻公尸之在宗廟也在沙喻祭四方之尸也在渚喻祭天地之尸也在潨喻祭山川社稷之尸也在亹喻祭七祀之尸於門外也陸農師則以爲來成祖也來爲考也來下天神也蓋天神自上而下也來崇地祇也蓋地祇自卑而高也以至來寧來止之類莫不皆爲之說亦可謂用心於詩矣然用心愈勤而詩人之意愈遠則亦未免爲曲說也詩人之意烏有若是紛紛哉故愚皆欲直

而解之然恐近於膚淺而無說要以不失詩人之意而已說文云鳧鷖水禽也涇水名也沙水傍也渚沚也潨水會也亹岸也詩人見成王能持盈守成而神祇祖考安樂之故託鳧鷖之安於水而樂於得其所者以爲況成王以孝祭而神明以心感詩人以爲神之安樂可知也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或在天或在廟或在上下而或在左右此不可知也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潨在亹以爲況所以見神之無所不至而祭者之心以爲如此也祭必立尸禮也尸既安樂而後神得以燕饗而降之福故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來止無非形容公尸燕飲之樂也說文曰來寧安於饗也來宜得其宜也來處得其止也來宗居尊位也來止安宗而和悅也以成王之持守而可以知神心之安樂以公尸之燕享而可以知神之降福於吾君故福祿來成福祿來爲福祿來下福祿來崇無非形容天神之降福於[illegible]若如此其厚也形容其福祿而不能盡則又以[illegible]有從[illegible]而形容之以見其非止一身之福而子孫無疆之福也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夫有大者必盈而成王則能持守而不敢盈有大而能謙必豫則無有後艱之患固成王持守之

所致也夫神祇祖考之安樂與其所以降福於吾君者皆自成王持盈守成之心而推之則詩人何暇盛述其酒殽之豐潔哉而詩人乃必稱其酒之清而殽之馨酒之多而殽之嘉酒之有湑而殽之有脯旨酒之欣欣而燔炙之芬芬蓋物不足以盡誠而誠實寓於物黍稷非馨而非黍稷亦無以爲祭詩人亦安得而略之耶噫詳觀鳧鷖之詩初無持盈守成之說而作序者乃斷然以成王能持盈守成之語而發明之吾不知其何自而得此意者作序之意蓋曰成王豈以區區之物爲足以享神祇而神祇祖考豈以徒享其區區之物而遂降

之福祿耶求夫神祇祖考所以安樂之意而推夫成王所以致福祿之由未有不自持盈守成而得之也神祇祖考之安樂不在於奉祀之日而平時固已安樂之矣福祿之來不在於享神之後其平時固已有以得之矣詩人述其一時享祭之盛而作序者推其平日持守之心非深於詩者能之乎後世儒者皆守紙上語而不能自得於詩人言意之外愚於此益嘆作序者之深於詩

假樂嘉成王也

李曰 左傳云公賦嘉樂則以爲嘉字則是嘉與假樂相通序詩者所以謂嘉成王也

黃曰 詩三百皆詩人之真情其惡是人也則刺之雖可惡而猶可改也則戒之誨之規之箴之其喜是人也則美之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之於神明也則頌之故夫詩人之爲詩無出於此獨假樂一篇爲嘉成王而作或曰嘉者愛也言斯民嘉愛其君也然而古人有所謂嘉命者有所謂嘉德者則嘉猶美也不曰美而曰嘉非作序之故異其辭也嘗觀芣苢之詩不曰美后妃而曰后妃之美也蓋形容其美而不能盡爾然則曰嘉成王要之亦形容其嘉德而不能盡也成王有嘉德之可嘉而詩人嘉之故曰嘉成王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李曰 民之所以嘉愛於成王者則以成王有顯顯之令德也所謂顯然之令德果何自而知哉觀其民人無所不宜則可以見人君之有顯然令德也民無所不宜故受祿于天天之降災降福無不視於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桀紂之亡湯武之興皆在於民心之宜不宜今成王能宜民宜人宜其受祿于天也保安右助也天既安助而命之又從而申重之申重反覆無有厭斁也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自古之禍福相爲倚伏未有能

常享其福者成王之德上當天心故天保安而右
助命之又從而申重之也
【黃曰】詩人之稱成王曰大平君子曰豈弟君子而
此曰假樂君子說者皆曰成王有顯顯之令德而
斯民嘉樂之故曰假樂君子愚竊以為不然夫成
王之德固可樂也然而以假樂為嘉樂則似若非
詩人之意據假字釋文云音暇與閒暇之意通則
所謂假樂君子猶大平君子豈弟君子之稱也嘗
觀詩人稱其君以豈弟而記禮者以樂易形容之
則假樂者豈非樂易君子之意歟雖然詩人以假
樂名篇而見於左傳者則謂之嘉樂蓋斷章取義

類多如此不必求為異說也噫親民之道自明德
始得天之效自得人始成王當假樂之際而有顯
顯之令德惟是而民人宜之上天右之蓋令德既
顯則民人必宜得乎民人而不得乎天未之有也
夫天下民人之衆其喜怒之情不可知也而可於
吾君之德知之上天之命其從違之際不可測也
而可於吾民之情知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也
民歸之天命之有不容釋考豈其為君者有求於
民而為天者有私於君歟君有是德民有是情天
有是理夫是三者常相因而不相戾未有德明而
民不歸民從而天不與也詩人稱其君有顯顯之

令德而極其效於宜民宜人稱其民人之宜而極
其效於受祿于天既曰宜民又曰宜人者異其辭
也形容其得民之深如此耳既曰受祿于天又曰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非贅其辭也形容其得天之
深如此耳世之說者或曰宜民宜安民也宜人宜
官人也愚以為不必如此其鑿又曰受祿者得天
之始保右者得天之終也愚以為不必如此分別
祇以為鑿耳噫衛武公善於其職而國人宜之人君
之為天下而至於所謂宜民宜人吾見其君臣之
間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而無一毫扞格於其
間也由是而得乎天焉豈天之私哉自求多福在

我而已故曰自天申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李曰】干祿求祿也天之所以保助之者是成王能
自求多福也成王能自求多福故其享百福之盛
而且至子孫千億以見其福祿之多也說詩者多
以此章為成王子孫其嫡者則天子也其庶者則
諸侯也觀上文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下文威儀
抑抑德音秩秩皆是相通之辭則當論以為成王
之德如此言成王之垂拱無為但用舊章而已穆
穆皇皇宜君宜王言成王端拱於一堂之上雍容

無事優游無爲其容止如此則宜其爲君也宜其爲王也宜君宜王亦如所謂克長克君既言克長又言克君皆詩人重美之辭也無有過差無有遺失但且率循舊章而已

黄曰守簡冊之辭者多疑學泥章句之末者多異說夫論經而折衷於聖人非不美也然而泥而不通則適以爲贅而蠹夫經而爲聖人之病增其惑而起其求異之意吁可怪也昔者子張有學干祿之志而夫子非之後世學者執夫子之說而求之不許見其有干祿百福之稱則曰是何夫子之所非而詩人之所美也遂以干祿百福爲子孫百福

夫求合於夫子之說而遂至於輕變經文吁亦固矣夫干祿豈聖人之所惡哉子張不能自求多福而有干祿之學不求乎我而求乎彼其心術之陋已可見矣是以非之烏可執其一說而盡疑夫干祿之非也蓋亦觀其所以求之者如何耳成王以明德而得民於其受祿于天有不可得者詩人以爲天無私也人不能以私干天也上天之福可以自求而不可以幸得成王之受祿于天豈天私之哉在成王之所以求之者固有道也故曰干祿百福夫智可以欺王公而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而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以人君不能必夫天之福於吾之子孫而能必夫民之心不能忘乎吾之子孫民心之不能忘在天可知矣成王之受祿于天吾不求之於天也而求之於民何者成王之令德有以宜夫民而民樂其福乃歌詠而而祈之曰天之降福於吾君豈如此而已哉將見其子孫千億之多穆穆皇皇之盛皆宜爲君也宜爲王也無過無失也而所行率由典章之舊也是雖千萬年而天下可使如一日也噫成王何以得此於民也哉成王有宜民宜人之德故斯民有宜君宜王之願今而後知福不在天而在民不在民而在君君有不可忘之德而民有不能忘之情民

有不能忘之情則天有不容釋之意世之人君皆知以盛大之業貽其子孫而不知以吾民之情以貽子孫豈知福祿之所本哉說者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蓋成王之子孫其本爲天子而穆穆其支以爲侯而皇皇予以爲不然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皆詩人形容其子孫之盛而樂其有天下耳如詩所謂於皇時周於皇武王則皇皇之稱豈必曰諸侯如詩人之稱王季既曰克長又曰克君而其稱宜王子孫之盛則亦曰宜家君子則所謂宜君宜王者豈容有異說邪予以爲詩人之情皆在於宜之之意而初無如此紛紛也學詩而泥於一言一

字之末則何足以得詩之微意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李曰 其威儀又抑抑而美其德音又秩秩而有常則其所以待臣下者無有怨惡矣故能率用羣臣也成王不恃其聰明既率由舊章又率用其羣臣此成王所以致垂拱之治矣

黄曰 竊觀天保之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而鹿鳴之序亦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至於吉日之序亦曰宣王能謹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蓋嘗疑之曰人臣之事君當如人子之事親善則稱親過則稱已人臣之當然也幹盡服勞不敢怠不敢慢亦人子之當然也吾知盡吾子職之當然而已豈必曰吾親之所以待吾者何如而後報之如此爲人臣而事其君歸美以報其上盡心以奉其上皆人臣當然之事也今曰君能下下而後人臣歸美以報之焉君能接下而後人臣自盡以奉之焉君有以將其厚意而後人臣得以盡其心焉設若爲君者上或不然則爲人臣亦將不歸美不盡其心不奉其上乎是必有大不然者矣及讀假樂之詩至此一章然後知人臣之事君固當盡其心而人君之待其臣亦當盡其禮

禮不盡則情不通君臣之間而萌一疑心焉怨惡之患吾不知其所止也成王之待羣臣威儀之抑抑非過於自卑也德音之秩秩非過於自明也蓋所以使其君臣之間歡欣和穆各不相怨各不相惡率由其匹偶而守職也昔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夫用鄭伯而復貳于虢其威儀之不抑抑可知矣陰貳于虢而陽曰無之其德音之不秩秩可知矣故至於鄭伯怨王而終於周鄭交惡君臣之情兩不相安而至於怨惡豈所謂無怨無惡而率由羣匹哉雖然在平王則陋矣然爲臣而如鄭伯天所不覆地所不載也噫爲君當如成王無如平王爲臣當如成王之臣無如鄭伯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

[illegible]曰 既[illegible]用[illegible]則[illegible]其紀綱四方[illegible]王則與[illegible]友也

[illegible]曰 [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夫常人[illegible]而人君[illegible]自我[illegible]自我[illegible]人君之[illegible]是必有大[illegible]有矣夫[illegible]所以有者不在乎弼與弼也[illegible]數之所以[illegible]不在乎[illegible]其所以

紀綱天下者如何耳故元氣不存雖壯生壞不足以爲一身之福紀綱不存雖強且富不足以爲人君之福周之既衰諸侯作而戕伐[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地則不大於滕曹以周之民則不與於[illegible]然而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管晏齊秦之強不敢加兵[illegible]何[illegible]紀存焉耳[illegible]以四夷大國欲[illegible]萬世[illegible][illegible]以綱紀不存[illegible]大健將[illegible][illegible]後何哉紀綱[illegible][illegible]然則詩人以[illegible][illegible]之福歸其君而特曰四方之綱之紀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予雖然綱紀立而君臣之分嚴分嚴而情不[illegible][illegible]人君之福也何者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睽隔[illegible]弊多而君臣之義薄是以古之賢君至嚴而有所謂至寬至密而有所謂至密天下之紀綱有不可不舉者而其所以待其臣者推之以至誠御之以無威談笑議論無所不至飲酒宴樂無所不及不責之以臣下之分而待之以朋友之禮故文武之所謂嘉賓成王之所謂俊友皆所以通其至嚴之分而共享其無疆之福也宋[illegible]開仁宗皇帝盛時天人和同上下歡心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餘功業難名而福祿無窮內而朝廷外而四海其紀綱素舉肅然有不可犯者而其君臣之間歡欣和悅相得而無間當此之時若父若子若內若外莫不歌詠盛德而樂至仁泰和氣象如成周時盛矣哉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李曰】以上之人待臣下如此則爲臣者將何以報君哉於是百辟卿士皆愛天子而無有懈怠於位而所以致民於休息凡此皆所以報其上也或曰羣臣或曰朋友或曰百辟卿士其職不同皆羣臣矣

【黃曰】古人以民媚君後世亦以民媚君古人愛民以媚君後世殘民以媚君故夫稷契伊周之徒爲民以奉上而秦商君漢桑弘羊唐楊國忠之徒傷民以奉上其媚于天子同也其所以媚于天子者吾不忍同日談焉噫愛民以媚君非媚也忠也殘民以媚君非忠也欺也夫君猶父母也民猶赤子也臣猶保傅也爲保傅而欲媚其君莫若愛其赤子不知赤子之爲愛而曰吾忠於君也天下庸有此理哉然則詩人論百辟之媚于天子而特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而以其言亦可見矣不特此詩爲然卷阿詩前一章曰媚于天子後章曰媚于庶人夫稱媚于天子於前而稱媚庶人於後何也蓋所以見其媚于天子之道特在於媚庶人而已噫外而百辟內而卿士欲媚於君當媚於民欲安於民當勤於位外而百辟有百辟之事內而卿士有

卿士之責一職廢則一事廢民不勝其病矣豈愛君之道哉惟各職其職各事其事不侵官以生事不慢事以廢職職舉而事治事治而民安媚君之實莫大焉故嘗謂天下之未治吾民之未安皆不足憂也人臣知有己而不知有君知媚君而不知媚民是大可憂也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愚切惓惓於斯言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三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成王將涖政其年尚幼召公懼其驕心易生故以公劉所以厚於民事者而戒之觀七月之詩周公告王者也其詩之所陳言稼穡勤勞農桑等事此詩之告王者其詩之所陳則言宮室勤勞等事其詩雖不同而言民事則一也成王之時享盈成之治天下無事矣而又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勞未嘗知懼苟不陳先王之勤勞而言之則稼穡之事或惰而不知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曰昔之人無聞知夫小人之無所不爲以其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故曰昔之人無聞知雖先人之勤勞且忽之矣今成王幼沖之年處太平之世苟爲燕事於逸遊而不知戒懼則必以先祖之勤勞爲徒勞也故召公詳述而訓戒之則召公之心可謂勤矣蓋自古人臣之戒其君者必止於未形也以成王之盛德安一旅奚未足爲逸而召公作詩而訓戒之懼其此心之一開也況成王中才之主其年又幼召公安得不以此爲戒哉

進貧窶之說於有餘者之前進愁嘆之說於

燕笑者之前說之者益諄諄聽之者若罔聞吁磨不懼夫聽者之不平而深咎夫說者之無術也蓋身之所歷者不待告而諭目之所見者不待言而知若夫身之所未嘗歷目之所未嘗見卒然說之而強其我從使之忘其有餘而知貧窶者之情厭燕笑之樂而知愁嘆者之可恤此人情之所必難者也然苟得其道焉此不難進彼不難受人情之所必難者而吾能使之欣然以從我召康公之戒成王蓋得其道矣文武之業盈成矣成王居而有之文武之治太平矣成王出而享之涖政之初萬幾之繁所未知也小民之依所未知也盈成太平之

治方可以適吾之欲而召康公乃遽欲以小民之事戒之誠人情之所難者而康公也不以民事戒成王而以公劉望成王一篇之中無一語以爲成王戒而推美公劉之所以厚於民者如此吁此召康公進戒之微權也夫人之常情論上世則以爲迂言他人則以爲畏惟乃祖乃父是人情之所素信者也康公謂以民事戒成王成王未必聽惟美公劉之厚於民言存於美意存於戒言在公劉意在成王知公劉之可尊則知民事之可重矣知公劉之可信則知召公之言不可忘矣康公不能必成王之信乎我而能必成王之信公劉吁善進戒

於君者皆如是也七月之詩舉趾穫稻之事小民婦子之情莫不備述無逸之書論小民之依者尤詳而勤勤於七嗚呼三不敢之義者尤切要之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先公爲戒而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爲說吁此進戒之微權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illegible]】公劉匪居匪康此章[illegible]公[illegible]遷豳之始也先儒之說以匪居謂不可以居爲居匪安謂不可以安爲安雖有疆場且置而棄之乃裹此糧食於橐囊之中以思輯用光詩人之意恐不如此者孟

子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孟子之言爲得詩人之意篤厚也夫以篤厚哉公劉之爲民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其疆場則治其倉廩則當然後裹其餱糧而置於橐囊之中以思輯[illegible][illegible]民光其其衆乃持其兵器開啓其道路而行以遷於豳也非倉廩之富則何以有餘糧非餱糧之備則何以爰方啓行也孟子所謂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也小曰橐大曰囊戚斧也揚鉞也左氏曰君

王命剖圭以爲鐵柲文則從金即此戚是也啓行
開啓其道路而行也史記曰不窋末年夏后氏政
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
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劉立公劉復修后稷之
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
居者有蓄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
史記所謂行者有資居者有積即此所謂迺積迺
倉迺裹餱糧是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末
章所謂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也然此詩之六章各有
次序不應先言自漆沮渡渭取材用方言行有資
居有蓄史記之文失其次序者多矣公劉既已遷於

豳而史記乃謂之慶節徙國於豳與詩人之言大
相違戾學者從詩而舍史記可也
【黄曰】此詩六章皆以篤公劉一句冠其章首篤之
爲言厚也書言公劉克篤前烈而此詩言篤公劉
其言異而意同原詩之意蓋曰篤哉公劉之爲民
也所居可以安矣而不敢以自安何爲不敢哉篤
於爲民耳矣何爲民也欲治其疆場積其倉廩然後
裹其餱糧於橐於囊之中而以爲啓行之資小
謂之橐大謂之囊曰橐曰囊括其器也行者有裹
糧然後可以和輯其人而光大其基業張其弓矢
干戈戚揚之器以啓其道路而遷於豳夫公劉不

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
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於是而見之矣後
世厚於爲己薄於爲民疆場不治倉廩不積一旦
卒然有警羽檄一馳而民力四起千里饋糧民有
菜色飢者弗食勞者弗息而民命塗炭矣由是觀
之則公劉之所以爲吾民之計者如此其至非厚
於民者能如是哉史記曰公劉修后稷之業耕種
治地行者有資居者有蓄史記之言其此詩之證
歟昔孟子答齊宣王好貨之說而論此章曰居者
有積倉行者有裹糧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吁孟子
何其深於詩也然後可一言足以見公劉厚民之

心而挽齊王好貨之心孟子之善言詩如此哉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
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黄曰】篤公劉胥相也巘小山別於大山也舟帶也
言公劉之相此原地也民既庶矣既繁矣而又順
矣乃宣之使出耕作民皆欣然趨事赴功而無愁
嘆之聲也此以見民之樂從於是陟而在巘降而
在原相其形勢度其土宜以見其用心反復於民
也民於是願帶之以玉瑤鞞琫容刀之佩也皆民
愛其君如此
【李曰】君民之心未嘗不同君民之情未嘗不通君

爲志已而爲民則民以爲愛君如愛已君薄於民民
始薄於君矣公劉之厚於民凡其所以爲民之心
無所不至方其始也相土以爲居使之無離散之
患及其旣繁庶而且和穆也則復從而宣導之使
之無怨嘆之聲若是亦足矣而公劉之心猶不自
已方且陟而在巘復降在原巘小山別大山也陟
巘降原所以相其形勢度其土宜以爲斯民永久
之利其爲民之心諄復不厭惟公劉以民爲心故
民亦以公劉之心曰何以舟之舟帶也何以舟云
者斯民之心蓋以爲吾君之爲民如此吾民其何
以報之哉於是願帶之以玉瑤鞞琫容刀之佩也

此其愛其君之意也說文云玉瑤所以稱其君之
上德容刀所以稱其君之武德又云下曰鞞上曰
琫要之以詩人之情其惡是人也必言其車服之
盛佩玉之飾以見其不足以稱之其善是人亦必
言其車服之盛佩玉之飾以見其足以稱之是故
瓊瑰之贈晉人所以念康公之親瓊琚之報衛人
所以答威公之義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周人所以
報公劉之德吁其孰謂民果愚哉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
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旣登迺依乃造

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
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
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
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
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三　篤公劉上章旣言其定民之居此章則言相
宇於王氏曰先定民居而後相宇厚於民故也言
公劉相宇也逝往彼百泉之間瞻望其溥原相其
可居之處以爲未也猶升南山之脊見其可居者
惟此京地則曰是乃京師之野於此可以處也可
以廬舍其賓旅也可以施教令也言言語語者言

於此而施教令也篤公劉此章言宮室旣成可以
燕羣臣也言公劉於京師之地依之而建宮室
也其朝會之儀則蹌蹌濟濟公劉則命設几筵而
待之賓旣登席而依几矣乃徧造其羣牧之人博
豕于牢之中而薦之以爲飲酒之殽而飲酒則酌
之用匏而已王氏曰其食也則執豕于牢而已其
飲也則酌之用匏而已言其儉也其儉如此則亦
厚於民故也君旣飲食其羣臣羣臣遂從而君之
尊之羣臣皆愛其上不以非道而怨其君也篤公
劉蘇氏謂宮室旣成則治其田原旣廣且長
矣於是考之以日景以定其經界參之以高岡以

相其陰陽寒暖之節觀其水泉灌溉之利然後可以詳其土宜以授野人也其軍三單者蓋言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大國之有三軍則以餘卒爲羨今方遷豳適三軍之數而無有羨卒故其軍三單蓋以其始遷故也惟其適滿三軍之數而無有羨卒故度其隰原之田以什一之法取其民以爲糧食也既而民益衆然後度其夕陽之地以居之則豳之居信乎其大也夕陽山西也夕乃見日也取民之法夏曰助商曰貢周曰徹皆良法也而周之徹法最爲盡善孟子言之蓋釋其端而自於公劉始後世從而守之則公劉之法可謂善也篤公

劉此章言宮室既成遂作館舍之時先使涉渭乘舟絶水爲亂而過取厲取鍛以厲其器用乃正其作舍之基以治其事而行旅之人歸者甚衆其澗之所在則或夾其皇澗或遡其過澗遡者鄉也開門而向澗也皇澗過澗皆澗之名也以見其行旅之多也芮鞫之即芮鞫皆水之所也水之内曰芮水之外曰鞫此旅衆皆芮鞫之即言行旅之多而得其所安也以見其治道之成雖行旅猶如此則其居者可知也周自公劉至於文王武王凡四遷公劉遷於豳大王遷於岐文王遷於豐武王遷於鎬豐鎬之遷無所經見惟綿詩言大王遷於岐此

詩言公劉遷於豳是皆所以爲民也而後世不知遷徙之勞安然而有之此召公所以致意於此也

黄曰建國之法先王畿而後邦國使民知有尊也今也公劉之遷豳先定民居而後相土宇其爲民之心何如哉厚之至也夫公劉之相宇往彼百泉之間望彼廣原之地蓋將以度其所宜處而奠民居也故復升於南山之脊見其可居者惟此京師之野於是處乎此而廬旅乎此廬旅者爲賓旅往來之舍也公劉之建邦非欲利己蓋欲利人非欲便於吾國亦欲便於他國故必使行旅者皆必出於其途而後見其處心之廣大如此于時言言于

時語語者言者衆以於此而施政發令也予竊以爲不然而公劉之未遷也已有以得乎民之心既遷也復有以適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而民樂從之如大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悅之情笑語於此而非勉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吁公劉何以得此於民哉唐魏徵謂太宗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愚謂公劉所以得民之道蓋如此也夫

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

母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
攸歸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
之攸塈
李曰書云皇天無親克敬惟親天之所以親於人君
者惟其有德故也其曰親有德饗有道其意一也
然而所謂道德者果何自而見之哉觀之斯民可
見矣民之於君好之如芝蘭親之如父母則是道
德之盛也如其怨嘆之聲不絕於口則是道德之
衰也天之禍福於人君惟在其德之如何不在於
祭祀之間也紂之亡也郊社不修宗廟不饗民乃
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其於祭祀之間如此此上天

之所以降禍也則知紂之亡乃在於郊祀之不修
也然如虞之祭[illegible]豐潔而卒為晉所滅則是祭祀
之豐潔又無益也以是知國之存亡在於道德之
盛衰可知也泂酌彼行潦泂遠也言泂酌行潦之
水置之大器之中待其澄清則挹之注於小器之
中以此水而沃酒食之饋也饎酒食也夫以行潦
之水其為物也微矣以薄陋之物薦之於天而天
乃享之者則以樂易之君子可以為民父母故也
民之視聽乃天之視聽民既從之矣則天安得而
違之乎罍祭器也溉清也塈息也下二章皆是上
章之意黃曰徒見序言皇天親有德而饗有道遂
於詩中求其所謂道德民之父母有德也民之攸塈
道也又其甚曰周道於是乎在故稱皇天焉使周
微而無道詩不得稱皇天乎何其陋也
黃曰幽明無二理明此理者不二心立民長伯之
理於敬事上帝之心得之諸[illegible]民之理於事鬼神
之心得之而吾夫子亦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事神治人無過此一心
心無二心則理固無二理也誠存於心以之事天
則天必享以之治人則人必歸是故事天不在備
物愛民不在小惠事天而出於誠心則雖禴祭可
以受福二簋可以用享是心不誠則雖殺牛而祭

福不至豐潔以祀天不親曾不益[illegible]而出於
誠心則雖役民以築臺而偷來以[illegible]羽以
從欲而猶欲[illegible]乎有喜是不誠則雖移民移粟
民不以為[illegible]不鼓不擒人[illegible]為仁聞詐哉雖
然人情猶知敬天而不知[illegible]天之心以治人也
蓋其心以為民愚也無知[illegible]蒙蒙蚩蚩而吾欲
以誠化之豈不難哉自人[illegible]者是心而愛民之誠
心衰矣大臣處其如是也[illegible]以推事天之理以明
治人之理謂天有是理民[illegible]是情冥冥之中無聲
可聞無臭可接而誠心之[illegible]猶可以感通孰謂斯
民而有不可化之理哉故泂酌一詩意在於告成王

以治民之理而先假夫事[illegible]之理以喻[illegible]之也作序
者從而斷之曰言皇天親[illegible]德饗有道者其微意
固有在然特曰皇天示若[illegible]詩人之不止於此
意請得而詳辨之夫[illegible]泂酌彼行潦挹彼注
玆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illegible]其次章曰可以
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illegible]章曰可以濯溉豈
弟君子民之攸塈夫三章[illegible]泂酌彼行潦以薦鬼神
而皆[illegible]可以[illegible]以六者設辭也三章之終乃斷然
以爲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攸歸[illegible]
辭也如左氏言潢汙行潦之[illegible]以薦鬼神可以
羞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illegible]行之以禮又焉用

質左氏之言蓋欲實其信禮之說而假薦鬼神之
禮以明之也故觀詩人之辭[illegible]當察其意之所在泥
於言[illegible]之末則失其旨矣嘗[illegible]於詩先設辭於彼
而後立意於此者頗亦不少泂酌之意豈異是哉
[illegible]其意蓋曰泂酌彼行潦之水挹之於彼
[illegible]此以爲用猶可以[illegible]饎而熟之
以祭則天之[illegible]享[illegible]不可以言
語道而[illegible]誠[illegible]以[illegible]則治民之理何
謂不然使[illegible]樂易[illegible]不忘於心則雖善政
未施而民已懷之[illegible]行而民已爭矣其曰民
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illegible]以見其豈弟

之德在民之不能忘如此也濯罍濯溉亦無異議
罍祭之器也溉祭之潔也要之以言事天之誠与
康公以豈弟之德望成王而先推事天之理以喻
成王人皆謂康公之意假天之親有德饗有道
愚謂康公之意言皇天之親有德以見斯民之歸有
德假天之饗有道以見斯民之懷有道也夫天無
私親惟德是輔則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從可知矣
故嘗謂爲民上而謂民之難服者皆未有愛民之
誠心者也苟其愛民之誠如事天之誠使民如承
大祭則必不輕用民力矣臨民而如臨上帝則必
不敢失民心矣吁天下之理莫過乎此心之誠也

誠於愛民不必有赫赫然爲民之功而民自懷之
愛民不出於誠心則雖良法美意彰彰於天下而
無益於嘆息愁恨之聲也大學論若保赤子之義
而發明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赤子者
飢寒之變疾痛之加非欲未能以語人也然而保赤
子者能得其情而順適其欲何哉父母之愛子誠
心也心誠求之則赤子無難知之情矣天下之窮
民其無告者何嘗赤子之未能言者哉然君焉苟
以誠心求之則萬里之遠若一堂之上萬口之異
若一辭之載吁此召康公戒成王之意也此召康
公所以論事天之理以明治民之理也益之贊禹

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愚謂益之意在於告禹以苗民之易格而先假動天感神之理以明之也成王之告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愚謂成王之意在於告君陳以頑民之易化而先推感于神明之理以喻之也吁洞酌之詩其微言實在於是爲此詩者語焉而不詳愚故詳其說而辨之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小序】鄭氏云吉猶善也孔氏曰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則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此說是也周自文王以來賢才羣聚於朝其所以遺後嗣者無以復加矣而召公猶以求賢用吉士

爲戒蓋人君之於人材欲其無所不用不可以爲止於如是而不求也如漢祖之興謀臣如雨猛士如雲宜其不必以求賢爲念也及得天下之後乃過沛而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是其求賢之心無有已也成王繼盈成之世召公懼其驕心易生怠於求賢也故切切然作詩以訓戒之則召公之愛其君者至矣周公之作無逸也陳民事之艱難以戒其君之逸豫而召公又作公劉之詩以戒成王厚於民事周公之作立政言用人之當否以戒成王之用賢而召公又作卷阿之詩以戒成王用吉士則周召之相其君者一道也〇或者乃以一

人不相悅豈不厚誣古人哉

【黄曰】成王涖政之初而召康公謹先入之戒者二曰厚民曰饗天而以求賢用吉士終焉蓋曰愛民所以畏天而顯俊所以尊上帝三事而一理也推此三者雖堯舜之治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康公何其善告於君哉後世人臣不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望其君故不能以其大者要者而告其君政事之末條目之細無益於天下國家者乃敢上章諠譁至於任用之非人忠邪之不辨而古人所謂罔不興罔不亡之由者則皆默默而不敢一言吁盍亦以康公之所以告成王者而告其君哉故嘗謂

成王即位之初周公左召公右康公既戒之以求賢用吉士而周公作立政之書亦曰勿以憸人其惟吉士二公之戒皆天下治亂之本成王所以得爲賢君成周所以得爲至治者二公之力居多雖然曰求賢曰用吉士初非有異也作序者因詩人有吉士吉人之辭而及之耳若求爲異說則爲此詩者既曰吉士又曰吉人亦有異義也豈其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李曰】卷曲也飄風迴風也毛氏曰惡人被德化而消鑠飄風之入曲阿也不如鄭氏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出迴風從長養之方而來入之喻王

者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猩然就之鄭氏之說爲勝惟人君能如卷阿之受風故樂易之君子皆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況乎國君之尊如雷霆之威無不摧如萬鈞之重無不壓也苟不能屈體以求賢則彼將金玉爾音而有遐心矣孰肯樂告之以善道哉

黃曰 天下惟名之能欺人而惟誠之能感人漢唐之君求賢之詔非不屢下也而卒不足以得賢何者求賢之名盛而求賢之實衰非日蝕詔不下非地震詔不下非水旱詔不下平日尊賢待士之誠不至而一旦欲以虛名來天下之豪傑吁盾有是理哉高宗思而傳說夢成王悟而周公歸有急親賢之君則十六相更相爲揚而[illegible]矣有善養老之君則二老有盡歸乎來之[illegible]矣吾以是知誠之能感人也召公以求賢告君而先之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夫卷阿不與風期也而風必至焉然則有阿之卷必有風之飄然阿大陵也卷者曲也[illegible]也貞峻於阿阿而卷則不抗於自[illegible]一[illegible]以來自南之風莫尊於君君尊而謙則不抗於自尊而有以來天下之賢天下之理發於自立者人不[illegible]誠

於待下者人必樂附惟木之樛者葛藟纍之惟阿之卷者南風飄之人君能屈己以求賢則賢者必樂爲之用矣是故豈弟之誠不忘於中則尊賢待士之誠必發見於外訑訑之聲音不形於顏色則濟濟之士咸輕於千里故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者以見賢者願立於朝而樂告之以善道也苟非其有求賢之誠則避色避地皆賢人而在朝在位者非古之辭招之而不至安肯來而遊縱導之而不言安肯矢其音此高祖所以不能來四皓光武所以不能屈子陵也吁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者而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此來游來歌之意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而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此矢其德音之意也矢之爲言如皐陶矢厥謨之謂也愚嘗觀仁宗皇帝朝一時賢者毛奮鱗集曠古未有而敢言之士尤多吁誠之能感人也如此哉前輩嘗言人君苟有求賢之誠則賢者將扣關而自至信矣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李曰 伴奐閒暇矣此下三章小蘇先生之說最爲

善伴奐鄭氏曰自從弛之意彌終也酋就也言成王之時天下已平惟當伴奐而游優游而休端拱無爲坐視天民之阜但能得樂易君子而用之以終成其德性則能肖先君之業有所成就矣爾土宇昄章昄大也章著也言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不可以有加矣但能求樂易之君子而用之以終成其德性則爲神明之主矣爾受命長矣言周之受命既長矣而福祿又康安矣但能得樂易君子而用之以成其德性則可以長保其純嘏矣且以唐明皇觀之其時非不伴奐而游優游而休也非不土宇昄章也非不茀祿

爾康也然自天寶以後驕心浸起惟其求賢之心少替退張九齡而進李林甫用小人而去君子是以不能保其大平之業也使成王苟不知求賢方且簡賢才而信讒佞則是亦爲明皇而已

黃曰此三章皆一意然其辭有輕重要其微意皆在於三章之末句愚嘗觀諸家講解而惑矣說文以伴奐爲廣大而有文章而鄭氏以爲自縱弛之意其說以爲賢者既用則人君得以優游而伴奐而自休息也小蘇李迂仲牛牛則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已平惟當伴奐而優游端拱而無爲也陳少南先生則以爲人君惟在於優游而不役於智巧以與賢者講學然以愚觀之皆恐非康公之言大謂之廣大而有文章固美辭也以爲賢者既用而人君得以伴奐而優游則詩人之辭不若是其遽也以爲天下已平成王惟當伴奐而游優游而休則是召康公教其以逸豫也以爲不役於智巧則是文王之時也至於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諸家之說亦皆不同然其失也皆在於不察詩人輕重之言爾土宇昄章說文云昄大也章盛也茀祿爾康說文云茀小也康安也愚以爲盛貌也召公之意以爲天下之治如此其可樂也土地之廣如此其盛大也福祿之慶

又如此其厚也吾君將何所爲乎亦當知所以保之之道耳保之如何亦惟曰求賢以自輔也然而求賢者人君之所難言於天下治安之時而以難必之事言之於難言之人亦君子之所甚慮也故蹇叔之言不用於秦師方興之日伍員之諫不行於夫差屢勝之後是故於已更事者言與未嘗更事者言不同也成王以幼冲之資出而當盈成之運方是之時中外無虞四方又寧淮夷已服頑民已定天下之治已休休矣而召康公以求賢用吉士戒之是猶進食於飽者進藥石於壯者其不爲之厭去也幾希故召康公之戒亦難乎其爲辭矣

康公也不直其辭而微其言其一章則先言至治之樂而後進其保治之說其二章則先言其有天下之盛而後進其保天下之說其三章則先言其享福祿之慶而後進戒其保福祿之說夫人惟知其有而後不忍喪其有知其不足恃而後不敢以自恃謂伴奐爾游優游爾休天下無事固可樂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嗣先公之業乎爾土之廣宮室之盛固亦甚厚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使百神之我主乎受命之長福祿之康固亦盛矣然吾君亦當思所以充其德性而使純嘏之我常乎先公之業不能繼則伴奐優

游何足樂宗廟社稷之不我享則土宇昄章何足榮純嘏之大福不可常則受命之長何足恃反而思之天下雖無事而吾不可以無事而忽之賢不可以不求也吉士不可以不用也使康公不徵其言而自以求賢用吉士戒之成王之心必曰天下之治已伴奐而優游矣土宇已盛矣福祿已康矣吾又何資於賢而必汲汲於吉士哉惟康公先言其所已然而後戒其所不然使之知此之不足恃而不敢以自恕也吁召康公何其善進言於君也哉漢文帝之時號爲海內富庶天下乂寧而賈誼必爲之痛哭流涕爲之長太息如禍患之迫乎其

後誼之憂國誠然矣然其言太過而無優游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於此則益不之信故誣亂以爲治固小人之用心而抑治以爲亂亦非進言之至術至觀此詩然後知康公之戒其君其言固自有法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李曰】有馮有翼鄭氏以馮爲馮几以翼爲敬以孝爲成王以德爲羣臣其意以祭祀爲說歐陽則非之矣此蓋賢者之衆多如此有可以爲輔翼者有孝者有德者皆可以誘掖其君以當道也成王能

得此樂易之君子則可以爲四方之法則也顒顒卬卬此章亦言賢者如此或說以爲成王非也顒顒溫貌卬卬盛貌如圭如璋言其德如圭璋也惟其如此故人聞之則有善譽望之則有威儀夫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有諸中必形諸外此理之常然也成王能得此樂易之君子則可以爲四方之綱也

【黃曰】人君用舍之際天下之趨向係焉不可不謹也用得其人則天下皆淬礪於賢人吉士之域而四方之綱紀由是而定矣一非其人則天下趨之而紀綱亦有不足觀者天寶之際唐之天下豈不

大冶林甫一用而唐之紀綱遂以大亂由是而觀
則召康公之戒其意深矣公之意蓋曰人不可以
妄用也當察其實而考其素有馮翼之才孝德之
行者然後可以用之以爲四方之則有顒卬之志
圭璋之質而令聞令望之人者然後可以任之以
爲四方之綱蓋康公之意以爲才與德稱名與實
爭然後可謂之賢謂之吉士才有餘而德不足則
盆成括之徒耳名有餘而實不足則少正卯之徒
耳其不誤天下國家也幾希此馮翼之才所以尤
貴於孝德之行而聞望之令所以尤貴於圭璋之
質也吁此二章其康公告成王以用人之法歟鄭

氏以有孝爲成王以有德爲羣臣其意以祭祀爲
說而陳少南先生亦以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
令望爲人君德性內成而儀容外著詩人之意果
恐不然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
子使媚于天子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
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李曰 鳳皇于飛此章言賢者以類進也古之人多
以鳳皇比賢者君子在治若鳳在亂若鳳鳳皇之
鳥非太平則不出翽翽衆多也藹藹盡力也鳳皇
之飛翽翽其羽以類而進咸集於止以譬藹藹之
吉士在有道之朝亦引類而進也維君子之所使
媚愛天子也又鳳皇于飛此章亦上章之意何戾
也媚于庶人言愛乎庶民也

黃曰 嘗觀古今之天下方其盛也賢人萃焉及其
衰也小人朋焉夫聖明之君其智固足以知之而
亦安能盡天下之才而用之哉何賢人君子皆爲
之用而天下無遺賢也世之說曰天生聖君必生
賢佐申甫自嶽降傅說爲列星賢人君子之用於
世豈偶然哉故天欲平治天下則天下皆君子而
無小人未欲平治天下則反之嗚呼是不然也天
心仁愛人君豈不欲朝廷皆君子然天下有君子

必有小人安能絶其類哉要之君子小人消長之
理在人君任用之際有以先之也殊不知舜不相
禹而相鯀吾見鯀與放齊之徒俞然相與都俞
於虞朝矣如成王不相周公而相管蔡吾見武庚
之徒俞然援於周行矣惟舜用禹以先天下故
皐夔稷契以類而進惟成王師周公以先天下故
康公康叔以類而用此易所謂拔茅連茹也詩曰
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又曰鳳皇于飛翽
翽其羽亦傅于天鳳皇肅肅而飛衆羽翽翽而從
鳳皇飛而止衆羽亦集焉鳳皇飛于天衆羽亦戾
焉何衆羽之趨於鳳皇者如是也鳳皇者衆羽之

所慕也聖人不能盡天下之賢而用之惟得一相
如禹如周公而野無遺賢朝無倖位辟如龍興而
雨即霏矣虎嘯而風即號矣何患天下之有遺材
也嘗觀高宗未得傅說則憂思而不遑既得傅說
則專任而無憂天下之賢不止一傅說也而高宗
獨汲汲於說何哉吁其父歸之其子焉往高宗蓋
知此理者也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又曰藹藹
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初無異義蓋吉士吉人十之
多者以有君子在上也此所以賓其鳳皇飛而衆
羽從之之意也曰媚于天子媚于庶人蓋媚于天
子所以媚于庶人也愛君所以愛民也媚庶人所

以媚天子爲民所以爲君也知媚君而不知媚民
非愛君之誠也其秦高斯漢桑弘羊唐楊國忠之
徒耳其不忠於君莫大焉吾嘗講假樂之詩至於
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墍一章已
妄論之矣故不復述其說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
雝雝喈喈

李曰 鳳皇鳴矣鳳皇之鳥非梧桐不棲鳳皇鳴于
高岡之上必有梧桐之木生于朝陽之地梧桐之
木菶菶萋萋然而盛則鳳皇之鳥雝雝喈喈然而
和鳴言成王之朝能致賢者如此梧桐之木生于
朝陽之地者蓋其朝見日陽被仁溫之氣氣多矣
說者以被溫仁之氣爲人君之德則鑿矣

黃曰 先言鳳皇飛而衆羽從此又言梧桐生而鳳
皇鳴猶方其論九官之用則曰禹先之也論三后
之用則曰周公先之也及其論禹之所以用周公
之所以歸則又曰舜之聖成王之賢也且夫古人
所以必以鳳比君子者何哉非取其羽毛之異也
非謂其罕見之奇也賢人君子難進而易退危邦
不入亂邦不居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猶鳳皇焉非
高岡不翔非梧桐不棲故鳳皇鳴於高岡之上者
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也梧桐之木菶菶

萋萋而盛鳳皇之鳥雝雝喈喈而和且夫太公伯
夷天下之大老也方其隱於東海北海之濱也默
默然而處恐有聞焉及其盍歸乎來之嘆也翻翻
而起恐或後焉向者胡爲而肆今也胡爲而歸此
君子出處之道詩人形容之說也後世有如魯二
生漢四皓皆終於隱而不見於世夫若人者用之
雖未必能□王佐之事業要以後世之君輕儒慢
士而賢人君子有以窺其用心也梧桐之木菶菶
萋萋何怪乎鳳皇之不雝雝喈喈也噫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補曰】君子之車此章言君子所以寵錫君子者甚厚矣韓文公曰假如賢者至乃一見之愚者不得見焉則賢者莫不至而愚者日遠矣假如愚者至以千金與之賢者至亦以千金與之則愚者莫不至而賢者日遠矣蓋待之之道當異於衆人苟以衆人待之則彼將有辭曰吾君待我以何禮而責我以何事也故必待之甚厚則賢者樂告之以善道也今也君子之車馬如此之富則其禮貌可知矣然君子豈在於車馬之間哉蓋以車馬之多則見其禮待之甚厚也召公之作詩其辭不多惟使

樂人歌之欲使成王以爲戒也召公雖曰此詩不多然其辭諄諄如此已爲多矣猶曰矢詩不多者蓋召公愛其君甚切其心猶以爲少也

【黃曰】先儒之論此章皆曰人君待賢者之禮當如此其厚也故必有車馬以錫之如書所謂車服以庸易所謂錫馬蕃庶也然竊謂不然夫康公之意固欲成王之待賢者以禮矣然不告其君以待賢者之誠而告其君以待賢者之物康公之意必不爾也夫車必曰君子之車馬必曰君子之馬猶杜子美之詩曰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人孰無酒不若對賢人酒人孰無車不若聽長者車要其人而貴其物也天下之言弓者必曰烏號之弓言履者必曰曲阜之履豈貴其物乎抑貴其人乎康公先言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而繼之曰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蓋謂梧桐之木盛則鳳皇鳴矣人君之誠至則賢者至矣吾君苟有好賢之誠則天下之賢者莫不願立於其朝將有不遠千里而來者矣君子之車而庶且多君子之馬而閑且馳指車馬而曰君子以見朝廷無憸人也夫如是康公愛君之意遠矣故曰維以遂歌夫康公作卷阿詩其辭非不詳也而猶曰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蓋其愛君之誠動於中而愛君之辭形於外則辭多猶以爲少也吁康公之愛其君也爲何如後世之言爲人臣者必曰周召信乎其爲人臣者必如二公而後無愧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

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
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李曰】召穆公者召康公十六世孫也召康公當武
王成王之世言聽諫從其所陳者無非切直之言
而王能聽之故天下大治召穆公者當厲王之世
非無切直之言也觀民勞與蕩之詩其言非不忠
也柰其王之不聽何故天下大亂其愛君之心非
不同特所遇之時異耳江漢之詩所謂召虎即穆
公也當厲王之世不見信用其所見於世者惟其
言耳至於宣王之世能信用之乃有平淮夷之功

所謂百里奚非愚於虞而智於秦者正此類也攷
之【國語】王行暴虐多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民不
堪命王怒使人監謗召公諫曰是障之也防民之
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則知
穆公在厲王之世其忠諫屢矣非獨民勞與蕩二
篇也其後厲王奔於彘太子靜匿召公之宮國人
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及此
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事君者
險而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子代宣王太
子卒得脫觀此則穆公之所存可謂大過人矣慶
鄭之於晉惠公驟諫不從及戰於韓原戎馬還濘

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
逃焉遂去之慶鄭之於惠公固謂忠諫至其君陷
於難安然坐視而不之救是以其君怨懟而讎之
也聞召公之風可以少愧矣觀此詩與蕩詩其言
優游而不迫則召穆公之忠厚可見於此二詩況
其肯讎君於急難之中乎召穆公既脫太子於難
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
彘乃立太子靜爲王夫以十四年之間朝廷無主
召公乃與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下不以爲專宣王
不以爲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而召公
能之可不謂之大賢乎召公之賢如此則學者於

此詩不可不詳考之也汔【毛氏】曰危也【鄭氏】曰幾
也毛氏之說以爲民皆罷勞而又危則其說不甚
簡徑不如鄭氏之說爲優【易】之井卦曰汔至亦未
繘井汔亦訓幾汔而未爲用則未爲有功也此汔
字同也言告於王曰當時之民亦勞苦矣庶幾厲
王可以少安之乎言少安者未敢望厲王奮然大
安斯民但冀其少康之使之得休息足矣中國【毛
氏】曰京師也四方【毛氏】曰諸夏也鄭氏亦同皆非
也中國只是說諸夏【王氏】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自中國以至夷狄皆綏之是也但王氏又以下文
四國爲中國而又失之泥矣毛鄭之失則以中國

爲京師王氏之失則以四國爲中國其失一也安民之道必有其序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此先後之序也聖人之於天下非不欲一視而同仁也然未能治近而先欲治遠正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然而可以施惠者惟在於無縱詭隨而已詭隨者蘇氏曰不顧是非而妄從人者是也毛鄭皆以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其說不甚近夫小人欲仕於朝廷者必先中君之欲然後可以得志如唐太宗嘗指庭中樹宇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誰意疑是汝宇文士及從旁稱美可謂詭隨也蓋彼不顧理之是非君以爲是亦以爲是君以爲非亦以爲非既合君之意然後可以要君之爵矣天下之事惟吾之所欲則天下之人必受其禍矣王能無縱詭隨之人無良之人既以謹慎則寇虐不畏法之人亦將遏止之也孔氏曰惡有小大詭隨未爲大害故直云不得縱之也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敕之寇虐則加害於民故遏止之自古人臣之肆其大惡而無所忌憚者則以人君有以縱之於始也左氏傳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有一人焉幸而從事則天下必受其禍矣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爲

寇虐而欲遏止之亦已晚矣如唐代宗之時所用之人如元載李輔國之徒皆大姦惡無如之何至遣刺客殺之其無策甚矣柔遠即上文綏四方是也能邇即上文惠中國是也遠近既安則上亦安如遠人已叛而近者已離王雖欲一日之安得乎故曰柔遠能邇而後可以安我王也休息也以爲民逑逑聚也言使民無離散也宣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則知厲王之時斯民流離散亂於四方矣故告之曰以爲民逑也惛怓亂也無棄爾勞鄭氏以爲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不如蘇氏以爲爾勞舊也詭隨者禁之舊者用之苟有功者勿棄則君子在朝小人在野豈不爲王之休美乎民亦勞止以綏四國即上文綏四方也罔極不中也無俾作慝遏止寇虐之人使不得作邪慝也敬慎威儀以近有德言王當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必去矣如漢武不冠不見汲黯至於公孫弘則不冠亦見之唐姚崇宋璟爲相每進見明皇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林甫爲相雖寵遇於姚宋然禮貌亦衰矣惟無德之人乃可以無禮待之苟於有德之人而倨傲之如此則將有去志矣觀厲王之世所親者惟榮夷公之徒安能近

有德哉愒亦息也俾民憂泄俾民去其憂也泄去也以謹醜厲厲惡也無俾正敗無使正道得敗壞也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者言王雖號小子而所係天下之事甚重不可不慎也民亦勞止云云國無有殘者言國無殘敗之禍也繾綣附著也左氏昭公二十五年曰繾綣從公無通內外元愷曰不敢離散也說文曰不相離散也孔氏謂人行反覆爲惡固執不舍常爲惡行不如蘇氏以爲小人之固結其君無俾正反言無使正道反而爲邪也厲王乎我欲女如玉於是大諫也自古人君之所以欲殺諫臣者必以爲拂己而不知實愛己也人之諂諛雖曰遜志然猶疢疾也乃所以害之也人之忠直雖曰拂己然猶藥石也乃所以壽之也使君能察其臣之所以諫己者謂何其心不過欲其君爲賢爲聖使天下躋於太平之域則必無殺諫臣之患矣

板凡伯刺厲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李曰左氏傳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爲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世爲王臣也上帝板板反也癉病也凡伯以厲王之不道遂言曰愛民者天之常道耳今天使下民皆病則反其常道矣天降禍如此可畏可不慎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爲然而且肆於民上則其所謀皆不遠矣凡伯之出話無非遠謀也而厲王不從惟知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管管無所依恃也言厲王之心不知有聖人之法度故專已直情僨然無所忌憚肆爲欺詐而不實於誠信之道也盍人苟知有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惟其謀猷如此不遠我是以用大諫也自下文至於末章皆是大

謔也上既言爲猶不遠此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
言之矣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憲憲猶欣欣也孟子
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猶沓沓也嘗聞之曰
書籍難曉以古今之語不同耳在凡伯謂之泄泄
孟子又轉而爲沓沓今沓沓之語又難曉但觀孟
子所謂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意
自可見矣鄭氏之說皆以天爲王言王方行暴虐
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
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
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然隨從而助之其說皆

以爲王非也此只說上天方降災王不可以不懼也
言天方降大難於王何爲乎欣欣然而不懼天方
有警動於上何爲乎沓沓然而不知止也天心之
仁愛人君至矣故降災以警動之人君欲解天心
惟恐懼修省而已苟能慎德則雖有桑穀之變而
可以致中興苟不知懼則天災日益其欲當天心
者果何爲哉在於治民而已然民豈難治哉王之
教令苟和順矣則下民無有不和洽王之教令苟
悅美矣則下民無有不安定古人曰安危在出令
民之休戚係於上之人所施教令如何耳觀尚書
所載皆古帝王所以教令其臣民者其治亂可考

也我雖異事此章又責同僚之臣王氏曰事雖異
然其同治天下則凡伯與厲王無以異於同僚矣
此說牽強之甚言我與爾大臣其職事雖異然常
與爾同僚止左氏所謂吾嘗與同僚敢不盡心焉
是也以同僚之故而就爾謀而汝同僚者乃聽我
囂囂而不之信我之所言誠可行也汝勿以爲笑
先世之民嘗有言芻蕘采薪之人其言尚可采而
況於我乃同僚之人乎凡伯諫王而聽故欲與同
僚共陳之而其同僚乃敖邪之小人反笑其所言
況欲與之共諫於王乎昔趙盾與士會同心以事
君諫不入則子繼之是同僚當如此也今厲王之

時同僚諫君皆以爲笑其異於趙盾士會遠矣天
之方虐言天之將虐以喪國家王何爲謔謔然戲
侮之也惟老者知其不可不戒故以此諫王而王
乃蹻蹻然不顧其所言小子指厲王也說文曰蹻
蹻舉足高也以舉足高之意觀之則蹻蹻是驕怠
之意劉向新序曰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言老夫欲
盡其言小子蹻而不受也灌灌毛氏曰猶款款也
汝之所以不用我言者豈非以我之老故邪然我
之言實非老也但是爾用憂爲戲謔也自古庸君
之朝無不播棄黎老老人之言可以治國反以其
言之老遂以其言耄而不可用也而秦穆公之於

寒叔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此所謂以老人之言爲耄也熇熇盛也說文曰火熱貌是亦熾盛之意言王不用我之言及其積也將如火之益熱不可救止也天之方懠懠怒也夸毗爾雅曰體柔也言天方震怒王何爲爾而不能自立今威儀皆迷亂則其無立志可知也當世所謂善人者又皆不敢出言尸位而已故斯民呻吟無有揆度之者斯民當喪亂之際無有資財曾莫有惠我衆者以其聚歛愈甚而斯民益困天之牖民正如所謂天序有典天秩有禮天命有德天討有罪皆是爲順於天理也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如壎篪之相應圭璋之相合取攜之甚易也牖如循循然善誘人之誘同且人之生也皆有固有之性因其善性則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苟將求多於民則牖民之道愛易矣益者言其無求多也特言牖者以帶上文言之耳鄭氏曰無曰是何益詩人但言無曰益鄭氏又增言無曰是何益可謂鑿矣民之多辟無自立辟此辟亦當作僻字讀言今之民旣多邪僻矣而王又爲邪僻何以牖民哉未有己不正而能正民也爲王旣爲邪僻安能正民乎价人維藩大師或讀作大字价人或以爲大人或以爲善人或以爲掌軍字者無所經見今姑兼存

之大師大衆也大邦諸侯也大宗強族也王所恃以爲藩籬屏翰蔽其國家者在此數者苟以德懷之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矣詩人以懷德維寧間於中則宗子維城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無使宗子之城壞無使汝獨居則可畏也宗族旣離則爲厲王者眇然匹夫矣豈不可畏哉敬天之怒此章又戒王以畏天反覆言之者以見厲王忽天戒也渝變也是亦天怒之意也天怒如此王當戒之無敢戲渝馳驅自肆夫所謂天者豈遠乎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故昊天之明與爾出入與爾游衍不可以爲遠而忽之旦明也王往也觀敬之一章皆是言天與人不遠王當敬之故此詩旣告之以敬天之怒又申之以昊天曰明敬之一篇之意盡在其中矣夫厲王之無道凡伯所以告之也猶盡其至如此末章所言惟文王能之文王陟降厥士故曰昊天之明及爾出王與爾游衍不以爲遠而忽之在帝左右是也此豈厲王之所能爲哉而凡伯亦告之以此者蓋古人貴難於君以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以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有不然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四

蕩之什 詁訓傳第二十五 大雅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德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李曰 蕩之序有可疑者詩中言蕩蕩上帝而序乃以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其意都不相干蘇鄭氏以蕩蕩爲法度廢壞之貌[illegible]氏之解詩欲求合於序故不得不以法度廢壞[illegible]詩曰大哉堯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蕩者廣大也使蕩而果以至廢壞之意則是指厲王矣歐陽曰蕩蕩廣大也謂蕩蕩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歐陽公非以蕩蕩爲法度也然必竟只爲作序者求出於詩之句故余謂詩中若此之類誠有可疑也乃稱之以厲王之不道遂傷之而言曰蕩蕩然而廣大之上帝也此呼天而告之之辭也天乎今天下之君如厲王者其威虐烈然甚矣其曰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疾威如此而其命又多邪僻此見厲王之不君甚矣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順彼之而勿使失乎性今厲王之爲君乃肆爲不法又多邪僻是天下之人君乃所以害民也人之初生則無呼天觀厲王之暴虐無可奈何故以呼天天之生民其命信爲難諶矣方其初也亦賢之君以治斯民及其終也乃生此僻王以虐我民是興也其始以禹其終以桀商之興也其始以湯其終以紂周之興也始之以文武及終也以幽厲此雖誠如此毛鄭皆以蕩蕩上帝爲指厲王歐陽公既以爲不然而以民人以下民之辟爲天也廣大下民之所君又不能無失其曰蕩蕩上帝只是指天下民之辟只是指厲王

其文明甚不須曲求其文也召穆公以厲王之惡同於紂故每章引文王歎紂之惡以責之彊禦彊梁悍禦之人也掊克掊斂好勝之人也紂之臣惟是彊禦凶逆之人惟是深刻少恩之人在位與在職事者無非此人也夫以紂之凶惡而又濟之以彊禦掊克之人則如水之益深如火之益熱其亂亡必矣滔漫也如滔天之滔也天降滔德猶言天降喪亂也天之降此喪亂而女又起而助天爲虐蓋此怨之之辭也說者多以滔德爲彊禦掊克之人未必然也紂之所謂秉義類乃是彊禦多懟之人也乃是好爲譏言之人也乃是寇攘奸宄之人也

類善也自古亂亡之君所以委任小人者非以小人爲可任也蓋以君子爲小人小人爲君子也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故紂以彊禦之懟與夫流言寇攘之人爲秉義類則夫秉義類之人必反以爲彊禦流言寇攘之人也紂之時在朝者飛廉惡來之徒而箕子比干之徒則屏棄之殺戮之囚奴之彊禦多懟言彊禦之人多怨懟之也流言以對言好爲流言以荅人主之問如管蔡之徒是也寇攘式內言寇攘之人而反使居內也王氏以彊禦爲厲下誤矣侯作侯祝靡届靡究言在朝廷者無有忠信惟是以盟詛相要厲王又不能別白而窮究之

則其政可知矣使君臣以盟詛相要皆是忠信之
衰也如左傳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
潁考叔者則鄭之刑政可知矣雖然何人斯之詩
又何以言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乎使詛果非嘉事
則何人斯之詩當在夫子所删之列矣蓋觀詩當
以意逆志婦人迎送不出門而莊姜乃有遠送于
野之言正此類也何人斯之詩但以讒言亂國乃
可以爲人主之戒不必泥於盟詛之言也炰烋毛
氏曰彭亨也鄭氏曰自矜氣健之貌言汝炰烋于
中國斂斯民之怨以爲德蓋以小人爲君子則其
所用者無非小人也以怨爲德則其所行者無非

虐政也蓋是非顛倒邪正錯亂以白爲黑以妍爲
醜自古亂世之君類多如此然其所以至此者則
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
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蘇氏曰左右前後無良臣
也陪陪貳也天不湎爾以酒言汝之沈湎非天使
之也人能深味此一句則凡所爲者無不正矣不
獨湎于酒也凡昏亂於貨利者豈天使之乎天未
嘗使汝爲是而爾之所爲於不義則從而法之夫
不義者豈可以爲法哉女既愆過於容止矣而又
凡無明無晦飲酒無度必其醉也則叫號讙呼而
未嘗視事俾晝作夜言日間不視事也觀酒誥所

陳在今後嗣王酣身誕惟淫泆于非彝用喪威儀
則既愆爾止可見矣人惟飲酒可以觀禮苟無度
必至於威儀怭怭側弁之俄又安得其容止之可
觀式蜩螗也螗亦蟬之别名言其讙譁之聲如蜩
螗之鳴其言語之沓沓如湯之沸如羹之熱但以
此一句觀之可以見其讙譁之甚矣酒誥曰庶羣
自酒以見紂之君臣無不沈湎于酒蓋紂之爲酒
池肉林君臣爲長夜之飲其小大已近於喪亡矣
而當時之人尚安而行之恬然不以爲慮也內奰
于中國覃及鬼方言取禍于中國遂及鬼方也鬼
方遠方之國高宗所伐者也內而中國外而鬼方

無不怨之也時是也言不可歸咎於上帝也酒誥
言紂之飲酒以致敗亡之禍曰天非虐惟民自速
辜此言紂之飲酒而亦終以匪上帝不時其意一
也言上帝豈欲喪之哉爾但不能用舊政耳雖無
老成人在於朝廷尚有先王之舊法可舉而行而
女曾莫之聽此大命之所以傾也顛沛語曰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注曰僵仆也揭拔也人有常
言木之僵仆而拔之者其枝葉未有所傷害而其
本根實先撥也撥絶也以見商紂之惡四方未受
其禍而王室已先顛覆矣其鑒戒不遠其在夏后
之世也夏以是亡今紂之所爲亦將以是亡不可

不戒也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在於同道然後可以興若
夫與亂同事未有不亡也桀以飲酒亡紂亦以飲
酒亡幽王亦以飲酒亡所謂與世而同者也歐陽
曰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近傷者其意深故其
言緩而遠觀此詩所謂優游和緩而不迫切者不言
厲王之惡而專以紂之惡言之惟以末章二句言
商之鑒在夏則商爲厲王之鑒然後可以見其傷
今之意可以一倡而三嘆也或者不知乃以謂此
詩者是文王刺紂之詩而非厲王之詩固哉其爲
詩也

六

守忠堂

黃曰蘇氏曰蕩之所以爲蕩由詩有蕩蕩上帝序
以爲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意矣此言是
也若夫篇意寔指厲王而言之中間託言文王仲詳
之不復自出也雖然此亦以文王啓之厲王知
之而不鑒之此所以使武公復以警後人也不意乃
祖所以啓人反以自啓其子孫使其少自悔悟寧
能一刻自安哉穆公言及於此無可救藥哉序詩
者所以爲傷之也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抑 抑也以衛世家武公乃僖侯之子共伯之弟
以宣王十六年即位則厲王之時武公未爲諸
侯安得作詩刺厲王且以自警然某於此詩不能
無疑說者以爲追刺然詩中所言指其君爲小子
豈有後代諸侯乃指前王以爲小子哉武公必不
然且仕於亂君之朝自警可也今先朝之事已往
矣自警何爲哉則知此詩只是刺幽王然詩無明
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觀國語所載昔衛武公年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
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於是作懿以自警韋昭
注曰懿詩大雅抑之篇也抑讀曰懿如懿詩果是
抑詩則是乃武公年老而作不應以刺厲王也但
恐別有懿詩韋昭所不見遂附會爲抑詩爾雖然

七

守忠堂

以爲刺厲王幽王二者皆不可知也學者亦不必
泥於此但詳考詩中所言深有補於人君與夫士
君子之所以修身者如南容於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第數句耳而能三復之孔
子遂以爲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則此詩
豈可少忽哉
黃曰夏商之禮旣無證矣雖孔子有所弗敢議爵
祿之制去籍久矣雖孟子有所弗得聞何者以千
百載之下而論千百載之上大古遠而聞見殊不
闕其所不知而強爲之說其不多之鑿也幾希抑
之一詩學者以毛曰考之史記衛武公之爲諸侯蓋

宜丁時也烏乎刺厲王考之國語武公嘗作懿詩
以自警也烏乎而為抑詩學者求之而不得其說
則曰謂之刺厲王況也而當曰刺幽王謂之懿者
即今之抑詩也而懿當讀曰抑夫其用心於詩亦
勤矣其如失之鑿何信史傳而解聖經吾不知其
可然則如之何曰盍亦論武公愛君責己之意而
他未暇焉可也觀抑之一詩雖皐陶之所以告君
中庸大學之所以立論者不過是也旣曰刺厲王
又曰亦以自警戒君而不忘於責己愛君而無異
於愛身不以厲王望厲王而以堯舜文王之所以
正心誠意者望厲王其諄諄之辭至今使人讀之

聳然而況於當時聞之者乎吁後之學者能於此
詩白圭可磨之言而盡南容三復之意於尚不愧
于屋漏之言而盡中庸不可能之義於神之格思
之言而盡夫誠之不可揜之說以之修身以之治
國平天下以之行乎患難行乎蠻貊無往而不可
其於事君親臨大事必有不可奪者烏可忽哉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
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李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抑抑密也隅廉隅言威
儀維德之廉隅君子之所以為威儀者豈可以聲
音笑貌為哉蓋充於內者旣顯著則其發於外者

言斯可從道斯可樂德義可尊容止可觀作事可
法進退可度以臨其民譬如宮室之制內有繩墨
外有廉隅但觀其外則可以見其內如孔子誾誾
侃侃曲盡於鄉黨朝廷之間勃如襜如翼如躩如
從容於進退揖遜之際苟非盛德何以及此人亦
有言靡哲不愚歐陽公曰謂哲人不自修德則習
陷為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蓋言人
之行事能慎威儀則斯為哲人忽於威儀則斯為
愚人哲愚之分在於慎不慎之間耳苟為自暴自
棄無有哲而不為愚者矣彼庶人之愚乃倥侗顓
蒙益其疾耳疾如古者民有三疾之疾也若哲人

之愚自敗其行而適為罪戾矣說此詩者多立說
自為分別以為如何是刺厲王如何是自警非也
且如此詩首章言威儀以刺王之不能慎其威儀
也然則己亦當慎其威儀矣此詩數章當如此求
之不必分別也毛鄭蘇氏皆以哲人之愚為賢者
不為容貌毀其威儀佯愚以避患此固無害然下
文又告王以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所以責王者如
此豈賢者不當如此耶故哲人之愚亦當如歐陽
之說

【黃曰】或云無體之禮禮之大也無文之敬敬之至
也倡狂妄行而蹈乎大方者此聖人之事繩趨而

尺步矩踏而規行者禮之末而敬之衰學聖人而未詣者也吁其說過矣天下之理内外一致其外之晬然者皆其内實然者充之而進退無度言語無則者皆其内心不敬者之所形見也孰謂威儀之可忽也哉赤舄几几可以想見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勃如翼如可以想見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吾固知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非聖人爲是勞且繁也蓋所以制其欲心而發其敬心也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昔晉靈公使鉏麑殺趙宣子鉏麑晨往見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鉏麑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遂

自觸槐而死吁方鉏麑之往惟恐不遇宣子耳遇宣子則殺之必不免也今也盛服而坐雖寐而不忘敬寧自斃其軀而不敢萌賊宣子之心誠之感人至於如此孰謂威儀之可忽邪是故君子於此不敢忘敬也能敬則爲哲人不敬則爲愚人苟爲威儀之可忽而自慢焉則亦無有哲而不爲愚者矣此惟聖罔念作狂之意也故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吁庶人之愚猶可疾也而況於哲人者亦若是焉是亦自取戾耳豈不深可惜哉故曰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此武公戒厲王之意亦自警之意也雖然明作哲哲之爲言大智

之謂也安有既哲而復爲愚者哉愛君之切者多遠慮自警之深者多過辭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李曰】無競維人此言治道在於得人也有覺德行此言治道在於修身也競強也莫強於得人苟能得人則四國皆則效之矣覺直也德行而無邪僻則四方皆順從之矣中庸之九經曰先以修身繼以尊賢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人君内而修身外而尊賢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故能相與協力同心大

其謀謨定其命令有遠謀以時乃相戒告而又能敬其威儀則可以爲民之則也人君能慎威儀以爲民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民斯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若乃望之則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則天下何所取法哉

【黃曰】竊嘗論之力勝而後威兵強而後克天下之言強者莫先焉夫豈知至誠之中有非斧鉞之斧鉞忠信之中有非甲冑之甲冑不誠不信怨愈甚而民愈侮言益多而民益疑何者污其身望人以潔枉其身望人以直天下其孰從之誠之不可揜而民之不可欺也如此先王修德於一身初無心

於四方之我訓四國之我順也然及其至也至遠之於夷狄至幽之於鬼神山川草木之無情天地陰陽之不測莫不順而爭安而悅惟吾所向而應之而況於吾民乎故謂誠之不足以感人動物者皆自欺者也不欺之學自言動始是故訏謨當定命遠猶當辰告訏謨大謨也辰告說者謂相告戒非也當早辨之謂也築舍道傍三年不成非定命矣履霜堅冰至非辰告也古人所以謀欲其多斷欲其獨者所以定命也慮欲其遠辨欲其早者所以辰告也斷不獨朝令而夕改雖有大謀其能濟乎辨不早滋蔓而後圖雖有遠猶其可及乎此皆不誠之所致也故又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人君之言動天下之所趨向威儀之不謹民又何觀甚矣夫威儀之不可忽也厲王失德蓋亦多矣而武公猶拳拳於威儀之戒蓋威儀之不謹德行之所由虧也古之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非徒謹於言動之末也蓋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而後可以爲萬民之所望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而後可以齊民德以歸一今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古人所以深憂也而況於人君乎吁言動之不慎威儀之不謹此周之所以衰而極於春秋之變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

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

【李曰】其在于今言其在于今之時所與作者皆迷亂于政其德則顛覆惟荒湛于酒則所謂威儀者果何自而慎之哉人惟湛樂于酒則至於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威儀幡幡而錯亂起舞僛僛而輕數亂其籩豆舍其坐遷無所不至也然爾雖湛於逸樂以快一時之樂則可矣胡不思祖考數百年之基業乎其所貪者以一日湛樂而所惜者喪祖考數百年之基業豈不大可惜哉而乃爲大淫亂曾不思先王之成法以敬其明刑不敢少有暇逸也

其當作如字讀皇天弗尚言王之所爲皇天不崇尚之則必降喪亂無辜之人必受其禍矣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雖有聖哲之謀肅艾之人亦至於淪胥而共受其禍也豈可不畏哉譬如泉水之流無不潰敗則其他亦將潰散矣故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言如水之淪胥以至於喪亡也

【黃曰】聞之師曰夏之衰也有太康商之微也有祖甲周之敗也有厲王漢之卑也有成帝唐之亂也有穆宗敬宗此六帝王者皆以天下治安朝夕不戒沈湎于酒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愚嘗觀

先王盛時飲燕之樂未嘗廢也然天下方盛則以
君臣燕飲爲美談及其旣衰則以荒湛于酒爲亂
政何也廢事謂之荒無厭謂之湛先王於承祭祀
燕臣下之際酒非可廢也然旄鳴之燕賓必曰修
政旣醉之醉酒必曰飽德今厲王之興以政則迷
亂矣以德則顚覆矣而獨於酒是好焉非荒而何
此武公所以傷今思古而不能自已也噫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遊豫非美事也
而民樂而詠之者以其爲有省耕省斂而非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也武公荒湛之刺其孟子所謂流
連荒亡之意歟賓之初筵之詩言君臣上下沈湎

淫泆此正衛武公有荒湛之刺也武公之意以爲
爾雖有湛樂之從可以爲樂矣然適足以爲吾君
憂不足以爲吾君樂也蓋一人之樂天下之患也
一日之樂終身之憂也以祖父不敢荒寧以成
無疆之業爾獨不是之念乎乃祖乃父所以貽厥
子孫而維持後世者有典則存焉爾其可不求先
王之志而敬其明刑之法乎昔者先王勤於修政
勤於明德而天命人心歸之今也厲王惑於荒湛
之樂而忘先王之訓則天命去矣人心離矣天下
其可保乎嗚呼無淪胥以亡武公思憂之心爲何
如思讀詩至此一章見于公愛君憂國之意出於

誠心而非爲是歌詠也雖然其如厲王藐藐何
夙興夜寐洒埽庭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李曰】君子共受其禍故告王以夙興夜寐洒埽庭
內維民之章不獨爲王計也亦爲身計也蓋王受
其禍己亦至於受其禍故告王以弭其禍焉言王
夙興夜寐修潔於庭內則可以爲民之憲章矣堂
上不糞則郊草不瞻芟耘朝廷不潔豈可以責民
哉歐陽公曰刺王有庭內知日夜洒埽以示人嚴
潔而不知飾其身以自潔其容德此非也洒埽庭
內只是修潔其朝廷耳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逷蠻方又戒之以修武備也以太平之世
猶且除戎器以戒不虞況厲王之世可不修武備
想其當時沈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
則禍亂之來其噬臍無及矣故以修其車馬弓矢
以戒戎器動作之處而逷蠻方也歐陽公曰刺王
知修武備以防兵亂蠻夷猾而乃不知修身遠禍
亦非也
【黃曰】茅茨不翦可以章百姓干戈不試可以來遠
人今也衛武公告厲王以所以爲民之章者特曰
洒埽庭內而已告厲王之所以用逷蠻方者特曰
脩爾車馬弓矢戎兵而已夫身不足以表俗則雖

庭內洒埽特美觀耳其何以章百姓也然不足以服遠則雖弓矢之修適賈禍耳其何以遏蠻方也先儒之說皆曰君有庭內不洒不埽其尚如民之治不治何國之武事不講不修其尚如遠人之服不服何歐陽公又爲之說曰厲王徒知洒埽庭內而不知修身以章百姓徒知修爾車馬而不知修德以來遠人即二說而詳武公之意竊以爲不然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此讀詩之法也泥於言意之末其何足以知詩人之意哉洒埽庭內愚謂武公之非止於洒埽云耳庭內云者微辭也去讒遠色賤貨貴德豈非洒埽庭內之意乎衽

席之上苟有慚德宮闈之邃苟有褻言皆非洒埽庭內者也先之曰夙興夜寐其意亦可見矣脩爾車馬弓矢戎兵愚謂武公之意非止於此一言也繼之曰用戒戎作此深意也干戈省厥躬弗戢將自焚豈非用戒之意乎溺於燕安而無備然於武事而不戒皆非用戒者也若徒泥於脩爾車馬弓矢戎兵之一辭則失之矣噫知牆有茨之詩則知洒埽庭內之意知卬自起戎之言則知用戒戎作之意此愚之臆說未必其然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李曰 質歐陽曰定也侯度蘇氏曰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蓋天子所恃者內而人民外而諸侯耳苟內而失民心外而失諸侯則禍亂之來必矣故必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然後可以戒不虞也然其所以戒不虞者豈有他哉惟愼言語敬威儀耳人君苟不失其言語則言而爲天下則苟不失其威儀則動而爲天下法天下之所繫者在於言語之間故言語威儀必在於柔嘉也柔善嘉美也其曰

柔嘉者非所謂巧言令色也但美其動容耳夫以白圭之玷尚可磨而去之至於斯言一有缺失則不可追矣蓋以一言之非駟馬弗追一言之失駟馬弗及豈可輕哉無易由言言皆不可易女之言而以爲苟且雖爾之舌無有捫持之者然其言一出則不可追矣人能知莫捫朕舌之說則其出言之際戒之愼之不敢少忽如古人之三緘其口則其意可見矣人之所以愼其言語者以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也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報施之必然不可掩也

王苟能惠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子孫繩繩然而萬民莫不順承之矣惠之所施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雖子孫亦必受其禍矣報施之理其不可掩如此則爲王者豈可輕言恣行而不爲子孫計哉

黄曰天下之風化自朝廷始朝廷之風化自人君始故一言之發有千里之應一節之失貽四海之憂是眾可不謹歟古之人君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正心誠意於宮庭之中而風移俗易於四海之遠此蓋有非斧鉞而畏非號令而信者也後之人君不求治本於身而責治效於人夫豈知先

後本末之理邪彼其心以爲宮庭之内天下莫吾知而不知一言之失取笑於萬世其可掩乎此武公之戒厲王所以欲其質諸人民之風俗謹其諸侯之法度以戒不虞之憂也又從而告之曰謹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出話之不謹威儀之不敬似未節也然玉之有玷猶可磨而去之斯言之玷其可復悔乎吁厲王之聞斯言當何如其自警哉非特厲王也吾儕三復斯言其自勉又當何如邪繼之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此武公諄諄之意也言悖而出亦悖而入故曰無言不讎撫我則后虐我則讎故曰無德不報

民之不可欺也如此爲人君者苟能以順乎羣臣庶民之心則民之於君雖萬世而不忘故曰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嘗觀秦之有天下未久也而民之欲亡秦者十戶而八九矣漢室中興三輔之民復見漢官威儀至於感泣不能自已是何惡於秦而忠於漢哉乃知武公之言蓋不易之理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李曰視爾友君子友親也言王之所親友以爲君子者皆是和柔其顏而文飾其外以欺於人其實

不能過於人也想爾處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媿怍方可爲君子蓋君子小人之不同者以其眞僞也人之在室能無媿怍則是誠心於爲善然後可以爲君子苟徒能巧言令色而文飾其外揜人之不知是乃穿窬之盜也小人於閒居既爲不善見君子揜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所謂輯柔爾顏色於閒居爲不善則必有媿于屋漏也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蓋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輟苟爲因人而作輟則是修身者非所以爲己乃所以爲人也是必有人亦如是無人亦

如是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志苟無惡則屋漏之間必不媿也西北隅謂之屋漏西北隅所以謂之屋漏者廣雅以爲招魂之處也詩人之意以爲屋漏之中乃無人之地雖曰幽隱然在戶之行事有一不當其心必媿也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也文子有言曰君子不媿其影亦此意也無以爲不顯而莫予見也然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神之爲道其至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洋洋乎如在其上下如在其左右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故神之爲道無有方體方其至也人不可測度之況可厭倦於無人之地乎射

者厭倦也夫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冥冥之中者鬼得而誅之人於冥冥之中爲不善曾不畏鬼得而誅之乎

【南曰】中庸曰君子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夫中庸一卷書推其致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推其大至於川流敦化推其極至於無聲無臭而其道自謹獨始謹獨者不欺之謂也人惟自欺其心而後欺乎人乎居爲不善見君子而後著其善此自欺也人惟有一心苟自欺其心矣尚何所不至哉今也厲王出而見君子之人則和其顏退而處宮庭之邃

則遂其過失節於暗室之中而矯情於十目之地不知人可欺也心可欺乎故武公戒之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蓋責之之辭也又從而誨之曰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予讀至此一章蓋喟然而嘆曰武公眞中庸謹獨之君子也想其胸中天理甚明一毫之欺不容於心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苟無是實安能爲是言哉竊於是而思之人之所以靈於物者非人之靈也心之靈也一萌於思善與不善莫不知之故至明而神者心之眞也飾惡以爲善矯其外而僞其中者皆人

欲之蔽而非其本心也故心貴於一而戒於二一則明明則視隱而猶顯所謂體物而不可遺也二則僞僞則見顯而不見隱所謂不誠無物也誠者實然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神果何在乎非神之在而心以爲如在也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目果何見也非目之見而心有所見也不顯亦臨詩人知之文王未嘗自知之也蓋人以爲不顯而文王之心則以爲未嘗不顯也小人爲不善於不顯之地其心以爲人之莫予見也然而吾心知之烏得而不顯哉故曰無曰不顯莫予云覯蓋人心之不可

欺者此所謂神也人可欺而心不可欺故曰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所謂神者非必求於
杳杳冥冥不可見之中而當自察於吾心昭昭不
可欺之際故中庸於此而推明之曰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是理也堯舜文王孔子之所以聖
顏子子思孟軻之所以賢皆由是而入焉武公由
是而戒君由是而自警其意深矣噫武公之詩以
爲厲王訓而聖人取之以爲後世訓吾儕當以武
公之言而終身誦之則聖賢事業惟在於平日操
履之際而非在於多聞多見也前輩有銘云其出
門如見賓其入虛如有人其行無媿於影其寐無

媿於衾請事斯語無怠厥終吁眞學者所當用心
之地也不可不勉思故詳及之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李子 辟爾爲德辟君也言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
嘉美在容止之地能淑謹之而不愆於威儀一舉
足無有不謹一動作無有不慎至於不僭差不賊
害則無有不法之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夫
以威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以不僭不賊爲民之則
故也蓋有其實則民必從而法之譬如投我以木
桃報之以木李苟無其實而欲民從之譬如童羊

無角自謂有角必也潰亂矣苟爲堯舜之所爲則
必有堯舜之民爲文武之所爲則必有文武之民
所爲與堯舜文武異而欲得堯舜文武之民豈不
潰亂其心志哉
黃曰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斯
民之在天下其本然之善出於天者固無係於人
而其所以爲君子小人之歸未嘗不本於君之善
不善何者性雖相近習則相遠是以上天爲之作
君作師以範儀規表一世斯民視儀聽唱從風而
靡一本於君而已故夫陶天下爲君子者非民也
君也歐天下爲小人者非民也亦君也自夫人膠

於形骸勢位之間不知夫君民相應之機謂君之
善無關於民民之惡無關於君爲君者殆肆然而
莫克自反爲民者始茫然而無所適從吁抑孰知
夫風行草偃聲寢響答之理哉武公謂辟爾爲德
而民應之以善猶投桃報李之必然者曰非虛語
苟王爲不善而責民以爲善亦猶童羊而求其角
天下寧有是理哉武公極言君民相應之機必即
物理之易見人情之必至者言之公之心可想矣
闔之民有好善好暴之不同者端於此詩可見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
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李曰荏染柔木以荏染之柔木則可被之以絲而為弓猶溫溫恭人乃能修德也哲人之所以能修德者能受善言故也愚人之所以不能修德者以其不能受善言也蓋得其人而語之如聚沙而雨

之非其人而語之如會聾而鼓之於哲人而告之以話言則順其德而行之至於愚人而告之以話言則反以我為僭也如唐德宗以蕭復為輕已實非輕已也以姜公輔為賣直實非賣直也吾之言非僭而反以為僭民各有心如此不可一槩論也於乎小子或者以小子為君命其臣之言不可以臣斥君也如書曰小子封小子胡之類是君稱臣之辭也然周公稱成王為孺子召公亦曰沖子管蔡稱成王亦曰孺子稱君為小子蓋自古老成人之常也但武公不得指厲王為小子此不能無疑也當時之君憯憯然不辨菽麥不知黑白我非獨

攜其手而語之也且取事之已驗者而告之也非徒對面而命之也且提其耳而誨之也惟告之如此而王卒不能悟焉其愚甚矣古人有不死之藥或人聞之不遠千里而求及其門而人已死猶且悔恨不得其藥人之有不死之藥今已死矣則其不死之藥可謂無驗矣其言不足信也而且有悔恨之心則是愚也今王人告之以已驗之事而不信之者則何異乎求不死之藥乎借曰王未之知然亦既抱子而為父矣何為憒然而不曉乎人民之才有不滿者多是少年便已昏惑誰其早知而莫成者乎使其早知之則其成亦早矣今王之昏

亂如此則無知有素矣其曰民者蓋論凡民皆如此則王亦如此也歐陽以抱子為扶持其說曲也昊天孔昭言昊天甚明虧盈福謙栽培覆傾可謂明矣今王昏亂如此則其禍之來可指日而期矣吾生何所樂乎今視王夢夢然而昏亂故我慘慘然而憂慮我之誨王其諄諄然不倦非不切至而王乃聽我藐藐然而不入是王之不以我為教之也不知君子之諫其君其心至忠而或以為僭或以為虐其言何自而入哉借曰王之未知然王既已老矣前曰亦既抱子此又曰亦聿既耄則詩人之意非以為少壯之辭也於乎小子言武公之於

厲王其告戒非一日也其來久矣王果能聽用其諫改過自新庶幾無大悔矣天方降艱難以喪國家取譬之不遠也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殷王之世昊天之於人無有差忒其禍福之降惟視人君之德如何耳今王益爲邪僻之行俾民大棘無所告訴以見其無忌憚之甚也嗚呼衛武公之畏愼其惕厲如此而王殊無改過之心夫人也亦末如之何也矣

黃曰 惟白受采惟甘受和自古忠臣賢士未嘗不極口以諫於君有聽之而弗聽者有聽之而弗忘者非進言者有可否聽言者之有賢否耳蓋愚者

之於人言如瞽者之於物聵者之於聲雷霆震空而聵者弗聞泰山覆前而瞽者自若惟其弗覩而弗聞雖有致死之危彼弗知也愚者之安危利菑不顧人言其類此耳至於智者則不然察利害於未形審禍福於兆朕惟懼危而弗安有而弗聞聞而不亟耳又焉慮其覆謂我僭以爲謗乎又焉用夫耳提面命而聽之藐藐抑乎抑之十二章諄諄反覆無非悼王之蒙蔽禍將及己而忠言不用也至於末章則傷念至於無可奈何猶冀其萬一悔悟以聽用我謀耳嗚呼公之意勤矣切矣純誠之篤不可以有加矣小子之義嘆以南以爲武公自道庶君臣

義分之服也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

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

來耕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
回遹職競用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
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之卿士也孔氏之序
書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命同
召六卿芮伯在焉□□□也桓九年王使虢仲芮
伯伐曲沃桓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蓋以其芮伯
世在王朝常爲內卿士也〔左傳〕文公元年引芮良
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則知芮伯字良夫
也菀茂貌旬均也劉氏曰殺也或曰殘也〔毛氏〕則
曰爆爍而希也其皆訓雖不同皆是桑葉剝落之

意於絕也倉□氏曰喪也不如〔蘇氏〕以爲悲〔王氏〕
以爲倉□□久其字從心從倉兄滋塡久也言桑
之方□也枝葉皆盛其下無所不覆及一旦爲人所
採捋則枝葉皆盡其下不得有所庇也猶周之盛
也仁恩德澤廣被於民雖匹夫匹婦無有不被其
澤者及厲王之世專行不道德澤不加於民如桑
之盡而民病矣〔鄭氏〕之說以爲王有明德天下之
民均被其恩而羣臣放恣乃損王之德其取譬爲
迂曲惟民不得其所庇故芮伯心憂不絕悲惻甚
久至於呼天而告曰倬然而大者昊天也胡不我
矜哀乎何爲而至於此極□四□□□此章言爲

王征役之繁民受其禍也民之所見者惟四牡之
馬騤騤然而不息旟旐翩翩然而行禍亂之生不
可夷平無有邦國不見泯滅則厲王之暴虐甚矣
其虐如此故民靡有黎俱受其禍以至於煨燼故
芮伯以爲可哀言中國所行之道將見頻促而亡
也孟子曰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則
是周無餘民矣知此則知靡國不泯民靡有黎之
言也國步蔑資國步如此無所資賴是天不我將
助矣欲止息於此則無所止欲舍而他之則將何
所往四海橫流滔滔皆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
人之遭於亂世其難保如此殊可憂懼〔正月〕詩曰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此詩曰靡所止疑云徂何往
觀此四句則知其身無所託蓋如此也疑定也夫
君子本無強爭之心也而人何生此禍亂之階至
今爲人之病則知其必強爭也厲惡也梗病也憂
心慇慇言人之憂念土宇之日促自傷所生非其
時適逢天之厚怒即所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也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即上章所謂靡所止疑云徂
何往之意也然君子之遇困病可謂多矣又且急
我以捍禦之事斯民困病無有休息之期也瘼病
也覯遇也棘急也圉捍禦也爲謀爲毖慎也言
王之謀慮及其所顧重於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則

知王之所謀果非善謀也王之所慎事果非慎事
也故芮伯告之以當憂恤之事與夫序爵之事夫
爵故自有序上賢則加之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
賢則又次之乃若以小加大淫破義遠間親新間
舊則失其序矣能序爵則賢能各以其類進而天
下治不能序爵則賢不肖混淆而天下亂誰能執
熱而不以水濯其熱乎水則能去熱賢者則能止
亂不可不念也言今之君臣其何能善乎相與及
於淪胥而已歐氏以謂鄭氏以為治國之道當用
賢者不惟取譬疏遠上下文意亦不聯屬藉謂鄭
氏非疏遠也非與上下不聯屬歟曰民遭王暴虐

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以濯
滌其熱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子
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孟子因論行仁遂引執熱以為說然可以類推矣
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如彼遡風遡鄉也僾唈也肯使也此句頗難曉且
從鄭氏之說言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唈然如鄉疾
風不能息也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慢而王乃使
之至於不逮民無得以趨於畎畝之間則不逮者
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王曰好是稼穡
言不敢輕於民力也能好是稼穡之事則民皆趨

事於畎畝之間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蓋以
稼穡之寶而有功代食者乃為政之善故也言代
食而不言力民者但承上文不可以六字成文也
亦猶擊鼓之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可言公
孫文仲也天降喪亂言天為喪亂以滅亡此所立
王而又加之以旱蝗使稼穡皆病哀痛天災如
此使我中國之民皆相連屬至於空虛言民無有
不受其禍者上之群臣無有陳力以念天之禍惟
芮伯憂之也贅屬也荒虛也維此惠君此言厲王
所用非其人而自以為賢也古者順道之君為百
姓所瞻仰者以能内能秉持其心外則宣其謀猷

於衆已以為然衆人亦以為然故能考察慎擇其
相所任之人無非賢者惟彼不順之君自以為善
自用其肺腸故所任之人已以為賢天下不以為
賢也如此何以為百姓之所瞻仰此民所以狂亂
也古人有言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於此可見但一
人為賢矣而天下不以為賢也惟明君則公天下
之好惡衆以為可吾亦以為可衆以為惡吾亦以
為惡此治亂之所由分也瞻彼中林甡甡衆多也
即螽斯詩所謂詵詵是也字異而義同觀彼中林
之中其鹿衆多相與羣處而觀此之君臣乃爭相
譖訴不能相善是鹿之不如也雖曰朋友乃爾朋友

耳所謂噂沓背憎者也夫所貴於人者惟其異於禽獸耳禽獸乃能羣居相與輩耦而行而人乃互相震擠讒毀猜忌無所不至則亦何貴於人乎進退維谷言進退皆不可也處昏君之朝欲進而在朝囿位而不去則必受其禍退而在野又恐得罪於君相進退之間無所恃也雨無正之詩曰亦云可使怨及朋友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以苟容阿媚而云不可使則不可直道而行尚云可使則亦不可進而在朝則不可退而在野亦不可處斯世也蓋亦難矣維此聖人聖人則能遠知禍福於未萌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不察也若夫愚

人則反狂惑以爲喜所謂抱火措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者也觀百里奚知虞之將亡伍子胥知吳之將亡其察於利害亦審矣而時君不容者蓋棄聖人之言而貪目前之安自古昏君之常態也使其不以愚人之言爲然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哉非不能言之於王以利害曉之也但以畏忌不敢言耳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惟躬是瘁夫言豈難哉第以躬之瘁可畏耳維此良人良人乃賢者也王之於賢則不求之不進之至於殘忍暴虐之人則顧念之反覆之同惡相濟如以水投水故其任用之間無非小人惟上之所喜者皆殘忍

之徒故民之貪亂者安爲荼毒之行以希合上意也大風有隧隧道也大風之起也必有所從來以譬王之爲善爲惡也亦有所從來大風之起也自於大空谷而來也王之爲善也必有人以贊之爲不善則自彼不順之人以助之是皆有所從來也惟良人所爲皆善則王之所爲無適而非善不順之人所行皆中於垢穢則王之所爲無適而非不善蓋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則王誰與爲善善惡皆有所從來也鄭氏曰人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喻賢愚之所行各由其性賢者在朝則用

其善道不順之人則行暗冥受性於天不可變也此言最害理審如此說則揚子善惡混之說也告子決諸東方則東流西方則西流之說也夫性本善豈有不順之人所行冥暗而乃受性於天者乎大風有隧大風之起也有自來猶善人之敗也必有所自來人之所以敗者以貪人之任用故也類善也貪人之敗善人此王之所以爲惡也則知王之性本善但以貪人敗之故耳故道聽之言則荅之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之先入於貪人之言故詩書之言則棄之而不用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言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

之所為也是以知芮伯之自傷不獨不見用於王又為王之所使殊可閔也是豈以芮伯為悖哉此但述王意之使為耳嗟爾朋友此又深責羣臣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爾行乎汝雖自恣莫汝誰何然譬如飛蟲亦有弋而獲之者故芮伯告之以此所以陰覆之也吾以言陰覆汝而汝反以言來赫我夫處於昏君姦臣之朝告於君則發為虐告於臣則臣反予來赫其得罪於君臣之間如此幾何而免於戾乎民之罔極職涼善背(鄭氏)以為信不如(毛氏)以為薄言民之罔中由所主者薄德之人善相棄背也穆公戒其臣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則民之罔極非民之罪乃在位者之罪也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言涼德之人惟在害民之事惟恐其不勝民皆化之為回僻也行則以其所主者力爭故司民之未戾言民之未定者則以其所主者盜賊之臣為寇亂之行也我薄告之以為不可而汝乃反覆而罵我況敢大言乎是亦上文所謂反予來赫之意也汝雖自以此禍非我所致然我既作此歌以諫其惡矣不可欺也自古亂臣之敗國雖自欺以為無罪而欲以欺於人人其可欺乎(板)之詩曰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此詩又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末章又曰涼曰不可

覆背善詈則知厲王之世(凡伯)芮伯皆以此告其朋友而朋友不信乃知厲王之世非無忠信之人特不見用耳

(黄曰)(左傳)文公元年秦伯引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至覆俾我悖則芮伯者字良夫乃畿內諸侯入為王朝卿士也其作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其章指當從(呂伯恭)其訓義(少南)為優但於十三十四十五章猶有未純不能不少加櫽括餘章文義不錄止於茲三章述之耳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以當時被禍各有望治之心六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

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因前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嘆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向背用舍所由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章言君暗於上故諂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明所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菑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尊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各有所由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十三章言王之所以疎棄君子者小人之言先入也前章言善惡各有所由來此又言王性本善多由貪人以敗之耳道聽之言則荅誦詩書之言以告之則如醉此所以見王先

人於貪人之言故也厲王既以不用其良反使我爲悖逆之行而從貪人之所爲也十四章自此至末章皆託與公卿僚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厲王之朝舉無信茍伯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十五章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涼薄善覆背之人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回遹邪僻也反覆其辭者所以深惡之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四　後學成德校訂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弃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李曰　此詩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餘而有撥亂之

志遇旱災如此而欲以修行而去之天下之民見其如此故喜於王化復行故作此詩以美宣王以見憂民之深也水旱之災自庸君視之則必以為天數之所不能免耳而已無與焉自賢君觀之則必以為負罪引慝自已致之且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果無是而必引以自責非(湯)之過為謙遜也蓋天災之來而不以為已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無湯甚矣而天災如此是亦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也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為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猶以為未嘗修此其

所以為宣王惟其修行則不患乎天之不悔禍也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但觀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必中興也倬彼雲漢天河也倬明也回轉也言宣王遭旱遂夜視天而望雨乃見天河精光運轉未有雨徵乃曰今人何罪也今天降此喪亂而饑饉之災又重重而至蓋旱災不已則饑饉必至矣宣王以遇旱之故無有神而

不舉祭之也其所祭者未嘗愛其犧牲而祀神之圭璧今則盡矣曾莫之聽而旱猶自若也古者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其祭之者非所以祈福也(孔氏)曰災旱不熟必至於死人君為人之父母不可坐觀窮厄固當責已求天禱神罄忠誠之心為百姓請命聖人緣人之情而作為此禮非言祈禱必能止災也徒以民命可矜不得不為之禱禱而無雨不得不訴於神耳此說是也後世遇災固有祈禱而無應者蓋徒禱於神而無惻怛之誠心也宣王遇災而誠心惻怛於此可見此其所以可嘉也旱既大甚蘊(蘇氏)曰結也隆盛也此章言旱

之氣結而盛至於蟲蟲也(說文)曰蟲蟲旱氣也我之禋祀不絕郊以祭天宮以祭宗廟或上或下奠其禮瘞其物天地之神靡不宗敬也而后稷不能佑我上天不臨助我宣王為之言曰耗斁下土寧丁我躬言敗壞於下土寧使我身當之也若宣王此亦可謂仁人之言矣宋景之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景公之愛民可謂切矣不肯以其災移於民而獨以身當之薄於已而厚於民宣王之心何以異此宋朝仁宗皇帝大旱欲降詔楊察進

草仁宗曰未合朕畏天之意乃更其辭曰朕不能
於德不明於政俾玆祥眚下逮黎庶與其降疾於
人孰若移災於朕是亦雲漢之意也旱既大甚推
而不去也宣王兢兢業業而如雷如霆蓋雷霆之
震而人必畏懼此人之常情也易曰洊雷震君子
以恐懼修省亦如聞雷霆之時也周餘黎民靡有
孑遺言周餘黎民靡有孑遺矣豈周無遺民哉宣
王之恐民失其所故以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亦
如民未嘗傷也文王視之常如傷以見愛民之甚
也民無孑遺則上天不我遺乎蓋無民則無君矣
何不相畏先祖之業至此摧敗矣毛氏以摧爲至

其說爲迂鄭氏以摧當作催鄭氏好改字不可從
也旱既大甚則不可沮旱之既不可止又且炎熱
於我無所逃天命不遠無有瞻顧之者羣公先正
之長官則不我相助也父母先祖則安然忍爲此
哉宣王遇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
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滌滌蘇氏以爲山川
草木皆盡如滌去也此說是也旱魃旱神也旱神
之爲虐草木之焦枯如火之焚燒如火之焚燎我
心之憂暑如爲火所熏灼於身焉羣公先正之長
官則不我聞亦上文之意昊天上帝寧使我避位
而去也不敢有其身又不敢居其位以見畏天之

至也五代唐明宗之時天下紛亂嘗謂天不早生
聖人明宗願天生聖人宣王欲避其位皆其恐懼
之甚也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蘇氏以謂始以旱故
欲遯去既又以棄位非人主之義非也黽勉謂勞
苦也言我盡其勞苦而畏去天猶病我以旱曾不
知其故何也我之祈年甚早矣祭社稷又不晚矣
上天曾不度我心也言我之於神明無不恭敬之
宜其神無悔怒也今也神猶悔怒其故何哉旱既
大甚散無友紀王氏謂人道相友則吉凶弔慶有
紀以合之旱大甚且久財不足以爲禮則無友紀
而人散矣此說是也庶官之長於此乎窮也冢宰

之職於此乎病也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凡百官無
不盡其勤勞當此旱之時以見宣王之朝爲百官
者勤於職事皆以旱爲憂也靡人不周未嘗以不
能之故而不敬也瞻卬上天於我何居哉十月之
交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言其天變如此而羣
臣皆莫以爲憂非獨幽王也今宣王之時鞫哉庶
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
能止則知是時羣臣皆有憂旱之心非獨宣王爲
然也瞻卬昊天有嘒其星言宣王之視天則惟見
嘒然之衆星也亦猶所謂倬彼雲漢昭回于天也

大夫君子昭假無贏自此以下又是勉羣臣也昭
明也假至也汝百官既明其至誠之意無有餘矣
我之大命不遠但為爾惜無棄其成功爾之百官
何必以為我乎但能正其庶官則可矣戾定也百
官既勤職事則衆官之長可定也瞻卬昊天何時
惠我安寧乎自漢以來人君凡遇天之災異則必
歸咎於臣下今宣王遇旱惟歸過於己其視漢之
君相去遠矣詳觀此一詩如親聞宣王自責之辭
而作詩者可謂能發明宣王之意
黃曰 嘗論之矣不可掩者一人之誠意不可欺者
天下之民心此意一誠雖紀綱未及振法度未及

修內難未及熄外患未及平天下之民已若躋登
於熙然之境宣王承厲王之烈民勞諸詩既作天
下被亂極矣望治之情不啻飢之念食渴之念飲
也宣王踐祚未見其有大設施以慰民望而天下
望治之情已決於遇災之日何宣王先得此於民
心而民心信宣王之決然蓋內志既立其誠心實
意隨寓而顯所謂遇災修行者固非飾非下詔奉
行故事者比也觀其祀神徧旱畏己矜民恤其薄
奉雖後世人君所未嘗興而其誠意有出於形迹
之外者非可以事為論也茲天下所以喜其王化
復行而仍叔所以美之也不然移民移粟非不勤

也而民不加多是誠可見天下之不可欺矣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
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
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
邦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
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
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
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
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

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既
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
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李曰 尹吉甫即六月之詩所謂文武吉甫萬邦為
憲是也揚子雲曰正考甫嘗晞尹吉甫矣公子奚
斯嘗晞正考甫矣公子奚斯之所以晞正考父者
以得商頌十二篇也正考甫所以晞尹吉甫者以
其作崧高烝民韓奕之詩也烝民之詩曰天生烝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以為此詩

者其知道乎尹吉甫者可謂知道矣烝民之詩四句孔子便以爲知道則此三篇之文學者不可不念也崧高之詩言宣王復興文武之業故天下復平從建國親諸侯所以襃賞申伯之功也王氏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徹其土田營其城邑寢廟及申伯入謝則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此之謂能建國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錫之以四牡蹻蹻鉤膺濯濯遣之以路車乘馬告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土又錫之以介圭以作爾寶又餞于郿且命召伯以峙其粻以遄其行此之謂能親諸侯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蓋既立萬國又在乎

有以親之今宣王能建國親諸侯以襃賞申伯之功此崧高所以美之也崧高維嶽毛氏以崧爲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曰岱山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恒山毛氏以爲高貌山大而高曰崧者蓋據爾雅之說也郭璞注爾雅曰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是也釋者又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衡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崧高爲中嶽則是又以崧高爲中嶽之山許慎說文又以爲崧與從山從高之字通用豈詩所謂崧高者但指中嶽乎曰非也其文曰山大而高曰崧則知是凡大而高者皆可名之曰崧非專指中嶽也後世以崧高

爲中嶽者但見詩中有此文遂指以爲中嶽觀此詩所言申甫之事則是由甫乃四嶽之後也既是四嶽之後安得專指爲中嶽耶郭璞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名其意可見帝堯之時姜氏掌四嶽之祀率諸侯之職維摧神靈之意故嶽神佑而生甫及申按史記言太公望其先祖掌四嶽佐禹有功虞夏之際或封於呂或封之申周語曰齊許申呂皆姜姓也至於甫侯即穆王時訓夏贖刑者是也蓋其出於四嶽之後故連言之言崧高之山其大極矣在穆王之時則生甫侯在宣王時則生申伯是二人者皆爲周室之屏翰四國則皆賴之

爲蕃蔽四方又賴之以宣布恩澤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扞蔽則宜有界域故言四國敷播則宜無此疆彼界故言四方皆强生分別也亹亹申伯亹亹勉也言申伯勉勉而王纘繼之以事則知申伯之賢也北門之大夫曰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是亦王纘之事也然北門大夫之勤勞不免終窶且貧則衛之不知其賢也今申伯之亹亹王纘之以事則是既知其賢而又于邑于謝此所以爲襃賞申伯也言此改邑于謝地而爲南方之法式鄭氏曰改大其邑使爲侯伯意或然也按史記周本紀云申侯與西戎共攻幽王則是申者乃侯

覿也以其爲方伯故謂申伯亦猶召公稱公而謂之召伯者以其爲方伯也申伯既舊有申國矣復邑于謝以見改邑于謝所以酬其功也國語云謝西之九州何如注云謝申伯之國也今在南陽蘇氏云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王命召伯定功作所居之處登升其功使世世子孫傳其社稷申伯之國必命召伯者欲以尊大申伯也王命申伯此章又言王所以告申伯封建之意言我之所以命爾爲式於南國者因是謝邑之人而作爾土功也又命召伯定其土田之稅徹什一之法也公劉云于豳邑而徹田爲糧今申伯之改邑乎謝亦必徹其

土田蓋遷其地者必先定其井牧均其稅賦王又命傅御之臣傅御者貳王治事之臣也遷申伯之私人往於謝邑私人者申伯之家臣也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其所營之地則始作其城既作其城又作其寢廟寢廟既成則其形藐藐然而美也觀詩曰肅肅謝功召伯成之召伯其於營城邑之事爲可嘉矣王氏云所以命召伯者亦以能治其土功之事也王賜申伯而遣之行則四牡蹻蹻然而壯鉤膺又濯濯然而光明鉤者馬婁頷之鉤膺者馬之膺前有飾即周官所謂樊纓也按周官巾車金輅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

姓而乃以此錫之者孔氏云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也王遣申伯既錫申伯以四牡鉤膺今又遣之而有大路之車乘駟之馬則其禮可謂有加而無已也且又告之曰我圖謀爾之居莫如謝邑之最善又賜之以大圭以爲爾之寶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故以爲寶賜之以介圭所謂賜之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爲魯國之寶也自古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故其建國多錫之以寶玉近巳也往巳王舅其保安南土乎申伯信邁言申伯信行矣於是王餞送於郿地申伯還於南則誠歸於謝王氏曰王之數留疑於行不果也此

說是也行之不果者謂今之行邁則是信邁也今之歸則是誠歸也又告之以召伯徹土田之時所至峙其糧粻所以送申伯之行也則知王之爲申伯謀者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申伯番番番番有功也言申伯既入于謝邑則徒行者御車者皆嘽嘽然莫不欣喜說文嘽嘽一曰喜也徧國之人莫不喜曰女有良翰矣申伯爲四國之蕃故其所至之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申伯之德不亦顯乎此乃王之元舅也文武皆備而可以爲表式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以見宣王之時其人才皆文武之全也申伯之德又柔惠而且直蕩柔而不直則懦

直而不惠則訐書曰直而溫蓋溫多失之不直惟
直而且溫然後爲全德申伯旣有文武之全才今
又柔惠且直此以見德之全盡也揉服此萬邦其
聲聞達於四方吉甫作詩誦之其爲詩甚美其風
味又極其好以贈申伯矣夫所謂其詩孔碩者非
謂作詩之美以其所陳之辭甚美也以贈申伯者
以其辭之甚美若非申伯不足以當此也王氏曰
吉甫作此詩以贈申伯而序以爲美宣王宣王之
美於是乎在蓋唐史臣嘗贊裴度曰非度破賊之
難也任度之爲難也申伯信賢矣任申伯者豈不
賢乎

黃曰建國封侯襃德賞功兹乃有周之家法帝王
之常典春秋常事不書夫何詩人區區以是爲宣
王美也大抵名生於不足譽起於絕無自文武成
康之紀綱文章蕩壞於厲王之手蓼蕭湛露彤弓
廢熄而不用封建襃賞之政不行久矣宣王中興
舉而用之宜君子所以不能忘情是以宣王諸詩
序者多加以能之一字則皆是意耳雖然此詩乃
作美申伯而已曷爲以美宣王也蓋申伯有德宣
王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故爲宣王詩也
爲是說者恐未足以盡詩人之意人之常情意得
志滿之時易以自驕除患享利之日易以忘人苟

操是心則亂階基矣句踐之於范蠡德宗之於陸
贄豈能於天下復平之後行封賞哉宣王不忘前
日排患之心所以建賢考與之共守兹宣王所以
益賢也兹又詩人之深意也夫申甫者皆宣王時
賢諸侯甫雖不見於經以文考之蓋當如此鄭氏
乃遠取訓夏贖刑之甫侯恐非也至於維嶽降神
此乃詩人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不必泥其有
無也餘章皆襃賞意不解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曰孔氏曰崧高之詩皆襃賞申伯指斥其人此
不言任用山甫者以見王之所使任者非獨一人

故言賢能以廣之韓奕之序不言錫命韓侯理亦
然也孔氏之說大抵流入於鑿通詩者以意逆之
故能與於詩比較前後輕重没世窮生不免爲腐
儒也

黃曰觀烝民之詩美仲山甫之賢序詩者宜曰美
仲山甫也而乃曰美宣王何哉竊嘗論之三老之
歸豈維文王之善養老也棫樸之盛豈維文王之
能官人耶天下非患乎無賢而患乎棄賢雖春秋
戰國之際而猶有賢人君子隱乎其間惟人君所
用者非賢而賢者之功業遂不見於世唐天寶之
末有一顏真卿而明皇初不之識也然則仲山甫

雖賢非宣王能用之哉百山甫猶無山甫故詩美仲山甫而序言美宣王吾益嘆作序者之深於詩也豈後世泥章句學者之所可及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小】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孟子解詩於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但加一必字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加一故字而詩之意自明孟子說詩所謂不費辭矣嘗聞前輩讀詩但以詩之本文改一二字而使學者自曉今日與諸君言無乃譊譊乎楊龜山曰近取諸身百骸九竅達之於君臣父子夫婦朋友長幼無非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必由禮爲此一身之則也爲人君者止於仁爲人臣者止於敬爲人子者止於孝爲人父者止於慈此君臣父子之則也朋友有信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此朋友夫婦長幼之則也龜山之言不亦明乎天之生此民有物必有則天理之常也民之秉彝不失其常道故好是懿德所謂賢者能勿喪爾也

【黄】古人之詞嚴頌人之辭仿今尹吉甫之美山甫也未言山甫之爲賢爲能而乃先言烝民之有物有則學者於此尤當深致思也詳味此數句其意深其旨微愚於此非特知山甫之賢亦知吉甫之不可及也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之一身形色具存形色之中天性不外此物則之說也凡厥有生耳目心志莫不固有此謂有物視聽言動皆必有司循而行之無非天理故曰有則故孟子曰天之生此民也有物必有則必之一字物則之說昭然矣人具形色之用而不循形色之天失其常心而喊其大性故有生之初具物則者均有生之後好是懿德者鮮蓋放辟邪侈者皆無常心之民而賢者所以異於衆人者以其能勿喪耳故孟子曰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故之一字好德之說昭然矣前輩謂孟子論詩止於本文上加二字義理自分明信乎孟子之二字足以盡詩人之四句也噫尹吉甫之美仲山甫而先及此者以見山甫之出乎類拔乎萃也曰好是懿德云者非於物則之外有所謂懿也學者當會此理於吾心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李】天監有周言天之視有周之德昭明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仲山甫之爲人蓋有德之人也夫天之祐有周乃生此仲山甫者蓋天祐人君莫大於生賢佐而爲人君之佐助也國之祥瑞如芝草之類皆不足以爲祥瑞而國之生賢乃國之祥瑞也宣王之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天監

有周生仲山甫則知嶽之降神天之生山甫其爲祥瑞也大矣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是詩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蓋謂此也

【黄曰】自前章言天之生民均具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至於賢者之所以異於人者則在於秉彝之復非天之降材爾殊也今曰天監有周而生山甫然則天之生山甫也其亦有以異於烝民之生而非人之所可及乎蓋賢之所以爲賢固由於秉彝之復然天之生賢也亦豈苟云乎哉申伯自嶽降傅說爲列星故愛人君者天心也則賢佐之生亦天心也周家之澤未泯而上天之心未忘其默相於我周家陰騭於我下民而爲之生仲山甫焉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此天意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宣王所以承天意也仲舒曰宣王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頌至今不絕仲舒之言其此詩之謂歟噫天爲君而生賢君奉天而用賢有賢而不能用與用之而非賢是皆違天意者也違天意而能治天下吾未之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李曰】仲山甫之德此一章則總言山甫之德也其柔和嘉美而可爲法則也下文曰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則其柔和嘉美又可見矣其容儀顏色無不令善而其心翼翼而恭敬或內或外無不盡善此山甫所以爲山甫也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仲山甫之有令儀則所謂動容貌者也有令色則所謂正顏色者也

【黄曰】剛毅木訥近仁巧言令色鮮仁剛毅木訥因性而行是仁之資也故曰近仁巧言令色彼將以濟其不仁耳故曰鮮矣仁今詩之稱山甫曰柔曰嘉曰令色柔嘉非剛毅令色非至仁詩人何取於此哉孔子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曰猶穿窬云者言其無諸中而僞諸外也詩人稱山甫之柔嘉必曰維則稱山甫之令色必曰小心翼翼柔嘉本於天生而令色發於誠心此有諸中形諸外者也退想山甫之爲人粹然其和翼然其恭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蓋涵養之所充至誠之所發見者固如此也故當時令儀令色有如山甫而聖人乃斷然曰非仁者蓋慮夫色厲而內荏者之誤天下後世也前輩嘗云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假使當時身便死一生眞僞有誰知吁此知人所以難而吾夫子所以嚴巧言令色之戒歟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李曰】其爲人也又式古人之典訓故能威儀是力
威儀是力故能天子是若蓋能法古人之典訓則
其修身者必能威儀是力能修於己者旣盡矣則
推之以事君者必能天子是若天子是若則以明
其敎令而使布施於外此以見天子是若也孔子
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與自小人觀之非
無令儀也非無令色也無諸內而强於外故見於
外者雖曰顔色之美而其心不然矣此所謂穿窬
之盜巧言令色鮮矣仁也山甫外則有令儀令色
內則小心翼翼表裏如一此其所以爲賢也

【黃曰】伊川嘗云仲尼元氣也顔子景星慶雲也孟
子有泰山巖巖氣象張子韶謂伊川之學自踐履
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此愚嘗因前輩之餘
論而得君子小人之氣象而僞妄爲之說曰君子氣象
如春生小人氣象如秋殺嘗讀書見皐陶稷契伊
尹周公之徒其氣象粹然如春風和氣中至讀戰
國策及諸史傳見蘇秦張儀商鞅李斯之徒其氣
象變詐暴戾使人觀之如在秋霜中吁君子小人之
氣象信乎不可誣也烝民之詩形容仲山甫之爲
人其言詳其喻廣愚讀此詩四句見山甫之氣象
粹然其和翼然其恭眞皐陶稷契伊尹周公之徒

也自古訓是式一句觀之可以想仲山甫無一毫
自用之心凡云爲設施之際必則古昔稱先王其
與好自用自專者大異矣以是而致君必能格人
君之非心以是而爲民必能道人君之德意其若
天子敷明命自其至誠之心推之也雖然世固有
學古而昧今通古訓而不通世務者而曰吾惟古
訓是式也世又有飾惡以逢其君殘民以奉其君
者而曰吾惟天子是若也詩人稱仲山甫以古訓
是式天子是若而終之曰明命使賦吾見其學古
而不至於泥古順君而不至於逢君此非其涵養
之所充至誠之所至者能如是乎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李曰】王命仲山甫宣王以山甫之賢又告之曰我
以汝爲百官之長而繼汝之祖考而保我王躬觀
此則知山甫之祖考常居是官矣爲山甫者乃世
其家也仲山甫出納王命爲王喉舌凡王之所言
者出而宣之所爲者納而白之惟能爲王之喉舌
故其政敎發於四方而四方皆應之也發者應也
以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山甫爲王喉舌而賦
政于外四方其有不應乎
【黃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相賢邪

則百官有司皆得其人相非其人百官有司將何
取則哉舜不相禹而相驩兜吾恐有鯀之徒相與
鄙俞於虞朝成王不相周公而相管蔡吾恐武庚
之徒相與扳援於周行治亂之機甚可畏也惟舜
相禹以爲百辟之式故九官濟濟以相遜惟成王
相周公以爲百辟之式故多士濟濟而秉德吁其
可忽哉竊嘗觀宣王承厲王板蕩之後一時賢者
能者畢立於朝廷之上文武之吉甫孝友之張仲
式南國則有申伯奄北國則有韓侯平淮夷則有
召虎是何得人之盛如此哉然宣王能盡得天下
之賢而用之蓋得仲山甫以爲百辟之式焉爾纘

之曰纘戎祖考云者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前
聖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此宣王命之之意
也竊嘗因此而論之立賢無方固不可以閥閱論
人然賢者之後其子孫尤多賢者其後可不思繼
祖考哉魯侯之賢周公之孫也召虎之賢召公之
孫也故宣王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命山甫曰纘戎
祖考皆以其祖父之功而望之也繼之曰王躬是
保蓋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於其君又繼之
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蓋使
之以其忠於君者而推是意以及於民喉舌云者
欲其宣人君之命於天下也自其輔翼於君佐佑

於民而言之則謂之股肱自其出納王命而言之
則謂之喉舌惟其當出納之職而能任順民之責
故敷于外而四方應之非如後世之所謂徒掛牆
壁而已吁內有以補其君外有以惠於民想其在
朝廷則有以得君之心在邦國則足以得民之心
遠之則有令近之則不厭如周公所謂東方之人
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賢哉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
疏 謂肅肅王命王之命肅肅然而嚴仲山甫將而
行之諸侯之有賢否者山甫則辨而明之言山甫
宣王命於諸侯之國諸侯之賢者則知其賢諸侯

之不賢者則知其不賢如是則可以將王命不然
則徒以虛文掛牆壁而已何所補哉
呂曰 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說者皆曰仲山甫將
命於外諸侯之或賢或否皆能察之如所謂旌別
淑慝是也然竊以爲不然夫人臣不難於能奉君
以命而難於忠愛君之實王命之嚴吾能將而行
之然知有君命而不知有民情國家之利害有所
不知生民之休戚有所不察豈吾所謂愛君之實
乎固不可如後世之奉使者朝辭禁門情態即異
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
擾民不聊生如此而曰吾能將天子之命也豈足

宣哉仲山甫能以王命而宣於外而能以民情而
告於君王命之肅仲山甫既能將之矣至於民情
之違順仲山甫又能明之以見其推愛君之心以
愛民而非阿順以媚其君也此愚之臆說未必果
詩人之意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李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則內以保其身也夙
夜匪解以事一人此則外以致其君也宣王之命
山甫纘戎祖考王躬是保惟其夙夜匪解以事一
人則可以見其保王躬矣夫惟明哲保身而不能
保其君則是阿諛諂媚之人矣苟能保其君而不

能保其身則又非遠禍之道也說者乃以謂宣王
撥亂之君山甫乃中興之臣千載一遇宜其密勿
而無間也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且以高祖之
於蕭何猶有械繫之辱光武之於鄧禹猶有觀龍
亭之辱是二者非不仁也[illegible]遇而猶不免於此然
後知人臣明哲保身之[illegible]

【黃曰】此一章說者類曰明哲保身君子全身遠害
之道也昔楚元王爲穆生設醴後王戊忘設醴穆
生曰可以逝矣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此明哲保
身之君子也是故以蕭何之功而不免械繫之辱
以韓信之功而不免鍾室之誅兔死狗烹鳥盡弓

藏之詐皆爲不能明哲保身之戒愚竊以爲不然
夫魏鄭公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良與忠不可分
而言也然而臣子之心安可求忠之名於天下後
世邪吾有忠之名則天下後世得以議吾君故凡
以龍逄比干自期者非人臣之得已也然則立人
之朝必以明哲保身之說自期其心將曰吾君非
堯舜也非禹湯文武也全身遠害之道不可不知
也推是心以往則諂媚求容無所不至知爲身慮
而不知爲國慮此豈仁人君子之用心邪況以宣
王之明君仲山甫之賢臣其君臣之相得當密勿
而無間明哲保身之道又何足言而詩人又何屑

屑以是而美之也昔臯陶以智爲帝陳謨箕子以
智爲武王陳洪範夫知人安民之書彝倫攸敘之
書皆天下之常理而必以智稱何邪孟子曰所惡
於智者爲其鑿也今詩人稱仲山甫之既明且哲
而特曰以保其身蓋脩身謹行而俾無一毫玷闕
者皆知之大也斯言之玷非所以保其身也仰媿
俯怍非所以保其身也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
下無怨惡故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戰戰兢兢如
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所謂
明哲保身如此而已推此心以事君則必爲事君
之小心故夙夜匪解以事一人愚嘗觀詩人之稱

仲山甫既曰以保其身又曰王躬是保吁能保其身又能保其君此（孟子）所謂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也如今全身遠害之説則豈足以知王躬之是保哉愚故詳爲之辨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李曰 人亦有言柔懦者則茹而食之剛彊者則吐而出之維仲山甫雖柔者不茹而食雖剛者不吐而出惟其柔而不茹故能不侮矜寡惟其剛而不吐故能不畏彊禦（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煢獨者人之所易侮也故其勢日以弱高明者人之所

甚憚也故其勢日以恣仲山甫之於寡弱則以爲鼓可矜故從而恤之使各得其所至於人之所甚憚者則不畏之使之有所懲夫常人之所謂剛者但施於煢獨之人而已所謂柔者但施於高明之人而已山甫之剛柔與常人異此剛柔所以得中也

黃曰 此一章説者類曰柔亦不茹不侮矜寡之喻也剛亦不吐不畏彊禦之説也愚之説則曰柔亦不茹所以不畏彊禦也剛亦不吐所以不侮矜寡也蓋此所謂剛柔者仲山甫一身之剛柔非天下剛柔之人凡物之性有失之過柔者有失之過剛者杞柳之可以爲桮棬此柔之可茹者也金石之不可得而食此剛之可吐者也是皆剛柔之偏也仲山甫之柔不至於可茹則柔非懦也剛而不至於可吐則剛而非暴也至寛而有所謂至嚴至察而有所謂至容溫而厲威而不猛此中和之德也全中和之德於一身散出和之用於天下推吾不茹之柔則柔之中有不可犯者存彊禦者吾奚畏推吾不吐之剛則剛之中有至不忍者存矜寡者吾奚侮蓋矜寡者吾所當恤而彊禦者吾之所當治如洪範所謂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是也竊嘗論之天下之困窮艱苦者莫甚於矜寡之民而肆

毒於田野橫行於州閭者皆彊禦之徒也堯之所謂不虐無告不廢困窮而文王之發政施仁亦曰必先斯四者古人之治其於矜寡之窮民尤所盡心焉故書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蓋煢獨者人情之所忽而高明者人情之所憚也嗟夫矜寡之民其勢固弱矣強胥猾吏又從而重擾之則其弱甚矣上之人苟從而抑之侮之則彼將何所告邪是以後世之民其彊禦者日以縱而矜寡者日以甚豪民猾吏肆其姦横而莫敢誰何使夫細民戰戰兢兢而猶懼不免於罪吁安得如仲山甫之賢者以治民邪天生山甫以興周之治宣王用山甫以

福則之民吁周之民一何幸哉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
甫舉之愛莫助之
李曰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欲與儀匹
共圖之然獨山甫能舉而行之惜乎莫有能助之一
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
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
烏獲而已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況德輕如
鴻毛豈有不能舉之哉但人不舉之耳山甫能不
以世人之所忽而忽之故能舉如毛之德也然觀
宣王之時其賢臣非不多也而山甫乃能獨舉如

毛之德是當時惟山甫一人而已自山甫之外無
有能舉之者此蓋詩人甚言山甫之賢故曰德輶
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如所謂周餘黎民靡有孑遺豈周真無遺民
哉維仲山甫一人舉之豈山甫之外果無一人能
舉之哉當以意逆志然後爲得也王氏曰是時吉
甫張仲申伯之徒皆見於詩而曰愛莫助之則以
方先王莫不好德賢之衆多之時爲莫助耳此所
謂癡人前説夢也
黄曰嘗觀孟子告齊王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
而不足以舉一羽既而又言一羽不舉爲不用力

焉吁孟子者可謂巧於諭其君矣今觀尹吉甫之
美山甫也亦何其巧於形容歟德輶如毛至輕而
易舉也而民鮮有能舉之者擬之於其倫度之於
其衆然後知能舉者惟仲山甫一人而已夫德之
輕喻於鴻毛似易舉而民鮮克舉之則又似於難
舉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患不爲耳天下之事惟
不忽於小故能成其大拳石之積可以至於華嶽
撮土之多可以極於持載舜之爲舜固不可及也
而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若決江河莫之能禦夫
一言行之善德之至微也而舜有不能自已者是
以中庸稱舜之大智而必曰好察邇言夫邇言者

常人之所甚忽也而舜必察之茲舜之所以爲大
也是故細行之不矜則大德之累也小善之不爲
則衆美之銷也忽乎其小者則安能成其大者哉
如毛之德非不易舉而民不能舉之其患蓋生於
有所忽也仲山甫雖不忽人之所共忽故能舉人
之所不能舉此尹吉甫所以工其辭以形容之歟
繼之曰愛莫助之此詩人自言之辭也説者謂詩
人言仲山甫之賢如此惜乎莫有能助之者此其
説爲不通愚以爲人情之於人欲愛之則必有以
助之故助其所不足以成其所至足此所以見其
愛之之深也詩人言仲山甫之賢能舉人之所不

能舉則其德無所不足矣無所不足何助之有然
吾於仲山甫惟能愛之而莫能助之非不助之難
雖欲助之而莫容助也夫助者生於有所不足彼
善戰而吾濟之以文彼善諫而吾濟之以直此有
待於助者也孔子作春秋游夏不能措一辭此不
容於助者也知此則知愛莫助之之說

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李曰】衮職人君也人君之衣衮冕故言人君也言君之有過維仲山甫能補之蘇黃門曰有過天下莫敢言山甫獨能補之此以見山甫能舉德也

【黃曰】此二句蓋得微而顯隱而彰之義夫衮冕天子之服也此章但言宣王有過維山甫能補之然不曰宣王而曰衮職此微辭也蓋證父之過不足以爲直揚君之過不足以爲忠美山甫之賢而斥宣王之有過吾於詩人奚取哉此尹吉甫所以微其辭於衮職而隱其意於有闕之言也嗚呼仲山甫者蓋孟子所謂能格君心之非者也人臣之事君當有以格其心術之微人君苟有一念之過吾當有以正之於未萌以全於無過之地不待其過之已彰而後言之也故曰維仲山甫補之補之云者補其闕而使之無闕也易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夫无咎者無所過失之謂也既曰無過而又曰善

補過豈非善補乃所以無過歟此仲山甫之所以爲仲山甫而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也宣子之時在朝之賢臣非不多而能格君心之非者維仲山甫一人而已想其庭燎之箴已諄諄於宣王方勤之時鶴鳴之誨尤致意於任賢使能之際嗚呼當其未有之時而已思以箴之誨之此所以能補其闕而使之無闕也爲人臣者如仲山甫可以無媿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

【李曰】仲山甫出祖言仲山甫受王命將欲適齊出於國門而爲祖道之祭故其所乘之馬則業業然而高大所從之征夫則捷捷然而敏速既有業業之四牡又有捷捷之征夫宜其不以不及於事爲憂山甫之心猶恐無所及於事山甫之爲國可知矣山甫徂齊如此足以知其奉使以將王命其所以盡心者未嘗不盡其忠也山甫既行而四牡彭彭然而行八鸞之聲又鏘鏘然而鳴所以爲此行乃王命山甫往築城於東方之國也山甫往城彼東方其所乘之馬又騤騤然而壯健八鸞之聲又喈喈然而和鳴山甫乘此馬而徂齊而周人則欲

其速歸也昔周公之居東東方之人則欲其留西方之人則欲其歸今山甫之徂齊而周人則欲其速歸其亦庶幾於周公矣

【黃曰】禮以義起詩以情起禮之詳於義物者辨其名詩之詳於義物者寓其意故其樂是人之賢也則亦樂稱其車馬之盛衣服之美重復而不厭今觀詩人之稱山甫旣曰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又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又曰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一意而三及之一辭而三嘆之夫豈有異義蓋曰仲山甫之適齊也將行而爲祖道之祭其四牡之馬如是其盛征夫之衆如是其敵八鸞之聲如是其

和則仲山甫之所以爲山甫者可知矣雖然是亦未足以形容山甫之賢而詩人之意亦不止於是也愚謂先一章之意不在於四牡征夫而在於每懷靡及之一句其次章之意不在於四牡彭彭八鸞鏘鏘而在於城彼東方之一句末章之意不在於四牡騤騤八鸞喈喈而在於式遄其歸之一句諸儒講解徒紛紛於四牡八鸞之說彭彭業業鏘鏘喈喈之辨而詩人之意則反畧之焉愚故詳及之夫每懷靡及云者言仲山甫之賢愈不自足也人之常情位高者好自矜德盛者好自大如毛之德維仲山甫舉之衮職有闕維山甫補之山甫之

賢非人之所可及而山甫之心常慊焉若有所不及焉則其涵養之所至爲何如此詩人之所以樂稱之而不已也昔文王作皇皇者華之詩以遣使臣而切切然爲每懷靡及之戒若山甫者非特無媿於先王之責抑亦無媿於遣使之意矣城彼東方云者先儒以爲築城於齊以禦東夷此說非也國有人焉則金城不足恃人苟賢焉則金城不足比仲山甫之德足以蕃宣其國扞芘其民故仲山甫徂齊所以爲衛齊此詩人所以深美其德之盛也昔（文王）作出車之詩以命南仲而惓惓於城彼朔方之言若仲山甫者非特無負於宣王之命而

亦無媿於文王命南仲之意矣式遄其歸云者此又見當時之人其所以愛仲山甫者深矣遠之有望近之不厭者所以爲盛德之至也在彼無惡在此無斁者所以爲微子之賢也人之所爲有以得乎人之心而使人皆有愛之不能自已之意則其爲人也可想而見之仲山甫之將徂齊而人有城彼東方之言仲山甫之旣徂齊而人有式遄其歸之望是人也居則人愛之去則人思之如周公居東而當時之人皆曰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吁是果何以得此於人哉仲山甫之所以爲仲山甫者吾於

周公見之
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李曰 吉甫作詩而誦之其詩感人之情性和穆如清風而仲山甫多所思故作此詩以少安其心也穆如清風所以慰其心也謝道韞嘗謂此四句為最佳不可不詳味之蘇黃門以為山甫之德詩人之言有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與胡廣趙戒何異終則曰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與汲黯朱雲何異趙戒胡廣則陷於諂汲黯朱雲則陷於狂山甫之為人內剛外柔非諂非狂所以為王者之佐剛柔具備亦如申伯文武之是憲不如是不足為全德也

黃曰 古今之作詩未嘗自著其名也自言其名者或有之未嘗自夸其美也如曰是用作歌之類豈自誇其名乎如曰家父作頌以究王訩而已豈自誇其美乎愚讀崧高烝民二詩末章而獨有疑焉夫吉甫作詩以美申伯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其風肆好詩人以美仲山甫至其末章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夫自著其名自誇其美吉甫果何為哉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吉甫之用心豈若是其淺邪天下之事言者無愧則公言之受者無愧則安受之故作詩以美人者其言易以誇以仲山甫之賢而吉甫作詩以形容之吉甫言之而無過辭山甫當之而無愧色雖暴之天下後世有不可得而議者此所以自言而無所隱也六月之詩其末章形容吉甫飲御諸友而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夫明曰張仲孝友云者所以見其一時朋儕皆當世賢者故此詩明曰吉甫作誦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其意微矣故詳及之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李曰 孔氏云錫謂賜之以物二章是也命謂授之以政一章是也是以錫命分為二也觀春秋書錫命者三皆曰來錫公命不當分為二也此詩言錫命者蓋宣王錫韓侯以命耳所謂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妄受故謂能錫命諸侯春秋書錫命者三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錫之者皆妄予而得之者皆妄又何以為能錫命乎

黃曰 人君之於天下予奪賞罰自我錫命諸侯人君之職春秋之際王室既微矣莊公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王使召伯來錫公命當

王室襄微之際天子擁虛器於上而猶能錫命諸
侯今詩獨以是美宣王此而可美則春秋書錫命
三亦皆可美邪是不然詩人美宣王之錫命而必
曰能云者其微意有在也春秋之所書者皆譏也
譏者何譏其錫之非人予之非禮而非所謂能也
〔棫樸〕之詩曰文王能官人也夫人主以官人為能
則官人者固人主之職而何獨於文王稱之書曰
知人則哲能官人蓋惟其有知人之明而後官人
不失其為能予之者公天下而予之受之者公天下
而受之予之者無慊受之者無愧夫是之謂能采
〔菽〕之刺幽王曰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幽王非

不能錫命也錫命而非禮則猶不能錫命也故〔瞻
彼洛矣〕之詩亦曰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
惡焉吁詩人之意亦明矣爵命諸侯人君所同也
賞非其善罰非其惡則亦何足為人君之能事哉
〔韓奕〕之詩序言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其詩乃曰王
錫韓侯曰韓侯受命蓋以其所錫者韓侯非妄錫
也上之人非妄錫下之人非妄受茲所以能也因宜
不然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
虔為諸侯是亦錫命諸侯也而奚獨宣王能之此
一字之貶序詩者之意存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
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
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
玄袞赤舄鉤膺鏤鍚鞹鞃淺幭鞗革金厄韓侯出祖
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鱉鮮魚
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
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
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
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父孔武靡國不到
為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
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

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
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illegible]奕奕梁山[illegible]之鎮也[illegible]治梁及岐今在同
州韓城縣其後[illegible]梁山[illegible]晉[illegible]也爾
雅[illegible]梁山晉望[illegible]孫炎[illegible]所望祭則是韓
滅之後故以為晉之望此所謂[illegible]非韓趙魏之
韓乃武王之後[illegible]所謂[illegible]也其後為晉
所滅焉奕奕大[illegible]梁山[illegible]高大如此自洪水
既平之後[illegible]甸之法而為貢賦則禹之功
可謂大矣其後韓侯能顯明其道以繼禹之功則

韓侯之功亦大矣有倬其道言顯其道也禹甸之
水既平之後九州之地無不甸之獨曰奕奕梁山
維禹甸之者亦如信南山信彼南山維禹甸之主
南山而言也有倬其道韓侯受命亦猶信南山所
謂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是也王氏則以謂奕奕梁
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爲一意韓侯受命王親命
之纘戎祖考爲一意當且從毛鄭之說夫韓侯受
命虔固其敬爾之位朕命不可改易矣然當征不
庭之方以佐汝君也宣王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
今命韓侯亦曰纘戎祖考宣王之時官人以世
耶但以山甫之德足以繼其祖考韓侯之功亦足

以繼其祖考故宣王命之世其位非是宣王官人
以世也四牡奕奕上章既言宣王命韓侯爲伯矣
此章則又言宣王所錫之禮盡其厚也四牡之馬
其形甚長而高大韓侯乘之以朝於王既至於京
師則進其國之所有而入覲于王按覲禮侯氏入
門右坐奠圭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之所有
故韓侯獻之以介圭以其國之所有也鄭康成曰
黑水西河其進璆琳琅玕介圭者韓侯所有也王
錫韓侯以旂之善者又有大綏以爲表章以方文
漆簟爲車之蔽錯置文彩爲車之衡所以養其目
也又錫身之所服以玄爲衣而畫以衮龍足之所

履配以赤色之舄鉤膺即文鉤膺濯濯也馬則
有金鉤之飾其膺又有美飾又以鏤金加馬面之
錫鞹革也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也鞹鞃中也以
皮革施於軾中以爲幭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其軾
鞗皮爲轡首之革夫以韓侯入覲盡其諸侯述職
之道宣王錫之以命又盡乎天子賞功之道如春
秋書錫命者皆非諸侯親至京師而天子錫之皆
其遣使以錫也其遣使以錫之固非禮矣而又所
錫者皆不當其功何足以爲錫命乎王使召伯廖
賜齊桓公命齊桓公雖有功亦未嘗朝於京師
故遣使以錫之也晉文公于踐土召王而天王錫

文公命雖曰朝王亦非朝于京師也惟朝于京師
而錫之以命然後爲得禮之正也韓侯出祖此則
言既朝于京師而韓侯出京師之門而爲祖道之
祭及出宿于屠而王又使卿士送之以酒百壺其
殽則有火熟之鼈中膾鮮魚其菜則有筍蒲而所
乘之馬則又有大路之車籩豆行列且然而甚多
凡諸侯之在京師者皆來相與燕所以待韓侯也
方韓侯之來也王有以錫之而錫之如此之厚及
其去也又有以餞之而餞之又如此之厚則宣王
之所以待韓侯者可謂至矣韓侯取妻此則言韓
侯之取妻又有可羨之事也康成曰汾王厲王也

厲王流于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故詩
曰汾王之甥蹶父之子卿士之子言其族尊貴也
亦猶碩人之詩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皆言族之大也韓侯既親迎於蹶父之
里其百兩則彭彭其八鸞則鏘鏘而其禮豈不光
明乎諸娣從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以女媵
之而其他國諸娣從之祁祁然如雲之衆多韓侯
因而觀之見其燦爛盈於蹶里之門也鵲巢之詩
曰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今韓侯之取妻百兩彭彭
亦如鵲巢所謂百兩御之也鵲巢又曰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居之者則是諸娣從之也今此諸娣從

之爛其盈門是亦所謂維鳩居之也然韓侯之取
妻未必受命之後方可取妻蓋詩人言其可美之
事故兼言之耳蹶父孔武此章則言蹶父爲韓侯
擇對既得韓侯之賢又得韓國之善地也言蹶父
之爲人甚武健爲王之使其車轍馬跡環帳天下
爲韓姞相其居莫如韓國之最樂者則以川澤則訏
訏然而大魴鱮則甫甫然而大麀鹿則噳噳然而
至衆又有熊羆貓虎此言韓國之富饒如此蹶父
善韓之地如此故使韓姞來而居之韓姞則安之
而又有譽焉以見韓姞之安也其婦道也溥彼韓城
此一章大抵言韓侯得賢必爲助益見其光顯也

王氏云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此蓋言汾
王之時爲諸侯之所畢侮則王甥亦安能相依而
擇樂國之顯君哉雖其辭之多而其實曲說也言
韓城之大燕安之時衆民之所築完其來久矣以
韓侯先祖受命爲侯伯者則因是百蠻故命其祖
爲侯伯今又命韓侯爲侯伯因是追貊其追其貊
即北其國是百蠻之意統理北方之國因而爲伯
爲韓上文言王親命之纘戎祖考則所謂先祖受
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爲伯即纘戎祖考也實築此城復深其壑畝以定其
田籍以定其稅蠻夷之遠則又各獻其所有之物

貔皮與夫赤豹黃羆皆四夷所獻之物也說文曰
貔豹屬出於貉國宣王之時式是南邦則有申伯
爲之受此國則有韓侯爲是南方之國以申爲侯
北方之國以韓爲侯則方國可謂得人矣韓侯爲
方伯而使戎狄之人獻其所有此亦有以強服
之哉其視齊桓公召陵之盟晉文公城濮之戰不
足道也
【總論】詩人之美是人也或曰其事以實之或言其
地以記之太山魯之望也故頌魯者曰太山巖巖
魯邦所詹南山周之原也故歌周王者曰信彼南
山維禹甸之梁山韓之鎮也故美韓侯者曰奕奕

梁山維禹甸之箋言禹治梁及岐春秋時梁山崩則梁山亦天下之望山也而其地在於韓今同州彭城縣之地也詩人言梁山之地奕奕然其大也維禹甸之六十四井爲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爲賦禹之功可謂著矣昔者禹之功著於此今也韓侯之功著於此故繼之曰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氏以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爲一意以韓侯受命屬下文爲一意恐不然自王親命之至於此以佐戎辟皆形容宣王命之之辭也宣王之待韓侯也至而望韓侯也亦至方其命之也必親及其責之也必詳曰王親命之以見其眷之之深且至也曰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言其先祖父皆有大功於王室今爾其可不思所以繼之乎爾欲繼乃祖乃父之業當無廢朕之命也韓侯而聞斯言固當不忘其祖尤當不忘其君其敢有自怠自忽之心哉盡乃心勤乃職韓侯之所當然也苟有一毫自怠自忽之心非惟有負於其君亦有愧於乃祖乃父矣繼之曰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噫王之命韓侯也示之以不貳之心而勉其不已之意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則彼亦將苟且以自安持祿保位以自全孰肯以愛君憂國

爲心哉宣王之命韓侯以爲朕之命既不易矣乃當盡乃心勉乃力四方之有不順執者爾當正之以佐爾君也吁以宣王之明以韓侯之賢其君臣之情相得而無間周道粲然復興蓋有自來矣故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六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李曰厲王之時小雅盡廢四夷交侵遙想是時淮水之夷必侵中國宣王能興衰撥亂然後命召公平之也孔氏曰命將在江漢之上蓋今廬江左右也召公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南魯僖公所伐淮夷當在淮水之北淮之南北皆有夷也陳少南亦曰以地勢考之江漢之滸王命召虎者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是江漢非所由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所接之地矣以此觀之則此所謂淮夷者皆淮南之夷也常武魯頌所謂淮夷者淮北之夷也

江漢浮浮蘇氏云水盛貌滔滔蘇氏云順流貌江漢之水浮浮而盛所往淮夷之武夫順流而下非敢安也非敢遊也惟求服淮夷而已以見三軍用命如此王氏則以江漢浮浮譬廣而流行非也夫江漢浮浮者非是取譬蓋因武夫渡淮故以為言也亦猶新臺之詩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是因宣公築臺故以河水瀰瀰為言非是以河水取譬也武夫所以出征伐之車又張師帥之旗非敢自安也非敢自寬舒也但以淮夷未服為病耳鋪病也武夫之所征伐涉江漢之上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其與高克之將兵河上乎翱翔河上乎逍遙異矣

江漢湯湯者大也洸洸武貌有洸有潰是亦武貌江漢之大而武夫皆壯勇經營四方其有不服者則從而伐之伐之既服矣然後以其成功而告于王鄭氏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叛國從而伐之蘇氏以淮夷既平遂經營傍國告成功于王王氏之說亦類此竊以三說為不然所謂經營四方但是經營淮夷下云式辟四方是亦經營夷狄乃云四方者亦如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於四方夷狄耳四方當以淮夷為言四方既平則王國必定矣王國既定則於是無有戰爭之心而宣王之心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

之心在於安天下其戰爭誠出於不得已亦可以見召伯能奉王之心而能盡其職位也正觀中伐龜茲克之帝謂羣臣曰夫樂有幾朕嘗言之上城竹馬童兒樂也飾金翠羅紈婦人樂也貿遷有無商賈樂也高官厚秩士大夫樂也戰無前敵將帥樂也四海寧一帝王樂也朕今樂矣太宗所謂四海寧一帝王樂也其何以異於宣王之心載寧哉然太宗好名故其戰也爭區區之名非有意於安天下也宣王之心其戰爭出於不得已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然後王心載寧則宣王之心異於太宗之心也江漢之滸鄭氏曰王於江漢之

水上命召公使以王法征伐四方夫所謂江漢之滸非是宣王親渡江漢也但因上文言江漢故曰江漢之滸亦猶伐木之詩言伐木於于特因上文而言故也召虎乃王親命之以開闢四方遂定我疆土行周人之法我以兵伐淮夷非病之也亦非急之也但欲王國來至也召公之用兵非欲其病非欲其急其仁義之師乎疆土既平矣於是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吉甫之伐玁狁至于太原召公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文武境土恢復可知也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旬說文曰徧也十日爲旬則旬訓徧明甚宣王命召虎徧

宣其政教不徒使之從事於武功也因言康公之事而訓告之昔我文王武王受命爾之祖召康公實爲藩翰之臣爾今無以我爲小子不足與有爲汝當繼汝召康公之功也有文武之君必有文武之臣我之德雖不及於文武爾當繼爾祖之功此乃宣王之謙辭也爾當開敏其功我則錫予之福人君之命臣多言祖考之事以戒之宣王命韓侯既告之纘戎祖考今命召公亦以祖考訓之蓋欲世其家也釐爾圭瓚秬鬯錫也秬鬯黑黍酒也卣樽也未祭則以秬鬯納於卣中既祭之時則以秬鬯納於彝中此錫命者則未祭之時納於卣中言王

命召虎錫之以圭瓚又錫之以酒以告爾之先祖爾之先祖乃文德之人也猶以爲未又錫之山川土田爾祖自文武受爵自召康公以來已如此久矣召虎拜手稽首以受其恩無以爲報但曰天子萬年蓋祝君以壽自古人臣之常情也虎拜稽首以稱揚王之休美爲召康公對成王命之言告宣王曰天子享萬年之壽又言天子之所以明明而稱譽無窮者由是施文德以和洽四國也宣王命召虎以爲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又告之以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使其繼召公之業也召虎乃拜手稽首作召公考是能知繼其召公也明明天子令

開不巳矣其文德洽此四國此乃召康公之所以
能輔其君而召虎因宣王命遂舉召康公之言以
尊宣王也自古人君有戰功則嚻然有自滿之心
而謂天下莫巳若秦皇漢武是也大臣之有戰功
則志滿意得遂有玩忽之意若藏宮馬武是也宣
王之命召虎乃曰來旬來宣是不以武功爲事矣
而召公則告宣王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其臣不
以黷武爲事矣君臣相勉如此其視皐陶之賡歌
不相遠矣

黄曰 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論功行封
之時所作也初則整師而往非爲邀功特以淮夷

作患不能自安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
則安民之政舉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
論定而賞行次則人臣報塞之義也若夫淮南淮
北之辨先儒論之詳矣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
然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
以脩我戎旣敬旣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
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
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
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
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
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
國王猶允塞徐方旣來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四方旣
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李曰 常武之詩詩中本無常武二字詩序乃名常
武亦猶雨無正般賚之詩皆無其字乃以爲詩名
也序詩者因釋其所以命名之旨其曰常者有常
德也武者立武事也常德者本也立武者末也苟
能盡其本則其心在於愛民有愛民之心則見於
征伐無非愛民也苟無其本則窮兵黷武無所不

至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序此詩者最有功焉
若不以是而訓釋之是使後世窮兵黷武必以常
武爲口實如秦皇之窮兵黷武是以戰爲常也其
德不常也湯武非不用兵也寇亂旣平則休兵解
甲不復以武功爲事是以德爲常非以武爲常也
召穆公以宣王能討平四方乃作此詩以美之又
因以爲戒恐宣王驕心一生用兵不已故爾所謂
戒者亦猶庭燎之詩因以箴之終南之詩戒襄公
也方宣王之命召虎也召虎告之以矢其文德洽
此四國其所以告其君者以其欠文德而其爲此
詩又曰有常德以立武事則召公之戒君可謂深

矣赫赫明明赫赫盛也明明著也言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以其官則大師以其人則皇父此皇父異於十月之交所謂皇父也然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此詩曰王命卿士下文曰大師皇父均爲卿士疑爲一人也然十月之交所言者乃皇父姦邪此詩所言者乃皇父之得人也非是一人也王命南仲溥伐玁狁今詩人稱之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能繼南仲之功矣則是世其家也十月之交所稱皇父疑是此詩皇父之後也十月之交皇父不能繼其祖業矣今皇父旣受宣王之命則整我六師脩其兵戎敬之而不敢慢

戒之而不敢忘則以肅肅王命不敢失墜故耳然所以奉王命者則欲惠此南國也夫興師以伐人之國則當推之以仁愛之道易之師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夫興師者疑若害民而乃容民疑若暴衆而乃畜衆皇父所以推恩於南國者以其仁義之師也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上章旣命南仲爲元帥矣此章則又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楚語云重黎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則是程伯休父嘗爲司馬也孔氏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則是司馬之事也王謂尹氏則是

使尹氏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也宣王之時姓尹者必是尹吉甫旣使程伯休父爲司馬其六師之左右則陳其行列而又戒勅其師旅循彼淮浦之傍省視此徐之土其有叛逆則從而誅之又戒之不久留也不久處也當使三農就緒恐久留於此則三農不得就緒也毛氏以爲立三有事之臣蓋以十月之交擇三有事故以三事爲三卿不如鄭氏以爲三農周官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農平地山澤也三事者乃三農之事也湯之伐桀也耕者不變然後可以見其仁義之師今宣王命程伯休父爲司馬使之三事就緒亦可以見仁

義之師也當春秋之時諸侯交戰爭地惟欲芟夷我農功而已祭伯取成周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鄭人藉稻如此之類惟恐農功之不傷也較之宣王命程伯休父安能無愧乎赫赫業業王師之行赫赫然而盛業業然而動其有威嚴乎乃天子也以見天子之軍可畏也如此然後王之軍安而行日行三十里保安也作行也言其徐行也紹說文曰緊糾也非急也非緩也王之軍徐行非急非緩徐方已絡繹相繼而騷動矣江漢之詩曰匪安匪遊此詩乃曰匪紹匪遊蓋江漢匪安匪遊者以言將士用命也此詩言匪紹匪遊者言王師但是徐

行而徐方已震驚其言各有所主徐方震驚如雷之發聲如霆之奮怒而敵人無不驚怖也此詩先言淮浦又言徐土此章則先言徐方既而又言淮夷又言徐國則知宣王出師先征淮夷後征徐國也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王師之至如破竹之勢迎刃而解之宣王之征淮夷而徐方震驚此以見先聲也次章則言征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次序皆可考也宣王之奮威武如天之震雷如人之勃怒又命召虎進而前行望之者如虓虎之威說文曰闞望也淮夷之人望如虓虎則已

足以破敵人之勝矣以兵而屯於淮水之傍而執其醜虜淮夷舊所侵略之地今則截而正之此乃王師之所在也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嘽嘽盛也王師之盛如鳥之飛如鷙之翰如江漢之不可犯也如山之苞而不可動也如川之流而不可遏也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王師之至敵人皆不可得而測既不可得而測又安能克之哉大征徐國而戰必勝矣此足以見善形容王師之強如此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宣王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是有必勝之道焉而又王師之強如此焉往而不勝哉以武王伐紂之罪宜其無不勝也又

有太公之鷹揚豈有師之不勝者乎今宣王之伐淮夷所以問淮夷之罪而又王奮厥武如震如怒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宜其師之必勝也王猶允塞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王之謀猷皆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也如晉文公之伐原非無信也所謂信者出於勉強而已城濮之役未免用詐謀以勝楚觀其晉師僞遁則知其尚詐也推宣王之用兵謀本於信實非譎詐之兵此淮夷徐方之所以無不服也上章言赫赫業業有嚴天子是王師從天而下以來徐方也今者但言徐方既來則是未嘗經戰陳而徐方自服也古人所謂善戰者

不陳其在於此徐方既服矣此言宣王之功宣王命南仲爲元帥程伯休父爲司馬其所取勝雖曰南仲之功原其所本乃天子之功也魏文侯命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曰此非臣之功乃君之功也夫軍將克敵者雖曰將臣之功其所以任將者又在於天子之功也四方皆無事矣而徐方又皆來寧來王徐方之人無有回邪王於是班師振旅而歸也宣王所以征徐方者以其不服故也今徐方既服宣王乃班師振旅而歸使宣王必欲犁其庭埽其穴然後有以快其志安在其爲仁義之師耶

故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以見宣王無黷武之心也莊公之時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秋師還春秋書秋還則是譏其師久而後歸也今徐方不回王曰還歸足見宣王與春秋所書異矣

【黄曰】將順匡救臣子之大義也而二者之辭不可以併致曷爲而不可以併致也蓋美之之辭幾乎溢戒之之辭幾乎訐美之之辭不可以爲戒猶戒之不可以爲美也吁爲是說者是未可言於明良際遇之朝精神會聚之日惟夫君臣同心一德一契言之者以意達聽之者以心會固知其美中之戒戒中之美在臣無費辭在君無虛受茲穆

公常武之作所以因美而有戒於宣王焉且穆公曷爲而美宣王也復土宇於交侵之餘振威德於衰陵之後茲而不美則失夫將順之義矣又曷爲而有戒也席既勝之勢者未常無恃勝之心居莫大之功者不能無好大之患茲而不戒則失夫正救之義矣二者不可偏廢則合二意於一詩之中進六章於冕旒之下使吾君且慰且警且喜且惕弛張闔闢之妙盡於四十八言之中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穆公常武之義盡之矣故既撤既戒而惠民之意已形使宣王味斯言也則前日平淮之師非喜功也所以惠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惠民之德而不以黷武爲戒乎不留不處而息民之意已寓使宣王詠此言也則前日平淮之師非黷武也所以息民也今日其可忘夫息民之德而不以喜功爲戒乎其曰徐方來同其又曰王曰還歸則一詩之義又顯矣是知所謂常德者惠民息民不窮兵之謂也武事之所由立也所謂可戒者反是而美之者則爲取德也吁穆公之意微矣若夫三章四章五章以言其德威之著而徐方爲之震懾以言其軍陣之銳而徐方無所取俘茲又詩人推美之辭以形容其武事之備云耳誠非張其氣以啓其無厭之心也學者當以意逆之

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

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
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
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李曰】文武之業至厲王大壞故蕩之詩召穆公傷
周室之大壞宣王中興則文武之業復修矣至幽
王而復大壞此瞻卬之詩凡伯所以刺幽王大壞
也〔顏真卿〕嘗曰朝廷豈可再破壞耶今厲王旣壞
之於前而幽王復壞之於後則文武之業所存者
無幾矣可不痛哉〔毛鄭〕皆以昊天爲斥王其說多
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之詩曰蕩蕩上帝
皆是言天〔毛鄭〕皆以爲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

鄭自生風波也詩人之意謂仰視昊天胡不愛我
民也民之不安其居甚久矣天猶降大厲以禍之
邦國靡有安定而士民又皆疲瘵貪吏肆行如蟊
賊之害苗無有極止禁網之設如網罟之罩而無
有瘳愈夷平也屆極也瘳愈也凡此皆幽王自爲
之也而民乃告之於天者蓋民之怨幽王無所告
訴故但歸於天也人有土田女反有之此章則言
幽王取予無常維婦言是用也人之有土田非所當
有而有之而幽王則有之人之有民人非所當奪而女
覆奪之而幽王則奪之夫非所當有而有之盜也
今幽王不當有而有之不當奪而奪之其所以異

於寇攘盜賊者幾希無罪者則當脫之而乃收之
有罪者則當收之而乃脫之刑罰倒置一至於此
正〔小雅〕所謂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
以鋪是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者謂士大夫有才
智者則可以興國家也故謂之成城婦人之有才
智者則爲國家之害故謂之傾城如唐之李勣賢
於長城遠矣則是其人可以爲國家之藩翰所以
謂之成城也至於婦人則無用於才智苟有才智
則必爲國家之害如紂之妲己周之褒姒漢之呂
后唐之武后皆婦人中才智之過人者也而反爲
國家之害凡幽王之所以有人之土田奪人之民

人舍此有罪而收無罪者皆信用婦人之言也觀
幽王之寵褒姒也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多方
故不笑爲舉烽燧諸侯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其
後數舉烽燧諸侯不信當幽王之時舉烽燧則諸
侯皆至一爲褒姒所惑數舉烽燧而諸侯不至卒
爲犬戎所殺幽王之於褒姒惟欲其笑如此則其
它可知矣懿厥哲婦〔鄭氏〕以懿爲有所傷痛之聲
不如漢谷永亦舉此〔顏師古〕註曰懿美也言幽王
以哲婦爲美此說勝於鄭氏幽王但以哲婦爲美
而不知反爲梟鴟惡聲鳥也婦人之多言乃爲禍
亂之階其禍亂之作非天降之也乃生於婦人而

已幽王之爲人其敎之誨之則藐然不聽其所聽者惟婦人寺人而已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敎覆用爲虐蓋其所爲敎誨也則反以爲虐至於婦人寺人之言豈復有愛國之心哉幽王乃從而聽之必其中有所惑也以齊桓公之賢而聽於寺人貂之謀況幽王乎鞫人忮忒忮害也忒變也婦人之窮其忮忒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言婦人所爲如此乃其不得中也而自言則曰豈曰不得中乎使其果得中胡爲而惡如此之極哉蓋小人之當國也敗國亡家亦必以爲非已之罪(桑柔)之詩曰雖

曰匪予旣作爾歌幽王信用哲婦亦自謂非已之不中也是皆歸其過於他人而不知致此禍者果誰生之邪論商賈三倍之利則小人之所覬覦也豈君子之覬覦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惟其深喻是以篤好爲君子者無與於商賈之事亦如婦人無與於公家之事婦人惟蠶織之事而已公家之事吾何與焉君子之所喻者惟義而已義之外何所與焉休其蠶織而與公家之事是如君子之言及於商賈之市也(卷耳)之詩曰后妃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夫求賢審

官乃閫外之事也后妃之事乃閫內之事也后妃有進賢之志豈以是與公事乎蓋但有其志耳公事非所與焉故序詩者以爲后妃之志也今婦人所與者非如卷耳所言不過共用小人以誤國耳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言天何以責王乎神何其不福王乎禍亂之來王何不推其所由哉戎狄之被甲爲害當念而不念君子則不當忌而忌王之好惡可知矣天下念我周家降於不祥王不能恐懼修省以荅天意王之所以爲威儀者乃爲不善何以轉禍爲福哉(十月)之交言日有食之則爲災甚矣又云爗爗震電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所謂不祥莫甚於此自幽王觀之無復有畏懼之心此其所以至於亡也幽王不畏天變故賢者皆逃亡而去賢者旣去則邦國殄瘁矣天之降罔維其優矣優毛氏以爲渥蓋天之降災罔其優渥如此言其多也賢者又逃亡而去此心之所以憂也維其幾矣幾近也言天之降災罔將及我矣而賢者又去此心安得不悲乎觱沸檻泉維其深矣觱沸泉出貌檻泉涌出也泉之出也必有其源禍亂之來亦必有自我心之憂其來久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因自嘆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皆傷已之遺亂不能免也(王氏)曰昊天之明視

人藐藐無所私親言天之甚遠而難親人君所以
奉天者必思有以鞏固其位今幽王不能鞏固其
位是不能奉天也爾之所爲苟無忝於祖宗則乃
救於爾之子孫也人君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
繼其祖宗下焉有以救其子孫幽王何憚不爲乎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
之臣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
荒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
我邦皐皐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
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

不潰止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
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
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昔先王
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
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李曰　此詩謂之召旻者毛氏以爲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蘇黄門以爲首章言旻天卒章
言召公故謂之召旻召旻特別於小旻耳毛氏以
爲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蓋衍說也其論
爲當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天之威急矣而厚降喪
亡之禍病民以饑饉使民盡至於流亡我居中國

也圉邊陲也皆廢而不治以見普天之下無不受
其禍也小旻之詩亦曰旻天疾威鄭氏則以旻天
疾王者以刑罰威恐萬民此之言旻天疾威而鄭
氏亦以旻天爲王言幽王之爲政急行暴虐夫所
謂旻天疾威者均是言天之威耳豈以小旻之言
則謂之天疾王者而此詩所言則以天爲王耶豈
以小旻之詩則謂疾其以刑罰威恐萬民此則謂
之急行暴虐耶此皆鄭氏之失也言天降此罪以
網羅天下而小人皆如蟊賊之害用事於内自訌
潰也天降罪罟即上篇所謂罪罟不收也蟊賊内
訌即上篇所謂蟊賊蟊疾靡有夷屆也天降罪罟

遂使小人用事於内昏椓閽人也無肯恭敬於職
事而皆潰潰然回邪謀亂我國家也靖謀也夷亂
也前詩言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詩又曰昏椓靡
共則是幽王以閹人用事可知矣孔氏曰閹者防
守門閤親近人主凡庸之君昬於善惡以其少小
慣習朝夕給使顧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
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常近床第探知主
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姦或乃捷對敏才飾巧
亂實於是邪正並行情貌相越遂迷罔視聽因惑
愚上謂其智足匡時忠能輔國信而使之親而任
之國之滅亡多由乎此故詩人責王遠賢而近刑

閹之人也孔氏之言亦可謂盡小人之情狀矣孔氏又曰原其本心不欲滅國但所謀不當滅國之道也此言則非也以閹官之徒豈有愛國之心哉謂原其本心不欲滅國則非也凡閹官用事即是天降其罪罟如十月之交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瞻卬之詩曰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今此言天降罪罟亦以小人用事惟是幽王之失無可柰何故歸之於天也皐皐訿訿皐皐毛氏以謂頑不知道訿訿謂窳不供事言小人如此也小人肆行自不知其玷夫以婦人用事則不自以為不中小人用事則不自知其過正所謂皇父孔聖也

為君子者則兢兢業業而恐懼其不寧甚久而其所以如此者以我將退而難保其位也自古亂亡之國君子多至於恐懼小人則惟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也如彼歲旱此則言危亂之甚如此如大旱之歲草木不得潰茂又如水中之浮草泛泛乘流不知其所止故我相視此邦無不潰亂則知是其必亂之道故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此二句說者多異同大抵言昔之富不如今時今之病不如昔時所謂茲者安可以為昔耶竊嘗語此二句但是言昔者富實未有如是今之困病亦未有如是也夫不如古之富實亦未有如今之困病古者盛時萬民無不富足無有困乏故曰古之富未有如是今則自中國以至夷狄無有不受其禍故曰今之病亦未有如此小人當食蔬而乃食精粺以見小人而食君子之祿也小人而食君子之祿小人胡不自避而退而使賢者得進而乃復主禍亂之事而日滋日長也引者長也如所謂日引月長是也池之竭矣不云自頻頻水之涯也池之竭矣則外無所入泉之竭則內無所出以譬幽王外而夷狄內而中國內外皆受其禍其害大矣其禍甚大而小人又主此禍亂之事日以洪大豈不烖及我躬乎昔先王受命此章

言土地之削也節南山之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則其土地日削可知也故言文武之世如召公者日闢國百里今也日反蹙國百里向者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則是古之土地比今之土地不啻數倍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者不能尚舊德之臣以見當時非無賢臣但幽王不能信而用之耳自古至亂之世未嘗無賢如秦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蕭何何以佐漢而興邪隋之末豈天下無賢哉使天下無才則房杜何以佐唐而興邪但患人君不能用賢耳故此詩所以追思先王之時有如

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之人雖有耆臣而幽王不能自用也（蘇氏曰）闢國以禮蹙國亦以禮皆非用兵之謂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擾四鄰求拓土之功者率以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爲而以誣召公嗚呼殆哉此言得之矣所謂日闢國百里非用其兵甲也周公用於周負扆于京孔子用於魯齊人歸其侵疆所謂闢國者初無事於甲兵也如必以甲兵而闢國則王霸之徒皆能之矣何必召公後代之人多假許以爲姦不可不辯也

黃曰 瞻卬召旻之詩李迂仲之說當矣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七

三頌

黃曰 詩之有頌何也盛德不居成功不有以告天地以報祖宗豈直大其事侈其辭以誇當年耀來世而爲是美觀哉周之有頌人以爲作於成周太和之時而不知其始於文武積累之日自文武積累而至成王自風極而至於頌其所由來者遠矣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賢而魯人尊之聖人之心若曰魯周公之後也而其所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貶焉故春秋謂之魯春秋而詩亦有魯頌所以尊周而存商頌所以仁前代此三頌之說也而亦聖人之意也

清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毛詩周頌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李曰 周公之營洛邑見於召誥洛誥按書（召誥）曰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則是周公營洛邑之時諸侯皆在也至於成洛邑以朝諸侯則於書無所見按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會諸侯於東都焉東都即洛邑也宣王中興復於東都之地以朝諸侯則是成洛邑以朝諸侯雖其書無所見而車攻之序言復會諸侯於東都亦可以見也鄭氏曰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孔氏推廣之曰周公成洛邑在居攝五年其朝諸侯在六年明堂位言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言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即此時也愚竊以為不然按書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是周公成洛邑在於七年非在於五年周公成洛邑之時諸侯皆在遂因而朝諸侯非成洛邑在於五年朝諸侯在於六年明堂位之言不足信也其曰周公踐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亦非也夫周公特攝其位而已曷嘗踐天子之位乎周公所以朝諸侯者特相成王以朝諸侯而已周公非自居南面而受諸侯之朝也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者洛誥所謂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此所以謂祀文王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

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自天子至於卿大夫尊卑雖不同而必以盡其所有合其歡心以事其親然後為孝故為天子者必合天下之歡心為諸侯者必合一國之歡心為大夫者必合一家之歡心然後見其事先君之孝必盡其所有以祭也周公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則是能合四海之歡心也故孔子以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觀此則知周公之孝於穆清廟清廟鄭氏以為天德清明文王象焉其意以為文王與天合其德故以為天德清明文王象焉王氏從而推廣其說以謂湯之伐桀衆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而害正夏而湯誥云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則是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此聖人之清也不如蘇氏以為清廟肅然清靜按左傳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和粢食不鑿昭其儉也清廟之中但以茅飾屋所以著其儉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蘇氏之說蓋本諸此張文潛又謂治人之道尚明故施政之堂曰明堂事神之

道尚潔故文王之廟曰清廟禦侮之道尚肅故宮室之牆曰蕭牆明不惑也清不汚也肅不慢也王氏以爲周公穆穆而帥諸侯則諸侯以肅雍而應周公其說雖善然以於穆爲欽和古人之辭疑不如是不如毛氏以爲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文王之清廟乎穆美也鄭氏以蕭雍顯相謂周公祭清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一句之中上二字以爲周公下二字以爲諸侯不可以從也故於穆清廟當從毛氏之說肅雍顯相當從王氏之說言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諸侯之來助祭者敬而且和也敬之與和祭祀之所貴雍之詩亦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惟其肅肅則是其心之敬惟其雍雍則是其貌之和心敬而貌和而其祭可謂誠矣肅雍顯相以見諸侯之助祭也如此雖不言周公所以帥之而帥之之意自見亦猶何彼穠矣言曷不肅雝王姬之車人之望見王姬之來曷不肅雍乎此乃王姬之車也此雖不言王姬肅雍而王姬之意自見今此不言所以帥之而諸侯能如此亦見周公所以帥之也濟濟衆多之士也孔氏謂序言朝諸侯帥以祀文王者止率諸侯耳多士亦助祭而序不言帥之者王朝之臣助祭爲常非所當率故不須言雖以濟濟多

士爲王朝之臣然亦不必專指王朝之臣孝經曰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以諸侯之臣皆與之豈必王朝之士乎故凡王朝之臣與夫諸侯之臣皆與其中焉濟濟多士皆秉文王之德而祀文王在天之神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固足以配祀文王矣而在廟又皆奔走以助其祭夫對越在天則內以盡其德駿奔走在廟則外以盡其力內盡其德外盡其力則其所以助祭也可謂至矣盡矣以見文王既沒其德在人者不可忘文王之德豈不顯乎豈不奉承於人乎信乎無有厭斁於人也文王之生諸侯奉之未足以見其德之盛文王既沒天下之人奉承之如是之久然後可以見其德之盛周公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則是聖人之德無以加於此周公之孝於此可見然序但言美文王者以清廟所祭者乃文王故專歸美於文王也

嚴曰清廟之詩乃洛邑既成諸侯四朝周公相成王率諸侯以祀文王如斯而已今鄭氏孔氏之說皆以爲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予竊以爲不然夫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官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位無疑也洛誥

之誥言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則祀文王之時而王在新邑周公率諸侯以朝之又無疑也孔子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周公其人也曰周公其人云者言周公必如是而後可以無愧使周公果踐位稱王則孔子奚取哉予敢詳爲之辨文王之廟謂之清廟何也或曰嗚條之役有今朕必往之辭此聖人之任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聖人之清也夫孔子形容文王之德曰至德而詩人形容之曰之德之純中庸形容之曰天之所以爲天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是皆形容不盡之意

也而清之一字果足以盡文王之德云乎哉左氏曰清廟茅屋大路越席昭其儉也杜元凱注曰清廟肅然清靜之稱近世張右史曰治人之道以明爲貴故施政之堂謂之明堂事神之道以潔爲貴故文王之廟謂之清廟此說盡之嗚呼吾觀清廟一詩而嘆文王之德何其在人心邪夫德足以感人心於一時不若足以感人心於後世頌美文王之德其所以在人心者不泯也故在當時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後世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故清廟一詩形容清廟之美相祀之誠而其所以形容之微意則在於秉文之德一句蓋見王姬之車

者自有曷不肅雝之辭入文王之廟者自有肅雝無射之心文王之神無所不在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在對越其所以在天與奔走其所以在廟祭者之心無所不盡其極也曰不顯不承者此又推其不祭之時文王之德亦能使人之無厭射如此也噫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此文王之德也今曰肅雝顯相非秉文之德乎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文王之德也今曰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非秉文之德乎吾觀思齊之詩而得清廟之遺意也

維天之命大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李曰 文王受命作周未盡得天下而沒至成王時始致大平遂歸功於文王而告廟焉自古人君能成其治功則必明歸功於祖廟而不敢以爲已有也武王得天下也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是歸功於文王也故成王致大平亦曰假以溢我我其收之亦是歸功於文王也中庸舉此詩以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

文也純亦不已中庸之書其言詩也亦是斷章取義此詩之意言天命周家無有窮已故始也命文王以及成王也中庸之說則以文王之德之純對於穆不已以相對爲說觀此詩所言大槩以謂天之命周家如此之厚故先言於穆不已下句遂解此天命不已之意言天命文王至於成王也命者天之命周家也鄭氏云命猶道也此亦出於中庸之說王氏則以於穆爲敬和亦由說也於乎不顯言於乎美哉文王之德豈不光顯乎蓋其德純一既見於文王之身而其後又洋溢以及於成王也而成王假之以致大平後世常大順文王厚而行之則可以保大平之業也駿大也惠順也篤厚也

歐陽曰此詩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其說甚善

鄭氏曰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爲周禮六官之職此皆附會之說不足信也

黄曰 行而後說動而後敬言而後信此可見之效也而猶未離乎人也未行而說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非與天同德者孰能致之故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此告大平之詩所以言天之所以爲天與文王之所以爲文王也噫維天爲大惟堯則之此堯之所以爲堯也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此舜之所以爲舜者也若夫時雍太和之治特其緒餘耳此一詩惟中庸形容之盡而諸家之說皆不足考其曰中庸斷章取義何其謬歟

維清奏象舞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李曰 象舞文王之舞也春秋襄公二十九年吳季子聘於魯觀周樂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則是象舞乃文王之舞也橫渠先生曰周樂有象武勺三者象是武王爲文王廟所作武功本於文王故武王歸功於文王以作此樂象文王也大武必是武王既死國人所奏之樂奏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益也故勺言告成大武此乃據序爲說則是象舞者乃文王之舞武舞者乃武王之舞故將奏象舞則必歌維清之詩將奏武舞則必歌大武之詩有其舞必有其歌舜之樂歌於堂有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自古然也鄭氏之說乃以謂象舞爲用兵殺伐之舞武王制焉蘇氏則以爲文王之舞蓋文舞也一則以爲文舞一則以爲武舞與所考抵雜以參訂然觀詩之所言但言文王之典足以知其爲文舞也武之詩言勝殷遏劉者定爾功酌之詩言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此二詩猶疑是武舞也其詩篇

之名雖不言文舞武舞觀詩之意自可見也禮記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明堂祭統亦皆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說者皆以象爲武王之舞象卽是文王之舞又爲武王必不然也清明也緝繼也熙廣也天下之所以清明無事其後世又能繼而廣之皆是文王典法所致也文王雖周未得天下不沒天下之治也已見於文王故祭天之禮皆自文王始也自今已後迄有成功原其厲之禎祥則在於文王也禮記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文受命作周至武王則得天下成王致太平之治其禎

必在於文王時也〔毛〕〔鄭〕則以文王受命始祭天而征伐孔氏遂謂文王祭天必在受命之後未知其何年郊祭二家之說皆因文王受命遂爲此辭使文王而祭天則是受命稱王僭僞不臣文王不免有罪也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說者遂謂后稷祭天嗚呼使后稷而祭天則不足爲后稷使文王而祭天則不足爲文王以諸侯而祭天此乃暴秦之君無所忌憚者所爲而謂后稷文王亦爲之乎詩人之言非不明甚但學者不詳味之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乃是歸功於后稷言祭天之禮所以行於今者自后稷之致也此詩言肇祀亦是歸功於文王言祭天之禮所以用於後世者乃自文王所致也詩人之言學者自亂之耳文王有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使紂之在日而文王設爲祭天之禮安在其爲事君之小心哉

〔黃曰〕吾觀維清之頌而見文王之純乎天也古之聖人迫之而後動求之而後應者吾於湯武見之迫之而愈不動求之而愈不可得徽柔懿恭而不忘乎民小心翼翼而不忘乎君感而遂通而不失其爲寂然不動與民同患而能退藏於密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文王之心天知之矣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文王之心非特天知之而汝墳之婦人亦化之故曰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吁玆文王之所以純乎天也哉是故成湯之心見於濩舞武王之心見於武舞文王之心見於象舞濩舞之樂季子知其猶慚武舞之樂孔子嘆其未盡善聖人之心茍有不足於中者無隱也維清之頌其文王象舞之樂章乎其辭簡而明直而大文王純德之所著見乎〔季子〕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杜元凱〕注云文王恨已不及致太平嗚呼吾觀維清之頌象舞之樂凡其廣大熙熙而二子所謂憾且恨果何見也〔鄭氏〕之說又謂象舞象用兵時刺

伐之舞夫詩但言文王之典則非象其殺伐之事可知如奏大武之詩言勝殷遏劉耆定爾功則其爲武舞亦可知也維清緝熙文王之典其說不過曰文王之心不可以形容而文王之典皆見於天下清明而廣大一家之人倘不㕘於其中茲其所以爲文王之典也而諸家之說則以爲天下之所以清明而無事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夫詩但言文王之典烏在其爲征伐之典也哉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要其說不過曰祀帝之禮推所自來實文王基之也然則後世之所以享成功而成大業者其禎祥已見於文王之時乎此詩人推

本而言之也而諸家之說則以爲文王受命爲王有征伐之功而行祭天之禮嗚呼學者不知聖人之心其亦深得罪於聖人矣使文王名爲事紂而實稱王未嘗自爲王而行祭天之禮則是與後世僭僞不臣者無以異也而謂文王爲之乎生民之詩曰后稷肇祀以迄于今而此詩曰肇禋迄用有成蓋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生民所謂肇祀者言祭天之禮而歸功於后稷此詩所謂肇禋者言祀帝之禮而歸功於文王如所謂大王肇基王迹皆推本之論也予故詳爲之辨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李曰孔氏云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乃以明年歲首即此爲君之政於是用朝享之禮祭於祖考有諸侯助王之祭既祭因而戒之蓋成王即位之初年方幼沖故周公攝政既而周公復辟成王始親政事亦猶漢宣帝始立霍光既死宣帝始親政事也烈光也文章也此蓋言當時諸侯助祭既畢成王因以戒之光大文章之諸侯我周之文武錫

汝諸侯之福而爲周家之屏翰文武之所以綏惠諸侯者無有窮已但爾之子孫必思有以保之也毛鄭說此詩不同毛氏則以爲文王錫之福鄭氏則以爲天錫之福王氏則以爲錫周之祉福王氏之說固非矣鄭氏之說亦未爲善也此詩言諸侯助祭助祭既畢因而告之以烈文辟公錫茲祉福乃文王錫之福文王所以惠我諸侯至於惠我無疆爾諸侯尚不能保之則亦不能長享富貴也凡諸侯不能保之者非文王不能惠我無疆也乃爾之諸侯不能盡保之之道也自此以下則言保之之道封殖也靡侈也人君已自封殖則必有害及

斯民害及斯民則國必至於亡自古好利好奢亡其國者多矣惟其好利則掊克百姓之財惟其好奢則必掊克百姓之利以充一己之欲至於人民愁怨帑藏空虛莫之恤也孔子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常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惟能不殖爾邦則可以長守富貴而天子所以尊崇之也戎大也爾宗之有大功爾子孫當纘其功則繼其序而增大之也莫強於得人得人則四方順服矣孔子用於魯則齊人歸其侵疆段干木用於魏而秦人不敢加兵是以賢人在朝四方其有不服乎莫光顯者修德也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百辟其有不爲法乎凡此所言文武所以告諸侯者未嘗少忘成王即位之初其敢忘之乎成王以能奉其祖考之意所以戒諸侯者爲必備諸侯又能繼其祖宗之業所以承天子者爲甚謹君臣之間永保無疆之祿豈不美哉

黃门 告人以所當爲不若勉人以其所欲爲天下之理凡其所當然者皆人之所當爲也知其所當爲而或不能爲者無以動其欲爲之心也是故告人以當爲之事而使人有欲爲之心者惟明於人情者能之成王當即政之初四方諸侯奔走而聽

命成王因諸侯之助祭而作烈文之詩以勸戒之其辭溫柔和易使聽之者有躍然不能自已之意何其明於人情也夫文福而遺其子孫人情之所同欲也子孫世世保之諸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謂爾諸侯之有功烈用文章者吾固錫之福矣然是特一時之福而非無窮之福也爾能屏翰王室尊君愛民無一豪自用之心而常盡其所以惠我之實則億萬斯年與國成休子孫其保之矣人情樂於子孫之保也其前一慢心乎位愈隆而爵愈尊尤人情之所同也得君之榮加爵之寵諸侯之願孰不在此成王謂爾無封殖以漁民利無侈靡以傷民財不萌一家自縱之心而常盡其節以愛民之實則予一人以尊維王其崇之矣人情樂於君之榮我也其敢明一侈心乎至於告之以念前人之功則勉之以前人之業皆因其所欲爲之心而喻其所當爲一理人所當用也告之用人而曰無競維人四方訓之人情孰不欲強其國也孰不欲爲四方之訓也則用人之說其可忘乎德所當修也告之以修德而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人情孰不欲顯其身也孰不欲爲百辟之法也則修德之說其可忽乎昔魯用孔子而歸其疆秦用孟明而霸其國齊用黔夫而燕人祭北門

趙人祭西門則人雖若無功而實爲難也宜輕
德而楚不敢伐晉君修德楚不敢與秦人增修
國政而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公德不忘其可
敵乎則德雖若不顯而實難也繼之曰於乎前王
不忘此又成王感發諸侯小蓋之意前輩謂無逸
一篇其要在於七嗚呼三小敢字上愚謂烈文一
詩其要在於乎前王不忘之句學詩者試深思之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
夷之行子孫保之

〔章旨〕（鄭氏）以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諸盩至不窋

許盩至不窋固是周之先公也周之祭豈能盡及
先公而若謂合祭則毀廟之主皆與在焉則諸盩
不窋亦在所當祭也然序不言合祭何由而知之
若曰四時之祭則所祭者但七世至先公則三人
而已天作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禴祠烝嘗
乃一時之祭也四時之祭及於先公不過一二人
而已天保之詩言于公先王先言公而後言王今
此先言王而後言公蓋天保之所以先言公而後
言王者先後之序也此先言王者蓋此詩所言王
迹之所自起故序先言先王也昊天有成命郊祀
天地而詩之所言但言天而不言地此詩所言但

言先王而不及先公其意一也曰天作高山（鄭氏）
謂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
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鄭氏）以天生此高山使
興雲雨乃行說也詩之所言但言大王遷於岐矣
以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詩無是意也鄭氏之說
雖非猶以高山爲岐山至於（王氏）乃謂后稷以功
德有國則高山之譬也其後失職自竄伏於戎狄
則嘗荒矣至於大王而後復治則是以高山喻后
稷功德其取喻遠矣詩言高山乃岐山也公劉遷
于豳故詩人言豳居允荒大王遷於岐故詩人言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之治之也天作高山大王

既荒治之而作興矣至文王而後康之大王所以
荒之則未必康之也文王康之然後足以見周家
之盛矣彼徂矣（鄭氏）則以謂彼萬民也徂往行道
也彼萬民之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
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
道故也（王氏）則以徂爲天徂而死之惟（蘇氏）則以
徂爲道當從之大王作而興矣文王康之文王既
康之今又逝矣然自人王治岐皆有簡易之行子
孫所以守之而勿替也頌之所言多先言祖先之
事業而末以子孫繼之爲言維天之命曰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我將之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其於末章皆言子孫持守之道其實一
也

【黄曰】天下之事固未嘗不本於天而所以為天者未嘗不本於人聖人不恃其在天之或然者而嘗盡其在人之當然者蓋聖人之心與天默契凡天理之自然者皆聖人之心以為當然也然聖人盡其心於天理當然之先而常人推其效於天理既定之後上帝臨汝天何心哉帝謂文王天何言哉天固不能諄諄乎命乎人而聖人亦豈屑屑然求合於天不言傳而已傳不識不知不求合而自合以是論之則天未嘗有心於聖人而聖人亦未嘗有

心於天聖人知盡其在我者而天命之所在則不容豪髮於其間也嗚呼遷岐之役果大王之心乎狄人不侵大王何心於去豳事以珠玉幣帛而得免大王何心於遷岐狄人欲吾土地大王不忍以其所欲而害人去豳而遷岐大王之心亦安之天而已而豈有心於天之我予也而詩人之言必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而此詩又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夫大王之遷非得已不已也而詩人必以天言之其意似以為岐可以興周而天固使大王之都岐也吁知天而不知人者常人之論耳吾何取於雅頌哉蓋詩人之所謂天者

非獨曰天而已矣詳觀天作一詩始言天作高山似不知有人之說也然其一篇之意則在於大王之荒文王之康子孫之保而不獨歸之天也西周之地能興能衰關中之地可王可亡此君子是以有所謂人之說也文王遷岐豳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當此之時周雖未興而人心已有在矣此岐之所以大也故曰大王荒之繼之以文王徽柔懿恭以保民也不遑暇食以和民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當此之時人心愈固而天命愈不可易矣此岐之所以安也故曰文王康之大王大其基文王安其業推而極於岐山之民皆歸於

大中至正之域則化益深矣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而黨偏反側無有也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小人皆化也故曰岐有夷之行成王之心以為積於前者如此其至繼於後者其敢有忽心哉曰子孫保之此自然之辭也夫始也歸其功於前人終也納其效於後世是豈獨歸於天而已乎諸儒講解見詩以天作名篇而皇矣之詩又有帝作邦之說則皆曰岐以天立周以岐興而不知岐非以天立也以大王文王而立也周非以岐興以大王文王而興也此愚之臆見不敢以為詩人之意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李曰】此詩蓋郊祀天地之樂章也孔氏謂於南郊
祀所感之天神於北郊祭神州之地祇蘇黃門亦
以謂冬至之日祀天於圜丘夏至之日祀地於方
澤皆是據周禮以爲說竊嘗以序觀之則郊祀天
地又疑是合祭也李君翊先生專據此詩爲言郊
祀天地以合祭天地爲無疑而不信南北郊之說
東坡亦曰古者祀上帝則并祀地祇何以明之詩
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
經之明文若二公者可謂篤於自信而不惑於衆

人之說也然說者乃以此之豐年秋冬報也謂秋
冬各報而皆歌豐年則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
成命東坡言之詳矣豐年之詩曰豐年多黍多稌
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皆此詩歌於秋冬可也至於此詩專言
天而不言地合祭之日則可歌爲天也若祭地於
北郊歌天而不歌地烏有是理哉昊天蓋因天之
號而爲文也王氏謂萬物皆相見而帝亦於是與
萬物相見楊龜山破之曰若謂萬物相見於南方
郊祀當因於萬物相見之時而用冬至之日何也
此說甚善孔氏惑於鄭氏之說以爲感生帝其惑

益甚矣此詩蓋言昊天有成命文武受之故成王
業則不遑安寧夙興夜寐必爲受命之基而行寬
大之政所以答天之命也成王者成王業也自國
語爲此說至賈誼則以爲成王武王之子也以成
王不敢康爲武王之子可也若如此說則下文之
說不行矣故成王當以爲成王業爲後世子孫者
當繼而廣大之而大盡其心庶幾能保大平之基
業也文武以奉天爲心爲子孫者當以文武之心
爲心然後相須以成大平之業也於緝熙或者以
爲文武夫於緝熙當以爲成王鄭氏雖以爲成王
而以緝熙謂如學有緝熙光明若以緝熙爲光明

則文不相接
【黃曰】昊天有成命一詩謂郊祀天地而作也郊祀
之詩意者必言郊丘之位豆登之儀牲牷之肥腯
今考之詩無一辭以及此而特言文武以上天之
心爲心後人當以文武之心爲心天之命周已成
而不可易文武之受天命益勤而不敢忽飲食人
所嗜也而不暇盤遊人所樂也而不敢王業之所
以成者皆自不敢康之心以成之也不顯亦臨不
容有斂心陟降庭止不敢有慢心天命之所基者
皆自宥密之心而基也文王之所以成王業基天
命者如此則後人之所以繼而廣之者當如何哉

亦惟盡此心而已無愧於文武之心而後能安文
武之天下無負於天命無愧於文武此成王郊祀
天地之心也成王之祀在心而不在物故此詩之
作不言物而言心昔孔子嘗援是詩以爲無聲之
樂夫樂而至於無聲豈言語之所可及而形迹之
所可見哉文武成王吾知其同此心之運而非言
語形迹之所可盡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
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

李曰蘇黃門云詩之頌祭天地有三一曰昊天有
成命以郊祀天地記所謂禘嚳祀昊天於圜丘而
以嚳配之其二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其三曰思文后稷配天此所謂郊祀禘其祖之所
自出而以其祖配之竊嘗謂蘇黃門之說蓋信康
成之誤昊天有成命之詩但言郊祀矣未嘗言禘
也亦未嘗言禘嚳也郊自爲郊禘自爲禘不可混
而爲一也禮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
武王則是郊也禘也祖也宗也四者各有一祭豈
可爲一哉趙先生曰鄭玄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
於圜丘蓋見祭統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
者故爲此說祭統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世之外
永世不絕者有此四種耳豈關配祭哉禘者其所
及者最遠故在郊之上趙先生此言可謂中康成
之病耳而蘇黃門猶信之何邪竊嘗以思文之詩
言后稷配天即孝經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也如
此詩所謂祀文王於明堂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
於明堂以配上帝也至於昊天有成命之詩此固
是郊祀上帝其中未嘗配以后稷則當闕之且如
孝經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天與帝似不同而說亦異同至有言感生帝
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靈威仰皆以讖緯之言惑

聖人之經不足信也惟伊川以爲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天與帝即一也冬
至郊祀天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祖爲配季秋享
明堂以秋物成之時故祀於明堂而以禰爲配或
尊之或親之也我將毛氏以爲大不如鄭氏以爲
奉我之將奉者爲享者維羊維牛也天之所以右
我者則以我能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非爲
牛羊故也天若福我文王則必享吾之祭矣杜鄴
云行穢登豐猶不蒙佑德修薦薄吉必大來言天
之右我者非爲牛羊之故惟能儀式刑文王之典
故耳此典乃文王所作也文王既作此典爲天之

福我能奉行文王之典則天豈有不福哉天福文
王則必享吾之祭矣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蕩然
自滿而忘畏天之心哉故當夙興夜寐亹亹怵惕
畏天之威然後可以保太平之業也儀則也式象
也刑法也（鄭氏）謂受福於文王不如（蘇氏）天不遺
文王而福之
【黃曰】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詩也冬至
郊祀天地以物始生之時故以后稷爲配季秋大
享於明堂以物巳成之時故以文王爲配天猶帝
也帝猶君也郊天而配以后稷尊之也明堂而曰
帝配以文王親之也非成王周公孰能與於此哉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説者以爲備物之祭非也成
王以爲我之所以將其誠以享上帝者維羊維牛
而巳物至簡也而天之所以佑助我國家者豈以
是物哉法文王之典以安文王之天下天若福我
文王則必享我之祭矣天既享我之祭則我亦當
盡其畏天之心夙興夜寐慄慄危懼而不忘於畏
天之威然後大平之業可得而保也天下者天與
文王之天下也吾能無愧於文王無愧於上帝則
奉祀之誠孰加於此乎成王之郊祀天地則曰單
厥心肆其靖之祀文王於明堂則曰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當是時天下巳安矣而猶曰日靖

云者成王當巳治之時而常持之以未治之心不
敢以天下之巳安而吾心遂蕩然而自滿也
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
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
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
保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氏）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則
是時邁乃武王之詩國語又稱周公之頌曰載戢
干戈載櫜弓矢則是時邁乃周公所作也故（韋昭）

注云武王既伐紂周公作此詩也（禮記）曰歲二月
東巡守至於岱宗柴望祀于山川柴者祭天而告
至也自古人君之巡守所至方岳之下則柴望以
告祭故舜巡守望秩於山川徧于羣神武王巡守
亦必然矣（鄭康成）曰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行邦
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此説非矣（范内翰）（高
平公）嘗謂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嶽以柴望告祭
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議禮者失之諸儒
阿諛者以帝世主謂之封禪蓋始於秦古無有也
此説盡之矣古之人君其巡守也但有告祭柴望
之禮初未甞有封禪也如（史記）所言舜柴望而爲

封禪是皆飾六經之言以文奸言也自秦漢以來時君世主貪心侈意必為封禪以告大平欲顯已大平之功遂行封禪之禮而臣之諂諛者亦曰封禪古所有也必以六經之言似於封禪者遂從而惑於人主以謂古之人既行之矣今之世何憚而不行邪漢武帝議封禪諸儒莫得其制遂采王制虞書射牛之事夫所謂虞書者謂望秩於山川也凡此之類皆假諸書以誑人主其罪豈不重哉秦皇漢武之時固然矣而文帝之時亦命諸儒議封禪而諸儒亦采六經王制以為封禪夫封禪之禮求六經之外則有之矣六經之中古人無是也必

采六經以為封禪是特附會其言而已〔孔氏〕曰巡守不必封禪封禪必待大平則武王之時未封禪也此詩述武王之事〔鄭氏〕言至於方嶽之下而封禪者廣解巡守所為之事言封禪者亦因巡守為之非武王自封禪也孔氏之意以武王之時未致大平故不為封禪然武王不封禪亦何害其為武王哉齊威公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數十二於周惟言成王夫武王既不封禪矣成王亦豈為哉此管仲之言亦不足信邁行也言武王巡守諸侯之邦昊天以武王能荅天之意遂子愛之而錫福使之各得

其序諸侯莫不畏威而震疊百神莫不懷柔而及河喬嶽此言天之福武王如此夫天之福武王以諸侯則莫不畏威以百神則莫不懷柔人神各得其所詩人推美之曰信乎王能盡為君之道也故曰允王維后〔鄭氏〕謂右序有周乃天祐助次序其事謂多生賢智使為之臣也所謂實右序有周者豈必是生賢智以為臣哉〔歐陽公〕已辨之矣其於薄言震之又謂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成武又見畏也夫武王所巡守者非是以兵而征伐也下文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是武王伐紂之後寢兵不用豈欲以兵而征

伐哉凡諸侯所以畏之者非必以甲兵而後畏之也古之人君其巡守也不過以諸侯之有功與過而後賞罰之〔孟子〕所載巡守之事曰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如〔王制〕所言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凡此之類皆所以按諸侯之功罪而升黜之故諸侯聞王者之來莫不震疊之武王既巡守昭明有周之典序

諸侯之在位者所謂序者即考其功罪而升黜之
也武王既能升黜諸侯又能寢兵不用但求懿德
以施之中國則能保天下也自古人君之於天下
取之非難保之尤難始皇非不能取天下也然至
於二世而亡者以不能保之也秦皇以兵取之既
得天下之後宜與天下息肩矣而好兵之志未已
此其所以亡也文猶膏粱武猶藥石膏粱可以養
生而不可以治病藥石可以治病而不可以養生
武王向者既伐紂以取天下今也必求文德以及
中國然後可以保天下也書之所言歸馬于華山
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禮記所言包干戈於虎皮

此以見武王能止武也鄭氏之說則謂武王求有
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所謂懿德者非必美德之士
也但求文德而施之則可以保天下也時夏亦不
必謂樂歌但是陳之中國也我將之詩曰維天其
右之則是天享之矣然不可以天享我而自滿故
末章言于時保之今此言昊天其子之則是天愛
之矣然不可以天愛我而自滿故末章言允王保
之詩人之體類皆如此

【般】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時也聖人不能
違天故不能違時要以事或不同而此心之無愧於
天不怍於人者千萬世而一轍也然聖人之舉事

不特曰吾可以無愧而止而亦必使天下匹夫匹
婦皆曉然知吾心之無愧者然後有以大慰於其
心而亦有以深服於天下舜受天下於堯類于上
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覲四岳羣牧班
瑞于羣后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肆覲東后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北皆
如之舜豈欲廣祭祀以求福而媚羣神以干譽哉
其心以爲吾如是而君天下與神人人民我有宗
廟我享社稷我保吾國無愧於此也而亦必使山
川鬼神人民百姓皆知吾之所以得天下者如此
其無愧也吾明告之明言之而使天下明知之則

予一人之心始安此時邁之所由作也鄭康成之
徒不知聖人之心而謂巡守告祭者天子巡守至
於方嶽之下而封禪焉世之儒者樂諂諛以希世
主往往附會其說以爲封禪之禮始於舜之時而
備於文王之世司馬遷大篇也而亦爲是說豈不
厚誣聖人也哉時邁之作要以見武王所以得天
下與其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竊嘗論之武王
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
也武成識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世也丁未祀于周
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此告巡守祭柴望
之實也告于皇天后土名山大川此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之實也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此莫不震疊
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
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此非載干戈櫜弓矢
之意乎釋箕子之囚式商容之閭建官惟其賢位
事惟其能至於垂拱而天下治此非求懿德以保
天下之意乎嗚呼吾觀詩書而見聖人之所以取
守者有道也秦皇以兵取天下天下已定而兵不
休漢武以兵伐匈奴匈奴已臣而兵不息徹稍教
飫藥石其亦適以自斃也光武存黄石苞桑之戒
却臧宫馬武之請聘卓茂禮嚴光而以柔道理天
下其亦庶幾於三代取守之道矣愚故表而出之

以為天下後世戒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
奄有四方斤斤其明鍾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李曰 此詩祀武王之樂歌也清廟之詩祀文王之
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文王執競之詩
祀武王之詩故其詩之所言者無非歸美於武王
蓋子孫所以保有令緒奉承基業故宗廟祭祀得
以時而奉行之者皆緣上世之君豐功盛德有以
遺之故其祭也播之聲詩而歌之也清廟之詩祀
文王乃因周公帥諸侯而為之執競之詩雖曰祀
武王而其所以祀之之由則不可得而見也競強
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穹窿而位乎
上陰陽日月迭運推移以其健故也人君法天亦
當自強然後可以成功武王能於自強之心執而
勿失造次顛沛未嘗敢捨則其功烈所以莫強也
武王伐紂而得天下扶揖指揮雖強暴之國莫不
懾使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則其功烈為莫強矣然
其所以致功烈之莫強者則由執競之所致也其
曰無競維烈蓋言執競之效如此不顯成康毛氏
則謂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鄭氏則以為不

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鄭氏之說不如毛氏為優
言武王以一戎衣而天下定其成功而安之豈不
顯明乎言其顯明也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
集大命而有天下也皇美也自毛氏以為用言用
彼成安之道王氏以為由言由彼成康之道不如
蘇氏以為周之興也遠矣至於武王成而安之然
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蓋周自后稷以
來雖積功累行而世有顯德公劉克篤前烈大王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不過奄有一國而已至
於文王雖受命作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然亦未能奄有天下也至武王之時則自西自東

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於周故奄有四方惟武王之時然後如此武王所以能奄有四方者以其成而安之也斤斤(爾雅)曰察也言照臨四方無所不察也(歐陽公)曰昊天有成命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則成王者成王也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之詩曰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則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氏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氏)以爲成安祖考之道夫所謂成王乃成王也成康者乃成王康王也豈不簡而直哉觀毛鄭之說雖不如歐陽之簡直然

觀諸詩亦有窒礙而不通者成王之時但持盈守成而已不可以爲基命也今曰基命則非持盈守成也執競之祀武王如果是成康則是祀武王之詩其言成康之文如此其屢言武王無幾矣豈古人祀先祖之意乎不當以成王康王爲說(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又曰惟助成王德(商頌)亦曰武王靡不勝書之所言必不是周之成王頌之所言必不是周之武王若使詩書皆載周之王則必以爲周之成王武王矣詩之中不可失之太泥也鍾鼓喤喤(蘇黃門)曰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此說

是也(鄭氏)乃以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而神與之福其說非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多也簡簡大也反反(毛氏)以爲難(鄭氏)以爲順習之貌觀賓之初筵詩曰威儀反反(毛氏)以爲重愼之辭辭雖不同其意則一也既醉既飽與(楚茨)既醉既飽同蓋祭終而飲酒故耳言其祭祀之時鍾鼓筦磬之樂皆和故神降之福也祭終而飲酒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方興而未艾也堂上堂下之樂非不多也而此詩特言鍾鼓筦磬之樂者蓋詩頌言祭祀之時則或言樂器或言羽飾言其大槩耳如不能以意逆志則是祀武王之詩但有

筦磬之樂其它樂未必舉也或以它樂雖奏惟鍾鼓獨得其和無是理也

(黃曰)舜執兩端兩端所以用其中也湯執中執中所以建中也武王執競執競所以無競也觀牧野之戰武王以三千之臣而敵商受億萬之衆然商之師旅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武王蓋有不戰而自勝者此所謂無競維烈也武王之所以無競者以應天順人之舉在武王則武王固能執其競矣天下所以無競在武王武王所以執者在仁義武王雖有成王業康天下之功而未嘗有矜耀之心而猶皇皇然惟天命之是畏夫

周之興也遠矣至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而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其盛德無所不及其照臨無所不至凡今之所以能備其禮樂修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所致也威儀反反與賓之初筵同言其反覆而不已也既醉既飽與楚茨既醉既飽同言其祭終而飲福也威儀備於祭祀之餘而醉飽見於飲福之際則福祿之來其有窮已耶此詩蓋祀武王之樂章故言武王以福後人者如此

思文后稷配天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李曰〕此詩祀后稷之樂歌也國語云周文公之爲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則是此詩亦周公作與時邁之詩同也然頌之所作非是思文與時邁乃是周公所作而其餘詩乃他人所作也蓋以國語所稱者惟此二詩知其周公所作其餘不可得而知之也古之祭者必以其祖配之公羊宣公三年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自内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則后稷所以配天蓋所以尊祖也生民之詩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觀生民之詩則可以見思文之詩矣言我之所思祖宗有文德者乃后稷也至其德乃可以配天其所以配天者以其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也立毛氏但以爲如字鄭氏則以立爲粒益稷之篇曰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立我烝民也二說皆通毛氏則以爲存立者則以后稷教民稼穡而民賴以存立也鄭氏所以爲立者乃以后稷教民稼穡而烝民賴以粒食也惟其教民稼穡故立我烝民其不於爾而各得其中后稷之所建極固天下之人所以取中也貽我來牟毛氏曰牟麥也是毛氏但以牟爲麥耳鄭

氏曰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其說不經歐陽公曰自秦焚書之後至漢興伏生口傳尚書先出泰誓三篇得於河内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共王壞孔子宅乃得古文尚書其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内女子泰誓知其非眞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書甚爲誕妄其說得之矣然猶有未盡者泰誓三篇乃是武王誓孟津之時也此貽我來牟乃后稷教民之事以武王之事乃以爲后稷稼穡之言其說不待辨而自破矣所謂貽我來牟即所謂誕降嘉種

也生民之詩愚嘗辨之矣稼穡之事其來尚矣但以洪水之害民苦於昏墊猶未暇爲至后稷教民稼穡利及於民而始有嘉種故詩人推美之以爲天誘其衷如親貽之以嘉種者也貽我來牟即天之所命以徧養四方之民者也故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孟子之所謂麰從麥從牟此之所言則不從麥省文也說文周所謂受瑞麥來麰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說文以牟爲麥可也以爲天所來則似鄭氏之說此則非也廣雅又以爲來小麥牟大麥也以來牟爲二種不知有何所據而云劉向云來年麥也始自

天降劉向以牟爲麥可也以爲始自天降則誤矣貽我來牟此乃天命后稷率育斯民而后稷能奉天之意無以此爲我之疆無以彼爲爾之界無有內外之殊則后稷當陳其常道于時夏也后稷視民之飢由己飢之既無彼己之心則豈有內外之殊哉說者以時夏爲九夏之樂孔穎達則以爲此詩與時邁皆周公所作俱云時夏則以此二者爲大功故以樂爲大歌孔氏徒見國語云周文公所作故其詩亦同時邁之詩言時夏夫思文言時夏者但言中國而已必不是樂歌也后稷教民稼穡但養之而已未及教之也如舜命契敬敷五教在

寬則教之者乃契之事也思文之詩惟美后稷乃以陳常于時夏言者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惟士爲能若民無常產而因無常心苟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倉廩實而知禮義府庫充而知榮辱使當洪水之後后稷不能教民以稼穡則天下之民必無常產矣既無常產則何常心之有惟其教民稼穡此其所以言陳常于時夏也

黃曰此郊祀后稷以配天之詩也生民之詩言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然后稷配天特一事也在生民則爲雅在思文則爲頌蓋生民特言其事而思文則祀后稷之樂章

也生民爲敘事之辭思文爲告事之辭此雅頌之所以異與民之所以生者天也而其所以全上天生育之功者后稷也故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鄭氏以立爲粒蓋本於益稷篇烝民乃粒之句然輕改經文予所不取不若毛氏以爲后稷教民稼穡而民賴以存立此說爲當然詩不言民之所以存立者本於后稷以稼穡育民而乃以爲后稷以中道化民何也蓋六府所以養民身三事所以養民心一者常相因而不能以相無孟子所謂民無常產因無常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惟后稷能教民稼穡所以教民以中道也貽

我來牟來牟者麥之類也〔孟子〕曰麰麥播種而耰之〔趙岐〕曰麰麥大麥也〔鄭氏〕謂天降來牟之種以與后稷然后稷以前地無五穀而民不粒食乎其無是理明矣至於白魚赤烏之說尤爲怪誕此鄭氏之蔽也〔生民〕言誕降嘉種言后稷降之於民也此詩所謂貽我來牟亦言后稷貽之於我民也后稷思天下之飢者猶己飢之仁心之發初無限量又安有此疆爾界二其心哉陳常于時夏武者以時夏爲樂名然〔時邁〕言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則時夏者中國之稱也后稷之於民也富而敎之〔孟子〕所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繼之以申之以孝悌之義此王道之始而文武之功所以起於后稷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臣工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六　周頌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李曰〕此詩乃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樂歌也古者天子之祭祖考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祭畢而歸必有遺之之禮故因其遣之也則又從而勑戒之焉〔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諸侯以禮春來朝因助天子之祭事畢將歸天子勑戒而遣之於廟孔氏之意蓋謂此詩維莫之春故知其有爲春來朝也〔烈文〕之詩亦諸侯助祭之詩然觀其所告之辭則曰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則告之以長守其富貴至此詩則專言農事諸侯助祭事畢將歸故不可不戒勑之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國之大事莫急於農天子巡守諸侯之國觀其土地開闢則賞之土地荒蕪則黜之諸侯之所以爲賢否惟在於土地之或闢或荒則知農功者正諸侯之急務也天子可不戒勑之乎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正此意也嗟嗟臣工嗟嗟戒勑諸侯之辭乃〔堯典〕之咨汝羲暨和〔舜典〕之咨十

有二牧甘誓云嗟爾六事湯誓云嗟爾萬方有衆之類皆是起語之辭臣工者諸侯之臣亦如後世所謂臣僚是也鄭氏謂諸侯也又謂諸官卿大夫也鄭氏以臣工爲諸侯卿大夫其說不通王氏以臣工爲事君業其官其說亦與鄭氏無異至於保介則謂保民而介其君其說鑿矣鄭氏乃摭月令曰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保介即車右也介者甲也車右之被甲執兵者也古者天子在右御車在中介車在左乃天子親載耒耜則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閒則其保介當據鄭氏月令爲說成王所以戒諸侯乃曰嗟嗟臣工嗟嗟

保介蓋惟是戒諸侯之臣特借臣工保介以爲言也諸侯之臣與於農事告之可也保介者在車之右畢天下以耒耜參于御保介之兩閒而農事實無與焉故知所謂嗟嗟臣工嗟嗟保介其實戒勑諸侯故借臣工保介以爲言也爾之公事不可不致其謹王者固已錫之以成法矣其有未知者則當謀度之於王未知其意而聽決之非所謂錫也釐鄭氏以爲理王氏以爲治不如蘇氏以爲賜詩所謂釐爾圭瓚則亦是賜也維莫之春言是時春已莫矣鄭氏曰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周之季春正于耜之時也農

功方興故可以趨農事若以夏之季春則農事無及矣維莫之春乃周之季春也旣至其國果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此則泛言治田之事也於美也皇大也於乎美哉乃后稷教民稼穡求得來年大受其明則本於上帝故周廟至今享此豐年之福爲諸侯者其可不戒哉於皇來牟乃后稷以此教民稼穡惟后稷教民以稼穡故功勳由此而著其明則實受於上帝乃天誘其衷也故謂明昭上帝焉后稷教民稼穡而享有年之報爲成王者亦以此而戒諸侯使諸侯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

銍艾庤具也釋詁文曰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蓋刈物之器也鎛說文曰田器也釋名曰銍穫禾鐵也說文曰銍穫禾短鎌也言命爾衆人具其錢鎛所以耨田而奄忽之閒觀其刈禾也鄭氏以奄爲久不如王氏以奄爲忽蓋言其速也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莊子亦曰耕而鹵莽之亦鹵莽而報予耘而滅裂之亦滅裂而報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也若所謂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自錢鎛至銍艾宜若久也而乃曰奄觀銍艾蓋有其實者必享其效

如是之速也
黃曰成王即位之初諸侯以職來祭(烈文)言成王
即政諸侯助祭此詩言諸侯助祭遣於廟祭畢而
遣其歸之詩也觀成王之戒諸侯勤勤於農夫細
民之事其意以爲天以父母斯民之任畀于一人
而予一人以父母一國之任畀于庶邦冢君其可
不以民爲念乎臣工(鄭氏)以爲諸侯卿大夫(李迂
仲)以爲諸侯之臣不如(蘇黃門)以爲羣臣百工其
說爲近曰嗟嗟臣工蓋所以嗟嘆而感發之也如
所謂嗟我農夫嗟我兄弟嗟爾萬方有衆之類是
也嗟爾羣臣百工爾亦當敬其所在公者乎敬爾

在公則不可以家事廢國事不可以已欲奪民欲
爲民之念不可一日忘也天子巡守諸侯之國土
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土地荒蕪人民凍餒則有罰
舜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則農事者諸侯之所
當先也嗟嗟保介者諸侯之車右也月令孟春之
月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即
車右也成王既戒羣臣百工又戒保介御事其諄
諄不已之意無非以農事爲念則成王愛民之心
亦可想矣曰維莫之春以見民事之不可緩而惟
恐農務之或失也曰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以見自
農之外無餘事也我周家以農事開國其來乎之

貽非一日矣昭上帝之命以成康年之效者此我周
家之法也爾諸侯之既至其國則當命我農夫具
乃田器庤乃錢鎛以爲深耕易耨之資而觀銍艾
於乃亦有秋之日此皆吾民所不可緩之事而爾
諸侯之所當盡心者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
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而(孟子)以民事不可
緩告之然則成王之告諸侯意其在此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
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李曰左氏傳曰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禮記月

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之月大雩帝用盛
樂祈穀實春則因民播種而以啓蟄之時而郊夏
則恐旱暵爲災而於龍星見之時而雩皆所以祈
穀于上帝者也上帝即天也以其體而言之則謂
之天以其主宰而言之則謂之帝帝之與天果其
有異乎(孔氏)以郊爲祭所感生之帝雩爲總祭五
帝是皆惑於六天之說者也噫嘻嗟嘆之辭也(歐
陽)以成王即周之成王然觀噫嘻成王亦是成王
業耳言周之王業既成明而且至不可復加矣惟
當率時農夫播厥百穀而已百穀之種非一故總
而言之謂之百穀(鄭氏)以農夫爲主田之吏(孔氏

以田農之夫非王所親率然觀〔大田〕之詩曰曾孫來止非親率而何〔王氏〕以爲王親率之是矣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周禮〕遂人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餘百步也夫萬夫之地一夫百畝方百步積萬夫方之是廣長各百夫以百自乘是萬也旣廣長各百夫夫有百步三夫爲一里則百夫爲三十三里而此章言三十里擧成數而言之也亦猶詩三百五篇而謂之三百也古者耜廣五寸二耜爲耦耦如〔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

耕是也一川之間有萬夫固有萬耦故曰十千維耦大發爾之私田而終三十里民之服於耕者有十千之耦服如〔書〕所謂服田力穡之服同〔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其中有公田私田者八家之田也〔穀梁〕曰私田穀不善則非吏公田穀不善則非民古者治平之世上下相親而我公田遂及我私此下之戴上也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此上之愛下也爲其上者惟恐私田之不熟爲其民者惟恐公田之不善上下之情如此此其所以致豐年之報也自宣公初稅畝以來公田之外履畝而稅之上之人惟恐賦斂之不厚無復有意於私田則民之心

豈復有公田之心哉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此治之所以有愧於古也〔蘇黃門〕曰民力盡矣所不足者惟雨耳此說可謂盡詩人之意也噫嘻之詩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樂歌也是詩所言者播厥百穀但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經有盡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嘆也

〔黃曰〕此祈穀于上帝之樂章聖人重農事之始而尤謹於農功將成之時率農夫之勤而猶慮於民

力不及之地故春而農始于耜則爲之祈夏而黍稷方華又爲之祈以見聖人之心重農如此其不已也〔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以祈穀實〔左傳〕言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此春夏祈穀之祀也噫嘻嘆辭也嘆王業之旣成治功之旣著則惟當率農夫以播百穀此不可緩者也凡治田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地方三十三里而特曰終三十里者蓋有餘之數不盡擧也十千維耦者蓋萬夫之耕故曰十千〔論語〕所謂長沮桀溺耦而

耕即此所謂耦也〈孟子〉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今曰駿發爾私以見成王之心惟恐農夫私田之不治也〈穀梁〉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古者盛時君民相愛如父子之相親爲君者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爲民者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君之心欲先乎民民之心欲先乎君周家風俗之美可想矣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李曰〉二王之後夏商之後杞也宋也武王伐紂封

武庚於紂之故都以奉成湯之祀又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以奉夏后氏之祀其後武庚既叛成王復立帝乙之元子紂之庶兄微子於宋以奉成湯之祀〈書〉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是也〈禮記〉曰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氏之後於宋封宋乃成王之時非武王之時也禮記之言失之矣當以書爲證古之王者所以必立二王之後者以其先代之祖肇造區夏奄甸百姓非一朝一夕之故雖後世子孫不克負荷然盛德必百世祀不可以絶其祀故擇其賢者以繼其後以天子之禮樂而祀其祖考所謂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者是也〈書〉曰虞賓在位丹朱堯之子舜之賓也舜之作樂而祖考來格丹朱亦與助祭之列與諸侯以德相遜以此觀之則是丹朱亦以帝者之後而助祭也故二王之後亦助祭於周焉烈文之詩言諸侯來助祭則知二王之後皆在其中可知矣此詩特言二王之後比他諸侯其禮有加焉左傳曰宋天子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其禮不得不加於他諸侯則其待之不得不如是故特爲此詩也振鷺于飛振羣飛貌雝〈毛〉鄭皆以爲澤其說簡徑王氏以爲辟廱辟廱有水鷺

所集也文王作豐有辟廱矣武王作鎬又作辟廱則廱有東西矣二正之後國於杞宋其來助祭則皆自東徂西故以于彼西雝爲譬詩人之意不必如此詩人但言集于西雝未嘗以西爲說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雖其適周也自東徂西然詩人之意不必如是王氏又謂鷺習水善捕魚其羽潔白可用爲儀夫詩取譬於鷺者特言羽毛之似也安在其爲習水善捕邪王氏以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以爲我之習禮得民有容之譬夫以習禮之得民則可以譬捕魚也三代得民可以喻捕魚乎龜山辨之詳矣杞宋二王之後來此助祭亦有

振鷺之容謂之我客者二王之後不純臣待之故謂之我客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也在彼者在本國則人愛之無有怨惡其在此助祭則周人愛之無有厭斁以此二王之後所至之國皆愛之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以見二王之後苟能盡其忠信篤敬之道則雖近而州里遠而蠻貊無適而不可行故二王之後來助祭容止可觀在國則國人愛之在周則周人愛之無適而不愛也蓋能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則可以有譽矣又從而勉之欲其夙夜匪解然後德音不已也觀其所

謂以永終譽則可以見在此無斁矣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是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俾我有周無斁亦此意也

黃曰　禮記言武王伐紂既下車封夏氏之後於杞商氏之後於宋而書言成王命微子啓代商後者蓋命微子雖成王之時然命武庚以奉商祀者實在於武王得天下之初也然則此詩所謂二王之後者豈非杞與宋歟二王之後來助祭而周人樂之故託振鷺以爲之譬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雝澤也杞之地在陳留宋之地在睢陽其適周也自

東徂西故以西雝名之振鷺之來西雝也有毛羽之潔我客之來助祭也有容儀之美曰我客云者如所謂虞賓在位作賓于王家者是也在彼無惡見其在杞宋則國人愛之在此無斁以見其來助祭則周人愛之所謂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是也成王命微子曰俾我有周無斁信乎其無斁也周公居東東方之人欲其留西方之人欲其歸是亦在彼無惡在此無斁之意夫以二王之後其所可稱者如此而猶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愛之至也愛之不已則欲其譽之不已使之與國同休永世無窮而非止一時之名也吁成王待二王之後

如此其亦可以見周家忠厚之至歟

豐年秋冬報也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李曰　鄭氏謂報者嘗也烝也蘇黃門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王氏則以謂祭上帝三說不同鄭氏以爲烝嘗者則以豐年之詩所言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故也然載芟之詩春藉而祈社稷其詩亦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使其祈社稷之詩亦曰烝畀祖妣則祈社稷豈亦祭宗廟乎若以豐年之詩爲祭宗廟則載芟之詩亦非祈社稷則鄭氏

之說不通矣至於謂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固是報
成百穀之祭不如王氏以爲祭上帝其說爲長徐
安道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豐年言報上帝則祈上
帝見之矣陳少南曰噫嘻祈之於春夏豐年報之
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
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則可見矣有載芟則有良
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者乃是報
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爲長也天子一歲之間祭
天屢矣春則啓蟄而郊夏則龍見而雩秋則明堂
冬則圜丘無非所以祭天也噫嘻之詩言春夏祈
穀于上帝而以爲郊爲雩傳既有明文可以爲證

至於豐年則但知秋冬之報矣若必臆度而爲某
祭則不可也黍說文曰禾屬而黏者曰黍稌爾雅
曰稌稻郭璞曰今沛國呼稻爲稌是也周禮曰牛
宜稌鄭司農云稌粳也豐年多黍多稌蓋黍稌無
所不熟也王氏則以爲利高燥而宜寒者黍利下
濕而宜暑者稌其意以爲豐年之時或高燥而寒
或下濕而暑無所不熟故所以爲豐年職方氏謂
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
稌是黍之多者以爲利高燥稌之多者以爲利下
濕也黍稌無所不熟則以高廩藏之歐陽公以爲
助語是也萬億及秭毛氏以爲數萬至萬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黃帝筭法十百爲千十千爲萬十萬
爲億十億爲兆十兆爲京十京爲垓十垓爲秭爲
酒爲醴言我之所以爲此酒醴者所以進予祖考
以和洽百禮奉行其祭祀神降其福無所不徧者
上帝之力也故所以報之焉皆者徧也蘇黃門曰
豐年載芟皆非宗廟之詩而下曰烝畀祖妣何也
以其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此
說得之矣但蘇氏不當以爲祭方蜡王氏以爲祭
上帝其說得之矣然以爲社稷之詩下言降福孔
皆則惟天爲能地道無成以順承天而已矣則不
能與於此故社稷之言不及此也此皆失之鑿也

黃曰祭有祈焉有報焉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故
良耜則以秋報社稷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故豐
年則曰秋冬報也陳少南謂噫嘻祈於春夏豐年
報於秋冬是一體之詩其說爲當鄭氏謂報者嘗
也烝也是特詩中有烝畀祖妣之文耳然載芟祈
社稷之詩亦言烝畀祖妣以洽百禮則是亦可以
爲祭宗廟之詩乎吾以是知鄭說之不通也詳觀
此篇之意蓋言黍稌之多倉廩之富而我得爲此
酒醴以進享於祖考以徧洽於羣神祀事所以無
缺百禮之所以成備者皆上帝之賜也蘇黃門以
爲秋祭四方冬祭八蜡亦非詩人之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
鞉磬柷圉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李曰班孟堅云王者未作樂之時因先王之樂以
敎化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宣功德昔者黃
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
作韶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象勺武象勺皆是
舞也觀其舞則可以見其德也蘇黃門曰始作樂
謂周公始成大武也張橫渠謂勺是周公七年之
後制禮作樂時大武有所增添祖者文王也觀舜

典夔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而夔遂言
作樂告神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
則是韶樂始成而奏祖考故成王之時始作以奏
於祖考也瞽者樂官目無所見也周禮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注瞽無目者也先王
作樂不以人之無目而廢其職如宋之師筏論語
之所謂師冕皆是無目者也既無目矣必使視瞭
者相之視瞭者凡樂事必相瞽也有瞽有瞽在周
之庭業所以飾栒爲縣也植者爲虡衡者爲栒爾
雅云木謂之虡郭璞注云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
虡既用木栒亦以木爲之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

入於虡其栒之上加以大板其上刻爲崇牙因置
五彩之羽以爲飾禮記云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
崇牙注云橫曰簨飾之以鱗屬以大板爲之謂之
業夏后氏但飾之以龍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爲之
崇牙至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下樹
翣於虡之角上飾彌多則所謂樹羽也應小鼓也
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射禮應鼙在
建鼓東則爲應應既是小鼓則田乃大鼓也明堂
位云夏后氏之鼓足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是周法
鼓始在懸也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
擊是也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今樂

工擊此所以小合樂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
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籈者其名也簫大者編二
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管如篴
形小併而吹之謂並吹兩管也自業虡而下未必
皆非他人之爲周禮眂瞭之職掌大師之縣凡樂
事相瞽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相謂扶上則知業
虡而下皆是他人爲之則有瞽者從而奏之也奏
之者是非止設業設虡簫管亦已備舉其聲則喤
喤而和肅雝和鳴而各得其所無所奪倫也王氏
曰肅雝和鳴則其人肅雝而其樂和鳴也以爲人
肅雝則上文無所屬不當從也惟其樂之和則先

祖是聽當是時也二王之後適至於此故觀其成焉鄭氏謂長多其成功非也王氏以爲於作樂也二王之後每來助祭其說是也成與簫韶九成之成同成猶終也徧更而奏焉故謂之成以舜之作樂祖考來格而虞賓在位當是時丹朱來助祭故獲聞舜之韶樂今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亦獲聞成王之樂其意旨同

黃曰 始作樂而合乎祖說者以爲始作樂者始成大武之樂也合乎祖者合樂而奏於文王之廟也然此詩特言合乎祖而已安知其合樂於文王之廟乎予以爲祭有禘有祫禘者諦也禘其祖之所

自出也祫者合也合其先祖而祭之也成王始作備樂以合祭於先祖之庭而歌有瞽之詩有瞽如所謂矇瞍奏公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如論語所謂師冕見者奏樂之工也樂既備而奏矣肅而敬雍而和矣此先祖之所以是聽也周人之尊后稷曰尊祖而祀文王亦曰祖至旱麓之詩言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則所謂祖者又不必止以后稷文王爲言也此特曰先祖是聽烏知其止言文王哉其篇終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謂二王之後來助祭而永觀其作樂之成也舜作樂以格祖考而亦曰虞賓在位此亦

我客戾止之意也鄭氏以爲治功之成非也論語言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此所謂永觀厥成者以作樂而言耳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李曰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樂歌也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云此時魚潔美故特薦之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膏犆注云魚水涸而性定十月初定則至季冬之時魚始肥美故特薦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

注云進時美物天官漁人春薦王鮪則是春之時其鮪始出故獻之也鮪如鱣其味必如鱣至春之時始浮水而北入河西上龍門而入漆沮按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自春時始出故於時始得薦之也季冬薦魚則是季冬之時衆魚皆可薦也春薦鮪則所獻者惟鮪而已或曰獻或曰薦孔氏云其義一也王氏則以爲薦禮薄獻禮厚不必如此分別也猗與歎美之辭也漆沮水名岐周之水也毛氏云潛槮也爾雅云槮謂之潛注云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王氏但以爲潛藏之隱故言取之

深也鱣大魚似鱘而短鼻口在頷下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鰷白鰷形狹而長鱨黃鱨魚陸璣曰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頰骨黃魚之有力解飛者鰋者額白魚也鯉者赤鯉魚也漆沮之水有魚之多鱣也鮪也鰷也鱨也鰋也鯉也得魚之多則以祭以祀故神助之以大福夫神之所以降福者豈爲魚之多耶蓋其恭敬誠信奉之以物因其時而薦之未嘗敢後此其所以天助之多福也

黃曰魚麗言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而其詩曰魚麗于罶鱨鯊魚麗于罶鰋鯉魚麗于罶魴鱧知魚麗之意則知潛之意矣月令季冬乃命漁師始漁先薦寢廟周禮天官庖人冬行鱻羽膳膏羶此季冬薦魚之事也月令季春薦鮪於寢廟周禮天官𩾏人春獻王鮪此春獻鮪之事也王氏謂薦禮薄獻禮厚予以爲薦猶獻也詩人之言類多如此而奚必若是之分別要以聖人孝於其親而不敢忘於其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薦其時物備其祭祀不敢自享其美而忘其先也如是則景福之助豈在於區區之物哉成王以孝祭而神明以心感也

雝禘大祖也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李曰鄭氏以爲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以爲大於四時其說固是以爲小於祫則非矣禘之祭則大於祫天子之郊有禘有祫有以爲四時之祭諸侯之祭則有祫有四時之祭至於郊禘則非所當講也按春秋書大事于太廟大事者必祫也有事于太廟有事者必四時之祭也祫於太廟不言祫而謂因之大事四時之祭則不斥其名而曰有事言其諸侯之事也郊禘非諸侯之祭故特斥其名以見諸侯之僭也觀此則禘大於祫可知矣孔氏以禘大祭天人共之此亦非也孔氏但見鄭氏解禮記禘祭故以爲祭天又見詩言宗廟之事故以爲祭天其說非古之制陸淳辨之詳矣茲不復云鄭氏又以大祖爲文王然禘者乃禘其祖之所自出周之興自后稷而其祖則帝嚳也禘當及於帝嚳豈止及於文王乎鄭氏徒見詩之中稱文武故以爲文王當從王氏以爲禘帝嚳也有來雝雝至止肅肅言其來也則雝雝而和及其至也則肅肅而欽爲此者誰與乃助祭之諸侯也諸侯之所以助祭者以天子則穆穆想夫在宗廟之中祭

祀之時容止可觀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
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三家之祭其祭宗
廟果有穆穆之天子乎果有助祭之諸侯乎雖歌
此詩何足取哉三代之時其祭祀也天子則穆穆
諸侯則肅雍觀其容止則其心可見矣至於三家
之祭則其心已懷僭竊之謀矣想其容止亦無復
三代之時則徒歌其詩何所補哉天子薦進大牡
之牡而諸侯之助祭則陳其祭祀之饌言其得四
海之歡心如此假哉大祖也父謂之考祖亦謂之
皇考綏其子孫使其臣則明哲其君則文武其降
福使君臣皆賢可謂至矣既使君臣皆賢則安及

皇天無有變異為故能昌大其後之子孫而安之
以詩考則其福之降也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后
君也王氏以宣哲維人為在王庭之人以文武維
后為繼世諸侯不如蘇氏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
然以為其君臣明哲文武蘇氏又以為大禘之禮
先王之臣有與祭者故於是稱宣哲維人要之大
祖降福於子孫既及其君又及其臣以見降福無
所不備不必以先王之臣與祭為說然其所以降
福者非特先祖之力先祖之配亦有力焉文母亦
不必以為文王配也陳少南云文母不必是大姒
文母乃文德之母也先儒則以皇考為文王烈考

為武王王氏則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皆非
也蓋所謂皇考烈考者皆指其祖也言皇考者尊
之之辭也言烈考者美之之辭也孔氏之說則以
為若此祭文王則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者
則此詩自是四海之人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
故其辭不為廟諱此言非也使當時果祭文王則
亦不為諱雖周人以諱事神亦不如此也自三代
以前人君皆稱其名如堯曰咨爾舜則是舜乃其
名也而史之書舜乃曰虞舜側微盤庚亦其名也
商書之篇名乃曰盤庚則其不諱可知矣自周以
前未嘗諱至周之時則諱矣然周人如稱文王則

不斥曰文王曰昌如此而已書之所稱惟有道曾
孫發但曰元孫某史官不敢斥其名故也若不專
指其人則雖紀其字亦為無害如穆王名滿而當
時亦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當時亦為衛侯鄭魯
武名敖而後世之臣有公孫敖觀此則知此詩言
克昌厥後噫嘻之詩言駿發爾私昌文王之名也
發武王之名也皆未嘗諱也孔子作春秋如匡王
名班而春秋亦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春秋亦書
晉侯夷吾皆未嘗為之諱以此見此說非也
黃曰 唐陸淳嘗言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其
未盡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其始祖所自出之

帝而追祀之祀於始祖之廟而遂以始祖爲配然則周人所謂大祖者豈非禘帝嚳乎（鄭氏蘇黄門）皆以太祖爲文王此徒見詩中有烈考文母之辭而不察其所以爲禘之義也（鄭氏）謂禘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王肅馬融）則謂祫小於禘予以爲馬融王肅之說爲當而鄭氏之說非也夫禮有郊有禘有祫有時天子兼是四者之祭而諸侯有祫無禘有時無郊（春秋書有事于大廟者四時之祭也大事于大廟者祫祭也魯以六月禘周公必書禘者書其僭也所謂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矣吾以是知諸侯之可以祫不可以禘則禘之大於祫豈

不明哉三家者以雍徹孔子以爲奚取於三家之堂蓋傷之也雖然此詩言禘大祖而特及於皇考烈考文母之事何也（鄭氏蘇氏）以此詩爲祀文王其說固非（李迂仲）以爲父謂之考祖亦謂之皇考陳少南亦以文母不必專言大姒皆求爲之說而不可得故曲爲之辭也予以爲禘大祖而言烈考皇考文母之事者猶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文武之功及於後人如此而所以致文武之功者推所自來蓋基於帝嚳姜嫄之生后稷時也此詩人不盡之意讀者詳思之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李曰）諸侯始見武王廟之樂歌也（孔氏）以爲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乎武王之廟詩人述其事而爲此歌焉（蘇氏）則以爲載見之作成王即政其事皆不得而考姑且闕之諸侯始見乎王也曰求厥章而已載始也（鄭氏）謂曰求厥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非也新君即位諸侯來朝求新法度文章也非是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諸侯來朝故其所建交龍之旂則陽陽而明其

在軾之和與旂上之鈴則央央而有聲又以鞗皮爲轡首之革其末以金爲飾有鶬然而美鶬金飾貌新君即位諸侯來朝信乎其有光大也故曰休有烈光惟新君即位因而助之見於武王之廟以致其孝享之意而助其天子之福而又戒之保其多福也王氏則以爲思有道之多祜也皇有道者也鄭氏則以思使成王之多福非也思皇與思皇多士同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也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上文言思皇多祜是天子享其福也此又言諸侯受其多福光大文章之諸侯又受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其福

也天子得四海之歡心而受其多福諸侯奉天子之意亦受其多福所謂福者果何自而來哉福者順也蓋旣順則百福自來矣

【黃曰】孔頴達謂成王即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以祀武王焉蘇黄門又謂載見之作成王未即政率迺仲以為其事不可得而知姑且闕之予嘗深考此一篇之義乃知孔氏之說為有據未可輕也夫詩言載見辟王曰求厥章則是始見成王以求其法度典章也又言率見昭考以孝以享則是成王率之以祀武王其說亦明矣成王得四海之歡心以祀其先王則成王有得福之道四海之諸侯各能

以職來祭則諸侯亦有得福之道君臣之間並受多福而更相勸戒以保之於無窮盛矣哉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李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於是微子來見祖廟振鷺之詩乃助祭之詩有客之詩乃始受命之詩也有客指微子也王氏以為君謂之賓臣謂之客有客有客美微子之臣而已美其臣乃所謂美其君也此說大不然王氏但按周禮而為言周禮大行人以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注云大賓要服已內諸侯大客謂之孤卿王氏按此為說然大賓大客在周禮則然矣詩人未必然也振鷺之詩言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亦是稱二王之後有瞽之詩言我客戾止永觀厥成亦是稱二王之後而於有客之詩獨以美微子之臣何邪那之詩言我有嘉客亦不夷懌亦豈可以為臣邪按左傳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客者但稱其君也禮記曰天子無客禮則諸侯有客禮焉安可以為微子之臣乎商人尚白故微子來朝而乘白馬檀弓曰殷人戎事乘翰翰白色馬也以戎事乘之則微

子亦乘白馬也文王之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則是殷人助祭所服之冠也微子助祭故亦乘其白馬蓋其一代之所尚雖已易代矣而其臣猶服其冠乘其馬也鄭氏以為亦武庚也武庚為二王之後乘殷之馬及叛而誅不肖之甚也夫詩人言亦多矣如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鄭氏亦以為衆鳥歐陽破之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此詩語辭不必亂生枝葉也言微子來見祖廟則其威儀萋且而敬慎又慎擇其從者之衆以見微子之從者無不賢也敦琢治玉之名言慎擇其衆如人之治玉也一宿曰宿再宿曰

信曰信信言其信而又信也宿宿言其宿而又宿也以見其四宿也微子之在周至於四宿周人猶且留之則以縶而絆其馬以見周人愛之如是之至也及微子之去也則又追之追者餞送之也其餞送則左右安之（蘇氏）以爲所以安之無方是也既有淫威降福孔夷此又以見周人愛之之辭也淫大也言微子既有威矣而又有福也既有威者以居其上公之位統承先王之禮物也又有福者言有德而天降之福也觀此詩既有以見君臣之皆賢又以見周人之賢也微子之威儀敬慎其君之賢如此而又追琢其旅則從者之賢可知矣微子在周四宿周人則縶其馬既歸之矣而又追之則周人之好賢可謂有加而無已也有客與振鷺之詩大抵相類振鷺之所謂亦有斯容者即此詩所謂有萋有且是也此詩所謂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即振鷺之詩所謂在此無斁是也以微子之賢周人愛之如此則其治國可知也使武庚能如微子之賢則周人留之追之亦如微子矣豈至見殺哉以微子觀之則見周人所以討武庚者豈得已哉惟其人不肖而已

黄曰武王之討武庚所以存商也周公殺之豈武王之意哉吁是不特非武王之意而亦非周公之意也殺武庚而命微子則成王周公之心益可見矣武庚之惡周人惡之之深微子之賢周人愛之之厚既破我斧又缺我斨既誅之矣而且疾其我斧缺我斨惡之之深也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愛其人矣而愛其馬愛之之至也故有客云者喜之之辭也申而言之者不能自已之意亦白其馬說者以爲商尚白故以白馬言之予以爲詩人之辭不止於此蓋周人之愛微子也則見其所乘之馬亦愛之見其所御之僕亦愛之馬有潔白之色人有萋且之敬旅有追琢之容則周人之於微子無所不愛也一宿曰宿宿宿則宿之非一宿矣再宿曰信信信則信之非一信矣微子之在周如此其久也而周人之情猶恐其去之速也縶其馬而留之追其左右而安之則愛之之情豈有窮已邪既有淫威降福孔夷願之之辭也謂微子既承先王之禮物而作賓于王家其威既大矣而天之所以降福者又甚易也夫微子以受命之始而來見祖廟蓋當然之事而周人愛之不能自已則微子之賢爲何如邪噫周公成王之殺武庚公天下之所同惡而殺之也其命微子也亦公天下之所同好而命之也武王之封武庚固所以存商而成王周公殺武庚亦所以存商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武奏大武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李曰 武詩者乃武王之樂歌也周禮曰舞大武以享先祖謂之大者如堯之樂大章舜之樂大韶禹之樂大夏湯之樂大濩武王之樂大武是也此詩乃武王之樂歌也皇美也於乎美哉武王之為君其功烈可謂無與彊矣其始也則信有德者文王受命作周以開示我後世子孫之基緒故武繼嗣而受之得以勝殷止殺致定其成功焉遏者止也劉者殺也劉與虔劉我邊陲之劉同耆者致也鄭氏以為者老言武王誅紂年老乃定汝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按左氏宣公十二年引此詩曰耆定爾功者致也其意言致紂於昏昧者故以耆為致也王肅亦云致定其大功當從毛氏與王肅之說武王之始也未嘗有取天下之心觀大武之詩與大武之舞可見矣按禮記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言大武之舞其始則持盾正立以待諸侯既而戰鬬既而又使行列皆坐以見其為止戈之武也大武之意在於止戈也大武之詩在

通志堂

於止殺其類一也後世以謂大武聲淫及商則是有貪商之心也故孔子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且武王本無取天下之心而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且大武之樂終不如舜之為善豈其有貪商之心哉唐太宗即位謂侍臣曰雖發揚蹈厲異乎文容然功業由之被於樂章示不忘本也太宗快一時之意以取天下止戈之武果安在哉韓文公嘗作元和聖德詩以謂解脫攣索夾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先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末乃取闢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

脯文公詩所以形容聖德而不知其詩適足以為憲宗之暴其與武王之詩異矣

黃曰 堯之樂曰大章舜之樂曰大韶禹之樂曰大夏湯之樂曰大濩武王之樂曰大武夫樂所以象德亦以見聖人之心也觀此一詩而武王之心可見矣夫言武王功烈之盛而必及於文王積累之久者以見周家之當為天子而非武王之有心也勝殷遏劉劉者殺也如虔劉我邊陲之意也耆定爾功者耆老也如上帝耆之之意也武王之伐紂也救民於塗炭之苦而遏絕其殺人之事如武成所謂以遏亂虐者是也然武王之於紂未嘗不欲其改過也既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然後不得已而伐之蓋至於老而後成定天下之功所謂須暇五年者是也烏乎武王之心吾於大武見之故大武之舞在於止戈而大武之詩在於遏劉後世謂大武聲淫及商而孔子以為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孔子信武王之心而不疑武王之樂至於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蓋武王之心自有不足之意具見於樂非孔子始為是論也襄公十九年季札來聘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其若此乎吁若季札者其真知武王之心矣

閔予小子之什詁訓傳第二十八 周頌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李曰 王肅以此篇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其廟之樂歌而康成以謂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

於廟也則以爲未攝政之時無所考證大抵此詩言閔予小子嬛嬛在疚是始除喪之辭當且從鄭氏之說孔氏以爲若已除喪當爲吉稱而經言小子在疚爲喪中辭者以其服雖除去喪日近又序其在喪之事其說是也閔予小子皆是居喪之辭也言困病之小子乃遭家之不造造者成也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亦如人之遭喪家之不幸也說文曰疚貧病也因舉此詩嬛嬛在疚其字與哀此煢獨之義同則知嬛者孤獨而已閔予小子皆是死喪之辭也如左氏傳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則是閔者居喪之稱也而左氏亦有在疚之文亦

是居喪之稱也王雖朝於廟然去喪未甚遠故猶以死喪之辭爲言王氏以爲文武爲周天下未集而終故成王自以爲遭家不造也張文潛以爲成王而溢之則未收泮渙則未圖法度則未立故以爲遭家不造者也然武王之業豈有至死而未成乎蓋所謂遭家不造者但以武王之死則無所成立故也非必以業未成爲說也皇考者武王也言武王能終身克孝於文王鄭氏以爲武王長世能孝故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者非也所謂永世克孝者亦猶大舜終身慕父母也然武王之所以爲孝者果何爲哉不過念茲皇祖而已皇

祖文王也文王之爲文王以其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庭直也惟武王能法於文王故我小子夙夜欽之不敢懈怠其心言爲君之道繼其序事故其心未嘗忘於文王也文王之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文王之心俯仰之間無有愧怍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武王之所以繼志述事者亦本於此武王能以念茲皇祖爲孝則成王亦當以率時昭考爲孝其曰夙夜敬止則可以繼陟降庭止之道矣易曰敬以直內惟能敬則能直矣○訪落乃成王即政謀事於羣臣也孔氏云閔予小子之篇王所以自言亦是謀政之事但謀者與人之辭

故下篇言謀此說是也訪謀也落始也言成王謀其始即政之事也王氏鄭氏以訪予落止爲成王之言率時昭考爲臣下之言朕未有艾又爲成王之言蘇氏皆以爲成王之言當從蘇氏之說言成王始訪即政之事欲率循昭考武王之道巍巍乎悠遠而不可及而成王方幼沖未有所經歷將勉強以從就之繼其道而猶恐泮渙而不合艾歷也王氏以爲欲羣臣扶持成就之以繼圖天下之泮離渙散也張文潛以爲成王之時天下已治矣乃曰繼猶泮渙然則承文武之緒而猶有泮離渙散之患者何邪蓋文武之德大矣泮然而離無有不

至渙然而散無有不及泮溢傍肆至於成王將欲
收之以立法度之節故也是皆以爲繼周天下之
泮離渙散其說非也所謂泮渙者但是欲繼武王
之道猶恐泮渙而不合也自訪予落止以至繼猶
泮渙皆是仰武王之盛德嘆眇躬之涼薄苦前哲
之高遠故也然所以繼道而猶恐不合者則以予
小子未堪家多難故也紹庭上下此又深言武王
之道也紹文王直道於上下俯仰於家未嘗少離
美哉皇考所以保明其身也【王氏】以爲保其身無
危亡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其說是也夫人君
者天下之本也始即位者又人君之本也始即位

之時而知所戒愼猶恐其終之不繼苟始之不愼
則終爲如何故伊尹告太甲以謂今嗣王新服厥
命惟新厥德召公亦告成王曰王乃初服嗚呼若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蓋言始之不可不
愼此訪落之詩所以作也成王即政之初閔予小
子訪落之詩其言皆自處於涼薄惟恐其忝父之
訓【書】大誥之篇亦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
求朕攸濟此皆是慄慄危懼之心也惟其即位之
初而存戒懼之心故謀羣臣以始即政之事則宜
其以中人之質而保其盈成之業也
【黃曰】閔予小子蓋成王始即位而朝於廟之詩也

【鄭康成李迂仲】皆以爲成王未即政之詩然訪落
之詩言嗣王謀於廟落者始也是始即位謀之於
羣臣也成王朝於廟之時羣臣在焉故成王因而
謀之則朝於廟與謀於廟之詩皆是一時所作鄭
氏李氏於閔予小子之詩既言成王之未即位而
至於訪落之詩則又言成王之始即位何其相戾
也予嘗言詩至此二篇蓋喟然而嘆曰人謂成王
爲中材之主其亦不知成王者哉夫當武王之後
王業已成矣天命已固矣天下廓廓乎無事矣而
二詩之作皆有慄然若處危難之辭讀之使人肅
然而有不敢自忽之意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維

予小子未堪家多難若偽患之迫乎其後而不能
以自安豈成王矯爲是言哉此皆其誠心之所著
見而不能自已也蓋天下之治常生於戒謹恐懼
之中而天下之亂常基於泰然自滿之日故天下
雖有泰山之勢而聖人常以累卵爲心無虞而戒
無難而畏此其能保治於無窮也中材之主其何
足以語是乎【大誥】之書亦言予維小子若涉淵水
又曰予造天役遺大投艱於朕身又曰矧今天降
戾于周邦皆若此二詩之意則成王之心亦可見
矣雖然成王之所以自警者如此而成王之所以
自勉者不止於此也閔予小子言念兹皇祖陟降

庭止而訪落則言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謂我文武
直道而行俯仰無愧則我亦當繼其直道而期無
愧於俯仰之間也閔予小子言於乎皇王繼序思
不忘而訪落則言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吾於繼
序思不忘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文武爲
念想其食見於羹坐見於牆而不能以須臾忘也
吾於以保明其身之一句見成王未嘗一日不以
文武勉其身想其心惟恐言之或過行之或虧而
身之或不正也吁吾於此二詩見成王之用心眞
文王武王之用心成周泰和之治雖本於文武之
功而亦成王以此心致之也人謂成王爲中材之

主何足以知成王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
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李曰〕訪落之詩成王謀政於羣臣敬之之詩羣臣
進戒於嗣王所以荅成王謀政事之意也蓋自敬
之敬之以下至日監在茲此羣臣之進戒也自維
予小子以下此又成王因羣臣之進戒故又問所
以持敬之方欲知其所以進修之道也敬之敬之
言不可不敬也天之道甚顯善則福之淫則禍之
哉者培之傾者覆之未有善而不獲福也未有惡
而不獲禍也天之道顯矣惟天有顯道故其命靡
常此命所以爲不易也鄭氏以易爲變易之易不
如杜元凱以爲難易之易僖公二十三年左傳曰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杜元凱注云周頌
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歐陽公
亦以爲難易之易如文王之詩命之不易鄭氏以
爲改易之易凡詩之所謂不易皆以爲改易非也
夫天命難諶如此凡爲人君者無以天之高高在
上去人爲甚遠而不知敬也士毛氏皆以爲事意
或然也然鄭氏以爲天主其事謂運轉日月施其

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此則非也陟降厥士是
指人君而言也惟其指人君而言則人君俯仰之
間所爲之事天皆日監而見之矣夫天之去人甚
遠而其監人則不遠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
曰旦及爾游衍人之出入天亦從而出入人之游
衍天亦從而游衍則是天命常在目前也爲小人
者乃以天爲去人甚遠故人所不覩則未嘗戒慎
人所不聞則未嘗恐懼是欺天也天其可欺乎苟
知日監在茲之說則必知所敬矣日監在茲言天
之監人常在此也天監在茲則敬之之道豈可須
臾離之哉故羣臣進戒嗣王欲其知敬之之道也

觀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禹之慄慄湯之慄慄文王之汲汲與夫武王之所以造周皆莫不本於此則爲人君者必當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居有隱顯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有煩簡之不同其存心則一也大學中庸所謂慎獨者亦猶此則知羣臣之進戒嗣王欲成王知持敬之道良有旨耳成王因羣臣之進戒乃曰維予小子未明乎持敬之道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學緝熙于光明輔佛是任以示我顯德行然後知持敬之道矣觀閔予小子以夙夜敬止爲言訪落之詩又以紹庭上下爲言則知成王固知敬之之道矣猶曰不聰敬止者

此足以見成王之賢也成王以羣臣戒我所敬止之道然成王知以涼薄之質未堪家多難尚未知敬之之道爲何如而行之故必待學緝熙于光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也大學之道必先致知然後誠意故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知所謂敬之矣而又在當時之人輔之示我顯德行也佛弼也仔肩任也張文潛之說曰德行因道之顯也而曰示我以顯德行者學之始也道固當然德行之幽者未足以知之故但言示我以顯德行然未必詩人之意蓋成王自處於不明故必待學有緝熙于光明又賴輔弼之臣示我以德行則爲成王者雖愚必明然後可以知敬之之道此成王之意也

黃曰 成王既作謀政之詩以發羣臣之志故羣臣亦進其敬之之戒以荅成王之休自維予小子以下又成王荅羣臣之辭也觀此一詩其君臣更相戒勸更相荅問皆以敬爲主敬之猶所謂欽哉欽哉之意也羣臣以敬之之道戒成王而使之知天道之甚彰天命之可畏雖闇室屋漏之間而敬之之念不可少忘凡進退羣臣之際常若天之有以臨乎其前也而成王之荅羣臣則又以爲予小子耳未知其所以爲敬之之道庶幾積學以成之耳尤賴爾羣臣輔弼之功而告我以德行之著

也嗚呼羣臣之所以戒成王與成王之所以荅羣臣者不出於敬之一辭蓋人君惟以敬存心則雖不睹不聞之地而亦如承大祭之時敬心少衰則雖天地鬼神臨之猶將藐然而況不顯之中亦何所不至哉不特此也大雅文王之篇大臣之所以告成王者亦曰於緝熙敬止而成王朝於廟之詩亦曰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則成王君臣之間凡議論之及未嘗不以敬爲念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其諄諄之意無非以敬爲主而以天爲戒羣臣之進戒成王特曰敬天云者其亦如伊尹之意

歟觀書之所載皆帝王爲治之法曰奈何不敬曰
其汝克敬德曰敬哉有土曰惟敬五刑曰敬授人
時敬之一辭君臣言之不能自已誠以天下治亂
之基皆在於一念之敬與不敬也堯之所以兢兢
舜之所以業業禹之所以孜孜湯之所以汲汲文
王之所以亹亹皆自其敬心之所發耳曲禮論安
民之道而先之曰毋不敬中庸之所謂篤恭皆敬
之充也大學之所謂正心誠意者此敬之本也爲
人君者誠以是思之

小毖嗣王求助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

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李曰小毖之詩乃成王懲戒往日之事自此欲戒
慎後之事亦欲羣臣助己而以知禍亂之機也
惟其懲艾後患言往者管蔡流言雖以周公之忠
聖幾陷於管蔡之計中今則欲懲往日之事而慎
其後患遂使羣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也荓與荓
云不逮之荓同荓者使也言汝羣臣莫使我爲蜂
乃汝自求毒成王既悟管蔡之流言故羣臣不得
復爲流言亦如漢昭帝既悟上官桀之譖亦曰復
有敢譖光者坐之其意一也肇允彼桃蟲拚飛維
鳥此則言管蔡流言之禍也桃蟲爾雅云鷦陸璣
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蓋此始小而終大
也方桃蟲之始也無能爲矣及其翻然而飛則爲
大鳥亦如管蔡之流言其始甚微而其終則爲王
室之禍況我於是時年尚幼沖未堪家多難成王
新即位既遭不幸矣苟又遭流言大禍是重遭不
幸也故曰予又集于蓼夫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
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天下之禍
常作於細微之中始苟不圖則其終汗漫而不可
救管蔡流言苟能圖之於其始則雖頃刻去之可
也惟其始之不圖而圖其後故必待三年之久然
後可以無禍蓋不能圖其始而其後無救矣亦如

上官桀之徒使昭帝不能正其始則其後圖之豈
不難哉此不得不慎也

黃曰百尋之岸或潰於一穴之蟻千間之廈或燼
於一隙之煙天下之事當於其微而謹之不可以
事之小者爲不足慮而忽之也天下之禍常起於
不足慮之處而事之滋蔓而不可圖者常存於萌
蘖之初是以聖人知治亂之機而每謹於常人所
忽之地此非爲是過慮也蓋以涓涓不壅將成於
江河緜緜不絕將尋於斧柯豈不甚可畏哉是以
古之聖人堅冰之戒常存於履霜之初苞桑之繫
尤謹於安強之日成王當天下治安之時而作小

盛之詩以求助其意誠在是也
載芟春藉田而祈社稷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李曰 此詩乃藉田而祈社稷之樂歌也春藉田而乃祈社稷者蓋天子親耕不能終畝故借民力以終之則知是詩乃藉田之後因而祈社稷焉此詩不言藉田者蓋特因藉田及社稷故其因而及之耳禮記月令孟春天子親耕帝藉仲春擇元日命民社是藉田祈社稷不同月也今此乃云春藉田而祈社稷其事可疑若以月令為呂不韋所作則其說未可盡信若非呂不韋之誤則此序之說皆不可得而知也禮記言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則是社有二也孔穎達以此社為百姓祈祭文當主於泰社蘇氏以為王社二說皆未可必假此詩兼祭二社亦未可必姑且闕之以待知者左氏曰芟夷蘊崇之則是除草謂之芟也周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則是除木曰柞也始也開闢其土田則除其草木然後從事於耕其耕則澤澤然惟其除草木然後土氣解散其耘作者有千耦二人相對者有千耦之人也其所耘之地或往之隰畛隰者新發田也畛者舊田有徑也其耘之人則維主之家長侯伯之長子主為家長則知伯為長子也亞伯之次也旅衆子弟也彊有餘力者如周官彊予任民以用也如左傳師能左右曰以之義同以先王之時中田有廬疆場有瓜則地無餘利矣侯主侯伯侯彊侯以則民無遺力矣安有惰農之患哉嗿衆貌言衆人飲食之聲也婦人有饁為夫者則愛其婦也為婦者亦依其夫也依亦相愛之意言婦人行饁之時則相慰勞若於此而述其情也上文言千耦其耘於此言利其耒耜有事於南畝播厥百穀而其種皆由生氣而生長而其苗則驛驛然達地而生其苗之生長其中又有傑然者其衆苗皆齊等而生而耘者綿綿而不絕也王氏以謂前曰千耦其耘則既耕而耘也今曰緜緜其麃則既苗而耘也此之所謂既苗而耘其說固是上文千耦其耘以謂既耕而耘則非矣方其始也除去草木然後可從事於耕及草木既除然後俶載南畝方從事於耕也非是既耕

而耘也禾既成熟於是穫之濟濟而衆其穗實之多則至於萬億及秭故可以爲酒爲醴而進予祖妣以和洽百禮飶芬芳也香可以薦其賓客故爲邦家之光椒之馨可以養老胡考者壽老也（儀禮）士冠禮祝辭曰眉壽萬年永享胡福（注）云胡遐也遠也（左氏）以爲雖及胡耇獲則取之（杜元凱）曰胡耇元老之稱也則知胡耇乃老人也且此也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年方有豐年其所由來也遠矣造始而先之者天道也作成而繼之者君道也（王氏）以爲平時農夫播厥百穀爲造始而先之也此詩實函斯活爲作成而繼之也凡此詩一一以天地配之如言成象者天道也成形者地道也其穿鑿如此何其勞也竊嘗以謂噫嘻者是祈穀之詩載芟亦是祈穀之詩豐年者是報祭之詩良耜者亦是報祭之詩噫嘻豐年言祈上帝載芟良耜言祭社稷特詳略之不同耳噫嘻豐年其說爲略載芟良耜其說爲詳蓋祈上帝所以尊之也故其辭略祭社稷所以親之也故其辭詳欲知祭天地觀諸此而已然觀載芟之文則可見詩人形容物態之巧其始也言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其次又及於行饁之夫婦相慰其勞苦又其次及於禾之成熟則載穫濟濟及其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

百禮黙而觀之如觀諸畫圖如大田信南山甫田生民之詩亦然且黍稷者一微物耳詩人形容其巧屢矣如曰厭厭其苗緜緜其麃可以見春生之多也如曰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又以見穫之時也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又以見祭祀之用也凡此之類皆曲盡其狀使後人爲之則必數十句然後盡其物態豈能盡其物色哉詩人獨以一二句而物態自見則知詩人之爲詩眞可爲後世之法也

（黃曰）藉田者天子所耕之田也藉者借也天子千畝諸侯百畝天子親耕不能終畝借民力以治之故謂之藉田（周禮）甸師氏之所掌也載芟一詩乃成王春藉田而祈社稷然考之（月令）天子親耕在於孟春而擇元日以命民社者在於仲春時既不同而此詩乃合而言之者蓋此特言春而不言月要之皆在於春也古之聖人親耕以率民而尤慮民力有所不及之地於人爲之求社稷焉甫田言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而雲漢亦言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則社稷之祈信乎其不可緩也當周之時爲君者不少忘於農爲民者不少倦於農此所以自古有年振古如茲而爲豐年之慶歟此一篇訓詁甚詳

良耜秋報社稷也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李曰]畟畟[毛氏]曰猶則測也[說文]曰治稼畟畟進也[爾雅]曰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郭璞]曰言嚴利也數者之說皆不同然大抵是刃利之狀農夫以利刃而耕遂始事南畝播厥百穀皆含生氣以生長於是有來視汝謂婦子來饁者也[王氏]曰其曰或來瞻汝非是婦子也然觀詩之意言或來瞻汝者不過言婦子耳不必泥一或字也郤缺之妻饁其夫有童子以黍肉餉七月之詩曰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甫田之詩曰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皆是婦人耳其婦行饁則有筐莒之器其所盛之物則有黍之美穀也農夫食黍足以見其豐年也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此則言婦子行饁之器與所盛之物也其笠伊糾其鎛斯趙此則言農夫也行饁之時見農夫所戴之笠則糾糾然而輕舉所執之田器則刺地以薅[說文]曰拔去田草也荼陸穢也蓼水草也其薅去其荼蓼而荼蓼已朽敗黍稷遂長而茂盛於是穫之則有挃挃之聲其

實之積則栗栗而多積之高大則如城雉之險其密則如櫛之相比既積之矣於是開百室以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於是安寧蓋是時終歲勤勤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也[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人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故曰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汝載筐及筥其饟伊黍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當此之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卒其事而其終章者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者得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閑暇飲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其說甚善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故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勞怠者亦知以自奮則天下之人趨事赴功而其心未嘗惰於三農之務也既穫豐年矣乃殺是犉牡黃牛黑脣曰犉其牛之角則捄捄然[穀梁]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此之所謂有捄其角者即穀梁所謂斛角也其字不同其義一也社稷之牛角尺殺時犉牡所以報祭社

稷復嗣前歲以求豐年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鄭氏）云求有良司嗇非也（王氏）言有噴其饁則言饁之容載筐及筥則言饟之器形乃謂之器則器也耒地道之成也以其鎛斯趙則指其器以薅荼蓼則指其物（王氏）之學好生分別故以載芟言地道之始故其詩亦必言其始此詩言地道之終故其詩亦必言其終兩篇之中皆附會其說如以其笠伊糾則嗇也嗇則土之性如此之類乃其穿鑿如此夫坤之吝嗇固然矣使果可以附會其說則凡詩之文皆可附會以爲說（王氏）之學不可不戒也載芟之詩多與此詩相類載芟之詩曰有畟其耜此詩則曰畟畟良耜載芟之詩曰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此詩言亦如此載芟之詩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此詩亦曰以薅荼蓼載芟之詩言載穫濟濟此詩亦曰穫之挃挃載芟之詩曰有實其積此詩則曰積之栗栗自此以下其文大抵相類又安得以載芟言地道之始此詩言地道之終乎如以此詩言地道之成則必指其器既曰畟畟良耜則載芟之詩有畟其耜何以復言器邪則（王氏）之說不攻而自破矣噫嘻是播種之詩故其詩專言播種豐年之詩是收成之詩故其詩專言收成此二詩分別明甚無足疑者而載芟良耜之詩乃異於噫嘻豐年之詩者蓋以祭祈上帝之詩其辭略故言播種而不及收成言收成而不及播種蓋不用繁辭也祈社稷之詩則其辭繁蓋祈社稷欲其豐年故其言及於豐年如曰載穫濟濟報祭之詩必自播百穀然後可以得豐年故自播厥百穀而言之其辭不得不繁二詩之意如此而已若謂載芟爲地道之始此詩爲地道之終則泥矣

（黃曰）有載芟之祈則有良耜之報禮也然祈上帝與報上帝之詩則其言略祈社稷與報社稷之詩則其言詳蓋祀帝而略其辭所以尊之也祀社稷而詳其辭所以親之也詳觀載芟良耜之詩其所以形容耒耜之器黍稷之熟豐年之慶者無所不盡始則言其農夫耕耨播種之勤婦子饁餉喜樂之意而終則言其倉廩委積之盛享祀燕飲之樂而又爲之求來歲之稼與嗣歲之功以繼古人豐年之效其言意之無以相異也而安辨其爲祈與報也哉蓋祈之之詩則詳及其耕種之事報之之詩則詳其收成之事故載芟言以洽百禮者願其豐年之慶而百神之祀皆無所闕也良耜言殺時犉牡者則專主祭祀而言也二詩之意亦明矣

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李曰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
垂壬午猶繹公羊傳曰繹者祭之明日也蓋以辛
巳之日祭於太廟而壬午之日乃用繹祭則是繹
乃祭之明日也賓尸者以賓事所祭之尸也周謂
之繹商謂之肜書所謂高宗肜日即此祭也絲衣
之詩繹祭之樂歌也其後高子謂祭靈星據繹祭
行於廟門之外豈復祭靈星耶高子與孟子同時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
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夫以小弁之
詩乃孝子之詩也而高子以爲小人之詩如絲衣
之詩乃繹賓尸之詩而高子以爲靈星之詩若高
子者非惟失之於小弁抑亦失之於絲衣矣竊謂
靈星之祠無所經見惟漢高祖郊祀志云親詔御
史令天下立靈星祠注曰張晏云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詩豈
謂此耶大抵高子之學失之固陋其見之於孟子
有二一則公孫丑所言是也其二則禹之聲尚文
王之聲則以爲禹之聲樂過於文王高子之學人
以爲是己以爲非人以爲非己以爲是徒知求異
於人而不知自失之固陋也高子之學既失之矣

而後人復以其言而列之於此則誤矣當削去之
可也絲衣其紑毛氏以爲鮮潔貌說文以爲白鮮
貌俅俅毛氏以爲恭順貌說文以爲冠飾貌夫祭
之前士之行禮則設絲衣其色必紑然而鮮潔所
載之弁則俅俅然而恭順從廟堂而徂於門塾之
基所以告濯具也又視三牲從羊而之牛所以告
肥充也大鼎謂之鼐鼎圜弇上謂之鼒舉其鼎鼐
及鼒所以告潔此亦祭之明日薄於祭祀故但使
士行禮焉孔氏云若正祭則小宗伯省牲視滌濯
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
使小宗此繹祭輕故使士其說然也繹祭既在於
廟門之外則所謂基者非廟堂之基乃門塾之基
也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則各盡其敬矣
既盡其敬然後祭焉既祭之矣然後有旅酬之節
飲宴而用罰爵但觩然徒設無所用之所以然者
由其有美酒皆思自安不讙譁不傲慢故以此得
壽考之福吳說文曰大言也徐鍇曰大言故矢口
而出聲後世以吳從口從天此皆謬也孔氏曰此
述繹祭之事上五句言祭之初下四句言祭之末
初言畢者恭順則當祭尊者可知祭末舉其不慢
則當祭而恭敬明矣孔氏之說深得詩人之意謂
上五句自絲衣其紑至鼐鼎及鼒此其末祭之時

是告濯告充告潔無所不謹則臨祭之時謹於禮可知也下四句自兕觥其觩至胡考之休旣祭之後飲酒未嘗至於謚譁失禮則當祭之時謹於禮可知矣學詩者當通其倫類以詩之所言而求其所未言則可以通詩矣

黃曰絲衣之詩其意明甚自漢儒雜取高子之言而汩之而詩之大義不全矣祭之明日復祭曰繹所以賓尸者也古之祭必立尸至於祭之明日所以賓事所祭之尸故爲繹祭焉周謂之繹商謂之肜所謂高宗肜日則其繹祭也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夫辛巳祭而壬午繹之

此所謂祭之明日也絲衣本宗廟之祭而高子以爲靈星之尸豈不失詩之意乎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高子蓋與孟子同時人其說於詩者孟子辨之詳矣以追蠡而論禹文王之聲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此皆高子之蔽則以宗廟之尸爲靈星之尸又何怪乎靈星之祭未之前聞至漢高祖詔天下立靈星祠見於漢書郊祀志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高子所謂靈星之尸其此之謂乎漢儒雜高子之言以汩一篇之義今宜削此一句而詩之大義復全矣

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李曰大武之詩張橫渠嘗以謂必是武王旣死周家所奏之樂舞於武王之廟勺是周公七年之後制禮作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也不如是則武王之樂旣奏之矣胡爲至此而復告成邪前漢志曰周公作勺簫舜樂也勺武樂也其字但從勺顏師古注云勺讀作酌至左傳但作汋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然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作

序者但言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鑠美也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皆晦蓋時未可爲也養者但晦而自養也鄭氏謂養紂暗昧之君以老其惡是誣文王也歐陽氏以爲苟如鄭說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爲孔子何誣稱其美哉惟文王之時不可爲故遵養時晦至武王之時周室始大明盛矣天下有大助之者武王寵而受之蹻蹻乎王之成功也文王之時不當爲故不爲之武王之時可以爲故爲之苟可爲之時而爲之是當其可也武王當可爲而爲之故其功所以蹻蹻然而有成是用後世嗣續

而不絶然其所以傳嗣而不絶者蓋能合天下之公而信於衆也說者多以我爲武王（王氏）以我爲成王寵受武王之業（歐陽）以爲武王能興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成之（張文潛）以爲成王寵受武王之成功其武功蹻蹻然征伐四方以成祖考之業我但當從（鄭氏）以爲武王蹻蹻武貌此詩乃武王之詩於詩中言武王之事則知我者但是武王也

【酌】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待成王即位而始用之如（洛誥）所謂肇稱商禮祀于新邑所以明成王即位而後行周禮也（前漢志）言周公作勺（顏師古注曰勺讀曰酌）則酌一詩乃大武之樂既成而

告於武王之廟也觀此詩未嘗有酌字而詩以酌名篇故序者以爲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可謂得於言意之外矣於鑠王師遵養時晦（鄭氏）以爲文王舉商之叛國以事紂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宣公十三年隨武子舉是詩以爲暗昧而（杜氏注云致紂於昧者嗚呼果如是說則是文王幸紂之爲不善養成其惡以爲取之之道其又何足以爲文王乎學者不知聖人之心而信口耳之學則昧於聖人多矣（書）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蓋仲虺戒湯以爲兼人者必自弱攻人者必自昧取人者必自亂侮人者必自亡而後世以爲湯於弱者衆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是誣湯也彼鄭氏之說其亦誣文王歟要以此詩之意詩言美哉文王之師也退而自養與時俱晦可以與民同患而乃退藏於密藏其威而不用懷其勇而不矜以見其無取天下之意至於天時之已至人心之已歸然後武王不得已而受之以成周家之王業故後世子孫所以嗣而不絶者皆武王有以合天下之功乎天下之衆夫惟得之無媿故能傳之無窮若得之不以其道取之非其所當取則非惟有媿於一時亦有媿於後世文王順乎天理而養時晦武王順乎民心而成王業所以八百其年三十其世

而天命人心之不容釋歟噫成王奏武王之樂而序者以爲酌先祖之道其言亦微矣學者當以意悟之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三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李迂仲黄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李曰宣公十二年左傳曰武王克商而作頌其三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即賚之詩也綏萬邦屢豐年即此詩也然謂武王克商則桓者乃武王之詩也既是武王之詩而乃序於成王之後者蓋是成王之時而作之也如使果是武王之為詩則詩之言曰桓桓武王保有厥士武王豈自言其謚邪則

知此桓之詩乃成王時追稱之也雖然成王之追稱而乃列於成王之後者抑所作有先後邪抑自有先後之序而後人改易之邪左氏所載其三乃賚詩其六乃桓詩今賚之詩乃序於桓詩之後者此又先後之失其次序也詩人之失其次者多鄭文公之詩乃列於忽之前載馳之詩衛懿公為狄人所滅而乃序於衛文公之後是皆失其序也綏萬邦言武王之用兵所以安萬邦故能享豐年之報老子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軍旅所處荊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殺戮為多傷天地之和氣此所以凶年也武王之用兵在於容民畜衆非快一己之私欲蓋為天下除害故能召天地至和之氣所以獲豐年之報也左氏曰昔周饑克商而年豐謂之年豐固有矣謂之周饑克商而年豐則非也孔氏舉左氏云昔周饑克商而年豐是伐紂之後即有豐年也孔氏徒見左氏之言與詩合然不知周豈有饑哉如其有饑則不足為屢豐年矣武王用兵安萬邦而享豐年之報足以見上天既命我周家勤勤而匪解矣遂申言武王之用武上合天心也言武王之用武桓桓而保有其衆用之於四方以克定厥家此其德所以昭明于天故能君天下而伐商也皇君也間代也保有厥士如熊羆之士

虎賁之士同鄭以士為事謂能安有天下之事非也此詩言講武類禡也而詩言武王用師未嘗有講武之意蓋觀其不妄用武之意則足以見講武之意觀詩者又以意通之也武王既定天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載戢干戈載櫜弓矢示天下不復用兵而猶講武者蓋武備不可一日弛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雖至於已安已治而武備猶不可不設如其不然則不免有銷兵之患矣

黄曰桓之詩果作於武王之時邪果作於成王之時邪曰講武類禡則是作於武王之時曰桓桓武

王則是作於成王之時宣公十二年楚子言武王克商作頌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則是又以爲武王所作也然當武王之時豈自言其然 造仲以爲成王追作是詩以述武王之事矣 左傳而不合質之詩序而不安則吾亦未之敢從也予竊以武王云者特言其威武之志耳不必以爲武王之謚也如所謂寧王受命成王不敢康武王靡不勝亦豈必以爲謚乎詳觀此詩以爲武王用兵而類 禡於所征之地故作是詩耳老子曰大兵 以有凶年軍旅所處荊棘生焉蓋以大兵之後 武之多傷天地之和氣也今武王之兵在於安民而非所以擾民故屢豐年而無凶荒之災此如湯之興師耕者不變是也左氏曰昔者周饑克商而年豐然左氏亦附會之說使周而果有饑歲則又安得爲屢豐乎惟武王之兵在於安民故天之命周無解怠之心而周王之威武有桓桓之志此其所以能定其王家以昭著於天而伐商以君天下也此詩之意與武成之篇相類學者攷詳考之

賚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〇武王克商大封有功之臣於廟蓋歸功於祖宗不敢專也禮記曰古者明君必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然此詩同宣王之時命召公爲侯伯命之於岐宮亦是不敢自專也爲天子者封功臣以告於廟爲諸侯者班爵祿亦在於廟衛之封功臣即服將命則知亦在於廟也衛雖封功臣於廟然不知所任者非其人也賚者序也序詩者又論其所以名篇之意言其所以錫與善人也語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序詩之言與論語相爲表裏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書之所載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禮記之所載將帥之士皆封諸侯此皆武王之封功臣也武王之封功臣必在於廟中蓋謂吾之所以封功臣者非吾之私意乃文王之意也文王所以受命作周可謂勤勞矣而我則安然而受之故當敷其事而繹其志我之所往惟在於求定天下蓋錫予善人者乃求定天下之術也時周之命在於錫予善人我故當繹而不忘也此詩言文王之志武王繼之而不言錫予善人大抵與桓之詩同學詩者當以意逆之也

〇武王勝商而大封功臣如武成所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夫武王之封功臣而必封之於

廟者何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士共之[祭統]曰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賜於太廟示詔於朝取於衆也後命於廟不敢專也此說盡之夫此詩無賚之文而以賚名篇君子慮後世之不知其意故釋之曰賚予也又慮後世不知所以錫予之意故又釋之曰言所以錫予善人也曰善人云者以見上之人不妄予爵必及於有德而無德者無所覬祿必及於有功而無功者無所求周家之法度豈不宏遠哉[孔子]曰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孔子之言其此詩之謚歟詳玫此詩蓋武王封於廟而其所以得天下之道謂我文王既勤止而我當受之則周之得天下者非偶然也蓋當然也既而又自言我之所以用兵者惟求以定天下而已武王之意在於安民而不在於好戰今天下已定則惟思所以保之也蓋天下之理得於無愧則言之亦無愧武王之得天下蓋天命人心之自歸而非武王之有心此武王所以告之於廟告之於諸侯告之於天下來世在我無愧心則言之無愧辭使天下後世知之亦無異議矣

般 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李曰]孔氏云武王既定天下巡行諸侯所守之土祭祀四嶽河海之神至周公成王太平之時詩人述其事而作此頌故序般者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於美哉周之君天下也武王巡守四方所至之地則登高山而祭之其祭地則嶞山喬嶽無所不祭嶞山小山也喬嶽高嶽也允猶翕河者信其謀合衆河而祭之也嶞山喬嶽則山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則以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故也徧天之下當裒聚而對荅其功此乃周之所以受命也周之得天下皆本於事神之功武王所祭則歸功於山川之神觀此詩謂之般者則以武王非恣意於般樂也武王之巡守不敢以般樂爲務則異乎後世之君所謂般遊者矣如秦皇漢武非不巡守也嘗祭泰山矣亦嘗祭河矣然不過快一己之欲而誇大其名非武王之所謂般也

[黃曰]般之詩與時邁之詩同先儒以爲武王既得天下封泰山禪梁父而徧及於山川之祭夫封禪之禮自秦始也而謂武王爲之乎聖人之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者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歲二月而東五月而南八月而西十有一月而朔舜豈邀福於鬼神者哉受命之

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於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言於乎美哉周受命陟山喬嶽則山之神無不祭允猶翕河則河之神無不祭合天下名山大川之神而配祭之以見周家之受命無愧云耳此詩之言與武之篇類則武王之心亦可見矣雖然武王之頌當在於成王之前而著於頌之末者蓋經秦火之餘詩之失其次者不可一一舉如衛懿公之詩載於文公之後甘棠之詩載於聽訟之前學者不必泥於篇次之末可也

駉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黄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李曰蘇氏曰詩惟雅爲非天子不作也頌之爲詩本於爲德而已矣故天子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一國之頌也竊嘗疑之商周之德可以頌也魯果可與商周並乎以僖公三十三年閒考之春秋所書皆無可褒之事不宜有此頌也此其所以爲可疑也蓋嘗觀魯之頌所陳之辭多誇如修泮宮服淮夷考之春秋不見其有服淮夷之事也如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考之春秋不見其有膺戎狄之事也僖公二十八年爲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公子買以說焉安在其爲懲荆舒乎如書郊者所以譏其僭也魯以諸侯而僭天子之制春秋書郊所以正其不臣之罪

也若乃頌之所陳乃所以誇示天下徒言其容飾之盛美此所以可疑也雖然於事可疑而孔子乃存而不删之此所以雖疑之而未得其說也或者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亦猶晉文公請隧于王當時王室微弱不能仗大義以拒之故魯得以作頌是僭天子之頌也孔子存之以見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爲國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此以見周之弱魯之強也此其說意或然也或者又曰春秋所書者書其罪頌之所言者言其美故二經不同然春秋褒貶之經豈可以爲有貶

而無襃乎孫明復先生解春秋失之太過議者遂譏其書多貶而無襃借使僖公有一事之可紀豈春秋不襃之乎或者之言不足信也伯禽魯之先祖也如伯禽爲頌可也僖公果可爲頌乎況當僖公之時亦有賢者如衛武公鄭武公齊桓公晉文公皆諸侯之賢者猶且無頌而僖公乃獨有頌此其所以可疑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非惟千乘之國爲然也雖有天下者亦當如此今僖公能儉以足用寛以愛民牧馬于坰遠之地遠避農田而馬又各得其所所爲如此魯人安得不尊之乎説詩者且以詩中之辭爲說其辭非不美僖公不足以當之也史克作頌文公十八年左傳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則知史克魯之史官也班孟堅曰奚斯頌魯孟堅徒見閟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四詩皆史克所作也子雲曰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父矣亦是誤矣駉駉良馬也坰遠也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必在坰之野者蓋其去民田爲甚遠而又於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養此所以在坰之野也詩言務農重穀但觀牧馬於遠方之地則可見矣既言牧馬於坰野又言馬之駉駉然而肥者有何馬也有

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所以彭彭而壯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有窮故能使馬至於善也蒼白雜色曰騅黃白雜色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伾伾然而有力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期故能使馬多而有才力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鬛曰駱赤身黑鬛曰騮黑身白鬛曰雒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繹繹然而善走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無斁故能使馬至於作而奮起也陰白雜色曰駰彤白雜色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惟有此數馬故以之御車則祛祛而強健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僖公之思正而無邪攸能使馬至於善行也徂往也毛鄭以爲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第一章所言良馬也二章所言戎馬也三章所言田馬也四章所言駑馬也陸農師曰上章言有驈有皇云者馬之最善者也下章言有驔有魚魚云者馬之最小者也以見僖公之思有加而無已也竊意以爲不然此章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如

此而已不必以上章爲良馬二章爲戎馬也定之方中曰騋牝三千牝所以三千者由衛文公之秉心塞淵也今馬之所以多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本於僖公之思無邪也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即此詩之所言也此詩所言思無邪言僖公之所思者惟馬而已孔子蔽以三百篇者蓋以通詩者不可以詁訓求也孔子告子貢以貧而樂未若富而好禮而子貢遂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旨子夏問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孔子告之以繪事後素而子夏遂明禮後之意此二人者可以爲通詩之法不可以學漢儒之泥也

黄曰 或曰周以天子之國而黍離之詩乃降爲風魯以諸侯之國而其詩乃同於天子之頌季孫行父之請頌于周猶晉文公之請隧於襄王孔子存之以見諸侯之強大周之微弱也予竊以爲不然魯頌之作皆美之之辭安得以爲孔子之存魯頌所以譏魯乎魯同姓之國而周公之後也孔子欲尊周室而思周公則周公之後有如僖公者能撫循其民而國人愛而尊之雖魯國之未必能有是事而魯人尊之以願其如此故吾夫子進魯頌於周頌之後者所以見其思周公之意而亦所以尊周也且夫子之心猶有深取於魯而學者不之察也當是時王室既弱侯國爭大齊桓晉文名爲尊周而實富強其國故孔子予其事而不予其心魯人一頌之作猶不敢忘周而必請命于天子則是諸侯不知有王而魯知尊王者也孔子幸魯之有王室而不暇論其頌之當否也故其序曰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

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以見魯人愛僖公而且知有周也駉之一序乃魯頌之總序而非駉之序曰史克作是頌豈特指一篇而[illegible]哉史克者魯之史官而頌之爲史官所作明矣故孟堅乃以爲奚斯頌魯是特見閟宮之詩言奚斯所作而不知其爲寢廟奕奕而言也豈奚斯之作頌乎如崧高之詩言申伯之功召伯是營而頌則尹吉甫之所作也如孟堅之說則崧高之詩亦可以爲申伯作矣揚子雲言公子奚斯嘗晞正考父其亦子雲之誤歟駉之一詩言馬之盛多而本於僖公思慮之微如衛文公秉心塞

淵騋牝三千夫天下之事觀之於大容有傷焉推
之於小則可以見其心矣僖公儉以足用不傷民
財寬以愛民不傷民力務農重穀不奪民時牧于
坰野不奪民利則其思慮之正可知也孔子以是
詩思無邪之一言而盡三百篇之義此又聖人造
化運用之妙而非後世章句詁訓之學所可及也
子貢子夏之言詩而為聖人所取者其亦以是歟

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
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牡
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
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年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李迂仲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
皆法堯舜而已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
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夫
為君臣必當法堯舜苟為不法堯舜則君為賊民
臣為不欽故君臣之有道惟堯舜為能盡之也自
堯舜以來惟三代之君臣可以繼堯舜之君臣有
成湯之君則有伊尹之臣有高宗之君則有傅說
之臣有文武之君則有太公周召之臣聚精會神
相得益章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如巨魚之

縱大壑凡此數聖人然後稱君臣有道不為溢美
也僖公果為有道之君乎僖公之臣果為有道之
臣乎以左傳考之僖公之臣其賢者惟公子季友
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
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為臣有道者果
如是乎臧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孔子不以
仁稱之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孔子不以智稱之
孔子又稱其竊位臣而至於竊位所謂有道者果
如是乎詩人稱之無乃魯自伯禽以來皆無賢君
至僖公特異於羣公乎當時之臣皆無賢臣如季
友文仲彼善於此者乎不然則風俗澆薄毀譽失
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為仁故無道者皆為有道邪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此則取喻也毛鄭蘇氏皆以
為取喻獨歐陽文忠公以為僖公寵賜其臣車馬
之厚此亦無害然詩人以他物取喻者多矣不
必以詩文所無遂以為寵賜其臣車馬之厚也駜
說文曰肥馬蓋言馬之所以肥者乃乘黃之馬也
夫馬必豐其芻秣然後致馬之肥亦猶人君必豐
其爵祿然後可以責其臣之用力也先言有駜有
駜駜彼乘黃則是君之待臣者盡其道矣既又曰
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則又言人臣報其君者又盡
其道也夙夜在公言其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故職

事無不修明也明明言明之至也鄭氏曰明義明德此說鑿也王氏則舉大學所謂在明明德亦非也韓文公曰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之食馬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雖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故欲馬可致力者必先豐之以芻秣欲臣之盡力者必先豐之以爵祿故在公明明先在於有駜乘黃也蓋我以此而待之而臣不以此而報我豈不負人君之寄託哉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君以手足而視臣而臣不以腹心而視君果足以爲臣乎賈誼曰上設廉恥以馭其臣而臣不以節義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今也上能如是下又能如是所謂君臣之有道也振振羣飛貌鷺于下此則羣臣之來如鷺之有威儀也與之飲酒以鼓節之而咽咽然其醉也則爲君起舞以盡其歡於是羣臣皆喜樂君臣之相與可謂厚矣孔氏以鷺于下爲新來之士夙夜在公乃其舊臣也歐陽公以謂舊臣夙夜在公而新進之士飲酒醉舞此其近於人情其說爲善君能待其臣而臣能報其君則可以飲酒爲樂君不能待其臣臣不能報其君而徒然飲酒則如紂爲長夜之飲何足貴哉

駜彼乘牡駜彼乘駽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天下之良馬也前曰駜彼乘黃又曰駜彼乘牡又曰駜彼乘駽皆言良馬也所言在公明明則職事皆修明矣於是可以飲酒焉鷺于飛亦鷺于下之意也載燕亦飲酒之意也末章則言君臣醉飲相與祝之以爲自今以始享豐年之報而又皆有福祿以遺厥子孫則相樂之誠可謂盡矣夫以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君能下下以成其福祿至於天保則臣歸美以報其上惟君臣能如此故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此魚麗之詩所以作也今此駜彼乘黃是君能下下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是臣能報上也至於鷺于下醉言舞是終於逸樂也周之文武以勤勞而成周家之業不過如此而已僖公之君臣果足以盡之乎陸農師以爲鹿鳴之詩和樂而已非君臣有道也故六月之序至四牡廢曰君臣缺矣至於此詩君有餘惠臣有餘敬則非特賓主而已此所以爲君臣有道如陸農師之說則是鹿鳴之詩不如有駜之詩何其待文武之小而置僖公於文武之上邪

黃曰 或曰僖公之臣其賢惟公子季友臧文仲而已公子季友不能死子般之難閔公既立復歸於魯又不能死閔公之難爲臣有道者果如是乎臧

文仲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而孔子以不仁不知稱之有道者果如是乎今曰君臣有道云者風俗澆薄毀譽失真如鄭人以共叔段爲仁無道或以爲有道也夫詩經孔子所刪而爲萬世法安有無道謂之有道而孔子存之乎此且可以據一詩之意而未可必以春秋質之也夫詩以爲君臣飲燕之樂而序以爲頌僖公君臣有道而後可以爲飲燕之歡無道而醉則可刺而不可頌也觀有駜一詩君有餘恩臣有餘敬其曰有道也固宜

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

音懷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李曰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也明堂位之意以爲魯得立四代之學非獨頖宮也嘗疑其說若以得用天子之學則建辟廱可也何獨泮水哉況周乃辟廱也以泮水爲周學則亦非也鄭康成注禮記以爲泮之爲言班也於是以班政教也及其注此詩則曰泮之言半也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康成之說不同蓋以禮記之字從半從頁此詩從水從半故於禮記則言其義於泮水則言其名二說不同且當以詩泮水字爲正蓋以泮水爲名則當以水求其義然康成之說以爲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以見諸侯降殺於天子之制天子之學謂之辟廱者辟取其圜也欲其觀之者平均諸侯降殺其制故但有泮宮也觀說文之言乃謂泮者諸侯鄉射之宮也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說文以謂東西牆二說不同當待博識之士辯其非也鄭康成曰思樂僖公之修泮宮之水王氏則以思爲語辭當從王氏說思如思皇多士之思同思皇亦是語辭也泮水之中其可樂者以其有芹可采也孔氏之說則以謂既采其芹又觀其化蘇黃門則以謂吾思樂泮水之上雖

無所得聊采其芹而巳足矣是皆不以爲取喩人才也如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喩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芑喩人才也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茆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芹水中之菜也藻水草也茆鳬葵也采藻采茆皆是采芹之意王氏之説則以謂薄采其藻而其采也深矣次言薄采其茆而其采也加深是皆鑿説陸農師又從而廣其説芹者草之有香也藻者草之有文也茆者草之有味也言士始至則慕其香臭而至焉此采芹之譬也既至則學文此采藻之譬也及其

知道之味嗜而學焉此采茆之譬也詩人所言不過樂所見而巳不應如是之鑿也泮水之中其可樂也以其有芹可采也魯侯親至於學莫不觀其所見之旂其旂則茷茷而飛揚和鸞之聲則噦噦而有聲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宫而國人從之者多宜矣其馬蹻蹻言魯侯至泮水其馬則蹻蹻然而壯以見其車馬之盛其音則昭昭以見其聲音之好載色載笑以見其顏色之和僖公之至

泮水和其顏色非有所怒但欲教人也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爲善育人材歟洪範所載而康而色亦此意也以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在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風化之盛可知矣第一章則言僖公之至泮水第二章則言僖公之教人第三章則又言魯侯之既至泮水又取其賢者與之飲酒也其所飲者旨酒也其待賢才如此之厚則莫不祝之以天長與之以難老之福然所以錫之以難老之福者則以魯侯能順賢者之長道而服魯

國之衆也長道者道之長遠也魯侯之待賢者既盡其誠則賢人君子亦必以長道而告之魯侯又從而順之又足以見魯侯之賢也漢明帝建辟雍尊養三老五更帝正坐自講諸儒問難於前是皆偃然自大非人主之體也今僖公至泮宫能順賢者之長道然後知僖公之泮水有補於教化多矣穆穆魯侯此又言尊伯禽之法也言伯禽穆穆然其德則敬和而昭明其威儀則欽敬而恭順內有明德外又有威儀內外表裏無不盡善此民所以則之也然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爲能慎其明德外爲能慎其威儀故民所以

慕其德而化之也允文允武言僖公信有文信有
武矣而其功之光大乃至於烈祖也僖公遵伯禽
之法盡其文武之道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
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靡有不孝若一
事不合於伯禽則非所以爲孝也僖公之允文如
修泮宮可以見其文也僖公之允武如服淮夷可
以見其武也然所謂文武者亦遵伯禽之法也伯
禽亦嘗修泮宮矣亦嘗服淮夷矣魯僖公之修泮
宮與夫服淮夷亦是遵伯禽之法也駉之序言遵
伯禽之法下文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則是僖公
之節儉皆遵伯禽之法也此詩言允文允武昭假

烈祖則是僖公之文武亦遵伯禽之法也其以節
儉與夫文武觀之則僖公之孝可謂盡矣故曰靡
有不孝明明魯侯明明言明之至也魯侯能明其
德故能修泮宮而服淮夷也此下序服淮夷之事
古者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乃釋奠
於學以訊馘告則是僖公征伐淮夷必先在於泮
宮內與賢臣謀事焉故其返也則蹻蹻然有威武
如虎之臣在泮之宮而獻馘又有善問之臣如皐
陶者在泮宮之下獻所執之囚則必使善聽訟之
臣察其辭而斷其罪也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
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

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
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豈徒文具而已哉後世之
建學校不過誇示人物之盛求其有補於風化則
未也僖公之所爲未必如是然詩人之辭非不美
不可以溢美而廢其詩也此下文申言服淮夷之
事言多士濟濟而有威儀而能廣大其德心矣夫
人心可謂廣矣以其無所不至無所不有也惟其
爲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
乎隘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此其心所以廣也心之
廣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而有威武逖遠淮夷
於東南之地不得虔劉我邊陲其功可謂大矣然

多士又烝烝然而厚皇皇然而大未嘗譁譁未嘗
輕揚無以爭訟之事而告於治獄之官惟在泮宮
之中獻功而已此其所以爲多士歟吳大聲也揚
輕揚也訩訟也夫征伐有交爭者則必告於治獄
之官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侵鄭鄭皇頡戍之
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
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
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
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
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若穿
封戌與公子圍爭安得爲不吳不揚乎安得爲不

告于訟乎惟魯之臣子皆重厚未嘗有爭忿之心則其報功之際無有以所爭之訟告於治獄之官則治獄者不過斷因之輕重而已蓋爭其功者戰士之常也僥倖一勝於萬死一生之閒惟圖厚賞而已則其爭功無所不至如王濬王渾平吳渾則以濬爲不受節度濬則以疏辨其非二人交爭如仇讎焉以魯人觀之則知渾濬爲非矣蓋以魯之多士觀之則渾濬之心不得謂之濟濟伯州犂不得謂之淑問也此下文言魯之君臣不以一勝之故遂驕其志也淮夷旣克之後其角弓則觩然而陳設其東矢則勁疾其戎車則甚大所謂徒御者

無有厭斁克平淮夷之後且如此可謂能持勝矣克平淮夷之後旣已甚善而無有叛逆猶且固其謀猷此淮夷所以卒獲也夫一戰而驕則必墮敵人之計雖獲勝反以致敗所謂暫勝而已安得以爲卒獲乎惟其旣服淮夷之後其爲謀也愈深故不墮敵人之計而敵人所以遠遁而臣服也翩彼飛鴞乃取譬也鴞惡鳥也翩然而飛者惡鳥也今乃集于泮宮之林食我泮宮之桑黮懷我好音集于泮林此則取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此則取喻淮夷之歸於我無有惡聲也憬說文曰覺悟也旣來歸魯故獻其琛之珍寶所謂珍寶者

何也元龜也象齒也又有南方之金以見其向化也如此向也征伐淮夷猶未必心服今也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則可謂心悅誠服矣觀書所載魯侯伯禽宅曲阜徐戎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以魯侯之時淮夷爲患猶且如此則淮夷世世爲患久矣今僖公之時乃使之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果何道而致之邪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觀武王作辟廱也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若武王者可謂能以善養人者也今僖公乃能爲武王之所爲乎使僖公果能爲武王之所爲則是春

秋之諸侯亦可以比肩武王矣

黃曰　天子之學曰辟廱諸侯之學曰泮宮故雅稱武王曰鎬京辟廱無思不服而頌稱僖公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夫世俗以學校爲不急之務而武王以之服天下僖公以之服一國此所謂善政不如善敎之得民也孟子當戰國之時而以謹庠序之敎爲急使戰國之君能去其世俗之說而從吾孟子之說則國不必富兵不必强人心歸之有不可辭者泮宮之頌八章而三章皆以思樂泮水爲言夫泮宮之中初無可說可玩而人情之樂形於歌詠不能自止其所樂果何事邪孟子曰人樂其

父兄之賢者而菁莪之詩亦曰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魯人之樂泮水非樂乎泮水也樂乎僖公之賢而人材所賴以長養成就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茷茷聞其鸞則樂其噦噦見其馬則樂其蹻蹻愛其人則亦愛其物也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餘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吁僖公何以得此於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其心休休而有容粹然而不怒僖公育材可見矣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夫容貌之溫威儀之謹此豈勉強所能爲哉溫良本於天性則

有自然之和至誠得於素養則有自然之恭動容周旋而中禮然後見其盛德之至僖公之所以爲賢者益可見矣在泮獻馘在泮獻囚在泮獻功以見僖公雖征伐聽訟之事而不忘庠序之教也在泮飲酒以見僖公略其邦君勢位之尊而與賢者相忘於醉酒飽德之樂也吁僖公之賢如此魯人將何以報之邪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夫鴞何知也而猶懷其好音況於人乎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何知也而猶感其德況魯國乎惟僖公有不可忘之德而魯人有不能忘之情則相與頌而歌舞之以期長守富貴而與過曆之期相爲無窮也故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此豈魯人之私願邪仁者之壽天理之必然而亦人情之公願也夫鄭國之學不修子衿刺之僖公既修泮宮魯人頌之世俗以學校爲不急之政而乃人情怨樂之所係則是果爲不急之政邪惟當時之急乎此而僖公獨先之此魯人之所以頌其能修泮宮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閟〔筆位反〕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閟宮有侐〔況域反〕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容反〕穋〔音六〕稙〔徵力反〕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子踐反〕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古回反〕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許宜反〕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反〕毛炰〔蒲包反〕胾〔側吏反〕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公車千乘〔成正反〕朱英綠縢〔徒登反〕二矛重弓〔直龍反〕公徒三萬貝胄〔直又反〕朱綅〔息廉反〕烝〔之丞反〕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尺志反〕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五蓋反〕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音亦〕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武伯反〕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古雅反〕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音短〕是度〔待洛反〕是尋是尺松桷〔音角〕有舄〔音昔〕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亦〕奚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萬民是若

【李曰】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魯頌四詩惟閟宮獨爲可疑如駉之詩言牧馬之事有駜之詩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雖其事信公未能盡之然所褒之事猶爲可褒也至於閟宮

之詩則所褒者非可褒之事也毀譽失眞莫此爲甚且如閟宮之詩言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大王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之國而祀姜嫄后稷周之先王不可也郊天之祭亦不可也此詩人乃盛稱祭廟與郊天之祭以示誇耀不亦過乎此詩序美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亦不可信詩序徒見詩中言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故附會以爲復周公之宇殊不知詩人所言乃祝頌之辭也如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與夫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是祝頌之辭若以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果爲非祝頌之辭則是僖公果有萬有千歲乎故此序言

復周公之宇亦爲可疑也閟宮毛氏以爲閟閉也鄭氏以爲閟神也雖其詁訓不同或以爲姜嫄之廟或以爲周之廟非魯之廟也果爲周廟何爲頌僖公乎觀此詩言閟宮遂歷言姜嫄后稷文武大王之事其後遂言新廟奕奕則所謂閟宮乃魯之廟也閟宮有侐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枚枚礱密也閟宮如此其所祭者則姜嫄之類也故先述姜嫄之德言赫赫然顯著之姜嫄其德則正而不邪依賴上帝故生后稷而無有災害也無災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坼不副也滿十月而不爲遲晩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是也是生后稷則天

降之福其后稷教民稼穡則有黍也稷也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先種之稙後種之穉及大豆與麥凡所種所奄之地使民因此而爲稼穡也以此數種教民稼穡則有黍有稷有稻有秬奄有下土遂可繼禹之功爲當是時也洪水氾濫禹治洪水后稷教民稼穡此云纘禹之纘者蓋非禹之治洪水則雖后稷教民何自而施其功非后稷教民稼穡則雖禹治水民何自而食哉惟其禹施功於前后稷施功於後故此言纘禹之緒也蓋禹之治水后稷之教民稼穡其事雖不同其實相終始亦如契敷五教皐陶明刑其職固不同其實相爲

表裏也后稷之孫實維大王此遂言周家之興本於大王居岐山而翦商夫翦商在武王之時而乃以爲大王者蓋大王肇基王迹王迹既係大王肇始則翦商亦自大王始也至文王武王繼大王之業是時商紂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意屆于牧之野無有貳心無有憂虞上帝臨視女必克勝也致天之屆言武王至于牧野乃天之所致也觀下文言上帝臨女則致天之屆可知也故能治商之師旅其功無有不成也咸皆也言功無不成也自赫赫姜嫄至於纘禹之緒其言與生民之詩相類自后稷之孫至於克咸厥功其言與大明緜

之詩相類然魯以諸侯之國乃祀姜嫄后稷大王文武之廟則僭天子之禮明甚禮記曰大夫不得僭諸侯諸侯不得僭天子則魯豈可立姜嫄之廟邪左氏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宋二王之後祖帝乙猶可也鄭以諸侯而祖厲王可乎鄭立厲王之廟猶魯立姜嫄之廟也使鄭出於宣王之命則宣王爲有罪也使魯出於成王之命則成王亦有罪也惟魯以諸侯之國而僭天子之禮如此故魯之三桓皆立桓公之廟蓋諸侯既立天子之廟則大夫亦立諸侯之廟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鄭氏注禮記但謂魯立文王廟以此詩觀之則非獨文王廟

也王於姜嫄后稷大王之廟魯皆立之其僭如此詩人乃以爲美何耶王曰叔父叔父周公也元子伯禽也古者長子爲元子如所謂殷王元子是也成王告周公立爾元子使侯歸於魯國大啓其疆土爲周家藩衛翰屏之臣成王封伯禽於魯其餘則凡蔣邢茅胙祭焉旣以此告周公矣遂命伯禽侯于東方旣錫之以山川又錫之以附庸蓋錫之厚也附庸者不能五十里者謂之附庸以附屬於諸侯使諸侯統之也論語曰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是社稷之臣顓臾亦魯之附庸也春秋之時有邾國亦魯之附庸也鄭氏謂封以七百里欲

其強於衆國鄭氏之說據明堂位以爲說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竊嘗疑其說以爲不然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太公封於齊亦爲方百里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則是魯之方百里也安在其爲七百里耶詩人言大啓爾宇不過謂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其三等雖不同惟公侯皆方百里居上等焉詩人之言非謂方七百里而言也或者謂并附庸之國而言之則未可知也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言僖公以交龍爲旂而承其祭祀其所衆之

焉則六轡耳耳然而至盛其春秋之祭祀未嘗懈怠言四時祭祀無不致其敬謹故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后帝此言祭天也皇大也皇皇大之至也皇祖后稷此又言后稷以配天也所謂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其所享則用赤色之牛天亦享之宜之故其降福孔多也孔氏云魯不得偏祭五帝故直言謂天謂祭周所感生蒼帝也孔氏以帝稱謂感生帝此則泥六天之說禮記明堂位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祭統亦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

下周公旣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錫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明堂位祭統皆漢儒所作故其所言皆未可信也魯諸侯之國也豈可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哉豈得行天子之郊祭哉禮運又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禮記之書如禮運以謂魯不當祭禘如明堂位祭統以爲魯當郊禘其異同如此當從禮運之說明堂位祭統之言不可信也伊川嘗謂說者以爲周公能爲大臣所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夫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哉使功業過於周公人臣亦當爲之天下

之事非人臣爲之誰爲之邪此言可謂中諸儒之
病矣以此觀之則知賜魯之禮樂者非成王爲之
使成王爲之則不足以爲成王也春秋書郊多矣
大抵譏其僭春秋以爲僭而詩乃以爲美則知所
美非美也漢末羣臣坐視社稷之亡不以爲恤乃
作受禪碑紀其姓名以爲榮耀與此詩所陳以僭
侈爲美何異（左氏）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
禮謂先帝而后稷也夫先天而后稷固足以爲禮
然不知諸侯而用郊禘果足以爲禮乎所謂不能
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
也然詩人所言者僖公未必能如是僖公四月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夫以四月之時而卜郊足以見
非禮也卜至於四尤以見其非禮安在其爲春秋
匪解也哉安在其爲享祀不忒也哉詩人之言大
抵失之誇也周公皇祖此又言祭宗廟也上言皇
皇后帝皇祖后稷則是天與后稷以福之矣又言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以見其福之多也秋而載嘗
言秋將祭則夏而楅衡以見其預備也周禮封人
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
於鼻說文曰楅木有所逼束防牛觸橫大木其角
則是楅設其角未嘗加於鼻也與周禮注不同楅
衡毛氏與說文同毛氏以爲楅衡設牛角以楅之

也當且從毛氏說白牡騂剛（公羊傳）曰魯祭周公
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羣公不毛蓋
魯之後世欲別周公之有勳勞故爲此紛紛之別
也犧尊之字（春官）司尊彝作獻尊（鄭司農）云獻讀
爲犧犧尊飾以翡翠王肅云大和中魯郡於地中
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爲尊一則
以爲飾以翡翠一則以爲犧牛爲尊其說不同然
鄭司農之說則以犧讀爲娑字王肅之說但以爲
犧尊王肅之議爲優將將盛美也毛炰者（周禮）封
人祭祀有毛炰之豚（注）云爓去其毛而炰之也胾
謂切肉羹謂大羹鉶羹也大羹煮肉汁不和貴其

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鉶其所盛之器籩則
以竹爲之豆則以木爲之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
間有似於堂房然是俎之房也既備此器以祀周
公又設萬舞洋洋然而衆多（明堂位）所謂朱干玉
戚冕而舞大武也故孝孫得享其福祭祀既得其
時犧牲既潔器用既備禮儀無忒故神降之福俾
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俾爾熾盛而昌大俾爾長
壽而臧善安彼東方之國俾使魯邦常如山之堅
固不虧損不崩落如川之安靜不震動不騰湧爲
君既享如此之福又有三卿作朋友亦享其福如
岡如陵以見其君臣並受其福如此之盛也所謂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未必常如此三壽作朋未必其臣如此蓋自不虧不崩至如岡如陵皆是祝頌之辭國人之祝其君皆願其君之壽考如言萬壽無疆未必其享無疆之壽也如言天子萬年未必享萬年之壽也蓋所謂萬壽無疆天子萬年皆是祝頌之辭未必其有是壽而祝之以爲如此固未爲害若君無德而溢美之如此頌之所陳者不當如此也上章既美其祭祀此又美其用兵也公車有千乘之富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弓矛之飾則有朱英綠縢朱英者矛之飾也綠縢者弓之飾也朱英則言以朱爲飾綠縢則言以綠爲飾而以縢繩之弓矛之飾如此又有二矛重弓所以備折壞也凡此皆言器械之備也器械既備而公徒之衆又至於三萬皆以貝飾其冑其甲以朱綅綴之烝者進也衆之進則增增然而多凡此皆言其強也惟其器械之備與徒之衆則可以當戎狄而荆舒之國莫不懲艾無有敢禦我者以此見魯之強大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地方七百里固不可信至革車千乘則大國之制實當然也然按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則千乘其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奇若以孟子所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則無緣有千乘也若以明堂位所言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則又不啻有千乘司馬法之言既不合於孟子又不合於禮記不足信也當從包氏注論語以謂古者井田方里爲井一井爲乘百里之國適有千乘也惟百里之國適有千乘則魯地方百里當有車千乘矣雖然千乘之國有七萬五千人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故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今也公車千乘而公徒三萬者蘇氏曰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而已此說是也天子之國不啻有六軍所用者惟三萬而已使舉國之人而盡用之則但可以一役苟不幸而敗則安得人人而復用之哉此天子之國所以止用六軍大國所以止用三軍也以春秋考之則僖公無三軍襄十一年經書作三軍明已前無三軍故也昭五年又書舍中軍若僖公有三軍則作之當書也自文至襄復減爲二則舍亦當書也考僖公之世無作舍之文決知當時無三軍也蘇氏遂以僖公之時已有三軍蓋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軍則有二萬五千人而但言三萬者舉大數也此說不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但言三萬者數之成也若夫襄公
作三軍則又不如此魯自僖公以前固有三軍也
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僖公興其國所以公徒三
萬觀詩曰大啓爾宇既謂之大啓爾宇此安得無
三軍邪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所以作三軍者
則以魯國三卿專魯國之權分三軍以爲已之賦
故作三軍非是自襄公以來方有三軍也鄭氏孔
氏言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其說亦不然鄭氏曰僖
公與齊桓公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荆及羣舒天
下無敢禦之孔氏遂以爲僖公之時齊桓爲霸故
知桓公舉義兵僖公之世用兵於戎狄荆舒者惟

有僖公耳公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荆
舒又是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
惟十年經書齊侯許男伐北戎其時蓋魯使人助
之其說皆非也魯僖征伐見於春秋者惟致莒耳
滅項耳伐邾耳其齊侯許男伐北戎僖公不與焉
孔氏以爲魯使人助之是增春秋之所無也至於
伐楚盟于召陵此則齊桓公之功齊桓公之功而
魯以爲功是貪他人之功以爲己有豈其然乎詩
人之言但云僖公可以膺戎狄懲荆舒如其不然
則其言妄發之也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
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而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此下文言羣臣祝頌之辭俾爾昌
大而熾盛俾爾長壽而且富也其髮黃色之髮其
背有台文之背祝其君之壽矣又欲得其臣之有
壽考者相與講試其才力上文祝之以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又祝之曰俾爾昌盛而且大俾爾
壽而艾八十九十曰耆艾非獨享耆艾也且至於
萬有千歲秀眉而壽無有患害此皆祝之之辭也
上文言三壽作朋又曰壽胥與試既曰俾爾熾而
昌俾爾壽而臧又曰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俾
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其辭如是之重復者蓋祝
之之辭不得不如是夫天保之詩言福祿曰以莫

不增以莫不興以莫不庶其辭亦如此之重復者
蓋祝頌之辭其例如此也泰山巖巖言泰山巖巖
而高也自此又言拓地之廣也泰山之高魯邦乃
至其地泰山魯之望也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
州之地泰山乃其境焉禮器曰齊人將有事於泰
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是齊人亦祭泰山也鄭康成
注禮記曰魯祭泰山晉祭河則魯亦祭泰山也泰
山廣大故齊魯之境皆得祭之也龜蒙二山也龜
春秋所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則龜者魯地
也論語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則蒙者亦魯地
也故奄二山遂荒有而大其地至於大東東之極

東海近海之邦也以至於淮夷之國皆來同盟而莫不率從於魯此乃魯侯之功也非獨此也又保有鳧繹之二山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禹貢之所謂嶧陽也既保有此二山遂荒有徐方之居至于海邦之國與夫淮夷蠻貊及彼南方之夷無敢不率從於魯莫敢不應諾於魯惟魯侯之意是順也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則魯之地因是至於泰山矣奄有龜蒙保有鳧繹則魯之地因是保有四山矣淮夷來同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耶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僖公果能至是耶孔氏之說則以謂僖公之世東方淮夷小國見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其餘小國及淮夷同盟不見於經蓋主會者不列之耳其於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則曰僖公從齊桓伐楚而服之故言淮夷此皆附會其說正所謂癡人前說夢是也以僖公之事考之十五年楚人伐徐師于婁林則是徐爲楚所服豈徐爲僖公所服乎十六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會于淮乃齊桓公救鄭也非是淮夷從僖公也凡此考之經傳皆無是事則詩之所稱良可知也此下文又祝君以壽考也天錫僖公以大福矣又使有秀眉之壽以保有魯國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常許必

通志堂

是二邑爲鄰所侵故僖公從而興復之也左氏載鄭伯以璧假許田則許田本屬魯國也常者說者謂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疑本是魯邑也復周公之宇而魯侯乃宴飲於內則令善其妻壽其母以至於大夫庶士無有不得其宜故能使邦國保而有之而受此多福且至於黃髮兒齒兒齒言壽徵也夫祝其君既享眉壽矣而又內而善其妻壽其母外而庶士大夫無不得其宜故其祝君可謂至矣盡矣不可復加矣自此又言既享眉壽於是復修新廟也其修新廟則有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於是斷斬之度量之其量之也有八尺之尋十寸之尺既量其材乃用松爲桷有舄然而大作爲君之正寢而且碩大新廟則又奕奕然而壯新廟或以爲姜嫄之廟或以爲閔公之廟然則所謂新廟者未必專指其人但言修其舊廟而作之也奚斯公子魚也閔二年慶父出奔莒左傳曰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奚斯乃公子魚也觀奚斯作者監護其功也其新廟之成甚長而且大萬民是若蓋言僖公之修泮水新廟不徇於意其順斯民之意也文公之時大室壞伯禽之大廟而至於屋壞足以見文公之不能盡孝道也今僖

通志堂

公之修新廟至於孔曼且碩以見僖公之孝也然觀是詩大抵其辭夸王氏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爲嚴所美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爲誇德不足故也此說盡之矣夫魯頌所以爲誇蓋其所謂誇者不以其事所當誇而誇之也自古人君常患德之不足不患名之不揚使無其德而求其名則雖爲美辭以誇示天下天下後世其誰信之乎如秦始皇刻石爲頌以彰德意其辭甚美有曰功蓋五帝澤及牛馬始皇之功果可以蓋五帝乎始皇之德果可以及牛馬乎不過誇爲此辭以榮耀後世而後世誰以始皇之功爲蓋五帝而誰以始

皇之澤爲及牛馬也則是自欺其心也天下後世其可欺乎

黃曰先儒於此詩皆不能無疑而予獨於此詩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其切且至也歐陽公疑之故闕之陳少南遂疑之故去之李迂仲疑之故辨之此數公不可謂不深於詩而不能無疑者不以詩論詩而以春秋論詩是以其心不能以自安也夫詩者所以曲盡人情而已故春秋多責備之辭而詩人有祈望之意事之未然者皆人情愛之而願其如是也不明乎人之情而與之言詩必有泥而不通者矣且以春秋考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此魯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春秋所記凡魯之自主兵者皆莒邾項之小國至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則膺戎狄懲荊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果有是乎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則爲誣不合於春秋而孔子取之又何其去取之自戾也吁以春秋而論詩豈吾夫子之意哉夫子之意蓋曰僖公已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而詩人言之亦人情之所願欲也公人情之

所願欲則夫子安得而不取凡人情之所在愛之之深者惟恐其尊之未至而尊之至者惟恐其言之不大愚觀此詩而嘆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何如此其不能自已也其一章則推原乎乃祖始生之祥發明乎後葉成功之本謂后稷出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自武王文王大王推而上之至於后稷又自后稷推而上之至於姜嫄以見周之所以興者其積累如此之遠也夫頌魯而言周者何也魯周同姓之國而僖公乃周公之孫也故其章言周公有大功於王室而成王封伯禽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以崇德報功記

親尊賢也惟周公之德不可忘而其子孫蕃衍盛大又有如僖公之賢侯者嗣之故其次章又言僖公儉而處己而致孝乎鬼神其奉祭祀無所不盡其得人心無所不至故詩人願之曰俾爾熾而昌壽而富俾爾昌而大耆而艾皆愛之不能已故言之不能盡旣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又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又曰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言有盡而意無窮一倡而三嘆之以見魯人之所以愛僖公而尊之者如此其切且至也雖然詩人之意猶以爲未足故又祈之以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而盛言其威德之所加土地之所闢此皆願之辭而欲其如是也孔子曰道千乘之國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僖公之治魯其幾是乎大學曰道盛德至善民弗能忘也魯人之尊僖公其謂是乎

黃曰商頌與夫小雅國風中數篇皆先儒講說詳且明矣玆不重復學者當以意逆之

那詁訓傳第三十　毛詩商頌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

猗伊音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格音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旣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亦音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李曰那祀成湯也微子爲商之後故商之禮樂皆存於宋至於七世傳之戴公其間禮樂廢壞亦非戴公之罪自戴公而上微子而下其所由來者漸矣有正考甫者得商頌之十二篇於周之大師宋之禮樂雖爲廢壞然正考甫得商頌於周之大師是商之禮樂雖失之於宋而得之於周也孔氏曰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也此說是也然商頌十二篇得之於周大師而今之商頌乃五篇者則是刪詩時又已亡其七篇矣孔子嘗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以商頌觀之非獨禮不足徵樂亦不足徵矣以本國之詩乃存之於魯豈非樂不足徵乎宋之國有用天子之禮樂者宋天子之後故得用天子之禮樂宋用之可也魯用之則非也襄公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荀罃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則是以宋與魯皆當用天子之禮樂竊嘗以其說爲不然夫魯僭用天子之禮樂乃當時習熟所聞不知魯之不當用與宋

不同也況宋之所謂商頌者自湯以來祭祀商之君而作非頌宋之君也以魯頌頌僖公之德猶爲不可豈可與宋並乎然宋與魯皆有頌而無變風鄭氏云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蓋所以禮之也夫宋爲王者之後有頌也魯聖人之後是不過爲諸侯之國而已豈可與宋並哉宋魯之無變風是適然耳善乎蘇黃門之說曰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陵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

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衛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此實至當之論蘇黃門其論風雅之前後愚嘗以其說爲失之鑿若此之類則不足疑也猗與那與毛氏以爲嘆辭蘇氏以爲美辭猗嗟之詩毛氏注云猗嘆辭也則是以爲嘆辭漢武帝紀云猗與偉與注云猗美也則是以猗爲美故蘇黃門以猗爲美猗與那與那者多也嘆其功之多也美其功之多也二說皆無害言成湯功之多故奏此樂以享之也鄭氏以置爲植言植我鞉鼓蓋以夏后氏足鼓殷人置鼓周人縣鼓

成湯改夏之制植我殷家之樂歐陽以爲但當言置不當言植也鼓之小者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則其鞉不在於植也鞉鼓非植而乃謂之植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鄭氏之說以爲鞉鼓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此皆強爲之說也其奏鼓則簡簡然而和樂我烈祖祖乃成湯也湯孫則以此樂而升薦之故烈祖安我思成之人禮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是也毛氏以烈祖爲湯有功烈之祖則是以爲契冥相土之屬觀此序言祀成湯所謂烈祖者但成湯耳不當以爲契冥相土之屬也鄭氏雖以烈祖爲成湯而以湯

孫爲太甲觀頌之言湯孫者多矣豈可專以爲太甲哉歐陽曰太甲至紂皆是也但不知所斥者何人也蓋當時之王主祭後世不知其誰也既以樂奏而烈祖來享矣其奏鞉鼓則又淵淵而和籥管之聲則嘒嘒而細其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依我玉磬之聲玉磬即書所謂鳴球是也樂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樂聲之和也大鐘曰鏞鏞鼓則斁然而盛至於萬舞則又奕奕而閑有替之詩言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敔凡樂器之名未嘗再舉那之詩既言置我鞉鼓又言奏鼓簡簡又言鞉鼓淵淵又言庸鼓有斁蓋作

詩者非一體此詩再三言樂之和故其言如此嘉客嘉賓也王者之後來助祭莫不和悅非獨此也乃自昔先王亦如此在昔先民亦如此莫不溫恭其色朝夕匪解其執事爲饌則又恪然而敬虞賓在位周之時我客戾止則是古者祭祀作樂必以賓客助祭爲盛事也惟其如此故烈祖來顧我烝嘗之祭其所以事我如此者則以湯孫能將其祭祀也舜之作樂則自戛擊鳴球以下周之作樂則自設業設虡以下其樂器可謂多矣而那之詩樂器但止於此非商之時樂器不備也蓋言此數者則其他可知也故觀詩者以意逆志是爲得之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一

後學成德挍訂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烈祖祀中宗也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祇支)錯(如字又采故反)衡八鸞鶬鶬(七羊反)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格音)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十一] 烈祖祀中宗也中宗大戊也史記云大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大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歟帝其修德大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烈祖之詩乃祀中宗之樂歌也按商有三宗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烈祖則祀中宗玄鳥則祀高宗太宗則無詩非無太宗之詩蓋商之詩散亡多矣未必其初無太宗之詩也烈祖鄭氏以爲成湯歐陽以爲太戊鄭氏以烈祖爲成湯者則以那之詩衎我烈祖爲成湯故以此詩烈祖亦爲成湯以爲太戊者則以此序言祀中宗故嗟嗟烈祖以爲中宗如丙以甲爲祖戊以丙爲祖此古今之常也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二說皆通如以烈祖爲中宗固爲無害如太甲謂之太宗亦謂之祖甲亦可以爲烈祖也若如此序

言祀中宗而以詩中所言者爲中宗則亦不必如此之泥夫詩非一體也清廟之詩言祀文王詩中專言祀文王我將之詩言祀文王而詩中亦專言祀文王執競之詩言祀武王思文之詩言祀后稷蓋其序既言所祀之人故其詩所言不及其他此詩之一體也玄鳥之詩言祀高宗而其詩之所言乃爲中宗乎二家之說在學者自處之耳若從鄭氏之說以烈祖爲成湯則言湯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中宗之世也若從歐氏之說以烈祖爲中宗則言中宗之福可謂有常矣天又錫以無疆之福故及爾當時主祭之君也

清酤清酒也既載此清酒於是神靈遂降格賚我以思成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綏我思成也（毛氏）以爲賚賜也（王氏）以爲賚我以福與祖賚孝孫同（鄭氏）以賚讀如來往之來言神之來享不如毛氏王氏之說爲不改字無害也王氏以賚爲賚我之福固得之矣然分别綏賚二字則失之泥矣如綏我思成則以爲湯孫能承烈祖之事業而廣其聲教則賚不足以道也夫所謂綏我思成賚我思成其意一也但其字異耳（徐安道）見王氏之說而從而增廣之必謂綏安也安之者聖人之事也其說亦鑿矣既有清酒又有和羹有和羹有大羹有鉶羹

其美其和則既戒既平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鹹酸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鄭氏）以爲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鄭氏之說蓋舉晏子之言夫晏子舉詩一句以見意鄭氏以爲說則非也上文言既載清酤下文言亦有和羹觀既亦二字則文意相接自可見若以和羹爲取喻則清酤亦爲取喻也鬷假無言言執事之臣鬷至於廟中無有爭訟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也假至也祭祀之禮君牽牲公卿大夫序從是祭之日卿大夫皆列於廟中而盡其恭敬之心也使百官諠譁而失禮則非所以事神矣蓋宗廟之中尚

敬故也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爲盡善矣故其神靈享之安我以秀眉之壽使得黃髮耇老而至於無疆約軧錯衡此又言諸侯來助祭也所乘之車以朱篆約其長轂之軝以綵飾錯置於衡之上其八鸞之聲則鶬鶬然而鳴故諸神至而享之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我受命爲君而溥助我也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爲孝之大（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海之歡心清廟之詩言肅雝顯相雝之詩言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皆以諸侯來爲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豐年穰

穰之福也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惟其得四海之歡心故其和氣所感所以三光全寒暑平此天所以降豐年也來假來享但言神靈降格而錫之以福也詩人言福祿其辭多重複如天保之詩言福祿辭多重複魯頌之詩言福祿亦多重複故此詩言申錫無疆又言賚我思成又言綏我眉壽黃耇無疆又言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又言來假來享降福無疆此詩人之常耳顧予烝嘗言神靈顧享予烝嘗之祭者則以湯孫將

其祀事也王氏曰祀中宗言清酤和羹而不及樂與那執競異矣夫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也此祭中宗之時也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所指言之耳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意故[illegible]之詩專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玄鳥祀高宗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李曰玄鳥祀高宗也高宗武丁也鄭氏云祀當爲祫祫合也夫祫者已毀未毀之主皆合食於太廟玄鳥之詩其所言者總祭商之先祖故爲合祭諸以爲時祭則不及殷之歷代之祖矣此鄭氏之意也竊嘗以其說爲不然玄鳥之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爲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卒二句大抵言奄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玄鳥

之詩既爲祀高宗殷武之詩又爲祀高宗孔氏云或者猶爲時祭但其所述之事自有廣狹耳其說是也王氏曰玄鳥祀高宗之詩而上頌其祖下稱其孫子而已蓋上有以紹其祖下有以貽其孫子是乃高宗之功美也王氏之說未必全是王氏之意以爲玄鳥之所稱者高宗之祖耳武丁之孫子耳至於高宗之德玄鳥未嘗一言以及之也夫上文言上有以紹其祖其說則是也至下文言下有以貽其子孫其說則未必然耳豈有頌高宗之詩而曾無一言以及高宗乎是詩言在武丁之孫子非謂武丁之孫子也但指武丁一人也天命玄鳥

玄鳥燕也其色黑故謂之玄鳥毛氏云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率與之祈於高禖而生契此說是也鄭氏謂鳦遺卵娀氏女簡狄吞之而生契此鄭氏之說亂經也按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所謂玄鳥者舉玄鳥至之日也故詩人推本玄鳥至之日而生契故言天命玄鳥也司馬遷作史記又曰契母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司馬遷多愛奇者也故為史記其言多

誣聖人如百里奚伊尹之事皆孟子之所不取于長獨載於史記蓋其擇之不詳如此鄭康成既曰釋經則當從六經之言而乃以謂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則其過甚於子長者也觀生民之詩與玄鳥之詩大抵相類生民之詩言后稷所以生者乃因姜嫄隨帝跡而往耳鄭康成乃謂因踐巨人跡而生今此言玄鳥降之日以祈高禖而生契鄭康成乃謂簡狄吞卵而生契其多怪如此善乎歐陽公之言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女感赤龍而生堯簡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跡而生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

蓋堯有盛德稷契後世皆主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為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為其說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此則怪誕之說不足信明矣歐公之說可謂合於毛氏矣惟天命契故以玄鳥降之日而生契謂之商者契封於商也故其子孫奄有天下宅殷土芒芒者大也左氏傳曰芒芒禹迹言其大也古者上帝命威武之成湯古帝鄭氏曰天也謂之帝者但言昔者上帝非是天之名也言古者上帝命我成湯正其四方之疆域故得當天之命出其命令於諸侯惟其如此故奄有天下而統一之成湯則既已然矣其子孫皆天所命無有危殆其

後武丁孫子又皆中興故商之業所以不墜也此詩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蓋其威武赫赫四方諸侯無不震服殷武之詩曰奮伐荊楚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奉承黍稷而助祭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武丁以前商室中微諸侯必有不服者如周之中微楚貢包茅不入非獨楚也中國之諸侯亦無有助祭者春秋書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未嘗書其助則是諸侯無有助祭者

也今武丁中興諸侯莫不助祭於京師則以武丁之威可畏也自此以下又敘武丁爲政之先後也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王畿不正其如四海何惟其王畿先正然後能正四海之疆域四海之疆域既正矣莫不來至於京師其來至也則祁祁然而衆多河者所都之地也如盤庚民不涉河以遷即此河也景負維河則以諸侯輻湊而至于河也景大也負均也言諸侯大來於京師也其所以如此者則以殷受命莫不得其所宜負荷其福祿也殷武之詩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今此言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則高宗之爲政可謂有先後之序矣惟其得先後之序則諸侯之來助祭故詩人因其助祭推本而言之耳

長發大禘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撥本末反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反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反昭假古雅反又音格遲遲上帝是祗音脂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張衛反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子由反受小共音拱大共爲下國駿厖莫邦反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反不竦百祿是總子孔反武王載旆蒲貝反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五葛反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注〕長發大禘也雍之詩言禘太祖長發之詩言大禘或言禘或言大禘鄭氏云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孔氏遂釋之曰祭之名禘者多矣而此大禘爲郊祭天者又非圜丘之禘也又非宗廟夏禘也又非五年殷祭之禘也其說皆不然郊自是郊禘自是禘

趙氏之於春秋言之詳矣豈有禘祭而爲郊祭邪鄭氏所以爲說者蓋泥於祭統之說不知其由也雍之詩言禘大祖長發之詩言大禘皆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也豈有雍之謂禘乃爲祭宗廟長發之謂禘乃爲郊天之祭邪惟王氏之說雍序以爲大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曰大禘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爲小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爲大矣此說得之周之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是無非四時之禘也商之四時之祭禴禘烝嘗是有四時之禘也四時之祭其中亦謂之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亦謂之禘故於禘其祖之所自出者謂之

大禘所以別其非夏祭之禘也濬哲維商濬深也哲明也蘇氏言商之受命深遠不如毛氏鄭氏王氏皆以爲商之德此濬哲正猶書所謂濬哲文明也惟其德之深故不溺於褊淺惟其德之明故不至於昏塞然王氏但以濬哲主契而言惟先儒之說以謂商家深智不獨指斥一人也此說爲長商之先世皆有深智之德其祥之發見也久矣自堯之時已然矣堯之時洪水滔天汜汜而天使禹敷治下土自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界使中國廣大均平而長遠也幅廣也隕均也是時有娀氏之女簡狄方大故帝爲之立其子而生契說文曰

高辛氏之妃契母也自濬哲維商而下揔言商之先祖玄王桓撥以下遂一一言之也玄王契也國語云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則玄王爲契明甚契之時未嘗稱王迨成湯始即天子之位契未爲天子而乃稱王者孔氏云國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其爲王之祖故呼爲王非追號爲王也然謂之玄王者歐陽公言玄深微之稱也老子曰玄之又玄此說得之鄭氏以謂承黑帝而立子故謂契爲玄王其說爲不經矣桓如桓桓武王之桓同撥治也言契之威武善治故受小國亦達受大國亦達也蓋善治其

國故國無大小皆能達其政令所謂可使南面者也惟能如此故使國之民循其規矩而無有踰越乃徧省觀之而政教之行無有壅蔽之患矣契既然矣傳而至於相土而相土之爲人烈烈而有威武而海內截然而整齊所以畏其威也以此見相土能紹契之業如此商之先祖其於上帝之命奉承而不違至於成湯乃與天心合爲齊合也以此見商之先祖及其子孫皆上當天之意也自此以下遂言成湯之德言湯能下賢甚疾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升進人之欲進德者但觀其用心而已使其敬於下賢則德之進日以急遲於下賢則

德之進日以緩惟湯降巳不遲故德之所以日進也以湯之降己也則敬至於明假於天則遲遲以此見成湯惟求其在我而不在於求天下也惟不求於天下乃其所以上承天心故上帝親之命之以式於九圍式法也使之爲法於天下也自此遂言湯受福祿之由也小球謂尺二寸之鎮圭大球謂長三尺之珽受此二玉所以爲天子也爲天子所以紀綱其諸侯而諸侯之於王室如旌旗之綴旒皆服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非獨然也又且不爭競不絿急不失之太剛不失之太柔其布政也則優優然而和此百祿是聚也受小共

大共蘇氏謂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受此合珙之玉
則以下國大厚也惟其大厚天下故何天之龍焉
爲龍爲光之龍同非獨此也又陳進其勇不可震
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
懼之心此百福所以聚總而歸之也百祿是遒百
祿是總皆言祿耳不必分别也武王言湯也玄鳥
之詩言武王乃武丁也此詩言武王乃成湯也隨
其詩而觀之耳成湯親載其旆固執其鉞如火之
烈烈莫有禦遏之者漢書刑法志舉此詩句顔師
古注云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爲先此
詩所言親執其鉞不必說以欽爲先也苞有三蘖

毛公云苞本也蘖餘也此說得其本者則爲苞少
者則爲蘖本則夏桀也蘖則韋顧昆吾也前漢云
三蘖之興注云木斫復生曰蘖當成湯之時桀與
三蘖湯皆征之莫能遂莫能達故能九有有截鄭
氏以爲天豐大先三正之後非也湯之征三國其
征之也則有先後之序故先伐韋也顧也而後及
於昆吾夏桀焉昔在中葉此則太甲也鄭氏謂中
世乃相土此則失先後之序矣此詩先言契與相
土後言成湯後言太甲若以相土繼成湯爲言則
則先後不倫矣當指太甲爲是太甲之不明湯之
天下震而且危也信也天之子商故降于卿士是

乃阿衡左右太甲故卒免於欹傾之患也商之興
也天既爲之立其子又爲之降其臣自古至治之
世君明臣良無非天所以錫之也非如吞鳦卵而
生契孕昴宿而生蕭何蓋有是君有是臣君臣俱
賢則是天之所錫矣然此詩言禘其祖之所自出
而未言實維阿衡蘇氏云阿衡亦與禘祭意或然
也蘇氏解雍之詩言宣哲維人以爲文武之臣亦
與祭此其爲說未可信此章言阿衡與祭宜可信
也

殷武祀高宗也

撻他達反彼殷武奮伐荆楚罙面規反入其阻莊呂反裒蒲侯反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
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
命多辟音壁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直革反稼
穡匪解佳賣反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
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
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
丸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陟角反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反旅楹有
閑寢成孔安

李曰殷武祀高宗也毛氏云撻疾意也殷武殷王
武丁也非言撻然而疾乃殷武也以其殷武奮伐
荆楚之國又深入險阻之地聚其國之衆而俘虜

之使荊國之地莫不截然齊一此乃湯孫之功也〔鄭氏〕以湯孫爲太甲非也即高宗也荊楚在商周之時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當湯之時必不敢抗衡中國及商室中微往往世世爲中國患此高宗所以討之也文武之時亦未聞爲中國患至厲王之後然後大邦爲讎此宣王所以伐之也夫高宗所以伐之者豈自恃其威武哉蓋以其爲中國之患不得不討之也則深入其阻豈得已哉此商所以中興也維女荊楚此則責荊楚之辭言女荊楚居中國之南鄉鄉者方也蓋荊楚正荊周之北也昔者成湯之時西方之氐羌莫敢不來享於王莫敢不來朝於王其所以修貢職者以其爲商之常禮也夫荊楚之國以氐羌較之氐羌尤爲遠也氐羌之遠猶且修貢職況荊楚乎此則謂成湯之時自遠近無有不服爲子孫者豈可不念哉亦必使遠方無所不服然後可以繼乃祖也不然則忝厥祖矣惟成湯之時如此此高宗所以奮伐荊楚所以爲湯孫之緒也〔鄭氏〕以二章至五章皆責楚之辭惟〔王氏〕獨以二章爲責楚之辭自二章而下皆述高宗之事王氏之說爲優王氏此篇說之當矣言高宗能治夷狄故天下無有不服天命諸侯凡設都于禹之績者皆來朝于王也

〔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于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于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勸民稼穡而無有解倦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爲賞罰也〔孟子〕所載天子巡狩惟以入其疆土地闢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土地荒蕪則有讓而養老尊賢獨居其下誠以農事爲最先也成王戒諸侯亦以維其之春亦又何求與夫庤乃錢鎛奄觀銍艾之類無所不備則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諸侯苟能勤於稼穡則可免禍責矣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天命降監〔鄭氏〕於此章乃謂命湯使由七十里王天下又非也二章旣言湯之時氐羌之遠莫不來享莫不來王則湯之爲天子也久矣不應至此方由七十里王天下也故此章當從王氏之說言天命諸侯各朝于天子又命天子降而監之諸侯爲下民所嚴敬者賞不僭也刑不濫也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封殖之以福所以賞之以其黜陟諸侯各得其當故能以商邑翼翼爲四方之取正赫赫其聲濯濯其靈者大也非獨此也至於身又享其壽考豈獨身享其壽考安寧之福至於子孫

又蒙其利焉書之所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
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非壽考且寧而
何商之子孫緜緜不絕延祚六百非保我後生而
何上章旣言夷狄之服矣又言諸侯之朝天子天
子又能賞諸侯則是天下安寧矣此章遂言修宮
室蓋天下無事然後可以興大工矣升彼景山之
上有松柏丸丸然易直於是斷斬之遷徙之又從
而斲削之凡此工匠之事無不致其虔敬以松爲
桷挺然而長衆楹又閑閑而大故能成其寢廟可
以甚安也爾雅曰桷之爲榱楹之爲柱范文正公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先於憂勤

終於逸樂今此商家能討夷狄之難又能使諸侯
各朝於天子然後可以成其寢焉不然欲一日之
安豈可得乎閟宮之詩言淮夷來同莫不率從末
章復言徂徠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
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蓋內旣無事然後
可以從事於此雖僖公未必能如此然其論先後
之序及夫始憂勤終逸樂之意與此詩同也如宣
王之興亦必先南征北伐然後考室苟天下未安
而從事於宮室其能獨安乎秦始皇爲宮室之麗
走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至於後世不得聚廬
而託處焉爲馳道之麗東窮燕齊南極吳楚隱以

金椎植以青松至於後世不得邪徑而托足焉夫
以天下未安之際以爲安吾未見其能安也○王氏
所得於此篇多矣而獨以此章爲取譬陟彼景山
則高宗登遐於人君之道之譬也松柏丸丸則君
子之才出於大道則實以圓譬之也至於是斷是
遷方斲是虔則莫不皆有取譬其說委曲獨此章
爲不足信也

李迂仲黃實夫毛詩集解卷第四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